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三冊目次

長興集四十一卷（原缺卷一至十二 三十一 三十三至四十一）
（宋）沈括撰 明刻沈氏三先生文集本 ○○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七十卷 （宋）晁補之撰 明崇禎八年顧凝遠詩瘦閣刻本 ○九五

長興集四十一卷（原缺卷一至十二　三十一　三十三至四十一）

（宋）沈括撰

明刻沈氏三先生文集本

長興集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沈括撰。括有夢溪筆談，已著錄。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括集四十一卷。南宋高布嘗合沈遼、沈遘二集刻於括著、題曰吳興三沈集。此本卷末題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一行。蓋即括著所刻本也。括博聞強記，一時罕有其匹。所作筆談，於天文算數音律醫卜之術，皆能發明考證，洞悉源流。而在當時乃不甚以文章著。然學有根柢，所作亦宏贍淹雅，具有典則。其四六表啟，尤凝重不佻，有古作者之遺範。惜流傳既久，篇帙脫佚。闕卷一至卷十二，又闕卷三十一，又闕卷三十三至四十一。共二十二卷。勘驗諸本，亦皆相同。知斷爛蠹蝕，已非一日。宋文鑑及侯鯖錄諸書載括詩什頗多，而集中乃無一首。又史稱括為河北西路察訪使，條上三十一事，皆報可。其他建白甚衆，而集中亦無奏箚一門。蓋皆在闕卷之中矣。又案三沈之中，以括集列遘集之後，實則行輩括為長。書錄解題曰，括於文通為叔（案文通，沈遘之字也），而年少於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為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扶，扶之父同，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荆公誌周與文通墓，及文通弟遼誌其伯父扶之墓可考云云。其辨證甚明。元修宋史，仍以括為遘之從弟，殊為乖誤。今據陳氏之說，附正其失，用以見宋史疎舛，不足盡為典據耳。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長興集卷第十三　　龍圖閣學士沈括存中著

刀筆

進南郊式表　　謝知制誥表
奉勅譔奉元曆序進表
熙寧九年謝早出表
熙寧十年謝早出表
除翰林學士謝宣召表
除翰林學士笏記
除翰林學士謝勅設表
除翰林學士謝賜對衣鞍轡馬表
宣州謝上表

進南郊式表

臣某等言伏奉勅命編脩南郊式者郊丘事重筆削才難猥以微能叨承遴選中謝盖聞孝以配天為大聖以饗帝為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時五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輒為之騷然臨祭視成事或戕乎率尔盖已行之品式曾莫紀於官司故國家講燎禋之上儀而臣等承撰次之明詔追玆彌歲僅乃終篇循因用於故常得删除其紛冗恭惟　皇帝陛下體聖神之質志文武之功嘉與俊髦靈承穹昊物方鬯茂以薦信而無愧人且昭明知因陋之為耻固將制禮作樂以復周唐之舊豈終循誦習傳而守秦漢之餘則斯書也譬大輅之推輪與明堂之營窟推本知變實有補於將來隨時施宜亦不為乎無補臣等編脩到南郊式共一百一拾卷并目録一卷謹隨表上進以聞

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官知制誥者祗荷寵光伏增震恐臣某中謝竊以敷揚格訓宣發聖謨智不足知則言有時不覈辭不能達則意有所不傳將鼓舞聖神之廣聞以成就光大之盛業如臣之比盖不出庸寮之間量力而共詐敢冒躐等之進方陛下發號施令作新萬物傳之無窮而群臣之謀度宜小大一心出於並世譬之陳脩疆畎之始宜得宿艾魁壘之才濫被褒庸固嘗自論而不獲退求守分未知私

義之所安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圖成庶工茂遂群
匠起之於綿蕝之賤煦之以成物之仁兼受師言誤
收謏學誓期殫力於未至終懼降材之難渝不顯亦
臨上雖宏於德善作汝用咎臣敢忘於後艱圖報之
心沒而後已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

奉勅譔奉元曆序進表

臣某言數術之學素匪諳明論譔之間終成纖涉臣
某中謝竊以疇人識治官事久流歲末五更曆凡再

獘正元失紀扶漏出表而不以聞有司具存畔官離
次而莫之省搜絕統之曲蓺得遺替於播精天雖信
其難諶億不免乎屢中求驕馭於迎日推策之際消
忽微於連珠合璧之間羲希南正之工僅免西流之
失會成新率甫及終篇此蓋　皇帝陛下愍墜鈌之
文收斷爛之學考星辰之行以求其故輔天地之化
以相其宜使民知早晚趨勉之期於時無雨暘寒暑
之沴將百世有所稽若豈片言可以形容始專考訂
其是非終使發揮於篇目典領條奏顧匪劉歆之博

通推傳序文增愧倪寬之寡陋上干震曜無補威嚴

熙寧九年謝早出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　聖慈特降中使傳宣入
伏早下至未伏依舊者爰室頒冰方脩故事百官出
沐遽被優恩秪荷寵休退惟震慄臣某中謝此蓋
皇帝陛下施同天地仁察鳶魚當永曆之初庚軫羣
心之瘼暑特寬從事均賜出休伏日早歸上體聖神
之卹物大夫風退敢忘臣子之愛君遂蜩鷽之私誠
濯雲漢之大澗至恩款報沒齒難期臣某無任感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熙寧十年謝早出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特降中使傳宣入伏早下至未
伏依舊者竊以初庚應曆甫當金火之剛強先甲申
恩遽荷乾坤之覆育臣某中謝此蓋　皇帝陛下德
同天地施及飛潛方即高明之君不忘祥延之卹寬
坐曹之常業俾風退以便私出於上聖之至恩非若
昔人之自受從事鞅掌未申補報之勤退食委蛇更
沐優容之賜罄孤忠而自効誓隕滅以為期徒貫至

誠莫酬洪造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

除翰林學士謝宣召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差左班殿直充翰林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使人卽命昔常待天下之才詔節所加固已孤朝廷之望上惟異恩之難報曾莫寵數之敢懷臣某中謝伏念臣起身至微涉德未幾無良質以受學從下習以日汙一紀從師訖無一業之僅就十年試吏儕於三黜而

偶全未能捽茹苟生歸老壙埌之下尚將臺浴自勵起觀禮樂之興固嘗疾沒世而無聞况當大有為之盛際日懼危微之易失未能肯綮之不嘗一對燕間顧塵泥而已失驟更焚使傳羽翮於將衰地兼兩禁之要華職摠三曹之會審禮踰常分徒知儒者之至榮官惟其人敢冒　之所畏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範圍二極紀綱四方被日月之光曖眷為之有用因天地之化脩翱得以成材過均雨露之濡覃及鳶魚之察恩榮至厚避托無從在於論思已迎知其有負惟其中悃私敢必於異時圖報之心沒而後已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以聞

除翰林學士笏記

新授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知制誥權三司使編脩內諸司勅式詳定重脩編勅長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沈某伏蒙　聖恩授臣前件職及差遣者祗膺渙渥伏積經營伏念臣諸生起家白首待詔一日之遇望清光於交戟之間再閱未朞預俊遊於復門之召如臣忝遇自昔難逢仰

惟天地之過恩思効涓塵而無術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深圖宅俊無遠弱柔遂容曲徹濫被題飾馨一心而謀報盡盃世以為期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除翰林學士謝勅設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賜臣勅設者外饔視徹宿陳彤戟之間光祿興觴盛張金鑾之下榮觀駭於衆目異數鍾於一時臣某中謝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雨露均慈陵阿將意浹濡至德盛禮極於百遺

崇飫多儀御恩過於三嘆徒增飛潛之志莫酬覆幬之仁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謝以聞

除翰林學士謝賜對衣鞍轡馬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疋者司服在庭校人致命被眷私之安㠯傳顯飾死之有階非沒身而不已循跋此語厌粉為期臣某無任聽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長興集卷第十三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長興集卷第十四

刀筆

謝復起居舍人充龍圖閣待制表
延州謝到任表　謝加恩表
謝賜曆日表　謝賜衣襖表
慰祔廟表　謝傳宣獎諭表
同天節功德䟽

謝復起居舍人充龍圖閣待制表

臣某言今月三日進奏院遞到勅誥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行起居舍人充龍圖閣待制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者俾臨便郡仰戴睿慈更荷誤恩就加顯秩顧惟忝冒交積兢營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衆默孤生出遭興運乏高明之志蓋嘗纔涉於藝文早延寵於書林亟躋業於禁掖荐更器使特出聖知此緣際會於有為屢賜從容於讌對眷心無術曾蔑補於國謀燭理甚卑輒敢干於罪議尚容陳力未即投荒去違日月之清光出付江吳之善

壞為一身之計蹎沉豈望於再生惟許國之心灰朽
未忘於自奮分沒身於散地甘絶意於亨衢鈞播無
垠不能煦咻於既墜宸恩横被超然振擢於無階不
使自棄於難值之辰尚冀收功於將盡之日上聖為
恩之至此顧臣處已之何如蹈死無難畢生奚報蓋
此伏遇　皇帝陛下盛德天覆大明日躋輔萬物於
曲成矜一夫之不獲遂蒙善貸勿使遐遺弃席已僵
再施華幄爨材收用復立禁塗敢不勉智力以自強
奉　詔條而興治懋動夙夜祗述聖明不忘含垢之

至仁感深鏤骨固守報君之素節誓以捐軀臣無任
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延州謝到任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十五日
到任上訖風祗明詔被使連城屬師干之願庸起幽
辱於已墜浣恩踰分感涕無從臣某中謝竊以禁河
而西阻山為塞背雕陰而劃壤得烏延之故庭虎旅
百營貔士十萬四府連衡而鵝鸛成列五州共貫而
隅落相鈎扼左衽之喉襟執西衛之筦鑰治吏累洽

野無暴師民忘備戒之虞俗沃久安之習抜輿羽扇
樂罷徼之室名緩帶輕裘示四方以無事武衛譬而
不奮務或偃然自驕建元聖之題期監百王而更化
政象參稽於治古新書一講於神謀廟九將之鋭師
揭百樓之峻壘華旗擁鐸違奇正者近古無倫弁服
介纓翹鍾鼎者一旦成市礪燕吴之栗鍔收屈奡之
異材的如星熒目淮瞻掉而不敢視矯然鶻厲谷量
色别者無足稱法度備具如此之嚴才能衆多於斯
為盛求其將明之可任豈徒長率之為難如臣者沉

愚寡能堅悟難飭積緣幸遇浸冒大恩群遊衆人之
間無補萬分之一頃以狂冥之論自干義刑上繫容
厚之仁屈從寛赦未更歳月遽荷湔提望國門之光
猶疑却步履侍臣之署驟若再生身驚飄葉之輕心
劇臨淵之慄遠賜燕朝之對再趨交戟之宸威座初
瞻俯勾陳而欲仆温詞載色恍神觀之頓還膏踰雨
露之生恩甚義方之教假海岱之使節總河洛之師
屯再易名城曾未浹日禮優臨遣身奉話言踰聖作
之初終講審謀之緼賾措長御之格爛典誥之雛名

論古人之功皆筆牘之餘意非素期之所及悉蒙賜
於一朝危酒至徹尚是死食馬之士三戰之獲未觖
酬解縛之恩才非昔人遇超夐古此蓋 皇帝陛下
照齊日月惠決天淵過戎疾以無收微譴聞之或棄
教之載之而期至於善念茲釋茲而各盡其方焉或
戾天竊異下材之可作鴞之食椹尚希天性之難移
敢不盡慮力行求 聖神責任之實晝警夕惕思天
地亭育之恩臣聞心決則氣為之盈男生於義之所
激援枹誓衆則雖三軍而可陵受命忘家則視白刃

為無物雖難強者斷斷之技獨自信者區區之心有
如白水之難移不及黃泉而弗措儻十駕而可及雖
千能而必為圖報之堅誓志如此臣某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加恩表

臣某言准進奏院遞到 勑誥各一道伏蒙
聖恩授臣朝散郎依前充龍圖閣待制加騎都尉進
封開國子食邑二百者竊以誕揚孚號一新法度之
原朋錫丕釐下及鎖涼之品臣某中謝竊以脩曠微

之逕典合昭奠於聽朝形容大猷俞受駿厖之命惠
休滴主嚋離渙衍之恩熙潤世不講之盛儀起正王
雖能之大烈綜稽稱實方訓迪於治工班授政常敢
冒干于德澤卑踰械量心兼震榮此蓋
皇帝陛下廣塵霧之容廓天地之施因崇閣之褒對
嘉服列之駿承不遺外釆之邇覃及榮名之賜敢不
祗欽義訓方底舊聞苟圖報之有階非沒身而不已
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謝賜曆日表

臣某言今月四日都進奏院遞到 勑書一道伏蒙
聖慈賜臣元豐四年曆日一卷者五紀順平四時信
飭述先王之大奉頒四海之正元祗荷恩榮兼深震
忭臣某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道體乾運法侔帝王
廣延宣問以盡神嘉生茂氣之來相天人欽授以集
巍巍之功日月送迎用成嶷嶷之德敷天家睍羣物
庶期臣職布邦條躬承詔錫仰慶無疆之曆俯授惠
民之中服命兢榮與衆歡謟臣某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衣襖表

臣㮚言今月一日左侍禁倪詢到延州伏蒙
聖慈特降 勅書賜臣翠毛細錦綿旋襴一領熏賜
銑種本城諸軍負寮等初冬衣襖餘從宣命指揮者
臣等已於當日各祇受訖使人即詔笥服將恩發命
之初心已踰於挾纊拜榮之日氣躁劇於嗟枯顧無
荷戟之勞越受解衣之賜指身為誓力報惟期臣㮚
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躬聖神之欽明亞天地之化

育旁脩補發之令下及封疆之臣興龍錫以鈞休授
使華而致寵服而視事敢忘都士之有常被以晝行
深懼梁鵜之不稱期於顛隕莫踰榮恩臣與本路將
佐諸軍等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

慰祔廟表

臣㮚言伏承 慈聖光憲皇后祔廟禮畢者方中永
閟世室進崇聖念難居晋天同感臣㮚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自天鍾聖嚴逺致隆感廣事之既成接神

道之茲始仰視榱桷知孝德之德忘聞其容聲慨靈
遊之如在

謝傳宣獎諭表

臣㮚言伏蒙 聖恩傳宣撫問者臣聞都俞堂陛之
上帝堯極天下之明褒貶片言之間孔子擅萬世之
法況當大明之無所屈至德之不可階舒慘迪四時
之工嚬笑移曠代之俗豈臣之微而遽當蒙眷訓之
賜求義所在則以何塞名實之歸怔營者循俛仰頊
越臣㮚中謝屾盂 皇帝陛下稽順休命保惠庶工

謂推誠可以成物而發為過恩錄藝所以興能而先
其下逮豈止淪於肌腑為終身之溢榮固當銘在盤
臣遺歷代之寶訓志圖力報期盡此生臣㮚無任瞻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称謝以聞

同天節功德疏

臣等伏以秘緯孚先家祚剛亨之運璿臺啟泰甫當
震育之期欽神時以躋誠摟丕祧於逐御庶休景會
禹宇同寅 皇帝陛下伏頌天固壽祺日隆帝羨濟
襲無疆之曆紹開有永之年地拱天臨契千齡之炳

爍日升月亘延四海之鴻祥臣等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牋奏聞

長興集卷第十四

從事郎處州司理叅軍高布重校槧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長興集卷第十五

刀筆

謝賜夏藥表　賀捷表
謝賜戎服表　謝轉龍圖閣直學士表
謝賜夏藥表　謝將士曲珍已下授官表
謝賜對衣表　随州謝表

謝賜夏藥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史瓌到延州伏蒙　聖慈傳宣撫問及賜臣百藥一角臣於當日祗受訖三庚應節層富熏著之期五藥均慈恩出仁民之澤祗膺感抃捧拜震驚臣某中謝竊蓋　皇帝陛下兼天地之涵容相神明之發育時屬蘊陽之候惠流扇暍之仁與飲錫於王醫出使旌於少府徼張仲之義過於六月之勞乏高馮之功越當一劑之賜體驟踊於墻炭心内慄於飲氷濡雲瀼之大章傳肖翹之末類期於顛隕莫諭恩榮臣某無任戴天倚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賀捷表

臣某言伏見陝西河東諸路兵馬收復銀夏宥蘭石州清遠軍來𦋐細浮圖石堡塞門鳴沙囊詐王都等城寨者𦾟𩁹肆螫方與四罪之誅逢芟何心已格兩階之舞臣某中謝竊以誅止元惡故兵無黷時之勞義存大公則衆非百姓之敵陳師而牛酒日至入國而市井不移戴白遺民尚識故鄉之閭巷壺漿塞路復見大漢之衣冠此蓋

皇帝陛下帝畀大中天錫勇智盡霜露之所墜協風雷而不遬豈容一方獨不露道德之澤因其多罪力拯於水火之中纘文武之顯功遂祖宗之美志豈止播為聲詩而著在金石固將薦之郊廟而告於神明指河外之八州將悉歸於禹貢撫西方之九國已捲跡於寧王臣參護制兵屬聞大凱心存魏闕阻奉鷄竿之觴身望法宮敢同百獸之舞臣無任歡呼忭蹈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謝賜戎服表

臣某言今月初八日准

御前封遞到賜目一道賜臣戎服紫緊絲陷銀線花襖子一領紅蜀錦陷金銀勒白一條烏漆和泥金陷蚌裝花鞘手刀一口豹皮攝囊靴鞋一副金線烏梢細弓一張射甲長箭五十隻銀纏桿槍二條繡門旗二面者二矛交服先王所以謀有功淑旂大綏燕師所以席嘉寵壯戎昭之美耀煥武服之華章敢圖之才過叨眷渥臣某中謝此蓋

皇帝陛下貫道命以端本兼權實以趣方恢不世之與運紹格天之峻烈大錫師中之命申嚴閫外之威顧無方叔之壯猷越受武公之分命賜書出道馳騎傳呼駭衆目以象觀舉一軍而皆賀匈奴未滅誓摩疊以先登獫狁于襄要前疑而敢避益堅素志圖報異恩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轉龍圖閣直學士

臣某言今月初八日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龍圖閣直學士所辭宜不允者臣尋已祗受訖官有定遷必待純才恩出非常過收敗業名分可畏

榮懼無深臣某中謝伏念臣起於諸生出逢盛際貧不過斗食之養知未出流習之汙誤蒙一顧之榮躐越衆人之望器危易覆質誤難材初無二晷之閒日與危亡為比保全至於今日終始出於
聖恩土木無知尚當震躍精誠僅類敢憚糜捐雖蒙堅礙勁而不辭況盤根錯節之敢避諷然須髮之變白已先蒲柳之衰不知氣力之幾何尚極榆枋之決值震威之取見奮天吏以拘原甫闕聲鼙之音沛發榮懷之慶進知千分深虞顛隕之招退不獲辭徒知

俯僂之懼此盖 皇帝陛下道至能化而士有成德功極造物而人無能名接事之變則法為政刑一民之心則示之與奪錄實閱而懋賞歡天下之赴功間楚君臣無問萬金之委慰趙子弟不惜千戶之封致茲瑣蒙亦冒褒遷敢不肅將廟筭力振天聲束馬仇方傳殄逖士斬濡辰於疎勒竊慕古人係可斂於藁街不忘素志賈三軍之餘勇蕩九姓以為期臣某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夏藥表

臣某言今月十九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幹當祭院權苑容約到延州伏蒙
聖慈傳宣撫問及賜臣夏藥一角臣於當日祇受訖
寵責維藩恩勞風駕發靈蘭之異品將細札之殊榮祇沐 眷慈過矜煩暑臣某中謝此盖
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厚德時行適庚伏之届期軫常生之失御右良參辨本內府之秘經亭育示私體雲華之濡澤駿輝華於多目鼓抃蹈於一軍騤疑羽翼之脩往即晁旂之對奉拳誓報指白水以為盟斷斷

輸動惟冊誠之自信臣某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將士曲珍已下授官表

臣某言准九月二十七日
聖旨本路將士新授西上閤門使曲珍等五百十五人伏蒙
聖恩等第授官及緘年磨勘者決策授成力未伸於閫外圖功錫命恩首及於軍中臣某中謝竊以蠢茲醜番自干義殺犄角並進者五路輔車相依者四軍

威神所能雖會歸於必勝衆庸之寵惟先拜為至榮
此蓋 皇帝陛下藏用不居予物從厚念四牡之篤
行釋昆夷之憂徵一日之勞遽貽東山之閔盤全師
而懋賞罔一介之或遺勝氣折千里之衝歡聲貫三
軍之勇臣忝司節鉞職在總齊榮抃之誠倍深將卒
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謝賜對衣表

臣某言准都進奏院遞到中書劄子一道伏蒙

聖慈賜臣衣一對金腰帶一條者慱帶異章梨衣被
體仰天威之咫尺對命節之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
降才鈍愚趣學卑陋獎進幸逢於樂育提攜獨出於
聖知誤忝榮塗對襲內衣者四詔一辭靦闕不待清
光者六年西殿叙班為陳跡之已久兼金在笥感舊
物之復還追故步以心驚拜深恩而涕落此蓋
皇帝陛下廓兩儀之度總萬化之原均三宅以興民
差六章而疇績賁仙花之美飾副威鳳之彌文睠維
錫之來猶記尚衣臚句之節望宸居而拜如聞內朝
鐘鼓之音異數屢頒此生難報惟畢忠勤之誓少伸
螻蟻之誠臣某無任戴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隨州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授臣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臣已於今月日
到隨州訖才微識暗誤被寵陞任過力窮卒招敗釁
上賴聖神之賜特寬斧鉞之誅尚隸州圖曲從寬典
臣某中謝伏念臣商方陋習寒屋孤生出逢聖時望

止一壓之末業雖登朝踐遽叨越次之殊榮居常懷
超目之憂必欲求報効之實誓丹誠而後已蹈白刃
而敢辭然而才薄趣卑心勤事謬措一身而無地宜
萬死之難逃豈國天造之曲容特屈大威而伸宥

長興集卷第十五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勘無監彫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長興集卷第十六

謝謫授秀州團練使表 又
秀州謝表 又
進守令圖表 又
謝進守令圖賜絹表 又
謝分司南京表

謝謫授秀州團練使表

臣某言伏蒙
告命授臣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本州
公事勲賜如故者竊以官無狀國有常刑易地便私恩
出非望兢營自念感懼交深臣某中謝伏念臣出自
寒門苟循世緒延隤白首無一亦以退耕黽勉清時
希斗食以自祿偶 聖神之委照拔疵賤於片言枝
出一而已殫才屢試而益屈志尚希於僥倖心愈昧
於自知先帝不加惡誅假之善地微臣未獲死所上
孤至恩心存溝壑之歸望絕雲章之潤敢謂大明之
繼照曲念 先朝之舊臣不使遂棄於遐陬尚聽稍

遂於便地憫然有再生之意復收於垂盡之年此蓋
皇帝陛下推好生之仁敷上聖之惠大開天地之施
不遺簪屨之微致此餘年獲霑渙渥永懷雨露之賜
更盡螻蟻之心感極難形惟知頂伏臣無任瞻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某言伏蒙 告命授臣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不得簽書公事勲賜如故者自干政刑義當永棄重
見閭里特出異恩獲貫餘生實係再造臣某中謝伏
念臣塵泥常調江海孤生寧復自聊壯志摧傷於脫
路出逢盛際片言偶合於聖知冒進踰涯積釁招覆
顛沛已期於殘滅存全曲荷於寛矜百口銜恩三年
擢髪分永沉於散地寧復望於内遷蓬蓽蕭條已退
編於民籍姓名埃没忽復挂於命書敢圖漢域之遐
上軫法宮之念精誠所激感抃難名此蓋
太皇太后陛下凝一德於至神齊萬化於治古照均
日月之廣施無雨露之偏罪出其身不使糜松檟之
奉恩歸比壤有以慰鄉井之懷荷大造之至仁盡此

生而難報臣某無任瞻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秀州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授臣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敕賜如故臣已於今月日到秀州訖祗荷寬恩曲矜舊物重見故里獲庇餘生臣某中謝伏念臣早以庸才謬叨繁寄上負任使客忝已決於此身下念孫忠生還特出於聖造復覩江吳之路尚疑夢寐之遊感極心驚屑然涕落此蓋

皇帝陛下揚對天之大烈握盡神之潛機丕圖康工總攬淳治造化至力肖翹亦荷於昭蘇天地為心枯槁一均於化育使垂盡之朽骨與萬化而同新雖膂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產於未死之前瞻望闕庭臣某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某言伏蒙　聖恩授臣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敕賜如故臣已於今月日到秀州訖未填溝壑重見鄉閭　聖恩如天死生難報臣某中謝伏念臣資才素下幸遇寂深勵善節者歷年未中年而白首訖無少効以酬至恩荷洪造之存全假餘生於晷刻三年無半面之舊一日見平生之親正使自謀寧復過此幸深為懼感極難名此蓋

太皇太后陛下躬上聖之睿神措大業於安永仁民愛物發於至誠率土普天感戴聖德尚當拾雖怨之責不忍絕自新之門使歸骨於舊廬慰首丘之餘戀苟此生圖報之無路雖瞑目不忘於大恩瞻望闕庭臣某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

進守令圖表

臣某言臣先准熙寧九年八月八日中書劄子奉

聖旨編脩天下州縣圖准今年二月十八日尚書省批狀許令投進者攬提封於堂上徒盡謾聞措方輿於日中愧非良史臣某中謝竊以漢得關中之籍始盡天下之險要周建主方之官務同萬民之獘利文不備則不足資實用事不核則無以待有為編採廣

内之書參更四方之論該備六體略稽前世之舊聞離合九州畢收古人之餘意四海可以隃度率土聚於此書僅欲終篇適緣罪去出守封疆者再閩流落江湖者七年每行抱於遺編幸終塵於乙覽伏惟
皇帝陛下道充八極恩悼萬邦仁智信武之民翕歸於禹貢昧任侏離之樂並趣於穿方掩蹐聖之九圍惣雲師之二監使百世有所詢考豈片言可以形容上俔充國之金城無裨廟筭遠跡賈耽之隴右粗紀方聞今畫守令圖並以二寸折百里其間道路迂直

山川隔礙處各隨事推析內廢置郡縣開拓邊境移徙河渠並據臣在職日已到文案為定後來係臣罷職别無圖籍修立大圖一軸高一丈二尺廣一丈小圖一軸諸路圖一十八軸並用黃綾裝褾副本二十軸用紫綾裝褾謹隨表上進以聞

又

籠絡簡編僅收駁枝辨離星土蔑有異聞臣某中謝竊以載籍以還圖牒猥具人裹異説制不相沿務俾洽者廣者雖考之要荒趋簡約者漫弃備存之縣道未盡貢方之名實何補建邦之講求今考舊文參傳新意凡守令之所職咸具討論在聲教所未加姑從疑闕稽經於四庫之廣藏抵隙於九土之方言歲星一周抱殘編而自力更書五易驚瞯簡之後收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德被無疆化覃有截執玉帛之國跡已掩於塗山受大小之球功並隆於商后亘幽陵蟠木之境焦五戎九貉之區挈國子來普天砥屬盡日月之所照豈緗素之可形考古驗今徒效芻蕘之獻挂一漏萬無裨海嶽之藏

謝進守令圖賜絹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以臣投進守令圖了畢特支賜絹一百疋仍許任便居住者討論疎略方在譴訶賜郵重仍遂焦榮卑欽承威詔涕汗交流臣某中謝竊念臣學不逮人仕宦有志早聞忠義之訓遂有奮竭之心然而然不素高事難侍辨城役留屯於並塞軍興專職於守疆效力無門上孫西顧之托垂恩貫死特寬軍候之刑百口相隨七年念咎敢上希於寬詔已絕望於生還恭叢苟安實蒙再造丘墻有幸倂荷

深恩此蓋
皇帝陛下樂堯舜之仁邁禹湯之度如天之無不覆
遂物之所以生惜簪履之弃捐拯焦枯於溝壑全其
骸骨賜以便安訪遺老於故閭詠太平之舒日生負
素志不能效力於當年沒而有知尚期酬恩於瞑目
瞻望天闕臣某無任感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某言伏蒙 聖恩以臣抆進守令圖了畢特支賜

絹一百疋仍許任便居住者鈇簡程工方虞於速譴
匪頒將命遽被於過恩祇荷寬矜伏深震懼臣某中
謝 切念臣材不濟務識後常倫頃緣誤恩謬職邊瑣
興師忽生於裨將護築旋隷於王人翦翎易摧一身
甘俟於夷滅大明委照萬死曲荷於存全更緣方域
之小開得返漁樵之舊業屢阽死所豈班白之敢期
垂老餘年皆朝廷之所賜此蓋
皇帝太皇太后陛下恩同天地施及芻蕘出肅既原
其本心功過亦容以相補愍縶艱之不食閒生跽於
已衰聽其釋佐吏之拘使親得庶民之事安歸故里
敢忘畎畝之心四望
宸廷猶深犬馬之戀瞻望闕庭臣某無任感 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分司南京表

臣某言今月十九日潤州差人送到官告一道伏蒙
聖恩授臣左朝 散郎守光祿少卿分司南京許於
外州軍任便居住勳封賜如故臣已即日祇受訖生
全之賜已荷恩矜敘追之期出於望外目觀訓敕心

尚驚疑臣某中謝 伏念臣出自寒門苟循世緒屆賁
白首無一能以退耕邑勉清時希斗粟以自祿偶聖
神之委照拔疵賤於斥言技一出而已殫才屢試而
益屈使館劇塞於義不敢辭難但謂平時常才亦可
勉力更無異策唯信孤忠比臣在任之時適當用兵
之際始罷靈州之役誤蒙手勅之褒遠邊議之再興
鑒遠攻之非利請完近塞欲以救屬寨客戰之輕孤
論中彀無以回王人專制之銳由臣不職竟累偏師
效力無門上孤西顧之託垂恩貰死特寬軍候之刑

敢圖垂盡之年重沐再生之賜洪造興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怔營感懼既隕而蘇此蓋
皇帝陛下德施川流睿慈天廓薰陶所至編飛潛動植之微潤澤一均無高深遠近之異推恕心以多道不盡人於一端進退必原其本心功過或許以相補如臣之比尚且不遺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已厥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長興集卷第十六

從事郎處州司理叅軍高布重校蕉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長興集卷第一十七

謝江寧府王相公啓
知制誥謝兩府啓
謝兩制
回新及第人啓事
回黃直講啓
到延州謝兩府啓
謝轉運啓
賀孫河東手狀
賀諫院舍人啓

謝江寧府王相公啓

右某啓蒙恩授前件職及差遣者內命叨榮邦會申秩地熏要重匪惟薄技之素殫任非賢勞實懼謬恩之虛委顧無可致之善以蒙不次之知所以養育教載使之成人提携假借至于此日一出鼓舞之至造豈復形容之可言論在心誠皦如天日此蓋伏遇判府僕射相公包荒忘已樂善無方濟天下於太平遂

萬物而不窒聲大夫學士之所論無小材片善之或遺盖取博則不能無庬任大則戒於有累致垂屑瑣誤玷甄揚雖然齒髮之向衰尚期忠義之可奮誓堅螻蟻之志仰酬陶冶之恩

知制誥謝兩府啟

右某啓蒙恩授前件職辛出不謀承命震悚竊以立朝廷之位則重輕四方之觀代人主之言以翕張天下之事必先求學問義理之所在然後察是非趨向之何如豈惟圖慎於知人殆將於此乎觀政自非盡

一時之選無以厭多士之心如某者學未知方才不充物少嘗有志於明善所知不出於衆人方主上發號施令作新萬物傳之無窮而廟堂咨謀度宜賢智一心出於並世譬之陳修鍾吹之始宜得宿艾魁壘之才濫及惷冥盖嘗自論而不獲退求分守未知私義之所安此盖伏遇某官圖成庶工茂相羣匹在陶埏大鈞之所及雖陵阿小物之不遺敷納師言曲收謏學誓期殫力於未至終懼俤才之難逾不顯亦臨雖蒙嘉於聖日作汝用咎敢忘戒於後難圖報之心沒而後已

謝兩制

此盖伏遇某官推廣德心援進後學碩無臺杞之善以蒙長養之仁未游未歆雖降才之難強弗得弗措敢無意於異時尚冀竭能以卒圖報

回新及第人啓事

右某啟伏審光被褒聞起膺賓納上求道學裕問之與處士非安宅美志而不居得古人之甚難田與習於一日久處頤治之意以待成材之與在膺簡之所

先皆論篤之素與方私承問之可幸敢卜紹介之見先根屈御人已懷重意之虛委往　門下尚寵拜嘉之為榮祗荷臨存敢忘佩服

回黃直講啟

右某啟伏審光被褒聞起膺寵納惟王學之至重盖三代之所先開之於物至之前終之于王者之事非徒化育之有贊乃實治亂之大原自非有成德達材之資不足持先生長者之論有限者治殆如此既槃則講之滋難將收於斷爛之中果可知圖任之意伏

惟其官誦學之富素高於師聞發育於人文形於心術不階左右之相特出訪逑之明多士已㦖於數言四方特此手觀法當務振其所來起寔止脊相於已傳方私承問之有從敢卜使介之見枉重意虗辱拜貺為榮

到延州謝兩府啓

右某啓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祗膺明詔出總連城屈師干之顯庸起幽孱於已墜況恩過卑千分為憂伏念某愚無所長賠不速事趨貢籍者殆三四上隸銓旻者幾二十年卑茲鬢之未衰偶聖賢之盛際際化靡泥之賤濫班省闥之華碌碌衆人之間曾微小補師師百官之表獨負䩄顔向自挂於冊書分亦沉於散地未更歲月遽被湔祓望屬車之塵出生平之意外忝名城之寄寔此日之敢㦖然灰卒荷於鈞陶朽株再沐於雨露況西門之莞鑰繫一道之慘舒地大兵強御之不可以無術衆多民庶養之必使其知方茲豈下材之所能特出樂善之過與此蓋伏遇某官包荒致厚䘏衆無方濟天

下於太平遂萬物而不宰志存覆育曾微片善之或遺德被幽潛尚軫一夫之不獲遇均餘潤俯及將衰特寛三宥之仁以觀終身之報敢不慎圖來効力致勇功不擇衆人之所難期於千能而後已心知所徇敢愛桑榆之末光誠在必為尚布忠義之可奮誓堅螻蟻之志知酬甄冶之恩

謝轉運啓

右某啓伏蒙運使學士曲加褒借仰辱薦收非所揣量過遇而感循其涯分獲寵為驚竊以古之教人不待其為士然後學人無不學不待其有爲然後為要之非學不足以成材則其處心不出於為利人皆盡其本質才亦幾於易知中世已還善教久墜學既主於為祿勢必至於徇人有欲既入則不能無邪所趍不同而均於有為況其無素養之具得之以一日之間尊賢愈隆越偽益速既以難甄辨之術乃始嚴保任之科薦納未能必良好惡仍復相半試一不効言即見疑同進者既不得而分薦論者亦相牽而廢始皆謂之良選卒亦出於空言豈誠救獘之無方患在

因人而廢法始既講屬之無素終則誠信之不交下
有聲利之牽故艱於無心而樂於有跡上疑黨與之
蔽則收其顯效而畧其素質繫士既難以跡求善人
復恥以言用是法不可獨恃而在舉者之可否人不
可徧取而繫別之之是非苟擇而付之很盡其詳則
求而得者宜亦少信今茲纘緒之始人有願治之心
議自清閑斷於庸哲衆心至於更化天下望於此時
苟非行高德完業盛器博用捨不枉於行已語默有
足以兼人退不潔於方應進無嫌於權利朝廷謂之

得士有司不為失言則可以副上所以期下之心下
所以稱上之意如某者賦才素薄從學未明專致一
身之能僅出衆人之下貧不能免於有徇義無以避
於苟為逢時治康與物俯仰常固謂之有負寧敢卜
於見明此蓋伏遇某官推已盡誠望人以約聰明行
於意表訪逮極於方來侏儒衛梠之至微收羅蘊崇
而不棄求其易知之行則曲士必見其長不以所難
望人則匹夫可與為善在舉知之名則甚重量當日
之用則易充其有取舍之心僅若毫氂之比足枝梧
於近用不牽制於虛名致此微人謬玷公選行可之
仕寧敢望古於人量力而供庶或私於一枝勉思力
到上答恩評

賀孫河東手狀

右某啟伏審政使邊劇入賜清閒士民驚傳根照失
賴伏惟邊不弛備者六世柄之所屬者數公其操舍
一術之非良則翕闢百變之自此急人如是在勢且
然迎河左還則措縱而守踰澮西析蓋判秦而疆地
大兵堅與古為抗豈惟臨邊之至重固亦僉言之共

期惟藐孤生滕乖厚託

賀諫院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外庭拜命西掖代言英材衆知清論歸
衷竊以文章辭令之選茲實法度風教之原惟厚遵
邪正之所歸乃治亂盛衰之攸繫辭深厚故能通
物變之微贊措坦明遂可梏天下之動以至論思懇
惻隱民疲俗之变心申制簡嚴武夫悍卒之奪氣蓋
識通於用者遇變皆合言發於性者感人易深豈特
經綸之大猷茲惟鼓舞之盛事翔欲流風之復古屬

當施令以趨時宜席真賢上副明主恭以諫院舍人
純賦學敏深資性原燕来百書之長獨收高世之譽
機靈深造於德務志力久形於功名潤色鋪張固歸
大手建明將順實稟素心謇諤霜臺耻混衆人之諾
諾講摩聖訓力震大聲之竑竑以樂育則休有成材
之風以直筆則刊正將来之法振翼雲漢垂光虹蜆
所傳縉紳交頌燦然述作將建一家之言統於
討論庶追三代之業盛際甫期於登賛賡休行被於
康功雅辱眷存竊盛欣躍未遑慶覲先屈眷辭深惟
降挹之謙祇益感銘之實

長興集卷第十七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長興集卷第十八

謝運判啟　賀賈殿前啓
田廣德葉職方書　賀樞密呂侍郎
賀樞密薛侍郎啓　賀趙龍圖啓
賀年啓　元正賀隣郡太守
元正賀隣郡通判　謝建平張賛善
與學官張節推書　荅李解元書

謝運判啓

右某思喻素分使以臨民歲未再成遽叨進秩惟陵陽之屬郡據南楚之上游豈曰非才繼叨假守尚賴髙明之在部特優惷鄙之為邦擿金治以能容弃玉瑕而不指此盖伏遇某官魁然以國器之重藐然忌師府之嚴觀事功之際而唯責其成略文墨之近而不求其備餘光所燭遂容胃分之安溢愛上聞乖辱逃情之譽敢不益嚴職守增勵寅誠上酬天地之私次答撫麻之賜感荷之至不任下懐

賀賈殿前啓

右某伏審上膺詔旨之嚴入護殿巖之秘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器度宏遠材猷敏明謹重足以飭躬威惠足以樂衆謂萬夫之望故外分節制之崇以四國是疇故內總腹心之寄側聞誉命簡自清衷屬分江國之麾阻從賓閤之見歡抃之至但切下懐

田廣德葉職方書

右某啓假守偏麾幸寄仁人之境講聞善政具為拙者之依長民竊愧於誤恩被命遽叨於易地方圖進記已辱貺書辭意褒嘉禮問優渥顧河南之尺牘藏

之為榮若衛人之瓊琚永以為好

賀樞密呂侍郎啓

右某伏審上被制書進登樞府明良協契遠邇均歡竊以帷幄之嚴儀刑所寄幾微之會丞弼致隆蔽屬充華之辰進居宥密之地實膺元哲共熙永圖恭惟某官學懋庶幾德隆可久論進謨誥之雅謀合皐謨之嘉迪康兆民將明後覺名實並隆而含章屡晦語嘿惟義而處已甚休光朝野具瞻之益深而廟堂虛位之滋久側聞誉命益出清衷知柔知剛寔惟邦之舊老為仁為壽將見世以太清某以守郡遠方不獲稱慶鈞扉瞻望台光無任懽抃歸依之至

賀樞密薛侍郎啓

右某伏審膺受明詔秉持中樞自邇及遐率歡且慶恭以某官識窮物理之妙才通世務之繁政聲為吏道之師治行聳士林之望書蔡其智而情偽無不察權衡其公而輕重不能欺推六路之饒轉江淮之粟而用不屈主大農之計佐邦國之人而力有餘嶽照文武之全才簡在聖神之深注唯中山之重地控定

武之絕邊玉帳潜神情外夷之泰志旃裘請命知中國之深仁道以時行德宜位稱果晴績用入贊幾微閑禮敦詩坐釐天綍之柄經邦論道行正中台之符

賀趙龍圖

右某啓伏審進登延閣佳殿雄藩慶人主之異知興士倫之榮慕竊以圖書祕府號稱雲漢之居洮隴新封望重邊防之寄入則論思獻納登蓬瀛之遊出則控制綏懷總將師之任苟非器博之用孰分西顧之憂恭以某官敏識通微瓌才應務量涵方整德迪剛

明妙策凌雲擢起英豪之域𦐂衢振翼俄登直侍之
聯賢臨一時名軼近古自天子推為國器而大臣領
備已知翱翔要津談笑已成於殊最幹旋邉計富強
尤賴於嘉謀注倚增隆聲猷日茂式是西屏隱若長
城近出禁中上固推於頗牧威聞塞外氣已懾於羌
氐豈容伕鉞以久留行有秉鈞之殊拜

賀年啓

右某伏以杓見於寅會三元而為朔陽來於泰設萬
物以四春惟視履以考祥茂對時而介福恭以某官

德容師衆才賦坤輿雅意在於本朝威風慢於江介
偃藩均逸已觀慶績之成尊主芘民行有具瞻之拜
屬假麾於偏壤阻造見於賔閣祈頌之誠昕夕于是

元正賀隣郡太守

右某伏以首祚於元已驗寅杓之建履端於始重當
人統之更茂惟德助之多翕有天和之受恭以某官
貴名得衆懿行直躬朱輪兩轓暫宣寬大之詔玉峯
閬徹即歸禁近之嚴屬分江國之麾阻從賔宏之見

元正賀隣郡通判

右某伏以首祚於元已驗寅杓之建履端於始重當
人統之更恭惟某官德稟雄成才鍾特起侯藩佐治
教源雖賴於同流禁苑需賢帝眷即膺於大任

謝建平張贊善

右某伏審上被詔嚴進陞宫屬伏惟歡慶某官鍾材
特起稟德雄成聳士林之久傾惜俊僚之尚屈以有
餘之妖刃至則收功然不器之良能豈容近用未皇
馳賀先辱貺書棣荷之深敷陳奚既

與學官張節推書五之

某再拜啓之學官執事伏蒙示諭以州學説書事前
時已粗陳其梗槩冀當見察而執事以其辭之過拒
之堅不然也自仲尼聖人未甞絶人如其不肖其可
以拒人耶某嘗讀論語陽貨遇孔子而勸之仕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説者謂孔子以順辭免其常以謂不
然欲仕誠孔子之心蓋諸侯未能用之孔子未嘗失
時也先王之道誠在於五經自漢始以言舉人而五
經為學者一藝言行分立而聖人之道始晦非特學
者不至亦教人者之罪也其愚鄙義行未有加於人

諸君既過聽而見從雖微執事之言其將悉其有無傾囷倒廩以効朋友之職然孟子不受曹交之請以謂交茍不為雖孟子其如之何哉此其所以不受也其不才獨安能為孟子之所不能茍以謂講說為不然則不講未必能完可言而不言與不可言而言其為失一也其亦何取於不言盡力有所不及則不敢恥於不能雖然以是道諸君亦不可謂無意也孔子曰吾叩其兩端而竭焉非必竭天下之道也竭其教人之忠而已矣空言不度其所宜未見其能忠也君

其之淺陋雖為之不能有益於人徒不盡其誠非所以待諸君也期必見察幸甚不宣某再拜

答李解元書

某再拜布古解元足下始某樂聞足下之名而又幸見其顏色矣雖然未敢遂謂盡能識而知之就觀足下之文辭卷舒抑揚馳騖決洽雖然則謂之足矣未見其不可也當其議論出沒之際猶曰未敢決然自信如某者固可以自信耶足下不以其不肖而問焉況其取於天下博學多識者也異時樂善篤義奮然而來者之先果然必足下也其不幸少更艱難憂離轉側出入十餘年之間手居所以朝夕託而生者一出於其身思慮幸而不忘者皆非出於精明強力之心雖其氣耗而意索今日得從諸君之遊不至於遂泯而已者於其計不為不厚矣彼以庠序之教誨育諸生皆賢者之事非學於人者所能為也辱書之重仰之畏之願謹學焉文編已傳之謹奉歸左右不宣某再拜

長興集卷第十八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長興集卷第十九

荅李彥輔秀才書
上海州通判李郎中啓
荅崔肇書
荅同人書
上歐陽參政書

荅李彥輔秀才書

某再拜彥輔足下雨後道絕連日阻見示及封建書

及再辱簡以某之不敏而足下問之非所以問也求欲奉咨顧有所未得者二說爲書之爲理無以復加矣其取後世延促盛衰以爲得失之驗恐子亦失之也荀卿曰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此非吾子斬然特起之論借乎古人以發之則固宜某之不樂爲足下取也與足下無語天下之大而語之其身所以爲君子小人之異而又求必於貴賤窮達之效在足下固以謂不可夫豈不與封建之理同哉觀其所操設則天下之法得矣延促盛衰非所謂驗也某始未得柳子厚之書聞其有非國語夫子廟碑對賀者之說固知宗元文不足與已矣其學如是而語之以聖人之取舍宜不知也道爲知者傳其所不知君子無憾焉學者於其所未覩吾不知其可不可也則於書而求之求欲得吾之決不求得吾之疑今欲悉取於書之間聽某之所爲如前日之請而罷巡檢之吏四十日之功以某計之可三十日良畢有不集者某任其責二說者不行巡檢不去成敗之責某不敢任也府符以某代令非謂才能過之也以其前日之來民皆

自附去則復潰以謂民情少安於其則宜聽其所爲民懷其惠不懷其人今或一拘以法如前日之爲則某與縣令未見能異也其今日至屯已輒解約束爲置什伍衆稍安集某無他技能至於與民要約粗有一日之信閤下無以沭陽爲念也教命不許離部竊比門下諸生不自踈外輒用實封啓聞幸賜報可不勝惓惓某再拜

荅崔肇書

某再拜崔君足下人之於學不專則不能雖百工其

業至微猶不可相兼而善況君子之道也若某則不幸所兼者多矣衆人之所患而某之所取心雖劭而力屈功雖益而業悖求乎其人而不似考乎其藝而不信日侈月肆卒其無所至而歸足下不欲其終舍君子而小人是求也挩焉而不行則推焉而欲其進也然其少之時其志於為學雖專亦不能使外物不至也復不幸家貧亟於祿仕仕之最賤且勞無若為主簿沂海淮沐地環數百里苟獸蹄鳥跡之所及主簿之職皆在焉然既已出身為吏不得復若平時之

高視闊步擇可為而後為固宜少善其職矣所職如是皆善固不能也歉其粗善必稍刪其多岐專心致意畢力於其事而後可也而又間有往還吊問歲時腰臘公私百役十常兼其八九乍而上下乍而南北其心情情昧昧不知天地之為天地而雪霜風雨之為晦明煥涼也勢既如此而又將求乎其所不可至暴乎其所不可求見其亡未見其得見其往未見其至也語不云乎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某之不兢不敢有希于是苟才之所及敢不惟吾子之詔雖實不能頓學焉審問之慎思之篤行之不至則命也不宣括再拜

答同人書

某再拜諸君足下某觀古之為人交者其鄉人則相與舉其子弟而從事之至於推於朝廷達於天下議論喟然感動後生然其人皆聰明博通卓然魁奇其就之若楊雄所謂晦斯光窒斯通亡斯存不如是所傳亦不久而消是其不得於心者卒亦不得於人其勢可必也某嘗以謂禮義可為古人可求也乃蓋感

激奮觀百世之上禮樂治亂之端所居必少行其心及今為吏則與鄉人之為吏者校能絜藝不能有以異也而筋力謀慮先之而衰雖年日加長氣日加折未至耄悖如此之速也豈非學不益進勞者耗其思慮無善交以琢磨其心未至於浩乎其沛然也古之人以交天下之善士為未是猶將極心慮之所及摩寘寘之無窮抽萬世之潛然況而又吾之所疑理理之所在某不知也彼說焉此說焉審別其是非而取之以吾子之心信其是無信其多雖失之某猶必謂

得之范睢之稱張楷曰學者隨之所居成市隨者成市睢遽何以知楷爲賢耶楊子雲曰後世復有楊雄必好之矣其自取之明而無信於多者如此使楷而在隨之雖萬人吾猶與雄也雖然先王之制確然不可移如吾子之說者蓋其法也援而加之後世可倣之而不可必用如是則沛然過古人遠矣足下其思之謂之何如某再拜

上海州通判李郎中啓

某啓某承帖之明日伏奉十七日敎令惟不有不獲

奔走之懼安敢有所辭託以貽幕府之念其皇恐死罪沭陽之民已再叛矣不謂能再集其心皆不堅處置小不如理亦終叛耳始之所謂皆無預於其然二月且半農事日急而河役搔動如此爲縣吏者不得不慮况今而後責且在其使其自爲計不過敺其其職謂歸非義不可也爲百姓計則豈但一端而已府曾之民其天性陸梁倔強平日居家常椎牛剽冢贓強撓滿未可以無術御也其未至河上吏人持前後使帖二十一通其間約束常數日一易或再易雖未

皆施行如帖之說民心不能無搖且與數萬人之後而號令不堅分界不明是所以促其亂也必欲使其爲之自石龍盡金墊二十九里若如諸君者而交焉今又幸辱君子之招縱不暇歛簿書攝衣冠而先焉又豈至於拒而不往也方今丞相士大夫皆出於諸生丞相士夫大職治禮樂敎化繫天下根本其取友不宜反輕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交不以道餽且不可以受况可受於師友耶某非獨自辟亦所以爲諸君謀也不宜某再拜

上歐陽參政書

參政侍郎閤下自周公之沒至於今千有餘歲其間可以有爲於天下殆不過二三人二三者人不可得而待而又皆無可行之位與其時使得其人而又幸有其時與位天下知之如周公之於成王則將如何而望之其所以舉天下之政亦必自其大者而後至於無所不舉也凡世之有益於用之物一有不備者人皆知其闕禮樂在天下爲用最大寂然千有餘歲而天下之人未嘗謂之闕者人之所望於聖人者意

已絶不復萌於心則君初未嘗有禮樂者既絶於心又未嘗講於視聽則其謂之無異而棄之必然禮樂之教幾何其不終廢也伏惟閤下獨立一世為天下之師三十年餘矣其養育賢才風動天下未有不如其意所未能必者天下之時與朝廷之位則今既又得之矣以其不可得而待於古者而遇於今而又有其時與位天下之所望於閤下閤下所以自處甚愚淺不敢懸定於心抑將舉天下之政必自其大者則禮樂宜已在閤下之所先久矣然觀者古至治之時

法度文章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至於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黒黄蒼赤豈能盡出於聖人百工羣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預焉其事使天下之材不遺而至於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在所用之何如耳其嘗得古之樂說習而通之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與夫先聖人作樂之意粗皆領畧成書一通亦百工羣有司之一技不敢嘿而不獻非敢以為是也盖以謂必欲盡天下之議則荒唐悠謬之論亦將有來獻者也

長興集卷第十九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彫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長興集卷第二十

與蔡內翰論樂書
與張舍人論樂書
與孫侍講論樂書
荅陳闢秀才書
荅徐秋校書
荅同人書
再四蘇州學生簡

與蔡內翰論樂書

史館內翰閤下昔周之盛也清廟大明之音作於上武象南籥之樂興於庭魚麗鹿鳴關雎鵲巢之聲塞于天地之間嘉祥美物備至而天下風教習俗皆寬舒廣裕蔚然號為至乎極治之時及其亾也樂師瞽矇抱其樂器適楚適齊或散入於河海聖人喟然以謂禮樂云者其關天下盛衰如此方其時朝廷士大夫天下諸侯羣有司之人莫不皆賢才知能之士而無敢與周公並者豈不在禮樂其尤乎為聖人之業也後世雖有欲治之主操積安大定之勢有臣如漢之董仲舒賈誼唐之房杜魏成而卒常以禮樂自愧士益薄不及古人尤以此見也本朝百年康治已有其效而百姓未覩先王仁聲德澤洋洋之高致故先皇帝夙夜留意推樂而有司相沿故事未有一定可守之論獨閤下奮衣超然遠覽高見納天下之議身任先王之大典斷之於心而不疑某以謂於此之時天下之賢者宜各盡其所聞不肖者相率而聽職乎執筆秉簡下士之列以發宣贊揚天子之宏業盛事

茍力之所能者不宜有所辭又况門下諸生其望盛德之為光最親則身率而聽職者固當先羣士以進也不幸有職於諸侯不得攝衣為諸生之先謹集其所聞為樂論一篇以備有司一端之論

與張舍人論樂書

判班舍人閤下古之為政者未嘗不謀於人而人亦樂有以告之而不自疑其偕易也衆人之思慮豈復能賢於聖人上之人雖賢不敢不盡於人下之人雖不肖不敢不盡於己故天下常相遇以至誠不知有

四海之大蠻貊之遠治之盡常若一身爲後世之居上而賢明知能則希復若古之能自抑黜其聰明以與四方從容切磨而士亦承望進退不敢自信非大賢盛德之人不能獨出百世之後耿然得其高風如古人者也其前年始獲進於門下閤下不以其愚進而問之以聲音之所出律呂之所本度量權衡之所生浩乎其聽而不知其涯也茫乎其思而不知其對也大賢盛德之遇今雖得之而失之不在乎不能謀於人而在乎不能有以合乎上也雖然自堅其說不

敢迎謂之不然以疑乎上之人謂之誠者必出於此於是退而集其所聞爲樂論一篇附使者以獻有間焉而不敢不盡蓋小人之忠也

與孫侍講論樂書

侍講學士閤下古之公卿大夫非徒以任朝廷之職亦將以師率天下使下之人知其德行術業可以蒙朝廷之尊禮者則就之學焉上之人非徒有以告也而又將自此而觀人之材可任以事者取之不肖者憐而教之及其世衰道廢其責大臣不啻以其職而曰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是古之卿大夫皆嘗教人下之人就而學之不爲借也伏惟閤下德行術業四方之所尊信而朝廷禮任之矣士之願就而學者苟知所向其知其不之於四方而之京師不之於他門而渠然來矣其嘗得古之樂說思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與夫先聖人作樂之意蓋嘗習焉而未有遇於其間也竊不疑古人之說願將受教於門下然則閤下其將憐而教之耶抑將以其微賤而拒之其不敢必苟進是說以聽於執事伏惟

少賜裁察

荅陳闢秀才書

某再拜陳君足下伏承惠書教之以所不逮義理明白讀而忘其不敏輝然也至其輕屈不貲之意猥加重禮於不肖則宜若不欲其來而推拒之而又號而訕焉君子進退於人豈如是赫然其暴宜不然也抑足下激於有所獲茫然忘其人之可否有以過告者遂不加亮而見謂乎此也足下文章汪濊洋溢畛域甚高其所期而至者甚大其尚不能窺其文況有以

知其實雖欲不使足下之意委於草莽塵廓而不報且不知其道何所出而可也其少時之於天下士大夫無所不顧交然其為吏則求完於一官其為家則求盡於一身過此未嘗敢加毫末於其外至於鋒芒圭角發見於人者過以取之非素心敢頹也不顧氣力有分而欲强自標置豈不嗔悖流離以取戮笑耶審其如此方且求諸其人以盈其虛尚安敢足下之告也直乃足下好學樂善所以自任者當如是耳然不敢懸定足下之意而不盡其所謂伏惟亮之不宣

某再拜

答徐秘校書

某再拜前日承書曰思所以答而愚者方病不能有所立浮沉俛仰日入於不肖將自懲艾之不暇尚安仲車之敢謀也雖然某嘗以謂今之為士無田畝以為之食無桑枲以為之衣不可遂棄骨肉之養而死亾之是蹈則猶未免乎有求於人也未免乎有求於人擇於人之可為者不出於仕祿則將何適而不枉蓋士有不得已而勢必出於仕則無愧於上之人過之不以道也士固有時至於此故其上不潔察之譽而下不憮於為利夫以進為近於利者其退不過謂之廉君子進退不居於斯二者則廉不謂之非義耶某之所以自處者如此固以為甚汙然不敢舍其所安而求高乎虛辭仲車亦有以教之耶某再拜

答同人書

某再拜諸君以下以古人進退相處某素不敢望於人足下所論非某之心也何事不可以為學一身所為尚多可以為孟子者豈直須不是齊王然後為孟

子哉孟子曰是以論其世也彼此異時某亦安能拘拘效古人起居也士固不以退為賢以進為賢者以利慮之也君子之退固有道又况其進也度於心而安者則為之不安者而去之未必皆是也蓋可以進焉心則不安而身行之雖幸中於義其為自賊則一也至於衣服未盈一日不得則無聊某何以異於人四年于茲豈心之所欲蓋貧賤者固如是不敢不安耳大凡有為而為者其心皆勞况天之賦才固皆有限不可以勉强其尚且以不得先世之職為憂亦何

暇捨此而改圖足下苟察之凡此之勢皆可知不然
某之愚終不獲亮也某再拜

再四蘇州學士簡

某再拜前者已有簡歸幣於諸君未蒙見亮敢復終
其說于左右所貴於幣者以為禮非以為貨也即未
有去之實而虛委之以幣是貨之也足下將太守之
命以禮見此幣之所以來也其以禮辭之則幣之所
以去也禮為之主而幣從之者也是幣不可以獨行
獨行則貨也今禮與意皆往矣而獨以幣留豈惟某

取之無義亦足下留之無名許其大而不許其小古
人蓋嘗以為悔不然此何足辭後車數十乘委之以
千乘之國古人蓋有所不辭而受者不孝之身恨不
能副太守與諸君之美意耳不謂幣之可懷也義至
此盡矣嫌於利勝而設詨盡言之亦行之可耻者足
下忍使某至此不亮哉某再拜

長興集卷第二十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長興集卷第二十一

萬春圩圖記
揚州重脩平山堂記
揚州九曲池新亭記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蒼梧臺記

萬春圩圖記

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濕厭水瀕江規其

地以堤而蓺其中謂之圩蕪湖縣圩之大者唯荊山
之北土豪秦氏世擅其饒謂之秦家圩李氏據有江
南置官領之裂為荊山黃春黃池三曹調其租以給
賜後宮本朝以屬蕪湖縣租還大農太平興國中江
南大水圩吏歐陽某護圩不謹圩以廢廢且八十年
其間數欲治之輒為游說所格有司藏其議一車不
能載嘉祐六年轉運使武陵張顒判官南陽謝景溫
復會其議使宣州寧國縣令沈披圖視其狀按還以
謂前之以為不可興者說皆可講也其一以謂秋夏

之水非廣澤無所容排其二十里以為壚則二十里之水將無所受溢則為害不補所得夫丹陽石臼諸湖圩之北藩也其綿浸三四百里當水發時環圩之壤皆湖也如丹陽者尚三四其西則屬于大江而規其二十里以為圩豈遽能為水之消長是說之無足患一也又曰圩之西南迎荊山為防江出峽中則水壅以灌山東今其下荊山之西流皆不能百步折其堤以遠荊山之衝弃以與江二百步之廣則水無所迫不孚而壅則其阻在荊山之西非圩之為禍其東

則播為枝流以分其委是說之無足患二也又曰圩水之所赴皆有蛟龍伏其下而岸善崩向之敗未嘗不以此蓋圩之水鑿斸堤而出隱於堤外其下不得不為淵淵深而岸隤其中非所當怪也今當鑿下為複堤郭水出於數十步之外注之江中則淵者在數十步之外其淫衍漸隤不能數十步以為圩敗是說之無患三也又曰自圩之廢納租而茭牧其間者百餘家矣一日皆罷遷其業勢迫必且為姦此尤不然圩成固且與人奪之人而與人雖力不足為圩害何

所取於義昔之茭牧者今使之得耕其中勢不以耕而易茭牧固茭牧之所願非得使之為姦是說之無足患四也又曰圩之東南瀕於大澤風水之所排堤不能久堅也此其地非有斬然崛起之勢陵遽而來者皆百餘步傳堤為柳百行其下峯葉以列藝之則水之所齧者在百步之外而堤未嘗與水遇其為堤之址數丈以廣而末銳纔數尺無與水忤使其勢不得與我爭是說之無足患五也謝君雅知其可為及是請之奏其詞上即報可賜作者粟三萬斛使者持

詔書徑發屬縣不復關白比司比司以為望上書言其不利書三上果詔追罷前報轉運使可者使判官上對以謂役且起所發已萬計業不可罷圩且成歸罪所司即敗者重書坐之無敢辭乃遂與之方是時歲饑百姓流亢縣官方議發粟因重其廩以募窮民旬日得丁萬四千人分隷宣城寧國南陵當塗蕪湖繁昌廣德建平八縣主簿宣子駿鮮元澤璉傑載分部作治儀枝摠五縣之丁授其方畧轉運司移其治於蕪湖比日一自臨觀於是發原決藪焚其菑翳五

日而野開表提行水稱材賦工凡四十日而畢其為
塼六丈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長夾堤之脊列植
以桑為桑若干萬圩中為田千二百七十頃取天地
日月山川草木雜字千二百七十名其頃方頃而溝
之四溝澮之為一區一家之澮可以舫舟矣隅落部
伍直曲相望皆應法度圩中為通途二十二里以長
比與堤會其衺可以兩牽車列植以柳為水門五又
四十日而成凡發縣官粟三萬斛錢四萬歲出租二
十而三總為粟三萬六千斛菰蒲桑枲之利為錢五

十餘萬圩既成天子賜其名曰萬春其始議者溢
不快更造異說務危傷之後四歲郡國十八大水江
淛濱沔間所在泛人廬舍流徙皆以萬計室池之間
圩之沉者千餘區而萬春獨屹然藩其一方群小圩
皆恃以無毀先是萬春適就又過其　東十五里築
圩曰百丈其工半萬春因其舊器材藁委之郡邑使
者不復親臨矣典議復非老習多少年喜事易之弗
為意方大水也百丈在沉中欲中傷有司者漫言萬
春亦沒御史以為言天子遣使者臨視之使者新用

事欲立威不肯直有司盛論百丈不當主劾奏轉運
使追其前對詔書無狀使判官皆坐謫而百丈會麻
或者以謂水害衡被天下如是數十年百年儻一有
之室池之間圩之亡者以千數而百丈獨蒙其名使
者義不直雖然水之為禍不常而百丈適遇其不幸
始時人固有以為不可興興且復敗者百丈豈不既
敗矣乎是欲使聽者不惑不可得而又欲廷中懸決
其是非得失於千萬里之外置弗治有司晏然視其
敗而不為意此固理之難斷者予獨悲夫作者之意

嘗謂予言天下之財不足以相養豈獨野人之憂在
上者所當任也江南之斥土如萬春者數百襄漢青
徐之間人益希其過江南者不貲異時有言其可耕
者天下莫之應也予且使天下信之故其治萬春甚
力其排衆獨任犯患難而不顧者意豈獨萬春而已
也一萬春之成未足信於人而人固已信百丈之敗
矣始之欲以為唱者乃所以實天下之毀者也予以
謂天下之事其勢常若臨危之物衆人引之不能進
一人排之則譁然往矣蓋處順勢者易為力矯衆違

者雖為功成功者常處於順勢至其不偶乃出於異端固君子謂之有命也歟予觀禹春圩圖樂其成功而又悲百丈之不幸乃輯其說而序其下

楊州重脩平山堂記

楊州常節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之西大江之東南至五嶺蜀漢十一路百州之遷徙貿易之人往還皆出其下舟車南北日夜灌輸京師者居天下十之七雖選師常用重人而四方賓客之至者語言面目不相諳何終日還坐滿堂而太守應決一府之事

自若往往亦不暇盡舉其職不然大敗不可復支雖力足以自信始皆不敢迎謂之可治卒亦出於甚勞然後能善其職故凡州之宴賓事勞太守之所遊處起居率皆有常處不能以意有所揀擇以為賓客之權前日今參政歐陽公為楊州始為平山堂於比觀上之時引客過之皆天下豪俊有名之士後之人樂慕而來者不在於堂榭之間而以其為歐陽公之所為也由是平山之名盛聞天下嘉祐八年直史館丹陽刁公自工部郎中領府事去歐陽公之時純十七年而平山僅若有存者皆朽爛剝漫不可枝撐公至踰年之後悉徹而新之凡工匠廩餼材槀之費謫用若干皆公然計素定一日指授其處所以為堂之壯麗者無一物不足又封其庭中以為行春之臺昔之樂聞平山之名而來者今又將登此以博望遐觀其清涼高爽有不可以語傳者也楊為天下四方之衝旦至乎此者朝不知其徃朝至乎此者夕不知其往民視其上若通道大達相值偶語一不快其意則遠近掩括謗讀紛不可解公於此時能使威令德澤

洽於人心政事大小無一物之失而寄樂於山川草木虛閑曠快之地人知得此足以為樂而不知其致此之為難也後人之登是堂思公之所以樂將有指碑以告者也

楊州九曲池新亭記

建隆元年太祖親討李重進之亂駐蹕於城北使石守信破壁取重進重進以火死楊州既歸後因即其地以為原廟天子歲五遣使獻詞以家人之禮進于廟下楊州刺史率其官屬月再朝為嘉祐八年詔以

直史館冄陽刁公守楊州當淮南大水之後民艱不支歲耤不入公以惠和慈仁康集勞来直心正身脩明百職文武寮吏各率其業罔敢怠傲民卒用寧歲以大康乃以吉日巡視宮廟按垣墜室曰此上聖所以眷錫我邦休有惠烈實冐邦土祠事弗虔無以報稱廢徹無所神惠不歆於是𢩦鳩冄𢇁弊脫黯黮一新以為瑧麗宏㮣而又治其北垣蜀岡之淵廢宮之墳哆其故堂傅而新之對峙二亭臂張於前木茂泉清鳧鴈與與光氣上下朝霏夕陰浮動於檐櫨之間

而不知其有故宮廢苑荒榛斷㙜之可悲也治平二年二月之晦工徒告休公將勞成於是屬其參軍事沈某考詞於碑而繼之以詩曰

昔在建隆天子有征環楊有師盍不敢膺䏰磔肩分孰為肘胝椎其中軍車裂馬騰截截彊場炎不可薄既選其吭附者盍潞士勵而奮高噪大躍車盤轂交有萬其羣氣抑不揚杖兵而奔我師變之潰其國門軍于其軍持其大醜徇于淮人天子在師將以武克不驚不惁以殞元慝有赫在天降則在廟孔威有神綏我億兆公在朝廷崇事有嚴率貢以出龍旂織織廢無燕松其福不下公作新亭以御罇斝諸臣友朋孔燕俟俟我邦有休公實来為不泯有考我公之思

邢州尭山縣令廳壁記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賓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静韋動遠勢如槁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堅美

之為尭山不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獨為其所難剗植斷裂之政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屬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不爭肆耕而飽食事盍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為此邑者不忍其人没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嘅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為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為代魏燕趙踣漳南獵上黨肩荒

頓僨不能相支而郜鄖鉅鹿穿裂摧壞馱驚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鬬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以異于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英摩撫調養之既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矣聖英以嘉祐六年得兗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錢塘沈某記

蒼梧臺記

予始至海州入其境聞有朐羽之山書於經見於傳

記小說疑其為非常而未覩其為物也東望有山蔚然並於大海洪波之中日月之光蔽映下上疑此為二山者問之則二山顧在其西庳薄禿陋不克所望向予所覩蔚然者乃獨在其海中故瑯琊贛榆之墟而今之東海縣也予過海州登朐山而壯之其望大海若吾之左右臂天地日月之遊動出沒可俯而窺也朐山昔予小之而不顧者能尚可以如此況其瞠然意可以無朐山者予得從而登焉豈不益壯吾觀耶於是有職不得往其明年東海令以事去而予得攝其官其往也以歲之四月方草木脩茂山氣秀蔚下磧口帆海而渡以至邑之九日登蒼梧之山望大海之津晨雞初鳴夜漏未極而東方雲霧氣如渥朱旛懸幟羅烟夾四發久之溟波洞赤脅揚沸騰熻如洋金而朝日始放烏乍委茫洋扶輿光景仰射隙醲上指人動馬行影在霄漢反顧海之為州僅在蒼烟晦霧查藹之間藐然如一浮萍之不可分此其卑者猶有大山焉曰由吾聞山予雖得至其下竟不果登而歸聞其多猛獸異物往嘗有死于遊者其言未必

信然而予固未可以與猛獸異物辨之也蒼梧之為孤秀挺絕四游八鶩仰高俯下日月之所徧耳目之所接吾得而盡於此山矣蓋可以無求於彼而足也乃謀築觀其上以與邑人歲時彷徉翱翔遊乎浩渺混茫之中以忘吾憂勢不能遽成而予之不久於此也粗記其一日之遊使後之人可以跡予言而為之猶足樂其不廢也

長興集卷第二十一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長興集卷第二十二

潤州金山二使君祠堂記

筠州興國寺禪悅堂記

蘇州清流山錢氏奉祠館記

泗州龜山水陸禪院佛頂舍利塔記

宣州石盎寺傳燈閣記

延州重脩嘉嶺英烈王廟記

潤州金山二使君祠堂記

江南為國時升楊潤宮室邑閭環江相望金山能盡有三州山川之盛觀衣冠往還非東府西川之貴人大族則諸侯之重客也其舊勢餘澤至本朝為之借資出力者尚未衰也慶曆中錢使君因其徒以罪相訟訴於有司舉去其主者而表以為禪院使吳僧瑞新居之其徒度其勢不能復得所欲一夕火其居比東方明一山盡赭新既至因其殘破一切刮去故跡隤高培下穿山大谷一日皆变化環殘人始莫不怪之已而為廣堂複殿翼然臨無窮之大江菑巨石梁

魚鱉之宅朝江而暮廬殆於必完矣會新死復中廢為講舍久之鞠使君復召禪者達觀圓通代居之或卒或去至宜覺師相因十餘年斤斧之聲相聞而昔之言金山之盛者今復過之矣予少時自金陵来潤州初望見金山纔若鳧鴈渺瀰浮沉江波中順流張帆不半日至其下予猶記其室廬略皆鹵莽非若今之嚴煥也未三十年而廢興且三四然每廢輒復加壯雖任之在其主者而能使之興且在二使君也熙寧四年寶覺師為二使君之祠于山中而求予文以

記其説曰二人之才能皆為潤人之所思不獨寺之所賴者如此云錢使君名彥遠官終祠部員外郎鞠使君名真卿今為太常丞集賢校理知晉州寶覺南潭道人務周也

筠州興國寺禪悅堂記

嘉祐中予客宣之寧國邑溪之西有古佛祠垣棟頹夷叢莽之間披道至其下僅若有人跡而學者守靜居之比三年則山嘯木偃複宮曼閣崒嵲於溪山之間既完矣其所以動其邑人使之輸財指力凡一樓

櫨塗蘂之細皆出静之䌷致已則委之而去莫知其所抵後十四年予自禁廷謫守宣州一日典客以佛者見望其貌則静也徐問其所從来曰客高安郡之興國寺即其廬為浮圖高數百尺而又使郡人吳文忠與其弟文讃賦泉二百萬闢大堂於其下堂成榜其目曰禪悅而未有以傳其績所以輕千里茂山川之阻以至于宣将予是請所以侈堂之成功而顯有以告于其後也予聞之佛之為教凡所為廟塔器飾飲食起居一莫不寓其法于其間不獨其道有以動

人而學其法者多能自處於得喪勢利之外以其無待於勢乃能使不役于勢者為之用以其不覬於利乃能使覬於利者為之忘其所樂以徇之此静之所以屢為宮廬之壯而力嘗若有餘者豈其所操任者獨能果於衆人乎静之言曰其堂之袤可以飯千人其廊廡徼道麗嚴宏傑可以獨名于大江之西也天下之言宮祠之盛者無越於江西是堂也又将闓然獨賢于其間至此知静始弃邑溪之勤不翅若一弊帚殆不足難也佛之所為寓其法於事物之間其微至於無所不在而語言文字為蘧篨則予復可言予之所能書盖静之所欲言而主予以為之説者如此而已元豐三年二月庚午記

蘇州清流山錢氏奉祠館記

姑蘇錢君僧孺将謀塟其親而築館於其側歲時率其羣子弟族人祭拜其間凡家有冠昏大事則即而謀焉以謂古之為養者端韠搢紳俯仰跂屈極朝夕之勤以為不足而又傳求天下之善道良友廣屋吉服以成其志及其揣居處之安宴行之樂而退即於山林丘墓禽棲草伏之野其将委形而待化乎壤穴

之間即将乘变倏散以遊乎混茫杳渺之間固莫可得而知也就其所知者登高則有懐歸思遠之意安居則有春秋霜露之感發乎人之自然則夫觀之所安者為儀在是也於是下龍塘之水陟飛泉之山得地之與焉俯而可濯者清流之泉依而可室者秀嶺之麓四遊而可望者荻脊之野與彭陽之丘也夫其運山起其左大湖支其右近者若趨遠者若翔四時之物遞迎而遞化者交於遊目之所及山深而土良

木茂而泉清朝霏夕陰吐翕變化於簷楹之間可以
思可以悲可以樂此館之大槩也錢君好學有才志
論當世事慨然喜於有為其追先述志以成其福祿
使後世守之而弗墜者豈但以此而已耶

泗州龜山水陸禪院佛頂舍利塔記

龜山西壓大淮其枝自舒蔓漫衍而北度盱眙之峴
東折其勢垂盡而一峯巍然壁挂踵曳大淵縈淮墳
崒傳野壓奔流之滙槃大𥛚不能窮其深也世傳淮
靈伏其下怪風暴浪翕忽崩怒山淵投擂飛鳥震豕

而覆舟發野其害被於數州祥符中淮南至行師始
營佛寺于山之陽偶像數百皆綸金為之所以鎮淮
祇走龍蜃以為水暴者力未就而門人自信繼其業
相因數十年江淮之間揭貲轉材饋粮即工于山
下者相尾於道慶曆中 詔遣中貴人持佛頂骨舍
利函以金塔坎于山腹於是即山為宮逶迤登降環
絡彌布中為浮圖十有三成為高二百有五十尺而
峙峻閣而複殿翼其後廊蹊句絛下瀕淮滻至于天
清景明洪流凝湛彩鏤之飾浮動波間鍾梵之聲飄

飄下上於杳渺之際舟揖出於其下者莫不為徘徊
翔佯掇操而仰望躊躇者久之予往來淮泗之間絓
于是山者殆數千每至必翔集顧慮無風皮之虞然
後敢濟近歲過之則舟人鼓氣自若無復向日危懼
恂慄之色問其居人則指以語予曰今之操高刻舟
而濟處則異時之大淵深潭也其說以為汴流之所
埋然斥之始鑿於西漢元成之間距今濁河之委貫
淮而東者千有餘歲惟畜之淵不於此時泯慢而乃
淤埋於數十年之間則其謂之禬禳消伏之所為固

未容辨也觀龜山之為冢不能數里而宮廬像塔袁
興之如此蓋其經營以終其績者自信師之裔宗行
者衍主是山且三十年人信衍故衍得以發其才于
宮廬像塔之美自至行發其原再傳至于衍而後細
大之物無一不具以匹夫之勢徒步以就萬金之室
者豈易為力哉方天下至治極盛四方朝貢餉饋于
京師舟車道其下者居天下十分之七奇風駭浪不
作人得以嘯歌俯僵以濟不測之大嶮則其為神靈
所擁而宮廟為之憑翼斯亦理之宜有者況其覺寤

之所寓理相寘絕詎可以起作之意識而欲窮其变神者哉

宣州石盎寺傳燈閣記

凡所謂山川國邑一切空有動寂諸相其廣塵若沙之無窮有大聖人出曰是皆妄也以為妄者亦妄也道不二不二也者非一也唯不二與非一則名尚無所寄况其為言也於是有一乘三乘十二分七拘胈十二𦍕陁無盡藏法遣一切妄執有大聖人出曰是亦妄也法無作無住至於無說無說亦妄也則有一

語一默一眴指屈伸而具百千億塵沙法門其為術可謂至約矣釋迦以是付之迦葉世相傳述其流入于中國記其說者其積又且數百卷嗚呼多哉宣州石盎寺有孚師少遊四方得禪者學以歸又欲廣其傳于異時悉聚其書營複屋以藏之曰傳燈閣或謂書為道之累所以釋書而傳之以心又將收其客智滓粕以寓古人之所弃豈正法眼之謂也予以謂無傷也是欲使人無言者言何預哉孚之所欲者傳夫豈傳書也茍得其人雖十二𦍕陁藏相本空寂茍非

其人眦耶據坐未易識辯知其所以為善巧方便宜至翦翦計校於理相荃筏之間哉

延州重脩嘉嶺英烈王廟碑文

元豐四年春夏戎黠其長引兵擾邊本道以驛聞詔有司夏罪當治出虎符發諸道兵會陝西河東六經絡四十七將步騎數十萬同日西討鄜延路師出之日天子遣使者出內庫香劄　上自封書以授守臣以禮告于英烈之祠師出上郡破党項之衆七萬于圁上執夏人徇地至五原而還凡師所至無風雨霿

菑疾癘之災軍還預有功于是行者莫不貴顯悳發獨神有是克相國師物無震異晏暘順遂不愆師求爵号祭秩其尊而宮室庳陋未稱位號無以示天子尊顯嚴報之意於是賜度支錢三百萬因舊祠而新之凡其皇廬盥燔禧湢之舍儐祼之位至于牲豆容物莫不備稱祠當師予之南山高木蓊然上出城堞之杪而室棲其椒歲時禬薦旗纛杳藹鏞鼓之聲聞于五城祠且作求有以表神之烈著見于後世跡神之所由興而邑之人無可與考信者有司發

故祠之辟乃得昔人所記數篇掇其雅馴可跡者自魏黄初二年二月乙丑天有大聲而星隕于烏水之陰頽上大震如車者有人植其上者蓋石也赫連勃據有朔方始尊而祠之唐末比平王髙萬興節制彰武軍有所感于神名其山嘉嶺而石人之祠始盛于此康定中党項入鄜延州發卒迎戰為虜所遯于栲栳城党項襲虗薄延州一夜且轒轀厭旦將危西州州之人禱于嘉山中夜大雪霽驚起視南山草木皆兵也於是師潰而歸始命爵為威顯公凡有所祈禱

肅若有物應之歲輒大穰上即位復尊神為英烈王其秘怪神物發見于人者至是有加焉惟物之無所趣者為無所還于道有所趣則有從有逆從之至至于無所還于道則天與政一而鬼神之情不為雜知道有所逆其趣異其歸日以相遠故天與政不相為用而鬼神物怪發為奇傀以干害于政事其趣日以相遠則其情不足以相知道不足以相命不足以相知則其發必謂之奇不足以相命則其接必至于有害故先王之政理于此而天地鬼神陟降先後比于

一道　主上以道命與四方之才以義用天下朝廷百官政令法度下至于交萬物莫不有道陰陽寒暑小大之物無不茂阜飭和山川墳衍神姦不作而赫靈異物往往發為嘉祥顯晛難功美利以逐被天下上方虛已退挹歸功於鬼神誠信並薦而禮命爵秩興降況微之文視以上下天下知其為安息利遂而莫能名其成功此宜有所形容蹈咏昭神之貺以顯揚　天子之盛德者在金石傳之無窮其詞曰

高奴顏顏　烏水其下　維魏黄初　有命來舍

建今千年　神食茲土　歲無寬暘　民不瘐瘦
歷世數十　我宋受命　始啓爵字　爰自康定
康定之師　虜我塞門　眊我戎行　赫然有聞
夏人㬈驕　婦鶩不綱　自覆其巢　噪徒以狂
跳人綏德　將戟我疆　帝震夏　大興師征
超圍漸河　援其九城　始剪撫寧　寇以萬馘
遂殲蔔蔔　至于左澤　凡師所經　罔有災謫
惟帝時動　與天降陟　帝不名功　散圖爾肆
人懋爵頒　神襲命祀　廟貌熙隨　不稱祭秩

發帑太府　考是蕪室　烏水湯湯　騤鼓洋洋
新宮既荒　神具樂康　騤鼓崇崇　神格新宮
鑾車畫轑　翩其以風　有風自惟　神御肴蔌
蔦盟興伏　旗旐熠熠　有風自樾　神陟在墳
笙鏞鼓神　我舞踆踆　神錫有年　以風以雨
神錫胥壽　式燕式喜　多黍多稌　嘉山之穴
無悔無怨　神職伊祜　帝撫萬方　天鑒惟德
神罔怨恫　孰非帝力　行則在上　居則在憺
莫遠莫志　五城是贍

長興集卷第二十二

從事郎處州司理叅軍高布重校兼監彫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長興集卷第二十三

岸老堂記　江州攬秀亭記
東京安禪記　勅賜崇聖智光殿記
池州新作鼓角亭記

岸老堂記

岸老既歸於夢溪之上築堂而命之曰老老不在堂而老者之髮茁其以白其心若頹雲之淡太虛也蠖鷗其形支木杭草之與居也臂交於上不私其祿而休予以茆丘之莫蔭也渦淚盧納物來不辭而濯予以靈溪之浩濩也非步非騫胡胡然循堦而鳴者塏予以淵崖之冷風也仰之在顛顧則在几圭擁而繪張者望予以四旅之群峰也岸老之所樂聚之接之其來而不窮者堂之為老用也十簷之而以跬計者吾堂之衷也十抗之以為廊者吾隱以肘也野不加柳而下視不加明而遠者封高以為之構也向之者不聽背之者不顧作焉者不變策而過者趣與人謬也苟足於是而無所羨故吾謂之衆參昴而驪飛景

[library seal stamps]

則彼且以為楊朓為虹哧也吾謂之生泰山以浮勃
潏則彼且以為一遽之梗與鶬鶊之轂也微陽始升
至於歙陳而畢熾物隨之盛衰變化無一息之停一
以為梟一以為雛是非相梓於前是老也岸然坐而
視之雖通都甲觀望之如蒸霞霧靡之若衆雲氣小
隙容鼓車半佔當一國以被之富視十畦之隘若嘗
丘之與一鈞然且不願易之非以吴與為不足慕也
棲鶩以桶决呂梁以潄危何所資於有餘方其晦暘
風雨雪霜霧露相與遇於無所祈無所厭之時蟲魚

草木相與遇於緣延翁蘢不机不藝之地飛者相與
遇於翔佯句輈之和走者相與遇於决衜角脚之樂
客相與遇於相逐而相忘相安而不相嚚之適五者
不待否而至與之為澶漫與之為無間雖有其餘無
所受之雖不才於飛而羽生於虩累然之贅無補於
齮齕方且睢盱鍾鼓之侈而忘眩覩之悲何哉

江州攬秀亭記

江州楼吳郵之麓岳踵江湓虹霧蟠絡貫城皆山而
庶民列館會市於其下臺觀屋廬高下隱見於茂蔭
篁竹之間西有荷芙之池南屬差廬連峰絣天拱以
湓浦甘棠之水北漸九江之醲派隱然纍植於百里
之外者淮南群舒之諸山四時之景変化吐吸顦無
常物非語言繪素之所能一官司士大夫都人之宗
大率皆因山故崇臺危榭可以臨高而遠眺者覺陛
相望然所得多主一景江湖山水閎闊之趣不能兼
有也郡城廣寧監之西垣有故樓之湮為棄數雉東
瞰井邑其臺觀屋廬隱見於茂蔭篁竹之間者蟲布
其下荷芙之池差廬甘棠湓浦大江江北之群山悉

羅於左右前後前此為群者嘗築観其上其法庳陋
不足以三絕實美観之所會至此乃微而新之上為
重階廣堂以御賓燕其前可以庳工步珩珮之節豫
堂為畫跡綺撩可以來眷遴之景而盡情狀俯仰之
遘李白嘗有詩以謂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
雲松使九江之秀可攬而無所遺者非此無以當之
今太守莆田蔡履中之規畫而監廣寧監南昌孟處
善元徒以成之凡覧観之勝雖素兵至此而后畢為
吾耳目之所有其雄特則廬山之峻峙奥奇閟靈之

所御燭爲飛曜散爲璚觴㳂爲虹霓散爲霞雨矛旌
戟樅者連峰累百木擁簇則寒暑爲之失行大江
之闔行合爲二二數爲八八爲風之一散則爲浪山
崿飛鳥所隨登焚不揭此日星物錯曳併爲皈鳥從
而爭先其曠蕩則南山千丈濯布兩江鵝頃明月只
以稱家而四時之施華恭組耕駁媚別爲書史山茂
木隱見於雲煙之間乍晦條明緣坐而變更若不可
以形殫此大略若夫時和歲登人物阜樂徒歌而腹
嬉飽食而朋遊於是太守率其僚士爲賓射豆觴休

勞百職與都人士女嘯咏興俯追古人所以與民共
樂者千里秀色入於樽俎山飛水游運婦櫂二嘯歌
之發雜起於珮環管瑟之間當是之時清淳之氣和
平之樂浹於人心其高舉遠蹈則有沼白蓮糕英菊
巾車舟服以遊乎方檢之外其悲傷感槩則有慨高
婦之胡琴壯大江之黃雲寫意撫節流於咏嘆其遺
風餘跡尚有以標滌滯陰以爲後世之奚者此又非
得以言諭者也緩中治江而百職舉民既安其政又
求有以共樂之而處善能推其志以就奇曠之實允

此皆將傳之不朽而共遊客遺潯陽以記見屬古之
人欲盡其所言者必有詩以繫之詩生於言之不足
夢有不能以言宣而見於聲辭窮盼曲折之祭者蓋
有待於詩也予不及客是言之成既序其大致而復
亂之以詩畀日侯府公是亭覽群物之會談吒交錯
觥籌雜進促坐屢舞主人將詩客以江圖之富則儀
之詩尚能爲公一倚之助也其詩曰標予衣兮清風
攬秀色兮堂中情何爲兮飄飄來無端兮去無蹤從
化人兮識州衆揭森兮下視識故里兮回覽慘孤聒

兮紅濫浩四顧兮悲歌傷千里兮客日杳江吳兮何
處望雲鴻兮斷續水湫湫兮霜天江魚跳波兮漸纏
綠遵長陸兮浩覲滄靈川之瀅停沆華清兮芙蓉縈
秀渚兮煙橫黛羅襪兮蘭州遡浩波兮揚衡敗何爲
兮波神硠琱舷兮嬋娟鼓輕秋兮杭柑登溢陽之王
鱸倚風燕兮佇立遲天邊之歸艇送孤鴻兮目修滿
中浦兮夕陽誰與佩兮予悵擱汀洲之秋芳 二南有
山兮鬱蒼蒼漸滙澤兮此中江貫南溟兮宰墨西七
澤兮當暑而蒼凉青雲卷兮修閤森珪璧兮逪中泉

曳崖而響落雪曀曀兮霾空朝帷惹旐兮暮寫紫緣
酒如空兮山色裹吳杭騎𢸍兮楚桑旖旖行人笑歌
兮賓醉起三 桂檝兮施旐躍長艘兮江淵劃流羽兮
徑往航棗波兮楊緌拔嶮過兮争先絶奔流兮坌入
噪焱風兮下瀨士虎碩兮比立横怒浪兮側飛建千
橈兮電進過江陽兮未昔失千里兮一瞬萬夫呼兮
觶躍波鴻洞兮山震觀者戟鬣兮鼓氣況匹夫之所
徇四 有大人兮山之陂佩日月兮帶虹霓横九垓兮
方東駕喬皇兮招搖以為旗降吾湫兮朝氣陟吾阻

兮夜輝爛煌煌兮靈光暵流景兮雲中領瞻獨兮衙
郭聊弭駕乎神峰敞修除兮延望靈之來兮鶴空五
雲蘙蘙兮銜山列華觀兮山間敞陽扉兮東椒連鏞
曲兮南棼既索帶兮蕙塢亦逶遲兮巔淵煙闇慘兮
毓木淡倚閶兮半褰案綷兮將歸臨風兮浩歌白鳥
亂兮霜汀晚日天下際兮蘋未微波望西江兮浩淼
遠山如眉兮江木小失畫景於頓眄起千門之夜燎
迷列星兮下上混波間與林秋

東京永安禪院 勅賜崇聖智元殿記

道不可相古人以謂强名之物之所由而非所止者
道也止則非道以此名乎所不能名者故道為易車
名為寓馬佛者名其身且三以體言則曰法身以智
言則曰報身以用言則曰化身易車之行寓馬之步
體也照起則智現事接則用生此名之分也慶曆中
佛之徒宗澤刻像佛於成都之西永安禪院闢廣殿
以居之為數逾千房以安大像復為達英千邑出於
房間房別一佛龕千邑皆佛也而攝於一像是所謂
盧舍那者始名其殿曰千佛千佛者報身之所生而

所謂化身者也今夫所謂盧舍那者千佛之所自生
而以智名者智所以作聖而聖者化之積也於是改
賜其名曰崇聖智元之殿而上親御飛白字以嚴其
榜佛之名體密妙難跡非上聖超悟境照等竭孰能
控摶無形寫之毫素一言所標而顯三身差別之慧
辨十萬調御之雄照者哉觀夫妙相凝湛神筆飛煥
日月之光蟠蟠於榱櫨之間神耀相宣群飾嚴翼至
者赫然若有臨其上有解其左右一望璨章而盧舍
那之身具環視衆色而千百億之身圓非由内出不

自外鑠不墮諸見而見以此期乎歷塔趨隅以瞻夫
表揭者是不可以無誌也微臣瞻仰
聖製以偈贊曰　具足無畏天人師大毗盧海不思
議玅湛圓澄離諸量一念不動遍十方㲲陀一葉一
釋迦衆生差別之所現無作光明等法界是明諸佛
大報身因陀羅相不可觀要假名言顯實際我此見
佛清淨眼因智元故發妙明非內非外及中間文字
相空履自性前聖後聖嚴此殿是故此殿最吉祥是
像非像真非真一薩婆若等無二不墮諸見見真像

如金剛山生道場一豪光相旋伽沙盡諸有情得無
漏

池州新作鼓角門記

諸侯之皐門必有觀所以布宣政令察天地祲祥考
民言物俗之美惡民於是觀法象聽政教之所出凡
國之治亂政刑之失得莫不由此而後及乎四方故
國有太號令大慶頒則即而與衆聽焉諸侯之國察
而守令承天子之命以施發於下者其事未嘗廢也
故凡郡邑之府門必為崇墉伉石凡朝廷之詔令典
章郡國之鼓旗轟鞞至於下漏考時辨昕嚴夜凡作
衆之鼓政皆典藏於是興日有司簡忽故常文弛不
綱於是天子赫然詔州郡府門得設鵰極法亞宮室
使守臣司之以虞天子之命令以宣耀　朝廷政教
之威重非徒有以尊郡國之勢為一方美觀而已池
州有將屯鐘官在列郡為據朝廷教詔於此乎入所
以息養條治其邦人者於此乎出政有時期物有位
存於此乎聽忽而不治使至於朽弊剝湯無以蔽風
雨豈　朝廷所以付守相之意耶臣材生於山林質

力出於民取材於山合民之力以為官府庫庾宜不
為難至於力不出於身發不及其家民未嘗知後而
就堂之宮室者此不繫夫守相之才智者歟故雖一
堂之任一日之後必有所待而後能也為外州使民
不知勞公家之財無所屈而美壯之觀隨所指顧而
新可以為難矣左澤右山後江前溪笳鼓之聲朝與
翔禽宿鳥抑揚容與於郊閭山林之間暮與駛馳遠
水下上浮動於江湖森莽之際使見者識政教之所
存聞者知晨暮之所禁端委搢紳以遊乎其下者思

夫朝夕出納於此者不可以不恪則與夫殫土木之費佐觴豆之侈以快一昔之嬉樂者異矣前日之朽弊剝澤者使君既得而新之物之新其終必復到於弊惟事之與物相待為重者使其事較然不可隳略則物不待詔而必完故予所言者不在一臺觀之新而以郡國體要為先務俾後時有考焉抑使君之志歟使君朝散郎東萊王君文正副守朝請大夫開封李君端臣也

長興集卷第二十三

從事郎夔州司理叅軍高布重校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第三十四

長興集卷第二十四

秀州崇德縣建學記
杭州新作州學記
蕭蕭堂記
隨州法雲禪院佛閣鍾銘記

秀州崇德縣建學記

韓退之為處州孔子廟碑曰自天子而下得通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

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此其效歟予嘗以謂退之失言祀事之盛衰其得失在後世孔子何與焉使孔子無一豚肩之享於墟墻之間何損其為聖人以舜禹之巍巍不待有天下至孔子乃待祀事然後尊歟其智足以知聖人孟子獨稱宰我子貢有若如子路親事孔子而師之然猶有所不說知孔子為難則其尊孔子固宜難也治天下國家其上至於無以加下至於匹夫賤婦得有其四體髮膚者捨孔子之道不可此天下所共知者聖人之跡也至其卓然

有府立雖顏子欲從之而有不能者故先王擇天下宿艾舒大之才以為公卿卿老使率其屬以典四方之俊異禮樂法度秋陽江漢以暴濯之猶懼其不能進苟為不至於此而僅循其末流則道或幾乎息矣吳越多山而湖澤瀕其下其枝者涯渚之間不辨牛馬崇德居山澤之介孔道四出戰國之時闔廬句踐嘗大戰於檇李禦兒之間裂其地而守之至今壚饒綱絡稻蟹之利轉徙數州元豐八年括蒼吳君伯舉為是邑也始為之築宮廟以祠孔子聚學者擇經師

而教之以義理行能不苟使之為文章誦習務中有司之程而已培高為堂宴有貳室蟟以環廡豐約稱事四方聞令賢皆來學唯恐在后崇德為遠邑縣令為小官與材賦工動觸吏禁非篤誠自信強有才者不能任也此其成就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僨羣象決鸜鵒之器非濮山大谷則無以養其材執規矩而求之若不祀其材所養則沈沈之室執規矩者所視也養之以先王之所待以與者而不徒循其末跡則其為後也不為苟美矣

杭州新作州學記

古之養民者其業雖有分而其教之以禮義德術則無貴賤必出於一道所以用之於朝廷者則前日修之於其家者所以服於畎畝者則異日用之於朝廷者非若援獸者不使以搏埴游附者不任以服馬也賢有才者理之不能者由之而莫敢廢焉而已耳少而學長而習焉安之若天性資之如寒衣而饑食一日五家之比不由之不棄且夷膚矣不待有所徇而後為也自五家之比則已教之以所當學過而至於

五比之閭則又揭之以書而讀告之其教養之具益衆則益詳其相與而居弗與其畔也則親之以閭黨相與往還弗與其狎也則肅之以賓祭合而用之欲其和理也則辭之以卒衆矯強弗率前其敗亂也則威之以刑誅撻罰朝操其所任以出夕相從以歸仰而觀其上則宮廟室屋莫非先王之法象也俯而[illegible]其下則疆井徑術莫非先王之經理也居而閱其身則襲履服冕莫非先王之名物也散而察其起居出處老老而稚幼賤生而哭死莫非先王之禮義節文

也非能有羽毛鱗喙以馳騖乎山林沒於淵而天遊
者捨此其何適哉至諸侯自爲政所以措其國家者
出於多道而民始習於卑忌分抵義屈力以賭其欲
偲然不厭也立而觀其朝夕之相與非諱然覆其人
而兵其頸則操勢挾數以籠天下至於詐竊勇奪強
者債諸侯而并吞之然而不數十年復起而亡秦人
人欲爲秦之所爲則秦尚安得晏然獨有其利哉其
勢雖欲無至此豈可得也至漢有天下頗治之主間
起乃始知尊先王黜百家異時得古人之藁刓簡振

其埃熏而誦說之然偶爲士者出於此而民之狃於
舊俗者猶因浩然也非刑名法令不足以楲之故吏
常以法用而學者羞言之至於治天下之實其勝負
未能甚異也道既出於二則勢之所在者常執天下
之勝而區區之空文何益於不勝哉至陳蕃李膺輩
出以義節相奮勵抗志力行欲以移天下之習撤椄
血皆爲驅而吝遲之未爲快也然卒不能振一步杭
一橫草以挾凌遲之禮樂何哉由養之不廣教之不
以漸故也百年弊習使可以俯仰咄嗟而致頌聲嘉

瑞則先王之爲法不爲如是其煩且詳矣國朝郡邑
皆立學校春秋長吏親用幣於廟自三尺之衣者悉
聽入學廩食於縣官又賜以百家之書設經師爲之
講教其施設條目皆天子稱制以命之朝廷之於學
無遺重矣而吏或不以爲意彼固非敢倦　天子之
令以爲不當先然誅罰期會米鹽之細務一事不至
則知有所廢闕儒者雖仁蹈信不救急故其効乃在
數十年之後急近而忽遠此人情之常至於任政教
之本原以身先士民此大儒公卿之事未可以他長

吏比也杭爲大州當東南百粤之會地大民衆人物
之盛爲天下第一元豐八年邦伯蒲公自尚書左丞
拜資政殿學士來牧是州凡政之僵弛敗剟不綱者
一切振去而更置之未明衣冠而坐設庭燎以聽事
大昕一府皆空無一人跡庭下者四方之賓客已府
相學於門矣公悉與之酬酢燕勞當咏終日府寺瘠
廢亭傳杠梁枕籍斂揭凡有司之務不期月赫然一
新殆無遺役矣公曰此未足以副朝廷求治之意也
養材勸德爲天下得人莫先於學校前日雖有其具

未能悼延四方之學者㖃然若大瓢無所適於容則
君勿置之愈也乃率僚屬親往視學者所居則垣隤
屋陊神主暴露諸生不免沐霧雨喟然曰養士患無
有具既有以進之則士之不勸非所患也具如是不
可以不新郜刺史朝請大夫韓公敎音樂勸與公協
謀發弊轉材百工毛會不踰時則前日之隤垣陊屋
蓬居而蝎宿者悉已刱緣繪刻上室而下堂矣廊陛
繹舒殿像孔嚴袞德崇配則圖其周廬以七十二門
弟子與二十五大儒之像考古議禮則狀其堂序以

三代車輿器服之容飾尊經嚴師則翼然在上者講
論之堂也勸藝禮士則環而可居者肄業之室也工
致其巧史贊其度巨細委曲規鉤矩揉物盡其法者
暴揚釁滌几席楹梐凡生養之具也元祐二年朱烏
戒夕日次上丁百工告休公將祭考位神展物體牲
於進公乃端委造洗實觴以進博士弟子贊幣承飪
登降興伏佩環鏘鳴禮數備具不汰不簡受爵既徹
乃升公堂西向以禮學者於是諸生慴立請質所疑
横經抉簡交進弟退各獲所求既而陳豆觴班爵齒
德席工興俎徹歌迭賦酬詠儒史嚴夕而罷州人相
攜遮道擁觀旂蓋過路途不容跬排躪爭進攏提相
先莫不嗟咨晝夜知先王之道尊重崇顯禮義可慕
傾利可恥父以告其子長者歸以告其少者兒童群
戲羅列豆籩纓劍秉枚效其拜俯道之以善其順且
易入由此可見矣況其有以勸之也慶曆中公嘗講
學於此今乃為邦伯建浙西鼓旗番封君之印纍諸
生見故老聞芳蔾之舊跡此其為勸豈待他哉公以
道德經術相

天子出擁東方諸侯路刺史以文雅方重康撫吳會
合志一心茂明先王所劭使經誦之聲芽蘖肆長收
効於興時者實自今日某邦人也今將以多君子惠
資於我邦豈可使經始之跡寂寥無聞於後世耶既
以論次其始末又將記邦人之言楬之陰碣以告后
世焉其詞曰欣歟自本必固其綱橋陸鈞堅非政之
良我有大柄匪震匪威彼侗弗昭發為神徵孰怛情
遙覩狂以嬉我校其萌校以禮詩青領番縷縷其故
武移之如天子見斤斧亢此有為由莫非學我邦我

庠自公爰作公作新庠考度揆律枤桶跟趍其徒垄
出薔然雲興後堂左室重栾藻題昔之圯垣隳梟所
嘷今也誦絃匪徒器之公教諄諄匪徒教之公先以
身孰謂侀兕牙之以手爲攺之難擾侀何有不艱不
疚唯公之厚其在慶曆公官於此赫然有聞逐相
天子以我之先以期不后公惠我邦豈不旣富淅水
如瀉青山之下跡誰與倫猗歟昔者

蕭蕭堂記

岸老琴於竹間鳥吸其上魚喬其下竹間之風散然

鳴以相和少進焉則鳥啾而去之魚動然逝於溪淵
向也惟草木之見今予然則予也向以予爲草木也
習之今也以予爲非草木也踐焉予樂竹間之蕭蕭
覆枕几而與居曾二物之寇哉顧啾予之所樂何耶
彼其一者以罹死於覆卺之茂一者以弋獲於蘚跗
之樊吾面目罹者也其起居弋者也彼安得不啾吾
之所同哉同於弋者鳥啾之同於利者市人噪之所
同者多其取敵亦厚矣予獨不見澤朝之兮須然一
息而半楚國舒六之山皆腸然嵒七日而後履其畔

未嘗肆於物也而物莫敢形於其中彼又烏與爲敵
哉憂乎物之所不求則涉道乎人之所不襲則遠胃
竹而西俯而可漁者吾碕之以深閣椎木負菴擾而
可望者吾嶝之以遠亭左吾盧右澧漢蔭若植蘊者
吾介之以蕭蕭之堂岸老奕於亭而木之影搖於罫
絃於閣而水之聲答於絏偃休於堂則若佩琅玕薿
雕鵲以閱衆林之奏以今古爲一昔以晝夜爲司爐
前日魚鳥之所樂余樣之以爲已遠而魚鳥逐矣物
之於人相爲勿楚久矣方其木草茂暘獸蹊鳥跡之

道交於中國中國之民窟居懸釜而資鳥獸之餘及
其驅侀庠放龍蛇晉山林而重藝之丘陵爲卭畢江
湖爲大罛而罝格之智殫焉故人之所弃魚鳥之所
收魚鳥之所樂人之所樂人之所弃也眉人之所弃
而擴魚鳥之所樂謬於人情吾自此遠矣奚待瞯空
谷樊車馬之力倫囊瞋目而較文趾之遠哉岸老於
比也峨而醉肅而與曼然而笑客至則告之曰蘉蔓
稷子之纓蟪蛄之哄無以安齊夏歸矣與庸攝車爲
也噫

隨州法雲禪院佛閣鐘銘

天封大胍襄漢之勝粤浮圖之宮獨雄於東南法雲院乃其岐出者元豐七年其徒慶璉師建佛閣於院之西壖栾櫨三因重橑翼舒下俯阡陌中廬杭以軌鍾方將剏金錫規良型以為欔銅擽怒之巨聲求子以鳴其子子時謫漢東寓於是院觀其經始既斷不日則岌乎貫漢矣曰偉哉為力乎來夫共合山川之美雲以成就官貌則其佛觀巨聲不待召而有此無足竅者抑知夫鐘之所寓夫道者乎夫鍾者里居類

處則以為祭朝擲夜群遊族食之節其聲有狹有數則心術寓焉其為法初曰速声四十九發以四十九功德極三畏業次非速百四十發以百四十不共法為出世間因後經八萬四千聲普收八萬四千塵労極未來際或曰聲之遠聞者不過數里其久不過無刻而曰極三途出世間極未來際得非過歟是不然也有生之類迷喪本体奔趣流識妄現山川國邑空有美惡一切諸相相起為境則有大小遠近多寡古今久速一切名色分量睽其完体惟照所對於是聖

人以其不可思議神智力緣建立法明振提寘謬無窮方便遇事指迷因此聲根乃揭二炬初終則為久速之聲有所極者利於遠有所待者利於久久速境也以幻境法順接級緣中間久速皆非迴無可名不壞声塵直指非相群相齊泯寂用遍含声体一貫非自耳得復何遠近久速之有哉異斯道者乃其自障非法有妄也縱未能反源會體以力緣故亦獲世歟何也凡所謂三趣六類下逮天地國邑草木蟲豸之悉一出於有生之妄識以其霧蔑顛憤之妄見尚能

綿結宇宙淪韜實果外道幻法亦能上変禅境下勒風持況不思議神智力緣之所建立者哉其為道也非可以理喻以言其為法如是而已者是之為銘銘曰

衆生法性無有邊是故鍾声無有邊衆生法性無有量是故鍾声無有量非聲非聞離根境具千二百圓功德以此聞根妙法身普施十方作佛事第一速聲四十九速拔二界沉淪苦初終後際一念空罪性如風如電火第二非速百四十顯示諸佛不共門非速

非久破二邊語言不攝離名相八萬四十經久声舒
長為接未來際衆生不盡聲不盡此聲非斷無寂後
我今聞此觀音門無允聖情感得入此声無礙遍河
沙以河沙遍此声故即声即法即衆生更無衆生聞
声者了知声相常寂滅惟一真心含法界鐘銘
歲翻端蒙嘉月維正度物播財作是大羽不花不暴
以希永後

長興集卷第二十四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長興集卷第二十五

張中允墓誌銘
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劉君墓誌銘
太康縣君商氏墓誌銘

張中允墓誌銘

君諱牧字養正其先河東人劉繼元之亡河東乃東居澶州曾王父某王父某父皓至是始仕卒於東頭供奉官君少強學為進士未達以父勳起為三班借職監澶州竹木務遷奉職監德州德平酒務以其素

學不樂以武用自詔為蘇州常熟主簿其後用師於交州天下騷於兵復議盜賊於五嶺君時為廣州四會尉謂使者言交州地非骹饒也其大商賈胡賴以富者其根乃在異國知將困之彼則踔海而去晝夜萬里廣遂將不為州矣與其無事而失廣州孰若捐尺寸之利為百姓計多也使者然其言為格其令去為萬壽主簿於潁州以疾不行改鄆州中都尉時盜賊發有司數坐法去君盡擇良兵授吏卒日夜督試

為完其廩舍撫之有恩歆以重利而法其不恪者常
日為賊鄉道者皆反以其情告君于是羣偷十五相
鈎以敗歲擊治且俘錢二百人嘗轉運使過縣君入
謁語未交有賊牒至使者為之留館君徼得其情夜
半馳即其棲盡拘以歸使者大喜于坐上其狀遷秘
書省校書郎知歙州休寧縣休寧江南大邑其俗險
害暋獄自喜至吏不能治君能得其微情必抔其根
柢而鋤夷之其謀益不用皆去為善良而寺中以無
事改太常寺太祝秩滿簽書資州判官事又通判秀

州代還以疾卒於京師年六十有八以子贈太子中
允時景德元年契丹入遂城踰保辯定使 於唐河
既僵而起東海瀛莫魚關而南引軍歷河于是天子
即師既而客戰數不利虜勢機蹶請講平乃使閤門
祇候曹利用以王命詔之羅軍時王欽若守大名以
虜新得志未有敗形疑其言無狀遂利用未遣會圍
合不得出狄人請平者前后數曹詔誰可以使報者
或言供奉府君忠毅可用即召與語人主 然為感
入辭手稚子以見曰以此累陛下臣不探質歸死不

復入白滿矢既遣 上與其子金三百兩使賜其家
稚子則君也於是生九年矣府君既出為徼騎所掠
將見虜乃呼告之以所以來之意騎乃引與俱得見
主單于單于不任軍事主斷者乃其母蕭帳軍軒轅
中呼府中入道兩家語正歡賜飲食之皆良厚使以
其意歸報未至澶州會狄人謀襲我北寨北寨蓋虜
兵處也府君轉出兵間閒其私乃夜馳至軍下見督
軍周文質告之以其謀文質以告李繼隆秦翰使謹
備非常是時皇帝軍河南二人者將水北軍黎明虜

果引兵走北寨不得入迎射其大師撻覽越于馬下
其衆奔亂自相蹂與死兵者當上以其軍已破易德
也復使申前約詔有司歲給單于金繒良幣直數十
萬為結懽府君為道詔書及所以遣曹太師利用意
狄蕭復喜曰天王不欺我可還將利用來吾與之卒
計府君乃馳至大名而大名之圍未解以奇計得入
見曹太師攜與俱出夜縋于壁外旦登巇嶂而望愕
曰是虜者安可入耶府君曰彼衆不吾備也吾已再
出其間無畏為也遂與俱行見單于母蕭褰其車以

木橫鞚上為設具生飲所與言意常在得關南之地二人者每剌拆其端竟取要領得其使與俱還適達其別將有所驅虜者府君遮謂之曰單于與天子言不負約未有劾先自見不信非使臣所望也于是乃還所俘數百人牛羊雜畜以千計既還行在當竭府君獨以無籍不得見天子始時與曹太師俱出大名解鞍寢其上枕之以股曰與子為昆弟死生無相忘及是曹太師復使北而以府君為左侍禁羅之歷數官皆外遷而曹太師已貴顯用事府君未嘗得入見

至真宗封太山過濮州府君為州都監遂以說干衆與上記其人曰汝尚復爾耶比吾還可知衆傳未人謂府君自此且起行未至逆除華州都監竟卒于官轉運使郡守相皆為追訟其功詔錄其一子此君之所為得官者簡勁以氣節自喜善與人交家貧不事生業讀書好為文章尤長于詩生平以此自始有集十卷始娶趙氏封蓬萊縣君后娶常氏今為長壽縣君二子剪刑部郎中秘閣校理兌三班奉職一女子適士人閻人寀八孫公適公益公震公貢公巽其三

人皆雉八女子適殿中丞章元方太子中舍李稷試校書郎沈其蘇州長洲主簿錢僧孺其四人未嫁曾孫男女七熙寧元年歸公之喪于濮州之鄄城其月甲子襄事於陳臺原之僭塋刑部君之嗣子也嘗喟然謂某曰始時吾翁馳單車㯶兩國從約出入幡幡死生間以俠自任可謂有勞矣其失勢見軋于權倖及其身在時而不能以自明此其卒也婦弱子幼不知誌其室此先大夫生平泣血以惜者也今公復亡矣子可不勤於誌耶其列於家牒可以考信于耳目

者子能為我書而納諸其壙使死者有知尚克有伸於地下也其始聞其以義自奮壯士也卒以不見知於人窮死小官初若可疑退而考諸國史而信是可悲也哉雖然微公言固將請而銘之金石觀二人相要於矢石之間及其慶成功爵位不啻相去若燕楚方事未冷而名已死于晦滅尚欲以取舍是非一證于書傳而區區求古人於功名之際者何哉銘曰維昔燕戎嗑彊構阻吏陊不綱函暴我圉虎臣奏功帝不時歆彼劉我邦不報以遙六師駭作戾于澶淵伏

馬邑兵釁有昱邅諤諤張君往泣疆韋邊震其心釋
𣪍請吏什伍后先係踵交臂既違不寧民用匪疚士
鹽在原馬牽在廐黍稷　賀龍邑如繡邦人來歌檇
挐子婦彼喋囁者阻以爲膚刮骨鋤根斷其語蹤天
厚公祉多令孫子勉勉中允有嘉維嗣車不下騶靡
職不試翶翶自揭謂宜多媢誰嚚公者不避以逝熙
寧之元陽月維穀有翩斯旟言阻于濮帝丘維宇楚
宮在戶我卜其藏作是吉土牲箕碩良乃事斂克竁
我后人世昌令德

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劉誌銘

公諱黃中字師厚河中人也其先漢安平釐侯習之後世家于安平曾王父節王父贈司空延始徙居于蒲父紳贈左驍衛將軍公明悟有志行其爲兒童則知誦書學通經史尤長於議論伯兄綜爲樞密直學士以蔭補將作監主簿五遷爲太子中舍奉朝請又三遷爲尚書員外郎歷虞部金部二曹陞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初任許州單鎮次吉州皆以監酒稅有榮課用知秀州嘉興縣事秀爲道衢而嘉興居州治下爲劇邑常得有才令則爲之劬治公從容燕笑談客蕭坐若無事於縣者而職事無所不修去知楚州鹽城縣縣依海多盜賊公爲設科禁要爲不可犯有姦必知其狀索之亦未嘗不得盜以此皆去不入其境縣之北有鹽官其鹵田及薪菜之地歲漫衍稍吞嚙其傍民田鹽官轉運使職也有司畏使者不敢何問公以其侵汙將無已時悉爲鈎考圖券按之以法而表定其經界使者果大怒切上令已下使亟還鹽官地無令鹽工久失職公力持之亦不爲變至今

賴以爲法遷通判明州是時歲飢公爲經畫公私得粟萬餘斛賑給之民不以爲擾而所沾給者皆自以得更生州雖舊有學官而學政久不舉公爲闢其故宮繕廬講舍無不脩善嚴壯應法自是就學而以文行超者相屬于時以選知楚州未知改知真州真楚皆要州朝廷嘗以擇守爲重重而真阻大江敖倉舟檝之所湊者於東南爲盛其俗少土著以操舟通賈貿爲業宿姦巨猾亦往往藏其間有迫人之危以取貨于大江風濤之間及挾姦以相嘗策欺罔於市井

閭里者公悉能鈎察其情果于擊斷大者至於流徙
而無所假借郡居四方之會賓客之至者相銜于道
向之為州者一切皆盡其歡迎勞承稱以毀譽為輕
重及公至是則悉力于州事往還宴見賓主綫足以
交歡成禮而已人亦莫得以議而州以治聞按察使
上其狀召還為群牧判官遷開封府推官所至有善
跡士大夫交譽之未幾以疾終年甫五十公在家孝
謹晚事繼母能盡其養而親感樂其仁輕施與未嘗
問家之有無為治嚴察敢為而卒歸之於仁厚嘗以

謂法律者死生禍福之所繫尤盡心焉前後平寬獄
賴公以脫於死者十餘人大臣屢薦其器能未及用
不幸早卒時慶曆八年三月某甲子也夫人盛氏雅
有賢行治其家有法度封永城縣君後公二十年卒
以熙寧元年某月某日合葬于楊州江都縣之某原
二子理太子中舍瑑泉州清溪令二女子適大理評
事盛觀仲贊善大夫盛仲孫五孫汴濟溱漢沇銘曰
綏下以德公也則仁利不貫姦公也則察彼觀謂然
公也一節位不究才壽不終位百年中身何急而逝

蜀江在上有衍邘水公即新宮萬世于此

太康縣君商氏墓誌銘并叙

太康縣君商氏尚書郎中劉君諱元之嬪比部員外
郎餘慶其考也家于营丘祿于朝者不曠于世夫人
為兒童已能自異于人孝父母才于女子之事皆天
性無所勉强既嫁為人深閑不嗜嬉笑縫紉播事舅
姑惟其所任不縮以為難孝子孫先之以孝睦于其
庶循的也字其父如其母妾御無所忌嫉而甚約于
為家惟其時事有所羞于賓客則悉其有無以身佐

之饔嘗往省其姑壽昌君驟遇其疾及江風不可濟
夫人强行之渉人以禁告夫人曰然我固知之吾姑
之疾暴不可待矣不有鬼神其將忍吾耶中濟舟危
覆者數楫者僵墨失氣墜其所操夫人徐視之色無
異常日善柔人也于此人乃大伏其義更嚴畏之命
封壽安縣君太康改命也熙寧二年九月庚寅夫人
之年七十有四以考終某月甲子從先大夫之兆以
葬于楊州廣陵之頹原子男五人階仲同年進士爲
著作佐郎佩汝州司法叅軍佐傳皆應州舉四女子

皆已嫁供奉官高士言通州司法叅軍張大理寺丞盛考甫内殿崇班盛樊仲其婚也銘曰

司徒命虞始啓元宇世碩其光暰宋為商柔嘉夫人胄自青土誰番其家父母皇祖遺此后人令吉且婦泜燔佐餕躬薦其勞元夫是承子秩于朝令名永歸叢記以衆夫大云徂斬焉見斁后公絶何亦棄孫子歲旅大辰堋于新里有濯其北蜀岡靡靡无悔无懟神祚伊祉表有行梓俯則邗水于邁斯銘以詒來裔

長興集卷第二十五

從事郎慶州司理叅軍高布重校兼監雕

[seal]

長興集卷第二十六

碑誌

故夏侯夫人墓誌銘　淳于氏墓誌銘
蔡孝廉母胡氏墓誌銘
故長安縣太君高氏墓誌銘
同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文思副使燕御史大夫趙君墓誌銘　席氏墓誌銘
故尚書水部郎中致仕孫君墓誌銘

故夏侯夫人墓誌銘

夫人青州臨淄人大理寺丞夏侯君綱之子處士吳郡許君洸之夫人其為兒時已自有立如成人父母常奇之以嫁賢夫會許君客青州以為其才可依以夫人歸之生佺朝寬寗寔四男子大理評事丁倫士人傅肱吳純司方景錢中復錢大受傅惇李師溫鄭中立之妻九女子某于夫人為甥少長見其裝飾舉動如一淑沉寡言笑事舅姑無所愛靳而仁其家大小宜之方舅氏在微約窮匱之時夫人身佐其為家

傀俛有無雖衣裘簪珥夫嘗趣時之好惡而發取一
物中年乃至有美田以食有廣廈以居為富家久之
既慶士卒盡推其畜藏券質呼諸子而告之曰而翁
好學為善足以遺而曹此可以為養吾閉口矣或以
家事問之終不一應曰吾老嫠婦知教養諸子與諸
孫俟死而已無以吾告也後其家復貧賣屋以為食
夫人所居雖甚庳而用或不給晏然不問也年六十
有九熙寧二年十一月甲申以疾終明年十一月丙
申即蘇州之吳縣以葬有孫十九人資深最知名曹

孫男子一諸孤使來敦名以葬其既為之銘泣以致
使者曰某之諸舅惟夫人最後亡母之昆弟盡矣使
斯銘不泐予之悲其有窮耶哀哉往矣銘曰
昔我舅氏初在隱約惟夫人居同憂共樂夫人始來
載室以車比其中年有脂在廟有旨在廬孫子媢好
晨經暮書下逮御人妾女衆夫夫人撫之紀有法則
初終一心靡不夷直山曰天平里曰至德云誰之從
皇辟惟特有相維其肇此幽宮

淳于氏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蓬萊王君世昌早喪其室既除合其親
戚而燕曰嫡氏不獲執登俎以為昆弟憂仲氏柔良
甚才使因其兄以有吾家何如於是醴賓而謀諸王
氏宗老用與於寢咸曰其良無卜而宜夫人歸王氏
五就館而四生男子曰子琦子淵子京子韶皆以儒
進茲時為京官御史自見於世一女子嫁士人淳于
通王氏既大蓋夫人姓淳于氏其先有齊大夫髡以
詼滑顯名諸侯世為齊人其後有淳于某為某官蓋
生夫人夫人為兒時已孤依世母以長能母事之終

其身為家而長少懷相事而宗族親大夫卒夫人經
理其家內外翕和從祭孔偕晚乃得子不以愛故弛
其矜嚴羞賓饌友身相饎爨故諸子卒用有立嘗遇
窮發於道立交與言即解所愛萬泉臂環賙之人以
為女子之難末年諸孫男女三十有三人時節並見
髻鬟肩差從其婦子前積後扶隨有襁褓繞為盛家
夫人年若干以卒若干年以葬某郡某原其墓先大
夫王君從其子之友沈某某其銘銘曰
諸母維母大夫維士有禮有則莫不受祉來翔一身

蕃有孫子或綏其列或微或攜亡來自初無毀無疵
為母為妻壽考令儀維子之友寶仕同時知我謂子
宣銘勿辭揭行有諗系此碩辞

蔡孝廉母胡氏墓誌銘

楚之君子蔡祥有母之喪哭於郊三年而後入既除
以其自為石書誌於墓者畢以來乞銘於錢塘沈某
曰諸孤不獲事母不敢以奠之誌也惟禍災之不期
懼不能喪以隕棄其虞事不得走渠走越而謀之今
則幸能身造以請母之行累於是矣惟所取而與之

銘致其墨以哭其與蔡君游不可以銘之辭出吊且
誄曰夫人姓胡氏楚人父宿有鄉里行稱為長者夫
人年十有六而歸其君子諱某官卒某郡某官夫人
為家而夫不憂有始則繼也及蔡氏之叔母皆刻嚴
難為下惟夫人觴之曰樂衣之曰吉蔡氏女子子夫
人為其繼母撫之均一嫁之則甚飭曰我非為嫉也
不使其有憾以傷為子之行則吾愛之而已其稚婦
與其良皆卒娶妾眾不能保其孤夫人收之有恩御
其下無所假借不避怨仇者以諸子諸子依夫人卒
皆能世而未嘗以言也既孀乃委事其婦好佛言棄
其生平所樂而學之至能忌喜慍視生事泊如臥而
不寤者十有七年以卒治平四年十一月丙戌也年
年六十有一其孤曰初祥樸徇初已仕為許州長葛
主簿女子嫁三部應同徐廣廉同進士釋褐而死一
女子未嫁孫男子十女子八曾孫男女七其始終如
是是之為銘銘曰

生以其養殁以其葬以禮始卒孰為無相子啐於左
孫徵於右歲時不衍是謂有後

故長安縣太君高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高氏其先以官顯於江南李氏歸款乃始徙
居毗陵皇父諱禹錫嘗為元為軍推官與同時為吏
巢縣主簿睢陽張君孝友相善歡甚嘗於座屬張君
曰始吾與子同年進士而又偕仕一郡出相華居相
聞吾心莫子宜者吾三女子所鍾獨在其稚也枝能
性好皆莫如稚才吾憐之不能輕屬人吾為君之子
德可嫁無恨也主簿始固已義高君願未有為高君
歡者於是二家卒相與為婚姻明年夫人歸張氏納

之棠則今殿中丞贈虞部員外郎處約其夫也夫人
性脩謹慈順勇姑祭得以為歸婦不以家之有無易
其心常約身勤事人愛憚之小大率教魚魚申申皆
為令家殿中丞預朝請夫人格當封詔以為萬壽縣
君久之殿中丞卒夫人喪之如禮教子弟以清白卒
其子以善聞嘉祐七年用子蔭進封長安縣太君夫
人蓋老矣而縫紉祭享之事不廢於身行年七十有
七治平二年五月丙寅終于楊州軍慕子國子博士
慎言之官九月某甲子從先大夫虞部之葬於廣陵

之顏原夫人二子其一人早世無爵位某仲子博士
慎言也一女子嫁士人鄭琪三孫義仲南仲和仲五
女孫皆尚幼銘曰
夫人之先孔碩有家祖烈考材誕載厥華以有夫人
克自中世歸宜其良乃孫及子率禮自躬仁家慎祀
不以禍緤不以毀終於何萬年有欑其封

同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文思副使無御史
大夫趙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廣南東路同提點刑獄鈌文思副使知廉
州趙趙其有治狀即以命之人聞其治廉譽甚高喜
相戒曰君嘗知有趙康州乎視萬人賊若孺子持析
箠笞唾之且死猶刈旗殺士今其弟又賢庸易知耶
努力無為不義君即其官未幾感厲病且革頗還邱
契歸死中國書未報卒雄州明年喪還廣陵遂堋焉
君之先碭郡城武人曾祖晟以子為樞密副使贈太
師至大父贈光祿少卿和始徙居楚州之山陽贈尚
書比部郎中約言君之考也君諱師聖字公獅以蔭
補三班奉職嘗授使樞密為請舊地上曰佗日某未

嘗有請必優之以為右班殿直閤門祗候辭職不敢
拜六遷為慶州業樂寨主寨人多羌胡狎吏喜訟有
罪常迂文申之使入竿馬自解獨君持法不少貰而
治雅有恩故訟為衰息鎮戎軍守相劉貽孫討叛羌
火虜悵慢其地虜空塞出戰君為其駐泊兵馬都檥
西路巡檢軍彭陽方與客飲聞虜動兵從坐起不告
其家妻子馳泣邀與之言徑出不顧身陷陣奮擊虜
即解去還淮南東路駐泊都監用執政荐擢儀渭路
渭無軍政將吏廢法惡君之異已欲去之以罪頗無

可以往吏者獨誠其不習邊人情斥徙江南東路明其被誣者群上乃起知廉州州有珠貢歲發民沉海取珠珠有時不至州縣課督慘刻民有自相債賣或為盜山澤間君至聞之曰是刺史罪也即日皆解縱慰遣使之還業而上書自言明年珠乃大息過於異時人怪之以為獲嘉瑞當謹言交趾入寇列郡皆閉城告變京師君逐隶其不然陰部勒將卒日開壁縱飲使者按督軍興以廉為有備及有詔根治飛語而廉獨無痕跡可議朝廷始高其能甫用之會不幸君

性簡介少屈於人好書傳律令生平所知表論其才皆一時名鄉顯人故事當遷官必從有司自言以是君留十年不遷其子以蔭補三班而悉教之學問卒皆為進士曰峴曰覘其三子方幼未命曰覺覽寬夫人山陽王氏靈山令順之息職方郎中柄之孫邑封秀容先君先君兩月卒合葬江都縣之東寧鄉原君之壽五十有四君之卒熙寧元年十月乙巳君之葬二年十月丙寅也銘曰

趙世其居自皐狼膠鼐中跳土汾漳後走播流頓厥常或泳於淵或天翔大夫踈原啓若礪準家世修揭自強珥纓插簡嘗肆方彼嘉無相逢天戕大江斯瀕掎崇崗甓塗固完靈所藏我銘無窮柄繼先

席氏墓誌銘

夫人毗陵袁氏處士良之妻同郡席氏佐之女大父翊曾大父循子男四人默照煦烈三女子皆早世夫人歸袁氏五十有五年年七十有六以卒治平元年予為掾淮南有弔於北州過楊者皆重客疑必有貴者喪已而使來告哀求文銘其葬則予友人毗陵袁

君思正之親席夫人也予既善思正宜其知其母夫人之賢為可信於後遂考次其行而敘之曰夫人謙謹和柔天性甚順於為善常樂聽人之講學又能以教其不率者由是席氏在州為大家凡百餘人皆黜使之愛已由己而有善既歸氏之家與席相若而處之如其家是時處士之大母有疾喜恚擾人嚴之弟敢親夫人獨嘗盡其歡終身如一日姑又老而夫人之得其心如祖姑而加戚焉為之致醫藥飲食祭禱所以為養者無所不至袁君有所施與於人嘗推其

後惟恐其不得為也孤女賴以嫁者七人以此屢至於困而行之自若至思正中進士甲科實有名於時而夫人初若未聞之者其能取捨於事如此思正為高郵軍司理以獄用而夫人雅不喜笞辱人思正尤以此治獄常主於情而不負勝以法也日與其弟三人者承觴運簁晏晏愉愉環嬉於前夫人康寧壽考克有終養卒之日思正貧至不能舉喪高郵之大夫皆爭出力葬之葬已而皆謝弗取船載喪以歸葬於無錫之某原思正夫人子默也銘曰

舒餘偃衍蔚而崗者夫人之藏兮匿耀含嶽不慈有承後則有昌兮華暐暐者其本丸丸其德不瑕以有後昆

故尚書水部郎中致仕孫君墓誌銘

孫氏之先陳桓子無字之子書為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之樂安姓孫氏書之孫武臏皆以用兵顯名諸候三十餘世至君之曾祖崇生贈工部尚書朓朓之子曰晃為禮部郎中直史館有名雍熙咸平間君諱龍舒字士雲以五品子補齋郎歷江州德化主簿永康軍青城尉睦州錄事參軍監杭州江漲橋酒稅知溫州平陽縣知循州通判楚同鄆三州又除知簡州不行自大理丞五遷為駕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君性和易與人交必自傾盡而內剛不為苟利有所見明必逡巡退讓以盡衆人之議然卒亦莫能過也少時嘗與昆弟分財至不持一錢歸浩然自以為滿意得俸不問所散有餘則為酒者終日與客飲欣然忘倦曰子孫患不為善人而不患不富也故人雅相善有後貴為宰相者在朝廷門未嘗有其跡至其罷去

則先往見之循州故蠻夷地無學者君為之築宮延經師使州子弟從之進久之循之俗遂變而循之有學者自君始既分司歸曰使吾有一子仕則吾老矣後二年子路進士登科為徐州彭城主簿其年君以見官致仕又二年熙寧元年十二月八日以疾卒彭城年六十有一四年某月某日歸君之喪於杭州即夫人順昌縣君郎氏之柩而合葬焉四男子曰路晤儒顧二女子嫁太常博士葛汝平士人刁玠孫四人其一男子也曰惠卿銘曰

内柔不文外剛不馳孰不有施君旋則宜以事令績
老事令歸匪迎匪隨我謀孔時越山如堵仇水之阻
我疇其國萬世之怗

長興卷第二十六

從事郎處州司理叅軍高布重校勘燕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長興集卷第二十七

碑誌

虞部員外郎許君墓誌銘
贈屯田員外郎葉君墓志銘
宋故桐廬縣尉杜君墓誌銘
萬年縣君許氏夫人墓誌銘
宗室故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墓誌銘奉
勅撰

宗室故深州防禦使饒陽佐克巳妻長寧縣
君武氏墓誌銘奉 勅撰
宗室故贈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墓誌銘奉
勅撰
宗室右龍武軍大將軍萊州團練使克懋妻
安壽縣君武氏墓誌銘奉 勅撰

虞部員外郎許君墓誌銘

君之先曰許姜國於荊鄙荊人墟其社去為許氏且千年矣仕為常孰令家于吳曰延祚其子贈光祿卿

曰仲莊生君之考贈禮部尚書曰試禮部有高行名盛於雍熈咸平間其族人多微至得任子弟禮部舍其子弗官而官其族人者八九既而稍館第則子益正夫也朝祿其孤補將作主部五遷比部員外郎吏七官為州守以卒嗚呼許君也君諱正字茂中奥暢謙仁人未嘗見其愠信豈如皐再為縣主簿含山保昌襄陽三為縣令末守橫象二州為政寬不簡不為炳炳以市名所居人愛之不忍其去踰嶺航江纜于湓浦得疾疽癈於指且病呼吏卒而告之曰吾疾殆

困汝可從此還無以吾家為也衆為之泣是日卒於舟年五十有九初君之籍未歷補州而橫州方擇吏吏多弗稱貧君以往屬治平　郎政故事得自擇使入賀君以其子遺行其守家也又使其子造賀熙寧由是君之二子皆補吏矣始禮部捐其室子之稍以與族人逮君之身而一子之命來歸之豈非天歟配馬氏先君卒五子遘江寧府溧陽尉袞踰年以毀卒适舒州太和主簿曰遂與其二女皆稚弗於君諸甥之子也雅知君宜為之銘銘曰

育坂之墟兮可坎而宫靈將下之兮我占既從命之不淑兮寧丁自躬子君孫兮篤茲令終欽欽考材兮孔完既攻萬世是畾兮匪咸之進

贈屯田員外郎葉君墓誌銘

處士葉君諱某字明遠其皇祖諱暑自金陵徙家延平其子曰仁昶君之考也君昆弟九人與居窶難因吾弊衣糲食率其群弟以事其親以至於有家其父母則曰吾所以成吾家者以有是子也其弟則曰吾所以立吾身者以有是兄也君之事父母性其所求

無不厭其欲而兄弟樂愛之志于鄉人莫不以為有德蓋其天性誠篤順悌有不學問而能者其為家嚴恪常若有所待族人子弟有得於外雖飲食細物必問其從來與之交遊皆一時端人至於行義不飭者雖貌不得不見以其去必使奴所坐榻滌之曰此非吾設榻之意也日晏坐於門視鄉實貧販之不售者必使厚其直以取之鄉人之貧羸銀貸嘗於君乎取羸而不以為猒也三男子曰棐恭棐廸棐忱慶曆六年十一月甲子君以疾卒年五十有五而棐恭以進

士起家為都官員外郎四贈君屯田員外郎夫人曹氏再封壽昌福清二縣太君後君幾年卒三女子嫁士人黄昌齡曾道梅州司理參軍陳臯謨諸孫七人曰云云君之才學無所施當世然予與君之子與孫遊其規模風跡予有以知其才蓋不仕仕且有所施而名隨之世之論士者必求之於事業與名嗚呼是果可以知士乎否耶銘曰

仁其所親惠於令人惟克是圖匪暴匪閒順丘有咸松柏之下無蹊其藏後有大者

宋故桐廬縣尉杜君墓誌銘

其徃時借居蘇州辰朝天靈甚有大夫入門徑升堂語揖軒然儒者也蒼頭奴攜一樽酒置榻上出大杯引酌淋漓滿前時起以杯屬予予不能酒默對之坐語落落可聽俄醉爛然自引去莫知其誰後嘗以問人曰此必杜君昌期也其後二十年某過蘇州外昆弟方奇袖出一卷書曰奇之友杜桐廬有才不遇卒兄為我銘其墓使不復悲其死死且有傳也某嘗悲識其名曰嘻吾故人也持未與予銘君字信臣越州山陰人大理寺丞景征之曾孫太常奉禮郎克慧之孫於潛令虔巳之子少孤無以養其母從祖父承相岐國正獻公表以為太廟齋郎出補劍浦東陽烏江三縣尉或久或不久皆有能名未為桐廬尉未行卒于家君自補吏益不飲酒敦節行好賦詩未嘗娶妻而有子未仕有女未嫁君卒一年子孝孫舉其考之喪葬於蘇州原曰射瀆鄉曰彭華縣曰長洲日月熙寧四年二月甲子也銘曰

少也似不羈壯也能思去之二十年三仕而三歸延不延命也嗚呼杜君可以無悲

萬年縣君許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吳郡許氏兵部郎中式之子歸職方員外郎孫君准封萬年縣君職方卒夫人尸其家十有七年年七十有二以卒兵部某之舅氏也每過高郵則拜夫人於其廬比又過之則夫人之髮粲然老矣治其家勑其子孫人不忍其勞夫人處之甚安有親者至則出其婦子羅拜其前擁嬰提稚升降勸勞莫不嚮然有恩踧然有禮嗚呼善人哉夫人之子五人皆非其

出子愛之人之子或不若也而又愛其母若與之為婦姒族人之貧者賴夫人以食女子之孤者賴夫人以嫁用是至於甚貧鄉人有為吏將罹於法夫人猶能出力以解其賕吏以是得生夫人退而視其橐則枵然懸矣夫人雅好事佛有所祈輙若有物告之其意其事怪邦人往往能言之其行足以有所感且然歟子曰珙璀皆早世珙嘗仕矣終於真州之揚子尉今學於家者曰璹曰璪孫六男子其三名曰鉞鐸釿熙寧六年十一月甲子將葬夫人於揚州江都之類

村使人走京師來求銘會某領使過高郵臨夫人之喪吊其孤而為之銘銘曰

若子吾子若母吾婦其情則然初無去取曰東其居西顧惟廬匪斯時之良萬歲是圖

宗室故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墓誌銘奉

勑撰

君諱叔藻字景文普州防禦使克繼之子武信軍節度使循國公承慶之孫高密郡王德恭之曾孫景佑五年以宗子補　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衛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右羽林大將軍陵州團練使州麥史祈州團練使熙寧七年二月辛巳以疾卒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君柔友善與人居所居必得英推通樂律喜為歌詩有集十卷傳其家陵州廢君方疾喟然嘆曰吾弟叔蕃為集州州廢而吾之第卒吾其死於是乎後數日果卒夫人向氏永樂縣君子男四人曰動之棻之皆卒釋之右監門率府率禄之三班奉職二女子未嫁以熙寧八年十月己酉歸葬汝州梁縣秦悼王之兆銘曰

謂宜壽考孰靳其與匪延斯延不旣有子下宅維居汝墳之祖炳銘幽壙萬世其初

宗室故深州防禦使饒陽侯克巳妻長寧縣君

武氏墓誌銘奉　勑撰

夫人故宗室深州防禦使饒陽侯克巳之妻姓武氏封長寧縣君饒陽侯好學早卒於是夫人之齒尚少斂其夫之遺稾藁之以告其子曰此汝父以遺汝者使兒曹為善人吾可以無憾矣久之子叔韶裒叔皆以經術詞業試有司優第越還環衛帥領宗室以為

榮耒幾諸子相繼即世夫人皆老矣撫諸孫劬然有
恩以熈寧八年二月乙丑卒於家年七十有二冬十
月己酉歸葬於汝州梁縣秦悼王之兆夫人性剛嚴
其歸也其夫以為宜而舅姑以為有禮子男四人曰
叔詔贈鎭東軍節度觀察留後會稽郡公叔曠贈右
監門衛大將軍叔㝩贈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東平
郡公其一乎早卒女五人其壻曰右班殿直鄭從奐
供備庫副使李應之右班殿直白永清內殿承制王
禹錫右侍禁王伯玉諸孫男子七曰化之右內率府

率命之贈右屯衛大將軍皆早卒㨔之右武衛大將
軍賔州刺史湲之右監門衛大將軍䏬之右千牛衛
將軍致之右千牛衛將軍肅之右班殿直曾孫男子
六曰公邵右千牛衛將軍公餗右內率府副率公禹
右監門率府率公緬右內率府副率公著公彦皆三
班奉職銘曰

華曄曄者其本允允善於何觀觀子則然孰匪爾有
既臧以壽作於新宮以燕爾後

宗室故贈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墓誌銘奉
勅撰

公諱克凝字希政熈寧八年閏四月公以疾閏甲午
卒詔以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告于第冬十月己酉歸
公之喪於汝州從秦悼王之兆以葬允傳於葬者率
命於有司而　詔侍臣以銘其藏臣某謹按南康侯
故虔州觀察使南康侯承睦之子廣陵郡德雍之孫
秦悼王廷美之曾孫景佑元年以宗室子補右班殿
直父之歷諸衛率府副率遷右監門衛將軍右領軍
衛大將軍右驍衛大將軍德州刺史右龍武軍大將
軍保州團練使以卒公先南康侯之之衆子其卒也
贈予以其考之官與其邑爵以寵榮之公謹約好禮

能誦記多識朝廷官府之儀物至于有事于
宗廟朝廷必先衆人以往而身之所造者未嘗以一
日廢也故其昆弟戚屬莫不知愛之而嚴憚也夫人
安平縣君張氏子男二人曰叔澹右武衛大將軍貴
州刺史叔晰右監門衛大將軍女一人右班殿直李
山甫之妻壽安縣君先公以卒孫男子五人右監門
率府率下之右內率府副率隋之三班奉職明之德

之其一人與女子四人尚稚銘曰

克承紹緒孔令有譽我圖爾家作爾雋宇枌檟其旅

子孫伊祜匪斯時之良爲世之固

宗室右龍武軍大將軍萊州團練使克懋妻安

壽縣君武氏墓誌銘奉　勑撰

夫人姓武氏宗室右龍武軍大將軍萊州團練使克

懋之妻封安壽縣君熙寧六年十月十五日卒年五

十有五以八年十月己酉歸葬於汝州梁縣秦悼王

之兆夫人慈順勤睦家人宜之子三人曰叔頒右羽

林大將軍遂州團練使叔紇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刺

史叔邯右千牛衛將軍女子二人嫁左侍禁焦公叔

三班奉職胡天常銘曰

冥塗固究兮靈將下此以安兮有衍斯原荆檟維藩

兮嗚呼有靈尚宅於兹

長興卷第二十七

從事郎處州司理叅軍高布重校勘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長興集第二十八

碑誌

文思副使張君墓誌銘

大理評事司農寺主簿賈君墓誌銘

尚書職方員外郎中通判西京留守司兼畿

内監牧勸農事專切提舉催促西京内園課

司園課等事上護軍賜緋魚袋楊君墓誌

銘

故信陽軍羅山縣令陳君墓誌銘

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知青州兼管内堤堰橋道勸農使

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兼本州兵馬都揔管

上柱國河澗郡開國候食邑一千一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贈侍中向公墓誌銘

文思副使張君墓誌銘

君諱克倹字約之其先無棣人徙居京師者三世曾

王父贈左千牛衛大將軍寬王父贈張德軍節度使
疑父左藏庫使以君贈左羽林軍大將軍昭信軍以
蔭補三班奉職九遷為文思副使歷開封府陽武縣巡
埽巡轄環慶二州馬遞鋪并州天門關鳳翔府泰州
滔山寨三為兵馬監押泰州西路沿邊巡檢湟中諸
羌擾邊君獨推鋒先登功居多擢知寧化永靜軍趙
州歸卒於京師君少拳勇善騎射知書薦之　朝廷
者多當世名卿大夫君初得任子舍其子而官
其兄之孤其在永靜邊河決且冒城郭君與縣令

張頌出沒決閽蒙大險排水土以極墊溺不火食者三
日事平悉推其勞於頌頌用是遷秩而君未嘗與人
言也不膕其所愛推己之善以善人皆甚難之行則
君之性術槩可見矣晚節喜佛學嘗端居燕坐蓋若
無心於世者一日謂其孥曰我將逝矣則與之信也
少日復謂其孥曰門有呼者趣往聽之為誰其孥之
子門比反於室則君蚤仕矣年五十有七卒之日熙
寧六年三月丙午也夫人胡氏封安定縣君後君之
卒二年歲十有一月庚申夫人之嵗五十有三以疾

捐其家明年正月辛酉合葬于祥符縣之八角原子
玠早世宿球皆左班殿直宏寔皆三班借職實完學
於其家女子之嫁者三人其壻曰潁州團練推官楊
瓌左侍禁姚舜舉太廟齋郎晏時一女子與孫元禮
元賓元老一女孫皆尚幼銘曰
衆其難善則推之夫也則仁兮孰靳其私位不顯其
顯惟義兮孰有能是而不吾憾兮

大理評事司農寺主簿賈君墓誌銘

君諱士彦字升之鄭州穰人御史中丞贈吏部侍郎

黯之子以蔭補秘書省正字三遷為大理評事始禮
部疾革自為奏論時政得失而卒不及其私天子哀
之詔祿其嗣子君按籍當遷而推以與其叔父職蹬
以是拜官而君免喪起監鄭州酒務大臣有薦君者
君時已知名代還留三司編理案籍會獄官缺君攝
事治有能名擢權審刑詳議數月法有不能決者君
為發明之義以見為法之意因坐流死得傳輕議者
千餘輩方　朝廷以裁制法令四方報讞其所閑闔
施舍皆閑治體天下始知法令政教相與為本末而

學者無二道君謂其法當傳後宜屬有司次集以為
新格朝廷用其言為置官司領之以親老求還山南
改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州縣無淹獄官府無
廢事久之司農召為主簿未領以疾不幸君性愽寬
好學問強記無所疑於物其與人交柔易人也至于
操事論則凜然雖強者為之下惜其才未見於用而遂
卒卒之日熙寧八年十二月乙未明年某月某甲子
夫人呂氏攜其孤葬君于穰之冠軍原其孤曰敞于
是生五年矣予與君遊雅知君而又感君之不幸為

之誄而且著之銘銘曰

來之日未形迹之日未可求則天詎非脩耶違匪我
有窮無傷其仁則屈詎非伸耶穰之山有喬斯宮穰
之水濫可游匪騫匪兢我龜是謀

尚書職方郎中通判西京留守司兼畿內監牧
勸農事專切提舉西京內園司園課等事上
護軍賜緋魚袋楊君墓誌銘

君諱構字起宗其先華陰人漢太尉楊震葬華陰其
後子孫傳其譜為最君之先在其籍中曾王父某贈
刑部員外郎郁始徙居鄭之滎陽至君乃復來居蘇
州王父右諫議大夫贈禮部尚書韋父司農少卿贈
司農卿文友君始以蔭補官舉進士為汞州推官權
淮南節度掌書記知杭州臨安縣事監在京麴院坐
法誦監淄州酒稅有司言其過薄不當治復起知衢
州江山縣未行大臣有薦君者留編樞密院文字出
通判楊州以親喪去復通判明州江寧河南府未之
河南而卒其為臨安也以著作佐郎六遷為職方郎
中君好學善屬文日誦數千言事繼母以孝聞府至

其職以不廢民樂其政而利其所興作尤篤意於學
者所至必與建學舍為事士以此多從之游在明州
築錢湖儲水數千頃以救凶旱而名不以為勞太守
死家遠貧無以歸君與之俸租數百斛不足則又發
其囊褚以繼之族人之喪不能舉而君與之襄事者
十餘人君格當為州以母故江寧河南皆其自請知
本愛人厚於其親而不恥於貨利士至於此蓋可以
無憾矣熙寧六年十一月望日君過故人僧法雲與
之論死生變故之情喟然有所感曰吾其死乎於座

為吾言請以自見意若知其有所往者人盖未之信
也明日過州守飯㝏歸拜其親召其子若孫而告之
以疾偃然若將降榻則盖已逝矣年五十有八娶高
氏封金華縣君子男五人曰持楚州寶應縣主簿曰
瓌潁州團練推官知襄州中廬縣曰琓光州司理參
軍瑁琛皆世其學女子嫁封州軍事推官鄭夷甫二
女子尚稚后某年將葬君於蘇吳縣長洲鄉黃村𡋯
塢其孤使來請銘君之親某之姊也方哀君之不幸
而又感君之有以成其終也是以為銘銘曰

曷之來兮則未始以往也為飄風為斷蓬似寓而非
寓者歟曷之往兮則未始至也孰喪孰取似寤而非
寤者歟子既知其往矣抑又知夫或莫之往者歟是
疆是畝荊棘惟旅孔作既固子孫之祜

故信陽軍羅山縣令陳君墓誌銘

君諱經字公適其先平原猒次人曾王父兗王父衆
之始徙居海州世治經為儒者君之考尚以家學進
終駕部員外郎君少好學能屬文以進士起家為蘄
州廣濟主簿民有犯法坐死者獄已上府屬君攝令
以其情應讞詔守為理其死州從之得減死論因亦
自不知所以得免者人以此稱君恤親喪去喪除為
真州六合主簿六合真大邑多強宗挾吏勢市權埶
客令以下為其俯仰君適到有吏慢詬於縣門之下
君欲懲治之或以其過薄君爭以為民敢慢㤼視其
長上職根吏以為姦令法不待於吏而獨怪民不畏
法無義于是繫治踰月刑而后徇于市橫猾為之縮
氣會泗州盱眙令以疲不職廢本部擇可任劇者以
君行而盱眙以治閱獄有久不核者君得其欺椢以

示之皆惲服無敢不情州部官長交薦君稍遷信陽
軍羅山令乃開館延四方學者與之講學清談終日
及殿課吏狀而羅山復在㝡格居無幾以疾卒于其
官享年四十君學人也于先王之業無所不說其為
人仁而才居家得鄉人之歡姻族盖親仕于邦則當
劇處繁能以多為約人信賴之壽不中身位不出吏
部選方其無事亦無以發君之才且仁人之所以靳
君者于君也何憾焉夫人徐氏生四男子曰宲字察
卒皆學于鄉先生察為宣德郎知湖州烏程縣事宲

與賓與鄉人賢之熙寧四年舉君之喪卜于朐山之
陰以葬屬余為之銘余方病彌旬不及君之成事於
是徐夫人之祔也乃卒銘焉某與烏程同年進士烏
程允篤君子也與余雅善得子如烏程宜且不朽余
則銘夫藏耳乎銘曰
有丘如廩有山如朐賦𢽾惠人作是吉居彼強而落
曾謂弗溝純貞于庭豈不令壽宅物帷夥宅卜伊祐
匪騫斯威信淑有後

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使持節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青州兼管
內堤堰橋道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兼
本州兵馬都總管上柱國河間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贈侍中向公
墓誌銘

向為邑於夏商之世國於東方者太岳之後群姜世
為諸侯踰濟而南邑於𣿰亢之墟別而來遊者其子
孫為向氏公諱經字審理世居京師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曾國公瑀之曾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唐
國文簡公敏中之孫駕部員外郎贈尚書令傳亮之子
而 今皇后之之父母晉國夫人吳氏燕國長公主
之子景祐二年以晉國請補試秘書省校書郎後八
年魏國大長公主表授秘書省正字八遷為虞部員
外治平三年上任藩納后於潁宮越還莊宅使晉國
夫人喪去官服除郎舊官拜嘉州團練使改光州遷
濰州防禦使明州觀察使侍祠南郊拜定國軍節度
觀察留後累加光祿大夫上柱國食河間侯千一百
戶實封二百戶歷監在京都茶庫布庫京南榷貨務

知越州山陰青州千乘縣時晉國已老青州負海霾
雨清溫變發不常而縣令常出按事不便於養求還
京師詔聽解千乘還歲餘復起勾當在京抽稅竹木
務熙寧元年提舉集禧觀明年出知陳州始到親閱
繫囚察其間有冤者取其械著他囚曰此宜死而吏
乃欲慢諼縱無罪乎立改繫窮治冤者獲申而使者
自以為無恨未數月獄已具死得傳生議者三人西
華令掠囚死㝡中後數更驗治皆信以為無他公一

見得其詐赦吏寂令一府皆縮氣莫敢欺是時朝廷
方新法度以事責吏而吏或不稱公以謂京師法令
之所出而三輔肘腋相維特當宜行天下法不可以
他郡自比率其僚屬日夜攻講考論凡詔令至州者
即推明施下民便公之令而州以大治歲大雪公將
施公私儲錢以寬貧民有司持文以為不可公曰是
固吾責也然上使我守陳陳之民窮且死獨非我責
歟頋事有後先緩急守自為之不尔累也故事方鎮
別給庫錢饗軍不隸州府自以親吏領之歲杪上計

則入其餘公斥庫錢付之主藏給州府之費有餘則
歸之有司至還不持一錢歸罷陳更蔡州又易河陽
時旱蝗人多饑而州粟少不足徧餉公乃自出奉田
得其租數百斛以飴餓者於是民爭出粟佐公施人
不加歛而有餘之粟盈出未幾移徐州上以公久處
外不欲復勞以事召還提舉景靈宮新昌里開大第
以賜之人以公出入朝廷名譽貴重視天下之事弃
之其心不啻若毛毫之輕而方公且惕然自歛曰方
朝廷有為時大夫为患無智能於此時不能有所操

任以報天子乃欲自竄耶連表請外會薛中有太獄
歲飢青齊間盜數發於是以公知青州辭對便殿賜
坐語甚久旣行使尚宫燕遺有司供帳都東門三宫
使者皆在觀者墻立又發都坊車徒以給其行青人
見公來讙曰我識之矣是往千乘君今復將德吾州
乎公亦以州事自任考閱百職撫摩調柔鉤樀剗葦
殆無餘力矣于是且病寢食為廢或莫知鄉也久之
而病且革尤力起視事或謂之曰公病矣無以州事
與人乎公曰上遇我厚頋不能自力忍敢畏死他日

病間趣召還闕乃始以印授使者遂行熙寧九年二
月乙未次淄州臥遂不起年五十有四上聞震悼朝
不御者三日命侍持詔迎公之喪于淄中宮出哭于
新昌第二月丙辰公之喪至自淄天子遣使臨奠慶
壽寶慈官交遣謁者吊酸道中轂靮相望中官親臨
其喪于國門之外戊午以待中告其第以右正言寶
文閣待制常秩攝鴻臚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蘇利
涉典護喪復給太常鹵簿以七月辛酉葬事于開封
府開封縣豊臺村即祖塋以葬夫人李氏魏國公長

主從子贈右領軍衛將軍文旦之子封蔡國夫人继室張氏兵部郎中中庸之子封商國夫人皆先公捐其家女一人坤寧殿也子男五人宗愈早世宗回宗良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其子殤也女子未嫁者三卒于室者二諸孫子男四公莊厚孝謹居晉國喪飦粥踰月嘗刺血寫佛書素食以終喪居處質約不以貴勢近戚自異常奉祠 太祖皇帝別廟坤寧殿召見行宫勉公以忠恪盡節而公亦以善事三宫為勸卒皆不及其家公以吏事自喜至以書頤事無大小故

自省決雖有司出納課罰細事大吏常所藐者公必自為之以謂事或藏於其間而變故之生常在於所忽故所至事以不廢而民受之行則遮門請留去而見思可謂有恩矣至其壽夭報施凡所謂有命者豈公之所憾哉銘曰

大獄之先昔荒東嵎爰睽而南厥裕向墟僨邦族離氏别為向中世有聞自宋而降或職或奪宅無常土肆生唐公始大冑緒汸汸其原衍衍其流後誰申之公有令猷蒿蒿其流其原驛驛帝嘉有子乃儷天極公仕之初靡職不宜有兹士民盐艱初時公之云來奠公戢疵逮其既去無時公思周流藩翰四旟有翩入侍帝宸都俞燕言勞賢寵隆孰與比審公去青州先君之從樂儀具將哀榮初終豊臺維宇浚丘在户我裒其阻又山如舞松栢峩峩順丘之歸匪艱伊旗有燕孫子

長興卷第二十八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勘兼監雕

長興集卷第二十九

碑誌

東作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知隰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兼管内本州駐泊軍馬公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柱國王君墓誌銘

長壽縣君田氏墓誌銘

宋故玉山縣君施氏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畿内勸農使上護軍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張君墓誌銘

東作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知隰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兼管内本州駐泊軍馬公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柱國王君墓誌銘

君諱克字希仁其先大名莘人四世家京師曾王父兵部侍郎祐贈太師尚書令晉國公祕書丞贈工部員外郎懿之孫水部員外郎贈工部侍郎諒之子幼孤以蔭補太廟齋郎歷調開封府太康尉廬州慎縣主簿楊州江都令毋憂去喪除起監鎮戎軍折博務遷大理丞知祈州鼓城縣事移泉之晉江還監富國倉累遷水部員外郎宰相表君才任將帥召對便殿言軍事稱旨改内園使都監涇原路兵馬夏戎寇秦州君以第五將兵屯水洛虜解去權知儀州又知丹州還東作坊使知隰州以卒是時熙寧十年二月乙未君之年五十有四君生平倜儻好大節以功名自

許待人不為畦畛輕施與無所計較知兵通古今宏毅人也守丹時方用師銀州諸郡屯兵悉發而慶州兵亂關東名城多閉丹州東壓天渾塞汾晉之隘賊馳河關戰丹城不下半日計發近縣丁壯十日不至城少無兵民多散居河隩搖手且亂君陰部勒將卒區處市人丁壯度可以自守一不問軍事日開壁縱飲民瞰君信以為無事牛羊者無所愛託於兵解州居兩川間多水患一日大水猥至君馳救城門水已偃閩而入民衆屋呼噪吏相視不知為策君率士卒

登牌自頽巨以先衆於是救者蟻附水為之郄門乃
得闔而城已不壞州之南有山據川之盛流水激以
湃城城為之數危君欲暴工隳山之麓復為繚堤以
環城纘工以萬計論者難之時役卒不滿百人君自
撫勸指授方畧閱歲山夷而堤成藝柳堤上上明德
君他日思君則指其所藝曰此內園柳也山外兵結
未解卅為小州而城池浚治凡戰守之具大小重輕
強弱皆有書華次第擿揭圖籍嚴整備具朝廷以為
能就發金帛以賜之時方下兒摇令州縣所為多不

當法意君吏丹陽兩州皆預摇議使者獨倚君以辦
其為說精深有法曲折皆中事情民以為寬便歷三
州兩縣所至事以不擾而民愛悅之去而見思其卒
也民哭之哀衆為之罷市至有畫像以至者初君在
晉江州負海商舶之所出入多珍怪異物異時吏以
賣價枉法者相仍會獄起主者欲市權詞所逮及皆
釣致慘治少所假借守以下皆隳法中獨君據臂無所
預人乃始知君有牆壁之戒無敢犯卅州守有俸
田俯州城下君悉曼以為新堤近邊多毛菅而場

圃秋不足以受委積既又斥宅圃以張之在陽歲旱
有芻藁數千秉悉以假俸戶之貧者州非大設不發
庫錢暇日對僚屬清談從容卮酒家廚而已與族人
居一樽俎必共盡之然後忻然自以為滿意至啓手
足家惟空篋衣食不能賙其孤君數強無疾忽為盡
以戒其平震言甚切至大要以世受國恩當進退以
義勿為身謀而已與其家人言亦數及大故后數月
果不幸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君於開封縣新里鄉大
邊村之祖塋夫人張氏封金華縣君子男四人震太

常寺奉禮郎權正中書刑房公事需霖霨未仕女子
一人未嫁孫豪絛奐皆幼銘曰
蕃有家兮善之哀進茲后人廸令修將孔武兮洵多
猷治則仁兮壽孰為謀彼浚之干有條斯原彼浚之
水公遊靡靡無懟無侈公有孫子左陵面谷塗宮之
卜是維萬年以弗不潄

長壽縣君田氏墓誌銘

夫人姓田氏其先齊諸公子祖諱匀家寧之諸城有
鄉李子其居齊魯間為學者娶同郡趙氏是為考妣

夫人幼孤鞠於大母田氏故大家夫人相其家事事
盎理邦人賢之而願委命者相踵久之得滄州無棣
李君諱碩以歸后君仕至太常少卿而封夫人長壽
縣君始太常之家已去無棣而徙居母仁壽郡太君
已老夫人常以養不及其親見其姑必慨然自傷曰
女子也生必有所歸吾姑與吾母安敢擇焉以其事
親者事其姑漱紉饋滌必身任之盖捨夫人則御之
不安太常所與遊皆一時聞人每過從燕語相蓋間
不容一再日而夫人任其享以至襪衣以為繼而屢

之裕如也夫人事仁壽幾四十年歡若一日喪之日
盖夫人之年六十矣尚能致毀日一飯蔬治於不勝
於是太常方擧未卜者十櫬從其母以葬帷裳衾襚
之具一諉之夫人之手至於穿復封瘞皆夫婦親之
既瘞有異鵲數十翔于墳上君夫人來則或集於其
肩嗥於其牀太常捐其家夫人喪之至於治其藏如
戚其姑而恩有加為後從其子出仕於四方他日語
及墳墓則涕洟不止曰吾寧歸掃丘墓安鄰里鄉黨
以死何以閱傳舍為哉謂其子婦曰吾老矣非齊寂

焚誦之業無以累吾可也未幾元豐二年七月庚午
疾革於京師子之儀之寓舍年六十有九夫人姓高
方有誠恪其治家甚嚴事至於無所欺赴人之急難
篤骨肉之愛至於褚無餘衣盛服不及珠玉之飾以
終其身人不以其慈仁為不可及所居閭巷去之雖
久猶有能道其義善者一男子河中府萬泉縣令編秩
刪定官之儀也三女子嫁大理丞何景初鄭意大常
博士林邵孫堯行太廟齋郎一女子未嫁九月初
甲子其孤以其喪歸從先君之域於楚之山陽陽吳

之原夫人之子詞富學明隱然節義士也與予遊且
久自言其所以教養以成之之自嗚呼夫人哉銘曰
不愆其有既令遐壽君子維子是謂不朽下泉之賓
有條淮墳歸歟非歟嗚呼夫人

宋故玉山縣君施氏墓誌銘

君姓施氏兵部郎中元長之子母曰盧江君何氏贈
太子大師晉陵文恭胡公之仲婦其君子名宗質今
為比部員外郎君幼警了多藝能不為翔矜之行盧
江君卒君事繼母而愛之如其子事舅姑以為有禮

其君子則曰是宜吾家至客里姻家莫不晉親而高
君之義鄉之人有道死京師者天暑貧無以為櫘君
為脫纓珥發囊衣以䘏之而又賙其行使得以喪還
其君子從父之妹卒歸其孤於外郎君為之子養求
令配以嫁之者三人文恭嘉祐中拜樞密副使君從
其姑南康夫人入見崇儀殿中宮碩南康問從者為
誰郎以君對又問其門世乃口胡氏令婦吾久以得
之所聞從鑌服以賜慰勞加等文恭在朝廷君夫婦
留養於京師者踰二十年文恭薨而兵部君相繼卽

世君經棠惡食逮於喪除久之從外郎之官獨眷眷
以去南康之養為不忍已而南康訃至號慟不食數
日遂棠之以熙寧九年七月甲子不幸年五十有四
元豐二年三月甲子卽丘於常州無錫旌賢鄉廬江
原子簿修秀州嘉興尉安修盆修奕修守將作監主
簿二女子其一已有嫁某友人陳留達之儀其壻也
其斗是行以來求銘銘曰死者生之歸匪歸之懟唯
久慈追柄柄之既然要綿綿之無期鹿人覺夢迷是
非殘此剛栗昭原坙

故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
守司公事幾內勸農使上護軍清河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

公諱蒭字聖民大王父隋濮州鄄人也王父皓始仕
於朝建為東頭供奉官父牧贈職方郎中公少貧鞋
軒然自持於困中力學為文章起家應鄉舉為州第
一人覆試禮部公名復第一由是聲譽翕然吏部補
江州司户參軍遷餘杭令縣初無學　公為開堂廬
盛勸迎之禮率其子弟日講誦其間自是邑多學者

縣依山多未發之土公為導潭浸之利趣時勸耕田
以廣饒州歲遣大校治賦於諸邑者令常與之為償
介歛取於民屬厭而後去有州校至餘杭䘮督令以
下責賕於抗脅公鈞得其姦杖而械送之州於是路
使者以下備其才為之薦稽甚厚欣者作佐郎知大
名府來濟縣事時貝州軍亂巫相潞公宣撫河北表
公從軍得預軍議貝州平還國子監直講潞公監修
國史以公為史館檢討未幾同知太常禮院是時太
常方議溫成後園寢公論不合奪職監潭州酒務潭

州西接五溪諸猺屬縣益陽梅山久為猺人所據招
合亡命時出為盜湘中吏不能禁是時天章閣待制
劉元瑜安撫湖北公依其幕下始議欲通梅山以說
于元瑜使士人楊謂即其廬告之以逆順禍福得其
豪與俱出見元瑜坐之堂下飲勞終日皆呼蹈曰使
君幸貰我罪使得伍民籍願保邊奉約束自是湖湘
之間盜亦方稀朝廷安平無事不務邊略以楊謂補
州縣官餘一切不報至熙寧中梅山竟復為縣而公
未嘗以言也歲餘從通判楊州久之除秘閣校理判

登聞鼓院吏部南曹知登州召為群牧判官開封府
推官廷事迎解曹無留訟都人稱之遷三司户部判
官丁親喪去終禫起為淮南轉運使至部數月抑揚
稱職不累月除荊湖江淛淮南制置發運副使發運
司歲漕粟六百二十萬斛築敖倉於淮南以受諸路
轉運之粟粟至淮南倉然後隷發運司發運司以餉
京師歲久江湖見舟益少粟至不以時而發運之舟
久繫運卒皆羸餓私發所載以食抵死徒者無虛獄
有司膠舊法無為變者公至部始請下發運舟以補

諸路之缺舟既出而民益稍得至於湖湘之間公復
為之謹盜敗峻治吏禁弗稱者久之姦盜不出而歲
漕大至幾七百萬斛朝廷以為能再遷刑部郎復將
漕踰四年除三司鹽鐵副使既而以集賢殿修殿知
越州州遠不便親養改審州少時復移滄州滄州居
北邊為重鎮公常以遠親為戚戚丐還者數上以知
陳州入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公每自按治漕事多所
摘勸其下為之歛手時有銜承伺當路者公嘗面斥
其人既而以賄敗同輩多挂吏而公獨以此顯名俄

拜諫議大夫安撫京師南路知鄧州士之方應者莫
不自喜至州踰歲復以親亂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
守司公事元豊三年九月丙戌暴疾終於官年六十
有六公性仁厚無遲於物與公遊終始無可與間者
人有一善必傾心愛之樂推後學凡所汲引其後多
至公卿事繼母仁壽君過其府生陳留有第舍花木
甚盛仁壽愛之不忍去公數欲解官以徇親之樂既
不果去而擇官無美惡惟以近陳留為樂而竟卒于
南京士無疎戚聞公喪皆悵然哀之公端修無所附

離不為營訐危行為集賢修撰凡十年上察其退廉推寘侍從某治平中叅楊州軍事是時公為本道轉運使某以宵見公公一見坐語終日時有詔路使者人得荐所部官一人公卽以某當詔書後數歲某不幸失邉豆之助遂壻公門下每見公之所以治身為家推財樂施天性純茂與昆弟親友相從笑歌歡怡始終如一嗚呼古所謂善人君子者其公也哉公少好讀易老而弥邵所為文章凡四十卷其好學篤志又如此夫人魏氏兵部郎中燕之女今為昌元郡君

子九男子公覆太子中舍知開封府太康縣事公貫濮州司法叅軍公巽公皜公潞皆承務郎一稚未名其三人早世曰公盎太庙齋郎公震將作主簿公晋公之始仕屢為進士第一人而公之子公盎復為別頭第一人士人榮之女子嫁國子博士章元方陝西轉運使李稷江寧府溧陽縣丞錢丞朝奉郎王九齡其一未行與某之室凡六人諸孫男女九公坳有日諸孤謀銘其壙者使人走延以告時當有軍事就所紬言者如是嗚呼銘哉

執勳匪善蹈善惟艱寔公少修不強所安弗𨃆弗依
逮於白首從容令都樂不斷怛先耄中雩不淑謂何
仁則公興豈曰不那峣峣新藏有穹大原匪谷焉依
神實公藩既安斯徂丕用爾後匪龜則謀公作伊兆
丘有則頹石有則磨公無泯夷以直匪它

長興卷第二十九

從事郎處州司理叅軍高布重校勘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長興集卷第三十

宋故壽安縣君林氏墓誌銘

贈崇德縣君任氏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知楚州陳君墓誌銘

故天章閣待制沈興宗墓誌銘

宋故壽安縣君林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其先閩越人後乃徙家於群舒世有顯者大父諱特賞輔真宗皇帝尚書左僕射贈太尉曾祖

諱保圖贈司空考諱湜尚書虞部郎中夫人不及事母以孝於所繼見稱州閭笄竣歸潯陽陶氏朝請郎致仕諱舜卿其夫也陶爲潯陽望姓夫人姑歸而朝請君擢進士第祖父以驍衛將軍致仕家居父母皆强父不異宮而食者百餘人夫人從其君子以事其大舅姑睦婣其族人至於不能間之非其黨朝請君有卒蚤卒夫人止其孤無以異於己之子躬儉陋於物無所嗜慕赴人之急推其所以爲養者不少靳也覲書略能誦說以其所誦說授諸子勸之爲學甚力數子後皆爲學者相踵以進士補吏鄉人榮之資本慈泊晚益喜佛學遂達其要至能不以喜怒哀樂累其心用夫品命壽安縣君元豐七年十二月甲子夫人之年五十有四以疾卒於家於是朝請君之喪始練而夫人袝其廬以明年四月乙酉合葬於江州德化縣白鶴鄉招賢里王塈山之原五男子曰康夫衡州司户參軍節夫雄州防禦推官知湖州録事參軍事彥夫端夫堯夫皆以學行論鄉黨二女子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傳州録事參軍事錢塘鄉道州營道

縣主簿曹堯風其婿也孫男女四其須歲謫守宣州而節夫參軍事甚宜其職學問施之於身見於文章及其齋裳之慼婣里懷其義淑思有以表後世使人來以銘請道人之善固君子之所樂況吾交遊之親哉是宜爲之銘銘曰

士修于宫彼述之光譬彼場苗錯本必良夫人既歸靡居匪康有俶在宗有宴在堂孫子娟婦後先徹嘗左豆右漿蚩紳將將維南有原騎騎其械車馬具藏安此厚穸

贈崇德縣君任氏墓誌銘

奉議郎曾君之夫人任氏其先定陶人殿中侍御史
贈秘書監惟吉之曾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吏部尚
書曉之孫龍圖閣直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吏部尚
書顓之孫其君子名某夫人歸曾氏三就館其一男
子也定州司戶參軍諶女子之存者適前進士申道
夫人年二十有七而捐其孤以夫秩應封贈崇德縣
君元祐元年十月甲午奉議之喪襄事於濠州鍾離
閭絃鄉之泉澗村將舉夫人而祔焉子諶始走伻告

某以卜墨而請銘以摲予以謂人之生於其所無事
則雖有墨賜之智辨其美名大節生不見之於身而
又無考于其後者可勝數哉況閨婦室子而又不幸
零落于總笄之年而求其有卓然顯聞之行雖巷子
知其不獲則又何考焉然則夫人在家而父母昆弟
無違志既歸則宜其家人而子有立是亦足知夫人
其略槩矣丞相宣靖曾公于其君子叔父也聞夫人
有善行必以告其族人曾為法家大門慶之能無憾
於禮義睦婣者宜其為難而尊者取之其善以令其
家可矣其無憾也予其銘焉銘曰

居之而安處之不煩不覩其常覩其所難世公之家
族大事難夫人之賢吾以此占奄忽即世曾未壯年
懿者善寄顏者易刓非有靳之在理則然吾焉歸穴
嗚呼夫人

故朝散大夫知楚州陳君墓誌銘

君諱向字適中世家睦州建德曾王父璀王父嗣元
至考迄乃始以子蔭為奉議郎君幼疏敏方七歲時
奉議君病家甚貧母棄夫人日對之泣君曰獨憂翁

臥耳我耳長大何至若貧族人壯其言知其必有立也
嘉祐中以進士策名授婺州金華縣主簿遷泰州泰
興縣令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熙寧中遷著作佐郎荊
湖北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時三溪蠻擾邊有薦君可
任軍事者亟召見未至復使歸還於部得預邊議蠻
酋彭師晏方連泰數猺官軍君驅即其居以禍福譬
解邀其俱出卒得師晏歸以檢校秘書丞司農事勾
當公事多日更加開封縣赤縣惟南部為劇君治涉
歲歉至者三以娶剝变事擢知辰州兼沿邊都巡檢

使緣軍事得對所陳多稱古人謂自皆一陛而君獨以親辭後復以常平事入見對久之上顧曰辰州不足累鄉當委以一路上提舉淮南常平事未行改治府界賜五品服嘗行部抵陳留佛寺夜未半聞垣夜洶洶若人聲者起燭之四望積骸蔽野皆貧無以葬者委骨於此君惻然哀之明日具以所見聞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仍以君揔領凡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千為一坎皆溝封什伍為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為佛寺歲僧寺之徒一人使掌

其籍君能推朝廷之恵及于朽骨則其所以全養生身者可以知君之仁矣是時新下令官曹非公事無得使役人君集舊法嘗一使吏有司遂按君犯法當免官上察其情止降一等差點檢府界及京東路兇役數月會復尚書省官除度支員外郎永裕陵建君以本曹兼擢京西路轉運使典治陵寢時工徒集于陵下者以萬計當盛夏井飲不繼徒多暍死君為疏洛水注之陵下士卒蟻附而汲釃布百里無復瘨暍者予時客褒漢閭里巷間歌吟其恵今乃始知出于

君從虞主還復歸為郎官久之出為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坐舉所部官不應格徙知楚州奉議君褒君扶柩歸哀毀且病至真州疾遂革君自秘書丞三遷朝散郎勲輕車都尉壽五十有三以卒夫人葉氏文安縣君子男四松恪恬悟松早世恪為饒州司理叅軍女子二信州司理叅軍曾佇齊州司戶叅軍徐慶仁其壻也諸孫男子三居易居仁居厚元祐四年十月甲子將反壤于潤州丹徒長山之白雲崗截有日恪來求誌於某曰不恵無所傳於後者先大夫

恵無以傳者恪也敢以此請其與君姻家宜知君為可信於後也為之次其事而銘諸其墓銘曰

顗顗江西屢以才試槃彼大車當騁而蹟壽踰中身豈曰不延知公之仁謂宜百年峣峣長山左崗前陌沒而有歸是惟公宅

故天章閣待制沈興宗墓誌銘

沈氏之先以國命三代之前為帝少昊玄寘之後國絶於商周之間周武王以封其季第郈季盖其後有沈子嘉見㓕於楚楚以為縣使公子王為沈王其子

孫時時見於春秋經傳而集公諸梁寂顯于楚凡沈國三絕其子孫有出於茅姓者自漢以後居武康者爲大族齊郡丹陽下邳皆沈望其人微不足稱自以其望卑稍折而入于武康故武康之沈亦不堅知其所出自公之六世祖陵仕吳越府爲奉國軍鎮遏使復爲鄧人公之曾祖敬其子幹始贈屯田郎中孫焘太子中舍贈刑部侍郎公之考也公諱起字興中少篤學有聞州間州舉進士第一人復以高第調滁州軍事推官發運使表監真州轉般倉刑部病公委官

守歸侍少時以喪免有司坐公擅去以法喪除爲天平軍節度推官薦公者數十人皆名輩顯人格當遷以前坐報罷廷議以親疾得罪既以繩法而又不與其進無以勸天下爲子者乃特遷大理寺丞知通州海門縣海門負海土卑間一二歲潮一至輒冒人廬舍民逃徙以避之至相奴隷以自給公爲設防障水爲堤百里以長引江水以灌其中田盈闕民相招攜以歸僮僕其民者感公義亦折券歸之戶口大息公撫納休勞弔以阜饒人德公相與築祠以報之長吏

欲表上其事公力止之曰此令職也安可以爲利秩滿遷殿中丞知饒州鄱陽縣饒劇郡鄱陽州所治令少稱職者公特於此得譽御史缺中丞包拯未嘗識面驟引公自輔除監察御史公亦慨然喜於得言其所指摘彈劾無所假借每論朝廷大體如吏部格選爲吏以私挂法無重輕終身不遷公以爲人才難得一挂文則廢其終身爲已甚可限歲年使得自新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用漢故事擇郷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宮省不宜專

任宦人書數十上會興國軍鐵官補吏法下從官御史議皆謂法已弊不可無議獨公抗議以從舊便論不合出爲太常博士通判越州御史中丞韓康公以公議是亦請去而補吏法竟不便歲餘知蘄州遷屯田員外郎親祠明堂改都官賜緋衣銀魚袋去知楚州齊魯間歲飢盜數法州縣不能禁以公提點京東路刑獄公事督捕盜賊公至部開首贖法使其黨自相圖不二三月盜皆睽散轉相束縛唯恐在後且廣海岱間悉平移廣南西路轉運使進司封員外郎改

工部郎中開封府判官出爲荆湖南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凡山林川澤所出毛羽筋革舟楫竹箭之材皆資於荆部發取於民者歲以不貲吏相蠹橐爲姦户率計畝以取盈費或倍徙而州縣或冥之省公計實用所省十六七官自與商估交易民無所預而傳入有餘乃爲三司鹽鐵副使兼直舍人院熙寧三年出師寧夏韓康公以宰相宣撫陝西五路省制軍食亟薦公可以倚辦除集賢殿修撰陝西路都轉運使公馳至部發諸郡橐粟大集塞下會環慶軍政不戢丞

相去位公亦罷知江寧府統三月入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知吏部流内銓三司度支副使嘗奉使契丹至王廷其賓位乃與黨項使人班公立爭以謂黨項陪臣不當革王人辭不就位久之乃黜夏人自後根此以爲法五年除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廣南西路經略使兼知貴州明年坐邊議罷以都官員外郎直史館劉彝代領廣西未幾復起公知潭州再閲月移知杭州進爵爲男食長興縣三百户熙寧八年安南作叛攻陷欽廉邕三州乃免彝官陟涪陵公亦坐謫爲郢

州團練副使會赦移秀州又移温州元祐初彝復用爲都水丞人謂公且復起不幸以疾終於蘇州年若干蓋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也公樂善好獎拔人物敦尚風義一與人從容不問其浮沉終身不少替榮弊出其天性公之通判越州自御史出佐大府未爲謫也乃深自刻礪爲養所居有堂易名曰志省自爲之記以謂人患自謂不當免者寘一不得意則辭屈見於色不然傲愕略以爲放達二者皆失士之處退當退省自修資朋友以攻其過雖一堂與之安不

敢以爲泰而必志吾思爲其賢公之志而未知其自進者果何如及公放棄十餘年而畏整嚴慎口未嘗議人過言不及官府間事惟以經史著述自修乃始見公處憂能自刻信志省不爲徒言方公出使湖湘對延和乞令宗子祖免親出外汰冗卒而復府兵屯田法後皆施行公生平喜言兵嘗以兵說干范文正公文正器其才期有所施用公乃著吳武子三篇以自見有文集二十餘卷藏於其家夫人雷氏長安縣君子男九人二女子嫁承議郎王松年宣德郎晏宜

孫諸孫二十有三人以元祐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卜
蘇州吳縣之長山鄉五碩原以葬恭與公同遠祖鄉
閭相鄰以晚時輩見公公不以先生長者自居與之
伉酬推引白首不移識公三十年見公門下人皆終
始如兒女子知公為天性非勉強所能也諸孤來求
銘以葬恭在罪謫不當評品人物生平與公厚其可
以無銘銘曰
自其邦人少也與公至于一簣一跡始終不寧其居
揭揭自勵謂無不艱中道以躓愈退益修此公自期

壽夭得喪付莫我知狄胥之墳原田每每公宮之圖
宜奠此村下幽既壚納此信刻不騫不崩遠石斯

長興集卷第三十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葛布重校兼監雕

此處闕一卷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長興集卷第三十二

孟子解

人之情無節則流故長幼貴賤莫不為之節制從流而下則佃於鄙慢從流而上則樂於僭侈

關之有征抑遊者也王者之禁遊惰未作故有里布屋粟閑市淤林之征政事修民不失其業然後禁可行也故周官國凶札則弛關門之征但譏而已文王與孟子之時天下之政不可謂之修民之不失其業者蓋鮮故孟子欲去關市之征文王去關之征而不

及於市關所以待天下之民市則吾國中也文王之國中與孟子之時法度固宜有間矣大夫左右國人皆曰賢又見其賢焉然後用之大夫左右國人皆曰可殺又見其可殺焉然後殺之此待大臣之道也若群臣庶人則公卿士師之事也孟施舍之勇養其在已者養其在已者至於無懼而後已北宮黝之勇養其在外者一養其在外者至于視萬乘猶匹夫而後已故曾子曰自反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

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曾子為能養其在己者則子夏之所養可知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言三者均見其一則見其二也孟子則有重輕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則心重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則言輕矣故曰志氣之帥也雖然持其志不可以暴其氣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壹之為言專也氣不可以專守以志為之重也知志之為重而不能守其氣反足以動其志則夫蹶者趨者是也孟子曰說

大人者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此持其氣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志也吾何畏彼哉此持其志也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浩然充完也屈伸俯仰無不中義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立於天地之間而無所憾至大也是則受非則辭不可以勢刼不可以氣移至剛也可則進不可則退可則行不可則止直其義雖難不辭非其義雖微不苟至直也義集於身則氣充於心盡其志而無所慊于天地之間者養之之至也小人之氣固有殺身而不可毀缺者然而異乎君子者非道與義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舜有事焉非以其為仁義而後為之也人皆有是心舜能勿忘而已求仁義而為之所謂正心與助長者也

市廛而不征廛謂市中之居工商之肆是也自依國廛之法不當復征其貨古者市廛皆無征孟子曰征商自此賤丈夫始是蓋生於後世也法而不廛謂商之無市居者有司以法治之而已不必有廛乃得為市

也戰國急於征求無市籍者皆不得貨易至秦漢猶存此令故孟子欲令為市者不必有廛有廛者勿征其貨也廛無夫里之布夫里之布聖人以抑遊惰于廛而責夫里之布非古之道也

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己有善則顧以與人人有善則樂取於己皆有為也則舍己而從人無有三者舜其所以為大歟

辭十萬而受萬非欲富之道也以鄉為不可為而以

鄉之祿而為之何以異於是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為井井九百
畝其中以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雖田九
一田中之廬家二畝半出於公田其實亦什一也國
中之地不可以為井則無同養之法故使人人自出
什一之賦謂園廛之在國中者
治世之民無職則耕未有無事者雖國君使之治公
田亦曰藉曰助借其力十一而已豈有無事之民可
使而耕者鄉大夫圭田五十畝躬耕不可使人則無

可使者故曰絜田所謂絜者絜然取其五十畝之入
而已其實則食五夫之田也以其不受地淨入其租
故曰絜以別私田也古者士大夫有田有祿盡有常
職者有常祿而又有田以給所以等豈凶與民同也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
其民有道得吾之心斯得民矣我之所欲者與之聚
之我之所不欲者勿施之也楊雄曰天地之得斯民
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天下之心雖衆
一人之心是也一人之心吾心是也知吾之與人同
也安知人之不與天下同哉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
遠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數學之道來學焉則吾所以
教也有問焉則吾所以告也今於其教也不待其來
學于其告也不待其有問非教學之道也好為人師
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法也
政政事行德行平其政平其行示人以法而已杠梁
不時有司之責也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
鈞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平其政也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平其行也

賢不肖之間相去不能以寸為父兄言也所以樂有
賢父兄者以其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也如中也
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其父兄之賢與不肖相去不
能一間利者對不利而為言也在人也順之者謂之
利逆之者謂之不利在器也銛者謂之利椎者謂之
不利在水也行者謂之利壅者謂之不利在動也便
者謂之利遠者謂之利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
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故循常也役于物者非其本

性也順利而無所鑿者天命也故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水之利也動而莫不順利者盡其性也舜由仁義行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順利之至也行而不失其貞者盡其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貞之至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然則性情之盡者利與貞而已矣小人之為不善非便之也後於物而不知也君子之於義未必皆便之也至于便之而後出於性

思之而盡其義始條理也行之而盡其道終條理也

知及之而不能勝其任者力不足也力足以至於古人而義未必盡合者知不足也宰我子貢有若其智皆足以知、、伯夷柳下惠伊尹則皆能任聖人之事者也蓋皆有所不足此孔子所以集大成也

耳目能受而不能擇擇之者心也故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心則不然是則受非則辭此其所以為大也從耳目口體而後其心者小人之道也

學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為之而不至者才也

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止今汝画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討者治其罪也伐則致力而已不敢有所治諸侯有加地之見於經者易曰康侯有錫馬蕃庶錫馬加命也蕃庶進地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諸侯固有加地之道也有加地之道則必預有以待之取諸鄰而與之不可也故其始封也雖曰百里預有以待之則有至乎五百里者故殷之邦畿周以為一公二侯鄭衛是也雖表其地而未能有也啓之百里之地五而有其地所以異於先王之制也

皆不至於誠不盡其心者也盡其心則性也知性則

知天矣天之與我者存而不使放也養而無敢害也是之謂事天壽夭得喪我不得而知知修身而已身既修矣所遇者則莫不命也所謂修身也不能窮萬物之理則不足擇天下之義不能盡己之性則不足入天下之道德窮理盡性以此小人之樂于食色沒身不厭誠欲之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若小人之誠於食色也樂莫大焉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恥莫恥於不知恥也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聲聞也善政善行作於

此而聞於彼之謂聲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言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聲也
君子之道四其君安則容其君安則悅是事君人者也君不幸則死之不為一君存亡社稷安則容社稷安則悅是安社稷臣者君危社稷則去社稷不幸則死之天之所與者與之天之所棄者棄之不為一姓存亡視天而已天民也其終也順受其三皇皇憂天下之不治者墨子之道也塊然無情於萬物者老子之道也有命有義正己而物正者大人之道也行至

於大人盡矣指其所化謂之聖指其所以聖謂之神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幣者所以將恭敬而非所以為本也誠慤者恭敬之實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使我不誠於伯高好名者能讓千乘之國好義者讓不足以言之善者仁之質不忍者仁之動性之命於天者莫不善也雖于物然後有不善者人之常不善者德之害也全其常者謂之仁仁人一也仁言其德人言其體四體不具不足以為人仁亦如此而已矣如是者仁之質也由是善也怵於心而為不忍者仁之動也言其術雖一日之不忍謂之仁可也言其人小有不足而謂之人則不可孔子孟軻之言仁指其事則雖一牛羊之不忍而謂之仁指其人雖管仲須無不得為仁而顏淵仲弓猶告之以所未至其為仁則同所以命之者異也
貊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言之於人也憎之則滋多強自修而已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不可者欲之小人也可者欲之可

謂善人矣徒知其可欲而未能有諸己未信其為君子也有諸己則可謂信人矣書曰敬修其可願
善射者之教人志於彀而已能者從之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隨而教之不受而去則又從而招之所以自處者既屈而欲其聽者之必入可謂惑矣
有布縷之征布泉也縷布帛也

長興集卷第三十二

以後闕按

長興集四十一卷

今前闕一卷至十二卷

中闕三十一一卷

後闕三十三至四十一

九卷共闕二十二卷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七十卷

（宋）晁補之撰

明崇禎八年顧凝遠詩瘦閣刻本

雞肋集七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晁補之撰。補之字无咎，鉅野人。元豐間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元祐中除校書郎。紹聖末落職，監信州酒稅。大觀中起知泗州，卒於官。後入元祐黨籍。事蹟具宋史文苑傳。初蘇軾通判杭州，補之年甫十七，隨父端友宰杭州之新城，軾見所作錢塘七述，大爲稱賞，由是知名。後與黃庭堅、張耒、秦觀聲價相埒。耒嘗言補之自少爲文，卽能追步屈宋班揚，下逮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力鞭，務與之齊而後已。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亦稱余觀雞肋集古樂府是其所長，辭格俊逸可喜。今觀其集，古文波瀾壯闊，與蘇氏父子相馳驟。諸體詩俱風骨高騫，一往俊邁，並駕於張秦之間，亦未知孰爲先後。世傳蘇門六君子，文粹僅錄其文之體近程試者數十篇，避暑漫鈔僅稱其芳儀曲一篇，皆不足以盡補之也。此本爲明崇禎乙亥蘇州顧凝遠依宋版重刊，前有元祐九年補之自序，後有紹興七年其弟謙之跋。序稱裒而藏之，謂之雞肋集。跋則稱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騷詞四十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二，表啟雜文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館舍，迨今二十八年，始得編次爲七十卷云云。蓋其集爲元祐中補之自訂，雖有集名，尚非定本。後謙之乃裒合編次，續成此帙，故中有元祐以後所作，與補之原序年月多不相應云。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序

雞肋集左朝奉郎秘書省著作郎充秘閣校理國史編脩官濟北晁補之无咎自名其所為詩文也夫物有質者必有文文者質之所以辨也古之立言者當之平居論説諷詠應物接事不能無言非虎豹犬羊之鞟也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其雞肋乎故裒而藏之謂之雞肋集元祐九年二月旦日序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總目

卷第一　古賦　　卷第二　古賦
卷第三　辭　　卷第四　古詩
卷第五　古詩　　卷第六　古詩
卷第七　古詩　　卷第八　古詩
卷第九　古詩　　卷第十　古詩
卷第十一　古詩　　卷第十二　古詩
卷第十三　古詩　　卷第十四　古詩
卷第十五　律詩　　卷第十六　律詩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律詩　律詩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絕句　絕句
卷第二十一　卷第二十二
絕句　絕句
卷第二十三　卷第二十四
挽辭　上書
卷第二十五　卷第二十六
罪言　河議

卷第二十七　卷第二十八
雜著　雜著
卷第二十九　卷第三十
記　記
卷第三十一　卷第三十二
記　銘贊
卷第三十三　卷第三十四
題跋　序
卷第三十五　卷第三十六

序　離騷序
卷第三十七　卷第三十八
策問　策問
卷第三十九　卷第四十
策問　春秋雜論
卷第四十一　卷第四十二
春秋雜論　西漢雜論
卷第四十三　卷第四十四
西漢雜論　西漢雜論

卷第四十五　卷第四十六
唐舊書雜論　唐舊書雜論
卷第四十七　卷第四十八
唐舊書雜論　唐舊書雜論
卷第四十九　卷第五十
唐舊書雜論　五代雜論
卷第五十一　卷第五十二
書　書
卷第五十三　卷第五十四

奏狀　表
卷第五十五　卷第五十六
表　啓
卷第五十七　卷第五十八
啓　啓
卷第五十九　卷第六十
啓　祭文
卷第六十一　卷第六十二
祭文　傳行狀

卷第六十三　卷第六十四
墓表　墓誌銘
卷第六十五　卷第六十六
墓誌銘　墓誌銘
卷第六十七　卷第六十八
墓誌銘　墓誌銘
卷第六十九　卷第七十
釋氏賛疏　釋氏賛疏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總目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一卷

古賦
求志賦 釋求志附
夢觀賦
坐愁賦
坐進庵賦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一

古賦四首

求志賦 釋求志明

幼余不自知愚兮願求古人而與之游高平邑於大野兮魯東鄙而北鄉固余心其悃款兮求前聖又不遠豈無鄰莫可與謀兮冶鄒氏而俗泮幽離房誠不忍兮棄此面莫能歲執徐之青陽兮余先子乎東征橫武林之大江兮稅始寧之南邑路會稽以周流兮求歷山之所在昝封嵎之世守兮以

後夫而致刑越懲恥於夫椒兮進樵女而抑心懿二臣以國霸兮卒焉異夫出處行東薪而自言兮妻不忍而求去助申威於司馬兮卒隕聲以淮南盱訴死於婆娑兮悲辯約之亦殲彼章陳之詭嫡兮既娉貽於甲夜何仲御之清激兮而亦云駭夫觀者紛回冗其莫識兮泮千載而迹陳息苗山猶若茲兮又何悲乎曲水惟鄭公之志約兮逢神人焉靡求山岪嵂而谷紆兮風瀏瀏乎旦葬耿吾何不可留此土兮竊悲越人之穢豈其食鮭而化音

兮無所用吾之鋟冬昧曚其多雨兮夏煇熱以生蠚溪水之淺狹兮舟上下而擊石吾遵夏蓋之山兮聊以觀乎遠海吾先子之初服兮羌董道而不改小人之有心兮猶不假器末余從於東安兮依哲人而聞誼蜀蘇子之有屋兮漢遺化而多儒往者其不可及兮曷不從子之廬朝余食乎山中夕余宿乎江上悲世俗之近市兮余安能忍而與之皆往余令樓季爲右兮使王陽前余世解纏而馳石兮緬余得此坦塗良吾轄使璟滑兮窋吾牙使

撲蜀攬九州而顧懷兮夫安知余力之不足遵余生之雁閔兮歸將母乎故都伏里門而畏鄰兮幽獨守此四隅時命大謬兮吾廷廷欲何之慨永夏之宜養兮霜蕿然其萃之增歔欷以啜泣兮殺身其安可宇摧榮而瀋冗兮雀鼠去而不舍僭四序之不淹兮春藹藹其既菲攬卉木猶若茲兮吾獨不聊此時悲予仲之婉孌兮饒其心以詩禮吾不能㩦竊而坐閭兮耘東山而自食歲旱暵而不雨兮螟又生余之埸蜀歲秋之有穀兮河出墳而湯

湯於陵子之紾褊兮井上李其猶飽服芬芳而潔腹兮夫豈不足以忘老衆虒豕而姧朝兮咸得時而的皪持衣裘而鬻著兮余固知余賈之不售恩遐舉而莫從兮心紆軫而盡傷訊黃石以吉凶兮朞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既非初志之敢期兮曾何以知其所繫頹淸濟以去垢兮芝九莖而爲華宵倚楹而悲詫兮睛獨憂余之無家蕭苑候之慷慨兮孰云非食之故濟瀆淵之龗津兮橫中流而颷怒息城闕之挑達兮勉踵夫皆之人羿之志於彀兮亦反求夫余身小人不知學禮兮與罪罟之所尋宋七世之炳靈兮皇純佑此下土舉賢而授能兮哀煢獨此黎庶牧羊而肥兮式亦用夫有闢辟雍之洋洋兮宇千日而料紛連衽以成雲兮汗而爲雨豈余不足於同門兮獨搁悵而延佇先事而後得兮惟其食者之責舉九鼎於鯢淵兮亦人假夫一臂余張子之好脩兮變搏大而無朋雪霏霏而宇凍兮松柏不改其靑固黃子嘗語余兮曰此是爲明月雖工師不以佩兮保

厥美亦未艾彼嗟呼爲已甚兮羌浮石而沈木子雲之好思兮亦衆評其寂寞庾氏之爲政兮舉五臣而與言彼霰霂之射谷兮何足以容江潭之鱣衆不察余之情兮求余初猶未沫超孤舉而遠尋兮唯夫不足而論世良倜韓而成漢兮皓保惠而悟高成功則去兮曾何足以介其一毛融躬行既卒驕兮禹服義亦太靡陳輜車與桑馬兮桓榮亦酋乎富貴蕃居室其不理兮滂之志以四海允膺之激烈兮羌不以生而昧義意豈弟神所假兮固何以罹此之不祥豈其莫忍鄰之捽兮紛救鬬而得傷嘉林宗之善裁兮要成敗以不失寧遭不知時之可爲兮行漁瀨以畢世嵇康之蹈盡兮愧孫子其安補阮濟舌而咎目兮潛固自識而遠去謂道不可爲兮爲者敗之衆寞然咸不酉兮惟至人焉在之泮千祀而語鄰兮孰與至人之服意神龍之棄雲兮吾欲從焉以足士生各有遇兮吾何爲侘傺乎此時曾藿菽不足以化兮求余身其庶幾滋蘭以自蓄兮菊以爲糗修忠信以抑躁兮夫

安知余時之後圖前聖吾永賴兮攬百子與竝輿
時翱翔於道與兮歷年歲以爲娛

釋求志

求志自敘也予從先人寓鉅野又從先人仕會稽
又從先人仕杭余仕於澶仕於魏而後仕於大學
故求志所敘如此高平邑於大野謂高平鉅野縣
也魯人好文學而獨邴氏以治富魯人所以去文
學趨利者以邴氏故也是見地理志貨殖傳離房
別房也揚雄云芳酷烈而不聞兮不如襞而幽之

離房武林餘杭也始寧上虞也歷山舜所耕也封
嵎防封氏禹叔而戮之者也夫椒吳所棲勾踐之
山而西施蓋樵家女二臣大夫種范蠡信威司馬
者嚴助也曹娥父名盱章陳云者章丹陳珠二女
巫夜祠詭嘯夏統見而驚走者也而仲御亦嘗見
賈充叩舷吳歌致風雲予怪之仲御夏統字也苗
山即會稽山曲水永和諸君所集處鄭弘遇神人
於若耶溪云願旦南風莫北風夏蓋上虞海旁山
名自此以上上虞事東安杭州新城也予始見孫

山蘇公於杭故云末予從於東安今依哲人而聞
誼樓季古善御者王陽不馳九折坂者也予自謂
至此乃知學之所趨猶出荊棘險阻得大塗而息
駕也環滑攖屬考工治車說車君子之器車工而
後可以致遠君子修而後可以涉世自此以上新
城事將母故都予喪先人歸濟時也予仲無斁也
東山濟東郭予所田處比二年不雨河決卒不穫
於陵子於陵仲子也虎豕猶參差見甘泉賦趣市
者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莫之後掉臂而不顧故

云衆虎豕而好朝謂干時者也世所用卜筮纂名
曰是爲黃石書始予免喪占之繇曰內小人大無
有頻沛予自謂非予志所期也猶清濟而以芒爲
華以況余不敢汙以干時倚楹嗇漆室女中宵悲
嘯鄰人疑其欲嫁者也蕭望之嘗爲小苑東門候
自謂各從其志予葬之澶淵予爲掾時事挑達予
教授北京時事予去北京爲太學正故曰辟雍之
洋洋鯢桓九淵名衆鼎九淵非一臂力然一臂亦
有助也張子予太學同舍文潛也文潛不苟合於

人黄魯直為明月篇遺之曰天地具美兮生此明
月陛白虹兮貫朝日予愛之浮石沈木無是道也
而誣善者其言譬類此大才而小使之譬篠霂非
鱣所游也求斯世而莫予知也則思古人焉孟子
所謂是以論其世也故曰惟夫不足而論世自惘
韓成漢王滑固自識而遠去皆論世之事也馬融
張禹驕靡栢桑以車馬夸弟子皆不足言陳蕃范
滂王允李膺李固以忠殺身亦可傷矣夫惟無心
於為者為能為天下張良四皓所以成也知其不

可而不為則若林宗淵明可矣有光武而嚴陵去
之非也遵陵也阮籍在晉人中頗能自濁口不臧
否人物而為青白眼殆矣故曰阮清否而昝目也
餘子傖攘小人之中如捧土救河潰卒與之俱溺
豈不痛乎故曰為者敗之懲數子之為而敗而不
知時之可為又蔽矣而予又不足為也故終欲求
之予身

夢覲賦

歲關逢之涒灘兮前日至而匪息夢啾耳之嘵嘵
兮翁青蠅其狃楫咸南徙而未逝兮遺其矢如散
絲余俛避而不汙兮一媼背之淋漓脂不知其可
穢兮偶竝趨於西帷媼左目之亢枯兮葬四五其
萃之旁兩媼之無言兮亦依帷而靡期朝但寤而
自診兮營營發詩而可知蹇俱翔而遺矢兮拔止
此其奚為惟一盲而兩默兮與目葬為何礙豈眇
視不足與明兮葬非奇而終離羌何為而聯此兮
神無心而罔私拜受神祥兮編之冊詞文女三之
為姦兮比匪人而惡之微夫周公之為見兮迕若

此其余衰欲徼福則安敢兮罔故老其增疑苟不
汙為已兒兮謝三媼之難知

坐愁賦

魯人閻子仲武行年七十四躬耕於鄙歲旱不入
而邑黎藿促鼓其琴作坐愁之聲嘗所與游晁子
補之恐其傷也為作坐愁賦假翁與適者語以解
之其詞曰
彼何人而處廓兮匪三間而獨醒鬢毛毿其雪㯋
兮眸子瞭其星明塊獨守此中野兮囷無禾而夔

清拂素琴之浮埃理坐愁之遺聲忽推几而睨天送飛鴻之杳冥或過其前曰有心哉然何求答林類之行歌云既老而無憂翁年運而德加翁何爲乎坐愁翁偶頷而若聞猶援琴而不捨曰子非魯之儒服者耶何以不知漆室女者晝輟紝而淫思宵倚楹而悲咤彼淡哉其量人匪眷憂而欲嫁豈不誤耶吾亦傷夫魯之君子皆在厄而不㳟賜自殖而何誅顏棄軒而中紺羌同道而恥兹廷長饑乎回憲彼林類其何人雖信賢而獨善或者曰未

既也請言翁之近者昔蘇門之逸民細枯榈之一絃匪無絃之寂默異五絃之啾諠對阮子惟長嘯爲稱生幾一言人欲愁之戲排諸淵勃窣而由則又粲然彼何知夫坐愁幾蹮蹮乎樂天矣然聖人猶以謂樂天有憂之大者也况憂人之憂豈有既哉於是翁泛然可油然謝曰憂樂外矣吾當虛之

坐進菴賦

有物于此無梁無柱圓廣六尺非囷非窌罘米之宅上棠稾秸下屐瓴甋塗墍晦外中腹純白乎時鼠竄俯仰不迫主人惰學敢謁之客客曰此夫外丘阜而内宂谷者歟上荷笠而下湊輻者歟首枝撑而身純束者歟有登降而無阼賓者歟混沌既死竅鑿乃張牖則有目戶則有吭檜巢營窟太古所藏周旋無間病於德方邑都莫賢原野則良者歟雖然可以五人羣居宇宙有餘不可以入口犬且就知婦姑獨名坐進其實中虛罔諸博識是謂磨麻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卷

古賦

北渚亭賦

是是堂賦

北京官舍後梨花賦

後招魂賦

披榛亭賦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

古賦五首

北渚亭賦

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所謂東藩駐皁蓋北渚淩清河者也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祕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乏侯於補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廑有存者而園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

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然可喜非特登東山小魯而已迺撤池南葦間壞亭徙而復之或請記其事補之曰賦可也作北渚亭賦其詞曰

登爽丘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旁礴而維坤兮支扶踈而走隰跆琅邪與鉅野兮梁淸濟而北出前泱漭而將屯兮後崔嵬其相襲坯者扈者嶧

者峒者磐者礅者障曾屛齊曰惟歷山或胏附之
箕拱環連勢厓絕而脈泄兮萬源發於其間谷射
沙出漫淫潗溉瀺灂汨泌澎湃渤潏忽濆起而成
川經營一國其利汾澮防爲井沼壅爲碓磑得乎
而肆廻滉瀁而滂沛經民閭而貫府舍兮渚爲池
之于畝惟守之居面巖背阻邈闉闍之遺址兮肇
嘉名乎北渚悲經始之幾何兮牛羊牧而宇頹非
境勝之爲難兮善擇勝之爲難嘗試觀夫其圜千
章之萩合抱之楊立而成阡蹐歷下之岩嶢望南

山之孱顏脩幹大枝出㘈造天藐砠岫之蔽虧乍
髣髴其雲煙怠偃人之樓居尚輕舉而高翔盍駕
言其北游登斯渚而盤桓岡巒忽其翔舞萩楊眇
以如箸撫千里於一眴收城郭乎環堵其下坡湖
汗漫葭蘆無畔菱荷荇藻蘅荃杜茝衆物居之浩
若煙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賓客觀漁其䧳
嗚根四合方舟順涯鱒鯉窘乎淺塘兮鴻雁起於
中沚復有桂舫蘭枻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西徂
東纖餌投䍡微鱗掛空客顧而嬉傾盂倒鍾明月

出於鈌嶺夕陽眇其微紅天耿耿而益高夜寥寥
其方中駭河漢之衡波披海岱之泠風恐此樂之
難留兮願棄槎乎星渚期韓終與偓佺兮采芝英
乎瑤圃庶忘老而遺死兮路漫漫其脩阻於是酒
舍太息中座語客曰自昔太公奄有此丘是征五
侯桓公用之擭狄尊周方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
東泰臨菑遨樂中具五民秋田青丘實囿海濱而
辟又其小邑也區區之賦食三千人其覇孰與比
哉觀華不注揭其孤巘虎牙桀立芙蓉菡萏尚想

三周追奔執縶下車取飲僅以身免困責質於蕭
同尚何私乎紀甗而齊自是亦不競矣今奪勢窮
雖彊安在事以日遷而山不改則物之可樂固不
可得而留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持所玩無故去何
必悲此齊侯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竊唾也今我
與客論古人則知迷屬有感而獻欷豈不重惑也
哉仕如行賈孰非逆旅託生理於四方固朝秦而
莫楚曾無必於一笑尚何知乎千古於是客輾然
喜再拜舉觴而前曰凡主人言理實易求而我曠

然已忘答憂使客常滿使酒不空請壽主人如漢孔公主人亦䩄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言曰詩固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云乎不樂再拜洗觴而酬客舍然大笑

是是堂賦

是是堂彭城劉子義仲之所作也劉子讀古人書則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處今行已則欲就有道而正焉抑荀子所謂是是非非謂之智者以名其堂而居之而南陽晁子補之聞而疑之曰劉子果於自信果於不信人也哉夫理無常是事無常非使天下舉以爲非而劉子獨曰是將誰使取正使天下舉以爲是而劉子獨非之安得力而勝諸嘗與劉子問津於無可無不可之塗而㢢節乎兩忘之圃夫安知吾是之所在故賦其名而連犿其義則操吾戈以伐我者遠矣其詞曰

隘區中之無覩兮邈荒忽以遠求軼太始以爲元兮日與月之幾周本獲鼎之推筴兮四千歲其已多謂過此或不遠兮世倏眒而謂何紛蚍身與牛

首兮詭變化之莫原神與民其雜糅兮或傳之於余先川東南而辰西北兮余不知其何故憯絕維與折柱兮又孔氏所不語莽湯草之相質兮駭一世以共疑一身吾不自識兮疇莫覿而能知遵吾軿乎八埏兮旋吾舳乎四海斬不死之遺坻兮稽吾聞之所在曰七聖至此而競迷兮羌誰使之正女堨輕舉而遠游兮吾將從巫咸之所處離屯雲以衛屬兮前犇霆使抗旌王良御以蹁躚兮何鼓隱其砰礚涉橫潢而櫂淹兮借斗車而轟轟九虬蜿以承綏兮六鳳翼而續紛載格澤而雉厲兮歘砉撤振捐旬始而遺攙搶藐無朋吾孤往兮騰光景之所經俯六合以周流兮觀一氣之所營叩濤湟之何居兮問黔贏所休屯芒東西之無軌兮汾晝夜之無門追汗漫而與言兮若不見而不聞將下車而從之兮則竦身而遐征忽寐寤而莫質兮形斯魄而獨存神黮晻而載浮兮㴦淫夷而霑襟聞佺僑之達者兮將與議夫本根斬乎保已而不失兮何足與論此之至神鵬南徙而終息兮彼安

知夫天地譬井蛙之跳榦兮吾亦安知其孰智謂
道非物之外兮盍反求諸世間泮得失之兩塗兮
一智者之足明世涸濁而智鮮兮薪得鹿而國爭
曰吾不知孰是兮據有鹿而偶分待黃帝以占夢
兮曠百世而莫尋雖人跡之所至兮如窮北之衣
皮聞中國之有蟲兮咀葉飽而吐絲化草木之所
染兮煥五色而陸離所不睨而爣怳兮咸莫信而
我非饗香以為朽兮覛素以為黑有迷疾而慮易
兮意是者之反疾衆謂西施美兮何高皋而演滑

魚熊掌以為羞兮帶蝍蛆之所甘物各鶩其所知
兮孰為是而正女蹇多知而博辯兮盍質諸曾之
君子曰經禮三百兮曲禮三千非堯舜禹湯之適
兮為他道而勿傳守株以待兔兮卒不可得從女
以決疑兮而增余之惑規吾觚以轉圓兮如二兒
之千國權謀既不用兮仁義又見賊哀失時而齟
齬兮改此度誠不能陳瓊茅以潔中兮愬神龜以
吉占朝從而莫達兮吾安所行女意王倪蹲循乎
不知兮齧缺昧瞢於同是達一世何不可兮山澤
又多龍蛇淡林杳以無人兮雨雪雾其來加前夔
魖後虎豹兮㺊狒笑而施施石嶟嶟巉巉以增波
兮路阻艱以委移結幽蘭以獨立兮歲將莫而增
唏懷同心之離居兮悵猶豫而狐疑必處廓若此
而後可兮雖濟百世何足以嬉譬鄙夫之硜硜兮
經溝瀆其誰與懷古人之兼善兮吾不忍抱吾之
所獨五官異用兮物各派吾之一以闢闔性兮一
非有異回車易野兮絕道九州吾既不從夫斯人
兮盍反吾之初修闔萬宇以聚閣兮載百族與並

游人羣固有倫兮生固有涯藝桑而被兮粟以禦
飢吾何以異於人兮曾踶跂而支離伯夷死名兮
盜跖死利溺者入水兮拯者亦用以頰沛曾稽失
之末暇兮羊固已遠去而千里亶曰道無封不可
畔兮雖千歲由今日忘彼與是兮吾何愛嫉棄虛
無以為與兮託不得已以為都忘處石而出火兮
超同物而獨生

北京官舍後梨花賦

梨於經無記而舍後梨人所不賞故賦之其詞曰

攬察草木本原所起李梅紀於隕霜兮橘柚隨乎織箠木瓜足贈而詠詩含桃可薦而記禮雖信微而有託兮亦不委夫厥美惟茲梨之後茂兮羌獨遠而未揚含溫潤之秀質兮皎若和璧榮其光瀞晴憾其無偶兮歷年歲之已長莽春者陽癉憤盈羣木解膚似夸者似鬬者似甗者似瓶者邑非一色同嫵殊嫮茲梨娟然獨見其素緊過時兮不肖滋脈脈兮後戶亦何必耀榮華兮朝日顧猶私兮泫露然而中唐之楞枝大扶疎以其近人人以藜

駒則磨則齧則折則泄孰與夫朽壤幽薄厥植雖弱履屐不蹈根乃磅礴

後招魂賦

屈原作大招魂宋玉作招魂夫士以忠放濱於死故招其魂而復之予交之長者王安仁賢且孝適未仕病以夭予傷焉不敢以非吾上也借不知命之辭以愬于帝作後招魂

竊悲夫天何爲生此碩人兮蹇幼清而宜脩既服義以時可兮又何爲委厥美而改求天固復諸其初兮則如勿俾此昭質帝命巫陽曰有愬于下汝往聽之精神將離筮而復之巫陽曰物死與生司命有職自廢自起朕何能識帝璽之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七尺之軀胡爲乎大陰些舍君之靈軀而糟莩沈些人固懷慈而抱愛兮一言欲訣而怦怦些君胡樂誘於異物兮從之蹝跂而遠行些魂兮歸來上天不可以游些有神當關其覗畏人些其下百鬼伺人往來執而殺之些倘佯無所倚歎息不可些幸而得還無所求階些歸來歸來不

可以久放些魂兮歸來地下不可伏些土怪墳羊狠戾突觸些蛇身鬼首蓬髮鬡鬤當前搖毒些九幽之府惡厲牛首得人以械獄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屈些魂兮歸來無止乎山中些山木蕭蕭猨狖所居些藜藋柱逕梟祥鼯怪杜鵑號呼些夔魖罔兩笑風涕雨見人揶揄些虓虎封狼磨牙吮血侊侊宄居些魂往顛隮狂惑失塗些歸來歸來久幽恐不得出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海些大海盪潏日月回周些白波連天五山狂浮些巨神操蛇唯

魂是因些淫氛濔霧八方錯易魂往安投些百怪
讙舞羣出類沒更遨迭遊些霹靂掣電蛟龍直起
江潮逆流些有身九首載鬼盈車擢筋以縻其輸
些歸來歸來久淫恐不得還些魂兮歸來君無樂
兮八蠻九夷些遐方異類其人似禽些烈陽慘陰
韝裘裸裎凉溫不時些蔽林夜祠被髮徒跣妖魅
叢嬉些魂往非族抵冒凌欺些歸來歸來恐自遺
羞些魂兮歸來君無以髑髏爲南面之樂些毛枯
骨化精離識落些螻蟻所寄烏鳶所搏些蚊蚋姑

嘬狐狸齧嚼些虓然七孔攙擲疇覺些棘薪葛蔓
交錯綿絡些鋤耰野火侵凌甚虐些歸來歸來無
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八紘六合無一可以翺翔些
魂孤廷廷消耗淪亡些歸來歸來反故鄉些工祝
前君無迷方些崇城兩溝夾高楊些車軫馬駢交
康莊些日中爲市集工商些高門懸箔襲慶祥些
選閱甘旨薦北堂些金昆玉季美雁行些斑衣竹
馬兒嬉傍些曲欄橫牖窈洞房些長蛾曼綠含若
芳些齊紈阿錫曳明璫些竽瑟鼓簧封豕羊些食
前方丈纚椒漿些嘉賓雜坐紛賢良些朱顏欣欣
君樂康些魂兮歸來反故鄉些亂曰龍火頹坤兮
虛正宵萬物辭勑兮傷秋郊汩君徂征兮默誰曹
天地爲鑪兮物流以銷一受成形兮巧專莫逃斯
彌頤軫兮一體所交鼠肝蟲臂兮忽何遭魂知復
吉兮改而超與君除祓兮三下招張君之衣兮升
屋號魂兮歸來居匪遙無哀我心使予勞

披榛亭賦

舒陳儀甫官於魏覽觀公圃廢城之堞塈其土作

亭堞上名曰披榛斬木枝爲梁柱營蒯衣之目驗
四垣矚五里外進客而語曰樂哉此亭客曰微主
人言之固願有謁也今夫山居者遺世遠舉煙霞
之府厓㢘之巔翠微之顏穹石曲隝上疋究中如
堂如防猱玃之所處首更奔星高出雲霧足蹈太
虛下見雷雨逴乎杳冥一攬九上此人以登邑門
之垤蹤步齟齬若絆若縶若見陸樻遊意無所至
於平原桑衍秫麥之土漫漫漠漠茂有堆阜下澤
之車短轂幰爾晝日勞午出汗霑濟此人適逢沙

丘宿莽廣不蔭路怠而願息解轡弛負相攜偃僂
忽如飛翔延頸顧慕矣若廼平時室處曚矓環堵
窮年不出四壁爲伍岗以闔閈域以牖戶如彼井
谷潛逃之鮒衡從北南適在跬步仰而視之不識
天宇此人出城而望見桑麻綠野猶將樂之況乃
矗乎巍巍據城之陴出屋之危前無蔽虧俯首而
窺哉夫明不求晦處內慕外各以其不足所遇生
貴雍門之技悲者驚心鍾儀見縶尚猶南音主人
殆倦遊窮居者耶不然何以趯然於此而志意洋

溢也嘗與主人周覽五嶽岱嵩衡霍巫廬九疑白
鹽赤甲靑城峩嵋歲莫淡林攀援桂枝結軌羨門
高谿方駕赤須安期委區中之跼蹐遊太上之無
涯則主人樂此耶嘗又與主人服纖離騄駬夸
父前棄曾陽奉轡超人跡馳萬里以覩乎八紘九
野觚竹北戶與西王母日下之地扶桑月窟紫淵
丹水大章所步盧敖所履殊方怪物齊諧之志焜
煌譎詭經目而記則主人樂此耶嘗又與主人觀
乎京洛神州宋魏兩都未央建章天子之居前殿

武庫金闕玉除東華耀靈西華望舒複道氤氳飛
閣渠渠千官鏘鏘劒佩以趨朝會而出冠蓋布逵
富貴潤奴緜衣食仁里閭則主人樂此耶嘗又與
主人校術孫吳抗技頗牧左纛弭右魚服韓厥中
御州綽爲右馮軾而寓目以覩三軍之斬伐擊刺
琅琅礚礚風起雲會北登燕然躪轢長塞西屠石
堡飲馬瀚海麒麟圖形贖死肖代則主人樂此耶
嘗又與主人出咸陽經上蔡過邯鄲桑中大隄石
城之閒士女亟會倡樂止客盃酒相索吹竽鼓瑟

鳴箏擊筑六博蹋鞠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羅裾從
風衆曲入耳人生得意亦何能已則主人樂此耶
主人油然而笑曰人壽幾何而時易失細猶不果
巨安可必淡山大澤實生龍蛇高明之家鬼瞰其
室吾非以狹驕廣以儉笑侈也狹易治儉易供此
吾所以樂也竊秋九月狐狸出穴宇宙隆冽時亦
登吾亭而支頤棗棘之分披朱實之離離秋風鳴
枝久而不去羣竅盡奏若歌若歔起左作右時亦
杖藜隱几而聽之寂寥兮無爲淡乎熙熙似遺巳

離物而不知飛鴻滅沒夕陽就微月出埤垸樂而忘歸則客亦樂此乎哉於是客曰我以衆夸主人而主人以少奪我主人賢哉非僕所及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録

第三卷

辭

望渦流辭
追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迓迷辭
冰玉堂辭
漫浪閣辭
遐觀樓辭
樂哉侯之邦兮樂哉侯之堂兮二章美渲守韓侯也
維夫君兮桂舟一首送梁正受歸汶陽
山坡陁辭
白紵辭上蘇翰林二首
江頭秋風辭
琴中宮調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録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

辭

望渦流辭

渦之水西流過譙郡北乃稍南又東流入于淮包湠二水皆經其南以東歲旱湠不五尺秋雨集始大而城之東北惟渦曲水湠黑灌木蓊然舊有祠曰龍窨宅焉作望渦流其詞曰

望渦流兮浼浼勢南折兮東還水衝隈兮岸圮嗟龍去兮幾年俛余進兮蕀祠儼帝服兮神冠鞴璧

績兮怪奇泯蛇穴兮蝸盤列鉄鞭兮雷軿衛兩鉞兮駗鯖老鼉起兮霧游跂璘珊兮龍蜒或若馬兮非人紛陪後兮導前木陰陰兮藻長科斗舞兮下顛儵羣出兮旅嬉忽俱去兮不還竟土國兮無龍恐逃竄兮藏槎帝有命兮時棄亦隱隱兮塡塡世鑠石兮流金將誰職兮此慾包之水可揭也湠之水可厲也前汝足其蹔也後汝附其蹟也江有鯢兮橫淵海有鯤兮翔天汝隘此兮往爭滔淫水兮入蜒重曰望其厓若有宅於隈不汝爭於厓汝安其隈澤不必施也包湠二水與渦並流

追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辭長而歌短歌有和辭無和也言語文章隨世隨異非擬其辭也繼其志也作者七人矣詞曰

歸去來兮吾無以歸奚以歸旣身不足以任責畏首尾而心悲慕往昔之經世嗟吾力之莫追彼辭位而灌園豈吾今之獨非兩冥冥而荷笠榛莽莽而褰衣我行野而視天覺寓大而身微乃矜蚕蛆止驅息奔背隍築室面坂植門三徑從穢圖書尚

存志瓠落之可愛比浮海之爲樽躐太初而游意弊無極而彫顏反國蝸而自足俯巢幕而亦安解予轡之沃濡兮脫予韋之間關識鳥鳴而物華陶陽氣以流觀悟息淵而消枝亦墐戶而俱還惟文字之劾工則雖老而桓桓歸去來兮彼河濱之善游或往學而喪生復畏糧其安求善陶生之達情不與世兮同憂實迷途其已遠懼斯人之莫疇或待兔守株或遺劍刻舟雖成事之不說聚悔踰於山丘庶西方之至言聊反關而逆流守一靜而爲

君亦何往而不休已焉哉一晝一夜成四時子之歎川遊不簪頹光不可使東之韓終王子喬汗漫難與期俯寸田之荆棘曷不且耘而葬耔悲在堂之蟋蟀慙不樂於唐詩悟死生之如夢亘今古而無疑

返迷辭

五達跂行者迷茨蓁蹊蚖蜴嬉沓淒淒莽離離赫隆曦可還時日黯西與誰期往不思逢詭期死獨猊安可知亟反之大道夷都邑差車馬馳冠劒祇

志可持能足施貴名垂好爵靡儀罇卮饜粱肥窈室帷安厥妃覩盈虧浩浩移逝不遲咸若斯何綏綏不返爲從魈夔神索衰今狐疑後當悲我此詞如泰龜

冰玉堂辭

冰玉堂者始前門下侍郎眉山蘇公子由哭故廬山隱君劉凝之與其子道原之詞所謂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者也鄉人聞之其賢者喜其頑與懦者皆廉且立則相與採冰玉之語以名君堂而祠之而前起居舍人譙郡張文潛又因其名以爲記蓋君父子博極羣書道原尤精史學而皆耿介守義不偶俗以沒世慕而傷焉故門下以謂夷清而餓死惠和而三黜道不與命謀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而起居以謂司馬談與遷文學美矣而無聞於風節疏廣與受風節同矣而無傳於文學蓋門下至借君父子川論夷惠起居合其長謂過漢四人者以是知君父子爲一時知名偉人所愛而推之無間然者如此則夫冰玉之名非鄉人故舊者之

言也天下之言也補之生雖晚猶與君父子並世而不及識旣爲館職修國史實錄盡得道原所著十國紀年資治通鑑外紀諸書而觀之且門下補之所嘗事而起居所嘗游也因其言以益信顧雖不及識與夫識而知之者自以謂深且遠矣又與君之孫羲仲游相好元符中以罪遷玉山道出星子求君父子所葬而拜之五老巉然臨其上水交流其下松柏一徑如幢節行路耕者咸指而言曰此劉君之葬也則皆有敬容因喟然太息順塗而

訊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劉君於是無愧乎天下之言矣既而復曰屈原以讒放而死而君父子進不犯難退而伏清節以沒與原異於原不更愈乎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況冰玉乎哉凡楚人之詞皆傷夫中正不遇者而作也故以若詞弔之曰

論世以觀士兮集義以爲詞所非正而敢從兮曰可里而東之嗟若士之弗獲兮羌何怨而負石繫聖賢之出處兮惟遵道而守德夙覽輝而乃下兮

雖猶恥乎腐嚇非九方之爲使兮夫何足以得馬廬岑岑以鎮楚兮淘大江之東湊分陰陽之晦明兮鍾斯人以正直惟天道與地寶兮非所求其猶愛與之全而不用兮懷斯美以固在大固不可以適兮方圓不可以圜試囘功謝於土穀兮夫乃同道於禹稷譬人生猶吹映兮無得喪之可齊紛吾何指以爲正兮服吾初其庶幾

漫浪閣辭

南康劉義仲壯輿志操文義蚤知名於士大夫年四十矣而學問亦苦益不欲一日棄其力於無用也築屋廬山其先人之居自號曰漫浪翁意以比元結從仕與物皆不得已也豫章黄庭堅魯直曰壯輿未至於翁行已立志不可謂漫浪者潁川晁補之无咎以爲知言壯輿曰請極其義補之曰唯其詞曰

沛高皇之受籙兮劉別子曰楚元羌好詩而說義兮敬設醴於穆生戊始怠而穆去兮申白笑而鉗市富傳孫而失國兮派辟彊之支子爰清淨而少

欲兮以身梧乎霍光塞孫向之洽聞兮至耆老而彌良曰衆賢和於朝兮萬物和於野學百世而能誦兮民胥來而夙下惟劉有後於楚兮千歲發夫道原流其芳以益遠兮倬壯輿之不慾原惟博而好直兮向異世而復起與惟進而未已兮載向學亦不墮彼元結之信修兮羌何爲此漫浪也將棲中而晦外兮其德固天之放也惟漫浪之爲言兮匪正則之嘉名豈其懲屈之死忠兮欲猗移以保生結當易之一爻兮幽人履而正吉與方壯而惡

晝兮棄爾輔欲誰賴吾語子漫浪之可兮遺物徃其庶幾苟畏人而攣於人兮拭唾面其猶殆朝嫛望乎紫霄兮夕歸欤乎左蠡五老兮在上星子兮在下垂瀑介於高丘兮洞深林而北靡飛梁亘於三峽兮倏異景而殊世青松屋兮桂宇辛夷房兮梅戶蘭橑兮菊棖蓀體薦兮肴若芳雲駟兮霓輈歲將晏兮誰與游煙爲衣兮水爲珮君誰須兮林之際吾以漫爲旌兮建彼太虛之上也吾以浪爲桀兮周彼八荒之外也狃萬里而不逢人兮御謞

我以宜止睢轟轟而曠洶洶兮羌何以辯乎明晦獨高出於千仞兮羣麕過而北南彌幽徑於雷室兮列缺驚而後先求佺僑而不得兮咸勃窣其在下乃山澤之臞兮夫何足以跂而望我茫吾不知其所如兮黔嬴告我以何舍出無陰兮入無陽旋丹崖兮匝大荒忽臨睨夫故居兮攀梯危之蜂戶傴白叟之扶童兮迎謂我以良苦返吾稼兮復吾樵山嶾嶾兮江滔滔與先人之善俗兮雖百世猶未改彼晉衰而斷斷兮吾老穉以知恥匪禮失而求野兮民固化於不恌與克家而好常兮庸謹行以毋傲懷向原之遺直兮念爾祖而履薄陳洪範之九疇兮敘三統與七略以爲博而弗考兮蹇無用而東閣紛與世之多賢兮匪曲全而好修惟仁宅與義路兮羌可居而必由結信賢而自晦兮忘其同物以迷世晃與波而上下兮夫固非騶之所喜亂曰接輿詭而悟聖兮匪沮溺亦楚狂聖與言而莫顧兮人以爲知乎大方旣不足用吾中兮吾將從回憲之所臧

遐觀樓辭

窘牆堵之伏潛兮登斯樓以遐觀匪吾居之爲隘兮乾坤貿其盂盤仰樊甍而拊楯兮宇曠曠而蓋寬彼何大而能舒兮吾何眇而奠閑霜肅雝而木枯兮潦收實而澤乾逢鳴野而相追兮知海冰而天寒左睇兮城闉右盻兮林坰商賈紛其晝合兮陶冶翁其煙與之眾沓以在東雙柏近而青青物暇邇之不同兮余亦不知其何情聊浮遊以相羊兮初怫鬱而中清彼坱圠之無垠兮人駒隙之暫

更道本夷而世險兮夸奪厥而卒平周垣兀其跨
衍兮逝千古於樵耕春與秋之不淹兮歲忽忽其
崢嶸招搖指於北陸兮澹黃宮之陽生罔天道之
反覆兮氣默會而孤萌朝卷箔而極望兮稍霧廓
而日晶及暘景之方中兮睎余髮乎南榮浮雲起
而景翳兮四瞑合而覘星風摵摵而感軒兮雀啾
啾而赴榏收百為以清慮兮施余裀而榻横漠洶
洶而非聲兮趣冉冉而非征形欺魄而若存兮神
無虧而靡成目矓矓而罔覿兮坐待日之方升夜

寥寥而未央兮羌不寐而無營

樂哉侯之邦兮樂哉侯之堂兮二章美盧守韓侯也

樂哉侯之邦兮封楚宮與復關美哉洋洋水兮崑
崙始乎幷川桐雕夫其實兮綠竹兌於丘園三年
庶夫有成兮蹇吾師其永歎營室壁而建墉兮參
國一其可觀塗椒丘吾駕車兮攬予轡之嘽嘽藥
予旆之悠悠兮侯降覯其于田春暘滿其親天兮
乃物作而羌蘭來吾省夫在疇兮介黍稷之有年
侯寧般于遊兮無非事而不煩羌信修而好我兮
曷懷嬌而翩翩信侯邦之可樂兮蹇攜手其同行

樂哉侯之堂兮高門崇兮蘭錡切雲冠之峩峩兮
四牡驕兮戾止夜悠悠其未晨兮紛侯庭之徒履
雲容容而承楣兮日濟濟兮階戺雨雪晛其將流
兮黃宮動乎子美爰俶生之煌煌兮又尚茲夫介
祉嚴若植其姣服兮侯何須兮堂際進蕙幬予稱
觥兮芬予席之蘭茝朱顏忽其滿堂兮五音昌兮
來會蘋姑射之綽約兮愿愨保而為使洵侯堂之
可樂兮與日月其無圯

維夫君兮桂舟一首送梁正受歸汶陽

維夫君兮桂舟酌余酒兮攬君留君何為兮此野
菊菲菲兮蝭下韡韡兮煌煌爛金敷兮襲余堂茱
萸兮芙蓉衆芳越兮亂五風飢咀兮靈芝君歌樂
兮余和之日下兮野陰澹忘歸兮中林橘棟兮梅
宇紛瓊茅兮被南榮白羽兮黑翮邀僊人兮語此
文余高馳兮世之外君猋舉兮先余至襟帶兮東
方旦爭門兮汶之陽大野兮始波翔鶬鶊兮嗥鶩
鷙群宿兮迷阯旅食兮殫穗霜肅肅兮葉方下君

欲濟兮淹回水通道兮躞蹀冠如箕兮帶長鋏里千室兮士一喙余不善兮紛余諍世謂折揚好兮余白雪而莫知棄火布而以爲垢兮胡不沉炎而振之彼鏌邪而能言兮工謂余以不祥聊逍遥而挫鋭兮蒙黯黮而茲光

山坡陁辭

山坡陁兮下屬江勢崖絕兮濤波所齧如頹牆松鬱律兮其高百尺旁枝虬鬻葛藟之仰不見日兮下可依吾曳杖兮吾僮以吾之書隨遲余望兮水

中泜頎然而長者黃冠兮羽衣軒頤坦腹濤石箕坐兮石亦有趾安不危四無人兮可忘飢僊人僲佺兮自言其居瑤之圃一日一夕兮飛相往來不可數使其開口而言兮豈惟河漢無極驚余心默不言兮蹇昭氏之不鼓琴憯將翔兮山海與日月兮常在若有聞兮夢中仇池我歸路此非小有兮噫乎何以樂此而不去咨余遊於葛天氏兮身非陶氏猶與偕桀溺莽良未可兮僕夫悲余馬懷聊逍遥兮容與脩余髮兮蘭之陼余論世兮千載一人猶並時歧又有歧兮余行詰曲欲知余者希哉哉洋洋余方樂兮譬余擊舟於水魚沉鳥揚亦不知何必毋念輒得應余若響坐有如此兮人子期

白紵辭上蘇翰林二首

白紵芬莫絣紉蘭作衣袪朝兮日所㬥莽兮雨所濡木瓜諒微物期報乃瓊琚芳華辭甚妙贈我不如無

上山割白紵山高葉撼撼持歸當戶績爲君爲絺綌不惜潔如霜畏君莫我即誰言菖蒲花可聞不

可識

江頭秋風辭

雒陽客後車結駟傳燭食人生富貴不易得江頭秋風旦夕起胡爲翩翩雒陽陌雒陽陌吹塵埃江頭樹安在哉秋風起菱花開鱸魚肥歸去來

琴中宮調辭

神僊神僊何處青山裏白雲際不似人間世源上正碧桃春清溪乍逢人住無因憶紅塵出洞花紛紛

卷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卷

古詩

擬古六首上鮮于大夫子駿
西北有高樓
東城高且長
亭前有奇樹
冉冉孤生竹
涉江採芙容

生年不滿百
建除體二首荅魯直
八音歌二首荅魯直
感寓十首次韻魯直
西歸七首次韻泗州十五叔父
感興五首次韻李希孝
飲酒二十首同蘇翰林先生次韻追和陶淵明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

古詩

擬古六首上鮮于大夫子駿

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縹緲齊紫清周欄十二折飛甍結丹楹上有絃歌女兒耳以黃瑛當窗弄白日顏若著之榮陽阿奮哀響梁欐有遺聲不惜厲清商零霜飛園英誰爲聽之者皎皎自知明幸承遺襟春同車以遐征

東城高且長

東城高且長下瞰阡與陌谷風麗百草春華紛已白良時忽如此馳景一何遒嘒彼飯牛詩終年守寒阨恭儉夙所敦蒿藜傷褊窄身爲物逆旅生乃遠行客豈無百日蜡樂此一日澤美人顏煌煌奇服爛五色彈箏奮新響孟酒縱相索鬪雞逐狐兎六博呼一擲貧士悲失職坎壈何所迫安知黃鵠舉隨時振六翮

庭前有奇樹

庭前有奇樹好鳥鳴喈喈朱榮被紫萼采掇以忘
懷棄置而不省秋風淒以摧不惜朝華萎君行殊
未來

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託根中谷畢結髮事君子江離近華
池江離榮有時迨此春冰期玉盤有嘉餐思君以
忘飢蘩下何纍纍朱實亦離離秋風一披拂菀其
爲枯枝願蛩太陽惠照妾葵藿微

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江上零露滋方舟不能度日萎白蘋
悲清波有鳴瀉瀉瀁安可期幸因南風逝寄言欽
所思

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一日何三秋花開苦多雨何不張幕
游行樂時不再春榮豈長在古人輕尺璧愚者昧
所戒君看龍與虎飄忽不相待

建除體二首荅黃魯直教授

建策移漢都舉春綠衣布除地願見公乃以含人

故滿船載明月且復酌清醅平且發積出牛羊下
來萎定境要兩言出處非並趣執背欣逢迎秋蘭
在堂下破甑雨生衣塞不改茲度危莫如人心難
莫如行路成事安得悔來者其可悟收拾不須陳
千言一棄幾開門見井市終歲紛遑遽閉門面牆
壁少日豐暇豫

建鼓求亡子初昧學所之除去日月多及此歲未
遲滿國和巴人若士誰與知平陸不推舟客行當
來玆定居厥屋廬風雨勞所思執鞭慕昔人孰與

並此時破袞不御冬要假完膝裨危言則來詬愼
密又逢譏成德尚如是薄志安能期收聲復藏熱
雷火忽然微開口且復歎是事罷勿推閉眼可內
視獨復不自爲

八音歌二首荅黃魯直

金蘭況同心莫樂心相知石田罹清霜念此百草
腓絲看紊繭吐士聽憤悱語竹馬非妙齡美人恐
遲萎匏繫魯東家今君尚天涯土膏待陽暉氣至
如咄嗟革薄不可廓士迫下流惡木無松柏心竭

處螻蟻託
金丹妙通靈子有遺世術石髓不成餐問予多滯
骨絲聲紡事算擣聲寒事來竹葉將菊花及時同
一盃匏器祀天地貴質不貴華土綠井渠繁生氣
泄大和草面固非性小人變丹青木雞本無心風
雨安所能
感寓十首次韻和黃著作魯直以將窮山海
迹勝絕賞心晤為韵
鴟鴞與獨居百兩誰與將未見發忡忡旣覿為龍

光吹竽沸齊市零雨瑲空桑寒歌牛軛底激烈氣
彌剛
雁以無能烹鼠以有技窮古來達生者神不馳其
胸物或似而非藁本奪芎藭臧否何間然吾師阮
生風
倉鶊知陽春喬木聲關關白駒不食苗奈此空谷
寒答有丹徒士檳榔貯金槃富貴懷隱憂無寧歸
故山
吾期瑤之圃玉英良可采崑崙在萬里積石更磊

硯學經儒無用詩禮發含非叢臺尚何為袪服若
煙海
鼓吹出西羌光華動眉額韃靺望酒泉面〻可憐
色念身匪兕虎少日四方迹百計等畫蛇老大悲
故國
謝公文章餘幽事課伐嶺清詩如玄酒胡乃淡而
永得無西堂夢春草句彌勝但使田野傳何須論
銘鼎
江南盛鬱蒸代北紛霰雪十生無出游何以得此

刖一朝有天運春華未萎絕吾猶託雄鴆而彼固
不拙
平生莫逆交弦斷寄心賞相思望青楓目極江水
上念當及時節農事動春壤來者不有年何能答
吾往
楚有吹竹者工作百獸音俏格為爾多滔滔寧適
今嘗俾範馳驅終日無一禽復之儻或可詭遇亦
何心
葉公好畫龍龍固不可晤安卸下其室驚駭瘖檻

霧昭王亦貿骨糞以得馬故相者競舉肥終然駒
遠去

西歸七首次韵和泗州十五叔父

潔腹不受汚爺人因食薇薇亦周土生悲哉懷永
飢武王與周公聖德天動威奈此二子何猶歎安
適歸

霏雨晚霑裳零霜曉被路驅車歎時邁所遇一無
故悠悠天地宇萬物各有聚闕我冰雪姿幽居從
可住

葬投古店宿夜聞狐狸嗥僕夫告行邁起視月尚
高清霜來何許不覺滿我袍逆舍良非時求前玆
巳勞

浮雲如游塵倏忽蔽白日登高念搖落歲暮一何
疾東陵種瓜事富貴寧可必人生無南北行樂時
易失

驅馬馬走山回車車漸水塗窮我何適慟哭盈襟
淚巢居識風聲穴藏知雨意敝闕曾得傷纓冠亦
可已

貽君彼風蘭佩之可爲瑠贈君彼露荷製之可爲
裳薄言玆擷掇道遠莫置傍崢嶸又歲暮與君同
所望

古人重生男豚酒慶親戚桑弧射四方言有四方
役奉璋比德性墮地要膂力如何晉公子安樂忘
所適

感興五首次韵和李希孝

海島御羊角翛然凌紫清有背如泰山未覺毛羽
輕螘陽亦羣飛日暮爲不明空倉自苦飢安得有

此名

人生須富貴如竢河之清草木競榮華春服亦已
輕桑田自足樂未可居高明君子順天道小人眷
時名

長歌遺世情滄浪之水清鑠金在衆口折軸由羣
輕君子貴同塵安事皎皎明儻在子所呼牛馬亦
我名

不肯埽一室顧欲天下清少日又不羈頗復鄉黨
輕長年始羞悔耳目尚聰明何須更市藥小女故

知名
春半寒未巳今晨天氣清彈冠適新沐搔髮亦良
輕但愛百鳥樂復憐一窗明千世寧可期歸耕良
近名
飲酒二十首同蘇翰林先生次韻追和陶淵
明
少䟦足可喜險阻更嘗之爲親謀斗粟無意出競
時緬嵩劝一官報國方在玆寧當不鄙緯對酒懷
愛㣲學道恨力淺中遭世網持

况飲非荒宴潔然忽頹山或人欲問事巳醉不能
言古來亦如此名字垂千年但問酒中適豈計飲
者傳
陶公羣於人而無人之情詩豈世外語世語不可
名東坡憐此翁同調但隔生形光來戶牖真處人
不驚得酒自醒醉放意無虧成
園林日夕好花繁時鳥飛少年玩芳物不飲成坐
悲只今未白髮念昔巳依依紛華戰吾道決勝當
有歸挫鋭培其根外槁中匪衰念方終日行輜重

安得違
一眼異青白口語來啾喧酌一不酌一用意何其
偏誰似子孫子高栖蘇門山時隨嶺雲出又與林
鳥還平生但長嘯獨爲嵇生言
高賢衆所懷衆理應取是如何濟衆事難成復易
毀功成身無與天運亦復爾軒裳役羣愚兒曹眩
文綺
庭前兩古柏凌霄縈其英問此誰榮枯雪霜見其
情榮枯何足計有酒還自傾熟寐暫展轉覺來一

蟬鳴歸休但如此便足了平生
功名有天命美好無定姿雲夢未足吞聊可巢一
枝同時金門士文學多瑰奇㒒被向淮海酣放違
爾爲車蓋豈不榮野馬不受羈
城東故鹽渠自昔誰所開似說全盛時邏焉一長
懷穿渠引江水此計未爲乖千帆競算入集浦如
鳥栖萬艘分白浪嘉稻擢新泥恐此太多事且當
寄嬉諧疏通養魚鳥花柳共低迷時時載酒往江
上亦忘回

大明唐來寺廢苑西南隅青松拱高阜崎嶇有微
逕肩輿病我阜一馬良可驅衆木媚淡飛氣㬎時
雨餘此焉可數醉何用葺吾居
蘇公士冠冕復似郭有道知士未達間趣操保耆
老精鋼試九火勞倦容不槁爲州弟飲酒況此年
歲好藏鋒避世故輕敵喪吾寶時來用毫末勳業
自世表
東漢有兩士才智炫一時三公往訪事臥病亦見
辭偉明獨不然小道安取茲斯人似水鏡與世破

昏疑憂國不爲身百世鄙可欺舉盃相歡屬是事
亦置之
齋居忽若遺不識身與境頗疑醋中似奈爾輒復
醒東坡自云然挙世一裘領是事吾有師安敢棄
出穎指窮火已傳豈待得薪炳
安昌漢耆儒樂飲後亦至東坡儉不固少飲得徑
醉愚敢効戴崇正復思其次旁通獲親愛公亦安
所貴便坐時一巵彭宣寧寡味
効聞錦江春欲訪子雲宅叩門問奇字便埽四方

跡青雲看一鶚凡毛傀累百勞公諭伯業齒堅頭
未白何當擺俗累歲月可惋惜
王道無偏黨此語開諸經高賢如大海亦以衆流
成文饒歎雜州刀鋸人所更相如後私怨此語驚
泰庭小人處事疎妄意盟車鳴安得如江酒洗我
塵垢情
淮南夏旱收晩秋亦含風連艫似雍絳千斛輸吳
中使君飲酒樂歲美闕梁通安得天下人俱忘楚
人弓

十年一麥禾此歲亦難得寄語吾州人不飲良大
惑經時無死市吏責亦可塞先生門弟子佐守同
一國舉盃日相屬有何安得默
堂堂門下公英發自初仕巻舒固以時出處不爲
已朝廷登儒輔德禮民有恥岷峨更崢嶸淸風在
閭里獨醒固不惡既醉又可紀成王訪落時百室
賦盈止吾儕爲國謀私愛不足恃
黄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眞陳君有道舉化行闔井
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

臂秦嗟予虓何為十駕睎後塵文章不急事用意斯已勤平生不共飲數息無與親問道伯昏室何人獨知津各在天一方淚落衣上巾歸休可共隱山中復何人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卷

古詩

視田五首贈八弟无斁
即事一首次韻祝朝奉十一丈
謁岱祠即事
游信州南巖
北京水後徃棣州試進士
次韻王宗正定國與蘇翰林先生黃挍書
魯直唱和
次韻孔著作常父館中喜雪
次韻文潛休日不出二首
次韻文潛病中作時方求補外
再次韻文潛病起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

古詩

視田五首贈八弟無斁

河流之所濡一斛泥數斗我莊當水窮乃比石田
瘦尚無東陵瓜況有南山豆天雨不可期且復鞭
牛後

蘇秦不願印適在二頃田東皋五十畝力薄荆杞
塡擇高種苜蓿不溼牛口涎拙計安足爲朝往而
莫旋

薄遊廢家務待予營糗糧莊奴不入租報我田久
荒凌矜馬到門碑兀牛臥場立苗蒼耳根此策殊
未長

家世不爲農長安有大第官糧弗充口萬里聊自
庇一從學聱牙世事百色廢賣牛姑補屋歲晩霜
雪至

居貧廢文字鈍鎒學苦耕怪予獨伶俜久與地力
爭苦耕又不時狐兎日縱橫高原一釋耒歎息心
怦怦

即事一首次韵祝朝奉十一丈

平生交游情獨處不可乍郁爲一馬飲濁水噴百
馬弦歌高樓上但恨知者寡丈人遺世心口語儻
能借不然抱幽璞終歲裂幞帊坐令青蠅繁暫出
刑兩踝儒冠成自誤歸去無屋瓦賴逢里中賢築
室各蕭洒及時秫麥賤樽酒得同把安能効乾沒
肩與市人亞居然邑里號曾墨爲還駕況在竈與
間欲恥王孫賈東方錢二百得米稚啼嗄嘲笑坐
窮辰無肉飽伏假尚聞剝啄聲聊復屣屐迓子常

妙工詩蘇李掩曹謝有時醉既酣大笑鬚盞斝倒
床身息惡喚起對殘灺復古志尚奇衆競方獨暇
捫蝨與人言豈不逢譴訶崇朝潔腹坐往往食旁
舍子固業少成議論媲風雅嘗聞莊生説乃慕巨
魚化平居似晏子志念能自下而我獨迂疎通人
所譏罵正賴觴詠中得意自陶寫留連接淸晤欲
起不能罷是時春雨餘桑密鳩鳴野城隅園圃近
款段亦時跨便恐白卉闌晼晩侵朱夏人生形骸
累未免俗情詐此理豈外求猶煩啓尹卦淸風穆

然在如渴咱甘蔗況我自散材谷口躬耕者去年
秋不在匏瓠緣庭架低回追榮利妻子憐王霸撗
經亦彌顏巳取或人捨但慮辛我愚松柏談三社
倏然一室內黃卷開佳話尺璧競寸陰寧復當論
價吟哦愁肝腎蟋蟀吊長夜鄙俚頗近情持用自
悲詫功名與道義熊掌偕魚炙二事良難兼夫子
賢黜也

謁岱祠即事

澤南三百里極望横天雲雲端色凝黛諦視初可

分崢嶸介丘像須洞元氣屯頃刻有變化慘澹殊
明昏天行帝出震其位生物元不凋償西北川乃
東南奔寧知六鼇死竟使二山淪不有是難傾孰
維大塊根嘗聞崗官說實惟天帝孫神靈所鎮守
民物斯托存幽明胳一理有道惟常尊不覺下馬
拜僮奴亦躋循廼知正直理足使冥頑敬三王有
損益商人所尊神明法或不懼夜行安得遂以此
輔世教庶幾驅黔民葬宿太平驛不眠應孫芬明
朝好天色萬象開胚渾勢横恒碣盡支壓齊魯蹲

五色冒日觀一握通帝閽恢拓下崔嵬青蒼上氤
氳泉石競沮洳煙嵐互紛綸高畢飛風海深蹯跆
火輪濤波卷堆阜一一濵渤吞恭柈覜井邑七箸
藏松檜碧瓦峙雙闕紅牆繚長闉願瞻巖闕客內
滌邪垢魂賜臣登絕頂一覽神秀原萬壑射窮窕
三壇矗嶙峋莽不覩項領何能窺胜踉稍稍指見
繹依依數亭云松列大夫爵蘼蔵將軍墳瑣屑稠
花麗霏微崖藥黑廣大良有以奇險安足論瑰詭
有形上頹然德彌惇得無希夷子做世逃深秦亦

有黃冠士相對如麋麖此曹倚草木語道良未聞
解榻坐中觀洗心馳大鈞形氣要得一不然隨物
泯是事亦姑置幽尋聊可勤初疑無字碑瑩潔誰
敢文又怪玉女井高絕何由篘俯穿闞仙巖烏下
天壁垠側度五賢堂熊經背逡巡劒石危敧履女
蘿柔屢捫揮斥八極遠風來袂軒軒廖廓自無榛
猶疑天可賓陰谷不敢視恐落魑魅羣安得遂獨
往身如黃鵠騫周流遍五嶽採掇芝英繁即欲憩
岡嶠或當止蜺崙衆真迎我語一笑顏玉溫是中

差可樂予胡戀塵樊苔此太遺物身閒猶事君重
華迹已遠秦漢事方煩成功屬吾宋五禮丞後是
皇帝二載春臣備太史負紬繹自帝典頌識康哉
言泥金白玉字願頌無前勳有志類韓愈無書愧
文圖臣髮將雪素臣心猶日暾今此在林藪跳身
同獲猿徒觀衆山小愁絕下天門

遊信州南巖

南巖夫何為山作天倚蓋山南豁山腹飛項覆其
外初如鵬將翔膺擊摯龐背乍似海大魚呀口喰

而嶮當空橫廣額架屋喉舌內仰窺駭憑凌俯進
愁歷隆嘗聆釋氏說仰覆各世界千間未可著五
畝良不隘清冷氣射人熱惱從此潰崖奔木疎瘦
谷邃鳥幽怪問僧何年居投老四五輩問客何人
來官滿或一再而予與二子高興偶相戒松舟下
清江毛髮數鍜盤籃輿上峻嶺幢節望杉檜李侯
勛門胄文采山作繪趙君儒林孫娉美蘭結珮不
為城郭遊繼月此于邁寧知老逾拙意在精貫退
得居溪南山食飲與山對夔魌入與突雲雨出巾

襠古人戒賤目慣覩誰復貴顧此誠未逢欣然與
心會彭湖兩崖蹙泉作一線霜稗月古臺空靈山
自明晦披奇獲三勝趣頗同一慨但憂久莽牙尚
喜無蔕芥平生所驅使詩酒俱好在天涯得吾侶
物外從所快便欲登赤城一覩天宇大

北京水後往棣州試進士

驕時北京城行李上客槎二更無人聲騎馬黃河
沙淺緣柳灘中尋炬知田家道有蒔從人襁負依
丘麻雞鳴不安枕髣髴里斜秋瓜抱子母蕎麥

亦已華賴茲野物登爾華生有涯夜宿冠氏驛旅
食魂夢驚明發繁長坂晚開堂邑衙秋陽此方熾
流汗霑巾紗處陰甘吾願聊逸豈在多有風東北
來慘慘飛雨加頃時異晦明稍矚天表霞僕夫為
我言塗梗絕行車且還解吾褚中林侶孳鵶詩書
維永夕蚤作從復賒豈不有王事奈此僕夫何

次韻王宗正定國與蘇翰林先生黃校書魯
直唱和

東國寬市征西山休騎屯時清詩人喜洗濯出佳

言淵源蘇夫子河入莆莒谿軌轍投書君駕驂盜
驪奔後來得濬沖乜人孰窺藩嘗余學禮素婦祭
盛於盆不應庵門猶尚許酌衢樽蓂天九門開燦
然列星繁拳公顧我喜顏若白璧溫赤城何足躋
愁絕永嘉孫

次韻孔著作常文館中喜雪

冬旱及茲雪都人銷百憂精根有宿草餘綠尚去
秋新陽解薄冰大淵升介丘夜聞窗響紗高雲正
綢繆明旦天津望寒花翳川流宮中聖人喜癘氣

一夕收史占上日群知欲遍九州敢任肉食謀官
閑欣歲休雖無山陰船窮巷窮若囚却幸葛翁來
湯餅有麥年見神仙傳孔侯金閨彥平昔慕追遊延閣
排霄起登臨忘我愁何當聯轡鑣城苑佳氣浮春
郊日可望桑野聽行謳

次韻張著作文潛休日不出二首

張侯經濟術見遇未容心揚子執戟老蔣生開徑
深子亦拙造請素懷愛園林閉門鳥雀喜朝日上
駸駸

文史平昔契淮山別離心省中並日直天上青春
深買屋近城塢往來戌竹林詩棊黃著作吾亦意
駸駸

次韻文潛病中作時方求補外

貧爐初著灰濁酒寒不溫鄰張病未來獨負南窗
暄昨日往過之歡喜能兩餐醒醲渙然解傀無枚
乘言祝君拖虛一邪氣襲無門今晨有起色迎笑
眉宇軒扶掖兩男兒總丱佳弟昆遣誦寄我詩妙
可白玉刊平生俱豪氣見酒渴驥奔賜休常苦稀

晨謁良不閑約君向南邦勿厭敲扑諠公餘未忘
飲何必醻十分時平但行樂臥治安足論琵琶五
十面畫雨出鵾絃

再次韻文潛病起

淮浦見之子春風初策名頗訝謫仙人冇籍白玉
京晚還廣文直老交心愈傾同升芸香府偶坐華
髮生斯人自龍性意變難章程耆酒不挑各身如
秋葉輕自言士處世何必冰雪清交游滿臺省毀
譽半王城不肯効俯仰畏高傲鰥惸常恩老伊顏

紫蟒羞吳犺我輒抵掌和音同磬隨笙小人奉慈親皆嘗小人羹寒衣婦補綻學績女娉婷日欲江海去心期楊柳青衆木構大厦豫章倚孤撐如子足醫國可容移疾行丹書紫皇告玉篆五嶽形何必陶隱居呑霞養純精訪道自素約諧心期算齡但恐牽俗緣志大功不成息交屏妻子此語不須驚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卷

古詩

玉溪歸逢甥李相如汴中
送學生李公裕兄弟赴省集
次韻太學舒博士堯文示同志
次韻蘇翰林五日揚州石塔寺烹茶
題四弟以道横軸畫
桂棐
送舅氏楊通直令陽穀
贈王推官允中
之京師展墓
同畢公叔飲城東
題李成季負日軒
次韻李成季感事
同李主簿叔文飲北莊
夏季
曹州道中二首

病起呈李縣令希孝
贈金堤劉承制景文
次韻四弟以道十二弟叔與法王唱和兼
示无斁弟二首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

古詩

玉溪歸逢甥李相如汴中

蠻鄉侯天形貌麄復悍暑夢甥來萬里竹響風動
宇如今真似夢相對別恨吐平生窘孰繪白面力
如虎誰令斗指日江使隨漁罟桃僵李爲仆遺珮
滿江渚常憂抱石死無復脚踏土郝知微時願起
廢遇明主曠調已遠跡未用矜杜舉但憂世議隘
亡弓不亡楚吾甥學孔子況乃父母魯如闢四門
闢未信邇洄沮上書閔魃旱膏以神靈雨北海自
有人高丘豈無女爾壯觀爾能吾歸固吾所期甥
二兒上餘子不足數何以喻吾心酌此湘吳醑

送學生李公裕兄弟赴省集

閉門圍火談開戶雪一尺黃昏具盃酒知君遠行
役君家三兄弟頗謂各無敵容父學知方大道通
四驛吉父尤頡頏天池觀水擊仁父少而奇乃是
夜光璧李侯有此子便可卧安席家居樂與餌聊
以止過客豈無一束芻空谷不可食宵人操寵利

徒手捕蜴蜥公等寧復然烏黑鵠自白屠龍業有
用未厭所從僻富貴念昝時城東雪中跡

次韻太學舒博士堯文示同志

北門望瀛闕一葦初莫渡項官大名堯文在高陽儒宮連案
几會合豈非數蟬鳴幾何時庭菊下白露念當慰
佳節觴酌美無度不然坐歲晚流景急飛兔匪匪
人一馬官舍動早莫經時枉見贈彌月不能賦竹
齋行茗粥寂莫當屢赴此君安可得霜雪不改故
詩如戰交地高處要先據牛羹君放飦轑鼎吾亦

飫顧慙詠伐檀無補餐已素還家便却埽況乃無
戶屨

次韻蘇翰林五日揚州石塔寺烹茶

唐來木蘭寺遺跡今未滅僧鍾嘲飰後語出飢客
舌今公食方丈玉茗摅噫噎當年臥江湖不泣逐
臣玦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節輕塵散羅趣亂乳
發甌雪佳辰雜蘭艾共弔楚纍潔老謙三昧手心
得非口訣誰知此間妙我欲希超絕持誇淮北士
湯餅供朝啜

題四弟以道橫軸畫

黃葉滿青山枯蒲靜寒水鳧雁下坡陁牛羊散墟
里擠穫募來歸兒迎歸窺籬虎頭無骨相田野有
餘思

桂漿

暑臥午呀呷齲煩何所投巖桂割辛芳石蜜滋甘
柔沃以火鼎沸閟之冰井幽三日出渓幂明瓊叠
貫流冰火離坎類意比秫麥糅辛甘既兩適不湎
亦銷憂中年苦內熱歲願西風秋寒凉犯所畏發

散貧兩謀時時以觴客三獻不一酬緬思湘纍語
啜醨終所羞北斗酌此漿違世聊遠遊恐復迷吾
往僕悲道阻儕淮南歸來些懔慄令人愁百壺無
此饌夙志慕林丘寧懷小山感不爲桂枝畱

送舅氏楊通直令陽穀

人言慎縣宰頗似太丘君客戶有訓遣司官無訟
鬪外家久寂莫舅氏少辛勤一邑何足道高名誰
與羣西來馬特特冬晚雪紛紛公朝道由砥孤士
跡如雲過門苦地僻下直迫日曛渓泥枉窮巷寒

罏對殘煴感慨說宣子飄零綴遺文鱗閣窘鉛槧
魚山失耕芸遠情等匏繫歸夢劇絲棼山東接畿
甸陽穀近榆枌吏爲猛豺虎民如寵瘵磨幸逢寬
大時庶幾仁惠薰自笑下士策不殊野人芹愛民
宜百祿本茂實當蕡

贈王推官允中

我生譬天星睍睆但空磬學經耋輪扁常恐老寶
句南游上會稽弱冠肆遠步便當期汗漫如鳥鍛
脩羽入宮又獨晚謠詠遭衆嫭坐令平生交室冷

氈不具君公牆東客清鑒美無度風期山水意千
載見此遇定疑丹青仙方我以癡顧豈繫才自疎
閱世真異趣伐柯理無遠要以一馬喻古人本不
死方寸有佳處三年禹河曲日見車馬渡何知謝
剝啄黃土衣易汙無人尚有子獨載城下路功名
喧口實簪組託肺附請看餅罌滿取蹟病不去脫
黏窺本初須子遺所寓林追倦東西林間尚寬裕

之京師展墓

短轡馭羸馬馳驅曹濟間商飈折勁木蕭瑟道里
寒況復慕所天惻愴摧心肝游子歎時邁慈母憐
衣單來時憑窗哭五妹垂脩鬟季弟主菽粟孺妻
奠芋菅悼我無令人莫奉堂上歡豈無萱草詩終
日倚門闕念爺常獨立所聞詩禮難我尚未成人
遭罹此憂患歲晏念墳墓此離百哀攢何時奉靈
車辛苦向此還親寡氣力微傍人祝加餐願言薄
志節苟生無形顏

同畢公叔飲城東

西城昔相值桃初兩三紅翩翩驚長陌春風搖馬

鬃後君歸幾日游絮已濛濛解鞍不待懇相命古
原東芍藥雖俗花狂姿幸時供平生於知己千過
不一逢感君欲開口清洟出霑胸君如陶淵明不
爲五斗恭胡爲青綸上朱墨紛外棠棄官能從我
短後追田翁銅斗釀秫麥竹枝弋鳧鴻何必悲無
衣縕廣聊御冬九辯太高潔五噫苦羈窮置此無
滑和天情反其中市藥非市名名關藥何庸十漿
饋五漿猶畏聞者從如何鄧城畔夜夜生長虹

題李秀才成季負日軒 李自號天隨子

盧敖遊八極末至北陰墟卒然蒙谷幽覩一奇丈夫淚注而鳶肩渙目玄髭須軒軒迎風舞自得樂有餘見敖默弗言慢然下臂趨敖私躡其後若士意不愉曰子亦何爲迷繆至此乎此雖窮荒北尚或逢日烏過是有玄闕晦墨不可居語竟若㪅魄攝身沒空虛始予讀秦記疑是怨帝徒今聆天隨言乃與夸父俱逐日下虞谷力窮尚嗟吁暘谷固物理我亦安于于若士獨何氣幽沈山海隅渾沌死已久人生信多塗

次韵李成季感事

吾廬無餘地文字散堆案雖微清溪鶴書畫亦幽玩高人來何疎午榻動成軒夢闊足音喜不待搭枕喚居貧少煙火饘食尚須旰出門兀何之踉蹌從款段吾人古遺隱見足閔同患貧日持獻君孤白不肯換商歌叩牛角長夜安得旦颼颼滿屋風黃葉散投慢楚屈若靈龜出處思過半所從聊自知何用詹尹算不如天隨生頭幘終日岸況君擊莊缶一念腸九轉人方臥大室子獨號其畔寒山來助哭咄爾勿嗟惋

同李主簿叔文飲北莊

蕭條辟收穡疎樹失穠紺北風動地起雲攬紅日暗李君邀我游餉蔌治寒擔相攜二三子欵若符節勘愧非谷口隱佳會良可暫茅堂兀四壁誰識此意淡古徑無俗尋陳編有幽躅一聆君子語梁肉幾厭啗歸來馬河北寂寞晚舟纜吾生事逃伏優游亦何憾

夏季

夏季百果繁兔葵亦成實獨有野石榴幽花時熠熠熠熠非獨好芳榮頼午日翩翩彼白蝶髣髴粗采挹睡餘起對此嘉與亦蕭瑟良非阡陌麗敢競陽春出無言以成蹊上愧桃李質幸當飽霜餘萬顆富君室

曹州道中二首

天旱久不雨四郊多狂風蕭蕭班馬鳴落日大野中君子守宮廷至樂聖所同喟予不逢辰足跡道里重

驟馬上高原秋風吹客衣感時有所懷送目鴻雁飛羸僮惑岐道日莫相際稀愧彼倦翔鳥知還良庶幾

病起呈李縣令希孝

次公惡醒狂得酒要自濁病聞南隣邀不往亦頗躍空床成展轉假寐風雨惡中虛氣襲逆妄夢時可愕每歎張隱居凌旦發囊藥曉來天境清日出鳥語樂家人語南軒青杏已可嚼復云竹齋前借况有迸籜欣然欲舉手紗帽未能著平生李夫子

相得懷抱廓何當戒長鬚風駕慰寂莫枉杓恐不勝快語聊一噱

贈金堤劉承制景文

漆園說海若稷下談神州長劒堪倚天語大世莫酬少狂豈其然及此日月流稍知畫足非萬事指顧休夫子更高識未沫於前修栞流聊復駛得渚正須留蓋有幸遇曾何能必為周徜徉下澤車鶩駭入谷騶對酒尚青眼吟詩將白頭山陰論往事陳迹詎能收

次韵四弟以道十二弟叔與法王唱和兼示无斁弟二首

少時勇遊山說山喜動色中年謫南方廬阜得淚歷當時不類謫忘腰帶之適怪人肝鬲異破賊喜折屐只今竄林下織衣而哄食緬懷茲兩士吾宗氣相得吾春種桃時子曉尋嵩日似聞黃面子為採鳥頭出去年陟岱宗一士世莫識天門邀之下傾倒意已極斯人與人異龍虎兩超忽重尋亦無路顛雨石崖坼

吾人伯仲間一語可物色氣自寡所諳窮乃足所歷家風藐五世不肯適人適意行無險易又跣不著屐文詞如苦李憐腹人莫食猶矜不傳妙坐恐兒曹得學儕新又新老奈日復日伯以最恬愉何由採之出无斁能寡言猶堪謝前識叔與氣尚豪揩頤覗屋極斯文惡表襮枯魚戒所忽應如魯宮籒藏壁俟其圻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七卷

古詩

同劉景文登大安閣
次韻張文潛飲王才元家
次韻范翰林淳夫送秦主簿覯
次韻答秦覯見贈
北京學直舍對客
虛齋
直舍卽事
昨日雪已佳約李令希孝
同文潛送況之諫議十四丈守潞過成季作
送梅挍理子明通守杭州
送呂承奉至山從呂龍圖晉伯辟秦州機宜
曉發樓子莊
禮部移竹次韻李員外文叔

次開祖使君韻兼呈端叔大夫聖域長老
次韻錢濟明贈感慈長老
送八弟无斁宰寶應
和關承議彥遠水樂
送君
上馬
試院次韻文潛欲知歸期近呈天啓愼思
栽花招泗州叔父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七

古詩

同劉景文登大安閣

劉侯先將軍忠義當代顯喑嗚指戎虜却走自相蹂西坡坐首鼠勢蹙不得免天憐壯士窮有子如此鮮清時鑄農器文字正須勉行吟畔牢愁憤悱亦足遣時來躡雲梯仰視天宇展下俯河兩涯牛馬細不辨達生匪行怪未用驚邑大官閑尚數篩淘擇要清淺

次韻張著作文潛飲王舍人才元家時坐客戶部李尚書公擇光祿文少卿周翰大理杜少卿君章黃著作魯直

霜雪埋百花及時鬭春陽城南有高士買屋入花藏經時不出門爲花日日忙我居在何許近止東數坊亦有佳公子連車擁帷裳隔牆蜂蝶諠開戶草木香仙人朱桃椎髮綠童臉芳此公不可見此畫來遠方竹獻磨蘇塲柿拂轆轤床素兒雖小小亦足侑客觴尚書廊廟具氣若冰壺涼忘年此賓主吾黨有輝光人生走塵土歲月頹鬢蒼曷不休沐暇過此熏修房宴坐二十年非癡實難量王才元未四十休官借紅粧妍歌聽黃子不飲亦清狂

次韻范翰林淳夫送秦主簿覯

高詞自班馬短句亦陰何輸寫無窮已懷山赴壑波淡耕待鉏芟療飢乃嘉禾機雲共一時未信來者多老病愧尋豪魚山臨東阿蘇公門下客事業皆不磨孫寶暫主簿靈槎會窮河它年九功敘當

使瞎者歌業虡置牙羽笙簫復森羅鏞鐘欠一鐸未害大樂和却欲從浮海珊瑚爛紅柯龍門雖箭駛此志未蹉跎丹沙還黑髮流景晞則郲佽池出一派分江定有沱事見蘇詩

次韻答秦觀見贈

修身貴日新如草陳葉換蒨看紘上矢歲月不可玩文章得蛙釜虎以皮遘難茲事從古然吾黨奚獨惋秦君好學勇決勝百馬汗宵行委明月屢得按劍盼鄙夫晚更事前猛害新悔憐君亦自嗟意

滿懷不散誰爲傾國媒尚此瓊英粲期君似椽置
無以無人慢

北京學直舍對客

鳥聲落檐間竹色在戶外解屨置几前放杖當椅
背默然仰棟時往與古初會有時遊坐客十問不
一對尚因呼乃覺笑自謝頑昧知非慕蘧子事去
等蜩蛻一生所未免飲食與眠睡所以更頹然可
樂本非內有心欲何用橋起則形累賴客同門生
曠蕩乃不愧

虛齋

虛齋閉疎窗竹日光耿耿更無司業酒但有廣文
冷人憐出入獨自喜往還省時作苦語詩幽泉汲
脩綆

直舍即事

秋雲多重陰凌旦亦可樂虛齋坐亭午寒雨依高
閣王官有憂責霖潦河未落孝先但欲眠不奈弟
子謔黃花迫晚景白露下叢薄獨當慰佳節得酒
自斟酌

昨日雪已佳約李令希孝

昨日雪已佳今日雨亦好冰膚解萬木洗濯見枯
槁息君對此坐孤詠發幽討明日尚相期春禽聽
清曉

同文舘送況之諫議十四丈守潞過成季作

午投李同年下馬汗如洗城南迫送客雖嬾聊爾
耳出門緣陂陼白鳥起湀葦佛宮橫晚霽窈窕間
一水借問客何人諫垣有直氣吾人浮丘伯聊可
與把袂如此邂逅何得酒亦佳專官閒猶有守旋

折箬六轡可憐千紅蕖的皪姹曉市便當風駕行
秋風如箭駛

送梅校理子明通守杭州

金明池上柳人折一枝春贈子意不淺東游雲外
身人生半刺史朱紱光四鄰此豈經世懷但慰垂
白親錢塘我舊遊頗復識其人不應山水改但恐
猿鳥新章臺走馬客冠蓋盡要津竊祿我自慙便
面聊障塵亦思一舟去共醉西湖濱時平自行樂
不爲千里尊歸來麒麟上獻納當及辰

送呂承奉至山從呂龍圖晉伯辟泰州機宜
去日劇奔驥新交非曩鬬憐君事業長蔚若頤生
鬢表東海者誰君世有顯儒端委論百揆鞭弭雄
千夫二陳詩禮伯八荀紈綺雛嘗聞達大家可以
濟八區功名望聖世忠孝自吾徒我昝拜泰州詞
林炳於莬見謂可與言鋤荒而破觚剗中不宿穢
味道因有腴斯文望若人顛沛一手扶白頭遠綏
邊狐兔安足驅汲黯在朝廷永絕淮南覦平叔不
鬭羌事正今日須今君撰杖屢還向府中趍問訊

不棄捐寄聲亦疎迂何當質疑義賣劍老樵蘇

曉發樓子莊

曉發樓子莊淮山自兹近春風似憫客浪穩舟不
進長安一回首堤柳千里潤念當整帆席快若冬
蟄奮微生謝拘窘末路嗟鄙吝林花一迎笑岩鳥
相借問塵埃改顏鬢堅白畏緇磷江海慰高情飄
蓬自吾分

禮部移竹次韵李員外文叔

東南之美者見伐以直幹豈如此君疎猶作此郎
玩此郎乃在此無乃材亦散平生吉甫頌意鄙校
叔亂坐狂得此冷對竹頭嘖岸尚息殺青書充宇
白虎觀恐此愧子猷還成倚楹歎文叔有志史事

次開祖使君韵兼呈端叔大夫聖域長老

神龍異凡馬頭角要須斂邦公七歲時驚耳一語
險悟身非常住風日過河滅崢嶸法雲窟跳出有
家範金剛不吐焰已落天魔膽一派感慈中無波
寒湛湛是波本非水無以瓦礫點低枝競聽法草
木有情感作解受孽邪砥砆疑琬琰居然身出定

面目本來儼而我久塵勞見之良內慊周侯老詞
句太華聳而豁自說少苦心脩塗肆窮覽李侯遺
世事不琢元無玷文采麗春葩百牘文千槧顧慙
土炭嗜畏疾非蓋儉望不見水端臂河還少貶請
佩伯陽言吾非勇於敢

次韵錢濟明贈感慈長老

我聞棲禪人一念超十地云何别影事未免依緣
氣譬如幻男女機廢根隨廢不然怖頭走此病竆
三世邦公師子吼曾使諸天喜廣說無說時俱成

甘露味不知室久如當有天來侍城隅竹塢近梵
刹開嚴閟以彼宄中空清風自來萃我生久更事
求愚不求慧清風已說法不用重宣偈開祖照人
姿滄波白蘋際居然九奏妙往往魚龍戲濟明經
世才彫松識寒歲懷寶竟迷邦此豈非良計名山
尋勝士投老終淡詣我自所嶄廉蟬葉箕堪薇

送八弟无斁宰寶應

窮邦迫秋成霖雨厚上溼遒吾上淶水渾洶三峽
疾邦人送之子岸滌飲馬滕淒淒屬方升滄滄鷩

峕集衝湍順塗路游波滙原隰安知禾黍腐轉覺
蛙黽急何由乾此潦問天借九日蕭蕭荆棘晚疊
疊霜霰密之子向南州銅章宰一邑何須念宋遠
古謂跂余及揚舲堤栖盡把醆淮山入封圻吳楚
徼郡縣秦漢襲開門驅儈閧鯀浦篙帆翕平且書
百函交衡客三揖新湖客鼓鑄甲令貫䋐轄之子
寧詞科聞詩不讀律古來學爲吏頗自吾儒出足
民與知方求由有政術鞭笞磨鹿駭亦恐日不給
先君卓魯後之子況早立焚香閉閤坐啾耳從濂

滅官忙尚偷閒文字要業芨

和闞承議彥遠水樂

上盆五尺高下盆二尺廣呀呦蟻宂間飛瀑一線
響闞侯初爲此避世挹蕭爽晁子亦欣然閉戶穿
瓦盎虛堂一畝靜純白四隅敞中央渾沌胚儵忽
所求往鑿竅令語言聳但一成兩危峰下俯瞰石
井黝然仰奔泉決背落慘澹陰壑想明珠溢盤盂
白露溼壓垠聲音通大道斷竹非唯賞何曾戛擊
鬧餠餌日夜長切〻風隕籜驟雨來莽蒼乍似酒

落槽夜枕聽忽忧鳴禽雜啁哳物彫亂肸蠁相依
欠林樾見薇賴帷枕范侯驚側耳李令笑抵掌張
侯助我懶不憶稅歸鞅雲間余仲弟聊可樂吾黨
中和非外物此理未宜罔相勸戒勿傳名字遍天
壤撞鍾鼎食事老罷不知饗但怪一世狂端如轉
車輞能來解幅巾爲子濯泚顙

送君

送君上馬時不道朝爐爍春風入木心皮肌發紅
綠春風良易莽鄉得勤行路且莫望南窗胡蝶飛

無數

上馬

上馬笑𡙡君歸期在十日來時草白芽歸時青鬱鬱來嗔馬蹄急歸嗔馬蹄緩人心自如此馬蹄終不變

試院次韵文潛欲知歸期近呈天啓愼思

眉山得張侯心許出一手臨川見蔡子千載慰邂逅鄧君起南國磊磊看三秀譬如黄鍾陳我尚瓦釜吼欲知歸期近嗔馬牽出廄官壺持餉婦傾寫不漬口千章輸明堂勿問草澤有羣公自澟澟水鏡照妍醜

栽花招泗州叔父

春園移春栽芽孽秔粒大東風日日吹噴吐不暇衰楊梢青猶未桃萼紅尚可田蔬美已最村醪醇亦頗少年慕立事幸得能幾箇艱難合歸來茅屋聊共佐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八卷

古詩

次韵閻秀才漢臣食兔
和蘇翰林題李甲畫雁二首
秋竹
郊居與八弟无斁讀書
用无斁八弟永城相迎韵寄懷
次韵苔葉學古

次韵蘇公和南新道中二首
感懷追和柳子厚郊居歲暮韵
次韵伯溫甥池上八首
次韵彥遠相州道中二首
永嘉縣君赴潁州杜丈之喪送至鹿邑境上贈別
擬古詩語送无斁弟赴舉
贈文潛甥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求詩
補樂府三首

豆葉黃
漁家傲
御街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八

古詩

次韵閻秀才漢臣食兔

兔誠中山族中古稍分裂唐虞用大牲雖有目未
瞥𧨏孫能飛仙飆忽天漢決不逢易牙試厥胄幾
泯滅羿弧殪陽烏曾不弋在宂王良馬慢忌揆提
幾奔掣初遭赳赳子罪餌飲毛血中逢宋鵲窘飢
吻啄原雪叔世削格多星迸失行列蹄竆不得逸
如鼠限高關應憐蚌潛水暴腹想江月脣亡欲誰

語竟死猶結舌肩尻弱易解狼藉腥尺鐵抽毫置
筠管復苦蠶魚齧論功在冊府微物推爾傑剡藤
光奪練抄記良瑣屑北鄰閻夫子尚忍賫盃啜得
諸韓盧口寶以彊暴劣作詩誇芳美此譽寧所悅
不如狐脊膆質賤甘棄絕冢妖老通數藤索夜空
設爾曾不及彼就獲徒內熱聆辭無聳耳當學縮
頸鼈吾君阜萬物沛若澤未竭誰能復古初此味
儻可缺

和蘇翰林題李甲畫雁二首

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
態我今豈見畫觀詩雁真在尚想高郵間湖寒沙
璀璀冰霜已凌厲藻荇良瑣碎衡陽渺何處中沚
若煙海
蕭條新湖秋霜落洲渚潔蓮埀蘭杜死萬莆見淡
節慘澹沙礫姿清波侶羣鴨往時吳興守看畫憶
茗雪爲儀尚不污孤高比雲月聞在雪堂時滿堂
唯畫雪

秋竹

秋風多煩寃竹是歲寒物朝寒皆玲瓏暮寒皆鄖
勿鬚然下一葉未覺瘦筍岸豈無陳根旁寂莫衆
頭屈何時雷塡塡看爾射地出

郊居與入弟无斁讀書

坐狂得世捐作官故不了十年未弛負半世不黔
甑居然顏玉雪及是鬢蓬藤碧山已焚魚白水初
種稻瓜區可深隱圭竇便卻埽之子懷世資行脩
名譽好避人本愉恬坐我亦枯槁（无斁以余故得監廟）頃求
田野處政以城郭擾常時啜仳別辛爾婁言笑如

蘭豈異臭覆瓿本均好（去聲）不懲范釜塵尚作韓編
盜跖輪元戒疾紵絮非病少莞爾勸之休怡然守
而嫪翻思南遷久秖幸北歸早三已令吳楹四至
卿誠巧所欣顛木蘖莫羨姣人瞭同氣靡間言它
人闕忠告貧居無酒肉窮巷有挨討葵作飽蓬蓬
茗澆憂悄悄長闕味更永蔬進念已勦目鴻天蒼
蒼夢蝶日杲杲衡皋美新雨藜杖邀高蹈營齋直
新徑創檻俯幽沼架以我園檀芙之子官草（无斁月給
芻也）優游聊卒歲邂逅可同調佩玉子終翔莞裘我

方老囊中餐玉法極上追風驃能知面不醜未用
心如攪平生變契慕晚歲瞿聃妙但欲入林深子
來應問道

用无斁入弟永城相迎韵寄懷

平生彈千金術似劉累併春風九軌道無我迷陽
跡呼來著冠統野貌不改昔易衣憐介弟猶有布
一尺身懟崔浩短胸大儼列戟中天翥鸞鳳我自
無六翮何曾客權貴見謂貧盜璧堂堂涑水翁我
在此人籍不詆曲江賢寧羞九年謫黟難累吾母

鬢髮白一夕獨此負吾心敢言忠抱石方時半千運異昔陽九戹嘗馳羊腸坂雙任臣子貴帝王所張薙乾坤有闔闢君敗皇極言人詠蓼蕭澤霑魚競飛躍風俗凜移易巳開公府闢又置四郊驛撥求逮田野欣喜到僮役雖微攜手上頗似破筱釋川塗見吾弟薪木詢我宅憐君如我固不歎玄尚白薄飲盡餘酪凝塵振厖席我醉易成狂欲起須君掖

次韻苕葉學古

昔我遊武林值子長江頭我時方南轅子亦將西舟相見兩大笑典衣上高樓樓高不知暑五月疑清秋環觀四山明俯視萬井稠喧喧市中人日莽歌吹浮忘形與子飲一醉餘無謀湖上荷花生黃鸝飛柳洲翩然搖兩槳下上逐輕鷗不覺脫塵世自謂逍遙遊晩訪城隅寺竹林森如幬斫薪煮山茗蕭洒破百憂腳嬾厭屢關五日成淹留蕭蕭太史家門闌閑且幽荒亭蔭疎桐雀鬭聞啾啁其人絕世賢揶揄困時流唯我與吾子大軸更往投幸開一諾禁不受萬戶侯誰言王母桃方朔不得偷未幾子告別西賓帝王州吳船風雨夜送子不勝愁八月予獻書高談夏商周惜哉天下馬驪壯煩推求我還鄉老薦麻衣望前旒愧非鳴鳳群斥去還林丘三月我度江子行窮海陬相望遂乖隔慨歎不自休逆旅善辱人虛激韓娥謳操琴立齊門乃反怨不收嗟哉子與我不幸斯人儔有客道闓吳書詩眷綢繆開緘恍自失但覺膽氣遒有如飲貪泉海貨溢兩眸子詩益加富我句猶能哀春禽與秋蟲引腹聊相酬

次韻蘇公和南新道中詩二首

山園芙蓉開寂莫歲云晩公來無與同念我百里遠寒飈吟空林白日下重巘興盡還獨歸挑燈古囊滿

讀公樓鴉詩歲月傷晼晩公胡不念世蠖屈行避遠鵬鳥翔別林歸雲抱孤巘我才不及古歎息襟淚滿

感懷追和栁子厚郊居歲莫韵

殘暑夜如炊曉風吹蕭索開門望林木引蔓修離
落所欣塵累遠不恨生涯薄心事少干雲白頭成
憶昨

次韻閼甥伯溫池上八首

文饒論百揆豪氣闊天宇歸來坐平泉草木何足
數只今和文弟怪石幾風雨達生要忘累人取應
我與李和文家泉石甚奇上刻平泉字盖文饒自題也
昔吾卜城東今吾卜城中祇畏盜賊迫安知壓市
同畚鍤運渤海操蛇應未窮無乃遭此笑君如北

山翁
誅茅斬惡木衆卉方以朋掘沙到沮洳方復見此
澄客來恍異境物象初不增以此自誑目果下能
日森
池淡不可臨際水作石磴塵埃攪百里得此亦差
勝晨朝看雨坐蛙喜律呂應有兒不鼓篋共此疎
嬾與
物養有得失務地江河隈亭檻但小草山林自奇
材我有八極輿聊堪一席開長嘯本造適悲風爲

誰來
自從移居來城市益啾擾如何跬步近亦有鷺下
沼揭來欲騁鶩詰曲故百遶人間南柯夢方此猶
復小
黃冠一奇士教我潄華池茅檐夕堅坐見月梢間
低水蟲時一出細浪作鱗差流觀起百慮內覼失
擧疑
平生惟親舊相得懷抱敞寧知老田里三徑得還
往結廬在人境此意陶令賞但話北窗凉何必羲

皇上

次韻彥遠相州道中二首

自君之出矣吾居闃晝橫尚有楊李來時能出門
迎少日所忿惱壯年晉雙騎涉月在一床幾成小
冠盲夫子竹林趨世固涸高明尚喜鞍馬閒經阿
復緣泓詩隨晚雨螢迫戶有餘淸便擬釀白黍相
邀餘青精重惜吾楊李徂秋各南征
朝入一几縱算入一几橫黃卷値眷人歎與相逢
迎孫子謝口語阮生勞目睛登亦豈必喑籍猶未

能育學非經世具所貴自知明仁義有不然失時悲戰泓一生屐幾量況欲峡河清動與道彌遠靜於理逾精君能問舍往吾亦賣刀行

永嘉縣君赴頴昌杜丈之喪送至鹿邑境上

贈別

二十年糠粃相從無靦顔尊公抱至痛白玉掩潺菅送子三百里西風涕汍瀾鄰喪罷相舂況我五服間憐子一女子慇身赴憂患但恨莫攀輀賤生守微官勿爲摻執悲我居不求安送死當大事丈夫良獨難

擬古詩語送无斁弟赴舉

鮮民之生靡瞻匪父母氏劬勞寧不我顧兄弟無遠惟予與女執子之手此夕何夕我心蘊結兮嗟予弟行役二之日栗烈飄風發發子之清揚麻衣如雪載馳載驅出宿於干揆之以日體无咎言既差我馬遠送于野敳彼獨宿于林之下無衣無褐不念昔者陟彼高岡或降于阿瞻望弗及獨寐寤歎展轉反側不平謂何顒允君子洵美且異溫其如玉于祿豈弟春日載陽薇亦作止晛睆黃鳥嚶其鳴矣

贈文潛甥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求詩

與可畫竹時胸中有成竹經營似春雨滋長地中綠與來雷出土萬籜起崖谷君今似與可神會久已熟吾觀古管葛王霸在心曲遺時見毫髮便可驚世俗文章亦技爾詎可枝葉續穿楊有先中未發猿擁木詞林君張身此理妙觀燭君從問輪扁何用知聖讀

補樂府三首

荳葉黃

蒹葭蒼荳葉黃南村不見岡北村十頃彌東家車滿箱西家未上場荳葉黃野離離鼠竊之兔入畦豕母從豚兒豕啼豚咿咿銜角復銜其荳葉黃彀又熟翁媼哀餔糜粥荳葉黃葉黃不獨荳白黍堪作酒瓠大棗紅皺荳葉黃穰穰何膴膴腰鐮獨健婦大男往何許官家教弓刀要汝殺賊去

漁家傲

漁家人言傲城市未曾到生理自江湖那知城市
道晴日七八舩熙然在清川但見笑相屬不省歌
何曲忽然四散歸遠處滄洲微或云役車載蘇去
無復在至老不曲躬羊裘行澤中

御街行

雙闕齊紫清馳道直如線煌煌塵内客相逢不相
見上有高槐枝下有清漣漪朱欄夾兩邊貴者中
道馳借問煌煌子中道誰行此且復就下論驄馬
知雜事官卑有常度那得行同路相劾良獨難且

復東西去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九卷

古詩

和關彥遠秋風吹我衣
贈關滄關沼
贈王順之歌
遊棲巖寺呈提刑學士毅夫兄
聽關子常平戎操
同楊希仲吳子進李希孝張景良北關納
涼晚過大安寺
同張子望顏伯儀上關納涼
開梅山
富春行贈范振
胡戢秀才効歐陽公集古作琬琰堂
和縉雲守關彥遠浮山作
試院求李唐臣畫
黃河
酬李唐臣贈山水短軸

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九

古詩

和關彥遠秋風吹我衣

海中羣魚化黃雀林鳥移巢避歲惡鄭王城上秋風驚昔時城中鄭王第只今蔓草無人行但見黃河咆哮奔礪石秋風吹灘起沙礫翩翩動衣裳游子悲故鄉忽憶若耶溪頭采薪鄭巨君南風溪頭曉北風溪頭昏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夢中葉落覺有歸意歸歟歸歟吾黨成斐然君今生二毛我亦

非少年胡為車如雞栖鄭城裏朝風吹馬鬃弃風吹馬尾與人三歲居如何連屋似千里我則不狂曾謂吾狂不吾知亦何傷安能戶三尺喙家一吭人亦有言人各有志吞若雲夢者八九長劍耿介倚天外有如陳仲舉庭宇亦不治吾乃今知貴不若賤無憂富不若貧無求負日之燠吾重爽芹子之飫吾食牛心戰故臞得道故肥吾封侯匹夫懷璧將誰尤歸歟歸歟豈無揚雄宅一區舍前青山木扶疎舍後流水有菰蒲今我不樂日月除尺則不足寸有餘七十二鑽莫能免豫且無所可用乃有百歲樗櫟生竟夭天年非吾徒

贈關滄關沼

君不見杜侯昔為歌行贈徐侯大兒色清澈小兒氣食牛往有關尹官仕周其人有道其澤流會稽竹箭無名久文采關侯二兒秀不然安取關尹後何用黃雀青鷇蓬間飛長背飽滿短背飢何用城烏啾啾八九雛端坐秦氏桂扶疎淵也詩足與功也禮足立三年不見冠岌岌何用舂耕投種數粟

粒功成裘氏九里涇君家會稽山頭松樹清江楓乃翁行采薪所願溪上風男兒封侯食肉動業須少壯勿學乃翁呻吟蕭屑所願在溪上

贈王順之歌　王爲邢和叔所厚

王郎見者不勝衣眇然儒者未有奇我知王郎有奇處議論濤海挐蛟螭自周而來逮五季故事本朝能盡知不惟知之業有用斟酌成敗中無疑我聞昔時崔浩亦復爾所懷百萬非熊羆人才如此後來少朝廷水鏡屈妍媸胡為五十尚塵土長翮

似劒猶差池愀然對我數白髮追風逐日無由羈三書自薦應不暇五府交辟終何為邢侯胸中有王霸不但遊談漢終賈勇於吾道一臂扶往不畏難憂助寡似聞詩有雲龍期云何計出柏馬下豈非事君難進從古然不然富貴終在天堆金買玉患無玉玉至自駭無因前君不見東秦逐守拙難似木石當前以身抵接澌去齊未敢言退飛過宋聊堪此神形自問還自荅因拙得全方至此少狂于世等畫蛇老罷食功同饑豨向長畢事漸可涯

彭澤棄官從此始山林不著一物隨平生萬卷付羣兒收光牛背看屋壁更不刮膜煩金鎞遭時有用君當起丹青宛轉麒麟裏我行此討無癩輸世事從來奕棊耳

游栖巖寺呈提刑學士毅夫兄

飛樓壓城城跨野黃河遶遶避條華城南鳥道拱高巖入谷車箱不容馬解鞍初步石苔青細泉鳴遶竹間亭穿輿直上十八折維以采絲雙巨絚我行枉矢復蛇蹙三步一呼勞我僕前旌已作鶴穿雲後隊方如蟻緣木千條倒澗淙大壑百丈層冰凍垂瀑無雲而雲蒼翠橫無風而風巀嶭崖窟東轉路忽平長楊老柏森成城朱欄碧砌上穹冥蓮花三峰只對面仙人玉女如相迎却臨北嶺望吾郭萬瓦一壁令人驚孔侯儵然顧我語高冥之居隔風雨下視人寰如此許此中豈但蠻觸徵千古紛爭幾是非我言人處世此見釋氏義人食地上穀足固不離地我今正在阿堵中與君安得生兩翅却憶隋文駕六龍意比姬滿朝河宗當時萬

騎酣山麓登臨已卷長江東翠微宮裏亦如此依然古殿對喬松何況山中攜妓裴御史猶唱當時霜月空與君江南厭山水香爐雙劒俱夢中與鄉同宦對絕景今我不指東飛鴻立戒兵廚釀春酒要看雪盡山花紅不須墮淚似羊守且可騎馬同山公

聽閑子常平戎操

嶧陽之孤桐踣自霹靂斧龍伏之靈林復古斷文橫截絲百縷下垂七軫如牛乳上有明星稀可數

當軒拂拭待君鼓君心有在君未語仲尼答時從
師襄頎然一人猶望羊我獨懷之千古長杖策不
省頤之忘去年河決瘡未補今年赤地無禾黍傒
龍焚尩亦何取堂上平戎不敢聽且激南風召時
雨

同楊希仲吳子進李希孝張景良北關納凉

晚過大安寺

君不見少陵翁胥時亦厭在泥滓青鞋布襪翁自
喜上關流水入城來青蘋之末風未已駕言出游

我無酒張侯爲致尊中旨可憐篛室審封池下有
千房幷萬慾官曹十九民事聒況乃坐堂環榜揰
揚波沐髮安在哉我曹官冷奚不來日長飛鳥困
塌翼鼉出仰喙魚張腮南箕不哆少女默焦暍坐
恐昆蟲猜楊君嘗攬轡獨出無把袂古藏大般若
中天立華厦同游得吳李張子亦于社登臨物色
爲我豪長空吹雨來蕭騷原爲起伏河出沒霧作
吞吐山卑高君不見幕中羣公府曹掾清談接武
金閨彥平明趨府罷亭午寧有食頃坐開燕我曹

放意誠崛奇王事鞅掌懸周詩嵇康不堪章服褰
此事恐得通人嗤李侯挽我未宜下世間一笑如
此寡鄙夫敢慕從事賢少日采薪勃兩肩草玄亦
投閣醉者墜不愕安能學丁君高舉似黃鶴一壓
平生事百壺中應廓且當俛仰宇宙間子欲觀海
須觀瀾所息安在良阻艱李侯有嘉意語若繭緒
曳不應開口煩聊睨愛身爲物太早計

同張子望顏伯儀上關納凉

高閣無風華屋熱正午四隣還往絕張侯不厭過

市煩呼我栖隱鳴蹀躞城如斗背臥透迤城上戍
樓虬白著一水貫來洑宛轉萬家園去綠參差羃
塵塞眼那能避未暇解衣聊埽地可憐繫馬著垂
楊可憐臺榭對池塘無限芳洲生杜若芙容菡萏
倚新粧鶩鴛相對鸂鶒舞飛去黃鸝獨無語登樂
未用伐蛟鼉苦萊黃瓜亦堪數張侯河目須垂脣
齒如明玉嚼寒冰未須坐上白羽扇談言自足驅
青蠅司業高情勿寂寞仲宜從軍良可樂欲看詩
句出嶔崟更饒酒量開礴磅廣文顏頷獨何人男

兒三十四方身相逢得意吐然諾倖二百錢終不貧野橋偃僂風吹髮徙倚門闌臨嵽嵲江湖平日憶蘇侯更詠夕陽明靚闕蘇文子由上園詩云落日同看靚闕明人語喧喧未聽回木蘭晚放水萍開黃昏下馬天似漆急雨傾屋翻狂雷

開梅山

開梅山梅山開自熙寧之五年其初連峰上參天巒崖盤嶮閡羣蠻南北之帝鑿混元此山不圯藏雲煙躋攀鳥道出薈蔚下視蛇脊相貫緣相貫緣

窮南山南山石室大如屋黃閔之記盤瓠行跡今依然高辛氏時北有大戎寇國中下令購頭首妻以少女金盈斗遍國無人有畜狗厥初得之病耳婦以盤覆瓠化而走堪嗟吳將軍俯死折折口帝皇下令萬國同事成違信道不容竟以女妻之狗乃負走逃山中山崖幽絕不復人跡通帝雖悲思洟往求輒遇雨與風更爲獨力之衣短後裾六男六女相婚姻木皮草實五色文武溪赤髀皆子孫侏離其聲異言語情黠貌癡喜安土自以吾父有

功刋帝女凌夷夏商開稍稍病役傷内宜晉中興方叔幾振旅春秋絕筆逮戰國一負一勝安可數遡來梅山恃險阻黃茅竹箭霾霧雨南人氣踣甏溪抄擄閉守隘類宄鼠一夫當其阨萬衆莫能武欲知梅山開誰施神禹斧大使身服儒賓客盈幕府檄傳僚初疑皁馬卒歡舞坦然無障塞土石填溪諸伊川被髮祭一變卒爲虜今雖闢梁通失斠後誰絜開梅山開山易防猺難不如晉人閉玉關

富春行贈范振

錢塘江北百里餘漲沙不復生菰蒲沙田老桑出葉鑪江潮打根根半枯八月九月秋風惡風高駕潮曉不落鼓聲鼕鼕櫓咿喔爭湊富春城下泊君家茅屋並城樓不出山行不記秋越船吳帆亦何故今年明年來復去

胡晟秀才效歐陽公集古作琁琰堂

君不見廬陵公往爲學士修書日詔畀千金訪遺逸遺文逸字往往出故都易姓幾兵火暈瞀鼎腹細詰詘道人峋嶁空有聞丘陵仙鬼事恍惚共和

十鼓記亡一嶧山肉在無復骨雲陽八體又瓜剖
至使漢童訛尉律世儒詭正何足藏公家安取千
軸藏仲尼猶及史之闕有馬借人吾敢忘題籤甲
乙穎水陽後來胡君癖膏肓傾家自構璇琰堂搜
羅近出補厥亡荒林圯冢見未嘗南觀禹穴計渺
茫閉門睥睨在一床常恨平生好古家無力騎馬
踐田覩斷刻中郎二字煩走驛率更三日勞野食
長年囊褚況易擲兒作摹朱攲遮壁願從胡君丐
無有十百數中聊取仍胡君今逸民盱眙不見十

五春坐令鉛槧老壯士朝廷豈無愛國人曩時豪
氣今誰在會面只謀千日醉聽君汗漫馳古先世
事無何付蟬蛻

和稻雲守關彥遠浮山作 在揚州城中提點刑獄之廨石色如鐵其高可隱圖經謂之浮山

廣陵形勝昔所閲崑岡作軸江為門西來蜀道從
萬里伏堆藏岸爭崩奔盤拏戲蹄得江佳精鐵一
畝歸然存半潛屋牖半出戶黿鼉見背熊羆蹲我
行平地是絕頂歎息但以指爪捫誰言一水限南
北壍遏勢極逾騰驤不然安得江南之山踴躍出
中流浮玉猶㫖崒操權高視競瓜分島夷索虜何
煩述木蘭水調更淒涼廷和小語尤蒼猝周公卜
雒貴坦平亦言有德易以輿異人能飛狐兔窟御
營周壍壓蕪城大明寺中老竹在九曲池上新荷
生君胡問此不數往地中頑礦煩鋤評自言家世
西湖側慣聞洗土開南屏欲空息壤發幽祕河曲
定笑勞精誠君不見珊瑚玲瓏石上吐海底有山
郁可觀

試院求李唐臣畫

有客攜來白團扇看君畫出翠微峰忽然陂水變
陰霧便有松林吹曉風松林陂水靜何極何處歸
舟天際識韋侯直榦儻不難杜陵東絹郁能惜

黃河

黃河齧小吳天漢失黿鼉靈原潭下藕爛死只有
蒿蕭不生節白馬橋邊迎送胡冀州斷道無來車
新隄築得高崢嶸舊隄杵聲未可絕

酬李唐臣贈山水短軸 李為刑曹杜君章知賞

大山宮小山霍欲識山高觀石腳大波爲瀾小波爲淪欲知水深觀水津營丘於此意獨親杜侯所與復有人不見李侯今五載苦向營丘有餘態齊紈如雪兵刀裁小亳束筍練囊開經營初似雲煙合揮灑忽如風雨來蒼梧泱漭天無日深巖老樹洪濤入榛林閣漠衍寒苔蘚侵淫蜾蚌溼紛紛會散江干沙有風北來吹蒹葭前洲後渚相隨沒行子漁人歸徑失李侯此筆良已奇我聞李侯家朔垂跨河而北寧有之曷不南遊觀禹穴梅梁鎮澀莽滿皮神物變化當若斯元君畫史雖天與我論絕藝無今古張顛草書要劍舞得意可無山水助他日李侯人益慕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十卷

古詩

題惠崇畫四首

擬樂府十二辰歌

二十八舍歌

行路難和鮮于大夫子駿

跋進曲

長安行贈郭法曹思聰

悲來行哭石起職方

鸎車引

贈戴嗣良歌時罷洪府監兵過廣陵爲東坡公出所奪西夏刀劍東坡公命作

秋夜古風

苕霅行和於潛令毛國華

冤朐路

芳儀怨

五丈渠

賈碩秀才得兩圭有邸
閻子常攜琴入村
贈余禱年試院作
次韻都尉王晉卿天駟監邂逅作兼呈坐客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

古詩

題惠崇畫四首

東風回江上渚何處來雙白鷺灼灼岸間桃依依蘭杜苗一銜滿瀨鱗一下青林梢瀟湘綠水春迢迢 春

老柳無嘉色紅蕖羞脉脉宛在水中洲雙翥羽蒼白何須玩引頸頗到寫經墨惟應一臨流當暑袗絺綌 夏

一雁孤風乍歸渚兩雁將飛未成舉三雁羣行依宿莽蘆花已倒江上風雲間分飛那可同 秋

天高霜霽雲昏江闊霏霏雪繁渚下鴨方遠泛枝間雀不聞喧鄙夫此志相依生涯稌稗同微欲具沙邊短艇波濤歲晚人稀 冬

擬樂府十二辰歌

鼲鼠食牛牛不知牛不願騂而願犖虎噫來風皮見藉兔役宅月房遺脯欲兆幽烽二龍死獨微晉澤一蛇悲失馬吉凶方聚門亡羊臧穀未宜分沐

猴冠帶去始愜木雞風雨漠何聞不須皎皎吠蜀狗阮子與豬同酒樽

二十八舍歌

戎菽有角原桑黃客愁啣嘖闘尾亢轉蓬無氐行役晚蟋蟀在房忠婦惋男兒有心事弧矢十年風亢隨馬尾長鬚春米婢借箕斗酒爲君聊解顏誰憐長夜飯牛苦安能臥泣羞兒女闕虛危二句平生未入君此室一盧儵然四壁立文章奎躔動圓天貧有餘富黔婁賢功名不羞爛羊胃滅昴擒胡未能

討誰能簡畢老此生不用觜觜招忿爭世事參商君此行桂酒椒漿石井美山鬼幽篁衣薜荔葬江老柳繫歸舩蛟宮涵星動滚淵張帆自慣夕風恬九折摧輪鵲翼短他年君車當軫轉

行路難和鮮于大夫子駿

贈君珊瑚夜光之角桃珖㺯明月之雕床一繭秋蟬之麗縠百和更生之寶香㶊華紛紛白日葬紅顏寂莫無留芳人生失意十八九君心美惡郵能量願君虛懷廣末照聽我一曲關山長不見班姬與陳后寧聞衰落尚專房

跋遮曲

君不見譽中羣兒歌跋遮跋遮跋遮何語耶吳歈越吟初不省恐自塞北傳胡笳跋遮胡爲樂中華試歌河漲水漸尖車河中耕泥舂種麻麻生三歲不開花菁菱兩角黑如鵶漁父笑且語誰能跋遮舞君不見前年大旱河草黃草中魚子化飛蝗又不見往年大雨雨決渠渠中朽瓜生老魚蝗飛食場穀擊鼓煩趍撲我家家具如筍束今年梁山撓

濁淤兒無鋤麻姑來漁荷鋤往賣鋤買網空市無丁丁斲舩斲屋檣艇子如星喚施罛夜唱跋遮曲羣鳴起白晃

長安行贈郭法曹忠聰

越羅作衫烏紗幘長安青雲少年客粱門門西狹斜陌飛閣氤氳多第宅南威十五桃花色簫管哀吟動魂魄銀槽壓酒傾琥珀青絲絡頭飛赭白韓狗胡鷹快多獲少年意氣區中窄金昆玉季盈十百君獨飄翻異風格十歲鉛丹事書冊豈徒新豐

困寒阨能犯龍頭請恩澤送君此行無愴惻努力
功名傳烜赫它年尋我吳山側躑躅盤山禽磔磔

郭雅好山水
書約遊吳

悲來行哭石起職方

悲來乎石君吾何悲夫斯人婉兮河之津厖眉白
面照青春朱紱斯煌映路塵翩翩若驟銀鞍新東
來奇意安所伸大野旣豬唯赤墳殺坐頷麻敷芬
亡連來復瓦鱗鱗高堂擊鮮會衆賓賓起舞君欣
欣何人未至居客右西郭之一儒迂且貧迂且貧

自愧始能招劇辛致樂毅四方遊士爭來奔戶內
光儀亦可論大息拖縉紳中息氣氤氳小息秀眉
目天上青秋雲朱旗画舸長隄曲去時簫鼓黃塵
覆無復當年子產婦至今人作嬰兒哭西郭之一
儒無事門生苔久雨足不行官街常時門前車馬
客舊雨自來新不來聽我陳張叔卿孔巢父皆隱
淪無人汲引長飢辛日午不出關銜門前侯後相
安敢論憂殺口間縱理紋長慟吾邦對遺跡耿耿
一心誰我識徐君已死劍不忘心已許君鄉復惜

鸞車引 詠史

推鸞車伐鼉鼓從帝子迎天女天女喜立龍旂馮
小寶先陸離雲斑斑覆銅山新城鳴鴉如乳烏飛
來爲爾棲青梧控鶴府令雲衣裾僕射竄死令公
誅婦懼兒無吁兒呼驚索胡宜都內人立次且手
擎何物金唾壺請爲大家畫長圖徐公子譁且止
卿無來明堂屢舞覆龍盃覆盃之傍戲大鼠卿欲
投之梁公懼

贈戴嗣良歌時龍洪府監兵過廣陵爲東坡

公出所獲西夏刀劍東坡公命作

三郎少日如乳虎代父搏賊鷺山東硬弓長箭取
官職自說九戰皆先鋒將軍拳勇饋不繼痛惜靈
武奇謀空城頭揶揄下俛走壯士志屈羞塡胸平
生山西踏霜雪洪府下涇號兒童聞名未識二十
載初見長揖東坡公銳頭短後凜入尺氣似飮井
坐檐虹只令不語當陣立望見已是千夫雄往年
身奪五刀劍名玉所擐犀札同晨朝攜來一府看
竊指私語驚庭中紅粧擁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

生風螺旋鉎鍔波起夯白蛟雙挾三蒼龍試人一縷立褫魄戲客三招森動容東坡喜爲出好礪洮鴨綠石如堅銅收藏入匣人意定蛾眉猶進琉璃鍾太平君子尚小毖戒懼邪小毋弃蜂舞干兩階庶可覩跳空七劒今何庸我爲蘇公起揚觶雅歌緩帶聊娛同從公請礪歸作硯聞公嘗諫求邊功

秋夜古風

瑤池始波懸圃風鄧林飛葉雲攪空人間櫟社幾黃落曉窗洗黛悲青銅常嗟彭祖悔杖晚不見王

母桃花紅安知帝怒劇龍伯輿嶠已沒歸墟中楚人方復感時節申旦不寐同秋蟲虛堂氣入枕簟肅熟寐不復聞嗢嗢大言身塞不得仰了語無異鴻毛烘天如旋磨人蟻却更千萬日勞何功漢南種柳人笑爾江潭悽愴彫形容小樓退觀午夜闌亦月不盡山無窮一身逆旅過萬物千古昨夢如驚蓬胡床收慮暫一息杲杲已上扶桑東

茗霅行和於潛令毛國華

茗溪清霅溪綠溪水灣環繞天目山開古邑三百家日出隔溪聞打衙長官長髯帽烏紗不會執板謳大尹醉臥紫蘭花影斜紫蘭花開爲誰好年年歲歲溪南道不見西陵白髮人荆江夜雪唱陽春陽春絕唱和者寡客醉聞之雙淚灑夜來魂夢海中山縹緲雲濤煙浪間雲濤煙浪不可渡睡覺秋風落桐樹桼吉了桼吉了言語無人會無人會得桼君何且向紫蘭花下醉

宛朐路

棠梨葉戰風騷騷紙錢窸窣鳴空郊背人獨烏歸

寒巢予亦投村指横橋茅檐霜月照征袍夜冷不寐聞狐嗥悼我爲生良已勞兩手如雞脾肉消青樓公子燒蘭膏雪壓屋倒飲方豪睡覺三竿紅日高

芳儀怨 事見虜廷雜記

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侍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後庭一曲時事新揮淚臨江悲去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

室供奉一官奔武甯泰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壞土雙燕淸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竝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人生不可期蒼黃三鼓滹沲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遺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淡紅退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徧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時千指渡江來同苦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寄詩

黃鵠何嘗囘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君椎髻泣窮年丈夫飄泊猶堪憐

五丈渠

五丈渠河水齧堤三里餘懸流下噴水渤潏訛言相驚有怪物滌東漁子浮兩舠淸晨徑流雙櫓搖驚人跳起橫觸舠大鱘十尺長夭矯殺之信宿不敢言竝村稍稍聞者諠伐鱗封肉擔揭去兩日一村猶犬飫夜來水泛州西原靑靑百頃白波翻里巫推變咎漁子豫且賊神實爲此此邦一年不穀食賣魚取錢當常職閒道相家口津人無敢憑大魚死小魚靈

賈碩秀才得兩圭有邸

混沌旣鑿元氣痡鴻源滔天堯曰吁羽淵之化三足連玄圭告功開禹書姚虞班器奔九區塗山合瑞羣辟趨三朡肆伐夏寶俘下逮皿祭仍腷辛饗有明德繫玉如霍山屬之醫無閭裂崖剖璞陳璠璵追琢出美山爲虛兩圭禮地四望俱寸尺可識形可圓緡城之西物色古霹靂野火燒牆堵大坻

築室動千杵奔泉啓鍤幽奇覩陰溪埋氷剝寒土濃氛却埽孤月吐森然聘立疑未睾熒熒幽光射敗窖鄰人進說田父怖張伯不敢私自取初來畫地爲子語邸圜中規圭合矩瓌奇未可一二數贏顛劉蹶分莽鹵禮嚴登降謹仰俯牲玉不加隨豆籩氣羊之存良小補此寶豈徒周石鼓鄭城尺鐵尚可神老蚪躍水生雷雨

閻子常攜琴入村

閻夫子通古今家徒四壁猶一琴今年二月雨霖

霪喜君壠麥如人渡屋間幽默咸池音高山流水
我非聽聽我說君辛苦吟薛老村西十里地旱日
燎原無柳林芒蘖曳杖逐鎌籠當午未食飢燒心
芸芸麥田翻黃波蝻蟲盤穗如蝸螺麥未收打催
種豆屋下跡少田間多闊夫子時我過我與夫子
良同科四體雖勤口餔衆菽豆然萁窮奈何人謂
君琴語辛苦此曲無乃傷天和君不見夫子宋園
不摻猶弦歌

贈余榜年試院作

平生車轍周四方結交童亂老相忘異哉余子久
羇芳吳人猶氾稱周郎河豚入網荻芽長宜興巷
畫煙水蒼風雩春服負少狂不愧戴崇升後堂非工
平父方教授毗陵榜予所最尊也橫戈筆陣倒千槍叔寶獨步禹
出羌榜年奏藝爾升第一故云世儒膠摋何足臧說食不救飢
求糧督息振衣千仞岡空林無人一繩床五車絕
束不在旁欲徹梯磴排空驟鍾山春水繞城隍從
師不憚白笈裝矢鋒相觸塵不揚驪黃牝牡若滅
亡子嚴主簿志不償厭見朱墨紛傖囊西風雲日
息帝鄉東華拜勑凫綴行黃昏閶闔飛騎驕虛堂
節候變金商閉門蟋蟀鳴我旁吾君仁聖周成王
屏驅虎豹開明光山龍扮米雜青黃多儒可贊至
治香圍檀山石貨荒涼潢汙藴藻須豆觴願君與
借羽翮翔賢書蠶列升未央君如病鶴待秋霜牛
衣未可悲王章公朝道闕五達莊服裘按節緩勿
忙夢松生腹渠不辭莫車上儞應術精功成婦飲
沆瀣粲發機要若黃閒泯

次韵榔尉王晉卿天駟監邂逅作兼呈坐客

平生杜元凱學問光奕世戚聯帝室未要論烜赫
功高羊叔子赤齊翔舞須威蕤孔翠文章豈其累
崇臺作山池作湖富貴所要聲名俱酒樽詩句得
過薄小隱山城殊未陳曹侯詞翰諸公客慣聽清
歌耳傾側天閑兩驥看追風購軒忽下飲河虹拳
毛妙畫不可見顏公筆精如對面鄧張不醉無攬
轡燒燭林間鵲飛起第語曹侯繼張燕鄰檣如灑
不發淺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十一卷

古詩

鄧御夫爲窩室戲題

揚州被召著作佐郎自金山回阻水作効

退之陸渾山火句法

澶守諫議韓璹禱雨有應

依韻和子充雜言

徑山

次韻太學正宋遐叔考試小疾見寄

淮壖

寄懷壽光主簿四叔父

収麥呈王松齡秀才

花林示楊彭年秀才

莎雞食蝗

題李倘推官頤齋

荅趙滋主簿

飲城西贈金鄉宰韓宗恕

荅陳履常秀才謔贈

和王仲甫病暑

贈送澶州監酒稅劉銓殿直

和頡随飲酒

壓沙觀梨

過金堤劉景文

送趙燮

送石枀赴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一

古詩

鄧御夫秀才爲窟室戲題

君不學馮驩彈鋏從辟公貸錢燒券悅市傭又不學魯連約矢射聊城笑夸田單取美名何爲空郊獨坐一茅屋深如魚潛遠蛇伏荒檐野蔓幽莫窺戶下投如墜谷其外桑麻雜蔬菽白水寒山秀川陸秋風蕭蕭吹苜蓿晚日牛羊依雁鶩朱書細字傳老子蠹穴蝎穿無卷軸我來不暇問出處但

愛君居伯夷築九月九日秋氣凉芙蓉黃菊天未霜登高能賦豈我長從君此庵時相羊不用糟丘議腐腸酒酣猶能歌楚狂我敬先生不敢量二三子者亦自矯潔身亂倫非所望

揚州被召著作佐郎自金山回阻冰効退之陸渾山火句法

二年官揚猶一炊丞聾毋害守不識帝知無功呼返之具舟從江民不知道傍愚叟爲涕洟豈無愛人如爾爲我謝叟歸視汝兒風號鴻滌水涸陂冰塞川船不可移白蜺橫野光透迤寒威上射小日規旦行一里方午維十日繫野兒啼飢中無載盜過不窺官令十夫爲操椎耶許相力衰復疲我笑遣夫是安施霜不殺草聖所欷歲十一月冰固宜逆天進亦不可幾爲兒搏飦兒安嬉寧三月暖猶流澌

澶守諫議韓璹禱雨有應

長蜺飲井井欲乾白鼉鳴窟淒風寒公馬未駕陰漫漫公歸淫熯濡旌旛霜刀不染蛩頸殷塗龍安

享雩舞閒嘿桑有沃柔可攀小麥青青大麥攢拜公起舞公顏歡明日空堦響夜闌屋漏不復愁衣單桁桷廣廈安如山

依韻和子充雜言

君不見東方朔避世金馬門侏儒倡郭同陸沈滑稽突梯意已深不如孫登閉口逃蘇門身猶孤鳳無與隣心知嵇生未識真兒童讀書聞入孝遭時有用可以移於君孔子繫易辭尊乾而卑坤耦耕未足問禮則鳥獸固自羣荊榛孟嘗聲勢一旦消

歔冢上之牧良可悲苟爲貧賤不濟物身死泯然
俱若玆聞君早慕棲竹林何忽作此悲來吟嚴君
肥遯棄討論少年宜自有與聞窮達俱性外學者
所不陳惟勿枉道寧屈身豈欲行不由徑如滅明
不然不欲乞醯於隣同微生白駒雖潔空谷難久
將誰覩當詩一篇差可人秋關蘼蕪亭下生亦蕃
夫人自有美子何足言採擷但慰吾愁魂吟詩作
賦北窗詞更妍萬言不直一盃何足憐咿呦聊用
窮吾年能來西齋清坐一榻橫長飢亦不轑釜云

無羨荀卿論義榮遲庭大不近人情是非亦置之
古人踽踽涼涼生何爲揚雄擇中庸反騷痛湘纍
我今不見雄此心猶爲君子夷世間趣舍不同豈
但羊棗鱠陶潛自謂結廬人世無車馬喧心遠能
爾安有鄭君其門如市亦能自謂我心如水

徑山

盤崖繞磴步步高僕痛馬乏游人勞五峰崛起干
雲霄衆山奔走爭來朝我行直欲犯星杓意猶絕
頂繞山腰松間鳥語如我招仰見白塔當林梢擔
撟上下若桔槔路窮飛棲勢岩嶤欽翁未來蔽菅
茅山精木怪讙游傲霹馳颮竄狂飈跳靈景晦昧
何由昭忽然飛錫從江皋窮探不憚東峯遙曲腰
丈人白絲袍再拜辭前風霆飄三百年來響鐘鐃
閩商海賈輸金刀直欄橫牖山周遭晨翁夜颯聲
嘈嘈碧杉紫栢羅旌旄客來六月忘炎歊明月庵
前醉松醪白雲峯頂瞰吳郊鵝毛一點錢塘潮錢
王宮闕如累樵臨之殿慄精魄超歸不得寐心搖
搖舍輝孤亭立嶢峭此地覽景尤難逃五更月落

啼喔喔陽烏欲上海水燒晦明變化不終朝僕陰
忽晴狀莫描夜闌燈青雨飄蕭偶坐兩客論幻泡
探玄窮妙寬寂寥破除世事無絲毫不奈詩思猶
猥豪歸時日沒紅霞消荒崖老木山蟬號

次韵太學宋學正遐叔考試小疾見寄

蕭然如裴叔則頰毛疎復長逖然如王夷甫高致
宜廟廊功名四皓雲泉外詩賦三閭草木香君莫
誇熙寧登科面玉雪只今未老鬢髮蒼不應彈琴
酒鑪坐消渴還有禪病縛不忘相拋白社一歲長

浮我杜舉須十觴結交齊東李文叔自倚筆力窺
班揚談經如市費雌黃水炭何用置我腸勝遊獨
不患迎祥流舟荷踏水中央

淮壖

淮壖日沒風卷沙黃昏飛雪如落花孤舟有客寒
不飲欹枕關逢夜憶家雪飛逢底洒我顔逢隙處
明來曉色紙屛布被風颼颼驚起開逢滿船白船
頭雪重折黃蘆下有宿雁驚相呼天寒四野無行
客凍臥孤舟愁盜賊厭聞淮浪打船聲原上風號

天正黑土膏已動春陽來安得長風埽霧開豁然
天外見白日為君挂席凌清淮

寄懷壽光主簿四叔父

我初就學首未冠叔父不以童兒看我今生年二
十一叔父晚作東州官側身西望不得見淚下兩
臉何洗灡青春白日不照貧士屋使我四壁長年
寒六年兩歲從進士晚學揚雄識難字貸錢乞米
出都門鼓腹吹篪入吳市讀書擊劒老死終何為
古來慷慨無人知上有九重之青天下有百尺之

黃泥収聲藏熱等需火白楊蔓草秋風悲生亦不
可料死亦不可量荆山長號刖兩足何如船尾歌
滄浪我不能鈎章抉句攀俊造又不能赤雞白狗
追年少矯首翻腸無一言歸去吳松學漁釣主簿
卑官何所施秋來兩鬢應生絲阿宜已冠無成事
猶憶它年冬至詩

収麥呈王松齡秀才

晁莊寂寞依東山王莊負郭容往還東山刺薊淺
一尺負郭家近饒盤餐穿鞋戴笠隨麥隴旱日炎

炎煙燎顔貶貧辛苦事當爾君屋鱗鱗三百間

花林示楊彭年秀才

花林遠望春陽浮卒然相值東山頭犢兒初乳毛
物潤鵓子欲啼鳴聲柔一生會合盡天幸萬事反
覆非人謀倒頭且擬醉千日相如渴病乾咽喉

莎雞食蝗

居貧得田不百畝天賜時雨苗氤氳遲明當熟晩
未刈災蝗夜至如驚軍秋風吟茅雨洗瓦葉上穗
落青紛紛常嫌莎雞聒麥壠紡車細捽喧晨昏莎

雜可憐爾吻利驅蝗逐蝻羣披分豈惟秋螟畏蝗
斧蝗亦爲爾森跳奔天下災蝗凡幾郡安得爾輩
盈千羣揚眉振羽如屯雲爾雖癡聒誰煩聞

題李偁推官頤齋

無捨靈龜觀朶頤自求口實君自知誰爲此者君
名之其說不煩求我詩君家嚴君業爽伊虎視耽
耽雄四夷四方是維天子眺汝陽一室大澤陂我
往受業拜門垂聞公一語洗然奇我歸瞠若安可
追君才固是麒麟兒幼讀父書壯息施不早小官

乃吾師況有內樂潛天倪荒城無人誰過之面城
築室兹逶迤去年秋雨河股移百草不生苦擁基
蟻子緣礎螾糞泥夜眠不穩憂爲池今年聞早春
氣遲牆根隙地稍可埤初植防風種黃耆萊州石
鼎青琉璃地鑪宿火風鳴枝對君長語淸未疲外
輕內順生理宜問從何得聊我治平眉州夫子言
可規麻田處士術安期今之崇丘歷九疑見人不
語下臂馳逍逃乎陰食蛤梨君何僕僕不往隨與
訪汗漫還無時還無時我何適北山之南南山北

荅趙滋主簿

我昔尋幽徑山上曾傍苕溪弄菱槳南臨天目指
掌間隔嶺如聞笑言響年來淸血斷征衣碧髮丹
顏日夕非便欲相期煑白石與君晚入煙霞飛

飲城西贈金鄉宰韓宗恕

大夫盤中定州盞三舉檐花舞淩亂請君行盞且
莫稽爲君起賦飲城西城西古道如澗溪東風吹
沙不見林虛堂更覺野原闊楡栁浩浩波濤吟雜
花一園來遠道兩株江南梅更好櫻桃已晚猶爛

漫百株如雪聊可繞常時東風無此寒常時諸君
無此閑且看瓶口似魚貫莫惜面文如纈斑大夫
工爲宋玉賦恩不能涯宇無數秀才酷類東野貧
白屋青山愁曲身籍咸不肯羞北阮主簿高材郎
仇覺成詩午景已妍和罷酒花開應更多山翁歸
不醉當奈峴山何

荅陳履常秀才誰贈

驅車觸熱中煩滿苦無蔗漿凍金盤陳君詩卷可
洗心持作終朝晤言伴男兒三十四方身布衣不

化京洛塵白駒皎皎在空谷黃鳥睍睆鳴青春子桑之居十日雨入門不復聞人語形骸正是吹一吷安用虛名齊后土文章初不用意成黼黻帝躬臨下民時花俚服誚新巧牛馬安所辭吾名禹穴幽奇行可彊江北江南正相望槳濤鼓枻何當往愛惜水仙桃竹杖不應越女三年留相見還須未白頭遼生知非若不早巨舩夜半遺藏舟達人一言嗒矢疾相從琢磨悔去日萬箭正是可憐花我獨開名不曾識

和王仲南病暑

吳邦憚暑如蜂蠆河曲逶遲長日曬蔗漿金盤賴蹹煩內託滑涼數為敗黃昏乍快風吹髮驅猜蚊虻坐明發青衫主簿氣如雲茂陵無事悲消渴茫洋河伯何為者兩涘無因辨牛馬何生狂夢涸歸墟喉舌湯湯未勞瀉能來一嗽華池津七椀清風立有神更尋齒下微妙訣遺君體適仍魂平案頭白紙如堆雪人事紛紛日將月與君未遇尤四時利害相磨生內熱

贈送澶州監酒稅劉銓殿直

頓丘淇水雄朔方官收榷算資公藏長朝百販羅庭堂望門逆鼻聞椒漿惜哉劉子氣方剛我冠濮濮頎而揚丈夫有志困難量短袖不足供倡佯黃河七月鳴浮梁風埃瘦馬景山長劉子何之魏北鄉悲歌彈鋏邀孟常馮驩一語驚齊王況如劉子足白癡讀書滿腹銷彌吭鄴城埋寶夜則光士惟不用久乃彰不見將軍家平陽遺時有用名煜煌

和顏隨飲酒

樊山夜漲河鳴鼓奎火占中知溽暑頗閭居鄰胡子都共喜夏屢登宴俎參軍河北主簿南騎馬相逢不相語市西老屋斷人居自覺天風生廣宇菅席坐土階逕黃粳汲泉塼井古翩翩後至王將軍開口相投律呼呂丈夫得意吐然諾盃酒形骸安足數露頂張顛且勿憤起舞我能先衆客二豪禮法空是非一斗三盃眼方白中虛嘔冷腹橫絙汗如橋壞朝陽蒸沸然煩厭暫莫過飲蛇不省疑吞繩豨苓卷桂尊停飲兩日不咀公厨氷長篇忽

聽鳳皇曲却似牛嶺逢孫登君家鐺勺還應洗須我下床仍食美西池何似漢江長誰使蒲萄變新泚醉捉蟹螯學五指吏部拍浮非在水抱琴寧復待招邀昨夜雨涼孤興起金丹定有換腸藥不用俗醫論表裏

壓沙觀梨

鄴城旁缺通清溝城南之水城中流白沙漲陸最宜果萬梨壓樹當高秋去年花開往獨晚不見瓊葩腸欲斷隆冬騎馬傍高原却恨枯枝寒日短忽然變化何處來一夜東風吹雪滿晴川極望百畮

開三山銀闕正崔嵬雜花不容一朶鬪照眼冷豔雲為堆堂中置酒對巳好千葩萬蕊誰能繞暝景氤氳一片忙蝴蝶飛來落青草人間浩蕩看春光豈徒田獵心發狂向人慘澹迫歸興落日晛山催羽觴故園桃李春暌沒惜哉拔去無奇術明日重尋儻可期暴雨流堦不能出

過金堤劉景文

雲間高堞如雲白草下淺濠如草碧迤邐隨斷出平堤前見黄河如帶直官居乃在城西原荒臺古木鳥鳥翻美人芳氣如秋菊坐令嬋嬋棄中國不憂泐澤豪不殺夜識漢中龜髓在借須走馬候水曹後時此會何由再霸陵往來仞避名執買不同人更驚無心躑躅路寢養服車安用仍一鳴未若捧觥何不可二豪螟蛉與蜾蠃況聞畢案良亦賢郵愛五花論酒錢不然慷慨坐歲晚風入衰柳催寒蟬我論李君其趣獨自喻懸公徙王屋是中聊可外形骸官閑方幽相與來勿罪河源見山寄經

送趙燮

趙侯慷慨諸公客少日論兵今髮白自言頗似韓上鷹老得一州聊鍛翮送行誰復雙眼青斷腸紅頰傾葆醑停歌自解水蒼佩醉騎紫燕黄河冰

送石梁赴舉

鶴知半夜雞知旦歲晚淹留客心亂功名識時貴及早不忍飯牛衣至骭家居負米有季弟能硯明星弋凫雁男兒業就可以行桃李榮時腰綬燦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十二卷

古詩

送張緡子望太常簿
鄭彥能求擬江亭詩
贈楊景平
送吳瞻赴闕
送陳逸之筠州
過劉季孫

贈段萬頃
次韵魯直謝李右丞送茶
與李文叔夜談
贈送張愈秀才
魯直復以詩送茶云願君飲此勿飲酒次韵
次韵蘇公翰林贈同職鄧溫伯懷舊作
次韵文潛館中作
次韵太學黄博士晁仲同考試作
復用前韵贈祠部陳元輿
復用前韵呈刑部杜丈君章
復用前韵再呈晁仲
送龍圖范丈德孺帥慶
初與文潛入館魯直貽詩并茶硯次韵
同文潛館中韵贈蔡天啓
次韵魯直試院贈李伯時畫詩
喜文潛自淮南歸招飲西岡呈坐客
李成季得閻子常古琴作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二

古詩

送張嚮子望太常簿

張侯於我丈人行十年江湖心鄉往平生獨立白雪曲少時妙譽青雲上胡爲四十尚飄蓬逢衣騎馬鄴城中將軍賓帳登履肅開府畫延簫鼓雄況復儒宮飽閑暇堂有叢書竹蕭洒論文不厭夜經過起看北斗插黃河相逢安得怨寂莫仲宣樓頭良可樂何當奇計出番禺未應長檄開邛笮太常何稽亦不冗少卿淑問清時重俎豆之事則嘗聞男兒讀書業有用歸去天邊道路長東風春草滿池塘美人不來時曉晚誰與玩此林間芳

鄭彥能求擬江亭詩

亭下流泉三畝隘誰擬西江蹄一派桃李佳名聞答人此言雖小可喻大寧非逐楚顛領身當是羊裘傲漢人避世牆東王君公五經紛綸并大春端然養魚廢車馬一身環堵觀天下吾人鄭子詩句新高堂素壁開蕭洒何當湛湛見青楓白蘋落日怨相逢一亭兩檻更何有波濤風雨船前後莫憶槳槎犯漢津莫憶樓船下石城盡醉漁陽無好曲短蓑銅斗平生足

贈楊景平

君不見華陰楊君漢孔子君生其後無乃似乎居恐懼西北隅力行發憤尚不媿君今鳴櫓下長淮眼明清曉三楚開揚州行矣勿濡滯江南細雨收黃梅我今正是鳥折翼肺病三年廣文直督時黃帽榜舟人却向西湖當不識寄聲閩子老漁樵小山桂樹不須招槳槎東游未敢必欲去天台觀石橋

送吳黯赴闕

我初官此君未來君今去此我未往驥飛豈不慕細遡留滯何能悲執掌學道平生昧蹊徑半世端如走榛莽古人曾病田甫田切磋安可去吾黨東風消雪送鴻雁南國連山生篠簜爲當歸夢五湖中會有高名百寮上

送陳遹之筠州

居貧百草春䍠靡槧作舞雩春服美愛君欲贈華
韡韡思君何處無芳卉三年眼花秪欲眠鶯夢往
往音猶然單金安所用吾技術成正復還劉累不
猗何由有䴵特錢鑄須勤晚方積呻吟裘氏日已
多恩流三族功比河告行風雨春物空催花作果
黍芃芃亦從梁汴即清穎湛湛已見江頭楓巖君
被命分符虎符者無襦今五袴未勞負米近山川
姑弟酒中從聖賢（一作李廿木用君力田君弟酒中從聖賢）

過劉季孫

劉侯歲穫春堤料居不曾闕須我勞未嫌清濁各
有攜匪報瓊瑤以為好吏訶罩紋自可更兒笑接
䍦從復倒為憐徒步此青袍重憶歸來著黃帽官
忙未向林野疎時清不廢詩書傲梨花如雪許重
游秋實壘壘晚方到

贈段萬頃

美人竊窕家南國可與副笄覲黍稷平生寂寞夙
將維慙愧木桃猶報璧石城三檗為誰催萬里清
江凌不測王門酒肉傲勝詭豈有鄉賜仍下客危
詞欲洗大夫宽千載獨懷吾祖賢不量腹小文籍
博頗似井蛙輕飲川丈夫趣舍無南北情親非為
牆屋違予寘正用臥谷口乃有高名諠日邊胸中
傀磊契何所自笑柴愚得參脣借令好問忘足繭
孤豚豈堪黃犬補吾身槃社真寄耳趣取無用安
足數無心俎几類盤辱拳曲不羞人厭覩土山出
火石為融羲和當午車隆窿通渠束帶過者寡乃
獨葛巾終日同傾囷倒廩用餉我我為牙羽陳編
鍾蟬聲入耳麋節改別我整驂無愧容

次韻魯直謝李右丞送茶

都城米貴斗論璧長飢茗椀無從識道和何暇索
檳榔慙媿雲龍羞肉食蠶源萬畮不作欄上春伐
鼓驚山顛題封進御官有局夜行初不更驛宿氷
融太液俱未知寒食新苞隨賜燭建安一水去兩
水易較豈如涇與渭右丞分送天上餘我試比方
良有似月團清潤珍豢羊葵花瑣細胃與腸可憐
賦罷羣玉晚寧憶腥餘雙井香大勝膠西蘇大守
茶湯不美誇薄酒

與李文叔夜談
中庭老柏霜雪裏北風烈烈偏激耳誦詩夜半舌
入喉飲我樽中淥醽美升堂辭翰愧非有何異遝
家數其齒文章萬古猶一魚乙丙誰能辨腸尾更
慙頗似會稽康欲語常遭士瑤棍廣陵入月未足
言曾使醒醲溷然起安得譚如子枚子
贈送張愈秀才
秋水幽幽濟河道君挂蒲帆若飛鳥西風黃葉滯
公車雞黍從君懷故廬男兒自有四方志世上相

期獨榮利咎時馬周徒步動天子君今有用當如
此
魯直復以詩送茶云願君飲此勿飲酒次韵
相茶真似石韞璧至精那可皮膚識溪芽不給萬
口須往往山毛俱入食雲龍正用餉近班乞與廐
官誠靦顏崇朝一鹽坐官舸申旦形清不成寐平
生樂此臭味同故人貽我情相燭黃侯發軔日千
里天育收駒自汧渭車聲出鼎細九盤如此佳句
誰能似遺試齊民蟹眼湯扶起醉頭澌腐腸煩類

它時玉川子破舁竹林風送香吾儕幽事動不朽
但讀離騷可無酒
次韵蘇公翰林贈同職鄧溫伯懷舊作
雪堂蜜酒花作醅敎蜂使釀花自栽堂前雪落蜂
正蟄恨蜂不采西山梅漫浪飲處空有跡無酒可
沃胸崔嵬不知幾與樊口渡五見新曆須清臺鄧
公翁歎不可挽素衣未化京雒埃山中相邀阻節
杖天上對直同金鑾只今江邊春更好漁蓑不羈
懸犢隈百年變化誰得料劒光自出豐城苔老儒

經濟國勢定近臣獻納天顏開蜀公亭上別公處
花柳未逐東風摧尚容登堂譚落屑不媿索米腸
鳴雷因知流落本天命何必挽引須時來九關沈
沈虎豹靜無復極目江楓哀
次韵文潛館中作
蓬山前臨九軌路三日街晴案吹土直廬鑒牖面
宮垣青壁嶄嶄看墮雨殿閣風斜碧瓦寒翅溼蒼
鵓不能乳却思窮巷亦可言一埽蚊虻通昝苦欝
蒸書課未須忙午漏傳休聽天語傳宣暑伏午後罷校讐平

生豪氣對樽酒山雞見鏡猶能舞城南寺近晚堪
過笙歌涼月闌干戶但憂伏日細君須割肉無緣
待歸組

次韻太學黃博士冕仲同考試作

日邊傳詔天街草草西城車馬聚官曹一見故
情親宴語識君心志古成安長孺澹淵守笞君罵
游所為主我寵亦號成安客文采初無君一縷予與冕仲俱為韓盧州璹之客胸中萬頃復誰同正有君家賢叔度
官事留人何款窄廣文楊柳花飛戶好書老未置

鉛槧學經晚始羞章句棄槎況自風格有病辭郵
可形容嶳成詩莫憚纔日傳青驄御史呼歸去

復用前韻贈祠部陳元輿

行樂會閒戒遲莽人生波上飛鳧聚蘭亭往事如
過雨山陰脩竹空千古陳侯揮翰少年時三賦聲
名動人主可是高才棄繩矩自然采繡非針縷五
十天南把一麾猶得無襦歌叔度邂逅西城策治
墟王官纔日車連戶自言春晚洞庭歸日落江南
得佳句傾葢何妨許如故執鞭況是平生慕但憂

筆陳困攻堅儻許壽盟解圍去

復用前韻呈刑部杜丈君章

杜侯灑墨春雲莽紛紛滿紙棲鵶聚文章不犯世
故鋒牛鬼荒虛瓦棺古平生傀磊寧獨此蹐俗唐
虞要遺主先君諸父盡金蘭中以婚姻況覯縷勞
心吏寒官有程得意朋尊美無度尚憶花妍春仲
時休沐黃昏來叩戶苦憐蟾桂將十分欲贈海棠
無一句巷南巷北相過稀而此從公慰懷慕安石
榴紅儻可期公不來過我當去花一兩家皆有且素約矣

復用前韻再呈博士黃冕仲

龍津之北雙溪鶩逶迤勢入龍津聚龍歸何處牛
斗閒劒不可求江海古慘澹猶思入百年變化豈
無神物主何當旋棹入谿淪儻可燃犀照毛縷登
樓鄉有北客同把酒但看南雁度更邀桃葉遠臨
水正值荔枝紅照戶入梁一曳鄒陽裾息越屢吟
莊舄句竹林觴詠當日情峴山名姓它時慕一閒
說盡青鞵游令我蔡風欲仙去

送龍圖范丈德孺帥慶

君不見先君往在康定中奉詔經略河西戎大順
胡蘆盡耕稼賊書不到秦關東邊人咸識侍中子
至今猶說將軍似給事文武龍圖賢大馮小馮安
足言鄰年書傳有肝膽二十起家車檻檻蛟龍雲
雨特可用麒麟圖畫功非晚況聞馳傳厭山谷須
時河隴嚴飛輓朝廷厭休蘭會兵秦人倚慶為長
城特平斥候正須遠軍閑留田未宜輕東風浩浩
吹榆柳相勸西城古原酒班春曷不問遺老先公
遠謀尚多有女郎山下萬貔貅部曲肥馬身輕裘

比曹賞賜飽無用談話豈得希封侯趙邊今日須
李牧士無超距姑食肉

初與文潛入館魯直貽詩并茶硯次韻

黃侯閱世如傳郵自言何預風馬牛草經不下天
祿閣詩入雞林海上州兼陳九鼎燦玉鉉鼓緣五
晃森珠旒後來傀磊有張子姓名並向紫府收青
春一篇更奇麗勢到屈宋何秋秋洮州石貴雙趙
璧漢水鴨頭如此色贈酬不鄙亦及我刻畫無鹽
磐傾國月團聊試金井漪排遣滯思無立錐乘風

良自與不淺愁報孟侯無好詩

用文潛館中韻贈蔡學正天啓

蔡侯飽學囷千釜濯足清江起南土立談頗似燕
客豪快奪范雎如墜雨東城禽羽未足言栢直何
為口方乳蔣侯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齋苦平
生傀落有誰同要得張侯三日語晝閑郝自運甓
忙時清不用聞雞舞桓桒歡喜見車馬書冊辛勤
立門戶自當食肉似班超猛虎何嘗窺案俎

次韻魯直試院贈奉議李伯時畫詩

東房擕卷繞幕行西房卷作墮地聲紙山間出筆
陣橫李侯畫若禪眼透觀魚玄沙骨棘瘦舟中淵
明細若豆歸心秖愛玉花驄不須棘針學癡翁惱
渠愁作眉闘紅數物伯時試院所作

喜文潛自淮南歸招飲西閣呈坐客

春回三楚冰生漪銀臺春夢歸心馳莫言上水百
丈苦淮渚東風一月期都城經春雪蔽地百花不
放須君至清晨一紙閤門書走馬蓬壺下直初保
康橋頭燈照夜我馬鳴嘶向君馬得君豈但官局

同卜鄰况近南城下文詞㛐善知名久丈人令德
于公後同年廖李芸省郎吳門隱尉身姓張平時
花發値此客隨分東牆有春色宮壺賜酒玉流巵
請君但作留春詩人生身外安所知爲君借舞杜
廷尉對花有酒那不醉

李成季得閻子常古琴作

昔人流水高山手此意寧從絃上有閻侯卷舌臥
閭里意向是中留不朽似閭綠綺置床頭暑雨東
城無麥秋趙傳和氏齋五日吳得淇廬當兩州李

侯得意誇題柱成詩欲使遨諸路自有桓山石室
彈淡屋時聞繭抽緒無琴尚可何獨絃要識精微
非度數人生有累無非失我欲心灰木爲質嫩從
徽的自凝塵老向詩書遨愛日自言結習久難除
猶理斷編尋止息焦城卜築近連軫歸約閻侯亦
蕭瑟舊聞君祖課木奴試買瑕丘百株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十三卷

古詩

同晉直文潛飲刑部杜君章家次封丘杜
觀仲韵

次韵校書孔彥常校資治通鑑作

次韵蘇翰林廄馬好頭赤

送劉景文兩浙西路都監 余舊與劉同官北門

送直閣杜君章守齊

次韵文潛贈啓聖院旃檀像

送外舅杜侍御自徐州移使陝西

次韵文潛憶楊翰林元素家淮上夜飲作

贈麻田山人吳子野

送北京學生曹慈明之京師

東坡先生移守廣陵以詩往迎先生以淮
南旱書中教虎頭祈雨法始走諸祠即
得甘澤因爲賀

至日同文潛舍人飲錢京兆穆父龍圖家

送李端叔從定州先生辟
和文潛期飲穆父家兼呈穆父
和東坡先生梅花三首
和王定國二首
次韻蘇門下寄題雪浪石
次韻和趙令僉防禦春日感懷
次韻和文潛算春節事
用谷字韻荅提刑孔毅父治河橋
次韻孔毅父種花因送海棠屬三大字求

茶
再用治橋韻奉送毅父按部將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三

古詩

同魯直文潛飲刑部杜君章家次封丘杜觀
仲韻

廷尉風流才絕塵最憐高譽歌陽春兩鬢亦解倚瑟語催送花前紅袖舞黃張翰墨海內名席上生風清夏宇封丘自倚筆勢豪不怕當筵賦鸚鵡對酒含情古所憐樂事幾時如過兩阮公鑪邊不擬婦陸郎班騅無用嘶長燈照出簾櫳外缺月墮落

潘橋西斗酒雙魚何足貴李侯氣許山東吏正須新麴雜青槐千里業尊江上來長船刻玉流霞動快引不須帆檣送自作新詞碧牡丹著擊盃翻叙隆風芍藥佳名鬧管人滿插不辭帽重倒床任作鼻鳴雷屋上啼鳥還與夢

次韻校書孔彥常校資治通鑑作

羣公愛我邀我居平生文舉情豈疎鈞陳玄武在北極上帝之府森圖書趙韓魏降顯德尾司馬嶂嫣世良史其人不見其言在青草生原炎陽止吾

君好學白生知成湯得尹方有爲應合它年尹躬學書成泣像麒麟閣

次韻蘇翰林廄馬好頭赤

君不見崑崙龍種非凡肉不但蹄高耳批竹區區吳蜀有二駿跳過斷橋飛出谷萬蹄縱牧原野赤汧隴収駒日復日未須天廄驚好頭冀北未空聊一歷

送劉景文兩浙西路都監 余舊與劉同官北門

劉侯八尺力如虎遣守黃河千里堤閉門寒郊似

漢隱蟲響秋巷牆懸黎我官北門四換歲訪飲屢過城濠西雁飛不到建章闕欲往何與車無軛詩篇驚人衆側耳蚤有高譽無甲栖詔綏兵馬吳八郡畫船下汴光生蜺西湖靈隱天下冠幽人釋子多招提松林竹塢我行地拂拭定有塵埃題山堂清酒小泥赤吳歌白紵雙蛾低少年放意入雲水只今塊坐愁冠笄君行日夜向佳景洞庭霜落蓋鯝鰊莫誇能飫便鼓馬鬪琛海賈通蠻谿時平游宦行樂耳爵有佳客須頻攜明年我亦丐一邑扁舟江上隨鳧鷖

送直閣杜君章守齊

杜公文史不讀律平反世稱徐有功官爲列卿位亦顯皋陶事與禮樂同書生骫骳笑法令弦歌不媿陵陂中衆賢和豫治乃舉但願主聖朝廷公白頭典校漢天祿未煩載酒如揚雄自言臣老應報國五馬便去如飛鴻京東耳聞事可數似說振貧倉儲空裕民誠患力不足措國豈與民俱窮才難所要遇事了仁厚未免無能蒙囊中食玉百未試

干越在匣光生虹却嗟鉛槧坐棄日伊我何補羞兒童力能如虎安敢爾鬢毛幸未成老翁亦息一郡効尺寸官卑未許伸喉嚨飽知世事秖坐嘯又看馬鬣吹西風平生放意在雲水落身塵土會閑籠經時無酒對佳客借與歌舞開心胸公行播旻載雙舸誰與客勸琉璃鍾

次韻文潛贈啓聖院旃檀像

至人如幻千億身若以色觀皆世人大千初自一漚發變化誰能知本因移天宮殿著人世斷取無

異陶家輪當年紫磨已殊勝後來浮海亦有神緬
懷此地初啓聖眞人繼出天下春莊嚴事祕理莫
測萬世鎮守無陳新寶坊千柱衆八百衣食隨念
何由貧天寒急景過駒隙坐穩不去同鵰蹲歸來
想像發光影一洗百慮無餘塵

送外舅杜侍御使陝西自徐州移作

建隆以來論人物得士與古相低昂人才歷數仁
祖世後生嵬瑣無復望老成寂寞典刑在杜公玉
立映班行少時學問聖賢說松柏歲寒觀老節得

官烏府不須臾正色空聞動帷閣鑠金衆口未必
然天與名城慰蕭屑王師頃縛山西酋朝廷却懷
西顧憂涼州旄鉞何足恃岐隴須公勤傳郵平生
經國有雅意桀流得坎惟所值作官施設要近民
金馬嚴徐等兒戲詔書寬大人樂生吏安爲虓威
不行金城郡可無粟守堯舜與民寧益耕茶鹽貲
國何必古俗儒徇名不知務精神折衝在本源要
以雍容在蒼遽知無不爲公自期豈弟君子神所
私秦山渭水照車馬屬城列縣觀威儀此行屬任

良不惡金魚新佩明光墀誰言直諫居內少淮南
盜鑄煩無綏時平王度日金玉歲晚汲公還見思

次韻文潛憶楊翰林元素家淮上夜飲作

老人得坐安若山畏寒縮頸衣裘閒不如公子擁
樽酒詩材春亂詞濤翻想見楊家美人出玉面朱
脣映琴瑟水船著炬光照淮雪亂風筵飲方遒只
今愁坐私自憐寒書凍硯塵滿前人生何者非昨
夢還如歸去散花天老人已復形槁木眞幻那知
然不然蚓鳴小鼎藜羹熟閉眼圓蒲不是禪

贈麻田山人吳子野余見待制李公識之於汶上蘇密州在焉始聞子野名

汶陽我昔見蘇李人言吳子歸未幾長嘯春風大
澤西却望麻田山萬里不逢鄭老溪上篇欲致朱
公路傍米今年窮巷絲生髮馬尾吹風化衣袷定
知赤鯉騎波濤何意黃冠驚僕妾琅函萬過陰魄
悲心無丹白鑪生兒山中種芝豈無侶成都醉眠
未嘗去願從王烈或見呼試訪孫登竟無語棄家
內愧非此流此身天地一虛舟未應齒豁塵埃裏

乞與青精救白頭

送北京學生曹葱明秀才之京師

魏武子孫今寂莫唐來只有畫將軍鄴城初見黃須面尚喜登堂詞若雲乃公白首圖籍裏小心恐懼敎其子文章錦心仍繡腑屠龍殫家安用許半年繫船康海門官忙不共持一樽岡頭梨花吹欲盡淮口汴流來正渾鄙夫日欲向吳越官滿一封飛魏闕著書虎觀未敢言敝身蟬蛻眞癡絕

東坡先生移守廣陵以詩往迎先生以淮南旱書中敎虎頭祈雨法始走諸祠即得甘澤因爲賀

去年使君道廣陵吾州空市看雙旌今年吾州歎一口使君來爲廣陵守麥如櫛髮稻立錐使君憂民如已飢似聞維舟禱靈塔如絲氣上淮西脽隨軒胥澤人所待風伯何如亦前戒虎頭未用沈滄江龍尾先看掛清海爲霖功業在傅巖如何白首擁彤幨世上諛夫亂紅紫天敎仁政滿東南青袍門人老州佐干世無成志消惰封章去國人恨公

醉笑從公神許我瓊花芍藥豈易逢如淮之酒良不空一醻孤鴻煙雨曲平山堂上快哉風

至日同文潛舍人飲錢京兆穆父家

大尹孤標琢崑玉舍人骨相飛食肉弊裘羸馬愧我寒喚飲東齋散膚粟少時獨識孔文舉不交餘子平生足尹門如市立相躡尹心如水清可掬鄰無惡少歸醉臥不遣長鬚訟騎屋閉門不出三日雪冷坐西軒花眩目未妨詩句敵青春痛飲何由髮還綠

送李端叔從定州先生辟

中山老帥嚴廊姿不用猶作諸侯師毛錐變化有風雨餘事亦足疲羣兒龍門爭騖貨趨肆求貨安知於此市百年用舍我何有一語重輕人取是李君懷璞世又嗤世人不實公收之乃知士屈伸所知黃金鑄作鍾子期不如晏子共一時時乎關鍵一臂持於何用此賓主爲鞭長未可施馬腹要以高名醫殊俗應戴接䍦攜葛彊笑談過市人嗌坊勿憶平山如峴首它日我名同不朽有年公咎但

吟詩無事君今姑飲酒只愛我似蠹書魚無復驟首鳴鹽車一麾儻許從方伯要著韎韋覲丈席登臨相與看劉公長嘯犬羊空漠北

和文潛期飲大尹穆父家兼呈尹

野人散髒無與鄰世人共笑子獨親沛然有餘不矜飾我亦謂子誠可人萬魚喁喁困復却看子撤挨黃金鱗人甘如醴飲者醉我獨箝口如薑辛淮南歸來兩鬢雪閉門自不羞龍塵無衣可換江頭醉有誰肯載樽中醇愧慙救渴京兆尹空缸尚可

供十巡放言與子一傾倒非子畏人嫌我莫府中貴人玉比德堂下和氣天回春醉人多忤貴人怒來呼莫憚衝泥顛

和東坡先生梅花三首

霜晴十月玉溪村見梅開早客迭魂山阿若有人含睇跂望不到霜煙昏東西野寺通兩徑上下竹籬開一園落身趨槃盆盎裏晨坐對花無酒溫歸來山月照玉蕊一盃徑臥東方暾羅浮幽夢入仙窟有縷亦滿先生門欣然得句荔支浦妙絕不似人間言詩成莫歎形對影尚可邀月成三樽

幽閑合出昭君村芳潔恐是三閭魂無人嶺上更偎好不與俗花名合昏蒼官森出劒珮列甲夫窗裏旗槍圍數株臨水欲仙去一笑向人如玉溫火雜草木百名字十月不冷常炎暾同心紫蒂宜上苑啄人虎豹司九門借令驛使能遠致要比桃李終無言豈惟千里共明月亦可千里同芳樽

梅花落盡上饒村腸斷子規啼月魂慰人獨有白玉蕊不到窗前只醉昏坐鑪瓌甕不舉首浮花浪

蕊空滿園海山有客心似水揮塵自散炎洲溫松風亭下亦如夢不見枝雪流初暾孫登一絃百韵足有山便足同蘇門似聞對客但長嘯獨謂此花終日言一篇尚可三致志聽人酌去如衢樽

和王定國二首

可憐好月如好人我欲招之入窗戶人言明日當大暑君看繁星如萬炷想君映月讀書時清似列仙臞不肥我正甘眠愁日出朝騎一馬昇還歸還朝便與山水疎只有此月隨吾居莫論人隔十

日面猶勝犬傳千里書淸處有物濯煩暑藤床對
月如對雨賦成鴻雁入周詩未覺宣王似吾主

次韵蘇門下寄題雪浪石

居庸減烽惟留屯時平更覺將軍尊鈴齋看雪擁
衲坐急鼓又報邊城昏百壺高宴黎栗園千里未
盡桑麻村天憐公老無以樂一星飛墮從天門得
無遺履穀城化恐是喫草金華魂不然荆棘霜露
底兀然奇怪來無根女媧擣鍊所遺棄奔潀尚有
河漢痕豈其謀國坐不用聊以永日寧復論跳梁

不憂牧豉塞綏納可使魚游盆公歸廊廟誰得挽
此石萬古當長存

次韵和趙令僉防禦春日感懷

春勝雪消龜兆坼凍柳冰蒲俱好色走馬城東服
乍驚可憐前日非今日結交從古天地間百年誰
見一人間王城塵土化衣袷五鼓驛車休夜闌況
我崎嶇二三子聖恩釋累從甌蠻雄豪久鍛酒量
窄更懦新長詩辭慳王孫物外有高興數擕王趙
兩紅顏上書自去千牛衛挂席欲過三神山灰餘

方烈竈下響霧廊初見岩中斑醉吟誰共可憐春
江南太守舊詩人賡酬不減笙磬音秀發更爲煙
霞新萬卷藏書韋杜曲嶠子陳詩一言足得意鱸
魚故未饜多情桃葉應相逐努力開平盛世名歸
及春風雙鬢綠

次韵和文潛莽春即事

南歸見君百事足如何一官曾不開寒衝雪泥暑
郭日老面只今如纈斑憐君與我自同調久渫不
食猶寒泉功名榛社直寄耳顏色不同誰後先黑

牛白犢未果怪物理儻自相囘旋愛君此語亦不
出勝處紫芝眉宇間飲中八人半寂莫最豪焦遂
今誰班凝酥池上舊游處海棠亦恐非昔年春波
一眼詩句好兩腋尚覺風翩翩投閑方響政可勉
何用不飲空三歎

用谷字韵荅提刑毅父治河橋

兩堤馬頭高作山兩津車路泼成谷截川夭矯穿
虹背排浪參差動蚿足七牛蹴河猶怒目一牛從
能平往不復借牛使河此聖特强飲不須求馬玉

次韵孔毅父種花因送海棠廳三大字求茶
東園老槐春不發舉頭只見中條雪江梅去國亦
悽然一萼聊堪映庭月未信河灘宜海棠十株立
致非所望爲君大字書堂榜報我匳中越焙香
再用治橋韵奉送毅夫按部將行
降羌當有甲齊山叛虜應無馬巠谷莫憂斗米千
錢貴自可航河一葦足繡衣不但捕擊偷赦書猶
祖亡者復知君勞倦神亦充白髮何妨面如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十四卷

古詩
再用發字韵謝毅父送茶
贈常州感慈邦長老 大通門人
及第東歸將赴調寄李成季
復用前韵荅明略并呈魯直
復用前韵荅魯直并呈明略
復用前韵并荅魯直明略且道見招不能

往
復用前韵荅唐公唐公有一日紙貴傳都
城之句且訟其不知我也并呈魯直成
季明略
復荅唐公并呈魯直成季明略
復用前韵呈明略
家池雨中二首
再用韵和陳伯比二首
用寄成季韵呈魯直

復用前韵遣懷呈魯直唐公成季明略
復用前韵荅十五叔父任城相會見和詩
任城有李白舊游處錄於詩中
聞文潛出試縣約毅父尋春
次韵唐美述志
湯村逢康安性
過熊耳山
送公爲之淮南
即事呈闕中順之二年兄二首

順之將攜室行而苦雨用前韵戲之
飲謝公輔家
以舂陵谷引水記呈毅父惠詩次韵
春雪監中即事二首
晚春二首
示張仲原秀才二首
村居即事
夏夜雨意
蒲萄
設成呈文潛五首
試院中秋
直廬聯句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四

古詩

再用發字韵謝毅父送茶

開門覩雉不敢發滯思霾胸須滌雪殞君初試一槍旗放我將齊半輪月不應種木便甘棠清風自是爲大塗未須乘此蓬萊去明日論詩齒頰香

贈常州感慈邦長老 大通門人

君不見大通方丈空無物亦不拈椎并竪拂本原自性未出喉巳向頂門遭一咄感慈神駿渥洼流

壁上高僧莫遣咄霹靂一聲龍破柱此中何處有衰休

及第東歸將赴調寄李成季

先輩觀濤滄海口長嘯橫槎拂牛斗野人醉著夢游天九門歷盡驚復還嘈嘈廣樂猶盈耳出門依舊重人間不知先輩今何往仙標玉骨天應貴千里東歸葬景清桑麻晴地日銜城黄金宮闕初回望青草恩袍偶自榮歸來滌濯親甘旨却歎京塵誤遊子家人餅黍慰辛勤鄰媼壺漿佐歡喜君不見馮驩一劍星闌干短歌慷慨不堪彈男兒得意貴賴脫功名有分勞躋攀折腰正爲五斗米得飽約君尋故山

復用前韵荅明略并呈魯直

廖君憤世談刺口人言寧食蔥三斗軒然鷁鼻顧隱肩日日醉市驪驢還我初月病覩髣髴老君有異大人問新豐兩行措不上竹林風來處自賞俯頭落筆千人驚一戰取齊餘兩城田生龍甲賴束葦詭勝尾熱安知桀盈盈府中誰憐此爲君愧赧

黄夫子論功欲識非戰罪試使喑噁走楊喜君不見方朔高才良獨難割肉要令生自彈北軍給食誰敢爾羊求平晉安能舉偶然捧檄忽擲板歸自知還雲出山

復用前韵荅魯直并呈明略

黄子人談不容口豈與常人計升斗文章屈宋中阻艱予欲一身追使還離騷懍慄悲草木幽音細出芒絲間陽春絕句自雲上折楊何煩嗑然賞横經高辯一室驚乍似遠人迷廣城隔河相和獨許

我枯枿亦有係之榮廖君不但西南美誰見令人如是子多髯府掾正可龍蠻語參軍寧素喜君不見古來皆醉餔糟難沐浴何須仍振彈斲冰無處用蘭挼芙容木末安能攀只無相報青玉案自有平子愁隔山

復用前韵并荅魯直明略且道見招不能往

銅斗承糟醉張口口和漁陽掐銅斗去年拋却青竹竿女須嬋媛呼我還我初不解世中語淡面鄉久王侯間未須頭出千人上要有廖君黄子賞竹

林清風前日生豫章冥冥雲擁城二人不來草木長帶鉄陸離誰與榮步行奪馬從此起談笑封侯誰氏子平生不識笳鼓悲盧讀君詩舍然喜君不見大賢遠抱與俗難何須酒盤柔指鳴哀彈二人高韵已廖廓黄鵠之飛那得攀繩橋可度見可喜家貧馬骨高三山

復用前韵荅唐公唐公有一日紙貴傳都城之句且訟其不知我也并呈魯直成季明略

諸公辯壯懸河口唾落紛紛珠百斗并陘酣戰我巳陘赤幟忽立無由還唐公斷後不容北腹背未殊秦宛間明光侯印懸天上下有死夫綠重賞書生儒志安足驚餓死索米長安城獻君賜帛等優笑飜譒未知傳紙榮泮宫先生誠國士可是同年予二子雜吟未滅聽筍竹能使窮愁發孤喜君不見新聲欲至舊聲難十指勞君千萬彈平生不遇感知巳過此身外誰能攀它年常侍幸見訪不因豆落悲南山

復荅唐公并呈魯直成季明略

窮邦無以餬吾口歲歲荒山收橡斗商歌白石不勝寒非爲荆州三往還天下無人知我意得君相合一言間三書丞相何煩上再見客卿寧用賞願閩闠中季布名何得此聲梁楚城論心四子誰許我百金一諾茲爲榮唐公才非今世士不見聖人見君子我今正似逃虛空聞人跫然巳心喜君不見玉川月蝕詩律難不獨蝦蟇遭罵彈憑陵百怪付公等青天蜀道寧容攀它時鄒湛名亦好常在我知因峴山

復用前韵呈明畧

茅焦逆訐磨虎口何似淳于飲一斗終軍棄傳鶩漢關何似富春投組還天下同心乖出處豈徒黄白馬毛問鄙夫紛紛煩觖望負日可堪希國賞竹林居士亦何曾江花無限老江城郎知橋上駟馬寵能作山間蕙帳榮與國寺中四月尾海棠雪落生紅子呼門日午醉不磨昨夜君恩賜聞喜君不見卒然佳會高歡難幸值野王聊一彈人生岐路易南北明發雲散何由攀知君未試餐玉法我亦

欲返焦城山

家池雨中二首

小池初鑿新得雨一部鼓吹從何來有蟾正碧亂草色時出汨沒西南隈井幹跳梁百不少洞庭魚龍何有哉能歌得勝莫入月凉夜與爾俱忘回

不作太白夢日邊還同樂天賦池上池上今年有荷葉細雨游魚唫輕浪教兒蘋易不應舉幽人一爻吾得尚此池便可當長江欲榜茅齋來蕩漾

再用韵和陳伯比二首

田里焉生寧肯去湖海陳卿時肯來詩書好在家四壁蒲柳蓊然城一隈騎上下山益疎矣儵從容出何樂哉市橋十步即塵土晚雨蕭蕭殊未回

築臺危可瞰垌牧朝來小雨猶十上雖無峻嶺有脩竹不減山陰同放浪青門正爾堪邵平雲中何必須魏尚小池更廣勿近牆且與濁渠同滉瀁（舊西有渠通舟）

用寄成季韵呈魯直

懷英名高長史口獨以一人當北斗黄公媚起與

之班奄有斯名唐以還文章破觚賴聖世筆墨未逃蹊徑間湖州太守諸儒長可獨進賢無上賞曾語黄公四坐驚醼吟佳句汶陽城（丁巳年余謁蘇湖州於汶上座中爲余誦魯直詩）飲茶未勝薄酒傾若人所辱伊人榮屬分德衰衆鳥恥陳蔡不憂顏氏子窮吟百軸傳未已短髮頻搔爲君喜君不見富貴及時行樂難雖無趙女有秦彈夢中自古不識路月在雲際勞攀攀何時半嶺鬬清嘯相值蘇門百尺山

復用前韵遣懷呈魯直唐公成季明畧

涇水爲渠食萬口一石論功泥數斗嗟涇獨不似渭閑安流赴海又西還天下梗柟盡隆棟何如櫟社不材間無能飽食猶天上巧智憂勞緣利貴我無懋功突厥名橫身爲國作長城又非石堡將軍勍帶刀奪取紫袍榮世上此身愚莫比霧縠翻態漢童子壯心雖欲羞自挽皃足元僅續非喜君不見西京對策濟時難羞死王嬙馬上彈將平易雀須食爾鴻羽可用高難攀從今識路窮捷徑求我莫傍終南山

復用前韵荅十五叔父任城相會見和詩任城有李白舊游處錄於詩中

太華玉蓮甘適口我欲求之青壁斗崑崙不覩覩大宛何異學射中涂還平生傲世予南阮臧否未容留齒間七賢遠跡冥鴻上咸也復幸青雲貴歸來濁酒厭獨傾疲馬却走諸任城紅桃白李晚寂莫黃菊獨暴秋陽榮謫仙酒樓餘舊址明月年年飄桂子不見山東故小吏斗酒雙魚誰共喜慟哭窮涂自古難不應更待雍門彈瓜田今歲初自墾紫車後日復誰攀東阿下望有歸意且爲子建留魚山

同文潛舍人出試院約穀父考功尋春

上界官府多文書我羅猶比山澤儒閒忙態異亾羊等一月不見霜侵鬢雖無京兆白花遲還有太官青玉壺武安曾孫我外弟聞君得人助君喜可能餅果饜兒童不有杯槃到隣里去年南歸飲王家把盞猶見黃梅花城南尋春成歲事忍不省顧隨泥沙世事何須還刺口輕薄論交翻覆手自憐只似永州昨歸喜虵存視吾缶柳子厚說永州爲大醫採蛇者曰視吾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

次韵棠美述志

仲子甘心織屨避萬鍾淵明不肯折腰爲五斗一年鴻雁識來往終日沐猴何去取坍詩意慕兩君閑讀書要在存心久平生所談性命與長棄不憂金石朽我今頗習鸞子定猶復晨朝怖頭走剝心先擬謝聲名不作羊鄒僂峴首雲梯雨矢集無方我已心灰同墨守恐坍自是禹門鱗未可潛逃入

吾藪琢磨晩覺孟光賢畏我放言時被肘甥能勑
我青門瓜正午時來休老手

湯村逢陳安性

東裝清曉來江浦瘦馬羸童犯山雨解鞍入寺聞
鐘聲堂上僧齋日初午故人聆我足音喜紗帽相
逢坐東廡別來幾日領生須相見驚疑更問語念
昨與君俱隨書貧賤不爲人比數侍郎門館乏容
悅寧子文章慙誹諵督言羅獻亦何有君去東州
我之楚可憐今日江頭路草草逢君具雞黍我貧

無策未容飽君祿雖微不猶愈如今未可計得失
且作新詩致醇酹

過熊耳山

殺一不辜神所恫呂母何預於樊崇蜂蠆無王求
所止一朝積甲齊熊耳兩峯相向猶耽耽千載定
林餘一龕我來捫石望荊杞此山閱人亦多矣

送公爲之淮南 陶靖節云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此其意也

負米萬里緣其親運甓無度憂其身讀書莫學流
麥士挾策勿比亾羊人乃翁辛苦到白髮今汝彊
勉當青春答時管鮑以君霸此兩士買寧非貧

即事呈閻中順之二年兄二首

螻軒屈首詩書人自喻適志非求伸閑蟬熱寐白
竹簟見客一整烏紗巾語言無味窮鬼志香火有
緣居士身明年得去不汲汲種竹待筍猶須春
吾兩同年俱可人平生一篤知己伸何由利口似
虎圈應不拭吐煩龍巾上鄰只約二三子看山挺
分千百身綠鬢哦詩欲成雪朱顏得酒尚能春

順之將攜室行而苦雨用前韻戲之

十旬九雨龍淫荒林蟬砌螾俱悲涼豐隆不閔行
澤足猶與脂車煩阿香我知此咎非風伯憑憑慕
天爾勍敵王郎行李望秋晴莫汚北飛雙鴈翼

飲謝公輔家

皇天於春自著意安排未遣東皇家朝雨已教潤
壓土曉風更將寒約花詩篇驅使到老得酒船拍
浮郎生涯四年逢春今日好可是芳物年年加

以蒼陵谷引水記呈毅父惠詩次韻

與君莽從棲岩東有泉鏘然發溪谷人言祥符行

幸城無水跨野疏泉此山足後來修廢吳與李誰
其記者江休復我欲重銘章聖功借君巨筆鑿寒
玉

春雪監中即事二首

愁雲欲雪紛來族微霰錚鏦先入竹舞空蛺蝶殊
未下迸瓦明珠正相逐僕夫無事困薪蘇易易不
鳴依室屋肺病惡寒空勸酬桔梗作湯良可沃
白雲自非桃李族陽春且止聽黃竹江風吹葦暗
天地鴟梟紛紛起追逐請看萬瓦變瑠璵平日塵

家無此屋閑居幽事亦堪論小逕苗生土增沃

晚春二首

春呼羣蠶與偕藏殘英風勸作清狂消愁賢聖酬
酢寡破睡槍旗幽興長
春歸風雨一朝盡晝靜園林諸趣嘉蜻蜓出水羣
掠蚋鶻鳩銜巢雙趂鴉

示張仲原秀才二首

去年鉅野張狂闞黃河水不到魚山焦城有屋仲
子築它日能來相往還

城頭急雨昏長川城邊清流鷗鷺閑城西雲黑電
脚落斜日正在城東山

村居即事

小麥青青大麥稀蠶娘拾繭盈筐歸放牛薄莫古
堤角三四黃鸝相趁飛

夏夜雨意

疑雲遮漢月不舒微電時照東南隅風條不動杜
礎溼初夜淡砌吟蟪蛄

蒲萄

蒲萄新條易扶疎椿花鎖碎滿庭除旱乾只喜雨

破土潦涸不憂河決渠

漫成呈文潛五首

無心看春只欲坐偶騎馬傍春街行可憐愁以草
得暖一寸心從何處生
花如怨人不近眼浣院一枝春得知東風不是不
愛惜剛爲花愁莫是誰
十年閉戶不作舞爲客一整紅羅裙莫倚琵琶解
寫怨朱簾坐下阿誰聞

平時無歎若易醉自怪飲樂頗先酡乃知醉人不是酒真是情多非酒多

不是生情薄桃李廣陵一株名最高俱飛蛺蝶莫猜忌端爲蜻蜓避伯勞

試院中秋

秋風吹空雁旁午長天無雲月呈露爲須通曉照清樽莫遣中宵生薄霧

直廬聯句

上閤井泉甘若醴蓬山點茶竹陰底 未 庾伏恩容

午課休宮殿初凉朝雨洗 之補 身閑出飲官不嗔日長睡足長精神 未 未懃便作蠹魚老拔毛濟世知何人 之補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十五卷

律詩

北山道中示公爲

和關彥遠雪

試院次韵呈兵部葉端禮并呈祠部陳元輿博士黄冕仲

吳松道中二首

濟州道中寄葉勛秀才

原上

答劉季孫

病起答關景暉

同魯直和普安院壁上蘇公詩

次韵黄奉議序致仕作 魯直仲父來作

次韵履常見貽

次韵鄧正字愼思秋日同文館九首

聞愼思說壕塘居

陪發運右司叔父集金山次韵

送趙正夫京東漕
次韻八弟西園課經二首
千秋嶺上
蒲津繫橋次李荼韻
次韻棣定祥符聽法
自畫山水寄无斁題其上
贈別張堯詢
寄題寶應无斁皃爲堂二首
憶廬山示无斁弟
秋夜西崗聯句
凝祥池上聯句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五

律詩 五言

北山道中示公爲

吾方賣劒日汝正抱孫歸昭代無官守平生近釣磯青山上野艇白水到林扉曬棗日猶烈鳴枝風已威荒陂民事少迂徑客行稀傷雨蟬知默違霜雁見幾卜居南縣早收課北莊微行李收兒識生涯田叟識烝嘗了歲事蹩躠息塵機反舍從爭席行衛莫振衣潛逃多落莫放浪少𡫸獻文字陪吾老功名許汝非

和關彥遠雪

春雨翻成雪朝爐未覺炎拂檐驚乍響緻袖喜初霑庭薄寧堪跡空繁詎可瞻正憐風共起終恨雨同漸疎箔光來細重扉氣入嚴形容慚檃括意象欲嵩添孤潔憐牆仞虛明快屋檐棲枯偶猜蝶穿隙暫疑蟾詩案閑瓢樽粧帷詠酒匳縈盈仙縷結瑣屑女針鈷扆上長干足頭間角里髯手龜良欠藥膚粟重遭燗池憶秦龍死河懷漢馬潛三章滿

嘗吊兩騎望能占有德㩳污化無威衆動恬堅凝
我無必皎潔爾何嫌偃臥安非介甘餐武亦廉妍
辭大子簡拙與客兒璽摶作膌珠燦垩爲紂箸尖
公車貧笑跣洹水夢憂殲鸞鶴淸宜緇衣狐寞莫
兼且當除諷渴未暇怯樵痁戒婢當進埽呼奴吏
出覘攬來眞可數消去豈堪拈便洗埋灰釜行操
割畝鐮它時玄尚白今歲突應黔漕府君黃綬儒
宮我絳檐寒吟無與律貧病不須砭玉飯流脂滑
金羹割尾纖山陰子猷興歸去爲誰淹

試院次韵呈兵部葉員外端禮幷呈祠部陳
員外元輿太學博士黃冕仲

盛世天休昝眞人寶歷開太任當政闓元老位公
槐莫盛官人始相從試士來鳴珂咸俊彥索米獨
塵埃未敷官曹膈多慙賞鑑陪成川須瞰滄崇厦
要絛枚文武中銓集丹鉛百卷堆豚魚聊可辨皮
弁不應恢（左選試經義 右選試兵策）虎出爭亡矢蛇成屢奪盃
詢鍾求雅濫烈火試珉瑰綠暗鶯庭葉朱明換律
灰得梟夸艾提閒鶴悼墜摧扇緒談飛塵灑波酒

抱醫㾠酬皆絕韵搜索病非才半是仙槎客曾隨
禹浪雷遭時魚奮角失路劒生苔膽氣衡星在詞
源卷漢回聲名改閭里軒冕映輿臺議草懷堂北
燈花粲婦聰涼風吹枕夢薄雨滯城隈號奏天官
近臚傳御史催康衢驪鳴躍歸檐僕讙咍華省淡
碣鑰衡門翳草萊尚懷休假遠別語重裴徊

吳松道中二首

停舟傍河滸四顧盡荒原日落狐鳴冢天寒犬吠
村縈帆凌震澤搶雨入盤門悵望夫差事吳山闇

楚魂
曉路雨蕭蕭江鄉葉正飄天寒雁聲急歲晚客程
遙烏避征帆卻魚驚盪槳跳孤舟宿何許霜月繫
楓橋

濟州道中寄葉勛秀才

曉路入西郊新霜著鬢毛貧交借羸馬慈母授征
袍野靜狐狸出天寒雁鶩高艱難憶親舊淸淚漬
平皋

原上

閒門遺日月原上感年華久旱無場藿重陽有野花蕭蕭幾家靜脈脈一歧睎向晩悠然去秋風馬尾斜

荅劉季孫

高臺擷黃菊獨上憶同登濯木閑相揖寒鴉偶自朋酒憐旁舍蕪賦喜故人能寂莫西風裏盤輿輿可勝

病起荅關景暉

臥病車馬絕初非遺世人逍遙乍形散邂逅却倩

負見護屏能力相扶竹亦神閑來佐歡喜漉酒用陶巾

同魯直和普安院壁上蘇公詩

畏暑聊尋寺追凉故遶池雨圍鳩喚婦風徑燕將兒散叅簾額留雲暗井眉龍蛇動屋壁知有長公詩

次韻黃牽議序致仕作 魯直仲父求作

聞道家書至山中不厭寒近臣多白髮此老獨黃冠金少從供具身輕莫擽鞍勞心爲功業持與世人看

次韻侯常見貽

人皆愛陳子新雨尚能來但使門多客何嫌室自埃弓旌無遠野城郭有遺才底日常侯舍傳聲四輩催

次韻鄧正字愼思秋日同文館九首

平生鄧夫子文墨晩相依臺閣佳聲在湖湘爽氣歸 愼思罷人再入館 詩誇東筍密髮歎揤苗稀勤苦千秋事川明水孕璣

雄深張子句山水發天光黃鵠愁巖道玄龜困呂梁愛君豪穎脫嗟我病傖囊驥尾何當附西風萬里長 屬文潛

蔡侯南國秀經緯耿昭回文史蛙生甑風雲蟄起猥吾君求助意之子爲將來萬縷防秋費何如一士才 屬天啓

高堂置書几連榻與雲齊暑服猶便葛秋槃巳飣黎官醪聊足醉古錦不成題空對燈花喜重城隔夜閨

輟直譬書館聯裾校藝場騰驤來萬匹挺拔出千章直鈎何妨得餐風未必香搜才賴公等要助俗成康

憶臥蓬萊閣同聽午唱雞星辰望天北簪組隔城西幾日宣魚鑰長驅響月題更憑催鄧子要剸玉如泥

風雲日夕改秋氣襲堂闈映葉無蜩響依叢有蝶歸官壺催賜尉鄣杵急成衣留滯真何補尊鱸興又遲

氣入中秋勁更傳午夜長青燈蛾舞急白月雁啼凉羈旅生來慣淹留久却忘吟詩酬鄧子畢昴出東方

前世諸生選平居數路開鄉閭自相與巖穴亦時來射雉空亡矢爲蛇更奪盃千金曾市骨聊用作龍媒

聞愼思說橐塘居

聞在橐塘飲松林日百回當年鹿何往異世鶴歸來未許茅齋並終期蠟屐陪丹留杉不死夜氣看星魁（愼思家臨湘橐塘晉陶淡隱此山常養一白鹿者棄鶴仙去栽丹於杉今大十餘抱矣）

陪發運右司叔父集金山次韵

報國身無用還山計欲成煙霞異塵世江海慰高情幸繼阮咸集恐慚疎受聲清詩達絶景未覺負平生

送趙正夫京東漕

朝持使者節騎出大明宮霜拂蓬壺外春生海岱東清時憂國事白首問民風我亦何爲者丹鉛點勘中

次韵八弟西園課經一首

禾熟秋原靜高蟬尚遠音半荒愁雨菊獨秀畏風林老覺田原好慵疎里巷尋心知阿連勝新向佛藥深

嬾曠期陶謝呼兒讀晉書葛巾傾泛欲蠟屐上巖嶇回向空門舊指磨意地初未堪朝市隱且欲去衡廬

千秋嶺上

永日倦高躋盤回四望迷松根危抱石嶺路曲隨

溪馬腹飛雲薄山腰過雨低陰崖不可度誰此構
長榆

蒲津繫橋次李棨韵

激箭波濤上爲梁木石雄鐵牛驚陜右流馬出關
東潦集連艘斷氷融一水通詢謀自誰可賢有贊
皇公

次韵棟定祥符聽法

彌天一滴水何處是曹溪若作聲來解還成聽發
迷白雲進刹遠翠竹向檐低是物元非物莊周未

可齊

自畫山水寄无斁題其上

湘吳窅窟覽懷抱自難忘毫素開塵牖江山入草
堂寄君花縣裏虛我竹林傍何物酬斯贈清詩要
一囊

贈別張堯詢

趣操幾前輩詞章近古風身名沈飲外生事放言
中鵠鶩從龜吉舩車送鬼窮支離不征戍高臥有
奇功

寄題寶應无斁鳧舄堂二首

賓戲令兒子名堂無乃迂何爲仍負弩秖合便飛
鳧彭澤且市隱太丘猶世儒解嘲吾亦勸繫雁一
相娛

弟才方濟發兄老更疎迂君自軒軒鶴吾今泛泛
鳧何方折腰具能作列仙儒鈞是亾羊事清樽稍
可娛

憶廬山示无斁弟

湖口西江外廬山巳目前太虛藏不極彭蠡浸無

邊五老寧行地香爐自供天芝田隔人世應有讀
書僊

秋夜西崗聯句

城南遠人跡蟲響最先秋河漢橫疑近補之星辰爛
不収露濃枝上月耒風駛苑中籌下直身田野補之
相忘世馬牛市聲城郭夜耒适色草茅幽寂莫容
還往補之文章得獻酬天依閭闔轉耒斗直未央酉
清洛東輸海補之夷門北拱州寒燈知苦織耒濁酒
識窮愁飽食客高識補之耆頹媿薄遊黑貂寒事早

耒 青史素心遒附驥容吾鈍黃金試絡頭 補之

凝祥池上聯句

粉垣周十里 補之 丹碧煥神宮 耒 樓閣晚多雨梧桐天旱風 補之 人來夕照外 耒 鳥起白蘋中 補之 何用厭城郭滄洲佳興同 耒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十六卷

律詩

廷賢求賦先春亭

送會稽關彥遠罷官河北

己酉六月赴上饒之謫醇臣以詩送行次韻留別

對雪和王仲至

春雨呈文潛

魚溝懷家

次韻金鄉宰韓宗恕寺丞見贈三首

出都呈十五叔父

贈歐陽成判官

次韻蘇注承議天鉢元長老像前拈香

次韻王正甫馬陵感事

送顏長道客滑道士

別關景輝二首

送曹子方福建轉運判官二首

飲技理盛居中家次韵二首
次韵技理盛居中上元
次韵蘇中丞喜文潛病間
鎖試呈同舍三首
試院呈文潛用前韵
慎思聞家弟无斁捷解見貽用前韵
復用前韵寄題慎思壕塘居
呈曾子方
泗州王諫議明叟留飲

招縉雲寺彥遠教授曾彥和集平山堂次彥遠韵
陪關彥遠曾彥和集龍興寺詠隋時雙鴨腳次彥遠韵
留酌老作默齋
與曇秀師别埀二十年而後相會於金山作
送曇秀師歸廬山夢齋
戊子六月十三日曝書得史院賜筆感懷

時監修丞相儀公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六

律詩七言

廷賢求賦先春亭

築圃名亭盡可人東皋百卉故先春丘原滿目皆安在桃李成蹊又一新薙草煩君開蔣徑漱醪客我著陶巾青門瓜好平生事欲遣朱轓便卜鄰

送會稽關彥遠罷官河北

君年長我二十五偶以氣同均弟昆三歲吹沙禹河曲一身飛艇越雲門未緣狗監知才思端向牛

衣無涕痕秋月圓時應待我慧林孤磬澹朝曛

己酉六月赴上饒之謫辟臣以詩送行次韻

留別

小雅忠深志不悲反騷未與昔人違五車殺苦君何益三徑都荒我未歸要過香爐雙屐步却從彭蠡一帆飛它年笑向張公子應帶煙霞滿客衣

對雪和王仲至

鸞鳳交橫逐雨華玉城銀闕共縈斜且看霧散千峰瘴未覺雷驚萬谷芽碧落高情元物外金閨清

夢自天涯寧知夜半寒歌客煙斷鄰牆四五家

春雨呈文潛

倦將烏帽障黃日一雨新開春已融忽驚宮瓦出新碧更喜海棠舒小紅愛酒鄰張不可奈聽歌老謝無由同春如行客祇欲去若爲挽取須臾空

魚溝懷家

生涯身事任東西藥笥書囊偶自賫柳嫩柔柔鴉欲乳雪消冰動麥初齊沙頭晚日檣竿直淮上春風雁鶩低歸去未應芳物老桃花如錦遍松溪

次韻金鄉宰韓宗恕寺丞見贈三首

乘濤無意犯星躔好在琴尊且樂全彭澤孤吟成小隱蘇門雙嘯劇登仙平時主父言多困晚節揚雄學始傳鮑叔可能知管子勞君相許寄忘年

蜀客高詞詫割鮮直吞雲夢氣仍全自憐畢鬪窮爲賦不向元和共得仙宋仁云若使漢廷重用賦子虛應恨不同年故用是答嘉論一朝傾蓋合新詩半夜叩關傳西窗却話巴山事它日相逢憶此年

公子翩翩出世賢少時術業已成全閑中道義輕

三事醉裏文章敵八仙客舍寒鑪聊可擁縣樓昏
鼓不須傳河陽花發期相過卽是新年換故年

出都呈十五叔父

凌兢瘦馬不堪驅塞眼紅塵暗九衢太學虀鹽聊
樂只故國桃李且歸歟上書北闕三年困種豆南
山一半蕪忍志勤心天相我莫慙關吏辱陳餘

贈歐陽成判官

一言子產識然明白首憐君獨抱經去馬來牛隨
白日落花飛絮得浮名曳裾五府非良計發憤三

書亦漫成便作歸休豈無食木蘭墜露菊含英

次韻蘇注承議天鉢元長老像前捻香

蕭然方丈病儀成蓑笠忘來一境清應作是觀寧
有相實無得度卽非情日當居士行時午月在生
公講處明能識微言只夫子可憐惟我最初程

次韻王正甫馬陵感事

風雨關河浩蕩愁騷人慷慨對清秋追君舊事何
堪聽投我新詩不易酬紙上安知百年後酒中聊
可一生浮言歸欵段誰能約正有陳須馬少游

送長道客滑道士

海山兜率事悠悠底處仍須著力修莫認箭邊曾
有鹿安知羨外是無牛社櫟共作支離病園桑同
爲汗漫游亦見顏公爲言此春風過盡不搖頭

別關景暉二首

鄭王臺上幾追陪臺上鴉鳴古甓摧毎對燈前青
玉笛不辭花下白銀杯昔彥遠家物九重幽夢驛駒近
百卉佳時鶗鴂催更約歡呼須繼日從教河漢卷
星迴

筆陳雲橫未易陪雄門端見壓城摧襟中慶出君
搏飯地上蛇成我奪杯好在田園心事嬾罷休簪
組鬢毛催稽山爲有知章否欲泛扁舟定却迴

送曹子方福建轉運判官二首

談經草檄鬢華生初擁閩山傳節行江入桐廬青
欲斷溪從劒浦碧來迎茶雖戶種租宜薄鹽不家
煎價欲平要使所招歌德意君恩不爲遠人輕
侏儒未用笑先生孟博聊堪攬轡行學有人民可
嘗試詩須山水與逢迎邊夷豈識朝廷治耕釣唯

知吏政平臺閣時清多俊彥蕭生雅意未宜輕

飲技理盛居中家次韵二首

騎鸞玉府盡仙真短羽愁攀天漢濱詩嬾便應推
老手飲豪獨未後諸賓宮壺銀箭剛知夜籠燭金
華巳報春倒載微吟笑兒稚時清寧是習池人
一倒南齋玉宇醇絕勝不醉楚江濱驪駒且莫催
歸御鵠鵠何妨獨坐賓我尚少年新白髮君須痛
飲敵青春未愁驅使無詩句怕遣壺空花笑人

次韵技理盛居中上元

四見都城燈火春看驅肥馬走朱輪天傳九奏虛
聳籟海踴三山跨萬鱗追賞設逃淡禁直拜迎祗
望屬車塵預知短髮非徵事只有航船未愧人

次韵蘇中丞喜文潛病間

攜笻過子約朝朝况是門無百步遥午臥檐蟻茶
可煑夜談窗霰栗堪燒范魚何用驚生釜鄭鹿應
知夢覆蕉試作文殊問居士從今一飯久如消

鎖試呈同舍三首

官局悠悠共此行來時庭菊未含英五更脫葉驚
書几一夜寒砧滿禁城詩似涼風來有思酒如清
露挹無聲何時驄馬催歸去更有林端魄一生

天街初月映天河拜敕東華走馬過解榻暫如甌
遇木閉簾還似雉嬰羅惓依青冊工催睡悶倚詩
篇足當歌可待紛紛厭朱墨書閣唯有飲無何

周行櫛比未應充薦廟方求古鼎鐘經眼乍愁千
紙積解頤聊喜一言逢黃花庭檻時難過白酒郗
槽願可從更促寄衣真似旅曉堂初怯露寒濃

試院呈文潛用前韵

神交千古聖賢中尚想銅山應洛鐘傾盖十年唯
子舊知音一世更誰逢大如蟻磨駸駸旦談似繰
車奄奄從鄰榻鄧侯鄉不共擁衾百首與方濃

慎思聞家弟无斁提解見貽用前韵

吾弟平生辛苦同匹雛志舉百鈞撞自慙搖瑟尚
不斥勸使力田終有逢青眼故人欣捷報白頭老
母喜占從書林黴顏西城集爾子酣酣杏正濃

復用前韵寄題慎思家塘居

玉泉飛落白霞峰散入山田畝十鍾鄧子結廬真

世外胸公脫屣更誰逢貰帝春竹風煙近龍起秋堂雨雹從誰使山人空蕙帳蓬萊金殿與方濃

呈曹子方

曹子金門等陸沉壯年裘馬四方心機傳白羽從沙井詩寫紅巾過武林兵甲胸中無敵國絲桐世外有知音相逢不飲何爲者秖作寒廳擁鼻吟

泗州王諫議明叟留飲

雲水東遊歲歲懷半生塵土却敎回兩行堤柳關心在一點淮山入眼來北省主人誇酒好南風稚

子喜帆開揚州原事牽行色端爲瓊花芍藥催

招稽雲寺關彥遠教授曾彥和集平山堂大關韻

蜀岡勢與蜀山通龍虎盤拏上紫空小語還憂驚太一高堂元自在天中少師楊柳無遺跡承旨歌謠有舊風斜日蕪城易興感忘懷猶喜故人同

陪關彥遠曾彥和集龍興寺詠隋時雙鴨腳大關韻

風起雷塘陵上塵雨荒古院兩株春樓臺有跡皆

餘燼草木無知尚見珍博士獨能名玉蕊使君還許寄靈椿宣城此物常充貢誰與連艘送萬囷

閻醇老作默齋

淨名良久文殊歎此是如來不二門要識結瘖非是默應知分別亦無言一絃曾得嵇生愧三復能令孔子尊正復立談封萬戶時淸何害口瀾翻

與曇秀師別垂二十年而後相會於金山作

詩筆多生習氣牽老來經唄亦隨緣何妨偶入東坡夢未害閑依北固禪萬里波濤憑檻語一山風

雨並窗眠未甘白首塵埃地更約相逢二十年

送曇秀師歸廬山夢齋

扁舟又過楚江東廬阜霜晴翠埽空四海五湖皆逆旅千巖萬壑正秋風會觀沙界無華處何必茅齋是夢中已悟三生舊知識不因天竺寺前逢

戊子六月十三日曝書得史院賜筆感懷 時監修丞相儀公也

君王孝悌纂修意丞相忠良典領宜却恨身爲周柱史不令人識漢官儀當年請郡新進笑今日曝

書陳迹迷猶有院中宣賜筆不妨林下醉題詩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十七卷

律詩

和二叔父少監入館見賜詩

次韻四叔父寄賀二叔父入館幷見寄詩

送歐誠發

守蒲夫新安先寄府教授之道弟

再用前韻荅之道弟府教授

澠池道中寄穎昌令張景良通直

次韻毅父提刑蔣王蒲見寄

次韻毅父戶部兄游栖巖寺

廬山

敘舊感懷呈提刑毅父幷再和六首

用評字韻和荅府教授十二弟

次韻邠倅王正夫

蝮軒孤坐寄曹南教授八弟

次韻袁疇耕道見貽

寄懷八弟三首

感興

次韻晉守王公喜春

游華嶽帰道中望仙掌

潼關道中

自蒲赴湖早行作

罷蒲乾濠道中寄府敎授之道弟

次韻文潛尉福昌日壁間清暑亭詩 亭在水竹中

赴蒲道中寄洛倅王定國 時定國宦役永安

再寄定國

荅閿中順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七

律詩 七言

和二叔父少監入館見賜詩

楩楠要是晩方成雄朔遺風世共驚屑去未驚容必去逃名還自得高名歌行元白辭濤壯書畫鍾王筆勢精棄馬輜車何足算不將稽古愧桓榮

次韻四叔父寄賀二叔父少監入館并見寄詩

琅邪太守魯儒英典挍還高劉更生巳似諸荀並

才子復如羣賢占詩名尚吟河水憐孤姪應與鄉人痛伯兄老鶴長鳴近天漢可容叢灌和鸎庚

送歐誠發

春風共載揚州路屈指都疑夢夜闌可是重來俱白髮只堪帰去卸黃冠爲郎我賴文書少作邑君逢政令寛自古江山勝塵土莫輕故步愛邯鄲

守蒲久新安西先寄府敎授之道弟

文章之子日翹翹恐不能如豈有超助我形襟問民俗頌君泮水採風謠預知薄宦妨同處且可清

樽約屢招十月驅車漢函谷冷雲高處望中條新安漢所徙函谷也

再用前韵荅之道余府教授

文辭便是升堂賈談辯寧非入幕超已謂囊中能出穎鄰知車下正哀諸但從袁盎無何飲莫笑馮公不見招佯我河山訪陳迹明年紅紫滿陽條

澠池道中寄福昌令張景良通直

十年一夢問湖湘欲往從之道阻長可但知君受彭澤不應言我薄淮陽馬穿崤底流泉白鳥下關

頭落照黃愁作驛亭寒不寐懷人思古九廻腸

次韵毅父提刑將至蘄見寄

騎報山雲見旗腳吏趨原雪沒靴翁揭來定坐玄猶白提去還憂易又東他日江湖空白首只今關隴有清風登瀛契分南遷夢十五年來事事同

次韵毅父戶部兄游栖巖寺

恐是初禪弟一天千秋龍象鎮危巔坐看玉井蓮飄葉絕勝香爐日照煙點點蟻封知晉甸紛紛雁背向秦川要須浩蕩奇言稱付與南華舊老仙

廬山

丹碧沈沈虎豹閑松幢引度九重關人間未覺渾無路天上還驚更有山瑤草紅泉供挹酌金風白露送躋攀良游自歎平生誤便作歸來鬢已斑

敘舊感懷呈提刑毅父并再和六首

兒童豪氣自堪驚未入鄉人月旦評叔向亦聞呼使上子將一見便知名平生蘭省追高步老去秦川共此行賴有蒲城桑落酒高樓條華慰人情補之初舉進士毅父為考官即首送

賦成庚子尚魂驚往事如風未暇評長樂鐘前偶相對凌煙圖上等浮名登車豈是君無意襆被何妨我自行更許心親遺貌敬老來尤見舊交情

二人射策幾人驚要與三蘇共入評先聖子孫多異稟累朝閥閱有高名書傳科斗猶須定安國鈞拂珊瑚未可行巢父子墨文章豪氣在登臨懷古一含情

須彌納芥事堪驚千歲聊堪一日評世上相逢俱夢寐古來何處是功名簿書聽我依俙了雲水陪

君浩蕩行便與此山同不朽不應惆悵復牽情
郎滑如我未宜驚戶部須推宰相評曾丞相云戶部不可無孔
郎中他日碧山息却走當年紫府已收名共知白髮
生青鬢未廢長歌續短行樽酒不空多坐客君家
餘事足陶情

親見揚雄自不驚吾人要使後人評白圭未可輕
三復小草須防得二名太華聳天如劍立黃河感
野似軍行栖遲自憶衡門後可是登樓不稱情

用評字韵和荅府教授十二弟

君詩飄舉似鴻驚書入揚州子弟評聖世由來升
俊造少年已自得聲名六經正可三冬足萬里聊
堪一日行更約彌敦同姓樂能來觸詠暢幽情

次韵邠倅王正夫

函谷雞鳴滿面塵夫君泛愛尚爲親淸時有味俱
吾黨黃髮相看更幾人物理未驚翁喪馬世情應
笑子知津似聞絕塞風沙苦只約航船莫負春

蝬軒孤坐寄曹南教授八弟

畏暑經旬不涉街蝬軒孤坐壁生苔出擔碧筍猶
爭長缺戶丹榴故後開雙蝶風前愁夜去一蟬雨
外送秋來曹南痩弟應相憶白首還兄未放回

次韵袁噙耕道見貽

閱世紛紛共旅亭歸來眼爲里人明老夫未歎嘗
三已吾子何憂取一名仁義夙心成自誤文章小
道得高評曲池遠市偏宜暑攜卷同來看月生

寄懷八弟三首

君好作官容我隱我專禁室待君歸古來奇特俱
安用老去疎慵自不違五府交書何怪密雙林白

社未嫌稀先君門戶覩之子癸藿吾今遞茲肥

平日錫原左右手屢居奪反卬前後未須論淸秋淮
上多詩句白首難邊近酒樽杜甫高情篤兄弟先
君至性厚閨門兩公與爾同師法相待歸來老此
園

揚州全盛吾能說鴨脚瓊花五百年忽見山光好
詩軸却思淮浦舊漁船柴荊故俗眞虛老松菊幽
齋已重遷便作扶藜望衡霍淸秋隨分有風煙

感興

淵明禍志迷歸去叔夜支辭謗養生道有窮通千世運命無夭壽四時行我能爲蝶斯同化子亦知魚乃至情謂馬謂牛無不可楚肝越膽太分明

次韵酉守王公喜春

午窗爐火不應殘春許花期特地寬塞雁初驚池藻暖谷鶯猶怯井梧寒未須園裏幽尋去且更樓前遠望看四牡行春定何日亦聞鐘鼓滿城歡

游華嶽歸道中望仙掌

深巖路過尋歸路仙掌依然在碧虛無限游人重

駐馬豈惟狂客倒騎驢挂闘天漢朝霞上落影秦關夕照餘千古全生幾一士可憐登覽盡丘墟希夷祠堂在觀中

潼關道中

壓土長安古道濱潼關依舊接桃林使君驄馬來何後道士青牛去莫尋春半河山猶寂莫日長坑阪正崎嶔平生冷笑元龍誤老覺求田負寸心

自蒲赴潮早行作

小隱幽情薄宦身五更騎馬壽安塵春如流水行

臨客曉與青山氣逼人報國丹心千載事對花霜鬢一番新秦吳絕域從來恨我已能知莫問津

罷蒲乾濠道中寄府教授之道弟

衝寒到郡待花開花未開時却遣回敢意三年客我隱只如千里訪君來二嵕殺擊何爲者五老雲霾安在哉更約劉詩狼虎谷它年重過歸莽苫

次韵文潞尉福昌時壁間清暑亭詩 亭在水竹中

梅福當年守此官荆山誰見韞琅玕人如脩竹三冬好詩與清溪九夏寒未信瞀賓妨小隱蚤時雷

雨起溪歸春風攪檐河陽縣痛飲狂歌憶舊年

赴蒲道中寄洛倅王定國 時定國晝役永安

莫嫌馬上過春風得何桃溪柳澗中王事勤君急星火客程驅我正萍蓬歸來尚可輕千里歸去何妨共兩翁學道如今有微力作官求了不求功

再寄定國

河南少尹古臞儒銷盡新緣窘舊緣草字更無千載聖諛言自有一家天遠游輕世唯何甚少貶求容否不然還壯坐狂俱幽酤社樗元自可忘年

答閔中順之

黃卷翛然遇古人千秋遺恨一朝伸久乾文衆尊中酒虛負淵明頭上巾纓冠未暇念同室閉眼自欲觀吾身幸有元和文似錦不妨白雪和陽春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十八卷

律詩

自蒲赴湖至板橋逢杜謀伯
和石明叔喜雪
次韵韓求仁南臺朝請晚過南湖見寄
再用前韵和答
用前韵答李行正教授
次韵和求仁不赴照碧堂會呈無愧之作

求仁復示懲句次韵
元符戊寅與无斁弟卜居緡城東述情
次韵信守李秬二首
再和嘉父見貽
次韵嘉父喜雪
次韵信倅練定夢雪中過王侍郎
次韵李秬靈山亭宴集寵戲之句
次韵李秬梅花
次韵李秬祥符軒

次韵李秬重修宴亭
次韵李秬新菴
次韵李秬新移牡丹二首
次韵李秬約賞牡丹
次韵李秬雙頭牡丹
次韵李秬賞花
次韵李秬酴醾
立春日呈通守資中通直
題文潛詩冊後

次韵杜天達見寄
景修二十歲預爲鄉舉之首晚乃尉青田無不遇邑其里人晁補之爲賦五十六字以尉且勉之
赴元老劉元之集呈十二朝請十五推官二叔父兼呈元老邦式諸公
次韵崇美甥晝眠
和王定國見寄
和歐陽宣德經野步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八

律詩 七言

自蒲赴湖至板橋逢杜謀伯

二年兩度踏京塵猶喜常逢杜子春文學老來從舊日金蘭同好更何人身慙簏檄終難彊計欲歸耕未敢陳正是桃花紅似血不應無酒但霑巾

和石明叔喜雪

解凍南風故未熏六英先歲舞車塵盡消日觀千巖雪初破江梅一萼春立召金閨通籍客更呼花

鬪大堤人使君日飲無功業同樂何妨亦爲民

次韵韓求仁南臺朝請晚過南湖見寄

浮花浪蕊信東西何許尋芳去自遲流景不須驚石火寸田應已長瓊枝想君清興聊堪發遣我憂心久欲夷便作崔丞日臨水皃行擿尾不須知

再用前韵和荅

當時同赴飲城西傾蓋論心已恨遲湖海可無年少氣雪霜還有歲寒枝功傳汗竹藏王府詩入文弢動島夷不會書生安用此眼前睫問未曾知

用前韻荅李行正教授

見我淮南被召西重來學館尚棲遲未容小隱通三徑聊可卑飛共一枝飲罷玉山方突兀賦成筆陳已淫夷霜荷葉歎青衫舊聞子修身自畏知

次韻和求仁不赴照碧堂會呈无愧之作

政成歡誦沸田萊罰鑰雍容更上才繚郭平湖從管好倚天朱檻爲誰開曳裾況是他年舊倒戴何妨盡日陪自有登高能賦客可容清坐詠南臺南臺靜生一燈香見傳燈

求仁復示怨句次韻

聞說高情久沈寥縶維誰與永今朝五車猶累方書好萬物先從辯說彫巳向季咸心獨醉更緣順子意都消清秋璧月凉如水莫遣纖雲翳紫霄

元符戊寅與无斁弟卜居緡城東述情

四海一居何處卜北窗祗取見家山要無名利來心曲便有園林出世間拙宦莫興三點歎老歸未厭百年閑先君餘慶期之子吾駕如今不可還

次韻信守李秬二首

誰榜鈴齋作面山晦明終日卷簾看賦成夜燭繞銷寸衙退朝曦未半竿枉渚孤吟愁旅雁以況薄宦蘇門雙嘯駮朱鸞以況二公唱酬平生五袴何須詠一借黃鍾變谷寒

愛山何必俟歸山簿領忙時擬置看闤闠白應行發軔珊瑚終未拂坐竿樽中屢許陪文舉廡下猶堪寄伯鸞便作功成同范蠡白鷗盟誓不教寒

再和嘉父見貽

使君心賞在高山櫟社寧煩匠石看能似鼠多愁

渡谷仕如鮎鈍笑緣竿見歸田錄威儀披霧窺文豹音韻當衛聽玉鸞曾共廣陵花下醉錦袍應歎一何寒

次韻嘉父喜雪

六出先春兆物華故撩高韻發車斜散榆天上齊飛灰布玉畦中盡吐芽梁苑俊遊風不極剡溪清泛月無涯雄豪樂事幽人詠都屬江南太守家

次韻信倅練定夢雪中過王侍郎

夢覺眠耶看雨華玉城銀潤過縈斜乍疑霧廓千

峯障未覺雷驚萬谷芽碧落清談元物外（上聲 卯）金
闔高興共天涯（上聲 車）寒雞喚起新詩就誰憶袁安
正臥家

次韵李秬靈山亭宴集寵戲之句

勝游誰繼竹林賢峴首高情自邈然寶刹千尋出
天半靈山三面落樽前梅花摘得寧煩驛桃葉呼
來不用船南楚何須說窮巷且陪鈴閣聽鷗絃（古詩 桃葉復桃葉 渡江不用檝）

次韵李秬梅花

寒巖幽霧不曾開殘雪猶封宿草荄一夢故應先
臘破百花渾未覺春來慙非上苑青房比誤作唐
昌碎月猜常恨清溪照疎影橫斜還許落金盃

次韵李秬祥符軒

雲端紅粉擁雕欄謝守綸巾語笑間游客乍驚人
外境居僧初識面前山暫來猶足留公賞借與其
堪著我頑鈴閣多餘賓從少誰教（平）觧恭不曾閑（補之自謂）

次韵李秬重修宴亭

壁間雙記快沈冥山畔譙門水畔亭相國名因稽
古白使君眼為好賢青廢堤不復風搖柳新檻依
然月滿汀羈旅從公厭游樂欲圖佳致作幽屏

次韵李秬新庵

無心何用說心灰庵在青蘿綠篠隈自可談間公
事了不妨閑處道書開更攜邀月清樽上只著登
山小屐來桃李他年應勿剪使君嘉譽在閨臺

次韵李秬新移牡丹二首

史君著意與深培為向吳宮好處來得地且從三

月晚明年應更十分開漆傍芍藥羞香骨江裏芙
容妬豔聰雲雨鴻龍總非比沈香亭北漫相猜
笑倚東風幾百般忽疑洛浦在江干玉容可得朝
朝好金盞須教一一乾送目漢皋行已失斷魂巫
峽夢將殘七閩溪畔防偸本四照亭邊更著欄

次韵李秬約賞牡丹

天紅濃綠總教回更待清明穀雨催一朶故應偏
晚出百花渾似不曾開常誇西洛青屏簇久說南
滁紫線堆任是無情還有意不知千里為誰來

次韻李秬雙頭牡丹

寒食春光欲盡頭誰拋兩兩路傍毬二喬新獲吳宮怯雙隗初臨晉帳羞月底故應相伴語風前各是一般愁使君腹有詩千首爲厮情如篆印繆

次韻李秬賞花

天香國色競新奇初過清明未覺稀困舞尚迎風嫋嫋醉粧猶弄日暉暉飄零洛下千金價慙愧江南百草菲謝守多才最倚兩百篇能伴羽觴飛

次韻李秬酴醾

天紅瑣碎競春嬌後出何妨便奪標雲鶴嬉晴來萬隻玉龍驚震上千條蓐叔晃蕩風前仗蓐綠飄翻月下稍曾向瓊林亭畔見天涯相遇一魂銷

立春日呈通守賓中通直

檣軒柳態未應還正在憑高望遠間一夜春風吹北渚清晨佳氣滿南山動頭樂事從今數信手詩章莫放閑但惜灘陽蔡公子嬰花爛漫向京關

題文潛詩冊後

君詩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風開百花上苑離宮曾絕豔野牆荒徑故幽葩慊心芻豢非雜俎垂世江河自一家頭白昏昏醉眠處憶君頻夜夢天涯

次韻杜天達見寄

冷屋寒舟兩處懷一封歸信隔年開愁容頓與河冰泮佳思先隨岸柳來射雉便甘忘我矢畫蛇何怪奪君杯端知雪裏清吟好未減山陰興盡回

景修二十歲裒爲鄉舉之首晚乃尉青田無不遇色其里人晁補之爲賦五十六字以別且勉之

一尉三千五百里答人嘗已歎沈英陸機文賦成童妙梅福官貧向老清盡說江山多勝事且臨風月慰高情它年見我長安道貨藥無心更避名

赴元老劉園之集呈十二朝請十五推官二叔父兼呈元老邦式諸公

故鄉等作異鄉愁常笑吾生不自謀百日狂風春草草十年歸夢客悠悠倦游情話陪諸父老罷親鋤學故侯得坎乘流兩皆可名亭應不用三休

次韻棠美甥晝眠

癸畝暫臥北窗涼更覺甘如飴稻粱宰我糞牆譏
敢避孝先經笥譃兼忘憂廣心謝知更雁安穩身
如掛角羊要識熙熙不爭競華胥別是一仙鄉

和王定國見寄

請說當年王武子淮南別業謫仙人自從金馬還
通籍直恐瓊花便不春遺愛誰方府中步舊時獨
埽壁間塵平山送目思公子自許詩成覺有神

和歐陽宣德經野步 時入汴流

遡風何敢覷淮神青律飛灰氣自醇顧我衰容唯
殢酒因君佳句始知春山中桂子年年好觀裏桃
英日日新延對彤廷須努力 時歐陽君方就引對 詹生學問
及昌辰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十九卷

絕句

國子監弃婦
荅李令
身世謾悠哉
禱雨宿九曲池三首
蕪園朝提壺
書嵩開祖子抱一發願文後
和荅魯復一高士
讀易
題宗室大年畫扇四首
閻子常求琴絃
濱州道中四首
館宿
季夏卽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九

絕句 六言

國子監葬歸

杖屨清晨往緣囊薄葬歸閑官廳事令蝴蝶上堦飛

荅李令

知音慙李令問我復何爲道義惟添歷功名只有詩

身世謾悠哉

身世謾悠哉田園首重回春來亦何事忽忽歎庭槐

禱雨宿九曲池上三首

微月淡蕪城飛螢縱復橫蛙魚涼亦樂跳港觸荷聲

荒城孤絕處猶指玉鉤亭涼月偏宜上江南山更青

同輦笙歌地荒池風露天無心更懷古涼夜正甘眠

譙國嘲提壺

何處提壺鳥荒園自叫春夕陽深樾裏持此勸何人

書周開祖子抱一發願文後

欲愛生諸穢俱成一革囊應從持犯入當發紫金光

和荅曾復一高士

四觀以爲隣朝霞以爲竈贈我不知名千古巖下草

讀易

學不到忘言崇朝守韋編使我能解化此物爲蛇蟬

題宗室大年畫扇四首

柳動燕初來波生雁將去惟有小崧高蒼蒼自如故

鸛之仍鴰之爾名今是非人言不驗濟何事滿苔磯

西風入叢竹慘澹帶秋陰驚起中沚雁衡陽萬里

心

王孫蕴奇意繞素濟雲煙借與王摩詰含毫思迥

然

罔子常求琴絃

先生三尺琴斷絕絃上音欲求鳳喙膠弱水毛猶

沈

濱州道中四首 六言

身隨符檄塞壘家與琴書鄴都白酒清談濃汝黄

花佳節愁予

月墮孤村露合日出高原霧開道逐故河西去人

將新雁南來

三徑蔣生里第再見虞君客卿多病增予歸思少

年許子高名

林下橐裝風輿雲間鴻雁悲鳴行役正嗟予弟言

旋當復諸兄

館宿

殘雪封條未乾薊臺襆被春寒斜日房櫳吏散鳴

鳩飛下欄干

季夏即事

紅葵有雨長穗青棗無風壓枝溼徙人露汗際蒸

林蟬烈號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十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録

第二十卷

絕句

新城塔山對雨二首
同柳戒之夜過三學院
汴堤莽雪懷徑山澄慧道人
送李知章下第歸河北
曉發長蘆
晚雪示閻仲孺

村居即事
流民
先塋治事歸
陌上花八首
外舅杜寺丞永城守水作詩寄呈
都門
甘雨
約李令
和胡戢七首

坐進庵
張傑以龍茶換蘇帖
和王拱辰觀梨花二首
次韻兩蘇公講筵唱和四首
復至凝祥池上
題工部文侍郎周翰郭熙平遠二首
呈文潛
和文潛
謝王立之送蠟梅

和文潛試院道舊
夜聞慎思吟諷
赴廣陵邑中三首
出城三首
揚州雜詠七首
題僧法芝鍾山詩後
復和定國惠竹皮枕聯句
和答曾敬之祕書見招能賦堂烹茶之句
二首

守蒲過洛思十歲時侍先君寓居泣涕成
詩二首
澠池道中
次韵提刑毅父送茶
次韵閻仲父病起二首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

絶句 七言

新城塔山對雨二首

山外圓天一鏡開山頭雲起似浮埃松吟竹舞水紋亂坐見溪南風雨來

竹枝草履步莓苔山上孤亭四牖開煙雨濛濛溪又急小蓬特轉碧灘來

同柳戒之夜過三學院

步月尋溪過佛齋溪邊石蘚溼芒鞋虛窗獨臥聽松竹半夜一山風雨來

汴堤尋雪懷徑山澄慧道人

朔風吹雪亂霑襟走馬投村日向沈遙想道人敲石火冷杉寒竹五峯深

送李知章下第歸河北

鬬雞擊劒鄴王臺萬古英雄死不埋子去悲歌宜有和露螢白首亦常材

晚發長蘆

船頭勾曲洪濤外船尾長蘆白霧中千里山容初

上日一江帆影盡乘風

晚雪示闞仲孺

拂檐點砌靜如沙無限寒林頃刻花明日窮檐深一尺不知何處覓袁家

村居即事

十載京塵化客衣故園楡柳識春歸深村芳物無由覓蝴蝶雙尋麥隴飛

流民

生涯不復舊桑田瓦釜荊籃止道邊日莫楡園拾

青莢可憐無數沈郎錢

先塋治事歸

先人窅幕栖山樂賤子今懷陟岵悲柏葉初生石牆短況無金帶買豐碑 補之方謀葬先子家貧未能故及也

陌上花八首 事見蘇先生詩

郊外金軿步帳隨道邊游女看王妃內官走馬傳書報陌上花開緩緩歸

朝雲莽雨山頭宅暖日晴風陌上花絳幕何妨行緩緩送春歸盡妾還家

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風火急歸

荊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莽雨飛却與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

吳歌白紵怨芳菲腸斷懷王去不歸陌上如今小花伴山前山後白鷴飛

臨安城郭半池臺曾是香塵撲面來不見當時翠軿女今年陌上又花開

雲母蠻牋作信來佳人陌上看花回妾行不似東

風急爲報花須緩緩開

陌上偷來爲看花饒聲昜鴉莫天斜犢車緩緩隨芳草不去桃源阿母家

外舅杜寺丞永城守水作詩寄呈

雪消冰動看通津草長江南岸岸春莫唱龍舟五更曲揚州楊柳解愁人

都門

飄零何處是生涯瘦馬都門踏落花芳物攪心看不得綈袍遮眼畏風沙

甘雨

晻晻轟轟有物催端如鬼駕北溟來百昌一種得
甘雨蛇不肯乾茗卵推古語云一蛇耆乾獨不得甘雨

約李令

芊綿明月夜蕭蕭殘雪晶熒在柳條獨約城隅閑
李令一盃山芋校離騷

和胡戢七首

達則經綸隱者書爸人於此孰親疎王通持辰答
揚素汾曲先人有敝廬

相逢樽酒未辭深握手盱眙十載心車馬凄涼人
夜別出門落月與橫參

聞說歸心已浩然蘇門況有子雲㕓廣文不去慙
官長緊馬堂階要酒錢

住近蘇門有白雲閑關却埽道逾尊相逢不語忽
長嘯今日豈無人姓孫

時平未用入山深歲晚何妨木秀林聞說熊羆叅
後乘可容牛下有哀吟

千首清詩競夜長真成蝴蝶為春忙莫教流落人
間少雷電它時下取將

少時豪氣恨沈淪繆意詩書可庇民長笑壯年無
一事微吟只有故人親

坐進庵

海魚水擊三千里決起還須九萬程坐進庵中縱
一步初無行處若為行

張傑以龍茶換蘇帖

寄茶換字真佳尚此事人間信亦稀它日封廚失
雙璧應隨癡顧畫俱飛

和王拱辰觀梨花二首

海棠十韵詫芬芳慙愧梨花冷似霜賴有樂天春
雨句寂寥從此亦馨香

壓沙寺裏萬株芳一道清流照雪霜銀闕森森廣
寒曉仙人玉仗有天香

次韵兩蘇公講筵唱和四首

白髮歸聯侍從榮未應江海歎飄零禽魚不與鈞
天觀想見羣龍舞洞庭

李公素譽壓朝端曾泝龍門鬣未乾雖愧彭宣惟

賜食未慙貢禹亦彈冠
績服憂勤未有言諸儒經術侍彤軒九疇咸敘今
天錫三畫何人荅夢吞
金玉誰人詠德音太平無象屬人心日高初散露
門講天上五雲宮殿深
復至凝祥池上
去歲相攜此地遊西風垂果幸靈湫春工變化渾
無跡紅滿枝條綠滿洲
題工部文侍郎周翰郭熙平遠二首

漁村半落楚江邊林外秋原雨外天誰倚竹樓遨
大艑天涯异色已蒼然
洞庭木落萬波秋說與南人亦自愁欲指吳松何
處是一行征雁海山頭
呈文潛
無計河西尋杜家海棠空詠去年花煩君為謝郭
少尹欲買纏頭迎犢車郭明遠妓者知名
和文潛二首
阮籍空貪步兵酒陽城猶戀集賢書飽知世事非
人力可是因玄更泊如
索米殫知當世策種芝欲訪隱人書未應只有鄭
邦約投老相看事事如
謝王立之送蠟梅五首
未教落素混冰池且看輕黃綴雪枝越使可因千
里致春風元自未曾知
恐是凝酥染得黃月中清露滴來香定知何遜牽
詩興借與穿簾一點光
上林初就詔羣臣紫蒂同心各自新誰見小園深

雪裏破春一萼更驚人
詩報蠟梅開最先小園分寄雪中妍水村映竹家
家有天漢橋邊絕可憐
去年不見蠟梅開准擬新年恰恰來芳菲意淺姿
容淡憶得素兒如此梅立之家小鬟
和文潛試院道舊
璧月照歌淮上舫姚花引醉福昌城何如閤閣門
西北臥聽秋風枕畔聲
夜聞憤息吟諷

疎林小雨月朧明商頌琅琅半夜聲鄧子弓彊殊
未發欲馳桑本犯堅城

赴廣陵道中三首

醉臥符離太守亭別都絃筦記曾稱淮山楊柳春
千里尚有多情憶小勝（南都留守使雙鬟勸酒小勝其字也）
急鼓鼕鼕下泗州却瞻金塔在中流帆開朝日初
生處船轉春山欲盡頭
楊柳青青欲哺烏一春風雨暗隋渠落帆未覺揚
州遠已喜淮陰見白魚

出城三首（視邠伯來新堤）

桃欲呈紅柳弄陰麥田青已沒鳩深春堤細雨籃
輿溼婆餅焦聲在竹林
故國龍舟休水調高城雉堞尚雲間蜀岡朝雨如
輕霧不見春江草外山
堆案文書無了畢並堤船舫且縈回非關董役年
年事自爲春郊得得來

揚州雜詠七首

舶商不入古鹽溝疏鑿纔爭土一抔未說與圩灌
田事且還歌吹舊揚州
雷陂新作麥田荒曾說風與汲兩郎誰似當年李
刺史春波還引句城塘
欲穿九曲通淮子只費春夫數日工但見荷花三
十里何須更有大雷宮
蜀岡茶味圖經說不貢春芽向十年未惜青青藏
馬鬣可能辜負大明泉
皁莢村南三里許春江不隔一程遙雙堤陽起如
牛角知是隋家萬里橋

龍興寺裏青雲幹后土祠中白雪葩五百年間城
郭改空留鴨脚件瓊花
楊徐僭盜雄圖熾高呂陵夷霸氣闌猶有崐岡作
龍虎千秋原廟奉衣冠

題僧法芝鐘山詩後

明珠出袖四百非座有煙霞草木香斷取鐘山擎
石掌那知不下淨名床

復和定國惠竹皮枕詭句

老來山水與彌深不在長安俠少林它日只爲林

下計不將錦被作呻吟

和荅曾敬之秘書見招能賦堂烹茶二首

玉泉吟鼎月𣅳輪姑射風標兩絕塵只欠何郎窗畔雪戎葵爲我作餘春

一盌分來百越春玉溪小暑却宜人紅塵它日同回首能賦堂中偶坐身

守蒲過洛思十歲時侍先君寓居泣涕成詩二首

建春門外柳依依迸淚當年綵服嬉竊子更無逢

父目匿工空記看河時

先君欲築伊川意四十年間萬事非他日一壓從可卜白頭持此欲安歸

澠池道中

虎狼敵國易良圖望見將軍要引車不畏秦彊畏廉藺古來只有藺相如

次韵提刑穀甫送茶

炰羔煮餅漸宜春愁絕江南一味眞健步遠梅安用插鵓鴣金盞有餘春

次韵闞仲甫郎中病起二首

伏波七十老鑿弧薏苡何曾適病軀高臥輸公無一事評詩按畫是功夫

脫略軒裳陶隱居肘書百卷事寧軀茯苓日長東山溜早晚柴車命僕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一卷

絶句

東皋十首

即事

望金陵

金陵南數十里江心烈山崒然特起猶金山也家人云安得隱於此作一絶

采石李白墓

宿采石追懷沈丘叔父

過銅陵南望九華

連日順風

皖口遭風

馬當風濤中

大風過彭浪磯

題彭郎小姑祠

江心望彭澤作

過分江口

湖口

大孤山祠

題廬山

開先寺前望瀑布

栖賢寺三峽橋

舊說廬山有紫芝田百畮人莫得見偶於開先栖賢林中步兩日各得一枚正紫如玉戲成

宮亭神甚靈云有婢名如願以借客有所求叩如願即獲神又能於湖心分風使上下各得順風故劉剸詩云同艫棄派

水舉擗逐分風

彥魯遂字號卷余擢為開封第三用彥魯韻

孔雀院後蒙泉

貴溪徐氏招隱園晉王表避亂居此山依之者數千家其詩云逍遙入南斗者也

過赦北歸

移竿山五杉歸植里第
皖口寄懷前太守陳公度
鍾山有石故名
初上安仁灘清見毛髮其中奇石五色可
掇拾也從縣令借圖經溪曰雲錦溪村
曰玉石村
弋陽道中
齊山怪石森聳其西峯曰小九華
次韻無極以道寄金山寺佛鑑五絕

清口懷應書時雪中舟行
舟中即事
魚溝遇大水
祝家墩阻水旦起舟人云天上風花順矣
作一絕
懷緡居
欲求閑局理舊學作
初望廬山
由開先萬杉栖賢羅漢入城南康守云借
君未至紫霄峯也因以此荅
望香爐峯
題周廉彥所收李甲畫三首
鵲
雁
鴨
松菊堂讀史五首
仲光寄紵袍
寄家人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一

七言絕句

東皋十首

屋名薑掛陶家彷人物應懸菊畔身解作文章肯
歸去不應陶後說無人

郭外朝陽一巷斜青槐廳事帶丘麻路逢扶掖雙
童問不是城東太尉家

小閣高原最上頭下床莫遣許公羞如今老罷欄
邊意不是元龍百尺樓

壁間最好營丘筆臥看三峯憶昔過夢入幽林小
絡去絕勝千騎向南柯

新植青桐小逕成兩行萱草一時榮春風百卉芳
菲盡長夏幽花却稱情

登登策策不須呼時動圓荷觸短蒲玉步滌泉亦
堪樂相忘何必是江湖

四海萍逢兩弟兄百年膠漆幾張陳紅塵陌上相
逢子華髮林間偶坐身闕无數

尺五城南未足高只今小杜更飄颻算煙疎兩從
君勝玉子文椒聽我饒闕天達

李君禪味詩情裏解作黃金不潤身日斷白衣擔
酒関何妨聊破一罇春闕子宜

城市何妨亦隱淪買君無意向紅塵東皋瓜豆如
雲處慊我幽樓不卜鄰闕妓奴

即事

半刺還爲權刺史朝衙不坐坐鈴齋按頭通事通
何事昨夜東園芍藥開

望金陵

龍盤虎踞望南津餘烈崢嶸尚霸陳醉著不知風
揭屋可能楊素是江神

金陵南數十里江心烈山崒然特起猶金山
也家人云安得隱於此作一絕

山如浮玉一峯立江似海門千頃闊我欲此中成
小隱莫教山腳有船來

釆石李白墓

客星一點太微傍談笑青蠅玉失光載酒五湖狂
到死只今天地不能藏

宿釆石追懷沈丘叔父同應詔渡此今二十
七年矣而叔父謝世補之方遠適泣涕成篇
二十七年前應詔黃昏同上木蘭舟江山依舊人
琴寂白首南還淚迸流
過銅陵南望一山高出雲上奇秀可駭余未
嘗至江南還曰此九華也問之言是
雲端忽露碧孱顏如髻如簪縹緲間驚駭舟中齊
舉首不言知是九華山
連日順風

昔日肩吾上國行魚龍黑浪自堪驚我今顛頓西
風穩卻是江神不世情
皖口遭風
欻起驚濤撇去程扁舟三日滯長汀無心坐使羣
鷗舞莽眇吾知未可棄莊周云棄莽眇之鳥出六合之外
馬當風濤中
從祖昝爲州別駕上書嘗欲徑樅陽棄危更覺息
遺跡慙愧篙師戒馬當
大風過彭浪磯
山束江窮方峰起江盤山過卻重回無風此水常
呼洶正用風狂水鬬來
題彭郎小姑祠
山與磯名從地志姑兼郎號出江民世間稱謂無
真實閒說雙祠自有神
江心望彭澤作
青山缺處大江奔江口山顏見縣門一世定無紆
緣處故應來此著棄鋪
過分江口

不行盆口更湖口明日廬山自此過猶恨西江不
窮覽沅湘闊道亦無波
湖口
彭蠡宮亭浸全楚號呼噴吐出喉中此間曠蕩無
窮水何處還容地火風
大孤山祠
江吞湖卷氣俱豪崛起孤峯百仞高歸爲嬋娟貫
絲屨卻應還我所忘刀
題廬山

南康南麓江州北五百僧房綴蜜脾盡是廬山佳
絕處不知何處合題詩

開先寺前望瀑布

白虹晝下崑崙頂半入青林久不回下洞水輪穿
地底冰崖吼怒却重來

栖賢寺三峽橋

絕壁秋標天外劒深溪冬吼地中雷上宮未信無
人到朱閣飛從頂上來

舊說廬山有紫芝田百晦人莫得見偶於開

先栖賢林中步兩日各得一枝正紫如玉戲
成一首

千古芝田人不到深林繼日拾瓊瑰從今爲記兒
夫子曾到芝田百晦來

宮亭神甚靈云有婢名如願以借客有所求
叩如願卽獲神又能於湖心分風使上下各
得順風故劉删詩云回艫乘派水舉棹逐分
風

同舟自古無胡越南北東西路不同不問宮亭借
如願只求四面與分風

彦魯鑪字號巷余擢爲開封第三用彦魯韻

寂寂醒醒誰得知萬重故紙壓須彌不緣饒舌豐
干道拾得山間底小兒

孔雀院後蒙泉

擔頭山作屏當砌石眼泉爲鏡照窗我亦因蒙如
可擊此泉從戶到西江

貴谿徐氏招隱園昔王表避亂居此山依之
者數千家其詩云逍遙入南斗者也

鬼谷西來一丈清三山箕拱慰高情時平尚欲依
王表南斗逍遙畢此生

遇赦北歸

山猶故險水猶奔無復前年瀲淚痕自是人心隨
境別櫓聲帆色盡君恩

移竿山五杉歸植里弟

一丘一壑感歸心過盡青山幾茂林自載五杉如
碧鳳欲看春雨舞庭陰

皖口寄懷前太平守陳公度諱舒人

常愛東陵早拂衣我行曾不叩荊扉憑君天柱峯
頭望看我扁舟幾日歸

鍾山有石故名

江上秋濤噴玉巖風鏤月鍊白雲緘為君一叩無
人境要聽洪鍾出萬杉

初上安仁灘清見毛髮其中奇石五色可掇
拾也從縣令借圖經溪曰雲錦溪村曰玉石
村

行盡江南最遠山却尋干越上清灘秋晴雲錦溪

中過玉石瑰奇一萬般

弋陽道中

千日千程不厭行一丘一壑可辭生常憂東犄名
韁死闖健尋山却稱情

齊山怪石森聳其西峯曰小九華

山上有山俱巃嵸谷中通谷更哈呀借君笻杖穿
奇嶮直至西峯小九華

次韵無極以道寄金山寺佛鑑五絕

埋頭塵土欲忘年重過初禪第一天唯有兒童見
河性不將老面共蒼然

不應無手是無拳且看毛端現四天似向吾家得
消息鼓山餘響尚轟然

鶖子猶應昧此緣室中那有久如天饒師擲過三
千界浮玉西津故儼然

無極世緣如嚼蠟人言當住夜摩天此郎久學無
生忍此事吾知否不然

鼓角聲中特地傳只今鼻孔已撩天不應常作裴
休諾拚口何妨也默然

清口懷應書時雪中舟行

蚤歲單舟此水濱雪花都蔽引舟人重來五馬眞
何事笑雪空成鬢上春

舟中即事

終日平沙望渺瀰青林何許近漁磯波衝側岸淺
蒲靡一點穿人翠碧飛

魚溝遇大水

沙行水宿幾江南石闕龍求久已諳秋水故應旋
面目順流東望為君慙

祝家墩阻水旦起舟人云天上風花順矣作
一絕
依依牛馬辨平沙三日扁舟近祝家明日揚颿應
復駛蒸雲散亂作風花
懷簃居
自種雙桐已四年秋來匏瓠小籬穿上床不怕陳
登歎我欲歸求許汜田
欲求閑局理舊學作
莫求致仕且分司此等劉伶笑婦兒投老寸陰如

寸玉從君了事只名癡
故園歷歷眼中分非禹誰教不入門何處功名有
成遂玉初不厭足猶存
初望廬山
休說江南青未了一菴一徑可容身宦程正迫西
風急未是廬山竚足人
白鶴先萬杉栖賢羅漢入城南康守云惜君
未至紫霄峯也因以此答
南康南麓江州北五百伽藍似蜜脾萬室千門俱
面勢不應獨是紫霄奇
望香鑪峯
危樓曲徑翠岩遍蠟屐青鞵到處逢更上五峯雙
劒表香鑪依舊半天中
題周廉彥所收李甲畫三首
上林花發逐鶯飛愁絕江南雪裏時嘐嘈何須旁
檐喜毸毸相對雨寒枝
右鵲
網羅無限稻粱微憐爾冥冥亦庶幾戲鴨眠鳧滿

中沚衡陽無意更南飛
右鴈
急風吹雪滿汀洲迎臘淮南憶倦游小鴨枯荷野
艇冷去年今日凍高郵
右鴨
松菊堂讀史五首
不作文饒將相官野人亦是黨人間籌邊措國俱
無用空對平泉草木閑
吾慕斯人不以官會昌一夢中與間何須更作窮

愁誌秋雨長時睡正閑

明光甲挫三言内悉伹謀廚一算閒成敗關心不瞑目我今無此只應閑

平生精爽皐夔内一世功名貝錦間再夢令狐亦何事可能到死未心閑

當年伏地全楊李公亦何知愛惡間千古論心許公近百年歸意與誰閑

仲光寄紵袍

手裁白紵製新袍犢鼻應憐大子勞倚仗衡門聊

服此良人身不屬臨洮

寄家人

孟光家世自清芬鴻亦幽情慕隴雲汲水挽車歸去好茯苓日日長松根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二卷

絕句

子固席上雪得芝字

泊舟山陽偶題

及第後將謁告先歸留贈成甫

貴溪在信州城南其水西流七百里入江遊龍虎山舟中望仙巖壁立千仞者不可上其高處穴中往往如囷倉棺槨云蓋

仙人所居也余意大水人宅山上所作

泊息禪寺呈廖明略其地蓋于越寺在琵琶洲上

和雜酒十二弟見隆光赴闕

和洛筝小發

叔與戲云謂我窮我嘗傷食從而朝之

將別歷下二首

將行陪貳車觀燈

定陶舟中

栗區村與无斁別
與子眞諸人飲求仁不預作怨詩因戲荅
題穀熟驛舍二首
送永嘉縣君回至鹿邑東門外作
讀宋徙亳初聞周璠琵琶
題伯時畫
虹縣逢无斁自玉山歸二首
省曾夢游山示无斁
東坡公以種松法授杜子師爲作詩子師

求同賦
自畫山水留春堂大屏題其上
自畫山水寄正受題其上
次韻芸叟文潛體之觀音院題名
贈許體之
呈毅父提刑
十月九日初謁衛眞大清宮二首
寄李成季
累得周同年鍔書

譙都對酒憶玉函山
題段吉先小景三首
擬古詩懷家
題僧曇秀鍾山雜詠後
赴齊州道中
題袁耕道所收小飛來
讀藺相如傳贈李甥師藺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二

七言絕句

子固席上雪得芟字

新霜一夜草如芟午酌臨軒雪點衫不怕夷門清
著骨故教詩句聳巉巖

泊舟山陽偶題

五歲淮山一夢新扁舟曾繫市橋春津亭石磴雙
垂柳見我依依似故人

及第後將謁告先歸留贈成甫

還家消息約薔薇眼看薔薇日日稀不踏龍頭遊
碧落君恩許伴晚鸎歸

貴溪在信州城南其水西流七百里入江

玉山東去不通州萬斛千艘溢上游應會逐臣西
望意故教溪水只西流

出遊龍虎山舟中望仙巖壁立千仞者不可
上其高處穴中往往如囷倉棺槨云葢仙人
所居也余意大水人宅山上所作

稽天巨浸洗南荒尚有千峰骨立殭民未降丘應
宅此舉頭天壁有囷倉

泊忠禪寺呈廖明略其地葢于越寺在琵琶
洲上

遲君于越忠禪寺彌月忘歸住翠嵐忽見琵琶洲
上月始驚全室在天南

和稚酒十二弟見降羌赴闕

二島蒙恩登有知車書混一是昌期知君不化伊
川祭右倚門牆恐見麾

和洛筍小發

叔夜青山肯長往不應石髓化山堅君會鑄龍繞
小發恐君心未老伊川

叔與戲云謂我窮我嘗傷食從而嘲之

羊踏胸中昨夜蔬不應捫腹怪如壺婦家得餔猶
須忍莫索檳榔笑兩曜

將別歷下二首

來見紅蕖溢渚香歸塗未變柳梢黃殷勤趵突溪
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陽

鴛鴦鸂鶒繞漁梁搖蕩山光與水光不管使君征

掉遠依然飛下舊池塘

將行陪貳車觀燈

行歌紅粉滿城歡猶作常時五馬看忽憶使君身是客一時揮淚逐金鞍

安陶舟中

繚繞春堤去欲窮參差煙塢到還通依依潤柳侵晨雨細細吹花傍午風

栗區村與無斁別

十年投分皆卿相四海論心只弟昆老憶躬耕因

隨牒春風揮淚栗區村

與子眞諸人飲求仁不與作怨詩因戲荅

結習徐看蕩劫灰天花從自落空堦似聞滿室唯澄水投礫何因出定來

題穀熟驛舍二首

驛後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柳小池塘倦游對此忘行路徙倚軒窗看夕陽

一官南北鬢將華數畝荒池淨水花埽地開窗置書几此生隨處便爲家

送孔嘉君回至鹿邑東門外作

冬溫榆柳未全彫黃蝶飛飛綴野蒿華髮不堪悲世故斜川歸與滿東皐

謫宋徙亳初聞周璠琵琶

棗園憭慄檜颼寒醉倚琵琶倒鶡冠不似江州白司馬只成怨恨不成歡

題伯時畫

單于射獲明妃笑勸酌蒲萄脆小胡不恨別宮昆莫老應憐超乘子南夫

虹縣逢無斁二首 自玉山歸

淸河摻執汴河逢萬里悲歡一夢中不作常情問京雒魚山好在故園松

千載昌期尚此逢詢謀多在布韋中南歸已後鍾山集猶憶君王代麈松 鄭譏對陳主鍾山陳主與松枝令代麈尾

省曹夢游山示無斁

萬里歸來兄弟樂百年多病井廬思如何騎馬穿靴地只夢登山著屐時

東坡公以種松法授都梁杜子師幷爲作詩

子師求余同賦

不學栽橙業種松未懃屐痛笑屠龍許君盡得東坡術已與先生一事同

長鑱散子巖巖遍短竹扶條歲歲添待得烹茶有松葉不應更課木奴縑

佩牛未敢邀君出射虎何當許我從要看堂堂冠劒叟蒼然十萬甲夫中

自画山水留春堂大屛題其上

胸中正可吞雲夢盎裏何妨對聖賢有意淸秋一作扶第入衛霍爲君一作毛錐無盡寫江天

自画山水寄正受題其上

虎觀它年靑汗手白頭田畝未能閑自嫌麥隴無佳思戲作南齋百里山

次韵芸叟文潛體之觀音院題名

壁上棲鴉粉刹紅萍游無定得風同故人妙墨何人識文豹依依霧雨中

贈許體之

樓下無心臥許公求田已約筭年同詩來正値花如雪心事春風浩蕩中

呈毅父提刑

不酌公荼有意哉可能元亮此公儕但讀離騷攻須酒不應須爲菊花來

十月九日初謁衛眞太淸宮二首

虛庭下拜礽形肅祕殿瞻容更覩驚何必囊函寃至妙始知塵垢負平生

帷閒角壁千年白庭下昇旟一點靑當日蔡雲無馬跡只今遺木畫龍形

寄李成季

關驪傳節向秦關何日重來玉笋班猶勝譙都拙司馬苦無官况不教閑

累得周同年鍔書

譙都司馬拙依然翻手爲雲絕可憐唯有鳳翔周錄事手書連月寄同年

譙都對酒憶玉函山齊州西樓對此山

不遣西樓對玉函宋譙頻綴副車銜今年重汗花前酒猶是揚州別駕衫

題段吉先小景三首

慘澹天雲欲雨低秋山人靜鳥聲稀似聞谷響飛黃葉恐有孫登半嶺歸

人生何事踏塵埃閒處胸襟足自開不作終南養高價小山幽桂好歸來

碧天無際日悠悠風靜沙平不見洲彭浪磯邊亦如此危峯獨木繫扁舟

綴古詩懷家

二月已破三月來蝴蝶忽然滿芳草正是歸時君

不歸及至君來花又少

題僧曇秀鍾山雜詠二十首後

明珠出袖四百非坐有煙霞草木香斷取鍾山擎石掌郎知不下淨名床

赴齊道中

淮南蒙召贅毛斑乞得東秦慰病顏曉整輕鞍汶陽北却衝微雨看青山

題袁耕道所收小飛來

藏山常恐負而走壺中九華安在哉憶似冷泉亭畔見爲君題作小飛來

讀藺相如傳贈李甥師藺

蚩蚩六國共憂秦獨有相如智不羣完璧東歸何足道最賢能下怒將軍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三卷

挽辭

欽聖皇后挽辭二首

欽慈皇后挽辭二首

王拱辰太尉挽辭二首

趙開祖挽辭一首

蔡州叔父金部挽辭五首

蔡州叔父金部挽辭別二首

秦國夫人挽辭安門下母二首

秦國夫人挽辭三首

任承制挽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三

挽辭

欽聖皇后挽辭二首

神開大馬表坤祺象配黃龍躍母儀鶉棘從權非本意愛勤復辟竟先期欲書皇極彝倫事不在關雎卷耳詩陵作因山名改聖君王仁孝自生知

蒼黃大策中先定洶涌姦言外獨驚可但觸山憂地坼只應鍊石見天成江湖自昝波濤遠日月如今晝夜明盡作兒啼送文母不知簫鼓若爲聲

欽慈皇后挽辭二首

仙馭飄飄不可尋西陵寶冊襚衣衾禮遵章懿因仁志謚酌欽慈自聖心感泣萬人隨遣奠恩勤千古誦徽音一言能使民忠勸要識吾君孝治深

弓劍它年事炳靈紅光滿室衆潛驚人言溥氏誠君子天與文皇兆大橫聖有至情風不止邦傳慶祚日重明百神陪扈朝陵寢想像登輿動珮聲

王拱辰太尉挽辭二首

賈山辭賦妙升堂十八高名擅雒陽遭主聖人千

載事濟時賢獻萬夫望巳加壇上將軍鉞未促齊
中相國裝曾有新詩介眉壽悲歌何忍送歸檣
童年巳切耆英慕壯歲初陪後乘遊衛鞏彝弓皆
廣建梁筵進牘並枚鄒雲臺生面丹青古馬鬣新
封草木秋是事公應付蜩甲蒼霞誰見捐浮丘

趙開祖挽歌辭

萬里歸來兩鬢霜故人如玉閟幽堂淒涼長吉無
題句寘默淮南未試方空復藏書如冊府何由載
酒更僧坊諸郎文字能傳業開府風流未渠央

蔡州叔父金部挽歌辭五首

文詞蚤歲諸儒上操行當朝國士期清世急賢千
載事白頭齋志一州麾
省中共幞青綾出關內同驅五馬行何許書來一
千里西風淮上淚縱橫
青史他年羨二疎功成脫屣向迷塗濟遊竟後拋
官約常愧都門長大夫
聞道一歷親卜築亦求百畝伴鉏犁郁知湖海歸
來日只及鄉閭會葬時
並直儀曹前後懸當膺種竹巳青青平生不試南
宮筆可忍圖公地下銘

蔡州叔父金部挽辭別二首

書來猶勸還鄉早路梗誰令去棹遲曾綴鏘金拜
先壟可堪扱衽送靈輀
學比我公常恐後身於餘子似棠知心驚並直儀
曹夜淚盡孤吟海浦時

秦國夫人挽辭安門下母二首

瓜瓞傳仙裔鳲鳩姒積功能章看子貴鶴髮與夫

同揄翟丹青裹珠襦鼓吹中秋原送車淚斜日起
西風
城南塞冠蓋哀挽送何人吉卜郊連淡恩封國號
秦栢碑空復古蒿里不知春應奪居廬念朝廷佇
弼臣

秦國夫人挽辭三首

指李仙源後典唐帝胄餘家傳湖北句人誦嶺南
書知子唯賓客揚名屬起居平生操史筆遺事一
欲獻

相國家風獨夫人壼範如寶珈宜服象文錦合軒
魚感慨溫成議光華慶壽餘非夫聞敵退應愧此
生虛
酷好春秋學親書列女篇胡兒吟敢竝逸少字方
傳餘事猶閨範高材自世賢凱風君莫誦秋柏已
成阡
任承制挽辭劉技勘槩求作
生業清談外浮名痛飲餘誰令力如虎坐使食無
魚壁冷猶鳴劒床空未卷書呻吟待河潤秋柏只
遺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四卷
書
上皇帝北事書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四

上皇帝論北事書

臣晁補之謹齋戒擇日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竊年抱經志願局促綠衣紵絮多學無益竊甘野人自螺之溫韜昧廣厦重裘之煥退無尸祝尊俎之位進于庖人操刀之職不計僭越冒言天下之事陛下赦其狂瞽而矜其市井草莽有介然之心一賜察省天下幸甚天下之治莫大於制禮作樂而臣之愚以謂二事有在於施設之後者其所先舉

者以定天下晏然則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洽凡此所缺特北胡一事而已臣患之至深以謂陛下神道設敎紀綱旣正天下大定燕居而高拱百工安職四民樂業矣而不能無一朝之事或經聖慮者庶幾在此𨒪臣之狂瞽而深患所至有取萬一則臣區區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猶不爲綠衣紵絮多学無益夫豈惟天下幸甚臣之師敎臣亦若此也北胡猖狂敢冒故爾使天下百年有爲兵不得藏今四野肅清邊不告遽而搢紳先生四方寒士

或北首憤悱爭道利害者非願於太平無爲之時生事覔功特以中國之地前王之舊有未復而已獻言陳計者踵相接於國陛下優而容之如假種借耕久貸不償亦不以券責豈非周愼再思萬舉萬全以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不欲以所重試所輕哉内治未具不遑外愛心腹旣寧手足當治以今準答莫利此時置而不念何以異夫宿雨坳池科斗所泳不以時去設不害事而鼃黽日瘇乃臣之所願爲陛下深患者特曰以中國之師責中國

之地得地而師解不爲無名如此而已陛下知兵之道愈於黃帝復古之功過於宣王披圖在目長想遠慮則窮髮龍堆螻蟻藏情不待前箸而臣私憂過計竊不自揆忘巳之愚不敢膠柱鼓瑟御馬以書陛下一發天光使得竭忠則言而有罪非臣所敢避也夫北胡之盛莫盛漢唐而所以制胡亦漢唐爲得三王以前事則經見戰國之際人自爲防徧舉悉數則孰與四庫之書終始爲備百執之謀同異致詳故臣輒皆置而不論論漢唐之所以

制其彊者其彊可制則方其弱時不論可知漢病匈奴唐病突厥至於畿内鳴鏑渭橋按轡後宮辱於氊裘宗室降於絕域其形如此之逼也然而列五單于滅兩突厥擒回紇制延陀漠南塞北皆漢之賦盧龍松漠皆唐之府臣深思至此然後知北胡之盛雖莫盛漢唐而所以制胡亦漢唐爲得也冒頓鳥維力足以弊漢而武帝雄才數戰不倦匈奴絕幕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人故匈奴至於孕重墮殰罷極苦之

夫搏鼠當庭善遁易失灌垢熏穴則生無聊頓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此其情自答然也頡利突利進如飄風而太宗知兵善戰虜在其術中而不悟兩陣馳語二主坐擒六騎臨水羣酋奪魄靈朔之覜曰我將滅之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赦思摩孱儒至感恩流涕願爲一犬守吠北門葢五十年無突厥患臣嘗壯二主以謂得一時之權置三王之事則漢唐之事猶在中策何遽無策乎今臣又計之耶律雖桀驁其彊亦未有以過匈奴突

厥者陛下神武不殺高越前世制之得術可使繞指惟上之命何至越百餘年而不暇營哉臣請爲陛下言契丹可取之形五古者北胡無大君長種落部族不相統攝猝搏鬬擊彊者爲制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勝不相推敗不相受尺地一民不自保而有也無城郭邑居故其民遷徙難制無耕田作業故其人食足不勞無文書約束故其人一而易使無營陣行伍故其人戰自趍利彼以其智力之全不治四者而一之於鞍馬射獵中國亦以其

智力雜治四者日夜不息而以應戎狄之至關故其自視常以無法勝中國利則烏合謀而從人不利則雲散四去欲追無所自冒頓盡有北垂之地胡人始不安其舊而有傷心尺地一民皆欲保而有之不能棄也其後衛律教單于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粟或者以謂胡不能守降及唐世尤以合中國之好爲重至佩印綬服爵命廢一置一皆決於朝廷亡虜之在中國者或樂而忘歸胡人自是益雜中國之俗乃臣以今料之則盧龍范陽中國故

地又非特如此而已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四者皆因漢俗而胡無一焉雖處而交治欲其胥而胡不知彊勉之難堪此其可取之形一也冒頓烏維伊穉皆席匈奴之始彊能以其力爲中國患武帝中年力盡於北胡而朔方之患無歲無之然匈奴卒不能踰塞而南以有漢尺寸之地而陰山艸木茂盛單于之所依阻者漢輒奪焉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頡利突利延陀之兵皆號精悍數入寇唐一旦至渭上薄我

內唐亦以其南征北伐之餘力完不弊日削月剝至奪之地而隸都護府不敢輒怨蓄未有坦然肆志窟宅中國之地藏獲諸夏之民如耶律之侈者臣嘗討之其君亦非有冒頓頡利等輩沈毅雄勇之姿阿保謹特有天命而德光之桀以謂晉之立自我晉亦不勝其德而屈之驕子不制日益侈大割地弗厭至踐中國此如黔中之驢土所不產方其一鳴虎爲遠遁而其技止此亦足悲也夫人之情勝則驕驕則不自覺棄秋未霜則水濱之腐草

猶足以爭明於陰夜天寒旣至萬物將肅則莫或使之一夕而零其理然也璟與明與賢皆柔儒不事事隆緒稱多謀不能復振焉宗眞好樂兩母爭權至內相殘當是時皆有可乘之隙而中國不取迄於今四十年彼其君苟非有過人之才臣知今日之治與璟明宗眞未大異也夫知敵之主知敵之將則每戰不殆彼曲我直我整彼亂此其可取之形二也石氏之割地當其需人之力制命在外無以異於晉惠公河外之列城賂人而已無積仁

累義之資一朝而有天下舉天下之大偲偲然常恐其不能守何暇重割地哉窮室之人聚獲千金不能經營販夫孺子皆得以起而制其弊富家巨室力足以仁其四鄰則四鄰之外所衣食者猶我有也尚誰得而奪之哉石氏旣亡京師不守中國爲之一虛當時人君內憂其腹心外病其四鄰中國狼顧自救之不暇故胡人得以竊討其不及圖已而跳踉虛喝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至於柴周天下小定以其享國之日淺乃能用一朝之議一

戰而勝以復三關由是言之胡雖彊中國雖積衰之緒猶足以勝之况治朝哉律耶明時胡已浸盛柴周之取三關蓋人有告之者曰此本漢地何惜之有然則彼其平居驁然不顧跳踉虛喝豈固敢吝其非已有之分爲所常守之貲哉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而已今國家百年太平而陛下神武不殺高越前古心有所懷威動萬里柴周叔世臣豈敢議然以今天下言之運偶聖人時在千一富萬柴周力萬柴周將賢則萬柴周士勇則萬柴周斷

而必行鬼神且避以懾小寇勢易破竹此其可取之形三也太祖龍興不折一矢不馳一馬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夏商之興莫若此之捷也當是時舉中國之兵十二萬而已太宗皇帝繼以神武之資經營四方至于大定并汾之討師久於外雖迄奏功然倉廩之羨士卒之銳殫憊於河東太宗爲社稷長慮慨然太息有恢復心士不弛弓馬不解勒倍道兼行越數百里一日出塞金鼓之聲如在天上虜不素備而燕城遂

圍分軍收城所向輒靡天下以謂遂無胡矣幽燕之人老弱登埤而望棄輿無意復戰虜之計自謂力不足抗乃爲先聲張言兵至號五十萬太宗重愛民命不肯以力服虜欲退脩德以懷之而師久翱翔士馬南首亦有怠意幾舉而捨燕既釋圍而諸將所下輒復爲胡蓋臣聞之城中有謀執其帥而降者王師既還莫不泣下雖然胡人自是始有疑中國之心四方已定中國厭兵景德之役棄中國不虞大舉來寇章聖北巡天意助順蹟弩竊發

遂隕達覽虜相顧自失屈首請命亦無復鬬志當時之議以謂乘勝席卷兩翼遽前大軍從後可使無遺燋而天子嘉其既服亦棄不殺虜始痛自懲艾以謂中國不可得而侮也夫太宗以收并汾之餘力計議無素倉卒北狩然而一舉幾復章聖以寇出不虞至犯輔郡出師逆擊然而一戰遂却况今陛下席祖宗積累之舊虜不加彊而中國之盛則倍前日肉食之謀芻蕘之言垒數十年已審已備計成而動何慮不獲此其可取之形四也太祖

神武有布世之謀御將訓兵臨機料敵出人意表舉天下之衆宰制役使如視嬰兒嘗謂胡人之衆不過二十萬吾以十縑購一胡二百萬縑足矣以太祖神武左右之將不減衛霍滅越滅吳滅江南滅蜀滅河東天下已安四方之金帛充於內府士卒平居無事奕博超距志意無所騁當是時中國特不舉設有爲虜孰能禦之者天下百年無水旱兵革法度致脩人物阜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山積水委漢唐所無則成太祖之志臣以謂固在

於今日陛下建學設科使爲士者知兵頒教立法使爲兵者知戰十有餘年墮慢疲軟之氣旣復拯矣而堅甲利兵羨於四邊偏州小戍不移而具臣竊以北道三數者言之通都要路一庫之藏足以衣被十萬況濟之以大司馬之備也驃騎西征編師南略河隍六城交州九郡歸命內附而飛輓之煩不及於邊民此其美古未有也舉事動衆宜百日之費者今千日之費不憂乏宜百金之賞者今千金之賞不憂匱蓋非徒以厚費重賞爲得也要

以爲前世之所不爲者知今日之能爲之而已順流建瓴如風靡草以臨不加强之虜此其可取之形五也兵法曰形兵之極陛下亦旣知形則不圖而何待臣請爲陛下言所以入胡之策夫欲興大事所病者兵不衆食不充天下之言者必曰舉二十萬衆度百日糧鳴鼓而攻之以臨不加强之虜如孟賁之戰嬰兒何往而不可入而臣獨計以謂非勝之難所以入虜者實難以樊噲之驍悍自意得十萬之衆足以橫行於匈奴而或者曰樊噲可

斬夫使好奇之人不度是非不量利害高論而忼慨其言固甚可喜然空語無施於實事則陛下尚誰取之今臣則不然舉二十萬衆度百日糧非三年經營之不可借使以國家之盛一朝而可集銜枚縛馬口千里奄至雖討甚秘而人固有知之者矣餘十許州塘水之浸以彼入非易故我入亦難阻塞而陣燕亦起而拒白溝之南兵雖衆食雖充非勝不能入也臣請爲陛下効臣之狂計蓋昔者尉佗畔越漢兵出豫章出會稽而唐蒙獨上書發

巴蜀罪人下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卒擒尉陀蜀姜維拒劒閣鄧艾乃潛自陰平馳無人之地七百里卒降劉禪兩人者若按之以事而索其情則皆近乎不知迂直之計而臣則以謂論越與蜀者不如是則不可得而入今虜之勢亦何以異此臣請先爲樓船百艘精甲萬人浮膠東待渤海而勿發使大軍出次於王畿聲言以十萬出瓦橋瓦橋敵所備出亦此入亦此在兵法則所謂以正合者也潛軍其東以五萬則自滄趨平州同時而偕發潛軍

其西以五萬則自代趨雲州同時而偕發乎雲非敵之所素備則滄代之兵宜易入兩翼偕縱則燕之東西可擾矣東軍入平州戒且誘以稍西行附於瓦橋之大軍西軍入雲州戒且略翔翔乎蔚朔之間而東以牽制敵勢敵必分軍以禦雲州然後瓦橋之大軍與東軍合勢而偕入則涿州新城不戰而可收東軍既棄平州平州備少懈然後渤海之精甲可以乘間入平州平州下則營幷舉矣乃間使渤海之師通高麗曰中國責故地高麗宜以

爾兵從而析渤海之精甲三千背道絕險以徑中京之南繚古北之後奪關而守之謹守勿戰虜狼顧自救然後雲州之西軍鼓而東以取易州而與大軍合吾兵益張乃稍乘勝逐北則燕城可圖矣度燕城之大二十七里而止一人而守地六尺三圍之則滿卒三萬守地無餘以二十萬衆頓燕南攻而圍之若適三萬則是野戰以拒虜之大軍者猶十七萬也度虜之大軍亦不過二十萬盡燕城之大而以五萬人實之不能容矣虜之名統軍在

燕城者其所護契丹奚渤海兵馬數才滿三萬而其曰侍衛在燕城者騎一萬步一萬而止借使臣所聞未實虜能益之度燕城之大不過容五萬則既勃蹊矣而大軍相持倉猝未決其勢不相救以三萬銳師濟以臨衝雲梯之械并力而急攻間使張良陳平不愛千金從反間以啗城中臣虜之子孫能以禍福喻其衆使內附者許以封侯萬戶之賞彼其在虜或身居將相而服衣食飲不免於輿皁之賤一聞德音宜有發憤內應如望并汾之師

者一人有心則舉燕城之內其勢搖矣燕城可圖則山前後之地雖未盡復可徐致也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使虜能出上策中國之師始動虜無空國逆戰亦以二十萬拒大軍而更練奇兵間道它徑反乘我隙我大軍遠戍深討而虜兵出於不意釋燕而自圖則前功一發而盡廢欲勿釋耶而自治未可安能治人然而舉塞上十許州言之大軍出瓦橋矣又五萬出滄五萬出代虜亦以其軍三析之而應我滄翼其右而霸與信安保定介其間使

堅壁勿戰則虜雖出奇兵亦必不能入霸入信安入保定代翼其左而保與廣信安肅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虜雖能出奇兵亦必不能入保入廣信入安肅何則吾爲之守者素也置是數者自渤海之東言之操舟於水固非虜之所宜便而其所不當忽萬一可虞意者其西北之牖乎昔唐安祿山以范陽亂稱兵道胡中犯京兆不期月耳臣嘗考之圖志則祿山所行自燕而西其跡具存不可不察也國家方恢復河湟全秦之力河湟之所仰或

者患患而豫防之益全秦之地以待虜之出於不意如此而已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今單于之才不聞其沈毅雄勇敢爲難制如冒頓烏維頡利突利等輩比者其左右賢王谷蠡亦非有如張說所稱闕特勤暾欲谷之徒超卓過人之才帖帖然幕中國學文字工語言足口尚乳臭安知出上策哉虜計出於數者而皆不能遂則臣之所料不過舉國興師烏合蟻聚而已使虜先能扼古北口而守之渤海之舟師無以何其利則我東軍扼彌老符家

私亭口之右以西軍扼挑峪紫荊金坡口之左使其東西不能出奇而後大軍鼓行而陣以挑其南虜進不能拒退無所逃不力戰求勝則必有內顧自保之心此在兵法所謂窮寇臣請勿薄勿遏緩而持之置曹王居庸等關而無奪以開其生路我亦視白溝之南塘水之浸所從埽者狹何以異於淮陰泜水之傳食東西與北三面薄阻而背阻塘水則士卒無所往其心宜固當是時陛下得人如韓信使乘其會則擾而扼之於井陘莫利乎此願

爲陛下將者如何耳臨衝雲梯器械致修士力致完以中國之善攻而加不能善守之虜則二十七里之城而已何爲而不下燕城下空其積以賞戰士以臣度之三年可以無飛輓自京東西與河朔之列郡更華緡穀以實之臨以重臣列亭障於外燕可守也陛下以河湟六城之富孰與全燕河湟邊遠城中素空賈中國且能保而實之則全燕之富其易守可知也惟其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無一不出中國之舊今以中國之

法守之其民宜易安燕城既守則凡石氏之故地猶不盡舉者未之有也雖然臣猶有說者則在乎先勝而後戰夫入人之地欲其不迷不可以不知地索人之情欲其不匿不可以不明間地可知間可明而軍無選鋒則兵不可以交有選鋒而不較長短不合外助則雖多猶寡也臣請爲陛下言所以必勝之道陛下誠得數十將用之則何患夫四五者爲今之慮士已知兵兵已知戰而臣獨過計以謂今選於班列以將名官者患未試而已夫將

欲興大事不可以無重臣重臣君所信功業已試可使士卒素附可使四夷知畏可使位重德亦重可使權重威亦重可使舉一軍二十萬之衆而重臣得其人軍之命定矣千夫長萬夫長才各不同則舉二十萬之軍大吏偏裨二百人而後可也夫安能皆得重臣者而使之將委之有司之選耶則天下必有蕭何之至明然後可以知韓信之未試不然則趙括之易言不寤天下幾何其不以言而信之人之才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耘三

畝之宅者持籌挾算振甲百萬守地千里儼然不努乎其間忘晉之短也平居自喜袒裼而按劍志如飄風而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此人之情也然則將其可以不試哉天下之言兵曰微妙者祖孫吳然臣以謂是何以異於宋人之遺券密數其齒而曰吾富可待豈不誤哉陛下知人能哲與大事選大將帥既已得其人矣凡此臣不敢議然臣以謂舉二十萬衆而爲之吏者二百人所試者在此而已子文之治兵終朝而罷不戮一人子玉之治

兵終日而罷鞭七人貫三人耳然而君子與子文李廣之行軍逐水草不擊刁斗程不識之行軍嚴斥候擊刁斗自衛然而士卒樂李廣將之才固不可而一也孫武之試於兵也以婦人孫臏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用之於婦人用之於馳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武能將兵以入郢臏能將齊以却魏豈不用其試哉驪山之閱天下擐戎服以令賢如郭元振幾以失軍容而誅而薛訥解抱乃獨有不動之軍故使

然也今天下之吏以將名官握兵柄習軍事者環列於輔郡迭數十人平居無事大車駟馬洋洋乎國中與之言兵而不能者幾人若此臣豈敢以爲遂乏才哉凡所以必待試而後可用者特不敢以能之於平居無事而信其用之於倉卒擾攘也陛下知人則哲能官人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勇去其暴用人之智去其詐皆得其所以用則向之四王者凡可以委之夫將而已以二十萬之軍度百日而後罷斯役在焉人日糒二升則率兩日而

食非萬石不可百日則百萬千日則千萬邊儲不足以給則不可不權而入之於民今天下之買爵者緡錢五千高得一尉下乃助教極矣爲之說者曰商賈之子孫不可以揭而加之於民上此爲說者之過也天下無賴之民游手不業計窮力盡者皆起而爲兵能犯矢石致頭首有一日之勞則紆朱懷金美爵厚廩往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也何獨至於民而疑之天下之民不幸而陷于盜賊白日殺人而奪之財亦可棄矣甚者竄山林晨夜聚

嘯州里爲之搖動其中有一人焉造利而自言則賞千金而命之官未始疑也則夫商賈之子孫雖其類則賤然未至於盜賊哉臣請爲貲爵如漢故事惟勿爲郎而已其餘皆可易之以宅秩得比朝籍與京師官率能入粟於邊滿三萬石者爲之等級以授事定而止不過假百人粟可充也昔武帝用晁錯議卒弱匈奴乃臣區區意竊在此陛下幸聽焉則其詳有司可得而講也何謂之地夫四夷之與中國其土地風俗剛柔險易之不同猶之城

市之與山林並得其宜各便其欲未嘗同也百蠻之地皆阻山負海遠者去王畿數千里一隅有故不得已而應就其近者論之則兵少不足以用欲置大軍則病道里之遠首尾衡決倉卒不救設或遂能致之其土地風俗皆非國之所習知萃百萬之衆而頓絕徼之下欲深入不可欲致敵不能嘗之逐兔叢林遇穴而失則良獒逸足猶翱翔彷徨雖巧而無所効其理然也東南西南羣夷皆絕遠致險論其近而與中國比者則莫若北胡古者北

胡則本非與中國近且比也踰塞而北至於寒露遠野人跡所不至者乃稍稍屯聚益李牧破林胡雖斥地千里而胡不能吞自漢至唐迄於五代始侵尋曼衍寖有中國之地自王畿而言則白溝之南千里而近耳置驛十數則舉朔漠之事十日而傳之可聞城郭邑居漢也耕田作業漢也文書約束漢也營陣行伍漢也舉山前後之地而言之無爲而非漢者臣嘗披圖而觀起白溝趍燕城二百里而止居庸曹王大安黍谷崆峒之山環抱如箕

而燕城峙其中自白溝而北衆山而南燕城之四隅在箕中者其地如掌由燕城之三隅東西與北衆山之塞川關要害遠者不過四百里近乃二百里而止山非不可陟也水非不可涉也土地風氣水泉百物之産又非中國之所不習也徒可徒騎可騎車可車何動而不可圖正可正奇可奇伏可伏何動而不如欲願爲陛下將者如何耳何謂明間夫書生之論以謂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此臣讀孫子至所謂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

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臣始不信今乃知之夫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則敵衆我寡亦勝敵彊我弱亦勝敵實我虛亦勝敵逸我勞亦勝敵有備我無備亦勝而聖人者何事乎敎民七年而後即戎而其曰不敎民戰是謂棄之者又何用也夫仁義王者所以無敵於天下不得已而去焉兵可去而去仁義則不安至於不得已而用兵仁義非可忘而所謂權焉者蓋聖人亦多有之而未嘗去也孫武無王佐之才而其

言有用於王者之事間非平日之所宜先也故非聖智不能用非仁義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實如此而已聖君務之以獲夷狄之心賢將持之以制三軍之命士卒獲之以幸封侯之賞夷狄取之則四境不能以是一日而安其理然也秦得由余而入國賓燕入秦關而東胡破漢厚閼氏而冒頓解唐賂突利而頡利疑此中國之以間勝夷狄者也韓王信在胡而匈奴入太原盧綰在胡而匈奴入上谷中行說在胡而漢不得美幣市匈奴以至

於唐突厥以萬榮侍子而寇瀛州回紇以僕固懷恩而入涇陽此夷狄之以間勝中國者也自昔兵家之用間者一勝一負不可得而數姑以中國夷狄之制勝負者言之在中國則夷狄憂在夷狄則中國病此其理易知而其事難成不可不察也今臣以北胡之勢言之山前後之民大槩皆思漢幷汾之事王師在燕有謀執其帥而降者誠能得張良陳平不愛千金以致內應猶反掌耳唐周鼎失沙州州人胡服而臣虜歲時祀父母衣中國之服

號慟而藏之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嘗能支城壹老見唐使者拜且泣曰頃從軍沒於此朝廷尚念之乎臣讀史書至此則慨然知燕之地士大夫之子孫宜有發憤不辱飲氣南首而望王師者徒患無以發之耳以契丹之舊法言之其得漢人皆僕妾役之仕宦而顯者歸見其主如舊禮殺漢人而以牛馬償之弗誅也迨蕭氏乃始徙漢人益北居而以契丹奚渤海之民雜處幽薊殺漢人者如殺人之罪自以謂漢人之子孫可懷矣然臣度之燕

之人皆謹厚朴茂世漢種也終不能胥而胡白溝新城崎立而相望漢之俗良美也不幸而子孫世世為虜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矣天下誠不乏張良陳平之智不愛千金伏社稷之神靈所麾前移所指前死五閭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畀幽薊之城百日而平使彼粟實可因而食使彼粟虛可因而墟也地可知閭可明夫然後合三軍之士而表其技且勇者此之謂選鋒越有君子五千人秦之闘士倍於晉若此皆選鋒也凡兵尚

義而保氣義之所勝愚可明氣之所加柔可遷人之情非有鈍利之殊也顧上所以表之者何如而已一夫當死市袒裼而不呼則千人爲之失色童子按劒而先登則七尺之丈夫全軀保妻子者猶爲之却也然則人之情豈固難知也哉前有大谿臨之則魄隕而懼狼顧却踵則身在平地夫誰肯舉足而蹈其危使爲士卒者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夫然後顧平地不爲安蹈大谿不爲懼則攻何患堅城戰何患堅陣哉吳起臨陣有一夫不勝其

勇遽前取首而還吳起曰雖勇非吾法也斬之吐蕃逼奉天渾瑊進單騎馳之挾虜一將躍而出一軍皆譟臣以爲若此者皆可賞勿誅而吳起反之此用兵之過也鋒可選然而不校長短則臣以謂兵不可以交何則天下皆以北胡爲善用兵而臣獨計胡非能出奇合變循環無窮也顧其長在騎射而已自圖志言之多馬之地半出於胡而其能挽弓騎射蓋亦天性使然趙武靈王變服從胡騎射而由是以取中山此其爲策之得者非以其所

長制其長哉冒頓控絃百萬白登之圍騂駹驪白各以其方之色自古以馬戰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漢武帝中年銳意馬備阡陌之間盛或成羣比戰數勝匈奴罷極矣而其後亦以馬少不能復出則度漢之能以其長契匈奴亦在騎不在徒明矣唐薛延陀不知以所長抗中國而自恃其數以徒勝執馬者既衆而徒不能復爲卒以取敗胡人自是益自知其短於徒而中國亦暴其所長而術制之比者朝廷置騎射又敎民蕃馬意良而法美矣而

或者民之馬雖蕃而未敎故臣以謂置義勇置保甲則民馬皆可以假而習夫馬生其水土則人心可知然而敎訓之不安以之當胡馬之新羈朝夕馳騁乎荊棘斥澤之地體安而心調者恐非敵也陛下誠用臣說則義勇保甲之籍於民者方其敎時皆使之習騎騎不足則更借之乎民馬嘗入而籍諸官者番假之則民力不勞而馬不病不過三年天下皆可用之馬以是佐軍則漢之戰何以易此雖然猶有所需者則外助而已自昔爲國未嘗

不以夷狄制夷狄其說以謂海濱之蚌鷸兩自斃而後人能并得之匈奴方病漢而烏孫昆彌亦自以不得與中國通漢藉烏孫撫諸夷以孤匈奴之外援校尉常惠護五將軍兵擊胡而昆彌常力戰爲漢軍鋒所殺過當匈奴遂虛於是丁令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而匈奴析其兵支三敵國以南與漢爭一旦之命卒以困弱至于裂五單于昆彌與有功也臣嘗譬之鄉邑之小盜三人而爲羣則百不得以力擒一人焉爭財而不平則二

人者不制而自弊何則其素相知者審也陛下南面負扆冠帶而朝百夷四海之內八荒之外心有所懷唯上之所命迺者高麗折於胡不敢越遼而西以効其一日之力於中國陛下能撫之至絕海蹈越綿數千里而入貢闕廷陛下嘉納遣賜報聘增美於祖宗之禮臣聞之其國見使者至皆懽喜攤道自慶未始獲也彼其折於胡久矣宜有以逞其志如烏孫昆彌者而臣未敢言焉凡此數者陛下得一重臣而委之與在廷一二之士嘗得預聞

腹心者皆可以使之雜而議然後臣之策庶幾乎可効也兵既定石氏之故地已復臣請謹封疆嚴斥候戒邊吏無得以非中國之地而利絲毫以爲功且示聖人以天下爲度而致誠信以結之虜雖失燕知其本中國之舊而不以爲吝中國亦與之講好修聘懽循昔時可使如伯氏之奪邑沒齒而無怨言此百世之計也臣身未嘗爲吏則凡國中之議是非利害不知其果何從姑以臣深思所得發於畎畝憤悱之忠而不能以自掩者獻之闕下

陛下好問如虞舜亦幸擇焉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臣至此猶願致其愚者則曰必行而已以臣之幼而學壯而欲行之心而又幸出於聖人之世三代之時以冀非常之治沐無窮之休褒衣博帶學古人之事而名諸生之列每聞陛下德音雖在市井草莽欣喜自幸如第五倫其所願伸喙道說以求補於萬一者豈特此書之所敘而已然臣竊以謂禮樂爲大而必其所先舉者已定天下晏然然後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洽區區之愚蓋

在於此臣身賤跡外其學甚野輒敢不避鈇質之誅而冒言其所不當預之事愎不能忍憤悱自致無以異於傳之所謂怒鼃而幸人君之一式陛下揭日月之光而蔀屋之幽得以容則臣疎遠之言庶幾乎可採而無罪若乃安畎畝之賤而不知聖人之世三代之時非常之治無窮之休親逢之會爲難遭則臣之倀倀不出門庭其失時亦極矣伏惟陛下萬機之閒一霤神聽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俯伏待詔激切之至臣補之誠惶誠恐謹眛死再拜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五卷

罪言

上皇帝安南罪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五

上皇帝安南罪言

臣補之昧死言臣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言實言之有罪則自以其書爲罪言安南之寧賤臣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懷義率智謀信結而出之以勇闐然而鼓堂然而陣身被堅執鋭奮臂大呼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羣羊如視嬰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者臣不能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雷聲雨沐虹蜺霧横暈珥光怪背建向破從孤擊虛六竊三刑

生王囚死以察害凶以明利吉使三軍之士逆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疑至死無所與若是者臣不能畫地聚米相險廋夷左青右白前鳥後龜無當天牢無處龍首高陵知逆背丘知向林木之隰葭葦之陂一迂一直一亟一遲使三軍之士所由以入所從以歸交挂圯絶不失地宜若是者臣不能馳一乘之車掉三寸之舌不甲不兵以行賊營曉以禍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以無戰而屈人之兵若是者臣不能深溝高壘清野以待示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務農一時習武百姓家給人足雖大相鬭使賊不敢南下而獵於嶺東出而漁於海徼關棄傳内外爲一若是者臣不能臣負不能之才五且少孤不幸墮在荆棘泥塗之中荒楚幽穢不得預聞下士之議而私慕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心願効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非曰能之特其理勢之然否可道者也自交趾犯順侵軼郡縣溪嶺騷然檄書日聞陛

下仁愛遠民若保赤子憂勤宵旰息所以禁止安集者臣雖不備行列有目有耳莫非王臣故忘其怯懦以自試鈇鉞之誅謹参古驗今先論其所宜勝與所爲未可取者而次條愚計於後以備執事者擇焉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陛下以父道育四國四國所宜歡欣咸以子來而交趾不道乃干大順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以逮庶民設壇授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

兵起之初五管莫備賊至城下市合不知而邕州刺史蘇緘家世儒者不識金革汗馬之勞卒遇天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築壘連鬬宛轉以嬰賊鋒兵敗不屈血滌砧几妻子女婦駢頭爲戮將吏偕死者至數十人遠近聳動爭欲仗節前驅者此其理勢必勝二也陛下卽位以來精意武備設監置官以董軍器金鐵皮革筋䈂膠漆精良百選刀矟矛槍戟楯蔽櫓矢弩胄鎧鼓旗笳角凡軍之須一切素具北益黃河之水以滿隮渠南盡豫章之木

以爲舩一舩所載當中國車數十量舳艫相銜以濟南師此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叫呼跳梁不足以越千里疲弊空窶不足以支數歲陛下神武天旋雷動莫不蠢然況此小寇制之得術捐五管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至曉曉以煩軌事者今析中國之衆五一以伐之如舉岱山壓鳥卵此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謀臣計士布列中外適一事命一將皆試可乃遣而比歲更武舉之科親延於廷諏以計策天下小兒孺子莫

不踴躍憤悱爭試劍馳馬指畫論議以希功名其作新振起亦勇氣百倍矣交趾徼外小國其人腥臊雜處非素知兵能出奇合變也乍聚乍散非有常性鈔掠奪擊與邊人爭一旦之命此如擭鳥逐獸雖角牙爪觜輕利足奮而不知人能以機械罔罟獲之此其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萬全而有未可取者此事之情不可不察也陛下方拓西疆指圖授算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懷中物虜逃遁不敢窺境上將狃近功士飽新賞帶甲十萬乘勝南

指有輕交趾心臣以謂姑無謂交趾小蜂蠆有毒不可忽也傳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昔魯人與邾人戰魯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察此交趾示弱以堅我我迫其窮使姦謀得恃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一也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物如之故極寒甚熱皆是傷病百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疎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三月五月春草黃茅嵐霧瘴氛上炎下潦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蟲蚺蛇沙蝨過而踣者猶十

三四焉今以舉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召還者病弱者死矣暇爭功利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臣請以漢賈捐之所論羌軍質之棐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之遠非特羌軍也且輟畿内禁卒及調河北京東戍兵五六萬以伐之倍道兼行三月而後至以臣計之人日糒二升則五萬人之費日千石也行三月日千石

舍未畢陳未定而十萬石之粟去矣使其淹回未有成積其爲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平地千里之法也今以京師直交趾五倍而言之則何啻二十鍾二十石而後可以當賊之一刻其俗又非專以五穀爲養也木實草根魚鼈蚌蜃之爲餔且其土之所出足以給其人安坐而待我若此雖十年不病闕食也傳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久非遠行之利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三也平

陸之軍習於車攻閑於騎鬭蹈蹂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折出入往來蕩蕩坦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於東南之幽前則重山後則複溪左則大阜右則深谷積石叢篠車以摧輪馬以敗蹄擇土計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絕首尾衡行則絕兩翼往不知所如來不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其人如猱狖下上坂險筋力百倍於華人倏起忽止適去已至從之如搏景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地利者兵之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時

而將士非素知此其理勢或未可取四也畿内禁卒固天下材之選賞罰素信約束素明拳勇亦嘗百矣然臣竊計之設比營而擇或取左遺右或取右遺左參差不齊聚爲一軍則少非同巷長非並舍賚賜不偕受調發不俱行雖一之以旗鼓晝戰目不能以相識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臨事難濟而河北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疕孱貧窶不任田畝徒博飲酒討窮力盡之人乃起而爲兵一旦遂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戈甲爲病而其往也皆有戚

戚羈旅之懷夫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此較然易見雖五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以獨不自已區區爲國私憂過計者非以交趾果能爲足拇病也以謂遠勞王師戰久不決則事將不能無弊不可不察也夫交趾實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攻秦并天下略定揚粤以謫戍守五嶺與越雜處以至漢而任囂尉佗亦數以其地叛當是時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趾百越之徼

也其國距洛陽南萬一千里人皆雕題文身項髻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其地負海倚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爲正爲奇爲伏者非特一途而已也蓋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又上書通夜郎浮船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蓋出於連州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湞浦按圖湞浦蓋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

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按圖灕水蓋出於桂州馳義侯發巴蜀罪人下牂柯牂柯即唐蒙所通道起夜郎者也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爲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道蓋千餘里如浪泊禁溪無功居風下雋壺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往往援所行也今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其出入往來死生之地勢繫具在師行所從不可不察也臣又以今言之居後

踵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舊而其大槩須湖以南要害之地朝廷因以分屯迭進至於明越餘杭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臣願亦粗修守禦備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而已臣又以今料之使賊能爲狂計固不出於三若外有合交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絕徼之下曠日遲久欲戰不可引去則賊又復至回軍轉陣返而赴之賊又入保如初如是數年則邊人未有息肩之期此計上也若閉關闔戶誘我以利誑我以弱設計

誘我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乃亟入之以墮賊計中賊度我埽遠以奇兵斷後我進無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也若棄關不守鼓行出隘唐突侵軼疾戰自快輕勇悍亟分散四擊大則劫城小則掠屯其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吾之利恐不及我主彼客彼輕我重我衆彼寡雖彊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在賊出中計利害半出下計爲爛亡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不能出上計何則海外遠國固非交趾之弱所能恃雖近有犨獠又非固爲交趾

役也况敢侮王國乎意者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有不自安之心今臣姑置遠者而不論論犨獠之近者則亦不可無所以待之今見朝廷舉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能無介然疑似之心哉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如酈食其司馬相如陸賈班超等輩乘駟持節以寬大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賊即伏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者計所得以賞以身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祿以家以鄉從者封以鄉以縣從者侯以縣縱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巳窘矣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計而雜中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衆無所用之請以大軍當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爲三四間道絕徑或薄其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蜀姜維拒劒閣鄧艾乃潛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絕以氊自裹轉而下士卒皆緣崖攀木魚貫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者也雜中計開關闢戶以

誘致我我雖衆亦無必入請畱大軍屯其後而以驍銳伴從之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屯析隊伏於兩旁勿薄勿迫遠而挑之偶勝無追不勝疾埽弃金遺鼓拔衆以馳賊貪吾獲可邀於阨卒前遇伏其衆必覆兵法所謂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悉衆借

出以徼幸於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剋日而取之昔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至魏祖輙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軍無適主一舉可滅諸將皆服語曰連雞不俱栖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說者譬之九不能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兵無常數故隨所動而應之前必有滅竈之說而後繼之者得以起添竈之智願爲陛下將者何如耳賊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

海絕道以保竄亢臣請按甲勿從或曰按甲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暴士卒所以犯晨夜冒白刃者懼不勝使幸勝奈何幾舉而棄之且賊窘竄無所知此如兩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鬬穴中將内鼠勝且欲搏賊大海之間其勢必與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齊魯之人失夷曠而爲樓船鬬艦浮之狂瀾之中平居無事目亂心悸而況棄以倉猝微風搖檣一夫蕩櫓我衆駭矣又何暇與之校彊弱勝負哉葢前世語水戰以謂

越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年者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今海上賈人亦往往遇水寇鑿舟沈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故臣請按甲勿從而更設策修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地漸日月之窟府龍山海之藏非以交趾廣袤安定苟扃靡零曲陽比帶稽徐西于龍編朱鳶封溪望海卑陬不毛方尺圍寸之地爲足有也又非以交趾生犀馴象古貝文螺琥珀翡翠鼊皮鮫革蕉紵桂蠹詼奇不法瑋瑣極細之物爲足實也不得

已而問其罪足以威偋小寇使之悔過効順歸命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古吏選仁厚勇略堪任將帥者以爲五管諸州刺史太守以歲月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可任者置土兵如保甲以時教習土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將吏其地平居無事謹養而善別之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爲一卒有死事之人昆弟欲爲之報仇者聚爲一卒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爲一卒有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爲一卒有故

胥靡負犯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加賜而時慰焉使之居其地服其俗安其水土便其械用因其糧食得以無煩輓事而坐制其弊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親與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道取某屯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爲正某道可以爲奇某道可以爲伏意者其大槩理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胸度而妄議焉若夫知己知彼每舉不殆與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挈

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所得而前知也臣愚疎外不知事體昧死陳愚計臣謹上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六卷
議
河議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六

河議

洪範五行一曰水其浸爲海其發源注海爲江河淮濟實惟四瀆而河爲四瀆宗三王之祭川所以先河而後海爲務本者也岷山導江導淮自桐柏導沇水東流爲濟其道里近而導河積石其道里遠且源壯而流激故禹治四瀆功施於河爲多積石去中國既遼遠此人罕至至荒忽不可知若山海經穆天子傳水經雜傳記之說槩曰河出崑崙

墟崑崙墟高萬一千里爲地之中而河出其東北陬其上醴泉華亭多奇物草木鳥獸尤不可考至言河上通漢見於牽牛客星之占而山海經又有敦薨之山者敦薨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郭璞說泑澤蓋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繞三百餘里安取崑崙墟乎然山海經自漢儒說皆以爲禹書其所記如此雖爾雅亦曰河出崑崙墟色白并渠千七百一川色黃太史公班固皆以謂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山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之後惡睹所謂崑崙者哉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今所論亦本禹貢導河積石及周禮爾雅史記漢書載河所經與後世隄防人事迄于宋興使有考焉禹貢天下之州九而河所道者四曰雍豫兗冀孔安國說冀以堯都不言境距黑水東據河有州曰雍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荊山北距河有州曰豫故曰荊河惟豫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有州曰兗故曰濟河惟兗

州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然則西河之東距雍南河之北距豫東河之西距兗爲冀州可知矣故職方氏正西曰雍州而釋地河西曰雍州職方氏河南曰豫州而釋地亦曰河南曰豫州職方氏河東曰兗州而釋地濟河間曰兗州職方氏河內曰冀州而釋地兩河間曰冀州雍州以其自西河而西故或曰正西或曰河西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故皆曰河南兗州以其自東河而東故

或曰河東或曰濟河間冀州以其距雍豫兗爲境故或曰河南或曰兩河間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則以在成周雒邑爲正西也自禹貢職方氏以考爾雅其辨四州河所經之域皆合而職方氏又曰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泲幽州薄海蓋言其入歟九州之地雍豫高而兗冀下幽州東北又下而河起西北所從來高故其始猶委蛇稍南及其下龍門則流駛竹箭也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至洛汭

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自積石東流至於龍門始折而南者一又折而東者三又折而北者再然後入海其所涉之地入此河經營中國之形而秦晉之河曲戰公羊所以言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者也自張騫通西域積石之西往往可紀出玉門關有兩道一從鄯善傍南山一從車師傍北山皆被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至疏勒爲北道而西域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河蓋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而注蒲昌海蒲昌海所謂鹽澤者也葱嶺之西旣不說有河于闐之西又水皆西注意河源爲出於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盈耗皆以爲潛行地中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而穆天子傳說天子飲於枝渚之中積石之南河積石名南河則與張騫所謂南出於積石者又類而學者據經有導河積石當爲河源豈積石之西河自行地中故禹不治而導河積石特言施功自積石始亦不說河源

也積石在金城西南龍門在絳州龍門底柱在西號孟津在洛北洛汭在鞏大伾在汜降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其地皆可考而水經諸家圖河所道蓋自積石山始西南流又東流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郡河東郡西然後乃出龍門而又南流至於華陰故呂覽說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

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也自龍門至潼關
與渭合至鞏與洛合而伊洛瀍澗四水合流所謂
伊洛瀍澗既入於河也與濟合成臯與沁合武德
乃道黎陽鉅鹿而北播為九河所謂徒駭太史馬
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者也此九河者廢湮
久獨漢成帝時許商上書言古說九河之名有徒
駭胡蘇鬲津今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
至徒駭間相遠百里後世因謂許商言三河三縣
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可知以

爾雅之文考焉則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而六枝者
包其間然鄭康成謂九河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
齊居東信如康成言塞其八枝以拓地則自桓公
而來河所行益獨徒駭矣而太史公班固又皆稱
禹以謂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
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北載之高
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
海二渠於禹貢無見不知太史公班固何從言之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島夷海曲碣石海畔

山夾山之右派而入河以達冀州則禹時河入海
蓋在碣石也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
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武帝
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
海何哉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見於周譜班固言之
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去古
逾遠移徙難得而考而言禹釃二渠又何哉孟子
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歷三代無患以此自滎陽
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齊汝淮

泗會於楚而禹功既微齊與趙魏因河為境而隄
防寖與弛障谷之禁以鄰國為壑鑿一孔開百竅
如甕敝漏漸以不補則後世河數為敗非天時也
漢而下井源益煩以漕以溉甘利而昧害東漸西
引河用屢窘使不得一日安流則狂怒衍溢亦固
其理撫其著者言之武帝時鄭當時引渭穿渠起
長安旁南山下至河番係引河溉汾陰蒲坂下自
是之後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
矣宣帝地節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復穿渠直

東魏正始中亦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晉太始中亦鑿陝南山決河注洛隋仁壽中亦塹自龍門底臨清關度河大業中復開通濟渠永濟渠以引穀洛沁水開元中避三門之峻亦北鑿石渠至它川谷頗引以溉漕而亂水之理助河為敗者往往而有始自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決酸棗東潰金堤於時東都雖大興卒塞之而河之為患因浸尋滋甚元光中徙頓丘東南注勃海決瓠子東南注鉅野元封中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永光中決清河靈

鳴犢口建始中決館陶東郡金堤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建國三年決魏郡貞觀中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潬開元中決博州棣州大和中決棣州開成中決鄭滑乾寧中圯滑州其餘隄防人力所不備若大雨霖潦壞郡縣病人民至不可勝紀陵夷五代以迄宋興歲屢敗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戰國及秦用兵不遑暇事河而元光中再決二十餘年比塞輒復圯與役最大瓠子之歌其詞哀焉今考之武帝時至於王莽言河利害大槩十五

家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其甚疎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一其一時或利或害者二其可行無害者十而十者之論其詳者曰賈氏竊以謂漢治河盡此故備論之始決瓠子田蚡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之蚡要以為食鄃計無意國事而其言未易以人力彊塞者良可用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齊人延年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此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地

圖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如此則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延年議閎大然歸於狂悖且有天地則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不能改而延年欲改之此甚疎者一也谷永言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瀆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然天時人事其應豈皆若符節堯猶有九年之患禹猶有四載之勤堯禹豈不知修政以應之哉此不切者一也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

隘可鐫廣之上從其言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灌縣邑三十一禹治水蓋亦鑿龍門披山通道至不可勝言底柱豈不可鐫而禹無其術故塞閼為敗此害焉者一也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斜直貝丘恐水盛隄防不能禦乃更穿渠直東民便安之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復斜直貝丘百姓寒心孫禁以謂可決平原金堤間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

三郡水地得美田省吏卒治隄救水二者其言異而大槩利害雜故為說同郭昌渠始通利後不便較然可知篤馬河在九河南失水之迹然以舒民財力為便此或利或害者二也自昔之患以故道之湮與隄防捷偪與河爭勝負故凡言分河救水怒與觀水勢復禹之舊無與水爭地者其言皆可用無害馮逡為清河都尉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為流也今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

不能泄屯氏河新絕未久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勢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宜房北決所為東北經魏郡信都渤海入海蓋近禹故道會許商白不用後果復決館陶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尋光要

近於陰陽之學而其言觀水勢所欲居則易為功豈可易哉張戎言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民皆引河渭水川水以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勿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矣灌溉有不應導而導隄防有不應塞而塞戎之言可謂近古許商說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

至徙駭間相去三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
域商明算計能商功利且當是時三河者庶計可
索惜乎其事不究也韓牧以謂可略於禹貢九河
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
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
雨東北風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
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
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
入海乃無水災牧横亦皆欲求禹之舊求禹之舊

固無不可而歲久難識迄於今河移徙無常處自
馮逡李尋解光張戎許商韓牧王横七人雖議各
不同而要之逡欲殺水怒尋光欲觀水勢戎欲順
水之性商牧欲求禹之迹横欲使緣西山東北入
海故其言皆近而横與平當關並賈氏之上策不
獨在漢事雖施之方今大較不能改也平當言九
河皆塡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
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
宜博求能濬川疏河者夫決百川距海濬畎澮距

川見於書且水因地以制流故在易地上有水比
水行地上乃有隄防隄防之法為不得已平當可
謂能知經矣關並河決率甞於平原東郡左右其
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謂水
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與處猶不能離此上
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
過百八十里者皆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舍而已
夫水所欲居人固不能奪始宅之河又盪去歲如
是曾不愛獨愛百八十里哉關並可謂能知務矣

至賈氏之上策不欲與水爭地蓋與平當關並之
論合其言曰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
之分度水勢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
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
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
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
者宜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
河為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為隄防去
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今隄防陿

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隘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期月而定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自禹迹廢由漢至宋與千有餘年河決自黎陽而下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間耳故賈氏言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以今形勢所直

考之猶是竊以謂賈氏之策不獨在漢事雖施諸方今爲久遠慮不能加者如此至難者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埀賈氏亦能言矣以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至城郭田廬塚墓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又以謂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宜亦便利自馮逡至賈氏十家考之漢事與方今其言皆可行而無害然

卽目前之安舒歲月之力則諸家者皆能道若夫始難而終易暫勞而永逸則王橫賈氏西山黎陽之議於今猶上策至賈氏中策言多穿漕渠下策言隄防埀無足道者昔鼂錯議削六國天下皆曰鼂錯愚然漢卒無禍賴錯發之夫必有大害然後有大利西山黎陽何以異此雖然此可謂智者道難爲流俗言也晉魏迄唐至五季言水利者不乏無者見者獨唐賈耽嘗繪布隴西且載河所經受爲圖上之亦不及治河也祖宗深惆河患治遶隄

置使置判官開分水河爲斗門開減水河在乾德二年三年太平興國七年淳化四年景德四年其事詳於國史而開寶五年詔滑衛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每閱夏書所載但言導河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未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竝詣闕上書附驛以聞深惟開寶詔書最爲近古聖謀遠覽慮河之意

允出上策而天下未有應者豈所謂爲政善因禍而成福轉敗而爲功若管仲才者世固鮮哉其後景德中李垂上導河書言今魏縣之左河勢東折不如舊說北至於大陸又忘其迹蓋周末失道爲衛漳所湮矣而漢志禹所釃二渠曰東爲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曰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貝王莽時既空而澶滑比多壞者以地平不固故欲河出大伾上防太

行三山之間起大伾西南八十餘里曹魏所開枋頭河之東引河北行微東挾御河通王莽故瀆北經清豐大名之西歷洹水東館陶南而北合赤河以通於海起大伾合赤河蓋五百七十里兩厓倍之爲一千一百四十里去岡麓古障八百四十里治新防三百里爲用力寡大槩近漢王橫欲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者其說九河故迹皆在平原而下獨簡河亡則與許商王橫之說異然垂之議以謂河患率在澶滑未至九河則已決矣九河奚利哉又欲自白馬派河爲六以助殺水怒則與賈氏識多穿漕渠者頗類事下任中正等中正等言垂所述自禹至漢河所流行甚詳其言起白馬派爲六者河湍激難制其勢或合而一恐不能各從所導借使必爲六是有六河口也隄防之功爲難於是垂議寢後用事者往往言水利以其無大故更不皆載獨載孫民先奏民先奏曰竊觀舊河兩厓間相去數十里而河流常薄西岸以此知東地形高而河欲西遷之驗也今魏恩冀之西相

邢洺之東皆古陂地斥鹵東西二三十里南北數百里其西薄西山其東薄金隄其中地形下隱如故渠比河決及御河漳水溢皆合流其間以謂是蓋降水大陸故迹可決王供水衡使河行此地過乾寧合獨流口以入於海民先議河大較與李垂不異世多言垂民先議爲近又比歲卒潰小吳而澶淵東故渠遂竭河果自清豐大名西派爲三四乃東北注勞郍如垂民先所欲導云至漢王延世之徒事塞河三旬立寨世皆以爲才竊謂猶救火

家以焦頭爛額見客者故不記與夫計向背度緩急版築茭薪水工河卒歲儲月積增卑倍薄凡河之近務則有司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七卷

雜著

五行說

齊物論

學說

勸說

做陋

烏戒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七

雜著

五行說

洪範初一曰五行金木水火土而已何以爲十哉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水生天一成地六火生地二成天七木生天三成地八金生地四成天九土生天五成地十去其生成之數以言則其竅皆五五土也物非土不育故太玄曰中和莫盛於五故稼穡作甘五之

所生十之所成也生於陽者成於陰生於耦者成於奇一三五七九皆乾之奇也二四六八十皆坤之耦也天地父母也金木水火土天地之五子也天有此五氣故爲天五行地有此五氣故爲地五行故一三五七九天之五氣也二四六八十地之五氣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其辨則十其合則五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合四方中央而五位定由是大撓以生甲子容成以生曆黃帝以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辛壬癸甲甲子之見於經者也陰陽家流不見於經曰官居經以厎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此陰陽家流之見於傳者也故太史公曰因之列於九流記曰播五行於四時或謂支幹配合以言吉凶起於唐呂才五行甲子自堯舜有之物生皆受氣於五行陰陽相摩八卦相盪五氣之自然盈虛消息孰能逃之才能用此以推之非起於才也自五行之爲物皆合陰陽沖氣而生坎水也而含陽离火也而含陰故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

十日之有剛柔猶陰陽之有老少也有老陽又有少陽有老陰又有少陰故甲乙皆木丙丁同火庚辛咸金壬癸俱水而戊巳借土也是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者一晝一夜然後成一日一盈一虧然後成一月故卽太陽之日以名百刻之日卽太陰之月以名三十日之月假令合璧起於牽牛十一月爲正行周之時也則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然而孔子曰行夏之時夏正人統授人時從聖人爲

正故寅卯辰爲春巳午未爲夏申酉戌爲秋亥子丑爲冬以一日爲歲則夜半子陽生冬至之象也日南午陰生夏至之象也甲至癸十日也子至亥十二辰也十日所以爲五行也十二辰所以爲四時也播五行於四時故陰陽之運無窮如易之六十四卦終之以未濟周而復始旋相爲六十日日辰易位而納音之說生焉然而子丑一定之位也甲乙循環之氣也是其所謂播之於此者也十二辰之於晝夜四時晦明寒暑一定而不可亂也播

甲乙於子丑周則復起丙丁播丙丁於子丑周則復起戊巳辰有定而日惟新惟新者猶人也一定者猶位也譬日於百官之人譬辰於百官之位各以其剛柔緩急施設於事皆其人之所爲無人而虛其位位能自爲哉以此人居此位然後有此事以彼人居彼位則事亦如彼故人得位而爲事猶日得辰而生納音也日者人也辰者位也納音者此人此位所成之事也故觀吉凶者日爲事之主納音爲事之成皆日之所爲待位以行之而觀成

於納音如是甲子爲木人而不爲金人所謂天元一氣五行所播之氣本盛衰觀此而納音者要其成耳珞琭子所謂天元一氣定侯伯之遷榮觀貴賤有無必以氣要行事成敗則以納音尊吉卑凶是其本說而或者專用納音故時差也五星則五行之氣也二十八舍即四時之位也播五行於四時猶之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也角至箕東方之宿也春也斗至壁北方之宿也冬也奎至參西方之宿也秋也井至軫南方之宿也夏也五星之好廟

猶十日之盛德各有在也播五行於四時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五行逢其用事猶五星得其所樂處也吉凶可知也播而無窮運而不已五行反其所用事五星悖其所樂居則其凶可知大略如此參之以其氣運合會吉而凶凶而吉上下無常猶之易爻不可爲典要珞琭所謂妙在識其通變拙說由神也然亦以五星爲人二十八舍爲位以此星居此舍以彼星居彼舍而災祥易矣是星能爲之也非舍能爲之也然由此而有逆順所成災祥各

殊猶之納音之所成也亦不同然既曰十日合而爲五行而氣之老少日之剛柔判然異用至於五星則五而已不爲十也何以合之曰五氣以剛柔爲十日五星以逆順爲十用就術之一論之克我者爲官鬼夫克我者一氣也乃或好而爲官或惡而爲鬼則陰陽相求而言耳夫陽之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陰而得陽陽而得陰則爲感常夫婦相感以通相與以久也陽而逢陽陰而逢陰則爲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睽是易之義也陰

陽之性也故十日以陰幹克陽陽幹克陰則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如水得土而有防範金得火而成方圓雖克也相得而不相勝故更爲用若以陽幹克陽陰幹克陰則志敵而力抗則兩雄必爭二主必危如一勺水之少土盛則堙一鈞金之輕火熾則飛此其常理也如甲陽木之得辛陰乙陰木之得庚陽故夫婦爲用若甲而遇庚乙而遇辛則爲志敵而力抗然甲彊而庚弱乙盛而辛衰則雖鬼不能爲之災猶之抔土不可以塞盟津不勝故也

雖金亦然故論其常欲以陰陽之相求不欲其陽陽陰陰之相敵通其變則陽爲陽助陰爲陰蓋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故五星之逆順似之術曰金木相逢極爲美土火二星爲惡曜是以其常也然而金木豈不可以爲殃土火豈不可以爲祥水亦然也順則水爲飲爲漿漑田晦洋舟航逆則墊溺金爲鍾鎛爲槃盂反則刀劒鼎鑊誅木爲宮室爲舟車反則與桎梏棺柩俱土生用於稼穡果蓏死用於墳墓覆壓之處火生用於烹飪爟燎死用

於災其室燔其軀以五物而反之於逆順是五星猶十日視其好惡而變化隨之陳昉所載陰陽四時有若干神者隨六十日而運各有其次亦有吉凶或曰實無至此之虛也善者習五行之精華氣惡者皆五行之繆盭氣其理或然記言天地之仁氣義氣溫厚氣嚴凝氣亦各有方易言帝出乎震成言乎艮亦各有位啓閉生殺隨之術家之神位理出於此然經簡而術繁繁用則疎簡用則密記之說易之義皆在矣

齊物論

此篇論齊物然物之理齊而情故自彼是莫得其偶而要之以天地之一指萬物一馬而後物無彼是道泯乎無成虧矣莛楹厲施極異而皆同故言唯達者知通爲一通爲一則不齊之論近不用也然而衆理相承彼是未始不用聖人欲泯用之迹故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寓諸庸則我雖不用而物量無窮默然而自用殊施而各得若此通矣故曰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不用則理

阻而不通故用爲通通則物各得其理故通爲得得則各適其所而盡矣故適爲幾而聖人非有心爲之也特因物之自庸也故曰因是以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猶之七竅未鑿而渾沌不死也過此以往則反乎無物其爲無成虧也至矣故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皆爲者敗之也皆非所明而明之也故雖竭其智而理終不可窮謂之堅白同異名實之辨若此其察矣然要於不察而以昧終其爲滑疑也

不甚矣乎若夫天地雖大要之一指萬物雖多要之一馬一指一馬爲論省矣則雖衆理相承默用而常通尚安有滑疑之耀者哉然其始也恢詭譎怪未通乎一故有滑者焉有疑者焉無滑無疑則其際冥冥昧而不耀有滑有疑則長短之相形前後之相隨不昧而耀矣耀也者明也而此非明也以夫衆理之相察也滑亂而疑似反以炫聖人聖人欲爲人解紛而辨惑則嘗圖之矣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物之情不齊而其理齊聖人窮

理衆人役情聖人欲反情之異合理之同所以圖滑疑之耀使無疑無滑而泯乎冥冥者莫要於此矣故重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然則聖人泯用之跡而物未始不用無意於明物而物常自此明故曰此之謂以明也若昭氏師曠惠子者知盡於此以非所明而明之柢以爲昧非此之謂以明也故曰三子之知幾乎猶曰知盡於此而終不足以明也幾盡也猶幾希也然非夫以道泛觀而備萬物之應則以不齊齊其齊也不齊乃若

莊周則以齊不齊其不齊也齊矣而猶以爲未也故又曰今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異矣夫類則齊不類則不齊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齊與不齊相與爲齊夫有所謂齊有所謂不齊則與彼誠何以異哉故推而上之極於物之無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此要言無物無物則無齊矣推而下之窮於物之有曰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此要言有物有物則有不齊矣故於是重

言無適也因是已因是已者蓋齊物之要論盡此矣何以知其盡此也曰以因因則無適也故入之爲無非或使之無也因是以出之爲有非或使之有也因是已夫號物之數自一至萬遠矣夫無未始適有何以自一而語萬有未始適無何以自萬而語一之二者泯而無物無物而無齊矣雖然非剖心喪我不能觀物而知無故此篇始之以南郭子綦之喪我而齊物之論開非觀物同我不能知化而窮有故終之以不知周之爲蝴蝶蝴蝶之爲周而齊物之論閉

學說

學不可已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蓋飲食旦旦之所須故譬學於飲食爲最易知然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蜇口而慘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

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已甘謂人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至跳劒弄丸緣竿踏索既爲之終身不得已非特利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迺對君子稱之則如野人之甘枲莖芹萍子其於不足味也不特慘蜇而後方知之也故嘉肴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爲旨至道世皆知其善必學者而後益知其爲善曰聞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飲食人所甘似不類夫以

人之所甘者弗食猶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弗學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日書付姪公秉俾以語諸小道云

勤說送甥李師蘭游學

道無勤物無不勤夫旣謂之物矣物必有所事有所事必勤故物莫大於天地其次曰人而三者同以才稱才之爲言物量之所能也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皆謂之無非教無非教者有

所事也日月如爭其所乎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意者其有機緘而不能已耶其有所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則天地之事亦勤矣人見其四時行百物生也以謂天地未嘗勤焉不知夫有道焉範圍乎其外莫或使之日夜以造偲偲然若有與之計其期而不得暇者是能成千歲之積而開萬化之原人以其才參諸天地有誠焉其極於道不息而善成古之聖賢惟孔子顏淵能知此故孔子之語子貢而曰生無所息顏淵之贊孔子而曰欲罷不能夫以有涯逐無涯必憧故欲罷而願息皆人之情也然回非不欲罷而曰不能罷賜非不願息而曰息無所夫求斯須之晝至於念玆之隙其暫無幾也猶曰不能而無所此非有所畏慕勉彊而畢之也性不能已也是天地人之所以均不能無事而皆勤也雖然天地以無心莫之爲而爲故久人以有心知而爲之故息嘗試語息之所從起譬道爲萬里塗而以勤爲馬稽性之始如適舉趾其殆於負擔未知其以曷月止斯殆已故欲從事于此

必自夫誠其意者始焉夫人何可以確然隤然如天地之無心而常運能誠其意則幾矣誠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闕其邪則存嘗又請實之以誠爲我我欲至於萬里孰禦之哉以其孰禦之者爲策以臨焉不至於萬里焉終日蹀躞而不得止由不息故能久久則疑於神矣聖人之事業所以弊天地而疑於神則自其孰禦之者積之耳雖然此亦非聖人獨能之也百工之賤預能焉承蜩者猶掇之也夫豈惟其精之至自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至

於鼎三而不墜至於鼎五而不墜則其勤之積可知已而世不知者方且曰勤者事也道無所用勤其知者則將曰事者勤也天地不能無事而況於學者乎余甥師顏年少而彊文釆曄然其所學又中庸也故告以其無息者自誠其意始而余老矣不復能自彊猶樂以靜觀動日出而開吾牖以臨交衢之內四民亹亹各各以其業趣利鳥嚶翔而獸嘷鶩意各有所慕蜂蟻之至細迋行旁逝營宅室而競食事亦維以卒歲至於物之無情者山日

夜出雲流水之不停甲拆而句申木不崇朝而其華敷榮並行若爭小積而大盈而天地乃司其成功及其至也皆日損於是以觀復而見天地之心則萬物何莫猶斯道謂道無勤道亦未嘗息也而其勤見於天地天地亦未嘗勤也而其勤見於萬物萬物各以其勤自成而天地終其功故成能者爲聖人學之積由是師顏勉之

徹陋有覲於其里而自儆也且以儆其子及甥姪焉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吾非君子安能不爾蠻貊之陋而欲居居之不唯不能革彼陋吾未免於陋也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吾非智者安能知里之不仁而擇處處之不惟不能遷彼之不仁吾未免於不仁也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膩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吾不幸遠君子而近小人近之不惟不能洗彼膩吾未免於膩也一薰一蕕十年猶有其臭

吾薰也蕕尚能臭之吾惡夫久而不聞也不惟不能薰彼蕕吾未免於蕕也四累者吾憂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壞陋里不仁鮑漬蕕輿蕕也引領而望夫安得賢者而齊之而不賢者乃日夜相與輩而詠且游乎吾之邦囂塵雜起千變萬化在人目前苟見此而恥者怛然肺熱戚然顙泚而內自省曰吾不幸無乃類之其庶乎居與之同里由與之同閭吾不能捨以逃也使跡近而心遠焉雖不得賢者而齊之日儆此亦賢已尹鐸爲

趙鞅戒晉陽之厚而不墮其壘培又增之鞅怒郵無正曰委土可以為師保何為不增夫里無仁賢則思吾一日之眥辱焉如晉陽之委土非耳目能言之類也修而存之如見參於前倚於衡也亦可以為吾師何必師人

烏戒 余初偕鄉書時有水丘安期者以蕭論語居鄉校中安期少行四方道關中所見如此余以其說作烏戒時年二十矣

烏於禽甚黠伺人音色小異輒去不留非彈射所能得也關中民狃烏黠以為物無不以其黠見得

則之野設餅食楮錢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餅而去烏則爭下啄啄且盡哭者已立他冢裂錢棄餅如初烏雖黠不疑其誘也益鳴搏爭食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於網因舉而獲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其不見賣於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為智曾不若是烏之能靈於彈射也韓非作說難卒以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謂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是兩人者其為智愚則異而其於取死則同矣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愚覲時而動禍其可及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八卷

雜著
賓主辯
諱辯
諮述
七述
譬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八

雜著

賓主辯

晁子既撫陶子歸去來辭以名其居而記之自以聞道歷年而爲滑不足中慙而疑隱凡去智則方寸之地廓然其虛若兩丈夫焉爲主與賓巾裾而坐廬賓曰子道與吾殊而多謂子類余豈其然乎凡子以躁業吾靜隘悅吾和子人之放也而多謂與我自放者同科我遣夫世者已盡子緣於物者尚多而子賓賓焉以從我奈何主人曰萬物聚閱千古鼓塗然求諸其間天地異職父子殊面莫大且親而相因以判今賓方欲合兩人爲一體則物我蠭起不可得而止賓不通之則自賓之身十指長短兩目大小肝膽共絡而楚越畫界也況賓出千載之上我起千載之下別族離居所遭異者而賓乃斬然爲閒方且病我之浮氣獨不傷賓之大同乎賓自揣心日化年改壯異幼時老乖壯日今是昨非前棄後拾使賓自操且不可得蓋孔子聖人

猶六十化智如惠子徒觀其勤未知其謝賓如通之則齊晏公扈離立易心夔爲魚鳥可與飛沈況我欲遵子若是其賓賓者耶如賓之詞委心去留棄化歸盡化乃所過胡可以吝我之慕賓亦以是近躁靜隘和曰情非性人放自放非故曰命極則俱極進則皆進賓遺夫世者雖盡而猶多我緣於物者雖多而必盡則又胡可以賓之既瘳而傲我之方病也水旣蛻地氣又蛻水吾方解我之不然而經賓之所以則我既化矣雖六十改未知爲數

也且物固以其近相慕谷伯宗人言其似楊父則懌桓溫婢以爲類劉琨則忻夫楊父劉琨徇權殞身而夸者慕焉恐不得鄰前輿既覆後轍不逡彼皆炫智而鬬力角騁而競犇故斃弱斯在而勝負可論也今我與賓既已俱出乎忘我之境而同塞乎累物之門得失安在是非奚存哉賓獨不聞魯男子之拒託宿者乎嫠曰子胡不若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而孔子以謂學柳下惠者多矣然未有似於斯人今欲使我如賓解組長違我則不可可在佚身賓則猶我嚮魯男子審已故其爲柳下惠也不以其同而以異及其至焉一也可不可安寄賓亦奚以知我不與賓同至於葛天氏之地以謂何如於是賓唯而起主人送之不離席則霍然若寤題書之記後

諱辯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補之先君子二名禮不偏諱

者也單舉則於禮無作矣而世皆偏諱厚於古不敢變也若嫌則後世亦有不諱者矣漢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而其子植詩云脩坂造雲日肇非兆造非操也唐韓愈非濟於親者作諱辯抵諱嫌者曰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義盡此矣然周人以諱事神亦惡夫音之斥也甥輩讀有若酉者斯可矣

話述

晁子嘗曰至人鶉居而鷇食鷇無常居鷇仰物食

我窮殆似之蚍蜉集其枯螟宛轉于塗而我不廬
闕口待餔廼不如彼晃有喙則腴其妻曰水舟而
陸車乎憒里巷而愛岐陌乎今日越而昔者燕乎
雲忽忽乎萍不止乎大章廬敖步八極乎荒土功
乎負羈紲乎孔不暖乎墨不黔乎無乃蝍蛆蚿足
躁不一乎陽鳥鶬鴰氣則移乎敗瓦埋乎長鋏慨
乎匍匐往三咽乎人壽會而媪見哀乎東郭鐵而
中庭泣乎貿貿來乎頷頷然伏乎西山餓乎雉噫
徒乎無乃侏儒瞽師困慰祿乎豢豕犬羊犧餼眷

乎凡子行人間何以請擇事晁子曰唯既而曰竊
笑不知我知之乎適可則可我不可乎其妻曰唯
合然大笑

七述 時年十七歲

予嘗獲侍於蘇公蘇公爲予道杭之山川人物雄
秀奇麗夸靡饒阜名不能殫者且稱枚乘曹植七
發七啓之文以謂引物連類能究情狀退而深思
倣其事爲七述意者述公之言而非作也倉山先
生懷道含光陸沈於俗日與嵇阮賦詩飲酒談笑

自足泊然若將終身焉於是潁川孺子聞而往從
之躡屐擔簦破衣踵門及階而止望帷而拜曰不
敏聞先生之誼敢待于下風先生矍然驚曰孺子
來吾惡夫世人之保我也久矣而不能使人之無
我保則戶外之屨滿焉將命獻吾無所逃此雖然
孺子何爲者也孺子曰幼而多治長而屢窮遭先
生乎齟齬之塗陪先生乎寂寥之事樂先生之所
爲樂者以白吾首其已乎先生啞然笑曰孺子上
吾以樂而未嘗無以樂者順也羈旅于吾有時矣

亦嘗聞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夸靡饒阜可樂
者乎孺子曰先生不以不敏爲難與言得聞咳唾
之音不敏以爲幸先生將何以教之
先生曰杭之故封左浙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天目
萬川之所交會萬山之所重複或瀨或湍或瀠或
淵或岐或孤或袤或連滔滔湯湯渾渾洋洋纍纍
硍硍隆隆邛邛若金城天府之疆其民既庶而有
餘既效而多娛可導可疏可刎可桴可跋可踰可
擭可車若九洲三山接乎人世之廬連延迤邐環

二千里邑居牧聚蟻合蜂起高城附之如帶繞指隱以爲脊折以爲尾因河塹華不足方比方城漢水胡敢競美當昔夫差之盛時內姑蘇以爲心腹而外城此以爲身革車千乘甲士萬人粟支十年帛散千屯洒汗成雨連衽成雲乃有大夫伯嚭行人伍員之徒通其謀將軍孫武公子夫槩之徒用其衆嘗以國政之閒發徒截江命習戰事於是張翠羽之蓋靡魚須之旍揚鷁足之揖曳龍尾之舟凌鐘鼉之車戲賁獲之儔飄鼓吹乎下風溢戈矛

乎上游乍往乍還乍後乍先若亂而若聯乍止乍馳乍合乍離迭唱而迭隨驚鮫人立馮夷淸江忽兮怒濤颺風爲之揚歧息而卽次會具樂作三軍皆賀響震山谿其彊如此故姑蘇侍以爲南藪而能驅唐蔡蹂齊魯侵尋乎百粵緊突乎三楚栖句踐乎籠山鞭平王乎頹墓此亦天下之形勝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西河中流衛客之所能諫秦險百二亭長之所能入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吳越之有東南也實國于杭而杭吳越之大都也宮室之麗猶有存者其始也刓山塡谷卬石壘陸雲林詠樾擢篠夷竹旋猱阿丘憑附隈輿千夫運畚萬役供築增增硜硜坎坎碌碌前呼後印遠近相屬甲者起之以有餘高者損之以不足開曠朗乎蒙密發瑰奇於潛伏然後工人之材陶人之瓦水輪陸運屬枕連轢縱橫錯落山積其下其成也翼翼鱗鱗勃鬱輪囷若化若神上據百尺之巔下俯億尋之津雙闕高張复臨康莊門開房達乍陰乍陽中則複殿重樓砂版金鈎甲高仰俯

下上明幽崢嶸截嶭巃嵸林列吐吞雲霧虧見日月宏規偉度古積今絕旁則曲臺深闥碧檻朱扉鱗差閎限奕布嶔迴栱盤白鳳壁戲青猊溫風徐而吹座寒雨沐以霑帷列屋而侍者則妖嬌豔姝螓首冰肩清矑盧素齒旣孋而都乃服輕袿被華裳綴珠璣揄鳴璫飾鈆英含若芳倩巧笑兮婉淸揚縹緲兮如雛鸞之欲舞逍遙乎如飛雲之欲舉嬗嬌妮嫿婉孌媚嫵流榮發色不可程度羽觴麈朱顏酡悲激楚妙陽阿詞曰陌上花開游女歸園

南池北黃鸖飛曲房清閟夜更衣於是聞者恍然
神揚意馳紛紛擾擾惑亂不怡此亦天下之雄觀
殊樂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宮居閫處者寒燠之
媒而疾癘之梯也且館娃成而麋鹿游願先生廢
此而語它
先生曰杭故王都俗上工巧家夸人鬬窮麗殫好
紛拏鎗糾晃蕩精晶若入方之民車湊舟會角富
而行賓木則花棃美樅梲柏香檀陽平陰祕外擇
中堅以斬以刊以削以劌以漆以膠以墨以丹爲

床爲匭爲櫝爲几爲檠爲巨爲盂爲盦嚴莊之佛
慘烈之神詼怪之鬼頎姣之人塗以鉛英鏤以金
文依以靈山桒以飛雲霞煙霧靄煥爛五采渠輪
陸運投鋑競買曾不若毋猴木寓三月而齊一日
而敗衣則紈綾綺綈羅繡縠絺輕明柔纖如玉如
肌竹窗軋軋寒絲手撥春風一夜百花盡發其製
而服也或袍或韠或紳或綸闕或綠或表或縫或
爛或紫或縹或紺或殷緅以奉祠褻以養安溽以
却暑厚以禦寒以錫三軍以賚四國以供耳目之
玩以備土木之飾曾不若窮邊絕漠不紡不絡衣
狐而袖貉寶則璆琳珊瑚碼磁碔砆藥化之玉火
化之珠琉璃之椀水精之盂紅黃白綠磊落滿櫝
北商東賈百金不讎沙河兩晴月照燈明席張案
設左右煌熒遠而望之奪人目精遺英弃屑雜貯
箱列曾不若宋人之拙三年而一葉於是彫床易
席地之野文衣後弋綈之儉玉杯鄙土鉶之啜此
亦天下之妙工絕巧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書云
玩物喪志紂爲象箸而箕子歎願先生廢此而語

它
先生曰杭之爲州負海帶山益東南美味之所聚
焉水羞陸品不待買而足肉則封豨腯豕罝兔畋
麑山狸白額竹犬青尾鴿䳱鶴鶖鵝禿鴻鶡園雞
池鴨朧雉田鶉陵收水截頭騂尾列磔肩裂趾飛
毛灑血魚則鯔魴鱸鱮鱣鰍鯿鯉黃頰黑脊丹腮
白齒江鱘之醢石首之羹或腊而枯或膾而生白
鰻青鰣黃黿黑鼈鮔魚花蛤車螯淡菜蛙白肖雞
螺辛類芥鼎調甑飯牛呵猪嘬果則枇杷楊桃橘

櫧柤棃青梅黃柿紫栗烏桲溪菱江蓮田菰湖藕壤肥水美天下無有冐以黃蜜漬以白醝芳香脆潔析酲解痾萊則茼蒿茵蔯紫蕨青蕈韭畦芋區芟首芹根藤花羞盤菊葉薦筥蒀辛薤淡薺甘筍苦餘以姑蘇之粳薦以烏程之醽于以和五氣于以資百體此亦天下食飲之珍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揚雄有云弃常珍而嗜異饌烏覩其識味也且養身而尚乎味味則愚以聖人爲不如易牙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地不滿東南故入紘之水歸焉水之爲物潤下作鹹溟渤蕩波海門莫絨駸駸脉布溢于江潬老滑席齎燓山賫海豫章爲舩萬斛更載一舩所受車數十量黃頭多錢富不可做士之頑鈍不恥者皆餌其無厭之實譬如山深而獸至木茂而鳥往故能収亾命借厮養連應高之交合周丘之黨以北與中國爭長則鹽之利也夫鹽者食肴之將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僅法議籠不鋪以完大農給費入助國計官與牢盆世擅其利民有盜鬻則

鈌徒甘反左趾沒入其器此爲前古之所制嘗試觀乎江之濆葭葦不根淺草芸芸斥鹵無垠白花薛文百里如雲鹽官千家匪柘匪麻匪漆匪茶規利乎泥沙蟻封蚓垤積土如截削剝剗刮不漏毛髮抉擿擔楬十步一厰偷趨竊走遺筐弃缶塗闢塞牖鼎釜雷吼皓然紛葩豐不盈斗姑以漬螺蛤而適口曾不比夫縣官冶鐵如山析竹爲盤熾火以燔淵溼爲乾崢嶸崤峰戌削律兀扶舒蕭勃煙氣滃出若滅若沒若亾若失乍疑盬陽之神翳乎與

羣蟲朝飛而蔽天日立呼起諾百夫齊作紛紜揮霍千竈就涸光芒閃爍璀璨磊落小星迸躍鱗鱗新倉歛貯堆藏如帛如糧國以是瓊神變鬼化刀貝齊價獨不美夫算菱芰魚蟃之殚細及下者哉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先生所以敎民知榮辱之時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猗氏之治智賢白圭而不監於道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江源所起灩澦之墟泓泓汪汪不漏不虛

放而行之冒於川渠繚繞縈行左挾越右截吳以撒以敖然後淫為大江以東合乎尾閭而潮生焉古今所論潮者日月伏見之所為也嘗讀池天之說曰地浮水中天在水外水之消息坱圠無際一闔一闢若開天地一呼一吸若出元氣其始來也若毛若線若帶若練堂堂沓沓合聚離散須臾之間千化萬變其少進也鼓礚鏗砿石號木鳴越岸包陵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其為氣也或喣或呀或噫或噦溺茫漠漫澎濞沸渭潰洞滉瀇渤潏滂沛

涇澹淋滲潗濈淫泄跳珠湧沫百里紛會沃焦蕩冒汩毋陵背縱橫絡驛飄忽爭逝徐則按行綴則就隊連氛累祲陽景朝昧周天而旋踰入萬里不知其所憩於時玄冥收威海若振吼千溪卒立萬瀆却走絕維推軸神母不守左驅天吳右拂九首淵客拒扉水夷潛嘯江神海豨絕脰傷肘陽侯罵衒顛蹶前後其為象也則紛紜參差萬頃一迹禹不能知契不能識承光露怪不復潛匿或駛而跡或森而戟或美而檀或張而翼洶湧而奔以沃海門若土囊風怒驅屯雲辟易而征以擊西陵如井陘戰酣出奇兵宛兮改容若蓐收素服駕白龍忽兮當前如歸墟泛濫浮五山一北一追一僨一起突然而逝餘勇未已於時吳兒犧工引檣掛席鐃鳴鼓動去若飛鷁風止雨息江清海碧此潮之大凡也傳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故古之人見大水必觀善利萬物似仁不畏彊似勇能方能圓似智萬折必東似信若是者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幾矣先生之所陳五事之上也姑欲聞其深於此

者

先生曰西湖之深北山之幽可舫可舟可巢可樓與鷗鳥居與鹿豕游漁簑山屐煙雨悠悠寂寥長往可以忘憂風衫塵袂京洛何求不如西湖瀕不如北山阿白蘋綠芰紫栢青蘿反衰坐釣散髮行歌人生安樂孰知其它茫洋以為柳溪盤旋以為李谷卷輈辯乎三尺之喙擴夷隘乎十圍之腹此古君子所以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若是何如孺子竦

然離席而立曰蓋聞達人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貪時而後義隱之所尚得全於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聞出處之際敬再拜受教

醫言

上醫醫國或曰不然醫曰譬國於身天地乃所寓之形元氣乃所恃而生堅骨脆肉山石壤墳也中列五藏五材是營也風雲其衛百川其榮也闔闢運轉有神欲行也故昔之論養生者曰抱形以靜神將自正无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蓋天地亦物也

其不壞亦然得一以清寧其祈於一成虹而洩藏祁寒暑雨災害乃生時則有陵闕隕墜扎瘥蟲螟歷象授時使氣行正不有聖人孰醫國疢以國觀身理自此知不有聖人人誰則醫譬醫有經黃帝二典岐伯猶漢淳洸生死帝命伯都平章於變亦與氣俱盧鵲秦和王佐可昭鵲猶伊訓和比虺誥漢淳于意如說作命說不自言于古其鏡華佗反經既不得已敵于礪刃如甘戰誓何異吾醫亦論其世堯湯水旱國豈無疾稽天焦土要不病粒五毒所攻痙發中古武硠已甚血流漂杵七雄裂之五藏用爭衡秦縱楚焦腑炭氷衛生匪經民中道夭至秦暴厥氣幷則槁朿諸身中一藏彊勝四氣爲微一安得競匪淳益凋醫斯用奇貴典坟議安所救之鵲覩五會和叅天命至佗而極刳脾濯腎聖有至言代斵傷手世復無佗剝敢佗又佗雖傷手猶漂杵然時周之命反商之顛過是益狂術亾不傳大疢始閒漢與休息小瘳未復唐用飲食何世無醫孰曰不知不培其生毒熨妄施曰我術聖

望而知之緒餘帝伯甲鵲和意曰如漢唐又何足議何異魯連好高自奇徒稱唐虞顧未知之鵲和得喔他何足議剝無佗術廼行佗事季良三醫一論其天不爲何敗其平自然曷不甲之無甚高論秦病可言釋之爲近國有常治治不以智若烹小鮮時治之理生有常經亦不可擾損石益穀時醫近効滋彰法令滋賊乃多疾焉勿擾氣復則和何以休之惟勿益生築垣爲室蚤作晦息平康有道醫於何力民有聖言有病不治起居惟常常得中

醫作醫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九卷

記

博州高唐縣學記

冠氏縣新修學記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沈丘縣學記

鄆州新修學記

林慮縣學記

慶州新修帥府記

照碧堂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記

博州高唐縣學記

始余讀史記至西門大夫治鄴投巫嫗三老禁為河伯取婦喟然嘆曰賢哉西門大夫稍行四方見令為縣令者論罪人適榜箠耳亦具獄乃決佐史自旁持之至上下顧莫敢誰何於是益太息知豹為不可能其後讀律令見所以繩吏者甚具更悟曰法如是耳晚得高唐令王君聖塗而異之聖塗

為高唐非能外律令用其意也而獨規矩捨擇之中從容以和夫使騏驥得原野則勢便利至里門曲藉六轡不亂而所投無差難矣哉高唐民貧聖塗惟不奪其時民以富縣有孔子廟歲久壞弗治學者莫至風雨草生之可羅雀也聖塗曰我豈得勿憂很自安曰非不能或不可始以竢後人而已哉舉而新之鳩材庀工人罔告勞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學道之美武城絃歌達于四境余聞而喜曰非有為則難以莫之致為而為之則難古者其美是人也嗟嘆之永歌之亦使眭者歌吾子可也故為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學兮王君之作兮王君去我誰吾與覺兮誰使此微兮而舉則希兮王君去我誰吾與歸兮元豐四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潁川晁補之記

冠氏縣新修學記

太師潞國公留守北都余故人鄭君為其戶曹掾數持檄出路公曰鄭參軍才無俾去府中即奏以為其法曹掾公還雒鄭君亦去為冠氏令冠氏父

兄聞鄭君來咸賀曰是公所奏以為其法曹掾者也相與戒其子弟無犯鄭君法故時冠氏人務衣食知學者鮮朝廷方以丁聯兵鄭君從容不擾人人安鄭君爭趨令無幾何則習擊刺馳射足任矣鄭君出野民有歌者曰犀邪兕邪發禎者憊邪鄭君曰噫有勇而無義安可乃為之布約束無不信驁者執之它日出野民又有歌者曰無以吾乎潰發禎者方作無適吾鄭君不樂鄭君曰民庶幾可教也歸洒埽召其僚與賦詩飲酒言治民之意見

諸生問所以學而別其秀民民益勸乃即孔子廟爲學學成又率諸生日談經其間諸生自它邑者常屬絃歌釋菜洋洋也於是民以爲榮爭遣其子弟往觀頗改服爲士矣間以書抵余願有述余曰士學古入官有人民社稷豈其一切劾俗吏如不及者乃鄭君所謂不忘其本者非耶因采其行事本末可爲邑人道者刻石學中俾無忘鄭君鄭君名僅字彥能彭門人嘗從彭門守眉山蘇公游蘇公稱其良士始知名元豐七年八月甲午濟北晁

補之記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羣有司所治興事而事之在縣者十九以其十一用心乎治之本則力不給故雖有庠序教化亦十九不舉一有舉焉令之才足以任事可知已魏爲天子北都而清平爲畿縣並河水數至自慶曆遂治平縣再徙不復立孔子祠爲屋居神民往來猶原上也令始至吏導之拜屋下歲春秋釋奠爲次草間吏曰即次乃即次曰行事乃行事曰禮畢乃

禮畢俛默而出不復省或告曰此宜省則嚬蹙曰吾有公事不暇也若是者有年至風雨屋壞不支縣之民爲士者滋少令錢侯之來惻然悲出涕裴徊彷徨顧相其地得舊材瓦甓在官者幾具始復興之人歡然從不勸而成有堂有庭兩廡四墉館舍有所若祭器咸在而人不病斯已才矣夫儒術之於成民欲久於其道則爲功緩故急於人知者忽之錢侯不以人之所急者爲先而急於人之所緩則其賢又可知已由是論諸邑人其大者既舉

其細者有不治余不信也錢侯名唐卿字元輔余王姑之子云元豐六年二月乙丑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記

沈丘縣學記

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功可以歲月致而不可以一朝成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又命之教而爲學使各以其身化於其國然中材之君意竭於有爲而先王之事業曠時而不一概况夫後世吏不得久於其官而庠序之敎已微吏有愛民不苟

之心不幸或不得爲而去或雖爲之名具而實亾以其鹵莽滅裂僅存之餘而施之其久壞不安之俗故爲其事而無其功豪傑遠識之士以謂是亟亟何益於爲民而不爲中材乍存乍亾而不肖者盡棄不省而好更張喜事者乃始務修此以盜名於衆人不爲之中則學之存否於吏治之損益信未有繫也蓋如卓茂魯恭其治至使民相仁愛不犯有司而亦不聞其朝夕與民誦詩讀書舞樂釋菜常常從事於此而惟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

之然俗吏至或一切務簿書獄訟財賦無愛民之意士亦不本鄉黨庠序而游談四方專以干祿於此以爲文不足爲或不得久而不爲則至於俗察殆已甚本又不立孰從而維之譙郡張柔文剛好學而有文爲令沈丘嘗曰位無貴賤皆可以行志民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齊也則欲以其學試之沈丘使民於衣食必以時教民於相收養必以孝弟廉恥三年而民有改文剛喜曰吾所知信是吾民可與言矣乃從其邑子論古之學者所以治心修身非干祿之意而士亦欣然相與化之乃建學孔子廟中貌像堂室東西序之房與祭器廩庖皆有所蓋爲屋四十楹可以待鄉先生之講道而來子弟之願游者屬補之記補之曰世之所患先王之事業不可爲非先王之事業不可爲而其勢不得爲治天下有本而徒於其末救之則智不勝無以爲之大而僅爲之小則力不足雖然導民之道唯其所欲無不可成民嘗見者則識之嘗爲者則能之耳目習熟於此而中心不喻人情無有也文剛

於是能知其本則其所施設宜有先後非特以備觀美人爲亦爲而已武城絃歌夫子戲之曰割雞焉用牛刀然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卒乎爲是以爲不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子之所悼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爲則甚信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宛丘之婆娑以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爲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朝鮮去箕子千載至漢時其民飲食猶以籩豆民不

相犯恥淫僻其後吏及賈人往者稍使之俗乃益
衰朝鮮夷貊況中國哉後之來者嘗無忘文翁所
欲爲則沈丘之民雖使世世知好學俗純厚易治
無不可也元祐二年五月十日晁補之記

祁州新修學記

先王以禮爲天下禮行而民有恥以樂爲天下樂
行而民鄉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子之學洋
溢於四海先王之須數者以治如此而自後世視
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之情夫古與今一也

而先王之用禮樂則如帛縷之於衣穀米之於食
每須而常効而後世之用之則如觀殊類之好而
名異國之物雖存而猶亾射鄉食享裼襲之文而
籩豆之器鍾磬柷敔綴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
王之所朝夕用以爲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
文齟齬而情不安若度十指而合方圓非聖人復
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
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禮樂賢君良吏誠
心於爲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

交歡欣亦不見其少雖聲音服器滅裂於已壞之
餘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說而用
之蓋禮樂自此而亾然亦或自此而存何則其文
異其實在也至於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事父兄
親宗族而善鄉黨內之於治心行已外之於事君
牧民蓋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爲士者聞先王之
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當任而惟其文詞記誦
所以干有司者爲師儲粟闢屋而聚之三歲而一
取士集於堂者如市否則掉臂而不顧蓋僅有存

者夫如是則州里之有學特以爲求仕者之舍耳
而於治誠何補哉然盡棄而不舉專以文法賦歛
目前之所急者爲務則民益野一州而有學則一
州之爲士者多一邑而有學則一邑之爲士者多
使夫世之所謂賢有知者不出於士則已賢有知
者而必出於士則爲士者多蓋先王之教所以在
也河北自五代兵革遷徙之餘而士日少至本朝
百有餘年朔方之民得安於衣食而俾人巨公間
出於其地仕於四方以文學政事顯者往往而有

郡州又支郡而求舉於有司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學不復葺學者至散而入他郡宮苑使董侯之爲守始至慨然以爲先務而郡貧力不足以爲乃斂菜圃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舉而新之籍其圃之入以其半爲學者之食其居處安其資糧足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城趙君懷之以敎授學者學者日至絃歌之聲遠聞使其子逌以書抵補之求爲記補之以謂自三代之亾由秦漢至於今所以敎養人材者固無復先王之舊凡幾百千年

矣而忠臣孝子仁義之人操守廉潔之士器足以任重而致遠明足以解疑而釋惑强足以勝難而處劇朝廷用之則重捨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其必出於先王之庠序亦各因其世所有取之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得而揜終不以敎養非是晻暖而不出亦何必曰春夏敎禮樂秋冬敎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成童而舞象中年考按九年大成論辨而升黜之一切皆如先王時而後得哉有誠心若古之人則處今之事而要古之効何適而不可龔遂黃霸漢之良二千石此兩人何必文武成康之吏其敎民成俗亦何必文武成康之法而正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治而已雖然此可爲通人道難爲守文不知變者言也董侯以文法中第而不用顧以其才雄於諸將武人之間而其政事施設先後如此惜也其試之小不獲試之大也故序其意而刻之

林慮縣學記

先王之治其實不可爲也而文可爲夫文亦安足爲哉蓋文者實之所寓而存也幷文而去之實之所存與有幾然則存其文是存其實也遵古人之跡而爲之加以誠心不倦而能久則實斯可幾也已食飲以籩豆夷而有先王舊也則朝鮮可求禮被髮而祭於野中國而用夷事也則伊川爲戎此非夫文存則實存文先喪則實幷亾者乎故魯不棄周禮則君子以謂未可動子貢欲去餼羊則聖人以謂我愛其禮此深知爲治之意者其於守先

王之故本末惟謹雖其既絕之緒不可復之餘而董董焉不欲其廢而不舉者如此也無棣劉君濟好學良士其爲林慮令也下車而問庠序之政若令之事莫先於此者而先聖之祠有堂而無序風雨屋壞雀鼠之所舍不足以備登降供禮事劉君愀然不樂以語其僚曰此於事若緩而急者吾聞之君子米鹽獄訟吏之力可以朝夕爲者至焉則爲之一日去則已矣若夫事之大而緩者則其舉百一蓋未嘗爲而去者相望也我不敢以後吾之

所急顧一錢一工之在官者令不得專焉使吾常知所急而不敢後日儲之不足歲儲之有餘則學之成其必有時矣葢自始至至將去踰二年而學成爲屋五十有五楹貌像一新講有堂休有房庖廥餱爨有所賓客諸生之至者曰美哉昉於此前此無有也於是乃介其主簿與定耿君楙求文於補之以記之耿君儒者道劉君所以治其邑事皆若此一二修舉類不苟然者士相與欣其能民聞其欲去而戚者甚衆也人之言曰以儒術緣飾吏事儒術之不可一日無也如此昔者子產爲鄭陳伐之子產能以其衆入陳益數俘而出致地而還以獻捷於晉而晉人猶難焉子產陳周之德數陳之罪甚順而有禮晉人乃受之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夫子產之功不在其對晉時而晉之受之又不以其功可尚卒之其事所以顯而不泯者獨其文辭足以發之若俗吏一切用其力於簿書法令之間而不知緣飾有禮義何足道哉然則劉君以謂於事若緩而急者不可忽也

慶州新修帥府記

上即位之元年憂勞遠人欲與之休息詔邊臣按兵自守毋生事疆場有不如詔旨務利者罷斥之先是文正范公與今右丞相父子帥慶皆有恩德在慶人上方招延老成而丞相以給事中召自慶且大用矣朝廷既難其代而謀慶人之所安者於是朝散郎直龍圖閣范公自京東轉運使擢環慶路經略使知慶州詔曰爾尚無忝爾父兄之功公拜稽首就道且公嘗使陝西撫帥事慶人父老聞

公來咸賀未至而其心已安之雖其宿將悍士以公家世聲名恩澤與其所施設素信於心皆拱手待令愛行而威不試於時朝廷方寬征役民復田畝歲屢登虜舒牧相望公戒邊吏姑謹備得諜者勞遣之使語其酋曰爾無犯我我不侵爾毫髮虜不敢動民既不見公有所為而寇入稀愈益安公政成而無事矣先是慶州官府庳陋朝廷間遣使勞邊冠蓋旁午及歲時燕犒蕃酋將佐皆在坐於堂者肩相摩立於庭者足相重庖廚吏舍馬羊之

所養稍屬垣比殆不足稱連帥之居自文正公固欲闢大之至丞相增葺殆半而未備獨韓康公嘗建鼓門為閎壯餘或傾側朽腐矣公曰居室苟美謂施諸家也至官府所以臨人聽治布政而出威者雖一邑必飭況連帥治哉廼度荒閒地徙館舍撤廢而遠之踰月而公堂成明年春儀門成夏視事之堂成廊廡廣除博大而沈深蕃酋將佐若兵民之來執事聽命者知連帥之尊禮行而威申不待聞其號令見其指麾而其精神氣象已足以折

衝而禦侮矣又明年春廼以其餘力築東北隅作堂以燕休而屬補之記其營造之意名堂而牓之補之嘗論公之父子兄弟其謨謀才業固足以相望於前後矣而其一時措置務以便事豈能必同而慶人皆安之何哉竊以謂文正公當康定初元昊叛擾邊中國應敵無寧歲既城大順胡盧而役使其大族明珠滅臧等備畜益充士可用故文正公欲遂弱賊更有遠略之意丞相當熙寧元豐中兆師用師諸邊屢深入斥地矣重虛內事外則力

不堪故丞相務鎮靜意不在遠略上既專以德懷四夷為長久慮如前詔書約束顧邊備不可徹得帥如龍圖公平居弟勸課撫循舉其廢事和輯其內外吏民若在守不在戰然敵至亦不敢侮樽俎談笑賓醉而樂微人或不見其有所遺已而成功如此然後可以待機會制倉卒是公父子兄弟所以措置雖各因時有緩急不能無異而慶人享其利則同其皆安之豈不以此哉昔蘇綽嘗有所施設以便一時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

至子威因罷歸所爲而後世善其能成父之志若
趙括非不能讀書而至於臨事不知合變則者雖
不能難亦終不能善也至於居處土木之美陋雖
非事之所損益而勢有所不得儉前人豈皆以爲
可忽而不爲顧不暇耳由是以觀公之規模固甚
遠當其閒暇充足獨彊本治内至於府庫倉廩無
不飭以威屬城而覘遠人蓋有深意豈易量哉匹
夫而自爲謀養其力以有爲一家而自爲計愛其
財以有用如李牧之爲趙守優游閒暇市租以入

幕府爲士卒費日椎牛釃酒欲戰不許敵至則入
收保固爲勇不爲怯也答江漢之詩言宣王以文
武之命召公者命其孫虎而虎能似之其詩曰王
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虎拜稽首
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古之人君能用其
功臣之世以有爲而其臣能不愧其先人之功報
上之意者如此故江漢之詩美焉嘗試以江漢名
堂敘公爲政本末而刻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三
日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鉅野晁補之記

照碧堂記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
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閭閈人
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
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閒之土而樂之豈
特人情倦說於其所已厭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
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閒日昃而食夜分而息
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
所樂而不暇息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

絕之地要小休而蹔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
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息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
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
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爲南都而雙門直別
宮故經衢之左爲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
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
之歲久且圮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
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
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

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廚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騏橋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閼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牘之癯亦其所穿

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動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潮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鶩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舞客顧而樂儵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饗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相羊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隕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巔祜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埽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埽一室以爲有志於

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姑與蓄之賢於此乎未辯也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邪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戊戌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卷

記

拱翠堂記

有竹堂記

清美堂記

白蓮社圖記

澶州學生登科記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近智齋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

記

拱翠堂記

蕭之南稍東五里曰泉山泉山之勢南峙而北屏左則如濤如雲如虎如蛇騰涌聳蹙雜襲而相羊右則如車如蓋如人如馬逶迤雍容離立而孤驟中則平原綠野桑柘禾黍井閭溝洫什伍而縱橫泉出于山夏洌而甘冬木落山瘦泉渟而不冰泉旁土腴潤宜九穀百果衆物皆饒其南踰百里至

于汴舳艫萬艘以輸賦于京師以下入于江淮瀏荆湖閩廣其北不五十里至于泗商賈游士之載者自大野以東西通于齊魯趙魏之衢以下達于淮入海而泉山介其間其境勝而土樂又甚易至也然往來者旁午而莫之問雖余少長數舍間亦莫之問也豈人皆不知山水登臨之可樂而事驅之惟其憧憧而過者皆有求於汴泗而無求於泉山故泉山雖近而莫之聞尚有美於此者或去城郭益遠居人滕士足跡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

居之林以為樵蘇爲逋亾聚而泉以爲湢以飲牛馬千百歲而無過焉者也且物固無情於所遭而遺天地之美爲可惜又東北俗椎魯雖信美或不知擇而居居之或不愛愛而不以語人語人而不能夸以大之故皆不顯葢如嶧山靈岩或有名泰已來或名天下四絶處與齊境諸泉皆清冷鳴射如線如珠仰出奇異以皆在東北下國僻處故聞者往往不道道之亦未必信况未有名于昔者則雖近而莫之聞亦無足怪也而賓君師道世居於

蕭恬澹寡者好嘗爲一尉即拂衣去讀書賦詩不以取名而以自娛故能獨得泉山而居之居之而愛然不以語人不夸以大之曰此樂神所祕吾非不能與人同之從我者寡也然士之慕君者時往焉故泉山因以知名而師道没十年其子明遠始葢築圃疏沼爲亭爲庵而面勢作堂臨泉之上盡山之勝以其四達而望皆山也則以拱翠名之曰雖然不能盡也頃余固以聞師道於徐之君子後謫佐宋都始識明遠於國子生中出師道詩讀而愛之而明遠因道拱翠勝絶且圖其圃以來求文爲記而余未至泉山也然少游吳愛富春四合皆山民居蟻附山上而中大溪蜿蜒貫之嘗自言仕宦幸至縣令當求富春然吏居不可久也又竟不得况田疇耕稼終身優游之樂哉又嘗聞膠西牢山有老人七八輩不出山食其山中藥皆百餘歲耳聰目明意甚慕之而念不可以遠墳墓欲築室故緡城東以老而緡去山遠相其原阜見似山者而喜則泉山之往來余懷可知矣而明遠方年少

氣鋭日夕治其業爲揚名顯親事則雖其居之勝阜木日茂池檻日修而有時去之得不爲猨鶴林澗之辱且拒哉昔漢隱者王儒仲與令狐子伯交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因遣子奉書儒仲車服甚寵而儒仲子方耕見客不能仰視儒仲愧焉其妻曰始君志何如今子伯之貴孰與君高而慚兒女子乎儒仲屏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余以謂師道潛德不愧儒仲而明遠溫恭慕義非儒仲子比且功名可求也其成有命

則明遠固不得以彼而易此也

有竹堂記

濟南李文叔為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各其堂曰有竹牓諸棟間又為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埽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為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山雲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軸門窗几案婢僕犬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說形容彌勤而故評之以致其欣

悅而於竹尤數數也顧其地狹而卑天雨條蔵蜘蛛之織河柳兔葵之所交橫而蒙翳人不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讀壁間記仰棟而指其牓曰吾固詔客矣客輾然而笑曰今夫渭川之千畮淇園之林與南山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杯若盂若桐梓之軀其膠轇岩之上而臨百仞之淵不特出屋檐而摩牖堵也莽春者春雷隱山萬笥奮角如犀兕作籜解而出碧一日百尺彌望不可以極於時刀斧之取材者度徑圍而得之大小齊一西轉巴笮南引江漢浮渭而亂河固東釋屬而下者為筒為千為屋椽捷箇千丈之笮偏國之藩籬是賴與竅而比夫律呂以悲哀娛耳者皆聲滿天地也是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器竹也焦而薪者竹也以貿米鹽而出之其鄉境者竹也夫此人豈知竹之愛翛然而喜諄諄然語人而以夸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輾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抵鵲沈為美木而交趾以為祭食裹白鷳錦雉山

中以臘腊而貴人以百金致茗以為粥而胡人以為佩夫物固有以多為賤而以少為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門十二百坊之棊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宮接而垣比車馬之所騰籍人氣之所蒸潰囂塵百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佚而寘之致而貧者置圃無所況於其他哉然則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之於棟而名之書諸壁而記之翛然而喜諄諄然語客而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替人

以此德松柏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獨也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夫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薈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夫多猶不可賤而又況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昔王子猷好竹嘗曰安可一日無此君聞吳中士大夫有佳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畱而不可將出主人閉之因盡歡而返今文叔居有竹文叔姑亦洒埽儲具借不邀客客將造門坐堂上不去曰竹固招我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穎川晁補之

无咎記

清美堂記

昔栁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夢曰余甚清且美為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實之名以為愚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須城王景亮以為不然曰夫物之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悔未始病其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則賢不肖小大皆趨焉行四方則人恭交之居朝廷則附者衆若此皆自以為吾智能得之而余以為有命故余進則不敢以智徼其所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所無如何而受余之愚責汶之陽盧泉之上其南大澤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悅築圃而居之為堂以臨盧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盧泉之上多楊栁茂木可休而坐釣魚以怠老杖而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岡阜隴隰摧嶉而渶漫青齊之往來者岐路趣靡牛羊麥禾齊野極望鳴鶴而

下鳧雁也余又種花其旁為錦堤鑿堂之東西為池植柏其唐以達于門為逕為臺為庵為亭以出眺而入息以與賓客坐而談笑為樂叢竹雜果奇石異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衆也獨泉乎哉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處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來乎塵市者朱墨倥傯之與居米鹽諠啾之與曹雖有物境可以滌耳目而曠心意者不暇一接則物雖不以要地僻壤所處者改其度而自人觀之異矣而

余終歲優游焉於此則所謂清美而可悅者非余獨得之哉而所爲名余堂者亦豈非以其實耶柳子厚以謫居遠方一旦得官捨而去孰與余常有此也於是求文潁川晁補之以記之補之曰嗟乎晉之君子進則急於功名不暇擇當否退而懟不逢則誣溪谷草木以自解說豈不過甚矣乎若景亮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斯可矣近特豫章黃庭堅魯直有美名其羈旅於魏嘗歌曰盧泉之瀕可忘死補之愛焉然補之亦未嘗至盧泉也獨嘗以

事出鄆之東郭見其川源土俗之富意固樂之而補之先君又葬於濟濟與鄆澤南北也庶幾它日過景亮臨斯泉一醉解吾纓而濯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白蓮社圖記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雁門正覺法師慧遠愛此山卜居之而河內覺寂大師慧永先居西林故法師所居號東林云法師神明英越初從太行釋道安落髮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也時諸方名德聞風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者社中之傑也曰佛馱耶舍佛馱跋陁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恒道昺道敬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罽賓人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最善陶淵明陸修靜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得其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禱之江上出焉永

公室中嘗有虎或與之卽驅上山去恒公行有鹿馴擾耶舍赤髭呪水洗弟子足使閉目但聞風聲自龜茲一夕至姑臧跋陁羅嘗見彌勒兜率天上得不還果有釋迦舍利三顆及羣士等皆有異跡見於其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送客常以虎溪爲限最厚陶潛陸修靜偶送兩客不覺過溪然陶忘懷得失晉宋間一人耳修靜後得道度世兩人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入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爲鑿二池種

白蓮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爲荆州也將入山修敬故圖中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外今龍眠李公麟爲此圖筆最勝然恨其畧也故余稍附益之凡社中士十八人非社中士四從者若干馬六蓋人物因龍眠之舊者十五他皆新意也菩薩像倣侯翌雲氣倣吳道玄受塔天王圖松石以關仝堂殿雜草樹以周昉郭忠恕臥槎壘藤以李成崖壁瘦木以許道寧湍流山嶺騎從鞮服以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猴鹿以易元吉鶴白鷳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爲山石位置向背物皆作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使模寫潤色之余幼慕無生法憧世網不得出貶玉溪時道廬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緡城八年時往來於懷也至爲思山辭十數辭輒歌之初見李圖悠然忽如蠟屐扶杖行其中故爲此圖特蓋意

澶州學生登科記

周公封於魯禮樂傳焉孔子生於魯六經出焉學之爲聖人事其求莫近於魯也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衛固兄弟而政豈兄弟也耶雖然周公敎康叔以求商之遺民賢人君子長者康叔能修之武公文公有文章道化益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於詩具在也孔子取之適衛而言曰庶矣哉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聖人之於衛亦不可無澤也秦并天下立州郡至於今不改而君角之丘地澶卽其墟始余自南州求濟中流而歎知衛之美也登南北城而望則山川邁靡圖記可指蓋楚公頓丘泉源淇水須漕之地彷彿而在其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則原其國俗好學而樂善本於餘習者如此自季札見夫五人者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故則其所從來者舊矣非特孔子時爲然也而秦漢以降士或忘其故習不醇乎文學之緒有夏育尚氣任俠之風迹往事者不善子羔脫身於孔氏之難而喜道仲由結纓於臺下之勇也蓋莫盛於漢質直如汲黯曠時而不一人而偶儻喜戰鬭如後魏李崇輩比者迮於五代往往而出相望也反而思之然後知治天下病

學校之不設太祖太宗神武不殺四夷屈降眞宗北巡叛虜奪氣而澶之人始開門相往來人人知本農桑勸學校以不忘其故家遺俗之盛士亦稍稍能自有聞於時鄉學生而取科第者自興國逮元豐可攷而記者若干人其一時行事皆有可道而不幸短夭且世無人者又不可勝訪斯已盛矣今天子以儒術治天下而汲郡韓公之守澶也能推天子所以樂儒術之意行之其邦始命其參軍晁補之率邦人諸生而與之游且告補之曰無所

待而興者豪傑也降是則君子不能無勸焉士而知讀書為儒取科第列士大夫以歸榮其親榮其邦人焉亦可尚矣子無乃為吾敘其名氏而記之予爾而益喜曰不可一日而不治者三畮之宅猶如此目前之事猶如此况人倫所以本乎跨洋梁而望大河之奔渾為馬圖為榮光神氣之發也獨人異哉將必有君子如季札之所道其理然也因歷攷其古之所以盛所以衰與夫風聲氣俗之變而載若干人者於其後使邦人諸生一過而知焉後之大車駟馬洋洋乎四方人指以為勸者亦知夫所以致此自公之敎而始也公名璿官右諫議大夫云元豐三年十二月某日記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濟為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為金山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並澤異凡九穀果蓏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蓮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

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為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游客晨夜相面背于門庖無熄煙然不勸又好為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為利張氏其甲也其先世豐人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合四十謝事為王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旼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棄事初壞田作此園佳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郛門而望蓊然秀色橫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澗起伏異狀其外莽蒼無

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游愛之石公爲宰每醉而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與人也蓋六七十年矣前此無逸子孝緯孝基孝孫亦善士好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聞先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還此邑竝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驚起馬前館無遺址桃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雙立穀壠間風雨摧

剝蒼皮白枝龍虎蹲拏而上數十尺道行隰而來未見也下馬半嶺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斷或續屛列遠陸如畫其南數百皃雁飛集鳴唼聲囘望白水明滅桑野間意甚樂之順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步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於日入悵然惜兩公之跡將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語之大方則愀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數歲則築垣移植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扶疎矣且嘗三亭

曰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礱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爲近市利日不足鋤犂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買士宅士無邑居故吾里之爲士者微今子獨能善而反之不致求羸餘旣異俚俗意而愛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游賢公才士之跡至此而俱熄也慨然圖復之又欲因文以傳尤異余何愛不爲子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子豈

但數遇子相羊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大觀二年七月十八日穎川晁補之記

近智齋記

傳曰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宇宙至廣萬物至夥千古至遠衆理至幽而欲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地盡攬而悉備之譬以芥納山人知其不可故神智大矣德配蓍卦而昔人猶或以謂智有所困神有所不通雖然聖人蓋常通而不困夫常通而不困豈特其生而知之皆備於我者能若是亦必

曰好古敏以求之也而天下之不知者迺始曰聖人必其生而知之故不窮其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孔子之所以自貶聖而不居之意也是不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律天時襲水土刪詩定書雅言執禮至於韋編三絕曰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固孔子所以學也豈曰我生而知之學皆可已哉雖然自其常通而不囿語之神不可知而智則學者可以俱至舜稱智臧武仲亦稱智而臧武仲去舜遠雖才異亦學不造其極也學造其極則無不知故智

之爲言惟好學爲能近乎居無事反觀而內融上思千載若存若亾中攬四海若隱若顯下索將來若絕若續譬空中雨欲數其滴有不勝知者矣欲知之奈何惟學而已矣學則聖人之智可近而不遠故物量無窮而聖人之智亦無窮用無窮遂無窮亦窮則凡理之不可勝知者有不能外吾之所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古人所以事至而辨物來而名也可謂不智乎事物之過吾前如日月更代而無止而吾知所以應之如井泉愈汲而

愈不竭蓋學之効如此不可謂不智也頃余術不與時偶廢官休其廬八年而巷之草沒屐或哆之輒自語曰足固未嘗刖而士相與戒而遠之曰是其術也不利人眡且招悔而袁君耕道獨往來從余者亦八年其意不衰或謝不見或乍見而不詈卒不憖或旦莫見或易與言如家人卒不侮余歎曰甚矣耕道可謂好學也抑人所戒遠利近悔奈何耕道猶笑自如而余記誦益落文字益疎顧無以應耕道求又不敢以其不知而作者語之雖語

之而知也無涯使耕道何自入故第誦中庸語曰好學近乎智以勉之好學云者非孔子顏淵不得以私相與然各從其志獨顏淵得好學而已哉特習之爲說譬氷水爲之而寒於水苟不已則所不知當益知故求智者莫近反而言之則好官爵好貨財至蹇其心如蹊間之茅者皆愚矣人之所以無知若草木自愚其心者耕道可不反戒而遠之惟恐其似若彼之相與戒而遠我哉因爲之名其所居齋曰近智耕道勉之乃棟牖花竹起居之佚

視聽之適則不足道也大觀四年七月十四日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一卷

記

新城遊北山記

壢鄉閣記

滑齋記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積善堂記

永感堂記

宋故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軍州事贈特

進吏部尚書南安晁公改葬記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公生祠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一

記

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俯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

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海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睡鄉閣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臥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游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反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反利害以謂凡其所自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

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鄉既寤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如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為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始克商還周自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叩鍾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游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奇

其學而游焉不得其塗大迷繆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秋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亾歸或以爲之徒云嗟夫余也幼而行勤長而競時卒不能草豈不迂哉將因斯人之問津也故記之

潛齋記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邃溫而趨

寒高室雙翼外蔭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晻曖光景不曜蓋若蟄蟲伏獸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爲得也客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良政恬俗康朝有鵷鷺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十長六尺出不能提桴鼓以動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劒喑嗚叱吒北收邢連西虜靈夏入不能陪黃閤之末議聯紫微之別班正容端色以齊肅百吏操紙握管以號令四海今反幽幽默默逃形遠跡以頑處心以潛名室豈非所謂倒道而逆施者耶予瞿然而驚舍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爲甘乎分者也政恬俗康此吾潛之所爲幸乎安也朝有鵷鷺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爲有殆乎享也而反以是而疑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爲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黃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蟲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信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者回憲潛

於道故闇然而日彰黃綺潛於聲故默然而浸揚潛乎潛將以爲不潛者矣客俛而出因記其語於壁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少日讀書不墮孔子之堂自夔咎繇而下若巫咸傅說則器不逮遭時有用庶幾學鄭子產晉叔向之爲人尚恐其遠且一國佐不足用天下事君慕汲黯劉向而媿二子之直且博顧嘗好孫吳頗通其說用以爲策悟非已志輒去之獨於文詞喜左

丘明檀弓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枚乘若唐韓柳氏古樂府詩人之作時時發於事又拙不工晩得釋氏外生死說始盡屏舊習皇皇如堂室四達無所依方寸之地虛矣又不喜晉人初不知道徒竊其藩謂盡至淸言誤世念身於古無一可數讀陶潛歸去來詞覺已不似而願師之買田故緡城自謂歸來子廬舍登覽游息之地一戶一牖皆欲致歸去來之意故頗摭陶詞以名之爲堂面圃之草木曰松菊松菊猶存也爲軒達其屛使虛以來風

曰舒嘯登東皋以舒嘯也爲亭廣其趾使庳以瞰池曰臨賦臨淸流而賦詩也封土爲臺架屋其顚若樓瞰百里曰遐觀穿室其腹若洞深五步曰流憩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也爲庵抱陽而圜之以牖晝倚南窗以寄傲也曰寄傲爲庵負陰而方之以休夜鳥倦飛而知還也曰倦飛顧所居遠山水非柴桑比門直通道有長坂亘其前數十里故渠縈之蒲柳翁然魚鳥之所聚有丘巍意俯而就其深爲亭曰窈窕既窈窕以尋壑也跂而卽

其高爲亭曰崎嶇亦崎嶇而經丘也凡因其詞以名者九既牓而書之日往來其間則若淵明臥起與俱仰牓而味其詞則如與淵明晤語接踌躇自得無往而不歸來矣猶相顧左右意不自足懼失淵明一語也因喟然太息自幼壯至于白首勤苦斯盡探聖賢之藴上則欲觀性而復其初次猶欲慕古人著之行事晩無一諧乃徒恐迷而思歸又欲盡屛所習使空無有至爲一淵明懼不足何哉學道者惡夸夸則不近且人才力有分以盡爲人

之所爲而求有功則常不足以盡不爲人之所爲而要無事則常有餘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若淵明其幾矣又陶之自敍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淵明誠於此有餘裕今余居不至環堵衣不至穿結食不至屢空以若所養爲淵明固易而余遭盛時嘗見識拔汙臺省國恩未報而決然去之以若所歉爲淵明固難一以爲淵明易則是余與淵明偕欲以此自終而予難易棄除一以爲淵明

難則余於淵明得失亦未有辯也或曰淵明亦晉人抑知道者非耶而顧自以爲其葛天氏之民與奈何曰嘗讀釋氏說譬如動目能搖湛水今余與子常動不足以觀湛彼淵明湛者類也嘗試與子去夫膠膠擾擾之蹊而處陰以休影若是者有年喉喘寧而顙汗止而后相與求淵明於葛天氏之國洸然見其塗巷乃余與子昔所嘗歷而去之久者乃今來歸而后淵明可侶其知道與否可得而識也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子贊易之言也而晁氏得以名其堂何耶惟宋八世道隆而治洽皇帝以聖孝既右烈考亦以敎民孝詔歲丁亥爲大觀元年因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公諱仲康之母夫人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與其兄仲謀喜而議以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爲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於是丞相以爲可而上之制曰黃氏蘊仁積善享有耄齡可壽光縣太君其子榮君之錫而慶其親之享斯榮也以少牢告禰廟且告漳州又告其祖如禰廟禮又周示其族人鄉黨作堂以奉夫人而名之曰積善退飲酒相賀爲歌詩以敭訓詞以昭夫人之淑慎以慰其心而介期頤謂補之曰吾君盛德在書所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其賚及我家爾頃爲春官屬列太史氏此國之昭典盛事家之餘慶爾職書之補之曰諾禮祝則名君爲神厭也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爲尊厭也自夫人言之皆子而下若載事法皆名晉晉欒書實鍼之父鍼爲右書以將越載君鍼曰書退鍼名父不悖禮猶在盂恭之列非車上僻之類請以諭不知者而後書惟晁氏自漢大夫以忠探七國之亂本而撥之以安劉氏劉氏無遺亂享國四百年而大夫不終漢祿以身膂東市奉祀無聞焉又千有一百餘年而文元公起家仁義忠信樂善不勧蓋具於天爵實兄弟三人伯刑部侍郎補之高祖也叔吏部尚書夫

人男也皆中和孝弟慈惠而愛人用鍾其慶六世子孫男女嬪婦至口五百而夫人爲子婦今存屬最尊又獨享是壽祿康寧悅豫龜氏之積善皆歸焉抑晁氏自文莊公秉政勳業在王室逮今六十餘年而仕益微似不可振而夫人之仁善於是獨報將其子誠孝幹母之蠱神實祐之亦夫人少孀約晚迺備此如詢詞旨益六世口五百未有及者雖來者未可知抑鮮矣豈造物者報其人雖如易語積善必有餘慶而享斯報者亦必如夫人淑慎

身所自履有以致之耶然晁氏爲善者亦多矣或不享又何也不然吾宗之餘慶久頤且復起將自夫人啓之夫人既屬尊歲時集會子孫族人畜斯雁行官學者冠者提者抱者少長咸在而補之迺於夫人爲族曾孫年五十五矣獨素髮埀領搢笏跪起以壽夫人於羣從之後蓋世之老人見曾孫尚多有之如夫人見曾孫數十其長者已白首又自有孫在晉良少於是具載本末以爲世積善者之勸云

永感堂記

東平董耘武子年少以孝聞既葬其親天堂山之下而築堂其北以享以居而牓之曰永感書來求文曰非以記室宇之陋也以極耘不孝之思也某泫然曰某少孤不夭中年太夫人棄養愛生不能死以皇皇就食于四方遠者十年近者四三年迺一歸手拔墓上草則泚吾顙我尚忍記吾武子斯堂也哉天下莫悲於言言莫悲于音若曰孤子之鈎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的則音無此最悲也夫

隱鈎珥矣取於爲音緣名而益悲則武子之名斯堂其意悲矣天下豈有無親之子哉捨所厚而從其薄或宦學遠鄉里無朝夕養死且不葬聞斯堂之名則怛然內熱如吾泚者多矣而武子不泚是乃武子之所爲以孝聞者也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孔子曰孝哉閔子騫宰我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充武子之志則雖未敢曰方孝於子騫而尚足以愧不仁之宰予豈但泚夫如吾泚者而已哉是乃武子之所爲

以孝聞者也人亦有言忠孝不兩立王尊叱其馭於九折坂曰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士亦以是藉其口捐其親從利而不顧然有王尊之志則可不然食人之食以老無補而覥其面於人間託移孝以自恕鶩歧道而亾羊聞斯人之風其亦庶幾乎有慙而復也哉年月日鉅野晁補之无咎記

宋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軍州事贈特進吏部尚書南安晁公改葬記

贈特進吏部尚書晁公以慶曆四年九月巳酉既葬於祥符大墓矣後六十六年實大觀四年三月壬寅改窆于任城魚山先是祥符地卑多水患自特進公五子伯庫部公而下雜然以爲慮而叔虞部公尤患之議遷不果至是特進公子皆前沒而虞部公之子泰寧軍節度推官前知莘縣事端禮朝散郎前通判徐州事端智相與議必成其先志以告羣從諸孫及庫部公之孫補之等曰祥符水患諸子之責猶諸孫之責也且特進公之子庫部公而下皆葬魚山遷魚山宜祔族墳墓以安神則從以烝嘗合食則類又宜衆曰唯於時諸孫存者莘縣爲長莘縣遁走京師告特進公墓并舉河間縣太君劉氏之柩護奉以歸啓窆易槨改襚惟美凡資用皆莘縣力也初補之居蓬萊縣太君喪始學地理行視魚山崎中若虎若牛回抱踞盼勢盤薄可喜乃厚其賈取之手植四松定南北既命師袁才築地袁徙其域稍東幾五尺而止前十丙室遷庫部公與夫人之柩至是以特進公劉夫人宅丙室而將以壬甲二室遷庫部公與補之考朝議

公以從特進公兆焉既卽事又屬補之記本末而特進公氏諱爵里行事之實巳載端明殿學士李淑所撰誌銘中不復書獨記改卜及所告祭文并納壙中若庫部公諸弟子孫婚宦則各具於銘誌皆不復出云曾孫朝散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飛騎尉賜緋魚袋補之謹記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公生祠記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隴西郡開國李侯恭少以文詞及進士第所居官官治燁然有聲於搢紳

問公卿大臣若當塗之顯人言其才可用者以百數而侯於莅官務盡其心力益慕昝人奉法循理不肯少如玉多如石者故人不得而置親踈世亦不得盡其材而侯亦超然自得於二累之上守其操不改外若不足而中無愧焉者也尤長於治郡有遺愛於同華商邠四州而蒲又侯之里也故士以其老成爲矜式民懷其舊以謂知吾俗而不迕吾安其治而不忘者莫如侯乃相與謀其子弟若邦人之樂善好誼者爲侯立生祠會補之自尚書

郎出守蒲下車拜侯於里中問民所疾苦求施設之方且誦秦穆公求黃髮則無過之言以爲請而侯亦欣然傾蓋倍語與之忘年又因以敎邦人諸生悌長而貴老此守之事補之之志也或曰以侯之才雖官視九卿年耋耄以康寧而食飲猶爲不遇補之曰士有志遇不遇有命若常情言者仕而不至將相皆不遇也以義則一官而可以行志皆遇也龔遂黃霸郡守也而尊曾恭卓茂縣令也而貴其同時公相位四人上者豈皆傳然則貴且尊果不在爵遇不遇惟其所施屈吾指以數往行而吾無愧焉者則吾之遇不旣有餘矣乎嘗試過侯之居陟高以望其前則太華削成四方巖然倚立而恭天右則黃河出於龍門洶乎駘蕩而鳴地南則首陽危顚不毛伯夷叔齊之所登也東則王官深谷粃跡司空圖之所藏也因顧侯而語想見古昝之盛夸李相雄鬭不容息與二三君子之逍遙一世寂寥長往雖勢相什佰皆忽然而過如吹劍一吷何有得失而侯乃以少壯陳力有政四州老

乃休此固異於斯人者兒童流輩如風中燭而侯獨白首笑傲康寧食飲如平時有何不足而慕夫世之役役生趨榮而沒有恨者以爲愧哉因舉酒而起爲侯壽曰樂哉非不遇也崇寧元年九月旦日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二卷

銘贊

文恭胡公研銘

端溪研銘

七星研銘

大圓研銘

歙研銘

金星石研銘

段端夫研銘

胡琴研銘

賈朔書几銘

八仙按銘

藥篩銘

以洮研易賈彦德所藏端研因以銘之

贊

東坡先生真贊

三老圖贊

南華真人畫贊

松齋主人寫真自贊

內贊外贊二

李夷行易初贊

董汲秀才真贊

張汝平牧牛圖贊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二

銘

文恭胡公硯銘

天不愛道寔生異人地不愛寶發爲物珍人惟文恭物則硯美介如石焉斷可識矣公在場屋文詞崛奇此硯出之如虹如霓公來侍從詔命雍容出此硯中爲雷爲風公居廊廟謨謀有密亦此硯出以澤萬物遺其孫子折墨棄筆世不乏才亦卿亦將貴人有金後益不學硯如龜敎以支床脚粤公是作

端溪硯銘

森然星辰不可以天文隱然堆址不可以地理有儵忽相遇之際或執其柄雲翔而雨驅似神而非於是以萬萬殊

七星硯銘

如天其蒼匪正色杓攜魁枕森的皪有尊如辰粤帝宅其傍嵒者儼若客廣野成宮衆所積古媧擣鍊疑此石不敢箋詩以寫易斯文星燭從爾出

大圓硯銘

黑月模汙兩奴利與黔突居難與揭隨趣爾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爾硯

歙硯銘

雖其貌虛而不屈溫其俯動而愈出既溪之名躐溪實如世之不名爾實何

金星石硯銘

天雲而星雨斜橫有河漢衆從石生需老潘煤雲崢嶸

段端夫硯銘

端之竅椎玉質厲以立我溫以與物故用不既如山泉出

胡琴硯銘

有琴之名無琴之聲託君之詞哀玉鏘鳴

賈甥書几銘

仲遠好學辟藻良贍逸然有子貢之感時倦而頹息聞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彊而夕惕

八僊桉銘

東皋松菊堂飲中八僊林入八僊何必來松菊自吾
伴

藥篩銘

得精於猘爾病惱除過百草木無以苦荼

以洮研易賈彥德所藏端研因以銘之

洮之厓端之谷匪山石惟水玉不可得兼一可足
溫然可愛目鴝鴒何以易之鴨頭綠

贊

東坡先生眞贊

非儒非僊非世出世間不可以綸繳亦不棄風雲
而上天何居乎猶心醉經目營海既逍遙乎濟灞
忽焉橫杖按膝而舒嘯鸞鳳之音猶隱耳而人固
已反乎無在也

三老圖贊

如畫無言謨變禹前如畫不動才文武用或周管
仲子曰人也仲如其仁以君霸者聖有踐形賢有
具體若三人者可謂人矣

南華眞人畫贊

乾傾坤頤口海竅岳其眹日月大空之杓其訶風
雷萬有之作魚乎周乎不在濠上周乎蝶乎何有
夢想惟周能蟲惟蟲能天匪我則云然周則云然
謂之聖人者非也

松齋主人寫眞自贊

是眞是假是不是畫人爾人爾誰非似者一點似
人不能知在不言中如印印泥

內贊

彌勒眞身分千百億汝幻亦然愈分愈出分千百

億不離箇中汝與彌勒衆生普同

外贊

峩冠正笏貌若有知如此畫人不言靡施木則在
圃馬則在廐匪用于梁亦不以槃木馬何咎

李夬行易初贊

元豐初補之教授北門而易初為掾汶上以事至
魏相與語甚歡建中靖國改元補之守蒲津而易
初在幕府始得其為人之詳易初形貌神意無塵
俗累趣闊而技通中介特而外猗移輔之以學問

未見其止古之所謂可畏者爲之贊曰
頎然而長者君之狀如竹如松脩然而遠者君之意寘寘飛鴻退然而藏者君之行有時女容介然而高者君之操雲間孤峯蔚然而葩者君之同草木青紅葢然而和者君之氣觸物者同哉是六者虛而游世孰叶唐許儕車彼覰

董汲秀才眞贊

鵲實非脈假脈而言太子可起和實以脈遺脈而知良臣將死故鵲不能死生而和不能生死既有

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術兼於道是謂醫理誰其知之惟汶陽董子

張汝平牧牛圖贊

吳機殘幅或休于屋有訛其前亦闕而觸鼓文周篆缺不可續鐃歌漢辭亡不可讀東坡歎此折劒毁玉是畫非筆牧者非牧誰能觀此亦目非目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三卷

題跋

題段愼修紙二
題陶淵明詩後
題分甘亭記後
題白蓮社圖後
題小飛來詩後
書王嫣後事
書毋丘震御印曆紙後

書陳洎事後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跋林逋處士書後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鶴事後
跋董氏唐誥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跋翰林東坡公畫
跋李遵易畫魚圖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跋董元畫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畫本
跋化度寺碑後
跋謝良佐所收李唐卿篆千字文
跋第五承箴

跋蘭庭序
跋曼卿詩刻
贈劉範子
書邢惇夫遺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三

題跋

題段慎修紙

傳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裹糧就學者成羣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歧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苟無畫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

世之言曰抑學似賈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爲霸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

言猶碔砆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觕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觕間求之以比碔砆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題分甘亭記後

趙彥脩以帝冑妙齡秀發不懷宴安之習志學而慕義與一特文人勝士交如恐不及故蚤有美名於流輩間窮山物局僧齋旅寓一木之美不足道也而二三子爲之記且書焉文辭筆墨燦然可觀惟彥脩有以得此也嗚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哉元符庚辰五月十日南陽晁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迺疑於神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劒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間得之耶齊魯俗樸工拔世守知變通者寡而緇畫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積事中惠聽余言使集吳道玄關仝韓幹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數子精華爲白蓮社圖甚似

題小飛來詩後

楚山之勝者曰九華吳峯之異者曰飛來往時湖口李正臣蓄怪石數十種其一蛛而九崿武功和仲曰是壺中九華也則一旦而售百金近時祥符袁耕道亦得其石於豫章小而特頼川莫喜曰是

小飛來也耕道則抵掌喜而懷之曰是當與壺中九華俱名天壤間雖一拳小然吾不以百金售大觀戊子六月壬申歸松菊堂題

書王蠋後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剄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

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獨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曰未

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貞女不更三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歲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媿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時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

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荊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

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接子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意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毋丘震御印曆紙後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皋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賢千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自昔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為已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草後世道德不同而俗衆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闒士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救其弊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

舉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在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曆者詔曰使御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禁擢以為不世之遇而祕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震在選中自兗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為士者日以多以臣補之為郎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

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爲士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已任事皆愧於昔人而然盍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他而獨以選士爲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鈌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諷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於爲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

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爲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埽震之裔孫潤州觀察支使莘使藏於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記

書陳洎事後

補之先君嘗記見聞數十事未編次其一陳公洎初爲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其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申爾曹

依違懼既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補之少聞是恨不及識公後二十餘年乃見傳道於淮南見履常於京師實惟公諸孫二君詞學行義爲東州聞人以謂公之餘慶在是也後補之執喪於緡傳道始出公詩數十篇確然其政溫然其和想見德操之所發

於言詞者犖然增慕答韓愈有云本深而末茂形
大而聲宏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由公事於愈之
言蓋信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
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為吾不得而見之矣
若是其重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為之其功猶
在於百年之後今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
諸侯世守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

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徙遞亟
曰一人去有一人為充之則已矣昔子產為鄭一
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
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
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
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
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輒
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者慕而如父母然
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効

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懷慎亦深言數易地
之弊以謂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
不遠則不盡其力至於禮義之不興風俗之不一
戶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由此而
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蓋其初嘗往
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黃卓魯
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
如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黔突
之間夫豈惟遂爾恭茂之徒斂手而未得施而賢

如子產方用以得殺無足怪也而況奉法循理之
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辦者如陳公之守綿蓋
更六考而後僅得施其髣髴修庠校損庸役便轉
輸勸駒貸綏背蠻折留獄與圩堰繕郛壘皆有次
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
學而未施者不止於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為之雖
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志也昔陳平有與漢平難之
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
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

陽德夫顯有施於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達之必有後於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爲人所不爲故用於讀書爲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爲人陶淵明泊然物外故其語言多物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爲淡例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質非也元祐辛未清明前一日符離舟中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湖口李正臣世收怪石至數十百初正臣蓄一石高五尺而狀異甚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峯也元符己卯九月貶上饒艤鍾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爲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齒峯森聳殊形詭觀者尚多公一題之皆重於九華矣

跋林迪薦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菴委曲深遠菱荇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壟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裴徊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羣至點鼓瑟希則喟然嘆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情自疎莫可尸祝不在桔槔伏藏也其推輓後來欲其聞達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年

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列禦寇曰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此志與氣之所稟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弼曰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

柔於禮文俾鄙屈於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夫儼然而能溫溫而能厲此豈當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而能同者也蓋余同年生廖明畧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未容故憤世悲俗觀會敬之會稍尉解梅花而以宋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摧剛爲柔意少貶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汲向千載凜凜猶有生氣者至於人之所同爲不

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怪乎張良崔浩皆稱之所謂豪傑良宜魁梧奇偉而貌狀迺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胷中所懷踰於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天材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借曰未識於事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廢爲清便豔發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知方雖平居當爲清便豔發之語至於臨事感慨余知其亦不害爲鐵心石腸也而明畧所以期敬之不亦遠歟然敬之不汙以干將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龍事後

政以得民心爲本而以信及豚魚者爲至易之意若曰豚魚信猶及之人可知矣吏無愛物之誠民心不附之雖鳳皇下嘉禾生諸難致之物畢至非祥也夫必有誠心實事如柯侯述之得漳民民以爲惠而龍應之斯異矣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

父母故史板其蹟而書之虎徙珠還雉馴蝗去後不復見此久謂徒虛語今迺知之廣陵掾韓乃侯長子數與余議疑獄不附重近古所謂求生之者其世有陰德當不愧於東坡公所期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无咎題

跋董氏唐誥

京東將供備使董侯嘗夜過余曰我之先有仕於唐顯者曰京兆尹薛叔經不知於我幾世祖也我家歷五代至仕本朝子孫世謹厚故傳其誥猶在

因就予求獨出三卷書其一則京兆君爲順宗山陵副使秘書監兼御史大夫元和六年閏六月六日告也譽京兆君良美首尾無漫鈌雖甚細字皆可識蓋盧景亮爲中書舍人所行予起喜曰憲宗唐中興賢主初年順宗未葬劉闢反西川正月高崇文出討七月葬順宗豐陵時京兆號多事而尹以此時進才選也盧景亮稱善屬文以直諫知名元和間譽京兆君良美其辭當不誣可爲董侯慶然獨怪京兆君爲憲宗用若此宜有攷事閎於時

而其施設不少槩見何也間以其年月日攷之舊史則不謬而閏六月之六日爲戊辰凡氏諱與官及平章事以下名於告者舉合自閏六月之戊辰始命至八月之癸未以卒其莅京兆之日七十六而止前此爲尹者兵部侍郎韋武後此爲尹者尚書右丞李鄘而新史尹不書故遂董氏餘考之又合其名於告者曰中書侍郎爲鄭絪自中書舍人遷曰門下侍郎爲杜黃裳自太常卿遷曰給事中爲歸登自兵部員外郎遷曰吏部侍郎爲趙宗儒自右庶子遷絪黃裳號賢相登宗儒蹇直不回皆元和初一日時才選也最後郎中兼者甲不顯乃不得質予嘗讀韓愈順宗實錄見李實以不任職貶知唐重京兆尹也自李實接韋武中間二年憲宗始即位二相賢新用且京兆號多事擇人固宜重時百司官多攺置韓愈亦自外入爲博士皆以是年也愈後寖用乃至京兆尹其選亦難矣董氏雖施設無所見余能語其賢者以一時事知之當如此後二告皆董澥一曲沃簿一猗氏丞長慶大

中時告也漫鈌不若前可識獨曲沃告有蠅頭字考卽京兆君祖爲珪曾祖爲端里爲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貴胄里而端以下及澥凡四世粗見乃次序歸董侯董侯中武舉爲將知方略慕古人也必有功名以不媿其先世云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晁補之題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顏公以耆老忠義縊於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棺肌肉如生爪透手背邪和璞聞而歎曰此所謂

形仙後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擘裂飛去嘗憶太平廣記載有戍軍數千人忿不相能欲自將攻其部將忘其姓名力不足制升高謝衆刎頸而死衆爲之解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爲五百靈官之一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亾自昔然也至公筆法奇偉雖其天姿獨得亦忠義秀發能然栁誠懸所謂心正則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壓埃倭墮之姿追蹟紙墨之間遠矣

跋翰林東坡公畫

翰林東坡公畫蟹蘭陵胡世將得於開封夏大韶以示補之補之曰本朝初以辭律謀議參取人東坡公之始中禮部第一也其啓事有傳觀策論精取詩賦之言言有所縱者有所拘也其謝主司而譽其能如此曰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公平居胷中閎放所謂吞若雲夢曾不芥帶者而此畫水蟲瑣屑毛介曲隈芒縷具備殊不類其胷中豈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於繩檢小亦合於方圓耶抑孔子之敎人退者進之兼人者退之君之治氣養心亦固若是耶嘗試折衷於孟子之言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歸墟盪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也罅隙散射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而後可以言成全或曰夜光之劒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兩錢之錐此不善用大者也余於公知之

跋李遵易畫魚圖

魚之醜以千百數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天池之鯤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窮不能追

也長塘之水一斛而魚半斛其小如針鋒毫素可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於九澤之所同有九罭之所常萃鰼鯉鰷魴頒首華尾之間蓋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謂畫師喜爲鬼神而憚爲狗馬鬼神怪幻易以罔人而狗馬與鰼鰷所常覩者夫人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鯤以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覩鯤首尾之目針鋒鱗之眼則欲寫巨細之倪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

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廋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鋪几尺紙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在一以為鯤則稽天之涯覩不見其不足一以為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在形巧拙繫神而不以手無不能者而遊易亦時隱几翛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蚑以多足運風以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晁補之題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沙丘之相至物色牝牡而喪其見白於畫類之以

觀物得其意審故能精若此魯直曰吾不能知畫而知吾事詩如畫欲命物之意審以吾事言之凡天下之名知白者莫我若也漢舉於學蔡魯直而喜白畫時時自撮筦為竹枝飛鳥煙雲天機殊妙以此文字殆似魯直自然獨得不可相與者子既拙於語言而畫又非所能學嘗試以此內觀魯閣解牛得養生其可哉

跋董元畫

翰林沈存中筆談云僧巨然畫近視之幾不成物象遠視之則晦明向背意趣皆得余得二軸於外弟杜天達家近存中評也然巨然蓋師董元此董筆也與余二軸不類疑知自昔學者皆師心而不蹈跡唐人最名善書而筆法皆祖二王離而視之觀歐無虞觀顏忘柳若蹈跡者則今院體書無以復增損故曰尋常之內畫者謹毛而失貌乙酉十一月二十六日晁補之書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畫本

恕先高賢絕藝世所共知其筆墨精妙蛇蟬變化

壽臣父叔記之矣然恕先要為難知以為異人耶自應會意物表不當復寶寶效世俗為者而此畫本範模關吳輩一二曲折毫髮點綴惟謹不謬豈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者歟其遺跡不多有世傳圖上一角數峯疋素本末作童子紙鳶中引線滿之離絕匠意此又豈規矩筆墨可求者哉彌明道士云吾不解人間書而石鼎聯句極唐詩之巧語僕劉華以謂吾就汝所能者為之恕先其近是哉

跋化度寺碑後

余觀古人惟德操皆素定而能伎所長不同趣人物之盛莫近於唐然名詩者或不能賦名賦者或不能文名文者或不能字畫字畫之工率愧述作也以其習之專守之不易故各能盡其妙類承蜩丈人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歐陽文忠公嘗云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支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嘗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付與耶雖然二物者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信哉是言歟褚薛唐初以書顯者捨其德操而論亦不聞它能伎如其字畫之精也嗚呼此其所以精乎學者能以是心學專且不易古人之事業何求而不得況詩文與書哉而後之君子學則皆有侈心必事事在人先故五伎而窮

跋謝良佐所收李唐卿篆千字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胷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於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模之濃纖橫斜毫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亡妙不在於法也而謝侯所藏幅紙書千字文特奇巧圓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輩遠甚蓋一時絕藝也然謝侯好玩甚多書畫硯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於此者覽其一知其它稱是也

跋第五永箴

高彪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然予謂箴亦詩若賦之流爾昔賈誼鵩賦句皆如詩四言而但中加兮字屈之至誼傳乃皆去兮字則與詩箴何異彪與崔琦二箴亦四言之敷暢者名箴而實賦也

跋蘭亭序

始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叙事甚詳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遣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者

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爲而去矣晩多閒居頗弃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猶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少年喜宦爵遅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足遠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吾捨原何足道哉全晉存鄭利重於諭也愛蘭亭敘事小於欺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

書從弄亦累矣累物約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緡東皐流憩洞李李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跋曼卿詩刻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略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闊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議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爲此邑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爲佳句其地在邑東郭近秦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移之別業園諸子之所營也逮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

鼠之所蹤迹獨兩大柏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鬱奇怪想見山陰品彙之盛欲詠石句爲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嘗試復之崎立兩亭當爲子名之以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生香以記曼卿嘗醉此亦知子先世與曼卿厚子今不可得也大方曰唯歲再春大方率清曉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壅培事恐後會大方猶子翁與同里郭力又以曼卿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題撫文忠詩文并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爲夫後來並遠前輩奇偉

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大方字廷賢紹字堯詢力字進道皆里良士而堯詢自云藏晏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三月巳巳潁川晁補之无咎題

贈劉範子

緡城人喜治園圃而余故人劉邦式西郊達觀亭爲甲高竹大柳臺可眺而池可釣也余紹聖間始居緡日從邦式語邦式不外修形貌而中玉雪蓋方今隱者也後數年復來亦治東皋五畝宅以老

而邦式亡矣見其子某慨然書此崇寧二年六月望日

書邢敦夫遺藁

邢河陽既哭其子惇夫以書抵山陽李端叔云吾見坐絕時問所欲言曰願得豫章黃魯直狀其行以累高郵孫公銘之而遺藁以屬補之爲序端叔爲補之言補之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刻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爲賀者而已然吾豈可以負惇夫將死託邢它日見河陽公當把臂痛哭盡出敦夫書次第之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潁川晁補之无咎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四卷

序

何龍圖奏議序代李侍郎作

張穆之觸鱗集序

治通小序

海陵集序

石遠叔集序

積歲時雜詠序

汴都賦序

坐忘論序

捕魚圖序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四

序

何龍圖奏議序代李侍郎作

某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興之主不以兵革本於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爲之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者必恭儉愛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爲之培其基使遠且固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於無難無與佐之戢戒而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

者將有爲而士之生於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爲也有以開之有以培之與夫卒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爲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而湯有慙德禹不以兵革猶八年於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禹而用力寡由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

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且繼有諸呂蹀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僅得休息於無爲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已於上而羣臣竝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竝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爲作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

哉其一時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諒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閒公爲御史諫官至列侍從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爲奏議二百餘篇爲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略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於其中而以爲文者榮華易瘁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爲宗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有自致矣某是以竊歎於何公知天之生斯人有時而公之遭斯時有命二者適相值實難蓋必有能聽言之主導其臣使言而後能言之士至則夫生之者天也使之至者君也故君之權勝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士以是隱則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爲天相之之道故天亦終勝人昔吳季札觀上國論其興衰如指諸掌而獨見蘧伯玉數人者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秖以人事知之然至於今論知天者唯吳季札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昔爲和川

令會天子詔求直言士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遽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於公爲門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遺藁求序而不得辭公名剡字聖從某州某縣人仕至某官云

張穆之觸鱗集序

魯俗當周之盛及孔子時文學爲他國矜式周衰諸侯竝爭而魯爲弱國文學亦微然其故俗由秦漢迄今尚多經儒忠信之士分裂大壞如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

五十年而不改也太祖皇帝起平禍亂盡屈良平信越之策休牛馬而弗用慨然思得諸生儒士與議太平而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壠畝大裾長紳雜出於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時厭亂人思復常故士貴盡不待其名實加於上下見其物色士類而意已悅安之此儒之効也金鄉故隸兗兗魯地吾里而故張公蓋金鄉人公以太平興國三年起家進士甲科大理評事通判普州蓋太祖皇帝初拔魯學士之

一人也始補之爲兒從先君學先君多爲補之言故里中前輩賢士長者初聞公名徒竦然佩先君訓慕先進而已矣宦學不試白首來歸適始與公之曾孫大方游大方爲人質直自將好善不欺類可與論里仁之美者補之因復識先君之言又知公之忠信流澤有後也然去公百年所傳聞未足以知公盡一日大方出公遺藁曰觸鱗集蓋公爲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公所自名也三復彌月凜乎直諒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穀米非無用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深切當世之務不可以盡舉始恨公不究其用云至其它詩文皆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鹿鄙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州元之爲多黃州名世士亦吾里人事熙陵爲學士熙陵稱其獨步天下者嘗以直諫斥久不召召且大用復諫不悔卒復斥竟不大用死黃州黃州於一時流輩少許可獨與公尚以爲不可及也則公之爲人可知已補之

旣以觸鱗集歸大方大方再拜求爲集序補之以言爲戒久雖諾其請未作也而大方踰年踵門請不衰至戴石戶外因甥張宗爽以言幸有間必書補之平生戲笑爲文字且不吝固吝於吾里中賢士長者以孤大方好善追遠踰年之誠心豈先君所以教哉故不辭而終序之公諱肅字穆之自御史爲尚書郎知蔡州恥言不用未四十解紱而去其世家行事本末與諸子茂良具於前進士許齊所爲公墓表齊亦文學知名不妄推與凡齊所錄

不復論論其立身許國之大節以遺大方俾刻石
藏諸家以爲吾里後生不及見若人傳聞而慕者
之勸云

治通小序

毀譽不敢浮事實因以加賞罰謂之覈情　賴之
以生不可一日無也謂之飲食　天日之清明奴
隸識之謂之共知　權言聖人之所獨見也謂之
夜行　所挈者要而順者衆謂之裘領　如橈止
水惡其波起不如遄已謂之本寧　本瘉則精神

折衝謂之折衝　譬如播種終必粒譬如鑿井終
必汲謂之可爲　鈞金與羽不可以爲重輕之實
謂之揣本　誠者政事之本也謂之致誠　常德
不忒世自低昂而吾之爲常者一謂之常一　事
有根本不可須臾離也謂之輜重　先河而後海
小式爲本而大爲末謂之務本　非其道雖微不
可假人也謂之名器　五味異和謂之相濟　始
施之逆利在後日謂之要終　天欲風草木未動
而鳥已翔謂之前應　小人以爲蘙翳耳君子畏

焉謂之微大　衆見其牙而小大可論也謂之迎
知　推其派而知其所從來謂之逆流　黃金
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謂之貴疎　中流失船
一壺千金謂之賤適　事或不相謀而相病謂之
魯酒　一人曰玉十人曰珉舉世皆曰珉謂之衆
意　事致其極則其後無以加謂之窮反　狂者
東走逐者亦東走寒者戰懼者亦戰謂之似是
以擊拘之語疑域外之事謂之常談　一言而得
人之心謂之察鳴　謂狐爲貍則不知狐又不知

貍謂之胥失　蚌鷸相持田父措之謂之兩得
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謂之同驚　月不知晝日
不知夜謂之物曲　且冬且夏謂之迭勝　攘公
議之近似者以蓋衆口而濟其私謂之借公　志
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謂之非分　益而不已
必損謂之勝懼　知所以弱則彊矣謂之削喜
事盤物極而後可以轉敗從新謂之轉敗　名實
不虧而能使其喜怒移謂之朝三　欲近四旁莫
如中央謂之近四　水避礙則通於海謂之曲成

寡能似德拙言似默欲上者識謂之破庸　捷
趨而速至中道而傯憩不如椎之久謂之椎久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謂之始駕　人取我予
人予我取謂之獨獲　佃魚網罟利隨世與謂之
知化　敗不在大一毫萌之謂之見微　無謂不
劾姑聽其告謂之養敢　胡越可使無異心謂之
同舟　徒曰古人不我欺而不知時事已異謂之
信書　旦用旦劾莽用莽劾而不可以經久謂之
欲速　挾事懷欺明能知之謂之詰詐　唯有德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謂之量力　夕而亨牛
牛乃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失時　文是實非謂之
名好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謂之已甚　法
析毫釐小偏大遺謂之密紕　以勢使之鈍者厲
怯者奮謂之矢激　利不百不變法謂之重改
謨定於先羣言不能易謂之不搖　毒蛇螫手則
勇士斷其臂謂之存大　示之好惡而民知禁謂
之上欲　有德者進則朝廷尊謂之德威　輿馬
致千里舟楫涉江河謂之假物　入有拂士出有

敵國謂之常存　尾大不掉謂之本弱　藩籬不
飭謂之外輕　曲士不可語於道而聖人惟時變
是守謂之達節　立不易方非招不往謂之守官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謂之謀始　千里之行始
於足下謂之積微　川澤納汙瑾瑜匿瑕謂之忠
厚　若節不可正故大敎務因俗謂之人情　論
卑古人而才不足逮當世謂之高論　將以重之
適所以賤之謂之過愛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謂
之轉圜　以天下爲心好惡不在其身謂之大度

若緩若紆爲國之本不可以無謂之關要　十
羊九牧不若童子之獨謂之專任　言異言逆觀
道以爲則謂之不惑　不患衆之不知患蔽謀者
非謂之實斷　臣民異志則朋黨進在明公議謂
之一下　貫一切之功亂百世之法謂之賊下
舉綱而略細謂之大體　數米而炊不足濟天下
謂之小節　始勿輕舉人莫測然否謂之靜勝
臣無求於其君故進退不累其身謂之取重　高
爲量而罪不及遠爲途而誅不至謂之大望　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遠怨　殺身以爲固然不足以拯世之溺謂之無益　理無常是事無常非謂之通變　今日用之明日不可復也謂之日攺
捨法任人廢法法存謂之小縱　虛名無益事實而藉以鎭人心謂之名高

海陵集序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爲人若

不可及者皆有它事業尊主庇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恥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爲賢雄夸虛張聽者爲奪雖義理皆亾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爲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成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鬬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亾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下校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其間于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翛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之獲顧他者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詬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

趨爲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海陵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蓋辛苦刻篆呻吟衰氏者有年不幸其犁然之音與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已得聲譽至它事業行已莅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爲是閉關絃歌霖雨飢餓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哉且以爲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君能獨

爲人之所不爲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爲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脩皆厚云

石遠叔集序

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爲而巧拙則存乎人亦其所養有薄厚故激揚沈抑或侈或廉穠纖不同各有態度常隨其人性情剛柔静躁辯訥雖甚愛悅其致不能以相傳知此者則古人已遠若與之並世而未之接得其書讀焉如對面語以之逆

其志曰此何如人也此何如人也無不可言者職方員外郎石君遠叔諱起魏人魏一都會自信陵公子以好士傾諸侯其所至客往往發憤立功名而曹氏兄弟與二三子馬上賦詩至於今不泯魏人所以尚義喜文章亦其餘也而遠叔又倜儻有美才自童子時爲辭賦則已綺麗去舉進士一上中弟所居官官治而益致志於學其所爲詩文益多至四百篇其言雅馴類唐人語尤長於議論酬荅息而不迫讀者知其人通達溫溫君子也遠叔在濟時補之數相從間相與評古作者遠叔語時造精微補之嘗屈然私怪遠叔頗放於酒飲輒醉或悲歌慨然意其負所有不偶寄之此耳無幾何遠叔卒後補之官於魏而其子采在陳以書來曰先君不幸惟子爲知其志爲采序先君詩文采不孤矣補之復曰我貧賤遠叔知我不肯遇我以衆人我不敢曰知遠叔顧乎居所嘗得而宜爲人道者若此可歎哉乃夫弟婦之采字仲素好學良士能世其先人元豐七年正月十一日潁川晁補之序

續歲時雜詠序

宋氏自宣獻公益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故藏書其多與四庫等而宣獻公之子常山公次道能世宣獻公之學好書滋不倦博聞彊志爲時顯人與客語亹亹下上數千載間在其齒牙也補之爲兒時諸老先生爲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生世晚去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還畢

公叔於京師公叔言宋氏藏詩曰歳時雜詠者蓋
宣獻公所集唐以前詩人之作勞觕具在公叔曰
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
間氣候物色俯仰輒異使一人言之雖其巧如賈
恐不得與造物者爭功於是雜衆言而觀之不亦
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宣獻公之孫曰剛叔尤篤志
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之所爲爲續歳
時雜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干篇且詩之作息言
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丹青衆言凴几肆

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慘舒榮槁所以
過乎吾前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樂也因以其集
屬補之爲序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亾久矣豳詩
七月其記日月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
矣屈原宋玉爲離騷最近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
其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其忠潔剛叔
於宋詩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昔人之意乎宋有
天下百年而詩之作中間尤盛蓋剛叔之所取小
大咸備今觀其錄一時顯人用是名世其尤宏傑

者雖以旁礴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歳功可也其下
者亦因所長而傳循之一氣候至生者皆作灼然
而華嬰然而鳴以爲天地之巧盡此矣補之方求
爲太原官聞其俗儉陋無登覽燕語之樂將因公
叔盡傳剛叔之所藏者以行而恐吾憂也故喜爲
剛叔序之

汴都賦序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又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
豐間積累滋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

庶官正宗廟宮室井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
示天下爲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闕
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
暉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盡四方之政所以行而
其末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
旨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官之缺景暉貧不能
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棄天下景暉亦行去河
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
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

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大會賓主酎酢匏竹啾咽哺夕厭滿酤酸有觥則使人思弛帶而臥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後世撰以雄悔之因棄不務然補之

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為華藻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景暉為人蕭澹泊寡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慍夫固安為侈麗閎衍者非耶故備論之

坐忘論序

道無言凡言之類妄知言之類妄者亦妄知夫知言之類妄者亦妄然則何如列子曰用無言為言亦言夫能用無言為言亦言幾可與言雖言幾不妄矣不妄斯道已乎非也燕人之晉問其井或告曰垣下垣下得焉而卒之飲者燕人也若乃夫晉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故學道猶飲問而告之燕晉之類也司馬子微著書七篇言道德之意王殺希仁以示余余曰此晉人之告垣下井者也吾于學焉抑燕人之飲者乎若乃夫晉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以謂人飲而我味之有是哉司馬子微名承禎唐達士嘗予讀李白大鵬賦

想見其為人

捕魚圖序

古画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菼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益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厓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踞而起

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其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蒢坐沈大網旁笱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盎依蘧蒢坐有巾而顧出網中得者旋操揖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盂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沈大

網旁維絲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稚慎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盂盂者一人推篷問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瀟湘在目前思頃持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矣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穎川晁補之序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五卷

序

廣象戲圖序
杜輿子師名字序
外弟謝若字知類序
從兄字伯順序
陳琦伯比字序
鎮陽李樗字非我序
李浩字季良甫序
袁晴字耕道序
李去病字仲霍序
錢乗字少周序
王勲字重民序
李相如字師𢢆序
送李文老序
送醫李寅序
送劉公權序

送叚康侯序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五

序

廣象戲圖序

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爲兒時無伦弄見設局布綦爲此戲者縱橫出奇儚然莫測以爲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葢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葢局縱横路十一綦

三十四爲兩軍耳意苦其狹也常試以局縱橫路十九綦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彊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彊弱可循環於無窮飽日終日得吾說而爲之則涿鹿之縱觀猶目前矣元豐二年六月晁補之序

杜輿子師名字序

盱眙杜君從學于眉山先生先生名之曰輿字之曰子師子師道先生之言曰夫能載而後可與言與能衆而後可以言師夫能載則能衆矣故輿有師義則又從先生之門人晁補之求識其說補之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夫車之有輿也猶宫之有堂也猶人之有腹心也崇墉長廡溝之於其外閎然後門門然後堂而堂者宫之所宅也目視耳聽手扞衛而足運趨元首加焉而腹心者人之輿也故謂之輿則一車之任舉在矣立軫横軏輈環滑而牙固抱二十有八爲其葢弓三十其

輻合之於一轂以濟其中之所無有而後可以受天下之有凡物之不至者託至焉是其材君子之材也其器國器也御閑而右勇善用其材者也得時則駕見險而能止不犯難者也以經營四方與舟楫之絕江河同利故天下無不待之以濟而附者不一是之謂能載則能衆也曰雖然孰能任之孟子所謂異人以存心者能任之如以其同而已同乎此必不同乎彼則亦秖以異何以能衆吾且以其異而衆無不同以其所以同者莫適同而已

然後君子之道大而爲衆率賈誼曰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鳳不世見故人未始識鳳人未始識鳳則藩籬之燕雀蓬中之斥鷃何從識之雖然鳳舉而鳥朋矣鳳非以其異故能同耶不然則鳥之從鳥雁之羣雁亦可以爲同耶而同者狹矣故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咎者伊尹其道有在於此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而天下亦皆以是歸之道足任而時可爲也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是

其所以能有大也陳蕃亦可謂有其志矣不埽一室而欲以身援天下志大而力不勝義可以立而身見危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易曰輿脫輹夫妻反目天下不可輕爲而近用也然亦不可咎也山以其高而獸往之川以其深而魚聚之君子以其道可與任重而致遠故窮則得士達則得民不幸而終其身不試而君子論之與禹稷同道子師勉之

外弟楊若字知類序

騏有四足足以歷丘陵跨燕越不期於在六轡也然有是足羈之者至矣鷙鳥有六翮足以絕浮雲捎林莽不期於擊鞲上也然有是翮呼之者至矣士有才術足以知往古治當世不期於仕而遇合也然有是資用之者至矣故物必有餘而後用無不足而求用閑其騏驥以待羈者時其翱翔以待呼者馬與鳥無是情也然則治其可合者以求合豈士之情也哉今世之學者不求若古人而務一時之合自始讀書則曰世之所用何尚有司之所

取何先治其學之類者去其學不知類者而求合焉世之用捨不可常而有司之去取無特操則業成而不售半塗而改盡棄其學而從事於其所不學至於白紛如也乃始歎息於不遇若此豈足以言知類也哉余外弟楊君名若少而篤志嶄然於儕輩中善問而識所從既學經又學爲詩賦皆欲求當時之所謂善且嘗效者而師之余曰書無所不當知獨一經乎哉文章無所不當爲獨詩賦乎哉治其狹以求適於廣則是以箸爲梁木也十圍

百圍則求方圓長短者無之而不可矣然則求若古人何如亦曰養其大體而已矣孟子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吾弟之學也無以不若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者爲羞而以若古人者是求則雖欲不爲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亦不可得矣故余請字曰知類

從兄字伯順序

名者所以制義出禮而字者相期於實以不虛其名者也盍余從兄名隆之而字不足以稱其實余爲之說曰物未嘗有必隆者亦未嘗有必不隆者也封土以爲臺巍巍者先圮焉架木以爲宇翹翹者先橈焉泰山之隆百仞而跛牂履其巔以絕其嶺勢附於下也兕牛之力百鈞而童子捐其角坐其背知役於人也故曰物未嘗有必隆者有人焉力不能勝一匹雛而天下不敢爲之先彼其所以能隆者亦必有道矣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順德不躐等君子之所以積小也如此而後可以基高大此爲隆之道也故余請

字曰伯順熙寧四年八月從弟補之序

陳琦伯比字序

屈原以申椒菌桂蘭蓀荃蕙衆美木香草以諭君子衆中和而內潔雜荒穢而不汚也余以謂草木與雪霜有衰歇潔固不勝玉傳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又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昔之人蓋以玉比聖之事豈但君子哉四明陳侯名琦字元老蓋慕忠獻韓公之忠於國而其德在生人也元老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其故人游義則因以元老字之余曰夫見賢思齊焉塗之人可以爲禹也豈必身將相食五鼎而後似哉德比焉可也因復請字曰伯比凡物必有其質而後能不渝所貴乎玉者不與草木昆蟲俱物化其纍藉以薦諸郊廟與棄而藏諸糞壤而玉之所以爲玉者固一也使伯比得志而位將相食五鼎與呻吟衆氏之地以義理悅口而終吾身而伯比之所以爲伯比可渝哉如是而充之以爲君子以學聖人猶無所不可則以慕當世之願者雖光明不朽如忠

獻非後也已卯七月序

鎮陽李樗字非我序

小知之與大知也小年之與大年也白鶴黑烏長鶴短鳧各以其異遊於世相與無慕是莊周之所謂逍遥也桂之伐漆之割曰是不若樗之趣取無用而常存故桂漆慕樗樗不慕桂漆均之木也一以爲逍遥一以爲不逍遥是莊周之意乎非莊周之意也萬物共生俱託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天下莫能患桂漆曰我獨何爲見患以其可食且用

耶則樗也免夫棺與舟至薪亦病矣樗曰不然吾觀我無受斧斤之地故吾無往而喪我桂漆亦曰吾觀我亦無受斧斤之地故吾亦無往而喪我且而與我有異乎達者皆材也材固生患嘗試與我游乎本無患游乎本無患不得已之類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樗與桂漆俱逍遥而樗猶捨然安其故曰吾無以知吾爲趣取無用而常存也吾直寄焉耳故天下言樗無慕乎爲樗鎮陽李君好書而廉旣無求於世嘗曰我樗之類也則易其名曰樗余曰凡形皆寄也夫寄非我則寄之所遺固非我因爲字之曰非我是惟從然成於雨露與夫爲犧尊在溝中也木豈有擇於此哉人者爲之知寄非我而猶惑樗爲趣取無用欲免桂漆以受人者之患物縛不解矣

李浩字季良甫序

進士隴西李浩資儁異少孤自封植爲人剛靜氣邁往不羣治春秋禮記說知孟軻揚雄所傳爲正道而遵之嘗與黄山子羈堅轡附夷路騴騴乎無萬里矣其文辭盡窺戰國而下共志將游歷屈宋

差池漢唐氏之間未已也雖然與人俱踐一塗而人自以其名歧與爲燕宋反共憎笑之屢窮困不化也而潁川晁補之獨異焉浩少於補之未嘗共學也而索其中蓋異焉者寡旣與之交矣迺緣名爲義而以李良父字之曰皆推浩自以爲張良而世亦莫之與也迺吾季良父豈爲浩者而已哉雖然楚漢之鬭南北之分裂兩人者皆如婦人女子而皆魁雄闓偉智謀若神萬舉而萬全故劉氏以

取天下而拓跋氏以僭中原而稱帝亦賴矣至良功成不居其定太子庶幾乎無事之業而浩乃區區夸石銘構怨以殺身欲比良何遠哉然則浩固長於方人而暗於料己其言曰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夫猛固堅之管仲何足以班管仲恪固暐之霍光何足以任霍光裕固德之曹操何足以當曹操也其言信矣至浩自恕以比良而不歉其所不足尚以謂已稽古過

之豈不愧哉嗟乎使浩得漢高祖而事之不足當陳平爲如何而又晚節矜名惴惴乎不能全一身何暇處人父子危疑之間逍遥事濟而身無患如此哉然則浩固拓跋氏之良其以良自比猶論猛也廼吾季良父識路而疾驅則將蹈軻雄之所傳而要其宿使幸而遭時有用斂其有餘於爲浩者以保身蓋其不足於爲良者以居業則雖在良伯仲叔季之間其誰敢不與使其不幸而不偶充其志猶足以獨善若原憲之蔾藿可貧而不可病其與爲伯仲叔季將在孔子弟子之列豈特不爲浩雖良亦可不爲也季良父勉之

裒疇字耕道序

開封裒君名疇字耕道疇自名耕道其交字之也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而傳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爵祿具而忠衰於君名譽足而信衰於交夫人情之可惡如此年運而往每具而輒衰聖王何取於田哉夫以堯之水至於方割懷山而襄陵非禹則土皆不粒也然謂土實不粒則

不可以禹所理之餘龍蛇虎豹始驅似不可人而有稷暨教民以藝之則粒矣山澤原衍地有剛鹵肥确不同而斲耜揉耒火耕而水耨農無不可爲人情亦有賢不肖邪正異趣而追琢學問求其放心聖王亦無不可治蓋不爲不治則如堯方割未乂之初爲而治之則如稷播殖之後是乃聖王之所以取乎此者也人情無禮則荒故修禮所以耕之此學之始也義欲列畝度宜譬穀有九種視地力故陳義所以種之學欲闢邪存誠譬惡莠恐其

亂苗故講學所以耨之君子仁以居體仁嘗則積而充也故本仁所以聚之樂以治心樂嘗則飽而嬉也故播樂所以安之禮義仁樂四者人情之田具而學其中耨欲數數者然也此記之說聖王之所以田人情者盡矣揚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夫耕道而不得道安取於耕道故君子以謂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至於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以順猶食而弗肥也此學之終也然則耕道其務始於禮乎非忠信不可以學禮非彊有力不可

以行禮譬農必朴忠信之類也必勤苦彊有力之類也瘠土之民怠恃其地之良而弗彊也瘠土之民勞憂其田之下而自力也故瘠之獲常倍於壤而田父之尤其子以得壤爲不幸廼若耕道才良而志修又博之以文地與力皆美矣耕道既議此而疾驅田巳之田而食巳之力歲晚而功休既飽而嬉倚戶以永歌不巳樂哉而世方有捨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亦晨夜不暇息霜雪皸瘃胼盬職而扞得不償勤至於終年號寒而啼飢所求於田者外也耕道反之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司馬遷之父名談其書趙談云同子驂乘諱其父也名譽足而信蒙於交交字諱先子易之

李去病字仲霍序

世治則國無所用將身安則家無所事醫用將與醫皆不得巳而術之所不願出也然所貴乎人者生則能爲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巳食其功雖不得巳亦不可一日而無二術之類也賊姧不作則太平可千載癘憂莫襲則正氣能百年故

五兵之家五藥之施如禹之行水水不爲敗則禹功無所試至其敗而爲之亦行其所無事則巳矣自非聖人孰能探不形而治未病病則能以術去之聖之次也蓋昔善將如漢霍侯其言曰匈奴未絕無以家爲其以去病自名或者義取諸此而縣城李君慕焉則撫其名以名余因以仲霍字之仲霍知書且多藝少從鄉貢觀嘗好醫以其所聞於儒者禮樂有盈減剛柔有損益術斯而往知五行六氣之動以節中而屢移故醫特勝然霍侯用之

大仲霍用之小事必與時㳄而名必與功偕遇不遇勢異則前後之相望與才之長短未可以陵節議而原其初皆欲爲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後已食其功其志出於爲物則同且秦醫和以脉知國抑有人焉藏所聞於儒者自道出於爲技而託之技以伯仲於霍之流未可曰若是班也然霍侯無學術以材自喜貪其功不已太至則病内而偕美仲霍誠能反其道揆生之理無偏而不起病去則已可以進穀米弗已則亦末解而本俱弊

是謂醫紀所聞於儒之内也仲霍識之崇寧四年六月日序

錢舉字少周序

吳越武肅王之裔孫錢君名𤋮字景旣夢神語之曰易之則利進取迺更名曰舉補之曰學以爲已非進取具而求舉以爲養也夫求舉以爲養此人之舉非自舉其舉也人之舉士爲知已者用也自舉其舉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昔左雄薦周舉又薦馮直直以臧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悦曰宜光奏吾是韓厥之舉也人之舉若左雄之知人者可也自舉其舉若周舉之報已知者可也則主與客皆免矣而錢君年志方盛慕義無窮從補之游五年趣操如一不見補之異也故補之因其更名爲改字曰少周少周今惟少於周也老將似之

王勳字重民序

進士太原王勳文學志意在場屋前輩間或字曰子功余改之曰重民蓋言王功曰勳而其事則民爲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周官所記列於今

學官重民能習之雖然常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爲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爲王者事一也而古者取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王之說遠故不同蓋孟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道之始則特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間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爲莊子之言者曰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碼而後有舞仁義者不能救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者也夫昔之所病儒者一師而俗異今爲孟子又

爲莊子是二師也夫安得不離近易言遠難知則
亦無惑乎士之皆託於遠以趨同而自誣不悔也
自荀子不好孟子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
法不貳後王過則蕩貳則不雅此兩君子者惟一
師故不異而莊子而又甚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故後生簧鼓讀論
語未半紙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意夫堯舜
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
以往事論之彼衞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談何等

而孝公時時睡不應纈出而自矜大者曰其志弗
開悟矣欺哉願重民反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
喪祭聖人固爲王不爲霸豈以是爲土宜而先之
乎故王功曰勳民功曰庸而要聖人之所重者言
之動必自庸積此余所以字重民之意也道有終
始之序故昔之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觀學馭者不
學馭先學趨夫論政於不飢不寒之間而計功於
無怨無爲之際可謂知所先後矣抑重民博習彊
記其文詞浩浩非七八月之間兩集而盈者其必

決而注之海於從政乎何有而士或以其所趨愈
鈍而笑之余亦所趨愈鈍者然譬夫入室必自門
始不可以躁也若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有人焉適立于巷躁而語其中百官倉廩室家之
美不疑而大夸曰如此匪穿窬斯誕已其可哉大
觀二年十二月序

李相如字師藺序

司馬子恭藺相如之爲人故以其名自名藺相如
面叱秦王退讓廉頗名重太山使彊秦不敢加兵

於趙以兩人在也吾甥李子恭昔人以相如名顯
吾甥文采如司馬子忠孝節義凜凜似藺君因以
師藺字之

送李文老序

皋陶爲理或曰其後有食木子得全於伊侯之墟
者氏轉而爲李皋陶事帝其言爲謨非如後世刀
筆吏舍曰徵纆榜箠則無以伸其喙也指李爲姓
者按唐宗室世系亦皋陶後其五千言與易合下
至斯事荀卿言秦逐客非是書與甚小篆有益右

訓漢廣與陵顯膺固漢末有盛名言辭抑末也唐白賀爲歌詩奇怪夠又通儒學韓愈非文士伍然其姓蕃天下由晉魏而來王侯將相有大功業者尤衆以其顯也夫人而能言之而濟陰之李亦唐來宗室後始余未冠則與文老之諸父游今舍人公大夫公里中賢兄弟文老學問言辭有家法非如場屋餘子惟其所以應有司者是知乃古學過焉而不視愧臯陶之意者此也自余卜縉居凡幼與游白首不改者十一二且其術不利人人所戒

也而文老獨數過之不惟不戒又悅焉余意文老年少氣豪輕外累殆意同則悅不知其它不然以其諸父厚余故文老亦慕余其可也抑余嘗以謂大樸必爲器博長才則數化嘗璧盈尺以作鎮冒琥璜無不可而工目之嘗琢珮珥十數然必不毀千章之木可棟可極而匠謂之此足爲枅欂百然必不斷何則知其質之棄於狹小可惜也而物有反此者侏儒與人肩隨跛而跳逾及人肘歡其庳也則寧去之異塗布武蹌盡其力從禽不及隼悵其遠也則背而翔飢坐待鼠非以其力不足故畫也然則人徒見文老以其應有司者躐先同學取首送抑文老自期不在珮珥枅欂之閒蓋世有貧子錢貫爲人取贏而已分少者此拙於市蓋所謂非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文老其益務博學於文如藥肆平時儲百物凡神農所名可用以活人者闕一不可使夫一日來市者求玉泉五芝丹砂空青此亦在求羊藿豕苓敗龜枯蟥此亦在要人之市我者可一二數我之應人者如山藪不盡夫豈

但躐先同學取首送如是而已哉蓋孟子論一鄉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其所成就者異由其學有小大文老勉之

送醫李寅序

余應舉時見王荆公書一事云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知其子禍福翰林王丞旨禹玉疑古無有緣曰秦醫和診晉侯之脈而知其良臣將死良臣之命乃見於晉侯之脈診父知子又何足怪乎余聞其語三十七年而未見其人也晚遇李君景陽

於縉景暘儒服而來以醫自名能談黃帝岐伯金匱玉函之書剖析其精義如指諸掌又旁出入月令陰陽諸書論物之方生方死或損而益或益而損見微而知著觀表而得裏衮衮不可窮余聽而說之味其言蓋有妙應之術而不自名曰吾業不在是也昔唐韓愈銘憲宗時侍御史李虛中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相王斟酌推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其說汪洋奧義關節開解星官曆翁莫能與之較得失

虛中之術蓋至今猶傳也夫播五行於四時見於經若有機焉萬物皆出入於此而不可逃以其薄轉而加物兼得之者擿抉而言猶足以知人禍福如此今脈吾之臂以吾腹中之五行猶之日辰支干亦相生勝衰死相王又叅兩之以寂藏之變動在尺寸關部間纇第弗深考覡而視之何爲而不可以知吾之失得吉凶如虛中之索於外哉以是知景暘猶藏其學而未言也滋可賢已景暘名賓齊人

送劉公權序

田文好客辟邑之入以食客日不足然文廢客亦稍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趣市者乎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求物忌其中余蚤爲流輩所推雖無邑入以奉客而客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者纔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水無與佐剌舟然余每誦或者語亦無意於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

無平日舊乃惠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氊而辭飢不以麥飯葱菜菲而不臭也田野無酒徒劉君又飲酒溫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疵吝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君又竭然去余爲之悵悵劉君世咸里將種然喜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當世知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困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固近時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於吾人也故於其來別

以是言贈之

送段康侯序

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至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侯曰然陵與光武臥以足加腹報司徒霸書纔二十四字使者嫌少而請以買菜求益不與也亦高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潔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於名陵如道足乎已無求於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

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舊故而恃放驁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不類於名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將入緜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為若之推可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默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言也然此兩士皆勝陵陵夸世主是顯也非隱也夫陵何足高光武以萬乘不忘舊故下匹夫乃足高康侯曰然補之因復曰今康侯兒童勤苦學問數以文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知古康潔不阿白首栖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以人不知慍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

士者不累於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夸乃足高雖然士生一世取不愧怍高與卑或勢所遇不足道桐廬佳山水多秀民康侯官餘暇與其邑子田野逸士言而時祭之得無物色有如陵枯槁自喜者猶持竿其瀨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六卷

離騷序
離騷新序上
離騷新序中
離騷新序下
續楚辭序
變離騷序上
變離騷序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六

離騷序

離騷新序上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亾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亾詩亾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為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亾至原而不亾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

有力於詩亾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敍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

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爲離騷至離騷變而爲賦譬江有沱乾肉爲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爲離騷至漢而爲賦其後賦復變而爲詩又變而爲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亾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憂悲楚人之緒則不錄

離騷新序中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

今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旣放攬楚祠廟鬼神之事以攄憤者故還於下卜居漁父其自敘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奧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爲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

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為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錄云然漢書至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為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可合十一以為九若溢而為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叙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倣之也

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傳附原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辨之王逸東漢人最愛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闕矣又十七卷非舊錄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焉離騷人不讀久文舛闕難知王逸云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逵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十五卷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刪而存之而錄司馬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離騷序云

離騷新序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氏國語則遷所筆削惟意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隱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琢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

不可也補之事先朝為著作郎上即位備太史氏古文因書得損益之況傳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王安為傳按隋志傳亾舊有班固叙贊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狂狷擿其不合者逸高原義每難固說勰附逸論然亦復失之固序曰君子之道竆達有命固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

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夫國風不能無好色然不至於淫小雅不能無怨誹然不至於亂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周道大雅豈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原也世衰君臣道喪去爲寇敵而原且死憂君斯已忠矣唐柳宗元曰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夫荀息阿獻公之邪心以死其爲忠也汙矣惟其死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

不獲而捐軀方息之汙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固又以謂原露才揚己競於危國羣小之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爲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誠不忘以義劘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爲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之劉勰亦擬逸此論

稱固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爲善義當如此也至言虙羿姚娀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門駕飛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正爾託譎詭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已如莊周寓言者可以經責之哉且固知相如虛辭濫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詩大獨可疑乎固大較喜訾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爲賦而固亦爲賦也劉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爲病彼原嫉世既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勰所論必詩

之正如無離騷可也嗚呼不識於同浴而譏裸裎哉又勰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勰以招魂爲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凍飲勰以此爲荒淫則失原之意遽遠原固曰世皆濁我獨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已之魂魄離散而不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犄以其沈酣汙泥之樂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以死而已矣嗚呼勰安知離騷哉抑固漢書稱大儒孫卿亦離讒作賦與原皆有古詩惻隱之意而

此序乃專攻原不類疑此或賈逵語故王逸言班
賈以爲露才揚已不專指班然亦不可辨也

續楚辭序

詩亾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
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
迄周亾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
未與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怒
悻悻然去君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
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慼猶睠顧楚

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曰是何足與
言仁義也云耳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
還也於是乎自沈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
若犬彘者比謂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哉
然則不獨詩至原於春秋之微亂臣賊子之無誅
者原力猶能愧之而揚雄以謂何必沈江原惟可
以無死行過乎恭使原不得則龍蛇雖歸潔其身
而離騷亦不大耀則世是所以賢原者亦由其忠
死故其言至於今不廢也而後世奈何獨竊取其
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類而無愧而續楚辭變
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而取之曰詩非皆聖
賢作也捨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羈
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奔之辭顧亦與猗那清
廟金石之奏俱采而幷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
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
向揚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
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參取焉然則
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

不可廢漢息夫躬爲姦利以憂死著絕命辭辭甚
高使躬之不肖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從
毋言之爲賢毋言固無罪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
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
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
至今欲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既困
矣往往能自彊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其
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
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

成人之惡至奇宗元輩而恕知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祿賜自好而陰從利徼一時之願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遂不戒而覩八司馬不反作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懇懇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抑息夫躬類江充禍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於爲躬躬之辭

錄則凡不至於爲躬而辭錄者皆錄躬之意也漢蕩秦唐埽隋然顧因其法制文物爲國猶爾以治易亂不可以皆廢也况言語趣操異世之習哉以孤父之人爲盜因以食爲盜而嘔之皆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

變離騷序上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楚辭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揚雄爲反離騷反與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爲箕子而從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

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何爲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爲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又嘗試自原而上捨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五子之歌貍首之斑然囏則續而蟹有筐佩玉蕊兮吾無所系之祈招之愔愔風兮風兮他如此者甚多咸古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而復興則列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爲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

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
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
故繫荀卿七篇之後郊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
如揚雄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
於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
歸之於正義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於
京都山海宮殿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
專於古詩惻隱規誨故不錄李夫人賦長門賦皆
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弃曹植賦最多要無

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
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
雲有盛名顧不足於植粲摘其義差近者存之思
遊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遠矣然晉人喜清
談而摯虞此作庶幾有爲而言致足嘉者也鮑昭
長於雜興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以劉濞事諷
劉瑱有心哉於此者江淹用寡而文麗又采文益
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唐李白
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皋一篇首尾楚辭也宋

云雖聚蟻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嫫母衣錦西施
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爲詩
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言雖淺鮮未足與言義
然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
家要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絢而
可觀悶大鈞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宮云亦使後
人而復哀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
諷專效離騷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
離去畫者謹毛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

錄以迄本朝名世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錄
賦及文操或宏傑自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
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起云或大意迹此或一言
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變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
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騷楚辭又變則無離
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於屈平矣惡夫愈遠而迷
其源若服盡然爲之系其姓於祖故正名以存之

變離騷序下

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蠭起七國時揚墨申韓淳

于髡騶衍騶奭之徒各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獨屈原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蓋嘗謂原有力於詩亾春秋之微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先後以貴重原於禮義欲絕之時又變離騷起荀子俛詩成相篇故幷以其時考之知原雖不純乎孟荀於其中間非異端也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魯平公同時而司馬遷史記表問何以利吾國蓋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是歲齊宣王

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後七年而楚懷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諫王無入秦卒入秦死襄王初年而遷原原遷九年無幾何死矣推而上之去梁惠王問利國與齊宣王七年時蓋四十七年矣而魯平公元年則楚淮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見平公在其初年則至原遷之九年蓋二十四年矣其平公末年乎則與原諫懷王之時蓋竝矣雖史記不言孟子見宣王之年以其時考之遠者蓋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時也孟子見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時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於時稱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與原接而原後於孟子又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而劉向敘荀子云齊宣王時聚學士於稷下荀卿十五始來遊學至襄王時最爲老師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學乃在孟子淳于髡時使荀卿游學時已年五十顧與孟子竝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劉向云十五始來游學而老爲襄王

師是也楚頃襄王遷屈原原遷九年無幾何亦死矣又五年齊襄王始立計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園殺春申君荀卿始廢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蓋五十餘年矣故原與荀卿接而荀卿後於原又孟子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

不復與言則原此歌蓋沿孟子事也漁父篇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于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已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則卿此書蓋因原辭也凡言語文章之相祖述多其當時口所傳誦從古而然此皆古詩楚辭之流也其習而傳者雖至于今可知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七卷

策問

策問十九首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七

策問一十九首

問聖人立經術以敎天下使天下學者同出於一師意甚美也然聖人能以夫所同者養人心而不以夫所同者害其志則善覩士者亦必於其不同焉而得之道之所歸則竝事之所措則竝時之所遭則竝而由衆心度之則仁智之見父子殊面志豈可一哉自回也由也親與聖人語而要以所願非子之所願則士之遭時有用亦各言其志而已

何必同乎士窮年抱經局促無所效乎居相與語則曰不吾知也借使諸君得以其所學與民由之其願憤悱自致者何以哉亦按書以御馬耶則馬之情有所不能盡故覩諸君以是覘亦有異聞也

問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皇帝勇知學古不厭菲飲食卑宮室欲以躬行表正萬邦此甚盛德也而天下或莫知聖學之宗自冠昏喪祭人倫之所厚而搢紳學士家自爲法不有等宜非則禮廢美則禮沒下逮庶人賤醜僭差不度要以剌繡文倚市門有財者得爲之其敝至於今固在也豈聖人所以風化天下者輩牘有不治耶將人安於所習而溺於所聞不可以遂復也不然則庶民厥臣所以達大家者或未也諸君彊學將以施于有政則輔上之澤而成百志形禮俗豈所宜後哉

問自昔爲國以胡翟戎無上策夫時異事異便則爲制願議者不察爾策豈有定不可乎昔匈奴席冒頓之始彊能以其力爲中國患絕塞而北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

人匈奴亦罷極苦之竊譬夫搏鼠當衢善遁易失灌垣燻穴則生無聊賴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其理然也自漢羣臣多附韓安國議而後世亦或以王恢馬邑無功爲解迄于今紛紛無適從然其大要所出則不過乎兩塗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是兩者由先王之時孰爲緩急先後孰可哉今天下雖已安而備患不忘諸君行見用矣則時異事異凡所以制今其策將安出也

問學者欲以一身爲天下之事則反一身而觀焉凡在我者宜知之旣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性也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然則有性又有心一身之視聽納嘗所主者安在哉夫婦之所與知而其至則察乎天地若是者性能之乎心能之乎合虛則一何得有兩名離居則兩不可爲一致敢問二者果合也離也性之動有情而心之動有志有意有思有慮敢問情之所以異於志意思慮與夫志

意思慮之自相爲異者何如將情起而四者從之乎抑四者起而後情從之乎不然則情與志意思慮或未始相蹺也君子小人之所同然者在性與心雖然有才焉有識焉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二者豈與生俱生有生則固異乎或者生而後有特養不養充不充之異也諸君之學欲克己守約以一知萬則必講乎此然後應物成務無行而不可

問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三王之治時用是維天下外薄四海咸析之土秉圭藏璧世世承式何其盛也秦滅六國罷封建置郡守縣令而有人民者任自此輕於是藩籬決蕩民散不保漢起而收之因秦所立損益濟治郡守縣令遂置不廢而天下亦賴以安寧蓋有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者此其爲法之得惟其任守令猶諸侯不使董董按文書赴期會如此而已惠賜得專刑罰得省有利得行不便得改然後龔黃卓魯後民出焉而後世進取多門士累於名高而官郡縣者皆號俗吏至以齷齪自愛名稱職此何爲

者也國家稽古建官凡郡縣之任其選蓋已愼矣今欲如漢故事守令重祿出長入治且尊表之使人不得以歲月之格取成有司舉假而輩授則凡前所是亦幾於可行而無害以謂如何

問孔子斷書自唐虞而堯舜謂之典言常道也荀子獨曰五帝之間無傳政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夫孔子之所取而荀子之所去然則荀子以書爲不足於政乎天時地化人事之紀蓋三代異正而孔子於時則行夏或忠或質或文蓋三代殊尚

而孔子於文則從周二者前乎此堯舜何其未嘗用後乎此時王何其莫之草也然則荀子於此言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其意亦異不可哉孟子取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夫道誠不可以過三代之治有法善有法不善則後王所循雖欲爲不貳可得乎孔子孟子荀子學者之所從焉以正疑殆今必居一於是願折衷之

問孔子沒孟軻氏作孟軻氏沒荀況揚雄氏作荀況揚雄氏沒聖人之道殆不傳魏晉而下士無山陵川泉之才學不知其所宗營營馳騁於末流道以益晦而數百年間河汾之陋乃有王通出焉通尊孔子其才自視三子此考其書殆庶幾於知孔子校孟軻不皆醇而於荀況揚雄未悖也其書所述世家次敘與諸父族子具存其弟子門人若公卿大臣事業班班有見於唐然而不因通書知之則與通竝時或學於通而達曾莫有一人道之者蓋篤信好學如韓愈於軻於況於雄皆發明之而不及通然則通之世果何族其學亦誰授哉去通

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通之居若此其甚也而顧且疑焉有不能辯則後此者奈何邯鄲鬻曲者託之李奇人知其非李奇也而皆棄今通書固在考之聖人爲有合參之二子爲未悖不可以棄也諸君博洽願以所聞質之

問六經之說道爲難知道之說皆微見其意而學者之於道微見其意而顯言之如隔雲霓望日月可見而不可知脩然自喜曰是所以爲道不識夫明而晦者何爲哉自其淺者學焉目前之事顯而日用者非一如觀鳥獸也如觀草木也見則可知而人皆以爲近甚矣夫求道者之蔽也平居相與言則土苴治天下而有所用之則適效一事或已病於乏材凡此奚補也昔之人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御者不學御先學趨道之所由有遠近學之所至有先後故反之於躬行則如攻堅木先其易者節目在後此所以教人者雖入孝出弟洒掃應對爲近且末而有庠序之所宜先講者也三王之學其法具在今欲悉考其說與諸君一二肄之

以致所達於上可得而詳聞乎
問古者司空居四民時地利而太宰以九職任焉
間民無常職也而所執者猶有事故少而習長而
安敎足以本之於其俗業足以守之於其世而民
不離先王之法壞而死徙或出鄕四民或雜處其
言哤其事亂敎不同業不一而能不精自管仲之
說以觀後世處士必就閒燕去而役田壟則非也
處農必就田壟去而役官府則非也處工必就官
府去而安市井則非也處商必就市井去而安閒

燕則非也車服無制喪祭械用無數故民志無自
定善惡無自別勸懲無自簡禁令無自行難以合
易以離易以薄難以厚其弊棼然莫正也今欲法
先王以施政事則將一旦而遽爲騷不能無譁抑
爲之宜不亟則求其於固有利而無害於民有從
而無違於古可考也
問道莫若誠心莫若誠遇事應物莫若誠天地得
此動靜有常日月得此信出信入信死信生舜孔
子聖人也得此而後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其道

一以貫之顏淵賢人也明而後得此三月不違仁
故曰道莫若誠心莫若誠商丘開有在於此揚於
地無礙韓娥有在於此歌哭易倩華周杞梁之妻
有在於此而變國俗荆軻衛先生有在於此白虹
貫日太白蝕昴齊庶女有在於此雷電下擊李廣
有在於此射中石沒鏃故曰遇事應物莫若誠然
則誠之至亦神矣哉記曰誠者自成也成有虧乎
否耶將學爲則所由者何路所出入者何門及其
至也何得哉以信爲近耶則誠非信也蓋信不足

有不信以信爲非耶則修辭閑邪凡所以立而存
之又自此始也然則四五者奈何蔪循其本
問春秋不作而遷固以良史名其言纍燿旁肆橫
發貫穿甚博而至其收斂則羅覼事理甚細不遺
讀者疊疊數千載間如相對語此范曄而下所不
若也雖然曄之說曰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
詳今考其書所謂直而覈贍而詳者其是其非其
言果何質也道不同不相爲謀爲異端故也然則
遷之敍六家可謂知道者非耶中人可與上下而

上智與下愚不移爲分定故也然則固之敘九等可謂知人者非邪王通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然則前乎此姑勿論後乎此可無得者歟而遷固之所以失又何事也願并求答之說折衷安在將獻諸上以佐有司之闕

問人之生須菽粟以食布帛以衣生理之所不能一朝闕則皇皇從之爲二者故也聖人有以日中爲市不欲使各滯其用以相妨將使之通工易事而兩得則錢幣於是乎生焉事無常勢時有重輕

故民患重則有子權母而行焉所以爲輕民患輕則有母權子而行焉所以爲重輕重之權惟其時也然則今欲施之奈何古者生財有大道故菽粟布帛之出如流源狼戾純束鄰里足以相仁則錢幣安得而重哉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方春而作寒暑易矣然後僅得衣且食則不昏作勞之民以是爲趨利緩故游手而坐都市朝懷十金莫買百金則飲酒博奕嬉戲以自如操菽粟布帛而貿者適市見欺十償七八則售矣於此雖欲錢幣輕安可哉夫先王有所不得已而權焉以濟民用今使天下皆棄本而爭趨則可乎飢未嘗食之也寒未嘗衣之也山嶽之藏不竭鼓鑄之工不息而天下之民皆曰錢幣爲不足然則操利勢者宜何如以究斯患哉願極言之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夫時異事異禮樂非亾也而所病者才難以賈誼之臣而文帝之問顧止於鬼神以太宗之君而房杜之才不閑於禮樂故二主者終其施設治功如此可太息也家人有

器焉終歲不用則扞格而難操乃至具名物而藏有司曠時不一試則亦以陋矣主上復古百度修理征伐四克可以歸牛馬銷鋒鏑而肄鍾鼓玉帛之事者莫盛於斯時然而凋落已久有其廢之莫能舉者將一朝而復之則病古今殊習無所從正蓋高論者主情而棄文齷齪者循法而遺意甚者苟且便安而曰不敢此何爲者也且井田之不可施于田肉刑之不可施於刑則勢有所未利論禮樂則雖制作設施小不備而中和之用在人者猶

是也草而化之借使先王未之有者便則為用其誰曰不然願釋三累而聞折衷之說

問聞而知之孰與見而知之之詳粤之鎛燕之函秦之盧胡之弓車夫人而能為之生於其土者習於其事然則河之說居水濱者所知也禹疏百川作十有三載乃同其致力焉者河為多凡所以載之高地播為九河同為逆河若此者用力已勤矣亦行其所無事者非耶世非不遠也自三代至於唐然而中間數決者惟西漢地非不廣也自積石

至於海然而中間數決者惟東郡是二者其故獨安在也意者天災流行有緣其類致者耶將隄防人事有豫不豫者耶抑會其適然是固無情有不足窮者耶為之說者非一家也而要其歸莫詳賈氏敢問三策者施於今孰去孰取小吳之役仍歲所病且轉敗而為功乎其衆以不煩為善則諸君之慮豈特版築茭薪之間而已也

問自昔為國馬政尚矣阜馬佚特駣有敘駒有攻而執而撒而圉以綱惡而頒良比毛而齊物即田而從戎其事載於經可考也牡馬騋牝王室之所廢公室之所修詩人與之然則馬之於政豈緩哉平城之役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而困騩白騂驪之騎絕漢之戰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而以馬少不能復出故後之制軍彊弱視焉上有常德以立武事將賢士勇器利食充而眷顧未忘有稽天討者萬一在此比設監牧之官又詔民畜馬意良而法美矣為今之慮民馬取於五路取諸其產則或良而病不皆出取非其產則或出而病不能皆良

又有合二者之說徙西北什一之種變淮浙荆湖之類則甲宜高小宜大而又所病者淮橘汶貉地氣之化也夫講萬歲毛仲之術以錯諸今以民則不勞以馬則可用其說何取

問用兵之法太上貴仁義其次務節制下政無之齊隆技擊魏侍武卒秦矜銳士是數國者措諸兵法為不得已雖然法無常是與事移轉觀其所以日夜教訓整齊其民而用之豈固無得哉錙金論賞利在一首疾呼斬決忽如飛鳥此齊技擊之得

也然何爲而不可以遇魏之武卒犀兕三屬服矢
五十嬴糧而趨及𥦗百里此魏武卒之得也然何
爲而不可以遇秦之銳士忸以慶賞鰌以刑罰獲
五甲首而隸鄉里此秦銳士之得也然何爲而不
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而桓文之節制在兵法爲可
道在秦兵之精悍爲不亢者何以也謂數國者皆
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苟便一時無所長
短則其得失宜雜利害各異而卒之秦所以彊魏
所以弱齊所以又弱者其故且安在也反而用之

使騎劫將彊田單將弱則彊弱之勢於此乎未辨
敢問兵之失得利害勝負之𥦗在將乎非也齊戰
疾皆子之所愼則諸君亦安得曰未之聞也而已
哉

問道二文武而已安危之所注意焉者在相與將
天下之所少非舉有司之材也張良帷幄蕭何鎮
撫韓信戰攻三人者皆稱賢於高祖其功爲孰盛
陳平智王陵戇周勃厚三人者皆銘功於劉氏其
賢爲孰先少卿寬弱翁嚴兩人者爲相不同同有
聲於漢應變者崇守文者璟兩人者爲相不同同
有聲於唐李將軍簡程衛尉煩兩人者爲將不同
同有聲於漢汾陽惠臨淮威兩人者爲將不同同
有聲於唐是十數子者去就取舍參差齟齬不齊
十指然皆以濟治何哉相之材曰坐而論道將之
材曰智信仁勇嚴謂十數子者其材足以堪此否
耶曰不然乎則語治若漢唐其相其將其才猶不
足紹而況治不若漢唐者奈何諸君夙夜彊學以
待問則於有司一二之訪不可以滅裂塞也

問天下有治法無治時聖人有因時無因法前主
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夫所是者情也一
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則立法以御世舍情何
以哉政不足以仁民而民陷於罪焉者多則因事
設法綿綿日出罪若蔓草降秦而言求其不苛且
濫若漢與唐者幾希蕭何所作其存不可以枚數
也而歷世所傳律令具在本朝因之以爲理其日
改月降損益濟治則以年繫之曰某勅者而已事
或先王未之有則以勅從事凡此亦趨人情之所

安否乎然律令不變如經勅損益之如緯前之所下今日而益今之所用後日而損欲吏習而民安可得哉夫敎化未明習俗未成則解而更張所以爲善治政行豐美之後則法也猶四時也與民爲信焉者也其可以無素定耶嘗試稽之三王驗之漢唐宜之當時成一代書以遺天下其筆則筆削則削是非詳略奈何士大夫學爲以入官大者出入經術細者析毫剖芒屈指而甲乙明白當事至於坐堂據案未索在前慨然有非其情者則施施

論決若不自於已出曰法吾無如之何也豈國家至仁惻怛先有司之意耶諸君舉於鄉而所習者有在於是則平日之論議願遂聞之

問六經行于今其殘不完者惟禮而禮之中儀禮爲最完竊復之文王周公所以用其意者亦精密矣哉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先王之爲禮必其彊人以所甚難三揖而後升百拜而一獻授受盥洗冪鼏絺綌至於使人幾不勝其故何也蓋自韓愈猶苦其難讀以謂于今誠無所用之則後世學者有而不講亦固其理夫四民世事則士尤不可以不知學誦先王之言而服今之服用今之器雜委巷之說相與欢且齟齬於其間然且安之不亦鄙而可憐哉將學焉則又忠信彊有力者嘗寡也凡此者奈何嘗試談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八卷

策問

策問十七首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八

策問十七首

問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之爲名善惡不得而居孔子曰性相近此生而靜之說也學孔子而近者如孟軻荀况揚雄或以爲善或以爲惡或以爲善惡混而孟子道告子之言曰生之謂性性猶湍水又曰性無善無不善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而至於韓愈又以謂性有三中人可與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夫性一也自六說者觀之其源旣已大異而末學之辯波瀾滋廣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也以學者不盡其性而已孔子之言經也經不可刊反經以正諸子之異則或善或惡或善惡混必居一於是矣以夫生而靜且相近者爲性則其曰生之謂性性無善無不善者其說亦異不可也然而告子未嘗知義徃曰從其白於外也是豈性之說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之在我者如是則諸君之語性不可以外諸已而求也

問古者以農教戰以戰敎農農戰非異道也自夏后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法始興至周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數起于五成于八此陳法所從出也兵法曰餘奇爲握奇大將所居以制四面八陳而要其說四爲正四爲奇所謂奇正者於八陳安所設也以爲非古歟萬二千五百人以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則餘奇爲握其意猶是也諸葛武侯用以禦蜀壘石八行以遺後世而天下莫或知者將其法巳亾無所從考也抑前者微

其傳後者昧其習耶不然無所貴于兵不足盡究耶夫魚麗鵞鸛伍承彌縫之說於傳具在豈皆無考乎唐太宗南征北伐遂一天下而李靖長於爲陣其狀屢化無常乍方乍圓忽然而陰忽然而陽靖亦多才矣哉上以常德立武事練將訓兵皆有圖法將本三代之意合諸家之術而修諸有司農隙講事則諸君之學無所不在盍少畢之使有司得詳乎

問在則人亾則書聖人不作其道載而之後世者六經爲備故能知六經之說則治在我記曰入其國其敎可知也夫六經同道而不同者辭耳人之學之遂至於動作威儀言語之異凡此何以也或失則愚或失則誣或失則奢或失則賊或失則煩或失則亂豈六經亦有弊歟抑若是果先君子之言耶非也以謂法而不說故而不切約而不速則其精微蓋非一言之所可盡然而有曰以道志以道事以道行以道和以道陰陽以道名分者要其歸極此否乎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

天不可俄而度則其言待近者而後喩今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則數君子者豈皆於經無補秖以爲害而得罪學者如此其甚哉願討論之

問孔子沒儒者能以其學明天下莫如揚雄雄習孔子後世學焉以要諸聖則其爲說宜若考之而無不當者今雄書論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夫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郁郁乎其文之盛抑立事而已也不然則雄之言何獨取

諸此也富而豔其失也誣則左氏之品藻也何有
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則太史遷之實錄也何有然
而曰品藻曰實錄辭達如揚雄豈苟乎哉或曰有
所是有所非亦品藻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其為
誣無所增無所損亦實錄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
其為抵梧則雄之意又信若是者非耶聞也見也
無所從考則君子不論三者其書固在非疑且殆
則學者之所講安得而闕也

問自昔觀士莫難於論將何則人固未易知知人

亦未易也則世必有前識若蕭何者而後可以得
淮陰於未識不然則如趙括之可窮以辭天下幾
何不由是而信之人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
能芸三畝之宅者持籌而坐百萬益進則脩然不
勞於其間平居無事袒裼按劒志厲青雲而聞金
鼓之聲失氣不振此情之反也然則將其可以不
試歟世方尚文無所用此則置勿論而萬一臨事
不知其安所取之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人孫臏
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夫舍其卒伍而用婦人
用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有
功故卒之武能將吳以入楚臏能將齊以卻魏用
其試也今天下以將名官環列輔郡者且數十人
亦盛矣或者不敢以其能之於從容閒暇而信其
用之於倉猝擾攘也則凡欲觀此奈何驪山之閲
雖郭元振幾困而辯訥解琬乃獨不動若是者曰
能可乎爲講其術

問論天下之勢非平居養兵之為難兵出千里坐
而餉焉使不乏之為難一人荷戈前敵一人持糒

從後亦足矣然且樵蘇有後爨之憂師徒無宿飽
之具敢問此其為難者何也王離涉閒圍鉅鹿章
邯築甬道而輸之粟知兵如項羽渡河沈船以示
士卒必死九戰乃絕甬道敗秦軍敢問甬道奈何
其施於今將可用者非耶諸葛武侯出祁山以木
牛運出斜谷以流馬運夫萃數萬之衆嶇崎險絕
間而食有餘斯已奇矣今考之蜀志其說甚詳蓋
象牛馬引重至遠而力不窮其法至於頭腹背肋
舌齒之細寸尺具在而患未始用不知用之又奈

何嘗試使巧者述焉損益其法以佐軍用則凡此亦利乎不利也古者務食於敵不有智將誰能知之抑必假人力轉移以賙急則穀者益兵之司命不可以不先講也

問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遊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爲之輕重斂散不失其時此常平之法所從始也漢數征伐天下虛耗而耿壽昌以善爲算得幸令邊郡築倉穀賤

增賈而糴穀貴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其法視時而低昂歲上中下穀無常賈而賈不失平蓋賤以貴入故不傷農蓋貴以賤出故不傷末賤下極則雖貴入而實非貴貴上極則雖賤出而實非賤故不害于公設有旱乾水溢食至足而民莫知此其爲法蓋後世未有改也主上稽古既富而教故所務尤先於理財比復大農官置常平使者法甚美也雖然法在國行在人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而猶或後故賤不以時入則害公貴不以時出則病私甚者至利於積泉而俾於積穀故法滋害是豈朝廷所以先有司重民食之意哉夫積泉則有貫朽之憂蓄穀則有紅腐之患今欲通其變使無偏弊則非疏通明於治體者孰能知之

問國家患投募之冗游手無賴者起而爲兵難以練易以驕故爲之法曰使兵出於農戶二丁取一四則二之以爲保甲人農則朴朴則易用此於先王之意蓋未悖者也井田不修民得賣買先王之籍埽地而盡以區區之齊而管仲相焉自五家之

軌合爲三軍而政事乃定蓋不皆法先王而後世亦莫之或加此其爲得者何哉雖然是政也政行乎平居在君兵用乎倉卒在將有教七三萬人足以横行天下而使不肖者用之則十步之内不能以前却如飾設有賞罰誰能賴之吳起之制軍曰雖絕成陳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夫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唯東山爲盛不知出此而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可使相親如父子此非吳起所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嘗試陳之

問孔子沒聖人之道得孟子而傳孟子沒後世學者患之微莫如揚雄揚雄爲太元準易數起黃鍾歴本太初儀用渾天規摹乎始而盡弊乎終終故窮窮故變變故神微六經與孟子後世立言者與能加則太元之爲書豈諸子而已哉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數始于一成于三變於九九律之首也其起黃鍾葢取諸此然猶有疑者言天與律者從昔數家參差不齊而其名察發斂大數所加亦各有驗今獨本太初而用渾天何哉不然則雄

爲患之微於此不草而因將必有當也抑所謂準易者亦準其數非耶諸君之學要以無所不窺乎居立言採其辭以爲美績繡錯然觀者不厭雖然適我華而不食我實則可乎願相與思其義稽之於大道劾之於氣物驗之於人事發蒙振落以袪未悟者之疑

問古者命重黎司天地命羲和宅四方至周六官葢兼重黎羲和之職以施六事法致詳也周衰六官咸廢王制殄滅而陰陽干行事與時迕漢代秦立稍欲復古舉賢良咨羣策而陰陽災異之學自此始起大要倣易春秋洪範月令以爲解而配之人事若風馬牛其應茲闊故時君怠焉以爲難知因棄不務而任人寖輕凌雜術技甚可嘆也夫一官廢則一事廢馬醫牛人用有所在不可以不修也而況其大者哉今欲遵魏相之言如漢故實分命四人各舉一時則其設官當以何名其名職當以何事其擇可任之人當以何術凡此於先王遺文足考也願遂聞之

問孟子有言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下安能必得豪傑之士則夫待文王而後興者中人皆然陶冶而成之孰非可用此濟濟多士所以稱乎詩也主上修身以道而取人以身設爲學校庠序以教之自中人以上庶幾成材而下者蒙被聖澤習俗寖善由周而來至于今未有也雖然天爵所以崇仁賢而人爵所以勵不肖聚天下之士付諸有司中年之考校非有誠心樂善之美則繡其鞶帨以近名譽者孰從知之先王之教也建首善

自京師夫使居邑國者而有移南嵩少之謗得不太息於斯歟將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則凡欲捄此者亦必有道不然則敎行豐美之後有不飭者簡而放焉於此其時也抑爲之法者柰何

問金玉珠貝象犀骨角虎豹之皮天下言寶貨盡此而不知聖人特以權使人爲之通有無足財用而人之于此亦豈若飲食不可須臾已者哉天下有非金玉珠貝象犀骨角虎豹之皮而列寶貨者海濱斥鹵滲漉所加不養而滋人之賴之與穀同

化唯鹽而已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未嘗勸課而旦暮欲之所以養生不能乏者然也古者與民共財平民力田有餘嘗諸鈞弋人自取給不嘗於上故法無弛張而利常阜後世費日益廣與其一切皆取於民則牢籠不毛烹煮水鹵收其棄利猶法之善也今夫池井皆斡於公浮食奇民無所踰禁財足賴矣然議者曰資商以阜通而官收其算與官轉輸而民不得私賣買孰便於公孰宜於民抑勞出以供比鄉其力有勞逸欲均其價有低昂欲平二者何去何從其詳可得聞歟管子曰假名有海之國集鹽於吾國夫以千里爲國不必去其國也然集鹽有道況以天下爲國則出之吾國東務之吾國西豈固難哉欲使法行如古於國可以取盈而家獲作鹹之利將不必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以百其饒如此然後爲爽也

問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堯舜三代官人以德使人不失德若夫藝古人多有之而豈其所先哉周官六藝射居其一以謂射者雖男子之事其容與節

皆比而持弓矢審固亦藝而已矣於德何有然致諸禮經聖王務焉以選諸侯卿大夫士以觀盛德者在此不以重乎曰與之習禮樂及求諸己不怨勝己者可也用是擇士使與於祭則羿逢蒙若養由基尚矣抑鄉之所升於司徒司徒之所升於學司馬之辯論其材而官之者於是有未必用耶不然行同能偶而後以射別之則卒其所取乃不在於射也學者之論莫若折衷於夫子矍相之圃使二三子出延客揚觶而語或去或處至僅有存者

凡此又何意也願幷聞之
問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及其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爾善言老子者獨揚子引而合之中庸無間然吾之衰二三子者學其說而不明自何晏王弼唱於其前以謂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夫無之以爲利有之以爲用此老子語也獨曰無可乎阮籍王衍又相與學而過之籍有重名衍爲三公天下化焉清談有餘而無補于捄亂其君子皆以在位曠達不事事爲高其

小人皆以在下無法守爲便故風俗靡靡棟折榱壞痿痺不能舉至有不喜送喪裸裎言笑縗絰飲酒子字其父而不以爲非獨一裴頠憤其不尊儒區區焉舉衆論而排之曰老子有以而然其舉靜一之義合於易之損益艮節論老子固無事於合易設有合特四象而已乎否則頠之意殆將以知白守黑受天下垢絓諸子之委轡也至于阮瞻對王戎則又曰將無同以聖人貴名教而老莊明自然從而與之抑瞻與戎亦可謂知言者非耶道德仁義禮儒者同焉今必曰絕仁棄義禮者亂之首則二三子亦安得不翛然喜之至爲是頹靡而不振哉而王通猶曰非老莊之罪其故何也

問時天時力地力惟酒與食爰作稼穡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無凍餒也夫天有時地有力而作者則在人風雨霜露神氣之養九土之所宜十二州之所出魚鹽米粟絲麻紵絮玉石金錫丹砂珠璣皮角齒羽竹箭柟梓果菜之產其饒若煙海民情所喜好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夫人而得賴焉故

財有餘於取而人不爭天子富有四海視備色聽備聲食備味而邦君卿大夫士庶人其養以是爲差微其權以役使天下幾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天下不知財所從來如管夷吾計然范蠡白圭猗頓之徒皆以匹夫探是權而私之在國則霸爲在家則潤屋此爲術豈固無足傳者哉後世壤地充斥物非加少也然堇堇不足更費漢事匈奴冶山煮海種藝長育通有無易貴賤生財之術十倍前世而國用民力增耗益自天子不

能具純駟將相或乘牛車男女力作日夜無休時而不足當卒歲之衣食夫貧富之道莫之予奪而古者巧有餘如彼後世拙不足如此其故何也豈時異事異天地之物固亦有贏耗之量邪將爲舒用者疾邪抑輕重取予之非其數邪不然則山澤之藏常羨矣旦旦而取之不可以爲羨耶記曰與其有聚斂臣寧有盜臣二臣者均不可養借有數子者嘗試與論衣食之原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猶諸地上之遺也可以無與民爭錐刀於不足而皆

聽則夫爲術亦必有道願商略之

問尚書之設吏部實先諸曹夫舉天下之才而官之其賢不肖能鄙相與殊情其情若動其過若功參差異宜使一人焉長之一人焉貳之必若權衡之於輕重誠陳於此而物辨乎彼無所或欺顧宜輕哉上若稽古訓迪厥官而吏部之選爲特盛豈以夫八柄之所廢置有在於玆者然也今官制三省之屬與寺監長貳内自兩制外建使者皆命於朝廷而吏部所掌間擬丞簿捨是則郡守以降凡州縣吏目常調者而已按其有勞無罪與其歲月之久近任舉之多寡品流之清濁以爲升降按格而授之不逃錙銖法固良矣然天下之士必其在數者而才則用之必其不在數者而才雖才也以其不在數者則不用必其在數者而不才雖不才也以其在數者則用之若是可乎以謂舉而付諸有司聽其自擇則廢置之權王所獨任雖太宰能以其事詔之而已有司何預焉亦將使之遵成法治成事一斷於格無所專達則又以中銓名職卒

所謂甄拔者安在抑上欲有用非親且近不求諸有司之所升降取捨則長才秀民何自而知哉自漢而來此職寖重其間能以鑑裁清白名一時誰者爲盛幸條其說以備上之采焉

問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子之於事親無所不用其極也則禮雖先王所未有而後世以義起之亦何不可哉上以至德順民得萬國之歡心而四海以職來祭其在宗廟所以觀德於天下者禮旣備矣而老佛之宮往往祖宗神御所在意者嚴

事未極故合諸一宫因漢制爲原廟歲時饋食如家人禮此大孝不匱有加無已天下之所以頌歎而順化者也然竊聞之叔孫通漢儒宗名知禮其一時損益固不必皆出先王而要之討論潤色大意猶是敢問原廟之制與夫薦獻在漢禮有可言者歟其作仿於通耶亦前此失顧弟弗深考耶且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則宜無不可而必其無壞複道因以爲名則方其築武庫南民知其不爲原廟奈何歎之哉通於是欲名知禮得乎嘗試言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九卷

策問

策問十九首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九

策問十九首

問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上以仁心仁聞遵先王之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於治天下盖無所不用其極也已爲矣已行矣則所以待安榮積美者固宜有嘉會之期今田疇則闢也而民力未舒貨財則通也而國用未給學校則設也而人倫未明教化則修也而風俗未厚官府則具也而人材未選賞罰則信也而功罪未實

兵武則訓也而蠻夷未柔大之制禮作樂改正朔易服色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皆上之所壆心積精虛已仄席夜旦以求也敢問是六七者孰本孰末孰終孰始孰先孰後苟得其序而訓諸天下則所以致朞月之可三年之成者嗚呼而宜夫學之爲王者事則固欲其有用或誦詩三百而不足乎一獻則綠衣紵絮雖多亦奚以爲將必有疏通知治體之士遺淡陋而論著明者也

問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王者務養民以德而已德不足有威愛然而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後世不原于德而務威愛或失則猛或失則寬葢愛克而罔功者有矣未有威克而濟者也始皇方斧將相方刀沛公入關民之望之猶鮒逢西江也文景恭儉繼以休息天下滋殖刑用不試而循吏出焉吳公文翁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王黄朱龔鄭邵之徒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嗚呼盛矣而治優柔網漏吞舟民衣食有餘豪傑少年或相與椎埋飲酒亂齊民自酈氏兩高定襄寺門詠死者跆

藉國中殷升而吏治亦從而酷矣夫數十年間上所以爲治下所以爲俗未大異也而吏緣之政寛猛殊勢若戰氷炭其故何也豈其上賞罰好惡之偏亦有以致此耶將吏以一切相師成風遂往不反耶抑所謂循吏如龔黄者使之在三代時其治安所比也而伉直若郅都守正若趙禹又安得名酷吏而已哉或曰奉法循理亦可以爲治則髖髀之所固已莫勝不然鷹擊毛摯又不可以爲治將求先王所以用威愛之道宜必有説也

問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物有材人有力使之必報之勞之必息之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賜所以爲狂而子所以爲樂也記曰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其名安取或曰夏商之祭有嘉平清祀至周而後曰蜡則蜡者將其事則伊耆氏其名則周者非耶不然則夏商之祭與周之蜡抑其事自異也八蜡所記固主先嗇伊耆爲神農之氏則先乎神農豈復有爲嗇者歟而說者之於八蜡取昆蟲而遺草木又信乎否也臘先祖五祀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見於經或曰是蜡也或曰非蜡也二者由禮文考之安所從正先嗇古天子則宜若諸侯所不得祭而仲尼嘗與於蜡賓此魯也而得祭何哉以謂使之必報之勞之必息之曰仁可也何以爲仁之至曰義可也何以爲義之盡凡此於五經爲莫重而由漢以降滅裂而未白者也願詳質之

問道無非物物無非數自宓犧氏畫八卦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三聖人所以神而明之爲後世法者由數起竊深惟之數始形變數實無形與天地存往來昧昧間不可分若有終始無所得循自一適萬變化無垠復於其一兀然獨在自一而上一莫能載則聖人所以先得諸心幽贊而生以之開物成務而卒於和順道德者其微若此豈直世俗術技乘除子母交差盈縮之間而已哉上以神心執道之樞觀其會通有舉無廢比建五學以養羣士庶幾成材而猶患數之不明操觚持籌凌雜胥史故復詔立博士與弟子員所以待之蓋視四學意甚美矣雖然均數也

仲尼用以述易同民吉凶謂之神物而考諸周官司徒所職僅名六藝保氏所敎纔止九數在漢義和亦爲小學至於魏晉第列史官唐雖置學而要之所習類非易數豈星曆氣朔土田粟米朝夕所用於是爲急耶將四營二篇其法雖在不有聖人莫之能究耶抑學者必先粗者後其精者耶不然則隸首所作葢不本於易與易固異也上方敎士以此且舉諸其廢而不講之餘固不得不先於其近今其書咸在若九章周髀海島之類設或非古

而所以知數將必自此始願可忽哉荀子曰學數有終夫學而至于有終遺數可也盍有不知而作則君子所病諸君盍試精思且副上所以廣學之意歟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所貴乎文者以其有別也聖人則炳君子則蔚辯人則卒見乎外不揜乎內者如此故古之觀人者愼焉葢莫愼于漢漢之文同風三代其一時行事類是而陵夷晉宋肇亂夏士大夫相與爲言語於

鞍馬流離之間因以靡靡不能復振譬之草木百鳥灼然其華嚶然其鳴奄忽物化聲采皆盡而好事者猶往往而傳溺其淫辭以謂法度獨一王通起而論之知其亦有君子之心而知其亦有小人或傲或佔或怨或怒或纖或夸鄙而貪詭而捷以謂皆古之不利人夫玩其文不索其實逮往不返則風俗斯殆而通於此能辭而精之則通也亦可謂知言者非邪本朝以言取人葢文盛矣士平居出孝入弟行有餘力然後學文而有司一日之進退則卒不在行今庶幾乎亦欲因其言而觀焉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孰能正之必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孔子猶病則通於此其能知者復何以也願并聞之

問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德莫大乎天地而王者成位乎其間所以報之共義一也六經不完三王之禮其詳不可得聞已而周官具在學者講之猶或不明葢有禮天於地上之圜丘而有所謂燔柴於泰壇有禮地於澤中之

方丘而有所謂瘞埋於泰折謂一祭耶而或曰丘爲自然壇圻封土其義何以不同天子祠天地則天者天神地者地示耳而五帝與昊天上帝同曰帝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之示與土示同曰示至其言祀大神示則凡所謂帝所謂示者亦皆及乎否耶曰用辛也而有曰用日至犢用騂也而有曰用騂黝服用衮也而有曰用大裘凡此或於地不及焉亦何義也素車陶匏煎鹽鸞刀是於三王孰考或者其同乎而其有蒼璧又有四圭有黃琮又有

兩圭至於樂之變或六或八其數復安取也用辛
用日至則歲一報焉而已而或曰祭天歲九祭地
歲二多學如鄭氏宜不苟者也此其爲說於經又
何所質哉上方舉先王之廢典而大緝之雖制度
考文天子之獨而討論闕遺則學校之所得共願
詳著焉以待旁求

問王者化民成俗未有不由於學者古之天子視
學典秩節祭先聖先師養老習舞以升俊造而簡
不帥意誠美也後世治雖不若先王而至于教學

亦所先務漢唐之盛一二三主者猶親行焉國家得
天下以仁百有餘歲庠序大興主上天縱睿智加
以緝熙光明所爲垂心積精拳拳惻怛蓋未嘗一
日不在諸生也而幾年于茲既卜晞矣諸生相與
延頸企踵而望屬車之清塵亦未嘗不在於此時
也意者肅恭宗廟焦勞萬機或未遑暇耶無乃崇
術立教大法信備而成材尚寡未足以迂臨幸耶
不然則莫行久之顧且復舉禮儀必肄而後可耶
夫禮儀嘉事博士弟子之所宜朝夕講也嘗試討
之先王六經所載草具其事將以獻諸朝廷或者
清閒之燕命有司嘗大昕辰在堂畢在庭章甫哉
哉摳衣執經各誦所聞諸生亦樂乎否也

問平土宜五穀而山澤資貨殖夫古之爲國所重
民食蓋五穀爲先貨殖爲後也雖然平土以封而
不以封者名川大澤而已非曰其可食日用人之
賴之與穀同化者於此爲饒耶周官井田一夫百
畝各有分地而虞衡之職厲禁所施有曰使其地
之人然則設不以封而欲作其材焉固授之民也

抑所謂厲禁者亦以家受地無得越此而多取耶
將萬民共之特以時入不時則不可耶或者邦工
玉府之入國足用矣而後其餘民乃得有耶不然
九賦之所賦以政取之使與夫入者同輸於公其
職宜有常也國家比修六官之屬而曰虞與水者
實掌山澤惟曰寶藏所與不以奪民芻蕘雉兔與
之皆往若此可也抑法無限則工商庶民不有常
職而盜林麓陂池之饒或棄馬食肉而不佐公家
之急其亡謂也弛之如漢不加均節諸侯貴匹夫

冶則已寬斂之如晉論以重法至武棄市則已虐盍亦本之三王稽之後世宜必有為法適中可行于今者幸條數之

問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刑罰雖聖人弗能去也亦曰勿撓勿擾期於清而已疏或漏吞舟之魚而密則無所措手足惟夫咸中時乃有慶主上仁心所以閔焉博稽舊章大布新典厲禁玆省鞭朴用希天下皆曰天子惻怛其於百姓有罪且固去之非固取之嗚呼美矣而議者以謂法

欲其久久則吏習而民安輯之十年成而後頒此不刊之典也然而治無常事法固軫轉事之出無窮則法之應之亦無窮抑無復損益耶則舉瑟不解工不能御亦變而趨時務出其便則朝夕以改前此者是已惡在其為成書也吏或未之講民或未之覩藏諸有司付在胥史人有從違莫知避就豈主上猷告示有位與民宜之之意哉且欲如周官歲時讀法使人耳目熟於見聞有善得以遷而有罪得以遠亦奚不可願商略之

問古者觀飛蓬綴木而知為車為舟觀鳥獸蹄迒之跡而知為字夫蓬木蹄迒天也而為車為舟為字者人則原書之起豈人力也哉河洛有畫龜鳥有文孰規模是孰制作是譬之一身首武有位耳目有職五藏百骸各有本末能觀吾一身則推而觀夫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蛇蟲雜物奇怪其情其狀無不可知而字之說庶幾窮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而倉頡能知之敢問倉頡孰與聖人而智若此科斗之變有大小篆與科斗同聲異形敢

問因耶革耶因則科斗與篆不殊革則篆不出乎科斗抑壁間竹書文或非篆必以篆求之其義豈能皆與科斗合哉字之為言孳乳而無窮罔罟耒耜迄于宮室皆變而通之以趨後世之利然則即科斗而為篆即篆而為隸儳便一時亦奚不可而隸學者莫道何哉將後之作者其知淺陋不足以知聖人惟意損益無所法象則廢焉可也而自朝廷學校至於家人里巷簿牘撒券咸以隸寫之是又何哉且破桔槹以復抱瓮與民同於初則苟且

紕繆而害于義者無若書爲甚凡此奈何

問道化無形蓋有不言而喩人心者至於爲之綱紀文章以藩飾天下使民有常德而無覬覦則衣服之制雖其於化民也外抑古人所先而不敢忽者歟冕而垂旒衮十二章王以象道而公侯伯子男其制以是爲差燕衣縞衣元衣以養老者不可以加幼緇布皮弁爵弁以加幼者不可以養老都人之緇撮無用於野野人之黃冠不施於都其義豈無所當哉自天子出以禮義授則人于是焉榮

之否則終朝三褫以訟而受者爲不足欽豈曰無衣以巳所製者非安且吉嗚呼何修而得此于人耶禮義旣亾法度不審門闒無苛而奇衺之民用以亂古廣袖之謠流于四方均中國也而齊晉異制况斷髮文身者乎且欲反古以救其弊凡此奈何民無常心惟其耳目習熟聞見者爲是今一旦革焉不非且笑者幾希亦其所作有損益所施有先後將俾不悖於古可宜於今則非疏通知治體者安可以議此願極言之

問管子曰衆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古者患此故當其戍守閒暇擇寬大地而敎之耕乎居有畜積之備而倉卒無飛輓之困以之趨戰人農則朴朴則易用且力有餘可與持久此屯田之法至于今猶利也漢事匈奴使發射士詣朔方屯田張掖而先零之討趙充國上十二事其說最詳然或者以謂充國之論施于當時爲便耳智者因世而度宜則論無常是敢問十二事者舉而用於今孰得孰失魏以任峻之屬而破蜀晉以羊祜之墾而平吳

兩人者之於佐軍功不減蕭何此其爲法之利豈無可言者哉國家修六官以正百度而尚書之屬有以屯田名者將㳂歷代之法而推行之且自朔方始必得充國峻祜知務之才俾之典領勸課而後可敢問擇人立法何以

問或曰治天下欲無事治天下果無事乎唐虞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帝獨盛于唐虞王莫若周其于黜陟廢置彰善而癉惡不能一朝去也而言治天下欲無事何耶上執道之統

出應帝王嘗諸四時變化其成在久是非已明而賞天下之功罰天下之罪在此時也今考功刑部論爲成格非大賞罰功當賜帛罪止輸金猶告四方以爲勸沮意誠美矣然天下之人其君子固已宿道向方而小人之草面懷其肺肝或誣功罪以近賞而遠罰孰從正之齊威王亨一人封一人而齊國人人無敢飾非務盡其情上方示人以好惡動爲道言爲法則齊之事猶爝火不足道也凡此奈何將必有博習明于三事之體者知所以救也

問古者數奏以言庶言同則繹上有大事與天下共之所以防壅蔽而近公正也漢有諫大夫有議郎有博士凡朝廷法出令下事之張弛皆得以所見預討論故漢之文章炳然可觀後世因之有百官轉對或五日起居言事或閤門拜章至於建隆淳化之盛亦時舉焉蓋其餘也今官制自通直郎而上皆升朝官夫仕而位王朝朝之事何不可言大昕警蹕簪組在庭贊謁而出無所預朝事豈天子所以來多助開敢言之意哉今欲如祖宗故事修百官轉對遵漢用諫大夫議郎博士集議得失以今揆昔勢有因革亦可乎不可願聞其說

問古者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所以使農末俱利邦兼并不得滯穀而飢者食賤也夫平糴以待水旱邊壘屯輸貔貅所聚不耕而仰餔者衆故朔方有便糴有措置以時入穀而措置所藏以待倉卒之發領諸使者付之官屬期會勸課以王命行之無慮不集雖然通都大邑困窮鄰比獨取諸此則患穀之至不廣亦入之旁近則穀不在倉遠者數百

里近者數十里轉輸都邑不能無勞又便糴之積以廩吏以餉軍故量入爲出僅以足用今措置之穀非倉卒不發且承平日久烽燧無警備使十年不出則紅腐之患若此奈何抑視年之豐凶以時斂散則備不常具又何以待倉卒之發是三四者有司之所宜聞也幸條疏之

問六經惟禮若彊人而人之情不可以無禮袒而起趣箕坐大呶則市人亦且睥睨去之常試俎豆于士君子之間端冕而坐則雖有小人猶將斂顏

色愧其不似而欲其似況天下之人其始不皆小人哉此古者重冠禮所以謹其始也嗚呼禮之本意非亾而禮之文滅栁宗元記孫氏冠其子曰某子冠畢則有曳笏却立而外廷大笑者天下不以非外廷而以罔孫氏甚矣士君子之好禮者微也上比臨軒悼禮俗之未形以下恂諸生學士諸生學士盍講議洽聞然或不免於溺辭章而晦法度禮用不舉今欲舉三代之遺而求所以施諸今其義何以三加彌尊而弁服之制不同可得聞乎冠

于阼醮于客位爰字孔嘉使之弃㓜志而順成德若是可也以見于母而母拜之以見于兄而兄拜之不已泰重乎曰成人而與為禮歟則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母也兄也則禮荅父也則不與為禮何哉無大夫冠禮古也而公侯有冠禮為夏之末造則古者冠禮盍獨施于士抑童子未成人而顧得與士齒其說又安取

問天地始于無始日月五星寒暑昏明之運始于天地而曆之原與有物者同始漢以來傳所載有黃帝調歴而其文不見于經所見獨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與中星賓日餞日而其法不詳于傳故學者忽焉夫先王所以正時作事厚生者于是乎在且其事則堯之所謹也顧不務哉抑經所見因推以為曆使後世宗之亦可乎否也自漢至唐語曆者凡幾家而術凡幾變其名察發斂大較安所出其損益盈縮以求合孰者為疎孰者為密其施于人事抑遠耶近耶或曰曆本於易而律治之易之數與律之數皆不改而曆必改易與律不改以

之求陰陽每合曆必改以之求陰陽又每合若此何也以謂天動物動久必差差則必變以求合其說最近然知其久將差則逆為法焉進退後先以齊之世豈無智者哉日官不能厎日而日御不能不失日今欲復修其職而總其事其擇人奈何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故凡語曆必求諸儒者為能盡願討論之

問為國之所患法古限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幹於公庶民農工商賈桀時取予富至侔封君或不佐

縣官之急而貧與拙者益困故為之法曰更錄租賦鹽酒茶礬其物有禁絲麻竹木鳥獸魚鼈果蓏有算上取焉輕十一重十二下賴焉多十九寡十八由漢以來未之改也雖然法日設貨日出民用不加少而縣官之力滋屈猶曰法未善從而改之所以勸課推行第其增耗而為之賞罰其明且具矣而吏日趨事比不增民疾作赴上而病於莫贍凡此何也夫人才無常是可則用之要騏驥以千里責狸狌以捕鼠用所在也賣醬臉侈酒削鼎食

胃脯連騎馬醫擊鍾彼其以匹夫操是權而私之則與千乘同利乃至官師有司之貴禁凡自我莫之或奪而董董乎維日不足顧匪拙歟朱公在越而越彊適陶則三致千金卜式牧羊而肥以致卿士以謂治國猶治家則將欲興利盍試求之朱卜之間抑可哉

問荀子曰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又曰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乎五霸所貴乎儒者道術無所不包非呻吟詩書俛焉白首之為賢其舉先王之事而力無不可為之為貴然而管仲伯者佐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仲尼稱焉曰如其仁其功之在天下豈少耶世之言儒者曰孔氏之儒受業身通如由與求仲尼論其能乃不過於為宰而治賦尚且以自許使民有勇而見嗤為人聚斂附益而得咎至或見比於具臣何耶以謂真儒必周孔而後可則後世之賴於儒者何其寡曰不然歟則以由與求而尚不足蓋才之難若是烏在其為童子羞稱五伯也漢之名臣如賈誼董仲舒推明六

經尊師而重道則仲舒為純博古達今計利害於始萌探安危於未形則誼為當然而劉向謂仲舒伊呂無以加而管晏殆不及也至論誼則曰伊管未能遠過其才之長短等級固若是乎將向自離而言之未始為輕重也抑誼之好學俊傑特出董生何以先之江都之治乃牽於春秋災異而五餌三表亦不免見笑於術疎豈二子者終未可與大有為耶將漢未嘗舉國而聽之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卷

雜論

春秋左氏傳雜論二十五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

春秋左氏傳雜論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云云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注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薨在二年）

右隱元年周政衰禮廢歸惠公之賵於葬後宜有之也而子氏未薨無故而幷歸賵此為難知抑侮耶詛耶它國赴告之不一而誤耶求周之所以然者而莫得而人情無容如此也侮詛則周之不君甚矣言豫凶事非也誤則周之無政極矣言豫凶事亦非也不君無政則又何暇論禮與非禮之闕哉言非禮亦非也蓋此元年七月也而子氏以二年十二月薨相去不遠杜氏以長歷推經或言日誤或言日月必有誤者不一安知非策牘脫亂而傳惑夏五之疑杜又信傳而不核其然歟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右隱三年周衰徙以虛器位諸侯上而周又最弱質固宜也然王而與鄭質鄭也而質王則無王與不臣未有甚於此時者如先君子之論則宜曰王不當取諸侯質諸侯固不可以質王可矣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是周鄭敵也非先君子之言也

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右隱十年經書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杜預云齊鄭後期而傳言鄭入郜入防蓋鄭後至而得邑歸功于魯魯受而不辭故書取也按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恭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預聞迺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其敢以許自爲功乎是魯與齊鄭連伐宋伐許而同勝之齊皆不取魯取宋邑而讓許土鄭以宋邑歸魯而得許不有也鄭莊公爲有禮且正宜矣隱公賢君也知讓許土而不嫌於取郜防豈其心哉蓋許國也郜防邑也人情於大者則不敢貪而辟小者則易而受故三國有功而魯獨失惜哉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右桓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其弟克辛伯告王而殺之元惡得戮義無可悔而傳迺以謂辛伯嘗陳四者以諫周公弗從故及於難夫使子儀作亂以累周公周公無辜而及禍如是言之可也周公爲惡而自禍豈但前弗從諫之咎傳意非也

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大子忽）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母皆寵）弗從昭公立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子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又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又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又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

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右桓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傳趙穿弑君而春秋書趙盾弑其君爲亾不出境返不討賊而仲尼善盾以其爲法受屈也祭仲立昭公又廢之立厲公又逐之至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又假手於齊而殺之復立子儀人臣而改立君者四然而春秋不書其罪當時稱以知免何耶盾之力足以全靈公而靈公欲殺盾不獲而見弑弑非盾爲而事由盾起故盾被惡名而不辭若祭仲自昭公之未立也固已諫其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也昭公不從而及此其廢昭而立厲又非已志宋實劫之若曰喪君有君社稷無隕多矣是仲之心也至高渠彌立子亹齊人將誘而殺之仲雖知之而不往同其難則仲與子亹無君臣之分然也不然則衛州吁既簒立爲君矣石碏亦安得使陳人幷石厚殺之哉石

厚之黨於州吁猶高渠彌之黨於子亹也石碏致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人自誘二人殺之祭仲安得而預其難哉晏平仲亦曰君爲社稷亾則亾之爲社稷死則死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亾非其親暱誰敢任之祭仲石碏晏平仲易地則皆然人謂其以知免而仲曰信也者知其不可辯而可受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而范甯非之曰是神器可得而窺也夫鄭之亂非一人之力可爲也祭仲固前

言之矣宋既劫之非其死所而三公子又自
爭立以及於難祭仲何罪乎卒之逆子儀於
陳而立之以存鄭者祭仲也則其本心可見
矣馮道在五代時歷事異姓而不預其難惟
其草昧力相篡奪道以爲不足死而勢不得
去故易世更主依違而獨全而世不加惡於
道或恕而許之至稱其明哲保身其庶幾乎
祭仲之以免者非耶然則要極而言之何如
曰君子遺此爲不幸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
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
富子而去之者富習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
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晉侯
圍聚盡殺羣公子

右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士蔿對
伐虢事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
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哉賢者而
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偪則有
道以裁之矣而無故敎其君以滅宗黨戕支
傷本如是以爲彊宮室耶實弱之矣獻公知
患其族而不知患其子身死而諸子爭立禍
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其
愛子也皆爲世大戮蓋其事好還也非天啓
文公晉其可望血食哉來俊臣輩教武后誅
唐宗室而后亦不自戕武氏黨故士蔿之罪
深於後人

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

將至矣遂奔晉

右閔二年孟子論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
亾而矣趙亦言數勝以亾者衆善哉舟之僑
之覩國於其得志焉而憂之可謂知矣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公
使讓之對曰寇讐之保又何愼焉云云退而賦曰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右僖五年士蔿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
子皆無罪而以爲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

驪姬欲去申生夷吾重耳故爲二公子築蒲
與屈士蔿賢乎嘗諫其君無疏諸子自啓禍
不然知三年知將尋師焉則無築可也築而
不慎生覬晉隙若非已任者而退有後言以
謂一國三公夫晉之寵者不惟奚齊卓子乎
而二公子何預焉臣不忠慢君誤國其罪大
矣惡後之人昵其浮詞而不要其衷故辯之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
胙 云云 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
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 云云

右僖九年葵丘之會天子初使賜胙齊方霸
諸侯未有大失而宰孔徒以其勤遠略知矜
在亂遠勸晉侯以無會其智遠矣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
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云云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
晉輔之子將何如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曰吾
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右僖九年獻公嬖驪姬殺太子逐羣公子晉
事可知卒欲驪之子以屬荀息荀息賢乎公
子有當立者矣盍姑勸之以與所當立不然
辭勿傅以直匡君可矣傅非所立而許之死
非也而又矜欲以復言爲忠孔子曰信近於
義言可復也然則不義以爲信雖孔子猶不
復也陳平亦嘗許呂后以王諸呂無不可者
王陵駭怒而詰之而平不盡語以其心也及
產祿已王乃與周勃舉兵而誅之後世不曰
陳平無信以謂信不近於義也夫必以安劉
氏爲忠則不以不忠於呂氏爲不信也忠所
在義也義所在信也雖然陳平何足言哉智
足以及之而已嗚呼曾謂荀息不如陳平乎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 王子帶也 惠后將立之未及而
卒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

歆國人納之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秦晉納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

右僖二十四年襄王辟母弟之難棄王城而處于氾曰寧使諸侯圖之卒用秦晉得入而後殺帶襄王之於待其親者亦足矣晉惠公之立雖非國人意而惠公卒懷公立重耳未入也入而殺懷公則遠矣諸侯之欲納重耳皆是也盍亦使諸侯圖之不可哉文公於是有愧於襄王矣唐太宗亦與建成爭立太宗

始造唐者也雖欲不有天下天下其捨諸難起而避其兄天下猶當求我而不置何至援弓矢戕骨肉乎然則周之所以益弱而愈存雖文武之澤未竭亦其子孫義有以持之也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功）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云云）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右僖二十八年犨頡犯君命縱已功爇无罪快心忿亂莫大焉刑皆無赦者也晉侯誠愛犨之材耶則不以不病故生而病則重辟之死也曰病將殺之此何理哉頡之材則又未知其孰與犨也其不及犨乎則自其材之分於取死何增損哉罪鈞而材異舍一而戕一恩威胥失矣是役也祁瞞奸命舟之僑先歸皆殺之傳曰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蓋言瞞僑與頡也夫殺瞞與僑自罪攻

之常而至殺頡則刑固已不平矣何所示民而民服哉傳之失誣非君子之意也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皆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

右僖二十八年貨史而託神欺也利在復國忠也事順而辭恭禮也行一欺而二善得侯獳有焉淮南王書曰子貢詐而全魯詐不可

以為恆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夫道
不可遵而功有難廢故二子所以全存二國
之名至今語曰屈寸而伸尺君子為之小枉
而大直聖人行之也

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
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
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右文元年是役也晉襄公伐衛先且居曰効
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此

近于轉敗而為功其舉得矣衛求救於陳陳
救之教衛伐晉以示有餘慮勝而會可也而
傳言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夫越國而謀
其舉固有可否不然凡鄰國以利交而權合
者皆古也可乎哉杜預尊傳於傳之失不直
攻之以為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
國失其邑身見執辱衛之禍陳啓之也預之
言乃庶乎古

戰於殽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
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
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
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云云 吾以勇求右無
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
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右文二年瞫之失右也苟自謂黜而宜則亦
安之苟自謂黜而非宜則亦有君命矣先軫
何所受怨哉自以未獲死所而往馳秦師豈

死所也哉若恥无勇乎則挺然以身投兕虎
亦勇也是匹夫之剛也狼瞫而君子孰非君
子

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右文四年此晉襄公事也春秋之時諸侯以
强并弱得一士而可以弱一國人所貪而不
捨者也何有於良蓋孔達嘗帥師伐晉不量
力而干霸主故衛不得已而執達以說晉而
襄公乃矜其國之良而捨之猶有文公之餘

烈賢哉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云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云云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右文六年趙孟晉賢臣也立君國大事也已爲政與大夫謀而賈季貳于命不能討季而止樂樂至而又殺之樂何罪哉徒曰既不立則雖欲无殺不可得慮後患可也然晉於是

乎始衰矣

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且謂趙盾能是以上之宜子於是乎始爲國政云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云云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宜子使臾駢送其帑

右文六年盾爲政晉始有政然而賈季專立公子樂既不討又擅殺陽父亦不討僅能歸罪續鞫居與哉夫陽處父以能上盾公也賈季怨易班而害處父私也盾自以不足當政耶則去之苟無愧于公而季再逞私盾力不足以禁又送其帑无政莫甚焉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云云趙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右文七年宣子始謀之不臧既逆公子雍而殺公子樂矣患穆嬴又背先蔑拒公子雍而

立靈公我則無信秦何所負哉不得已稱兵而禦秦愧矣而尚以先人謂有奪人之心無愧矣哉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惠伯也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右文十八年襄仲以敬嬴故殺適立庶改仲初不可是也既立宣公而詐以子惡之命已

可以逃矣知非君命而以君命往死之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嗚呼惠伯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注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右宣元年文子不納莒紀僕之逆陳義甚高
賢大夫也而襄仲弑君立君惠伯不避難而
往死行父不能死亦不能正也又以身往賂
齊而請會嗟乎不幾所謂然則從之者歟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淸丘曰恤病
討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

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注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陳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
說衛殺其大夫孔達
右宣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背盟以干大國
罪也然春秋時諸侯曰尋盟盟未必善善未
必信也背盟以干大國其罪小違先君之約
不忠與國而救之知利社稷寧以死塞責其
忠大孔賢哉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
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
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注齊侯不知戎禮 射
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將及華泉驂絓
於木而止
右成二年厥欲殺敵無問其人矣而頃公自
以不射其君子爲有禮用此敗耗此與宋襄
公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同意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
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

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 云云 爲事
之故敢肅使者 云云 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
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
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
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
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云云 長魚
矯以戈殺之尸諸朝
右成十六年十七年人臣無外交欲至事君
无貳而在桴鼓之列受楚王之問苟以爲禮

而忘義忘義安取禮故其後纂書之譏得入
夫爲禮而不圖終尚以貽禍而不足成名況
非禮也哉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
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
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
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君子以爲知禮
右襄八年晉霸業衰與楚爭鄭于戈日尋晉

畏晉犀徒欲成晉志而嫁禍於鄭鄭何罪哉
武子賦彤弓以諛晉而宣子不度其君之德
不量其國之力而受之自以爲得可恥而不
足榮傳猶曰君子以爲知禮若晉無君子者
以爲知禮可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一卷
雜論
春秋左氏傳雜論二十一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一

春秋左氏傳雜論

楚子囊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士魴上之使佐上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右襄九年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孟子以謂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蓋貴老敬長所以訓孝弟而賢能所在不必老長是以

晉政類能少者位上羣臣樂推彊國罷爭才之所在不繫乎年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年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右襄九年國君十五而冠而魯君以年則十二年耳未及冠也武子對晉侯之言則是而追於盟主之威不暇守其言至汲汲焉即它國之廟假同姓之器而行禮若不及然返國者以謂禮耶非禮矣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云云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盜衆盡死

右襄十年子西子駟子也子產子國子也子西之才不及子產不待此而知也均人子也盜戕其父聞難匍匐遑遽而往猶恐不及而責子西以不儆善子產以庀完此豈雍容時耶得失之矣且言國事則三執政喋血朝廷言家事則父暴尸衢巷而咎臣妾之逃悼器用之喪豈但鄙細不知務而已哉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云
云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葢之乃舍之左師爲巳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右襄十七年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卿不忍非國恥葢國弱也國弱斯恥矣左師向戌爲賢乎則欲靖國而縱有罪何哉旣蔣君舍之矣而過必騁以示惡之奚補

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右襄十九年宣子以事其子吳自誓而猶視而懷子以嗣事於齊禱之則瞑故宣子自以爲淺期偃也然宣子懷子皆晉之望也嘗巫覡妾婦撫尸喋囁何其妖且鄙哉桓譚言病而目出初死目未合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譚言是矣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注明年楚滅舒鳩

右襄二十四年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僞逆

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馮不可其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子馮以之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右襄二十五年吳人輕而無謀自古記之矣孫堅孫策皆無王霸器堅輕騎從敵策暫出遇仇俱以輕敗雖賴周瑜魯肅輩輔權嗣立亦權稍持重故卒建吳國也

鄭子展卒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

之樂其後亾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右襄二十九年展皮私施以收民而取國政罪也司城募而效之皆權臣自培滕去公室之道也夫請於公出公粟以貸可也貸而不書以獨取一家之譽其可乎使大夫皆貸可也為大夫之無者貸以家擅一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仲尼曰魯自此不復贖人則貸而不書使後不貸之道也彧

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仲尼曰孰為微生高直則為大夫之無者貸不直之類也又田常厚施以有齊國古之姦臣多託此以收衆幸而不亾而叔向以謂其後亾者可哉施而不直其于民譽多矣君子以謂不免於罪而叔向以謂樂氏加焉何哉不然彼皆不知此特誠心愛民而鄰之可矣然君子猶避是名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

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注畏其作亂故寵之

右襄三十年以子產之賢察伯石之僞而惡之可以廢矣顧乃寵之使次已位何也以謂廢之則力未可為若恥與同列而已自去耶則鄭不可以無子產故寧少假焉且與之偕而不自失為鄭國慮故也嗚呼君子之馭小人有道抑孔子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產其懼此矣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　注子南穆公孫　公孫黑

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適子南氏子皙怒（子皙公孫黑）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云云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放游楚於吳鄭爲游楚亂故公孫黑彊與於盟子產弗討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諸大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之曰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云云昆弟爭室而罪二也不速死司寇將至

七月壬寅縊

右昭元年子產爲鄭叔向爲晉晏嬰爲齊皆三國之季世而晉齊甚焉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及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卒與之夫爲政而令不行於公族至有所欲使而用賂國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爲此抑可言矣子南子皙之爭子南直也若罪其用戈則子皙先

櫜甲往殺子南矣子南用戈但應之也而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子南杜預以謂力未能討而歸罪於楚非權也不得已而用最下之策也雖後子皙彊與於盟亦弗即討則其忍可知矣及子皙獲罪然後方數以大國之事未爾討而摘其昆弟爭室至此則皙之直安在哉以至桀遽而至迫以縊死則子產之本心可見矣故曰爲政而令不行於公族國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爲此抑可言者惟初

忍而后決始逆而終伸事定國靖而衆方知其心是乃子產以爲賢而稱於孔子也昭元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云云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夫以鄭晉齊三國有臣若是然至世微政去皆不能救鄭未裂於彊臣子產其猶區區焉因事正之晉齊將亾賢如叔向平仲特相與私語而太息豈

不哀哉雖然二國所以未遽亾亦曰有兩人
者在
宋寺人栁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栁
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亾人之
族云云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合比弟欲得合比處）
乃與寺人栁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
師曰女夫也必亾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
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云云
右昭六年向戌知栁與亥之詐亥又徵其兄

而戌身爲左師不能爲國討罪旣許亥代之
矣尚靣誚責陳詩揚義亦何爲哉前此宋華
臣亦暴其宗公欲逐之而左師不逐但過門
必騁而已與此事終始意同傳載其言不足
賢也
楚子享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旣而悔之遠啓彊聞
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
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
公懼乃反之

右昭七年遠啓彊諫楚君以毋辱宣子叔向
而恥晉國道聖王所以務行禮陳誼甚高葢
賢大夫也抑兩君相見問以弓矢物之至末
者也何足道哉楚子悔焉而啓彊詐譎以還
之君吝臣欺何以爲國彼哉彼哉
楚王縊于芉尹申亥氏子干子晳皆自殺弃疾卽
位（平王也）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注本鄭邑楚中取之）
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
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犨櫟降服

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
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注善其有權）
右昭十三年春秋之時諸侯以詐謀相幷不
可勝言弃疾從于亂以得楚無異於篡未可
以正義責也然始卽位而知楚取鄭邑之過
欲歸之設非其本心猶爲詐善枝如子躬忠
耶王弗致猶將勸之遣致而弗致違君命以
濟其譎欲誣鄭國以開其怨隙何以善其後
哉諸侯是以知楚之不競也傳言弃疾令德

有民然不足以知枝如之爲罪執手而悦且親之異於得原失信遠矣商於六里張儀之徒所以誒鄰國攜人心而杜預善其有權預亦非也

晉成虒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注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云云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使叔向來辭云云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聽命

右昭十三年子產鑄刑書自謂以救弊而叔向貽書切責以謂三辟之興皆叔向也其辟甚美子產屈之失子產之治雖愧先王以權一時良不得已而叔向尚以叔世過擧誚而非之若晉之衰又甚於鄭侈成虒祁而不能諫諸侯皆叛而不知圖合衆示威以誣先王

朝會之意而不知恥似非叔向之爲也杜預云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譖慝弘矣而叔向不惟信邾莒之厚誣沮子服之正論至耀車甲之多曰雖以無道行之而可畏夫紂豈車甲之不多而亡哉蓋無道而可行自古蔑有且晉誠已衰不可復興爲叔向者尚當區區以道維之枯教其君儉以守已信以待鄰雖徵末亡也若侈内而暴外以暫屈人而爲强所謂攘臂而仍之其拔猶矣

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氛曰今玆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注戴華氏桓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右昭二十年傳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至哉言也術如梓愼望氣而知它國之祥蓋天地不能隱其情然不足以知其人孰當之也至昭子聞梓愼之占則知其禍在華向竟如昭子言然則吉凶由人氛能

兆之非氛所爲也抑昭子可謂儒矣

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右昭二十年世皆罪楚平王之信讒奪婦賊殺不辜而多伍員之忍詬含恥卒報平王蓋聲烈光於百世而如存而獨申包胥謂爲已甚揚子雲亦論而非之然以員事言之鞭尸藉館未爲已甚而始于吳王僚以伐楚而病

公子光之不從若退而別求所以報楚尚或可也而知光欲襲至進刺客陷人殺君成已報父人誰無父僚何辜焉昝之人求子者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其言悲矣員誠以其父故不假避此而罪則當爲世大戮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廼止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受禮而歸

右昭二十四年晉以邾人之愬執叔孫婼館諸箕自以不敢廢周制不肯與邾大夫坐禮也恥以貨免而爲不解獻子之求冠進其兩冠於外弗與吏人之請犬殺而與食至於申豐以貨如晉將欲免已尚已許留豐見而不出觀其意蓋義重於死如此以謂已行人耳何所獲罪不幸而死顧不失義可矣其所館也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蓋處死者素定其暇豫又如此也及士彌牟將逆已而歸而已

不如謂將殺已陰戒其踁幾害彌牟異哉夫能忍無罪以死而不忍以討自全可謂義矣至疑彌牟來害已而欲戕之義安在哉始則不畏死終則欲拒命以死嗚呼其終始相迕不可知也已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云云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云云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

愛讒以自危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右昭二十七年詩稱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讒人之可嫉而難去如是而沈尹戌一言以殺二讒安子常靖楚國於舜之功二十而二矣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云云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

茇。

右定九年鄭自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難子產固自以救世鄧析又改焉其不得已而用可知矣鄧析春秋時亂人之雄也破律改作王制之所誅夫天下無王而諸侯有政能使亂人不得作是乃駟歂之所以為賢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鄧析雖邪竹刑有時而或用不以言取人故鄧析雖能為竹刑不足以救死而傳載君子之言謂子然不忠夫子然可為忠矣誅一邪臣不過忠於鄭去一亂人之雄忠於先王後世之人多矣而又以謂苟可已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夫謂之邪矣何可以加於國家哉召伯之惠政在民其人賢故民愛而存其甘棠用其道不弃其人若召伯可也以比竹書異哉李斯為秦立法漢滅秦亦因之不害於治然漢用李斯可存之法則善使李斯而在漢雖欲不弃得乎哉又列子載鄧析被殺事異而意同曰鄧析操兩可之

說設無窮之詞當子產為政數難子產子產屈之俄而誅之以謂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雖不云駟歂殺之要鄧析之不可不誅列子亦云爾也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靈公子郢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

之子輒在乃立輒

右哀二年自古諸侯之子不當立無妄而求者多矣夫郢父在許之而不敢承父沒母立之而不肯立郢之賢且智蓋子臧季札之義也故曰畏禍夫一臂重於一國身貴於天下易知也利在於目前禍伏於事後難知也孟子曰苟非其人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至蒯聵與輒父子爭國而郢超然立於無過之地郢之賢且智蓋子臧季札之義也

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

右哀十一年杜預注督非無壯士季孫不能使是也雖然不狃當伍非將師也恥誰不如而不走可也言惡足為賢而不止亦可也徐步而死以為勇乎則不戰以為怯乎則不走勇怯無當特怨乎不以而捐軀非以為名也

是役也孔子得三人焉孟之反殿而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孔子曰不伐公為與嬖其僮取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而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汪錡死孟之反冉有不死皆見於聖人不狃之死亦義乎孔子將稱之不然不若不死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則難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二卷

雜論

西漢雜論二十一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二

西漢雜論

德爲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爲受尊寵訴）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賜爵關內侯

右楚元王傳第六德附傳光威震人主權傾天下德畏其盛而懼婚此在常情不能無望也御史承指誣德以誹謗詔獄而德惟畏折獄用御史力至免爲庶人此在常情不能無說也然德拒疏巳而光不放於利而不怨御史阿巳欲而光以說之不以道而不說抑光可謂賢矣以是持滿雖百世不傾可也而坐牽於孽妻之愛忍許后事不白以是負天下至於覆宗世謂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亦光不

早辯類其動名哀哉
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
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
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
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
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且往者高皇帝時
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
閒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
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

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
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董仲舒坐私為災
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家不誅復
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
下孝宣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
宣帝復用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
美之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
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
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

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
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
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
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
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
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復誅不悔前過
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
望之亦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
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

右楚元王傳第六向附傳向以宗室良欲盡
忠於主而嫉恭顯許史華懷姦害正若力能
肆諸市朝猶君子之所與也非私也且向之
言曰昔孔子與顏淵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
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
國無邪心也向憂望之等復退誠無邪心然
已預焉故不敢自為上陳之而教其所親上
變雖本無邪心至此而不幸斯矣向誠內省
不以為嫌然自為上陳之而意不免乎便已

且上安能無嫌而必聽哉從婁言之爲婁雖俚人語其變人心必也抑君子能爲可用不能使上之必用若夫成功則天也向如彼何哉或曰智者術之原此術也柰何曰欺曰君子之用智不得已而至於術猶託之正是謂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在君子爲術在聖人爲權捨曰正而出於欺雖濟君子恥諸已抑姦人得以藉其口於主曰彼自謂正而況不濟何以自免於邪不惟其欺不可爲而

正如此後何以復信於上哉此恭顯所以得因是陷向而向辭服又不惟其能陷向而已卒并望之遣子上書事見治而殺望之自向爲之也雖然玄成禹非朋恭顯者也若曰向誠忠於國家而慮不聽乃欺若此治其欺可也而曰前欲毀離親戚爲臣不忠夫向不爲忠孰爲忠邪二子漢儒宗猶與恭顯竊位患失而鄙如此況其下者乎

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陳平嘗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云云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右陸賈傳第十三誅産祿迎文帝天下後世皆知其爲平勃朱虛東牟之功謂賈有遊説

之助耳雖如孝文深德大臣之立已而謂章與興居始謀立齊王猶絀其功然閒一歲終立二人爲王至賈之功則無一人爲言之文帝亦不圖也以陳平之智百發百中而方其端居深念不知所出微賈發之安知與勃深相結使彼不疑而後可與成功哉管蔡之事斷可見矣聖如周公賢如召公而召公不悦故周室幾危況勃椎少文昧於慮始安能不疑平而覩未萌以成至計哉然賈一言而兩

人成謀社稷之計出其掌握去產祿如覓陸
之易措劉氏如太山之安二人同心其利斷
金豈不信哉然平始起微時有功當賞不怠
魏無知高帝固以爲不背本者及此智窮計
困得賈一言而免深禍成大勳事定國安而
已佚樂頤忘賈本圖不聞其爲上言之上亦
莫之省賈亦不自言而偽然事外樂以忘利
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陸賈以之

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

建善迺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
原君母死何以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
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
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 云云 或
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 云云 建乃求見孝惠幸臣
閎籍孺閎籍孺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孝文時
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王孝文聞建爲其策
使吏捕欲治建遂自剄

右朱建傳第十三陸賈自喜盡策而朱建又
尚氣節兩人爲此皆其性所不能已也然賈
亦善建故哀建母死不葬乃以計動辟陽侯
使助建喪建以母死不葬故德賈之惠迺以
謀恐閎籍孺使免辟陽侯死此其情也而辟
陽侯閎籍孺兩人皆行不正賈建與通計議
甚汙可鄙者若曰賈爲人喪建爲母死儻可
以免然君子之與人交惟無以利爲哉將無
所不至也

婁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

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
見云云

右婁敬傳第十三敬之見在漢五年然漢楚
之爭蕭何曹參韓信張良陳平並從漢王方
是時婁敬何在耶天下已定於漢諸侯王將
皆封而敬始爲戍卒脫輓輅而獻計謀豈愚
於前而智於後哉人才各有所長當分裂擾
攘之際戰攻成敗間不容髮智者獻謀勇者
獻力有如蕭韓張陳並以人傑馳騁而與漢

敬之才不足與於其間也漢巳有天下而長治之策未立敬於是焉出矣勸都關中則良平之所未發而敬首陳至羣臣爭言都周然後張良乃從而明言其便竟建西都諫伐匈奴則良平之所不慮而敬獨疑至白登見圍七日然後陳平迺從而計賂閼氏僅以得解則是敬之二議蚤圖先見皆良平之所未思也又敬之所陳凡三事皆有先後始議徙都以安國本國勢既足獨憂四夷故中勸高帝以結和親論可以毋戰而漸臣者和親既成外患斯弭故然又勸高帝徙六國彊族以實關中爲彊本弱末之術如是漢業成矣而高帝盡用其計漢以大治傳祚四百故敬之功不減漢初起佐命功臣也

惠帝爲東朝長樂宮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巳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云云

右叔孫通傳第十三原廟非古也自通啓之且子孫乘宗廟道上行不可也則亦壞之而巳本爲復道不爲原廟百姓皆巳知之矣奈何復欺人主使欺百姓以取是名乎夫人主行無過舉改之可也文之非也

叔孫通舍抱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

右叔孫通傳贊第十三禮樂廢叔孫綿蕞草具於介胄中世儒末習何足爲一王之儀然秦滅詩書繼以高祖惡儒士功臣又皆武夫屠販之流或殿上飲酒拔劍爭功幾何不覆而亂哉通因時制宜度高祖所能行以漸草之漢卒稱文治通於此功亦多矣觀通始徵魯兩生兩生不肯行以爲禮樂必百年積德而後可興通以謂鄙不知時變棄而不取然則通雖祖襲亾殘缺之舊忽小不備姑取而有之而漢卒賴焉文理以興雖謂之成一王之儀可無愧也

厲王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除賊報母之仇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辟陽罪應大戮不止於三而諸王擅殺列侯罪亦無赦文帝知辟陽

之足以得死而傷厲王之爲母報仇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長可謂寬矣內假手於人以去元惡而外不害親親之仁寬之可施術莫尚此然而寬以是驕淮南使速敗故傳曰寬

難

厲王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文帝重自切責之令薄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云云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厲王驕不學問未可以義理勸也昭緣君命爲書切責以天下公法懼之可也今先稱所長以順適其志而后數其罪意誠是也然人臣而以聖人奉之其明者耶則懼不敢當知禍之不可勝矣其暗者耶則益驕無乃曰人謂我聖我固自聖是促之亂也昭詞非也

迺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云云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

苦之耳令復之云云淮南王迺不食而死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七國反聞盎勸上以誅御史大夫鼂錯當時皆尤錯以爲權首而不甚罪盎盎七國以誅錯爲名也淮南王反時上以弟故曰赦之羣臣以法故曰無赦而上

自赦之王不幸道死大臣何罪益乘隙以勸
誅丞相御史然則益果亂人喜權變上者非
但不善錯而擠之也至終不得共死豈不幸
耶
淮南王安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田蚡武安侯迎
之霸上與語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
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
南王大喜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安爲人負俊材喜名好

士而蚡以大臣處帷幄私許以非望安之禍
蚡啓之也安反伏誅以伍被之才苦諫數四
雅稱漢美而竟以畜同幷戮蚡不及誅幸也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說武信君通說范陽令
徐公 云云 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
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
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右蒯通傳第十五說士能以其辯張爲利害
奪人於頃刻之間類今日言之明日不可復
用者若通說武信以謂范先降而身死邊地
必皆爲金城湯池范陽令先下必身富貴邊
城必相率而降後卒如其言此策也非說也
躬與孫寵謀上變事 云云 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
宏等皆坐誅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
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
宜陵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賢等
語在嘉傳 云云 躬上奏言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
後以病爲解疑有他變 許爲單于發使者來上

書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令匈奴客聞焉則
是所謂上兵伐謀公孫祿言躬逆詐造不信之謀
不可許上遂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
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爲有
兵亂可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 云云 上然之以
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
以實不以文 云云 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
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上繇
是惡躬等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贊云利口之覆邦家此言至躬始造詐計欲搆何奴而公孫以王者威信排之而不聽卒懷詭心欲以厭星變而王嘉以天不可欺沮之而不從二議明甚而哀帝竊躬憸言初不知悟利口之入人如此哉然躬以利心告變覬覦輔政陰謀誣誅東平王等與董賢俱封賢亦其黨矣后賢惡躬薄加沮焉不旋踵躬敗故人主苟暗於聽則君子雖彊不足以間小人而以小人間

小人則有一隙焉而立聽其攻洞道以相勝然也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云云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詆躬云息夫作姦東平誅躬豈但躬敗東平欲因事抵蠱謀動蕭牆生孽邊鄙以招權寵快已志未及戮而自殘幸矣懷諼蔽國以得禍敗何所取而許其危言高論乎又絕命詞內蘊忠憤感激可勸而後世溺其淫辭故出之

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后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

右石奮傳第十六奮為善若固有之不以是近名故入服也下宮門式路馬禮也自漢以來行之者少或行之猶非其誠舜禹行趨人猶以為賤今世有一切腐儒捨聖人之迹而

為之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獨祛哀歌之徒無補世治豈但人不知化之不笑譏而妄排之則可矣肯慕而化之哉彼誠矯偽欺世度聖人之事皆已才智之所不能及則寧盜其迹之易為者以誑聾俗而不知察故人皆以為賤若奮之出於至誠恭謹不知名之為可近則此所以當世不誚後人尊之不然父子一切不知學問徒塵塵不為過而已何以隱然為漢忠臣孝子古今仰之若

此哉

慶爲丞相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右石奮傳第十六傳曰天下多事則賢哲馳騖而不足天下無事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慶

爲謹厚君子然材智不足道也漢以高帝厚萬石君之故因厚其子孫萬石君以一介之善使目三事慶正使奕世小心无咎何足以濟鼎足折形渥之凶哉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不任職上書云云上報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注師上計文書自文帝不改正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請入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而自以爲得許上印綬掾史以爲責甚深而終以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

右石奮傳第十六忠實仁厚漢廷如石氏父子者固不可以一二數而慶又尤謹者豈樂病國害人哉然才非其任智能不及不唯坐視民亡無術以救而至欲以請徙邊類殘忍

不愛民體國者之爲蓋自古及今所謂一切善人者皆暗不知計議或姦謀助之不幸需同其弊乃甚於惡人之志殺人者而始終昧昧亦不自知也不然豈其醜之以反室而欲往懼之以責深而復起哉

衛綰戲車爲郎文帝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景帝以爲廉忠無它賜代桃侯舍爲丞相（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

右衛綰傳第十六唐詩人云賈生明王道衛

綰攻車戲同遇孝文時何人都貴位甚矣夫
才大難用論高難信而無能謹厚者之易合
且親也

周仁得幸後宮秘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特問
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右周仁傳第十六直不疑周仁張歐號為一
切長者不疑人枉以盜而不自辨曰長者可
也若仁上所親如此又時有所問每曰上自
察之此謹於保身者也何足尚哉張歐始以

刑名進退能使官屬以為長者而不敢大欺
至涕泣對具獄既不特愛己且愛人似小勝
耳

梁平王襄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
曰任后初孝王有罍尊直千金任后聞而欲得之
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王襄直使人
開府取尊賜任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
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
云云公卿治奏以為不孝削梁王五縣梟任后首
于市

右梁平王傳第十七漢法行不私多貸其親
任后事李太后誠不順而罪梟首此法民懼
俗化之本也然任后罪殺之可也梟首暴尸
斷恩已甚蓋漢習秦餘非甸師之意矣

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文帝
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
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
陽侯馮敬之之屬盡害之（周勃灌嬰張相如也　馮敬時為御史大夫）短

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

右賈誼傳第十八嗟乎士之難進也尚矣絳
侯等皆漢功臣忠實宜體國者而見誼進纍
不能不害其能況勢利輩哉眉山蘇公言誼
志大量小非漢文不能用誼誼不能用漢文
以謂得君如此猶且以不用死然則天下無
堯舜終不可以為歟言竊疑之夫人臣奮不
顧身為主立事主任而勿貳迺得自竭以漢

文之賢益能知誼任公卿者而亦且或粹濯之私論若中才之主不能知賢益不足道旣疎不用其藏猶彊聒而不舍此誼之所難也若枉巳以交粹濯之徒而幸不斥至其有爲又與之異趣則身可容而爲道不行其卒亦自傷哭泣夭絕命也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録

第四十三卷

雜論

西漢雜論十八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三

西漢雜論

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右賈誼傳第十八商君以其術殭秦秦卒幷天下而誼原其弊以謂俗敗於二歲之間夫舍禮義仁恩則雖得天下不能以一朝居然則秦之亾則其幷天下始也傳曰秦失之殭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云

云是時丞相絳侯周勃見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亾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

右賈誼傳第十八誼初見用勃間譏之流離濱死而帰及勃以反見捕人莫言而誼獨以體貌大臣諷上勃幸巳釋然上深納其言養臣下節夫誼廼可謂公爾忘私異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者矣

贊曰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以漢爲土德及欲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巳疏矣

右誼贊改正朔尚黃用五旣不經見於道抑末曰疏可也中行説教單于得漢繒絮馳荆棘中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飲食皆弃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此敎匈奴無爲所不能以敗其長技誼之三表五餌意亦出此術豈遠疏哉漢數和親匈奴屢侵邊惟所賴於漢者微也今國家歲以繒綺飲食北胡胡老曰欲如漢其貴人宮居冠帶紈綺粱肉

愛生而重死甚於華人故兵不輕動動亦易制蓋誼之言更千歲而益驗術豈遠疏哉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云云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云云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右袁盎傳第十九諸呂之誅也少帝非孝惠
子大臣疑所立以謂駟鈞惡戾薄氏君子長
者故定策迎代王太尉握兵奉璽卒立孝文
漢之賢君孝文一人而已矣則太尉非社稷
臣而何方呂后稱制勢無劉氏蔑如王陵廷
爭不可習如陳平依違未言當是而責太尉
本兵柄弗能正則呂后帝毋罪所不加是產
祿不得而誅大臣反受其咎投鼠忌器禍機
一發當何如哉卒之呂后死而祿產誅劉氏

固安社稷固定太尉忠誠主兵之力也則太
尉非社稷臣而何若非時危疑社稷無主平
居討亂謂之功臣可也而勃擇立孝文謀深
而慮遠終孝文既立德尊而澤厚豈特為漢
賢君隆四百年之業而已哉而後之人君師
其恭儉幾至刑措者皆足以久安而長治則
勃之為社稷臣也多矣且盎非純臣亦策士
也陽抑勃而陰助之豈正論哉高帝嘗曰周
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則高帝以其

社稷遺勃已久矣揚雄亦曰絳侯勃之果終
之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雄儒者宜責大臣
以禮樂然聖人不作禮樂終不得而興謂後
世終無社稷臣其可哉若勃以掌握嗣君而
意得甚孝文以德勃立已而禮之恭臣主俱
失盎能抗論使益莊而益畏則盎得矣

盎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
之盎兄子種為騎常侍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
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

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
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
下趙談談泣下車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
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錯謂丞
史曰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
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
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
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
前口對狀嬰入言上迺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

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

右袁盎傳第十九同子驂乘袁絲變色天下後世以爲美談夫使誠實在於民君則固讓言也然盎以患談害已用種徵謀而發之託公以濟私雖外若忠其實誠不足道也錯始議削諸侯盎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顧吳楚實反而以誅錯爲名錯何罪哉使盎爲國計斬一錯信可無血刃而解吳楚雖非所以令諸侯姑曰紓目前患猶可也然盎以錯嘗按

已免爲庶人會錯欲復按盎而實嬰又與錯有隙事急投嬰由嬰得對假正以遂姦豈惟忠不足道蓋罪人也班固言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杭慨仁心盎不足當也引義時時至焉若曰亦善傅會則盎之情也智能先事而謀談錯無所施自以爲得而不足以免安陵郭門之戕亦何爲哉若止上不馳峻坂却愼夫人坐塞梁王求爲嗣語而班固與其數直諫若此則可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爲人陗直刻深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遷博士

右鼂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函矢巫匠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匠獨被不仁之名故擇術者必

愼其初鼂錯治尚書明帝王之論與董賈同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之故不純於儒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陗直刻深之名豈必其資近是耶亦術不可不愼也觀其論三王莫不本於人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與夫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所惡不彊所欲不禁至諷孝文以絕秦亂法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已學其術矣不幸議論時時有之故世得以譏

巳欲一洒之不可也若其所行事亦不過患
諸侯彊大欲稍削之與棄爰盎受吳王金諸
侯誠驕恣誠賄固不得不治此豈一切俗吏
刑名刻深之意乎會盎仇錯得以吳楚反事
藉其口而錯竟以寃誅其後鄧公對孝景以
錯尊京師萬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
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
固亦曰錯雖不終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死
其是非固已白矣而司馬遷獨以謂變古亂

常不死則亾夫錯蓋爲國討患山東反者抗
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若指其所欲更令
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旣不盡聽而諸侯
固已讙譁以不盡聽未嘗行之言而實其變
古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哉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言文帝嘉之乃賜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
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
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
當也

右鼂錯傳第十九人臣言事而報以璽書漢
法與故事所無也出於文帝嘉錯而爲之故
傳云寵荅夫人君自以謂大患在於不明以
不明擇不狂自以謂萬聽而萬不當天下其
憂不治也哉嗚呼非其誠心樂善忌萬乘之
隆而懼薄冰之危安能以一切之言而感動
乎心其聲於言惟恐不及至於如是之深切

哉三代巳降人君謙以來下如文帝者寡自
漢至唐惟太宗一人而太宗後少懈於文帝
愧矣故特出之三章不足道也

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十年不得調亾所知名欲免歸爰盎知其賢乃
請徙釋之補謁者旣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
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
間事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入物者補官右無此也

出於秦漢兵興用度不足權宜爲之然賢如釋之顧出於其間至位九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卜式亦以貲官爲御史大夫至與汲黯同稱質直夫人材豈有流品之異哉至於爰盎父故爲羣盜漢用盎材亦不問其所從來盜子猶可貲何不可乎雖公孫弘鼂錯之徒以科舉進亦未有以的然先數子者後世一切以科舉經術取士公卿貴人捨曰科舉則不能至至入物補官僅得一命以脫民伍多

矣何右取之雜不必以學雖賤且易如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可雖貴且難如此而不肖者衆也政教在上風俗在下未易論也自其大言之以天下爲一家無爲同異以君子待小人則中人慕義皆勉而爲君子以家爲天下家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則中人趨利皆流而爲小人則亦無疑乎取之雜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衆如此其反也

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召釋之驂乘拜爲公車令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文帝以尉亡賴嗇夫善對欲官之而釋之引類至論秦之所以亡自

此嗚呼釋之可謂見微知治亂之本者也唐賢至亦論科舉取士之敝其末曰至使祿山一呼而天下瓦解思明作亂而十年不復意以謂風俗壞郡邑無人故盜起而民從亂不可禁雖然科舉致寇事不相沿也然魯酒薄而邯鄲圍嗟夫王者之舉錯可不愼其微也哉

文帝輦過問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曰云云陛下

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云云上
以胡寇爲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
頗牧也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云云軍
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
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
盡其知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
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
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云云夫士卒終

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
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云云削其
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
帝說復以尚爲雲中守
　右馮唐傳第二十閫以外將軍制之賞賜不
從中覆固古任將之術也然兵法曰將能而
君不御者勝夫必有將如李牧以忠於趙爲
心有不欺上之意動靜必得賞罰以情如是
而君不御委任而責成功使得自盡焉可也
若將不賢且不能而君不御輕用民死厚爲
巳私稱不實之功規無厭之利又皆決於外
不從中覆姦人之所以爲資也可勝察哉雲
南大覆師中國之精銳再舉而盡而當時權
臣掩其敗狀敘其戰功以玄宗之明竟於不
寤而愁范陽之禍致劍南之役嗚呼有君如
漢文有臣如馮唐魏尚而後可與言此哉
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召爲中大夫

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黄老
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巳不細
苛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
爲而巳引大體不拘文法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爲人修潔方正秉義嫉
惡故漢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疑自
丞相弘上宴見或不冠而不冠望見黯避帷
中則黯爲上所敬如此下憚之可知矣淮南
王謀反憂黯守節而至說弘曰如發蒙則黯

爲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可知矣然則黯
爲人類以嚴勝者而考其行事乃大不然黯
在朝數犯顔直諫而居官臨民則務清靜責
大指不苛細不拘文法凜乎可謂有持乎不
撓寬大長者之風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
罔黯嫉其刻嘗質湯於上前曰公以此無種
此豈嚴者之所及哉渾邪王之降也長安令
以馬不具當斬而黯曰令無罪賈人與市坐
當死五百人而黯曰愚民無知此豈嚴者之

所及哉然則黯乎居嚴而臨事寬昔皐陶敘
九德曰寬而栗夫栗則不寬寬則不栗自其
性之弊不能反也故寬而栗成德爲難乃黯
乎居嚴而臨事寬則黯於皐陶九德蓋具寬
栗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逢吉而天下治凜
乎可謂有持乎不撓寬大長者之風矣而世
之好爲一切之論者徒以黯喜面折人之過
不合者弗忍見至士不附因病黯以嚴夫面
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此自黯之短然猶

出於嫉惡者至黯愛君恤民仁心爲質引義
無窮則嚴何足以名之哉自昔君臣勢異至
論其行事則一以孝文爲君寬矣而其除肉
刑蓋以嚴致平亦由黯以嚴名而持議乃出
於寬夫人豈可與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論君
子哉

其諫犯主之顔色嘗慕傅伯爰盎之爲人
右汲黯傳第二十傳伯梁人爲孝王將其事
不詳見爰盎數直諫愛君有足道者故黯慕

之雖然盎有邪心其下趙談事以欲害巳其
致鼂錯誅以欲按巳背所謂身私而託公而
黯排公孫弘張湯蓋引義廷爭嗇不顧身無
介然之私盎豈黯之徒也哉淮南王遷死上
哀不食盎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
毀名上迺解雖出於愛君然曰孝過曾參讓
過許由則近諛矣而武帝曰吾欲云云黯曰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夫人君謂其下聖巳

則皆自聖非文帝之賢何足以受之唐虞仁義之不可以僞為也內實不至而外慕其文焉天下每不治故黯以是動武帝而不誤然則黯雖戇不能使君必信而其所以愛君與乎蓋之愛君矣

黯多病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右汲黯傳第二十揚子或問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夫四人者以羽翼太子寤高帝而立惠帝張子房之智也許呂后以王諸呂王陵爭而已不爭呂后死乃與絳侯誅產祿陳平之無悞也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乃定策迎代王絳侯勃之果也引昌邑王下殿而泣送之取宣帝民間而北面之霍將軍之勇也此其於國皆當伊周之任因禍而為福轉敗而成功者故揚雄以謂皆近世社稷之臣若黯位幾九卿職但諫諍且未嘗遭變也而嚴助已信其輔少主守成則賁育弗能奪如此其重而武帝亦不疑而許之曰近古社稷之臣何哉傳曰本強則精神折衝豈惟國勢於人亦然內誠中正則利貫金石而不禦雖莫見於事而其精神固已外著矣以淮南王之謀不憚下丞相弘而獨憚黯其平居守義有以褱

之也故鄭昌以謂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禮曰亦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何必良平勃光所遇之功哉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汲黯以之

毎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毎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然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之盛曰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非仁心愛士慕義無窮則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好善者不可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人事應受上賞而天亦不得以不祥蒙之不然則以舞文酷烈之張湯身爲世戮天當勦絶其類而徒以達賢克開其後而有子如安世君子長者當

貴令終如此不然是遵何德哉雖然古者行已良人知君子之好善也性不能已非有爲爲之也若言人之長恐可及亦足矣至置驛於郊以夜繼日則凡惡近名畏招權利者所敬而避也當塗大臣同時有位宜任此責者多矣而當時以列卿居京都四郊之來者皆欲迎受而身主之何哉夫戰國公子以得士相傾奪賓客無誰何歸斯受之彼有爲爲之也而當時長者何所傾奪而爲是豈去戰國未遠其氣俗尚爾當時但貪於得士忘避此耶士所深忌者在近名近名則必懼毀懼毀則必患失當時不幸類此故其敝至於在朝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以東朝觀之初是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夫平生長短兩人於上前未病於公至公議當任則不堅彼哉然則當時知名士上意亦倚以爲決者非其臨事失望辨妥之態見

則廷臣森然皆不語者何由獨得轅下之罵哉孟子論柳下惠聖之和以爲百世之師然語和之敝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由夫柳下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上之其和適可以班於聖排而下之其不恭適不得爲君子嗚呼愿而恭難哉

貫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不根持論學者之深病

則涉獵書記乃山之所以輕也然漢之所謂醇儒者守一經專門名家載其師之說世世不易章句訓詁倂陋而迂滯以為道之精盡安知儒哉古之所謂醇儒者志道而游藝有斐君子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從容則守正臨大節則不可奪如此其可也是以儒服者遍魯國而以儒自名者一人若守經而已何僂焉儒者之多也哉然詩禮之流大儒小儒所以發冢則守經之陋至死不易尚猶庶幾此

張禹韋賢之徒所以皆得名為醇儒而山輩見輕蓋世喪道而然否則未知其孰賢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云云 陛下親自勉以厚天下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竊悼之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 山論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自謂至言其言可謂至矣夫天下之大生物至衆豈但足以奉一君蓋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

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產其親天下如恐傷之賈山亦自以謂帝親自勉以厚天下者何至荒於射獵一日再三出哉償其所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憤悱愛君不自知其論之已甚至借為諭無所不至嗟乎使山遇武帝窮侈其獻言當何如哉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終不加罰夫古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諫惟文帝為不可及也哉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云云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 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微矣濞數十年謀反白頭舉事事未發而陽擿其反謀豈不殆哉濞實陰連齊趙外事三越以孕大禍而陽爲不知者言胡亦益進越亦益深爲大王患之蘇林以謂微言梁幷淮

陽之兵漢折西河而下以破雞其計故錯亂其語若吳爲憂助漢者其意深矣濞之不納則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憯不之察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憯不之察以陽爲誠不知其謀而謂陽信其憂助漢耶則曰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姑爲不納此陽所以觸危穽履猛虎而脫身無足疑也至其從孝王也孝王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出入驕恣而又昵其邪臣勝詭計無不從陽與枚嚴適至其國以陽之智略一啓口論事而勝詭固已惡之孝王怒至下吏將殺陽然則陽嘗動吳之禍機以婉而無殃未嘗深預梁事一介於勝詭以不合而幾死士之遊世可不知此也哉吳則於陽之辭察與不察皆不敢害陽惡暴己私其勢然也雖使傍有讒者而終無殺陽之理自其已事梁則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嘗貴驕顯求漢嗣非

濞疏遠陰謀者之比也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而陽爭之其將見殺宜也勝詭握梁權陽爲梁囚從獄中上書而言泰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勝詭見之當何如哉至以謂使寥廓之士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夫陽正以忠信介於諂諛見惡而得囚又昌言忠信力指諂諛不屈以求免然而勝詭終不能見害孝王

卒以爲上客然後知士從容則可以謀全窮則不可以訏免亦直而已矣孔子曰水火尚可以忠信誠心親之而況於人乎後孝王敗勝詭皆自殺孝王乃得陽而益親然則孝王豈終不肖者哉班固論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孝王信勝詭而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有中人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

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

諫吳王不納去而之梁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漢聞之斬鼂錯以謝諸侯乘復說 云云 吳王不用乘策

右枚乘傳第二十一 濞始萌反謀而未發也鄒陽枚乘皆其客皆諫陽詞微乘詞危濞雖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先聞是以不敢此濞之情也至乘已去吳濞已舉兵遂事不諫乘復說之何補哉夫濞爲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兵罷濞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然不問而捨濞哉乘之智亦足以及此儻曰愛漢與吳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願求嗣漢乘與陽亦皆其客陽諫而乘不敢至此愧陽矣何則濞始欲謀惡先誅士後已舉事矣鄙人言乘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悍如爰盎而敢於刺殺之至害乘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爭下獄垂死乘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怯矣且乘召梁

客食其食而不救其禍於陽得無愧哉故班固亦稱陽有智略而不及乘此其意也然乘文辭過陽其所爲七發蓋相如比自陽已下不及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四卷

雜論

西漢雜論十四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四

西漢雜論

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云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喜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右路溫舒傳第二十一　班固以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四人者傳相附以其上書論事類也然山於孝文恭儉之主至借秦為喻及諷其與賢士共射獵雖愛深忠遠有豫防之忠而文帝亦何至是哉陽乘遊吳與梁不得已而說而吳梁何足遊且說哉溫舒遇宣帝有為議與時會意刻覈之風其弊為酷烈故深指秦失而宣帝至是亦深見采納世被其利

過三人遠矣固之言曰山自下劇上陽桀遊危國然卒免刑戮者其言正也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爲世家宜哉是固於四人者未有間也山陽桀皆浮於辭類非深切事情而溫舒論失之存獨指獄吏與言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及獄吏成鍊之情可以爲百世戒確乎其言如飢之粟病之藥也凜乎其志有治世大臣之風矣固以其上書論事類乃溫舒言可施於事非三人者之類也

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卽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於是迺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

右田蚡灌夫傳第二十二籍福似專爲蚡游說者故其意毎助蚡然教蚡以下嬰讓相則智矣至說嬰兼容案夫使謝則無意於害實灌者蚡能用嬰夫不能用故蚡全而兩人死也

淮南王安入朝時蚡爲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

事時不直蚡特爲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右灌夫傳第二十二蚡嬰三人者皆召權利以氣相傾而交禍蚡雖免於誅而死不旋踵見怪物焉班固以謂凶德參會其才不足相優劣也雖然嬰爲差賢其救夫死亦出於義何則方梁孝王倚太后愛而景帝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獨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

傅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傅梁王太后由此憎
嬰及栗太子廢嬰爲傅又力爭不能得謝病
去嬰爲人臣於此亦足賢矣蚡以大臣當淮
南王以藩臣入朝迎安霸上乃私許安以宮
車晏駕而立安夫爲人臣如此而不族豈不
幸哉武帝英主自初即位故已嫉蚡專曰君
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曰遂取武庫及東
朝廷辯內史是魏其後不堅上罵內史曰吾
幷斬若屬矣則帝意直要無意族夫可知徒

以罷從太后而兩人族嗟乎人君雖謹於
奉親而族人之家刑亦可以濫設哉至淮南
王反乃始歎息謂蚡在當族然亦竟不正蚡
罪非也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
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
者弗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
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云云
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陰使人
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云云景帝遣捕詭
勝必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
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
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云云安國曰今大王列在
諸侯訹邪臣浮說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
不忍致法於大王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云
云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初接秦雖經術粗
以然卿大夫論事猶習押闔務以奪人梁王

倚帝弟得踰而安國稱其忠孝以解上意而
全梁意雖愛主然梁安得爲忠孝哉非正論
也然使安國非君子愛人以姑息而已者耶
則進爲罔上退亦適足以驕王而未足以全
梁至勝詭爲姦而安國正色不撓諭以禍福
明甚王雖驕即知懼而出勝詭使天子全兄
弟愛而梁以安益爲漢語則佑梁爲梁語則
尊漢然則安國非愛人以姑息者也謀也
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田蚡親貴用事安

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
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其年蚡爲丞相
安國爲御史大夫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賢臣如安國者少
安國而晡況其下者哉

趙王彭祖槩時淖姬兄爲漢宦者召問淖子何如
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
侯昌何如曰无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
昌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趙敬肅王傳傳曰
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王同姓非以賢勞也
若武帝之言所以親其族而保全之至矣必
才者耶地大力豐則叛否則以奢淫敗昌無
行事記立與虆而已此武帝處之得也

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
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彊欲稍侵削數奏
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云云今或無罪
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
君云云建元三年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云云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
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勝爲人樂酒好內有
子百二十餘人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中山靖王勝傳厚
親親之禮王者之盛德也然漢諸侯皆奢淫
不循制故鼂錯議削於其前主父定制於其
後猶不能救武帝感勝之言而隆私恩在武
帝得親親之禮矣而勝樂酒好內至有子一
百二十餘人外浮辯而內濟姦欲勝不足道

也

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
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昭信欲擅愛請閉
諸姬去怜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
不舒內弗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
不再願棄軀死無悔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二去附傳去犬彘行
燔燒烹煮生割剝人大惡仍重不足汙冊牘

然其歌詩成理類善屬辭者漢尚文武帝好
賦諸王不學者能言如此其習俗使然也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
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
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戸侯
豈足道哉

右李廣傳第二十四爲國患無人才不患無
其時人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又如孝文時內
難方夷外攘未釋宜日夜求才若不及之際

也有臣如李廣足任將帥且在左右又自知
奇其能若遇時萬戸侯不足道者夫何孝文
能用焉唐之言還魏尚於其遠而不能用已
之所知起李廣於其近也傳曰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豈必如高祖新造擾攘之國然後爲
有其時自太尉入北軍諸吕喋血漢未嘗一
日而去兵終文景世之盛匈奴侵盜干戈日
尋所急者將帥之才耳奈何自文帝已奇廣
乃至武帝三世而不用廣雖曰用矣亦不盡

其才廑廑乎以誘人役尚不足欲責其成功
可得哉霍去病軍數有天幸廣結髮數奇功
名一切聽於天命不復計其才不才則廣之
不獲於衛霍間何疑哉廣孫陵亦有廣風其
不逢類廣觀武帝以廣爲青前將軍且密戒
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幷於右廣欲一
當匈奴竟不可又遣陵爲貳師將輜重而陵
願自當一隊乃怒曰將惡相屬耶卒與步不
與騎二事類也廣不爲前軍徒回遠陵步兵

少無後繼安得功利又大將軍方以姊子夫
寵貳師以女弟李夫人寵皆醜士大夫擅兵
柄武帝固信青不信廣任廣利不任陵廣與
陵僅在其指蹤厮養間敗死固宜嗟乎武帝
安知用奇士哉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云云羣臣
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有國士
之風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
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右李陵傳第二十四武帝始不察路博德羞爲陵後距疑陵悔不欲出固非矣又竟不遣博德使陵以少擊衆尚殺匈奴數千人單于震恐亦名將矣如遷之言其所摧敗亦足以暴於天下此知陵者之言也至言陵欲得當以報漢陵以匹夫沒彊虜何能爲耶使其有謀不過投隙乘邊人拔身來歸必不能舉匈奴内屬明矣又陵自爲蘇武言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庶幾曹柯之盟陵誠自信才足

以爲此與齊事與匈奴事異也夷狄之俗賤君有君劫一單于可病吾國則立一單于以信吾國陵且與俱斃何以報漢故遷與陵之言皆非也其勸武降而不得泣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上通於天至此則陵知悔其身之不幸復以自還而將死矣然則陵有功耶罪耶曰漢用陵不盡其才兵少而數勝亦功也使如韓延年死則後世復何譏忍死而降曰吾將有爲既明之以謂安知其不能有爲則母誅陵勢不可還而可死又竟不死是陵於忠孝皆負矣曰罪可也

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又蘇建盡亾其軍獨以身

得亾去自歸青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云云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當斬將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右衛青傳第二十五青無卓犖才能其起奴隷臨士大夫也徒以其肺附寵又班固言其軍數有天幸不破敗也合二幸以得封侯爲大將軍似不足言也然其所以起徼賊極安

榮而不顛則非徒二幸亦青知止足持滿畏
罪以能保之也其曰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是
言也則雖以奴隸加士大夫之上可矣至周
霸請斬蘇建以明威而青自以言肺附待罪
不患無威深斥霸論以謂甚失臣意則非徒
可以加士大夫之上葢堂堂乎有漢大臣之
風矣雖欲不貴且侯而求務譽亦不可得也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及衛皇后尊去病
以皇后姊子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

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
利斬捕首虜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李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戰竟以不封引咎自刎而去病一戰
即封遂顯名雖論功成敗行賞罰自殊亦用
有當不當然也李陵孤立自請擊匈奴而無
左右彊近之援武帝則曰吾發兵多無騎與
汝竟以是困至去病以肺附從軍則獨詔大
將軍與壯士大將軍又爲擇輕勇騎予之去

病封陵降北何怪哉夫士求有用於時必量
其上之信否未信而試不得已而用且內無
功而遽求功遐徒欲以其才力斬必成故多
敗而中才則率多成功然則廣與陵可謂才
矣而未可謂能自用其才也
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
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
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
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

以實對上迺拜甯乘爲東海都尉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甯乘所說秦漢以來
游公侯貴人間策士之常談也青懼滿求安
而聽焉青固宜保富貴者未可以長者之遺
風責青也二者臣子之自謀得矣而甯乘拜
爲東海校尉何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賢
良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
右董仲舒傳第二十六傳稱武帝初立魏其

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然武帝名隆儒既與仲舒對至三策之可謂勤矣對畢不以居內而以爲諸侯相何耶曰不合乎則如傳所載既用其言矣用其言疎其人然則武帝名隆儒實好大喜功與儒者議闊而不好也抑世皆疑仲舒語徒以白魚流火爲受命之符非三代得天下以仁之意又推說圖解災願下比京房

翼奉輩避至使弟子不知以爲大愚抑末也不足以論仲舒劉向以謂伊呂無以加之而子戇意其不可亦緣當時毀譽雖然何必爲伊呂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者何如漢承秦大壞仲舒以謂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未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詞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

衰不息俗化使然也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此最深切非世儒守經不知務徒語三代則欲一二守文不復可否武名夫治莫盛於周而周之文致敝有時乎不可用亂莫亂於秦而欲草秦弊乃獨在乎損周政世務名而不語實者安能知之宗三代而實違之者所能及也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不以與周反與夏同然則何必伊呂姑要與治同道而足如醫治病不問其藥皿厥治而人命延

存謂之命扁無不可者風俗善而世祚久謂之伊呂可也則劉向謂仲舒爲王佐才非過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五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九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五

唐舊書雜論

紀

景雲元年韋庶人悖逆庶人並以禮改葬

右睿宗紀第七大義滅親既與天下共棄之矣弑父與君以禮改葬非也

三年追尊則天皇后曰天后聖帝

右睿宗紀第七武氏之惡非其子嗣立則為世大戮無復列於唐宗廟矣今不貶后稱為

已幸而追尊其無名之僭號以為愛親是播其惡於衆也

開元七年秋七月制以亢陽日久上親慮囚徒多所原免諸州委州牧縣宰量事處置

右玄宗紀第八自東漢以來守令權輕益甚夫赦囚上澤也而玄宗使牧宰得自量事處置最為近古開元之治抑有由矣

至德二載上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廙署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貶廙

江華太守

右肅宗紀第十肅宗東還衆纔一旅盜已充寢廟人心去就之時也當時州鎭身爲賊守朝廷或不能討而新平保定二太守以郡小力不足拒賊皆及於誅夫責人臣効死之義寧討兩力誅之是也括馬出於勢急非平時橫科與以近臣率先違令雖事輕棄郡而猶不愛國甚之劾貶輕矣

襄州偏將楚元逐刺史王政據城自守

又襄州軍亂殺節度使史翽部將張瑾據州叛

右肅宗紀第十將吏逐帥阻兵自此始前此未有也特大寇嗣興餘黨未殄朝廷置不暇問譬方搏虎捄噬而猝攘其猶拾之宜也然因是以萌藩鎭戕主擅相立之患惜哉故國多事奸人必乘隙窺利覩幸逋誅李文饒宰拾澤潞而詰十五里明光甲之欺夫行政必先理亂偷亂偷不捨則磨牙者懼矣

襄州右兵馬使梁崇義殺大將李昭據城自固乃授崇義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時國連遭大喪寇亦未殄崇義之罪不唯不暇討遂因以節與之姑息之政始於此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吐蕃犯京師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上甚嘉納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在身官爵放歸田里元振衣婦人衣入京城御史鞫問以狀聞配流溱州既行追念舊恩於江陵府安置

右代宗紀第十一肅宗以興復大功神器所歸不在宦官輔翊也猶驕李輔國用爲兵部尚書令宰臣送上遂離間兩宮虧損上德而代宗又甚焉至加輔國尚父位三公而元振尤親近用事譖害大臣方迫於戎寇播越憂懼故一賤士足以悟之而竟牽褻御之愛優柔不斷以靡大刑然則唐之患藩鎭宦官皆代宗啓之此如木方盛蝎已穴其中其亡之形非一日積也

僕固懷恩聞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瑒死殪營遁入吐蕃制奪懷恩先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鎭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其太保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

右代宗紀第十一懷恩蒙國大恩背叛爲寇去節度等號而存三公王爵此爲貶耶赦耶唐之政令不可得而知也

永泰元年敕如聞諸州承本道節度觀察使牒科役百姓致戶口彫弊此後委轉運使察訪以聞

右代宗第十一代宗之時朝廷方艱人才猶盛足以有爲前此梁崇義殺李昭據襄州遂授以節度使李懷玉逐侯希逸據淄青遂授以知留後事威令已不行於藩鎭而姑息之患始起矣迺歷屈欲以轉運使撿察其科役信美而不能行眞兒戲哉

丁未日重輪是夜月重輪癸未太廟二室芝草生乾陵令於陵署得赤兎以獻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戎寇方滋歲屢旱蝗塵塵焉守成不暇重輪芝草赤兎一歲同至爲何瑞也故論休符者證人事而已

詔邊事猶殷戎車屢駕軍典取給皆出邦畿迺者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十而稅一務於行古前此從第五琦請十畝稅一畝効古十一今則編戶流亾而墾田減稅計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云云京兆府今年合徵稅八十二萬五千石宜減放十七萬五千石青苗地頭錢宜三分放一

右代宗紀第十一古者十一而稅過此無橫

斂也後世常賦之外取於民者不知凡幾種又履畝而稅曰吾慕古是重之也民亾不亦宜乎代宗憨而減之有文景之意然旣知計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而不能改曰姑減今年幾何是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巳者也況終不巳也耶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專殺監軍封華州牙將姚懷爲感義郡王李延俊爲承化郡王以斬智光之功也

右代宗紀第十一異姓封王本於軍興賞功
一切之政然王爵之輕且濫莫甚於唐
追諡故齊王倓為承天皇帝與信公主亾女張氏
為恭順皇后
右代宗紀第十一追尊親王為皇帝皇太子
古未聞也自太宗以來失之
正月回紇使出鴻臚寺劫掠坊市吏不能禁止復
以三百騎犯金光門慰諭之方止七月回紇番客
奪長安令邵說所乘馬人吏不能禁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嘗藉回紇之力以捍
吐蕃所以優禮之無不至回紇恃功而桀其
使親於京師犯法而捨不敢治不惟無以示
遠人後何以復使之哉若曰執其使明其所
犯使歸自伏罪於其國借使不問而詭詞以
報我我亦陽置不問猶足以為不治夷狄
宰相于頔請依杜佑例一月三朝從之
右憲宗紀第十四憲宗初立紀綱粗振杜佑
嘗以老辭位優詔月三朝覲也而于頔乃以
例請貴老尊賢之意不出於朝廷而可以自
致不但意輕國家而不臣之跡彰矣不加貶
責又從之主威所以削也
吐突承璀復為右軍中尉諫官以承璀建謀討伐
無功請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璀為軍器使
右憲宗紀第十四自神策置中尉宦官始握
禁兵權已重矣而憲宗初命承璀為鎮州招
討處置等使時許孟容與諫官固嘗極言不
可憲宗不得已但粗改處置之名至是無功

人言沓至又忍而貸之驕其徒太甚竟貽蕭
牆之禍易稱不可如何者此之謂也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依前判度支以衛尉卿充諸道鹽鐵使程异為工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使是時上切
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羣情驚駭裴
度崔羣極諫不納二人請退
右憲宗紀第十五淮蔡不臣數十年河北剌
客又賊宰相憲宗奮然發於英斷誓必誅剪

韋貫之請緩承宗而專討元濟遂罷政事裴
滋請罷兵立貶為刺史且屢出內庫繒帛供
軍而元濟尋誅承宗恐懼歸命憲宗誠中興
賢主非但無征利之心而已惟其初年志平
僭叛病力不足故不得已厚斂一切出於權
宜而牽於所欲成至用异鎛當鼎鉉平居朝
廷信重如度羣邪顧去位以諫而不能回嗚
呼人主亦慎於有為哉

詔百辟卿士宜各徇公勿為朋黨

右穆紀第十六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先王所以能使在位者皆正直而德如
羔羊也穆宗不足以身化而明不能辨邪正
區區焉詔曰勿為而已為者又未必能察而
知易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何所補哉

罷理匭使以諫議大夫李渤知匭奏置胥吏添課
料故也

右敬紀第十七以增胥吏俸料為名而罷理
匭使惜至輕廢至重也

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二百九十一人以中書舍
人鄭涵等充考制策官

右敬紀第十七制策至二百九十一人濫可
知

鄭涵等考定制舉人上請宰相曰韋端符楊魯士
皆涉物議宜與外官遂授白水城固尉宰相請其
罪名不報

右敬紀第十七名制舉以待非常之材而得
之者容私焉知其涉物議而不拔有司不黜

濫者尚命以官既失之矣至宰相請其事而
匿不下益非也

上徽號大赦時李紳貶官李逢吉不欲紳量移廼
於赦文內但言左降官已量移者與量移近處不
言未量移者與量移翰林學士論列云不可為紳
一人與逢吉相惡遂令近年流貶官皆不得量移
帝遽命追赦改之

右敬紀第十七宰相挾私怨更赦敕近臣論
而追改之而逢吉不得罪信任如故無政莫

甚於此矣
昭義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仇士良懼是日
從諫遣焦楚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
長慰諭遣之
右文宗紀第十七下仇士良初殺涯等之數
日相鄭覃李石又十數日石奏刑殺過多覃
又陳理道上曰我每思正觀開元之時觀今
日之事憤氣塡膺方是時士良輩新屠滅訓
注等家握兵自防京師訛言屢驚石等敢出

口微議已勇過孟賁矣又從諫近在澤潞擁
兵問所難吝若欲以淸君側者士良雖悍已
復殷栗從諫意雖不爲朝廷而詞順可恃而
文宗石等亦終不能借此以正士良之誅特
新遭大變又以投鼠忌器竟帖帖不能誰何
而士良泰然以寵祿終忠臣之冤百世不洗
功名之會難哉難哉
車駕將幸華淸宮兩省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
近宮其聖廟貌未嘗修謁云云益崇禮敬之心非

以般游爲事已允來請
右宣宗紀第十八華淸之幸聽諫而輟亦足
善也諱般游之實託禮敬之名詔令人主所
以信四海也自文非矣若出一時代言者之
口非誤則欺
同昌公主薨以待詔韓宗紹醫藥不效殺之捕其
親族三百餘口宰相劉瞻京兆尹溫璋論諫行法
太過上怒叱出之
右懿宗紀第十九病死而殺醫是爲不道又

捕無辜數百人至此宰相非特撞郎而已也
國子司業韋殷裕論淑妃弟郭敬述陰事上怒甚
卽日下京兆府決殺妻崔氏等九人配入掖庭
右懿宗紀第十九上論妃戚家私事而當大
逆不道之戮桀紂之暴不過於此唐之亾自
此兆矣
宴百僚于崇勳殿上賞述全忠之功因言御樓前
一日所司亾失赦書賴元帥府収得副本幾失事
矣中書不得無過裴樞等起待罪

右昭宗紀第二十國祚將遷君臣束手方匡
匡責宰相失官文書事可憐也哉

志

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請封泰山太宗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何假封禪後羣臣復請十五年下詔將有事于泰山至

雒陽以星變罷其事

右志第三太宗始排羣議欲守儉約賢君仁人之言也請者不已後卒議行徒以星變而止耳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蓋太宗好大喜功自不憚萬里伐高麗況封禪耶使其本心薄之而不爲雖舉天下以勸我何有哉既行而以事報則特不得已耳語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其太宗之謂乎

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得之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嘉祥洞華陽改眞符縣

又太白山人王玄翼云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又使鉷往得玉石函

右志第四玄宗時事也崇道德慈儉之意尊老氏以爲姓祖未害於理也唐同泰言瑞石於天后朝亦封雒水神爲顯聖侯於其側置縣立祠與玄宗事無異也而開元間盧履冰

以爲言玄宗立詔罷毀夫武氏則心知同泰之僞而假威鬼神以譬天下如王莽意耳至玄宗既深嫉同泰之僞而甘受李渾王玄翼之誣出於誠心冀幸以爲信然者則是事與武氏同而其惑過武氏之所不惑而僞爲之者以其英武好治苟有蔽焉不免於欺如此況中才以降哉高駢在西川安南時諸侯震恐與百夫特也氣凌萬乘莫能詰何而呂用之一巫家子奴材妾智睢盱其側如幻師之

玩木人口目臂足惟所牽掣忽指空中曰仙人過躃則亟拜雖莫知何向而終不疑也豈識不若巫家子哉惟其富貴已極嗜好已足但覬不死恐不可得故人以其所覬而不可得者啗之惑自此入無不至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六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一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唐舊書雜論

志

汾陰后土之祠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開元十一年上親祠改汾陰爲寶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上言十一年親祠所致自是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前後數四伏請准舊行賽謝之禮上從之

右志第四祠后土非古也曠代不講而明皇行之行之十年不復講矣而蕭嵩勸之嵩爲公相不能止人主非禮之動又勸之異哉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推燥居溼咽苦吐甘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有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且齊斬之制足以差減請終三年之服高宗行焉至開元中盧履冰上言則天將圖僭篡預自崇光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

右志第七武后之請意誠在於自崇履冰言之是也然卒緣人情遂不可改鄭國爲間說秦鑿渠意不在秦然渠成亦秦之利傳曰有其舉之莫能廢也何必武氏之改哉

徐敬業作亂則天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遣萬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言刑非王者之所貴詞甚激切疏奏不省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駁吏所奏曰與之廷爭全濟不可勝數

右志第三十武氏初萌僭意矯情盜名如漢王莽而才過之此惡人而擇利害審者也置匭達冤於闕下而遣使戮人於海隅取好譽於前立實威於後故不出房闥而國祚遂移當時大臣皆拱手聽命朝不圖夕而子昂乃獨以疎賤抗言其過雖不見省亦不罪也至有功以職事爭則不唯不罪而又從之何哉蓋亦心知死者之冤而利在殺故寧藉酷吏

使驅除豈昏不察哉又時時聽納有所縱捨
以微收天下豪傑之心故曰才過王莽當時
忠賢事之者衆如狄梁公之不屈不但免禍
而亦終用其言相張柬之寧不知是數人將
有爲哉自知以女子在此位足以夫且終吾
身而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故晚節稍弛權
以圖存又賴承之者其子也以不及於大戮
故曰擇利害審

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寇太原裴寂自請行賊

斷其潤路師遂大潰城鎮俱沒高祖慰諭之後令
鎮撫河東寂恇怯無捍禦之才惟發使絡驛催督
居人入保百姓惶駭高祖釋之有所廵幸必令居
守

右裴寂傳第七世謂寂與劉文靜同輔唐起
義以比漢蕭曹非也沈毅有謀初覩隋之亂
卽有大志惟文靜一人而已且與秦王不謀
而合遂以宮人事脅寂令啓高祖師自此興
耳寂旣無它長高祖亦徒以副監歡昵之故
而私德之倚以心腹於佐命何有哉文靜高
才獨秦王深知高祖雖緣以起事而所待文
靜與寂薄厚有間矣以疏處嫌卒被怨叛之
戮而寂又忌忮而擠之死去蕭曹遠矣嗟夫
惟太宗爲知人善遇功臣哉

張長遜以五原郡降授太守尋除豐州總管是時
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僞
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
高祖嘉之

右張長遜傳第七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利
國家專之可也長遜守邊知梁薛乞師之謀
若復而後圖之則兩寇交合虜兵南矣矯詔
以伐其交義與計兩得也雖然當危迫可也
若漢陳湯功不可不賞而匡衡執不肯賞爲
平日慮也

密爲書以移郡縣云云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
之勢曾未旋踵瓦解氷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
則熊耳爲小

右李密傳第三檄詆隋主之惡惟恐不盡以
重天下怨怒亦無足怪此密之檄也而目贊
魏公神武齊聖七德九功之美起事而騁非
所以善其始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恩信著矣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況以是曉新
集烏合去就未可知之人哉是驅而離之也
且坑卒多於長平豈佳事耶君彥詞失密用
之又失君臣之知並皁而同驅君子是以知
密之無成功也至溫大雅爲高祖作報書稱

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其言甚順而有禮
夫高祖君臣豈與密輩角材而技智其文詞
舉動之際勝負固已預分矣

密傳首京師李勣爲黎陽總管請收葬詔許之勣
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三軍縞素故人哭之多歐
血者邴元眞之降王世充也密故將杜才幹恨元
眞背密伏甲斬之以其首祭密

右李密傳第三隋末羣盜並起密於衆人中
粗有文理慷慨不吝財賞能得士死力雖敗
而滅而諸將故人心不叛之近田横兄弟之
爲人也

太宗圍逼東都單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
太宗徐世勣訶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

右單雄信附傳第三褒檀坐甲固敵是求援
槍而至正欲取秦王耳而世勣訶之曰此秦
王也則惶懼遂退然則秦王威名讋於人心
者已久倉猝聞訶忘其本圖勇智俱廢而秦
王遂免其成大業豈偶然哉

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

右李密傳贊初密歸朝不得志復謀叛王伯
當止之不從竟敗死密雄桀雖無帝王度然
終非事人者也項羽不肯渡烏江而王密肯
爲光祿卿奉朝請而已哉使密能忍志事唐
唐亦能終容之否乎史臣之論非也

時制度草創命劉文靜等更刊開皇律令而損益
之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
爲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

云云

右劉文靜第七法緣人情詞欲明達高祖可謂慮深而識當矣後世法既滋彰下益多僞至或歲歲刊律令而書生秉筆者又往往自矜夸曰語簡而該爲工翦裁窘約詞不宜意巧者貪緣爲姧而暗者出入抵捂可勝歎哉

殷嶠從擊薛舉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戒之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憂公不濟故發

此言宜因機破敵何乃以勍敵遺王也遂陳兵於折墌爲舉所乘大敗

右殷嶠傳第八劉文靜亦不可謂無謀者也臨敵不自慮而惑嶠說遂以喪師太宗雖病臥而逆告以持久之計卒如其所料而嶠一旦用則敗潰隨之嗚呼太宗爲不可及也夫

膠東王岷州都督道彥遣使告諭党項申國威靈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爲鄕導首領拓跋赤辭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無貲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它心我當貲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既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峽道彥不得進爲赤辭所乘死者數萬人

右淮南王神通傳第十隋人欺誕結怨党項隋滅而党項怨之未忘也彼不貪厚幣而輕許我盟約堅定而後助我軍口血未乾遽往

襲之是蠻夷常信而忠國常欺邊將貪小利敗遠圖自古而然況所得不如所亾利亦果安在哉夫一喪師未足道而使四夷言中國乃不可信如此後雖欲爲信可得哉道彥不誅唐無政也

陳叔達拜禮部尚書初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高祖惑其言將行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荅叔達謝曰此獨爲陛下社稷計耳

右陳叔達傳第十一人主以天下爲度記舊
事用公器賞私恩雖不言已可愧又顯言之
狹矣叔達不受是也
封倫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陳忠欵太宗以爲至誠
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卒後數年
太宗方知其事
右封倫傳第十三倫仕隋附楊素又爲宇文
化及數煬帝罪其險詖無行天下所知也以
高祖太宗之明謂屈突通之忠於隋而信任

之又貴倫至台鼎何哉書曰難壬人壬人之
不可不察自堯舜以爲戒矣倫更兩朝皆首
鼠不忠而人主不能察不唯不及禍又親昵
之語曰色取於仁而行違之在邦必聞倫之
謂也
李靖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
漢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
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
謝久之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
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
右李靖傳第十七靖破蕭銑下東南數十城
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謂無綱紀誣甚矣且彥
博自忠良惟慳獻替何庸害將帥之功哉者
以職事所聞言之然太宗至引隋將誅死事
責靖是忘其大功而疑其所未必然者亦過
矣豈自古人臣功大難賞人主所忌必借一
事挫折伏之如是以爲駕馭之策乎則與所
謂有功見知則說者豈不異意也哉

太宗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
定慕容吐谷渾也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殘
年朽骨惟擬此行病期瘳矣太宗愍其老不許
右靖傳房喬將死惟諫伐遼而靖老病聞命
踴躍靖才智信堪此行然戰將耳非知遠經
國器也
李勣遇暴疾方云須灰可以療之太宗遂自翦須
爲和藥勣頓首流血以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又
嘗聞燕顧勣曰朕屬幼孤云云勣雪涕噬指太宗

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今責出之我死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召爲左僕射

右李勣傳第七太宗知勣不負李密固可以託孤矣且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爲是哉勣事太宗寵遇已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眷自當以道事君同其休戚豈必嗣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後可哉無罪而出之欲収恩於高宗太宗待勣既已薄而勣又無學問知忠於

所事而不能爲國遠慮使其主不陷於惡然後爲忠至阿其所好倉猝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以謂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意自古如此者少獨勣事當之也

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將何爲也正欲反爾命百僚議其獄多言當誅惟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太宗既盛怒竟斬亮于市歲餘刑部侍郎闕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右張亮傳第十九亮延術士問弓長之讖又養子五百人何爲乎道裕言反形未具非也君親無將亮之狂悖足以得死但法吏惡文深道裕論附輕其人平允可知太宗用之是也然則太宗非比言者之衆而拒道裕也不得不拒非拒道裕之獨而誅亮也不得不誅非記人前日不用之言而用其後日之身也不得不用其慶賞刑威於此兩得矣司馬遷

明李陵非降漢武疑其爲陵游說而當遷腐刑陵或能報漢亦未可知而漢武疑遷已有此坐至道裕言亮反形未具而亮狂悖實已著矣太宗不惟不罪道裕而又用之其明智大度豈漢武所能庶幾哉

太宗嘗從容語從臣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即大敗

右薛萬徹傳第十九程不識與廣俱以邊太

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
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云云程
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至明云云是
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云云然廣士
卒多樂從而苦不識廣才氣無雙所謂何至
學孫吳者也自其跡觀之太宗論勣道宗師
有紀律近程不識論萬徹驍邁出倫近李廣
而實非也不識恐未足以擬勣等輩而廣豈
萬徹之流哉爲將當以紀律謀策應勝而動

勣道宗其人也萬徹能勇而已何足與議此
夫不大勝亦不大敗是常勝之術也非大勝
卽大敗是勝敗常未可知也且一大敗何以
善其後耶

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
在東宮不可下制獄被誅數十人坐同反之罪長
倩子羲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擧堪爲員外郞
者韋嗣立薦羲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爲累
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郞由
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

右岑文本傳第二十武氏以牝雞託正陽之
威逆理而行之天下不能誰何雖專以告訐
斬伐脅人心然亦有道焉曰內亂而外治內
不亂則不能久且自快外不治則此位不可
以持久故誣長倩以大逆而錄子羲以要官
示不以私病公此豪傑尙氣者之所以屈心
而狙詐冒利者之所以致死而胥臣之也韋
嗣立可謂善薦士矣若避長倩不辜之嫌而

蔽羲之實能則非公也不白其累乎則讒害
者接踵而入故先擧羲才而微恨其累則不
疑而聽矣

徵自錄前後諫諍言詞往復以示史官褚遂良太
宗知之愈不悅

右魏徵傳第二十一此事史書之不知信否
然太宗始得天下而勸行仁義卒致太平者
鄭公也當時謨議往往在人耳目徵雖不自
錄人將不錄之耶不然不欲隱君之美非但

掠已美也馬周亦於獻替有補嘗將而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秩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周之事君日淺雖忠亮有謀不減鄭公而知識勳勞名德之舊則少後之至其不伐則鄭公之事可槪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七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十八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唐舊書雜論

志

崔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閤上奏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

右崔仁師傳第二十四太宗征遼時劉洎嘗輕出言太宗頗怪之及太宗疾又有憂懼語故遂良之誣易入因賜自盡蘇翰林疑無是

事然觀仁師事史臣亦有忌嫉之語何耶語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人情大不美雖聖人猶曰不保其往也況利害之間哉王荊公亦疑揚雄無投閣事兩公意皆忠厚然雄之學惟未至於孟軻或不幸至此以劇秦美新觀雄意憂懼深矣後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崔湜爲耳目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及桓敬徙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乃舉周利貞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右崔湜附傳第二十四桓敬等忠於唐志必興復繼以中宗之庸患未艾也故與武三思同列而不辭夫與惡人處欲不伺其動靜而務通行則身易危而功不成其不得已而用耳目計之下也夫仁厚者固不肯爲人使而可使者必皆小人以敬桓二公之忠如日月而委倩於小人之湜以胎禍後世不可以罪之者特其不爲身而爲國可以情恕耳雖然

亦足以爲立功謀事者之深戒也

蘇良嗣爲荊州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

右蘇良嗣傳第二十五高宗非納諫之主而良嗣之名亦未信於朝廷也至四王人而罷奪其所求高宗慰勉之不暇此事君臣皆可賢近古所未有也

韋挺爲御史大夫馬周爲監察御史以周寒士殊

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很非宰相器遂寢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蠱使太宗從之至盧思臺不可更進太宗怒除名

右韋挺傳第二十七人才豈有世族寒士之間邪挺不足以識周又輕之非也而周報挺亦甚矣謂非宰相器或者雖挾舊怨猶附公議至言才堪蠱使加以萬里之行是擠之也周於此愧不忮矣

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右張柬之傳第四十一時柬之已爲秋官侍郎矣按狄仁傑傳則天嘗問仁傑朕要一好漢任使仁傑曰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求賢仁傑曰前言張柬之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宰相今爲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竟召爲相果與復中宗呂溫贊仁傑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盍仁傑之動如此而此傳乃專言崇薦之以其時考之仁傑之薦在荊州時後再薦乃爲秋官侍郎而崇之薦時已在秋官矣或者則天用仁傑言已深知柬之因崇純薦竟大用非崇

一言便爲相也又傳曰仁傑所拔用至公卿者數十人崇自是仁傑薦用則天信重二人當有間也而舊史自相爲異其無法多此類

突厥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爲大總管拒之元忠在軍惟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

右魏元忠傳第四十二元忠初以太學生詣洛陽上封事言吐蕃形勢將帥得失成敗曉然眞經務才也至身自臨戎僅能保聚迄無成功然則人才豈一端而已必有能言之者

亦必有能爲之者故王者用人貴因其長計議折衝自兩事也若元忠當國守正嫉邪忠讜可與任大則不能少貶矣

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爲公淸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

右同上武韋之際執政者厥惟艱哉元忠直亮有勇當來周酷吏羅織方與尚不能自容而顛沛僅免者數矣至韋氏時何庸乃復親

附權豪哉觀其惡諫太女之請全軀固位者所不能爲後竟遭三思之黨構其與節愍同謀權豪之助果安在耶此近史臣私意也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彥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亾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

右傳第四十二此謂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趙彥昭也元忠在武韋時皆有忠節非苟從之者借使其間不能盡舉綱紀以正朝廷或遜以免禍以其時考之當爾也昭公不知禮孔子受以爲過陽貨謂孔子非賢智曰諾吾將仕矣道有時而屈也安石在則天朝於內殿面折張易之顧左右逐出宋霸子在睿宗朝顯拒太平公主力保太子有大功云上不可信讒言二事皆勇過孟賁矣卒不容於邪黨以至擯死此兩公何負而與巨源彥昭儉險附離輩並列而同書至謂行不純一徇利貪榮何其悖哉至忠雖柔佞猶時時

小附公議爲一介之操不至於巨源輩可深貶第因依太平以蹈禍則無可言者

長安中西突厥焉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絕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項間草奏便遣施行後數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右唐休璟傳第四十三休璟知四鎮山川迂

直又長於兵計故能險度不差若當時欲擇
帥則無以加顧責宰相不及邊臣諳事非也
而休璟又竟用此得宰相自古任人多此類
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張仁愿請奪取
漠南之地與河北築三受降城唐休璟以為兩漢
以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勞人費功恐終
為賊虜所有竟從仁愿奏六旬而三城就不置壅
門及曲敵戰格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在攻取
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卽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
須斬之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壅門以備禦議
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

右張仁愿傳第四十三仁愿始謀築城休璟
持不可而當時卒從仁愿奏旣築城不為守
備元楷至乃修之而議者皆輕元楷此似仁
愿智勇俱勝而休璟元楷暗怯也然因河為
津不免侵軼若入人之地恃孤壘以守則兵
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亦可暫而不可
久也休璟之慮遠矣兵在攻取亦無常勝若
前有堅敵勢必退守而無退守之城亦不可
此似背水祇可一用而防戍難施也元楷之
計得矣
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
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
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失望非
社稷之福臣敢以死請累日涕泣言甚切至旣薨
追尊為讓皇帝

右讓皇帝成器傳第四十五後改名憲憲以
嫡長見讓猶建成之當立也秦王創國所謂
天與之人與之也高祖不謀而立建成建成
不辭而當大統禍幾覆邦承乾魏王泰等事
不戒前車之轍亦相傾危以至幷棄夫禍福
成敗之理本不難知而利害當前不啻丘山
何暇自擇哉人情簞食豆羹見於色而能深
知天命人事不以天下易其生非吳太伯其
誰能任此耶蓋玄宗以藩王討國后難英謀
獨斷而事成不成間不容髮於唐實再造之

功無與秦王衆所屬也憲雖鑑往事而懼然
明識先定不爲大利中搖蓋高世難能之行
不但明哲保身而已玄宗旣內懷推巳之德
故一切褒崇終始恩厚亦前古所無夫讓非
難讓而不處其嫌之爲難憲旣通達故克自
抑畏不干時事使間言無從而入豈特玄宗
天性篤於兄弟而然哉觀肅宗親玄宗子旣
以功遜位而李輔國構其間玄宗晩節猶自
恨以謂吾兒不得終孝道夫親愛何足恃哉

魏知古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毁罷知
政事三年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
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
右魏知古傳第四十八知古痛諫守節不愧
廣平之稱崇方勁雖不及璟然當時同稱賢
相言忌憚知古人情不相若或者有之至陰
加讒毁則崇不應爾也讒毁必有言何得不
載故凡史臣書事欲信於後世者必著其事
之實不然誰不可以加諸耶

韓思復開元初爲諫議大夫時山東蝗大起姚崇
爲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而埋
之思復以爲蝗天災當修德以攘之恐非人力所
能翦滅上疏云云崇建請遣思復往山東檢蝗又
請劉沼詳覆沼希崇旨遂捶撻百姓回改舊狀以
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思復遂爲崇所擠
出爲德州刺史
右韓思復傳第五十一修德攘災雖王者所
務然蝗遍天下不加畢捕坐視饑蓄父子相

食而曰天災勿除但當修德夫德修一日何
足以弭已然之變而政事暫弛則患不勝滋
矣要患至先除而後退自徹勵其誰曰不可
思復書生守文而崇慮變深以事不合旨出
爲刺史非擠也
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令元行冲撰
義疏將立學官張說駮奏孫炎始改舊本有同抄
書上然其奏行冲恚諸儒排巳著論自釋史臣曰
此道非趣時之具其窮宜哉

右元行沖傳第五十二戴禮已號殘缺補綴然聖言尚多有之及弟子門人所述不可廢也孫魏編類之書不能增益秦漢以前乃欲加遺經加義疏列學官何哉張說自非純儒不為章句者聚徒修書日不暇給要皆破碎無補未免於此累也然至於行沖等欲經外別立學則說亦知其不可矣行沖務黨已學狠為同異而史臣又謂此道非趣時之具抑末也哉

牛仙客初為縣小吏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上大悅以為尚書張九齡執奏不可乃加實封九齡罷知政事遂同中書門下三品仙客既居相位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啓百司咨事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

右牛仙客傳第五十三用人雖無流品之異而蕭何亦不常出至用簿書倉庾之才位宰相嗟夫人主惟無以聚蓄責臣下將無所不至也

安祿山叛以封常清為范陽節度得兵六萬皆傭保市井之流乃斷河陽橋於東京為固守之備賊大軍至常清戰敗奔至陝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云恐難與爭鋒仙芝退守潼關監軍邊令誠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齎敕斬之

右高仙芝傳第五十四街亭之敗諸葛孔明以馬謖違節制戮之以徇而習鑿齒非之以謂明法勝材不師三敗之道亮志清中原成師而出謖舉動失利戮之以徇似未過也而

尚以見譏開元天寶太平日久變出不意河北根本一朝盡陷顧責常清諱率市井白徒獨當其鋒銳敗不亦宜哉東都既覆仙芝度往必幷沒遽保潼關未為全失且二將名驍勇救而使過未必無後效而以令誠一言奔走危迫之中先自割其手足既不足以勵諸將而徒沮士心時既乏人至舉數十萬衆付之哥舒翰病廢憒眊之人姦人又從旁逼遣之一戰大潰幾覆宗社惜哉

李林甫猜忌不見於詞色已自封植朝望稍著者必陰計中傷韋堅以皇太子妃引居要職貴圖傾之乃潛令楊慎矜伺堅隙賜堅自盡慎矜權位寖盛又忌之廼引王鉷託以心腹鉷誣奏慎矜族其家鉷權盛林甫亦畏避之國忠之誅王銲鉷以表示林甫不許賜鉷自盡

右李林甫傳第五十五王鉷傳第五十六韋揚王皆以賈販穿窬之才內阿主欲外附權利破人門族圖巳富貴而人亦從而傾之譬

如禽獸之趨食更誘其儕類以就網穽而身隨烹滅前者死後者益來悲夫

國忠薦鮮于仲通率兵八萬討閤羅鳳于瀘南全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敘其戰功又使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不戰而敗李宓死于陳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宓再舉討蠻皆中國利兵物故者十八九舉二十萬棄之死地人銜冤毒無敢言者

右楊國忠傳第五十六趙高事二世專務塗其耳目山東盜起而不聞後二世悔問左右何不告我左右曰臣若言之死巳久矣二世肅蔽指鹿面謾自不能知何暇問關東哉若玄宗英武不世出國忠才駑下非秦事比也然一旦恣肆權去巳手昏不知察其禍乃不減趙高之於胡亥至覆軍二十萬以敗為勝旁無人敢以聞者何哉人君惟內有所嬖不暇郵外事有所信不能擇忠良則堂下之事雖如丘山無由識之國忠知上之可以欺而

欺之姦臣之常情而當時滿朝豈無忠賢一二然人人畏憚國忠不敢漏其事近有國忠而蒙昧如此則遠有祿山十年包藏何從覺之哉故荀子論不蔽之福蔽之禍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可不慎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八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十八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八

唐舊書雜論

志

來瑱追入京樂襄州因諷將吏上表請留肅宗聞其計而惡之後以裴茙伐之戰敗擒茙茙賜自盡瑱入朝程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賜死鄠縣代宗後悟元振之誣構積其過而配溱州

右來瑱傳第六十四謂瑱言不順與賊合皆

誣也然瑱阻兵留朝命不肯之淮西至與裴茙忿辨交兵已勝擒茙乃始言上而謝罪方鎮有一于此足以誅雖無元振等誣構其能免乎元振罪惡應貶亦不待陷瑱乃得竄史語非

嚴震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令穆庭光等誘震同叛震斬庭光遣吏迎駕及入駱谷李懷光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勸課塢聚以給行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震卒薦宗人嚴礪超投節

度使諫官御史以為除拜不當貶茵拯萬州刺史
李繁播州叅軍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其苦
右嚴震傳第六十七奉天之難震獨忠盡竭
李晟都堅求駐蹕以為李晟聲援及晟表至
亦請駐蹕梁洋卒復京城震之謀也德宗念
其忠故曲從所請貶逐言者超用嚴礪而礪
無素望竟以贓廢蓋震之薦士牽於親愛而
不思德宗聽言重以舊功而輕授君臣之過
皆微而政事之所害大矣

楊綰遷禮部侍郎奏貢舉之弊尚書右丞賈至議
曰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
最闕於風化近代取士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
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
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
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
右楊綰傳第六十九論科舉取士而以安史
之亂為證語似迂闊然賈至可謂深知風俗
盛衰為國家安危之本者也賈誼論秦之所

以亾而言抱負其子與翁併踞借父鋤耰慮
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風俗如此本先
壞久矣非陳項起而後亾也東漢之衰亦非
一日然其士大夫才謀不足而節義有餘世
祚將移而以弱子虛器統持天下曹袁人傑
圖覦而不敢取惟二三子以區區之忠忿維
之也中庸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
而小人果不可以無忌憚以曹操等事言之
非與威與力不足取也爲名分故也唐末陵

夷大壞猶秦而昭宗羣臣豈復東漢之比故
朱全忠敢肆其兇暴逆天下之心而取之而
天下不敢爭然其所以能取亦其所以能自
斃何則盜亦有道盡廢天下之義理則雖與
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也
李懷光爲朔方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
親戚犯法皆不撓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
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
右李懷光傳第七十一常怪郭汾陽稱仁厚

長者至或以為威畧不及李臨淮然汾陽用兵恩德結於人心雖蠻夷貪很皆願親而死之眞兵起所謂父子之兵者正使其素拊循士卒與勳名之重足以鎮之而致然若專以寬一切不親事則何以振肅而每用成功乎及觀其以紀綱任懷光而懷光以嚴治其軍乃喟然而歎曰蓋有此耳夫寬者為長為上之道也居寬而使寬者濟之何以集事且久而不亂哉然則言威畧不及臨淮者自其異

者觀之耳人才各有所長未知孰勝而昔人嘗謂寬難而猛易則難者固勝爾

劉晏察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利啗之唐史臣以謂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云云

右劉晏傳第七十三何以聚人曰財夫為人國者能使民不加斂而國贍功亦足道矣事者難成而易敗故杜預建策平吳亦賄中朝或問之曰吾懼為害不求益也晏之事近此雖然晏材足濟國觀其初上書元載以賓勤其官而水死託此自誓既委重任多歷年所且以商利為名怨之府也韋堅楊慎矜等事斷可識矣故其自謀如此但預志混宇內非苟持富貴者以是能全其令名以終而晏事畢功下成則欲享其厚利圖全而得禍固其所也

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叅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

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形狀何如所為得如此

右顏眞卿傳第七十八魯公早嘗為御史有聲矣特國忠惡而出之有君如玄宗有臣如魯公且在御史非不親且近也而天子至不識其形狀臨事節見乃始驚歎夫賢人君子固難進不苟自售而讒諂之蔽明亦甚矣

李晟為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

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
不以禮令朝京師
右李晟傳第八十三晟救璘死中其事璘忠
且有恩如此而璘猶忌之至不容於麾下士
之託身事人亦難矣哉
李晟收復京師仍充鳳翔涇原節度使初帝在奉
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將李楚琳至是在
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
方安反側不許

右李晟傳德宗時朝廷蓋弱藩鎮盖彊四方
圖起而僭叛而晟忠義威畧足以走李懷光
翦朱泚而復京師其領鳳翔而請楚琳以往
盖因欲以申朝廷之典憲而警叛軍亂將使
知悔罪而効順爲計甚遠且不可失之會也
而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鎰之無
辜竟莫伸洗楚琳奴隸得以次且嗚呼惜哉
以謂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
其帥馮河清而立田希鑒晟至鳳翔首誅希
鑒而戮害河清者三十人而涇人葢靖不敢
思亂何獨楚琳之慮耶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
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冀
不庭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上曰李聽在羽
林不與朕馬是必可任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
右李聽附傳第八十三聽領親軍不敢私與
東宮馬是也穆宗不以爲恨即位擇帥而首
及之此在人主亦難能矣然穆宗無知人之

明聽無專閫之才徒取一節輕付重任驟致
魏博之敗亦可深戒
盧南史貶信州員外司馬得廳吏一人月俸紙筆
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閑冗放吏納錢刺史姚驥劾
以爲贓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
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
司使同往按鞫澥獨留奏天寶大歷以來未嘗降
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錄此小事非惟損耗州縣亦
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行

首一人行可也

右盧南史附傳第八十七傳稱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爲明若此者非一事然裴澥以一言悟之至忻然以改然則人臣患不能諫不當患不從以德宗能然則賢於德宗者皆可以語上矣

田承嗣攻衛州殺刺史薛雄迫中使孫知古相誣其大將劉耳務面請承嗣爲帥詔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幼男從行如不時就職則所在加討

按兵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攜貳春黄失圖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昭洗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李靈曜叛承嗣率衆赴之及馬燧李忠擊敗之詔復誅之復上章請罪又赦之

右田承嗣傳第九十一藩鎮席父兄之業兵彊將附國家勢未能討因而撫之此無如之何者也承嗣初以安史逆黨不誅而貪緣有魏非素能拊循魏人得其死力者也擅殺刺史迫中使其罪已暴一旦詔命遠貶將卒不附狼狽請命惟恐莫獲此几上肉也胡爲赦之借曰重勞師旅不加戮翦遷之遠州亦使巢窟不就遷還舊鎮仍復官爵且止毋入覲此何爲者也承嗣既知朝廷無能爲自此彌僭益熾而悅又驁悍難馭卒爲河北患垂四十年嗚呼惜哉

李懷光節制邠寧奏高郢爲從事懷光叛郢言西迎大駕爲忠其子璀候郢郢諭以逆順又與呂鳴岳張延英謀閒道上表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吏白刃盈庭引郢詰之挺然抗詞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

右高郢傳第九十七懷光不與天子至殺郢何足道哉郢初勸迎駕與諭璀逆順尚或可容至上表事洩菹醢必矣而郢面折懷光勇過三軍退不自疑竟免於禍自昔以忠義犯難而死者甚衆非勇而死之爲難勇而能礱不義以不蹈其禍之爲難也方其陳兵盛氣

將立屠之而鄧挺然不屈意誠理直兇徒爲
柔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高鄧以之
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姑妹之親無所假借
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
以郡縣主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自家刑國有愧
古人乃定制皇姬下嫁舅姑坐婦執笄降拜
右德宗諸王傳第一百新書稱德宗猶忌刻
薄以其行事考之蓋確論也而此言仁孝動
循法度溢美甚矣然人亦各有所長德宗始

即位不無意於政事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
時和爲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爲寶
至於定子弟姑妹禮制及給錢買田業減籠
花至三萬皆恭儉自內始者推是意也雖文
景之迹何異然文景稱恭儉而德宗名刻薄
爲治不可以無誠心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
無誠心故也外爲甚美之名而內蹊苛忍之
實則雖有政事之美亦掩而不彰故曰古者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爲盜畨落之俗
有長帥至必効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
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
橫
右范希朝傳第一百一待遠人當從其俗謂
弗擾之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綏制有方豈
必通賄獻而後得其歡哉不然貪吏以藉其
口非敵情也
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

無敢言者段平仲嘗謂人曰平仲一得召見必當
大有開悟云云與陳歸當奉使近御座粗陳本事
上察平仲意有所畜以歸在側不言因兼留歸問
之聲色甚厲平仲錯愕都不能言因誤稱名上怒
叱出之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
右段平仲傳第一百三順旨得喜逆意近禍
人臣誰不願順而得喜也至或甘犯危機不
顧後患冀幸萬一開悟主聽其不爲已謀而
爲國事明矣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

於千里之外訑訑不好善耳未至於以威怒凌暴之也而人固已遠去千里如德宗之事平仲未聞一詞安知其意所在而威氣固閉忿如待讐傳所謂蹴藉族呻則奴隸之至者德宗是已雖然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其平仲之謂乎

李鄘為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鄘亦以剛嚴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為相鄘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

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竟以疾辭授戶部尚書

右李鄘傳第一百七鄘嘗陷李懷光軍中輸忠朝廷節義素著及為藩鎮稱有威重其恥緣承璀以得相至聞樂泣下竟辭疾改授可謂終始不汚矣不然從昔位此者多矣誰肯自謂我非宰相之材而不為耶至其孫谿得相為劉崇望哭臨不知退避乃十章自辯竟以得政然不數月遂及王行瑜之禍人情相遠至於如此

劉禹錫積歲在湘澧間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云云議者以曲江為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而燕翼無似終為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右劉禹錫傳第一百十禹錫若守正比義而以獲罪如是言之可也既不自愛朋邪近利以得謫逐流離遠徙不安於窮又不悔咎已

失而以私意不便抵曲江當國嫉惡之言盜憎主人物之常態誰為忮心失恕耶故凡小人詆君子不足疵病適增其美孟子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者要以觀恩如是等輩窮本見情使善者伸爾

史臣曰溫裕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偘偘有大臣之風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為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公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房玄齡其旨遠也

右柳公綽溫造傳第一百一十五宰相誠自
有體然政繫國之安危事干民之利疚剛柔
時用不專以和為貴也淮南擧兵反獨憚汲
黯貞觀太平惟鄭公勸行仁義之効兩公可
謂有宰相量矣以謂二主待之比弘玄齡有
輕重又以謂其旨遠者何其謬耶張禹經術
君子長者言其量亦不愧和矣正以乏方重
大節故朝廷不尊為史者無輕立論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九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四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九

唐舊書雜論

志

元稹為承旨學士中人以崔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謀亂朝政罷內職李賞告度言稹結客王昭等刺度隱而不發詔韓皋等訊鞫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出為同州刺史因表謝上自敘云宰相惡臣不出其門又云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

右元稹傳第一百十六稹初登制策為諫官少年氣銳論事有理似欲自激昂於忠善者而資險弱喜近權利因崔潭峻及宮人誦歌詞獲知穆宗罷其浮華使冒台鉉雖刺度事無驗而其他蹤跡不能掩也宰相果惡人不出其門罪也然稹之寵用宰相苟賢乎欲不惡不可得已至言五更朝時不能制淚此妾婦媚主乞憐求復之詞嗚呼鄙夫可與事君也哉

元稹改越州刺史放意娛遊以濱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

右稹傳稹罪眼無足言然在越凡八年知唐猶久任刺史也

稹為尚書左丞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

右稹傳無瑕者可以戮人信矣

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比至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為姦利宋申錫時居內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從容言及令與朝臣謀去之未幾拜平章事云云申錫除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密而注與守澄知之令豆盧著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崔元亮等泣諫貶漳王巢縣公申錫開州司馬

右宋申錫傳第一百十七文宗始相申錫以謀守澄既與之期矣而為守澄輩所覺反以計中申錫文宗怒幾致顯戮賴羣公卿士力

爭而免然終不省其誣人情之暗豈至於是
耶申錫賢有望可任而守澄雖得猶知畏戢
不敢肆其兇毒而止者前不能用申錫以除
守澄而後復委心狂譎之李訓欲盡翦士良
輩數十百人甘露之事無謀輕發爲國深禍
又知涯餗實冤而聽士良肆其酷不爲分別
惜哉文宗可謂有其志而已不足與有爲也

史臣曰申錫小器大謀不死爲幸

右申錫傳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申錫之敗

坐任王璠非其人不密取禍也申錫未遽爲
小器而謀守澄未足爲大自古以身任國事
不顧危亡事不成而身罹咎何可勝言死與
不死不足以論幸不幸也

五坊小使嘗至下邽縣縣令裴寰嫉其兇暴公館
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
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武元衡以理開悟帝怒
不解裴度極言寰爲令長愛惜陛下百姓豈可加
罪上怒色遽霽翌日釋寰

右裴度傳第一百二十高宗庸主尚能悔中
使採竹縱暴之非而不加長史擅囚王人之
罪下制慰勉發於至誠以憲宗之賢不能不
昵五坊鷹犬之習欲以近讒殺守法吏非賢
相忠言幾陷不道荀卿論蔽之爲禍可勝言
哉

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寶上聞頗
疑之

右度傳淮西之事非度流涕極言則搖奪者

久矣觀憲宗之意度未行惟恐失蔡既行猶
懼不得蔡既任度以得蔡捷書始聞而浸潤
已至忘未賞之大功疑無驗之小節嗚呼狹
矣

帝以程异皇父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拜同
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异鎛錢穀吏非代天理物
之器也三上疏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爲鎛所構
憲宗不悅

右度傳憲宗非征利之主任异鎛斂財正爲

平蔡而平蔡之功始終在度弁鐏雖有供餽
之勤憲宗寵之不當厚於度也事定之後度
爲社稷計言二人不可大任憲宗姑自揆其
本心權宜任之則度之言不難入也而四方
既寧耳目之奉已萌管欲浸佞甘近好而昧
遠圖卒相姦佞而疎忠良可勝歎哉

度素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爲姧邪所排幾至顛沛
及晩節稍浮沈以避禍

右度傳度始爲中丞藩臣憚嫉已有刺客之

變而男不畏難竟殲寇孽晩以昌言謫魏弘
簡劉承偕之姦加以元稹李逢吉之徒構誣
百端而張權輿非衣之謠仍出於昭愍時度
之不及於禍幸也盜起禁中宮車晏駕繼以
甘露事四宰相喋血都市度猶横身抗議全
活者數十家唐史臣有微管仲吾其左衽之
論度之終始爲國亦足矣旣明且哲以保其
身聖人稱之況度不但保身者而已也至謂
劾王播進羨餘爲士君子所少豈度心哉蕭

何買田宅以自汚亦或以爲不如張良棄事
辟穀是不然何人物雖愧良而兩人皆高祖
所謂人傑賴以取天下者非其功高地危有
遠禍意計皆不出於此韓信之事斷可識矣
買田辟穀何足以議其汚與潔哉

齊映從幸梁州每過險常執轡馬駭帝令捨轡映
堅執久之乃止帝嘉契無已

右齊映傳八十六早隷有職雖艱難與衛不
具未至乏持轡者也而映屑爲之自託愛君

恬不羞辱意欲因危以求親徼幸於它日者
後卒以信任至宰相旣敗乃進入尺銀缾其
行事終始如此

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
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竝停三年上曰吾欲行其
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内置一本陛下
時省覽之

右李石傳第一百二十文宗懲訓往事有誠
心於治而石孤立自信奉上不欺亦欲以情

實致理善哉文宗之言與石之對也王者詔令如天之行四時萬物所信而自昔救文詞逋洗罪意皆盛美而奸吏刻害公然違之詞理疑似之間持爲異論主澤不宜下無控告而在上亦不能察石言内置一本時省覽之其旨深矣然石處危朝權在中人上不得專而石亦操事堅急傍無援助幾淪賊手不終其志惜哉

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助也先朝定儲貳惟臣備知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帝雖沖幼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紳在内時嘗不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司馬後禁中得穆宗時裴度元穎與紳所獻疏請立敬宗帝感悟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紳黨得保全

右李紳傳一百二十三此三只敬宗之昏且庸也始疑逢吉之黨構紳不能自決竟貶之後得紳疏廼正爲立己者則逢吉姦罔不可掩如此當正典刑矣而不辨乃悉焚書名爲息謗實爲逢吉等滅跡非洗紳也

文宗以杜悰領度支欲加戶部尚書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若事事皆決於君上則焉用彼相昝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云云

右李珏傳第一百二十三君人之道欲威福在辟當如夷行言欲嚮咨僉允當如珏言夷行介直嫉同列阿黨擅權其言陛下自看可否者忿激而言至云一切歸君理未然也珏論雖似知君臣大體者然方時矛楯亦意不便夷行之論侵之而爲是言不能自脫於朋比之汙不足多也

文宗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爲將非治

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

右楊嗣復傳第一百二十五嗣復與李珏朋比以排鄭覃陳夷行覃夷行皆傷訐直而文宗用是意屬嗣復輩為罷覃等又嗣復父於陵以考牛李制策上第見排於李吉甫嗣復因善其父門下人事事與之同黨人憂延惡甲逮乙不為朝廷計至於如此文宗雖患之而無剛明之才聽言屢惑兩可不察竟逐正人嗣復事主不可謂忠而人物亦無足言然

其對文宗言天后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用人當歷試乃見能否拔卒為將非治平之事此其智識亦可謂宰相器也

穆宗盤游無節楊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鷙鳥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云云

右楊虞卿傳第一百二十六論王德之事蓋有是說惡者尚有以容則善人之獎可知矣然後世俗薄邪正混殺真偽淩雜先君子有言惡紫恐其亂朱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蓋鷙鳥逐而後仁鳥至誹謗熄而後良言出虞卿小人朋李宗閔謂之黨魁安得長者之言哉

陳行泰殺范陽節度使史元忠張絳殺行泰張仲武為北雄武軍使遣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李德裕因奏行泰絳皆令大將上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款密因而拔用即似有名乃授留後

右張仲武傳第一百三十德裕在朝威令行於四方以澤潞之近且殭劉從諫與稹巢穴

深固如此而毅然建謀不搖羣議指日蕩覆力豈不足以圖新亂之范陽未立之仲武哉范陽去朝廷遠非澤潞腹心疾比也且北迫戎虜自安史以來狃習僭叛易擾難靖若加兵則山東皆動或緣以生事又姑息自河北故事未可遽改行泰絳為叛而仲武請伐叛雖未有功情有間矣因而撫之尚有名也後亦卒因仲武捍回鶻威加北狄始謀為不繆矣不然將卒殺帥因人邀節旄與夫阻兵自

表伐叛而意實在節旄者亦相去幾何哉
田歸道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
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既先不預謀拒而不
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詞免令歸私第

右田仁會附傳第一百三十守道不如守官
歸道有黨奸拒正之心誅之可也既不預謀
復無符詔卒然索之有死而已暉等本緣國
事無意黨已以其詞直置而不罪可謂公也

韋機遷司農檢校園苑有道士朱欽遂為天后所
使馳傳至都所為恣橫機囚之高宗特發中使慰
喻機而欽遂配流邊州天后不悅至其孫岳因召
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卿
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拜太原
尹

右韋機傳第一百三十五則天雖猜忍贊其
在上元間僭橫始萌而機發暴其私事銜之
固宜不釋後已革命專國見岳而記機姓名
此在常情禍不可測而廼獎其勤幹有家風
拜以要官若忘前事者何哉則天智度絕人
豈非未得志則陰謀中物以立威既權在手
則待有縱捨以收譽故以一女子盡服天下
之英豪而臣之得其死力良有以也

永淳二年詔徵王方翼將議西域事於奉天宮謁
見賜食與語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
故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
親也賞賜甚厚

右王方翼傳一百三十五方翼戰功載良史

傳可也滿見廼服數年前血漬之衣觴功覬
利姦鄙甚矣方翼高祖妹同安公主孫也高
宗賞其功耶則不當言親緣親而賞豈無它
時如是欲有功者勸難矣

張柬之在荊州楊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
慨慷有匡復之意及知政事奏元琰為右羽林將
軍定計誅張易之等賜鐵券恕十死俄而柬之敬
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覺變請削髮出家中宗
不許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剃却胡頭豈不妙

也元琰竟以先覺獲全

右楊元琰傳第一百三十五東之暉等忠宄有謀足以成大功而小不忍亦以貽後禍惜哉惜哉示不爲已甚忍武三思不知三思乃不能忍已始意固已疎矣而區區賜功臣鐵券恕十死豈不兒戲也哉元琰初慷慨若可觀至恐懼求削髮事智謀俱窮宜爲暉所輕笑史臣方之先覺未足以當此

中官馬上言出納詔命宰相呂禋昭之有納賂上言求官者禋補爲藍田尉上言事洩笞死以其肉賜從官食之

右呂禋傳第一百三十五坐賦獲罪有典刑矣以肉賜從官桀紂之暴不過如此禋爲宰相交通上言上言誅磔禋不得罪又不可知者

馮伉爲膳部員外郎充睦王以下侍讀李抱真卒伉爲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受尉醴泉闕縣令宰相進人名帝意不可曰前使澤潞不受帛者此人必有清政遂改醴泉令

右馮伉傳第一百四十郎官王府官宜要於縣令也而伉以清見知方改醴泉唐重縣令如此近時郎官得郡爲失職內重甚矣

玄宗遣徐嶠邀迎張果至東都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使以堇酒飲果果乃引三巵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黧以鐵如意擊齒墮藏于帶乃懷中出藥微紅傅墮齒之斷復寢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

右張果傳第一百四十一神仙之有無不可得而知術士變化亦何足深怪璽書馳使以迎之詭謀毒飲以試之身以斯待物物之微若漚鳥者尚覺而去之何足以致異士哉

默啜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之命張仁亶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睿宗踐祚遣使請和親制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男楊我支特勤來朝授大將軍

右突厥傳第一百四十四歐陽自則天時連
歲入寇掠監馬萬疋虜趙定男女八九萬人
又殺行人其暴患中國前古未有也借使中
國與其疆其罪未問閉關謹備示不怠報可
也卒然求和不使引咎遽許降女禦戎無謀
莫甚於中睿間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卷

雜論

五代雜論十五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

五代雜論

李克用追黃巢於宛朐不及而還過汴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醉臥伏兵發郭景銖滅燭以水醒面而告以難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天復元年全忠大舉擊晉晉人大懼會天大雨霖梁兵多疾解去二年梁軍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而梁軍大疫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全忠所忌惟克用幾危者數矣而卒免而李氏果代朱氏豈非天耶

乾寧元年冬李克用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留後四年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天復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無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出兵梁圍乃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莊宗之得天下此其機也人情快目前之忿而暗耳後之利其察不察間不容髮惜其雄勇有遠畧如此至其得天下而爲之殆今日不爲明日計而蔽於所好權在近習國將顛而不知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夫性習之相遠不至於是將夷狄之情困則忍而思深樂則不圖後理固然哉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嗣源以千騎先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右新史唐紀第六卷自李克用力戰伐與梁爲敵國莊宗能繼其業遂得天下斯亦難矣方莊宗之入汴梁固未滅也會其得意遽息與人共之唐社稷未立天下之定於我未可知而所以許嗣源者已極矣夷狄尚氣喜於

意外一旦之獲而不圖後日無以復加之弊其亾非不幸也

明宗本夷狄太宗養以爲子賜名嗣源莊宗遣嗣源討趙在禮於魏軍變遂入汴

廢帝本姓王氏明宗掠得之養以爲子名曰從珂愍帝以爲北京留守遂據城反以兵入京師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嗣源先攻封丘門克之即拜中書令明宗之南也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即封潞王夫

養非族類以爲己姓而用其功以取天下功高位迫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哉然莊宗始與梁戰河上明宗功爲多晩節溺於倡樂明宗取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已高從珂之勢既迫大臣屢言忍而不斷以貽後患爲可惜也夫雖然明宗與從珂所以奪人而有之其跡畧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不旋踵而敗則亦各其才之分也

明宗與梁人戰德勝橋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愍帝出奔高祖遇帝於衛州知遠盡殺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後徙知遠領歸德恥與杜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趙瑩以爲不可遣和凝就第宣喻乃受命

右新史第十卷五代惟梁唐並立夾河苦戰而唐得之梁又內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晉

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勳臣阻兵以危疑促禍惟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從後而伺之至其已迫反爲所取曾不旋踵悲夫德不足以相君臣又牽於舊恩以不早辯其失也尚誰咎哉故必有聖人出而後天下大定非數也理也

王檀字眾美京兆人事梁爲天平軍節度使嘗招納亾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逋逃苟須其力以濟者多矣檀事梁無貳且納盜以爲爪牙歟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養虎自遺患可爲世之姦家戒也

王虔裕琅邪人邢州孟遷降梁爲晉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晉圍入邢州遅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虔裕不能支遷執虔裕以降於晉見殺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

變化若神者其技惟不窮於披旗立幟之間故也虔裕以百人入晉圍晉遂爲解去亦奇矣得其一說而不知所以善其後至其復來安坐而受縛與兒戲哉

昭宗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李茂貞不奉詔昭宗以茂貞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昭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其不可茂貞遂犯京師昭宗爲殺兩樞密賜讓能死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唯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霑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之衰也以六軍之士不能當一鎮其所由來漸矣其患如大疽之着要害終潰而死而讓能曰姑忍之以待其自潰而已夫豈無一朝之策徼幸於復全乎史稱昭宗爲人明儁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才而

用匪其人徒以益亂夫國之將亡雖有天命然拱手而待滅亦良可惜夫

茂貞與韓建王行瑜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李克用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等而去晉兵已破王行瑜請擊茂貞昭宗詔罷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所以未即亡正以彊藩自相持也使克用遂滅茂貞唐之亡更速云

梁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

德軍魏博貝仍爲天雄軍以賀德倫爲節度使分牙兵之半入昭德効節軍將張彥執德倫縱兵大掠末帝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

右新史第四十四卷莊宗所以得入魏由彥叛梁而降晉也其迫德倫以降晉於梁則負矣而宜無以得罪於晉也然而德倫訴之莊宗莊宗終以逼其長爲不順而斬彥彥死而魏人之心滋益服嗚呼莊宗可謂有君天下之度矣

張全義臨濮人亡入黃巢賊中後仕梁爲魏王莊宗入汴自洛來朝泥首請罪改封齊王初莊宗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屍全義以謂仇敵今已屠滅其家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

右新史第四十五卷全義尊賊耳其諫莊宗意雖德梁而爲此說亦庶乎長者之言也

王守恩爲靜難軍節度使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雒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

右新史第四十六卷周太祖雖時已貴方將兵有功而守恩亦位高悍倨難制至以尺紙自外易留守須刻而代而守恩束手從命上下帖息不敢有一言其取天位非一日之勢也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劉處讓與宦者心不平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兵罷光遠訴之高祖不得已罷

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
讓丁母憂遂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右新史第四十七卷劉處讓傳樞密使自唐
以宦者爲之内持權勢制人主其患非一日
之故也莊宗改用武臣而安重誨之徒實制
朝廷高祖奪以付宰相名實稱矣雖其初宦
者武臣不悅至爲罷維翰等然卒廢樞密使
不畀近習握兵之人自此始可謂有遠慮者
也

荆南高季興初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祖奇其
才開平中爲荆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
莊宗時其下勸季興入朝京師既歸莊宗心悔遣
之季興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
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
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吾可無慮矣
右新史第六十九卷莊宗能嗣其先志復仇
攘敵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
季興惶懼首以身朝如莊宗之言未大失也
而季興遽知其無能爲自此遂安枕無勤王
意而莊宗不終其業亦卒如其所料觀季興
雖始以奴隸乘時亂離至擁旌鉞然智識如
此其跨有十州傳子若孫豈偶然哉
契丹初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其部大人
遙輦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攻之每歲秋
霜落則出兵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卽以良馬
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惟謹
右新史第七十二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

小國内禦强敵外攘戎虜孤立而無患不聞
其以幣賂事人而偷安也其說信然觀仁恭
非有英傑之才内困太原之討且殫其力以
求附梁處亾不暇而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
馬賂仁恭求不侵擾惟恐不得然後知昔燕
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而後世猥曰
虜益彊大非古者比至以中國全力不能一
日忘北顧憂夫使邊臣愿國如燕趙仁恭之
圖已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

節度捍邊而無憂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一卷

書

上呂相公書
上吳相公書
上蘇公書
再見蘇公書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一

書

上呂相公書

左奉議郎充祕閣校理守祕書丞武騎尉晁補之謹齋戒擇日再拜獻書於僕射門下相公台座補之不才幸以諸生備館閣無它吏事竊嘗深惟天下之故以謂王者之措國欲大而有容其所以期於天下者欲緩而不迫夫爲天下宰不能大而有容天下之情雜然並至欲一一以聚則堂上之言

異於門外門外之言異於百里而況天下之至遠能鄰之相形利害之相傾日劫于前將無時而安不能緩而不迫揭揭然欲表天下之善而置之以厭天下之爭高爲度而責不及遠爲程而要不至天下之不及不至者衆而善人始危又嘗竊太息以謂蓋自成湯文武之季而聖人固已歎其流之不可復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夫以商周之治詩書載之後世想望不可得而見者而聖人蔽之一言曰不勝其敝何哉以謂夏道未瀆辭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商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夫瀆與未瀆誠何足以議虞帝之至高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猶足以議夏政之未改至於商人則瀆辭矣周人則瀆禮矣求備於民猶可而彊民則已甚故孔子喟然致志蓋傷之也夫惟其能大而有容緩而不迫故如天地之大寒暑自運而當生者生當殺者殺雖有不得其所誰能怨之若夫望於天下之治

也重而斬於民之應之者亟於是乎上之智始不周而下多遁民上察而下缺然且不迓此民所以不堪而息也恭惟仁祖臨御四十二年其間禮樂制度光明纖悉宜遠可以議三代之同風而壅培長養功成於久澤浸四海天意得而百樂生民被其施有三代致治之實者戰伐屢構於邊亾將覆軍而遠戍黷武之歎不起於民水旱間作於時公窘私罄而流離死亾之怨不聞於下士弊於末習學問浮剽豈能皆本經術尚道理而文采足以赴

用議論足以忠國民狃於安樂風俗奢美豈能皆守禁令知廉恥而歡欣足以相慶患難足以相邺其根本結於人心其基甚大而固而末流隄防小疏類出於大而有容緩而不迫者聖人有作其法之所損益補之不可得而知而至於挈國之大勢則雖有虞帝誠不能改已再惟聖君賢相相與勤勞天下九年於玆天下之大勢已定者誠知出此其始恃以立者曰公公故明明故富富故欲播之者難故變法易令出於期月而未嘗咈天下之心

舉賢而民悅黜不肖而民服而天下不得而異議下寬大之詔一切便民而民知上之愛已甚於父母可殺而不可離循此而守無改其道自可以長治而補之愚不肖獨私憂過計以謂明天子在上尊德樂道從諫如不及而大臣又務以其至公同天下之心挾姦病國不容於公議者又皆已遠去而一時進於朝者又皆曰忠且良矣宜其小大協恭戮力馴致四門穆穆之美追還三代直道之盛而士大夫用意過當趣操介狹好惡矛楯毁譽陵

雜同國而處者言人人殊夫所貴乎國多君子者豈欲其必同然古之君子蓋亦曰和而不同焉耳其和者志也其不同者事也夫不和而可以爲國實難補之豈敢以褊心小智輕量在事之羣才然借曰如前所陳者皆忠且良也邪則所謂忠者固無異忠而所謂良者固無異良矣比肩事主同意爲善而勢駸駸焉若欲相爲消長盛衰此何爲者哉人何可以畢忠則必有不忠者撓其間人何可以畢良則必有不良者病其內彊者以智倡而弱

者以愚附從天下之公議遏而不得行方今之慮莫大於此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順德者君子之性而疑者事之賊也故詩人憂而戒之意者士大夫亦欲合而不可相疑而不親形格勢阻方且齟齬之情而胎朋黨之患因以害政而補之所慮者猶不在是蓋以謂君子必自好務德競而不務力爭使夫小不同者時亦小試焉以快其小不平而君子又務退避而不已則忠良之勢侵而後脫有大

不同者倪焉抵其巇而入之則凡今之爲同異者曾何足道蓋亦譬國於同舟奚取於胡越哉雖然事何至於是亦可爲智者道難爲流俗言者也伏惟相公道德之學經緯之才光映於近古天子之所信倚以伏天下之心士大夫之所儀範而慕從其日夜思念欲爲天下開坦塗而亡羣疑薰大和而導百順者亦必在此固將益振公議務白善人以拯捄之耶然有一於此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夫服天

下必以善而所以用善者不同以養人則聽以服人則違爲天下安可以善服人哉尚敦重則剽疾者疑貴明達則湥阻者忌與辯敏則淺蹇者忿進辭技則椎拙者枝至其它用一事則不便者必從而非之然入者之情亦何足以相賢愚而敦重明達辯敏辭技又爲國者所必須而不廢則亦安可與夫剽疾湥阻淺蹇椎拙者竝皁而同驅彼其矯己以爲人所爲則不可而謂人之視己若見其肺肝然故常以不容而爲姦非夫在上者有以養之

是苟無罪又不可去也雖然有道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敎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此以善養人者也爲天下惟無私然後可天下固不可以皆賢且能而忠與良者又世之所望而難得也則如牧羊然姑視其後者而鞭之可矣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也然而揚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何世而無狙詐先王豈惟不去尚有以使之故其敵者失也夫然故措國能大而有容緩

而不迫是之謂以天下爲天下天下知朝廷所以待之者公而責於人者不盡故人易以進而其志平若夫峻賞明罰豈不足以彰善而沮惡扶正而抑邪而古之語大道之序者常以謂九變而賞罰可言賞罰果難恃以獨治哉天下有大功罪與士與衆同焉而廢置之非難也而有所謂難者前却之志而疑似之行兩可之詞而常試之爲此中人之所以不自立而陷於邪欲君子之類衆則若此者皆當敎之不改而後誅又有肯己自暴不可復

還者設欲懷之其道無由然且革面以蒙利而內
有不服之心焉者雖小而必察故君子尤難之然
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不害爲大而有容緩
而不迫也補之不敢廣引以亂視聽書曰爾無忿
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先王之
立政其寬如此至於進厥良以率其不良亦曰從
厥攸好而已矣豈彊之哉昔曹參爲相用吏必擇
謹厚長者而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人有
細過專掩匿蓋覆而子窋之諫以無所請事者弗

聽也參之意亦深矣方時出於百戰之後武夫悍
士功名之氣囂然而未已參務揉馴其麤武崛彊
之心而輯安其休息無爲之業不得不爾至於諸
葛孔明患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寖以陵
替蓋先峻以法繩下乃稍収其民望而用之以謂
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
弊實此之由故繩且限之亮雖要爲之治體不苟
出於此然非桒蜀之弊不如是之亟使亮當文景
時不知與曹參意能異否也伏惟相公敦大知微

至於賞罰亦何足爲執事者道而要曰主爾忘身
國爾忘家先務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益収賢俊之
助而後均調其參差不齊之際以彌縫其侵蠹之
隙而後天下之貴名盛業可得而長守國是一定
施於亡窮過此則百官有司之所當務其大者禦
邊治河澄官冗而節財用消水旱而惠困窮雖相
公勤勞不以一曰置是而不念而補之以謂凡此
天下必有能爲相公以身辯之者而相公之所宜
慮獨天下之大勢哉今天下之大勢若巨川然隄

防千里深厚而完固亦足恃矣盍胡嘗視其曲無
蟻垤浸淫者焉而已補之獲見相公門下將十年
侍坐聽言相公固有采拾教載之惠而又職事在
文字每通籍殿陛下五日一敘立以望天子之光
明竊不度量不敢自比於在闕門之外而輒犯出
位之誚不知其當言與否而進之猶以謂語之至
者不敢載之於書而深者又不足聽故粗道其意
之所先者以代匱伏惟相公垂惠裁擇幸甚狂瞽
干冒鈞重死罪死罪不宣補之惶恐再拜

上吳相公書

天下之士見相公而言利害者幾人言而當者幾人言而不當者幾人若是者某舉不能知徒見相公之用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近取不避貴遠取不問賤天人之學儒墨之英大有所必用牛角之歌堂下之言小有所不遺以是知相公所持者甚重所期者甚遠而昝者或未之識也昔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折一矢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可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

夫太宗修文訓武以培其基真宗隆政講事以潤其色仁宗陶之以仁表之以孝四十二年天下乂安無狗吠之警逮乎英宗禮樂宜備矣而謙遜未遑也今天子慨然發憤追惟祖宗之餘烈想見三代之盛事於是舉國政而屬之相公相公以天子之意甚信而不疑也故敢以一身而獨任天下之責息天下之民有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已之塞其耳使不得聞陰其目使不得見也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以急天下之務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餔以待天下之賢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常行不以告吾君化吾民使一日為也雖然二帝三王之道不行於世久矣儀秦以口舌事天下而忠厚之俗離孫吳以兵法驅齊民而攘奪之釁起井田壞於鞅而天下方困于兼并肉刑變於文而彊梁始輕於犯法尋經補傳得不償亾而兩京之學衰更為虛無不貴實効而東晉之治失陵夷以至宋齊梁隋文教既衰武德不耀而天下瓜分矣神堯以英略一天下而太宗明皇繼之宜若小治也

然猶府衛之兵廢而為彍騎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變而為兩稅而唐之民卒不獲禮之盛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下逮五季王政不綱民德日薄固無可議者蓋又百年有餘矣天下之民引頸企踵刺月計日以求見太平之成法者固在於斯時相公謂不大有為以創其意則天下不治故先之以號令以齊其心大之以農桑以贍其力大之以刑罰以督其經猶以為未也則建學官以養其材崇科舉以變其習習之所缺今或有

之非以爲獨也凡以使天下不敢議不可知不敢議則治無不至化無不神矣此相公所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萬民之心亦以是深信而無疑萬民亦以此有望於樂成也自昔帝王之臣非有極高明致廣大之學其誰敢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者孔子之治魯誅少正卯而齊人以爲憂孟子之相齊言必稱堯舜而淳于髡以爲惑然則非常之事固常情之所懼者南冥之鵬海擊於千里而斥鷃從後而笑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某東方之鄙人學不

足以立本才不足以趣時獨以謂相公之用人雖樸樕棫棘莫不各當其分相公之待物雖鳥獸蟲魚莫不使之各盡其欲凡天之所生凡地之所養無一物不得自遂者是以敢用繆悠之說進焉雖然豈敢爲囊中之穎耶亦相公至仁樂育使不至於無用失性而已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孟子曰人不可無恥某之懷恥有道之世久矣而相公之治常以一物不得自遂爲憂則某之恥有望乎已也伏惟相公神明亮焉身賤迹外輒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不勝戰慄

上蘇公書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劒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邦洙泗之間老幼敘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籩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

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爲治家自爲法矣德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羣起而乘之駕徜徉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爲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以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爲賢而爲荀卿韓非拔冠褫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閎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爲鄒衍鄒奭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恳若卑而

為淳于髠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楚
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爲蘇秦張儀
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揕人之胸義不返顧計不旋
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爲荆軻聶政盖先生之道披
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巳降則又有山東出相
山西出將之說曾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
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輿
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摶燕楚之脊
其道四平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

危而好亂燕土确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
民健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谷膺擊韓魏壓頭中
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鬬楚接吳
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瘡邦
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
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與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
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
某不佞嘗切歎此夫有盖天下之名而後可以服
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

閤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
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盖天下之
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
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化者
非閤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
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閩而閩之人
感厲讀書頴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
湖之閒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閤下亦旣
知之矣閤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巳有隨舳艫於末

流望冠盖於後塵者使閤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
以言彼孰不油然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爲吳
人慶而次爲天下有望於閤下而化者慶也某濟
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
於閤下之前獨幸閤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
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盖聞君
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
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
不自慊補之雖不能亦閤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

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某再拜上書某官閣下昔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閣下容察之某少鶩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謂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纖縞而需狐裘入楚市而為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為得

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閣下書閣下蓋嘗自謂學出於孟子矣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為說約而執中者為近之遠以知天事一大以觀海之瀾而近取於牛山之木小得於食槁之蚓兼陳雜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補之不能識閣下之心而竊觀其為文豪重敢決旁肆横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愕然莫窺其指意之所施伏而俛仰而思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睹每睹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窈冥晝晦搖川震谷拔木發屋忽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須之雷止雨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閣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于理然後知閣下所之為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方且爭雄鬬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閣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識而閣下之心舒而博卷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

於名邪則方王公大人高門壘第躍馬疾驅言語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柔聲而乞親搖尾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耶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濵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所爭乃獨倀倀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即其所慕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庭閣下察某之獨何為哉夫冠雞佩豭之由貨殖遊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趨而使不得夫子而為之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識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

憤息附青雲之志者豈其言也補之不佞切眷眷于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澗馳坂也然齊侯納之燕昭市焉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邪有人焉其學既不為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也而終巳絜誠以求出於閤下之門不識閤下其庸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二卷

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及第謝蘇公書
荅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荅姚邦先秀才書
荅常褒秀才書
荅劉壯輿論國語書

荅劉壯輿書
再荅劉壯輿書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二

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補之聞三代之前天下無可治之事而賢者無急仕之意天子與其二三大臣終日接膝都俞唱和於其上而海內之民相與動心向風歡欣鼓舞於其下方是時也政教平而賦斂輕禮義行而刑罰止天下已治士雖有尊主庇民之業而無所用之則往往引手而去括囊晦迹以盡其生笑歌優游

以樂其時山巔水涯布衣韋帶樵漁衰老之人負檐行路之夫與之語有可驚之言而施於政有可見之効若此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三代已降世既多事賢者不忍拱手以視天下之紛紜而思有以治之則爭相奮厲發於畎畝之閒挾奇策以干時君曳長裾而遊王門以身任職以職任事各務有立於世而士始有好功名之心其不復知於斯時而退伏於山林者則皆當日之無能人也故人不知隱居之可尚而皆以有用為賢然而天下亦以治其後晉之士大夫不知為此者將以趨時犇而竊有慕乎隱者之名於是乎棄禮法遺冠冕以求為養高之術而晉天下之事亦靡靡不振無與治者甚可歎也陵夷至于唐而終南嵩少至號為仕途捷徑則其失隱者之風為益遠矣夫君子非固為隱亦非固為不隱也三代之前無可治之事則隱而不失為高三代而降世為事矣思有以治之則不隱不失為賢矣若夫居不可隱而固隱焉則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國家

承平百年政令日新主上慨然思有以追兩漢之餘而復三代之故焦心以問治降意以下賢而士之懷瑾握瑜者紛紛籍籍雲翔鱗起奔走自効不待招來盍補之嘗遊於齊楚之郊見夫帶經而耕者莫非求仕也而後知今日之無隱者設有之亦皆今日之無能人爾夫進不能少補於世退以受無能之名則與夫孟子之所謂自棄者何以異哉補之濟北鄙人也生十年而學學九年矣嘗自謂幸出於有為之世而恥矯晉唐之風故嘗歷四方

以觀郡邑之政治遊上庠以服天子之敎化從士大夫論議以知當日之施爲措置而稍稍自飭以求去鄙野之客竊聞執事以經術文章取上科以開敏明辯入幕府而有職乎庠序見師於學者故補之願伏於門下而受敎焉輒之以所爲歌詩雜文一編投獻於左右凡此非求果有用於今也要以爲不自棄而已不識閣下以爲何如夫沒世而無聞者君子之所疾則夫士之區區以自言者其亦無罪焉可也

及第謝蘇公書

祇荷寵光出於己分旣愧且懼不敢爲榮竊齊主父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閒莫能厚遇相與排擯不容於齊西入關資用乏諸公賓客頗或厭之乃上書闕下一歲四遷主父因言削諸侯徙豪傑或意其太橫主父曰臣結髮游學阨日久矣吾日莫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補之讀史記至此以謂士窮不見遇發憤感激自食可也而倒行逆施則爲非計私自記刻雖窮不爲盍補之始拜門下年甫冠先人方强仕家固自如在門下二年所聞於左右不曾爲今日名第計也自吳歸魯先人謝世家四壁立偏親需養孀嫠日逼少業慵惰不能作業念無以奉朝夕束書薄游爲苟且之圖分外得之祖飽爲幸夫畫虎類狗旣非本心而轉衣爲裳則所不能替望之不肯碌碌而反抱關者夫豈得已補之敢不益自撿束期終敎育之賜拳拳之心言不能數惟閣下裁擇

荅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爲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已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爲過及辱賜書道蹤職甚覩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爲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已至儉非而以身任官責㳂邪受物知無不爲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

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后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爲柔熟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幷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幷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

丞史以爲賢於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爲直不爲忮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與教離黨同門盡道與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朝則凶遠趣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如何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答姚邦光秀才書

補之再拜前日不鄙盛服踵門幷示長書甚善欣懌無已然推與非所當增愧懼也補之平生所患聲聞過情伏西野來茲厭人事至不欲以足蹈城郭將老學問不日新惟農圃之事適益知今足下書詞不以是爲問而以孔子之辭孺悲見互鄉或

拒或受意各有在者先之焉此施於補之爲不當於足下之比事爲不類雖意若與之商略可否然所以望於農圃老人者過矣伏讀再過茫然增愧抑足下固有惑志昔杜溫夫亦嘗引孔子爲說抵柳宗元其與足下小異者直以宗元在此位宗元逡巡不敢荅觀足下詞旨有求益之意非若溫夫茫洋不知類者宗元固自奇大猶不敢以是荅溫夫補之雖文字愧宗元然不爲宗元者其敢以不陞孔子之堂而受孔子室中之饋哉故累日不報

冀足下之知其心也足下先君博學於文以操行
稱足下聞詩聞禮與所以擇鄉就士不順乎非者
具在婦而求之亦不乏師矣如補之自觀漢以來
守一經士有所師傳本末不變者庶幾爲近乎居
語所厚惟不至若陳相說許行盡棄其學而學焉
者斯可矣老且不試祇欲爲陶淵明息懷屏事出
悔吝之外猶恐不近顧何以充足下望越論孔子
之誨人接物以欺已而無恥害足下切磋之意哉
然始聞鄉人言足下業通而行修旣見足下色溫

而意誠知足下可進於此道不但爲時文取科第
常情自喜以謂志願畢此者比也故終願交焉足
下亦彊學無墮補之老矣尚復覩吾里有足下能
似其先人文學好善干祿不回如此其美者詩曰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足下亦諒之補之再拜

荅常瓌秀才書

補之頓首補之雖未獲與足下游前者辱書俾撰
次先公行事見足下文詞志意與今學校舉子所
趨絕異又愛足下誠孝惻怛於其親凡可以盡力

者無不勉也知足下學問根本從古人中來非黃
而澤以欺時取售者必也因念涉世已來粗守所
知雖困不改故相得於形骸之外者寡幸而獲一
人焉其賢未必足下比然已如曠數十百年而逢
不可致之寶其自喜悅難喻故不度量其力之所
不堪而迎受足下至重之託然足下不妄以託人
而補之妄受之非也再蒙惠書足下胸中所懷自
爲涇渭而未嘗以語人者不俟相際而輒以語之
又以知足下與人交久必信引物連類深而明遠

而當以意逆志不合者蓋鮮足下識高妙所擇於
道者正爲門庭甚嚴然氣和而語溫蓋思而不貳
近小雅之流也甚善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
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悅何當一倍無任鄉往
補之再拜

荅劉壯輿論國語書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
通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別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
然齊桓晉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

文入與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於大君子之前也亡人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溺焉若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爲季札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爲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

適岐之異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爲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讒出逃父之誅不與奚齊卓子爭立足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主而已義嗣入可也胡爲乎委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敵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高渠之事與生實奚辨壯與其未之思耶凡補之爲此論者以譏夫假仁義之微情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譎甚而疑聖也豈善冀芮之謀以子犯爲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無所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未見固非是要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適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爲至論壯與疑於王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荀息事始

意壯與許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孔非壯與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召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也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

荀息何足議哉雖然荀息愚不幸旣許其君以死矣至於不濟壯輿以謂寧死而不貳之爲良抑貳而不死之爲是將死與不死於荀息無輕重皆不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輿必能處之矣惟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揜初之惡與其苟免如犬彘則死爲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知宗元爲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勣蒙喪邦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爲愧

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預其禍則狐掘之必狐埋之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餘非面不盡補之再拜

答劉壯輿書

補之啓示漫浪翁圖贊幷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名者意不在是魯直爲贊以反之此善論人之意非反也合也揚雄爲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惟雄爲知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壹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見尤也乃聖人之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矣故頗摭騷詞而反之非反也合也始欲爲詩寓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淡避以言來詬又離爲五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屬姑書此託之圖後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傀閭櫝者百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通也何足學哉記

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猶飲食固有常珍矣奚事異饌合萬宇以聚廬載百族與並游想壯輿亦俛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異爲補之再拜

再答劉壯輿書

辱寄示諸文所探討淡遠趣守堅定不爲利回譪然仁義者之詞也答漢東書侃侃乎直而不倨三復悚敬獨與明叔魯直論佛之可否類唐以來世儒束於教者齊楚矛楯之詞夫兩忘而化其道世必有人矣今吾曹平日接物小言細行不當於理

者下床履地卽有之患而求去爲道曰益此其基也此尚不暇而越求其大者議之後矣道之爲物間不可識俟至而後知然知者猶不言也何暇置氷炭勝負於其所未究哉人告還不獲盡補之再拜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補之再拜蒙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先君抱義懷術不願知於人故人知之者鮮賴先生之言乃更託於不朽則其家所以受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

候吏論先君之好學隱德類矣末復引邵子固以重及其不肖之孤固名重雖漢之盛如此人爲少補之年少學問未深大懼辱先君之世而害門下之義承命累日不寧雖然固以不能信行事槩冀遭與讒死二子皆遇害而先生語好學移譽則先斯人然則先生之以圖望補之也補之知之矣敢不受教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慙魂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窆鉅野之魚山重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歿不有信於今必有信於後故涕泣有請於左右魯直哀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槩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人爲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爲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

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留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忤乏糧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還乃還又嘗道呂梁阻不通留閱月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慍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卻行而已問則惑焉旣問之又從而喜慍之惑已甚矣若知

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尤耆爲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畧曰淸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郃比疾病臥昭德坊猶爲詩不輟以指畫空吟哦枕間神色翛然補之從旁錄之逮啓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是先君平生奇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爲少其大槩出處若此魯直與補之諸父厚而補之不肖嘗

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人謂足以發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罪逆冒昧自致魯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再拜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三卷

奏狀

辭免著作佐郎狀

辭免實錄檢討官狀

足疾乞外任狀

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再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奏舉趙元楷狀

太學博士正錄薦布衣陳師道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三

奏狀

辭免著作佐郎狀

臣十月二十二日至開封府界准都進奏院送到敕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承命非據䠞踖以懼恭惟陛下膺圖之初上奉天心中考古道旁詢國論下酌民言其本在於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其極蓋欲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者大明至公示以好惡故陟降始序

良慕立行則越百工庶位一事之虛苟非其人安得在此而臣才薄名晦方時起廢皆國之良顧臣何人流落之餘亦誤收錄碎首糜軀無以報稱伏念臣頃當先朝初政之際已預諸生三館之遊今所除官亦臣舊職況千載一時人思自効雖臣器小用近猶知欣喜激昂不應僭瀆妄有辭避第昨坐譴斥無它指名秪緣非才竊處清貫加以素寡學問憂虞積年凌雜米鹽茲加荒陋豈可復爾濫跡書林不懷梁鵜濡翼之羞以重澤麋蒙皮之誚

又臣飄零寒窶私計百爲實難黽勉遠處京局伏望聖慈俯察螻蟻悃款之情特寢成命且令臣赴河南府新任或賜別除京東沿流一合入差遣誓殫駑蹇仰荅生成見遞邀赴闕聽候指揮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辭免實錄檢討官狀

臣今月十八日准閤門告報奉敕除臣尚書禮部員外郎充哲宗皇帝實錄檢討官聞命䠞踖不知所裁恭以先朝大典千載之傳豈臣淺陋可備纂

述伏望聖慈特賜寢罷所有敕命臣未敢秪受

足疾乞外任狀

右臣被蒙恩使兩更郎曹未有秋毫可圖報稱而臣舊苦腳氣春夏加劇深懼職事或致曠闕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一外任合入差遣

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四月四日准閤門告報奉敕除臣神宗皇帝國史編修官選掄誤及蹣跚難勝恭惟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光映百王將欲發揮潤色傳諸千載必

得名儒碩學參備討論而臣才識卑冗詞技淺薄使預筆削誠非所宜兼臣先以疾病奏乞外任伏望聖慈特賜寢罷成命除臣一外任差遣

再辭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昨奏乞寢罷國史編修官除一外任差遣尋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位卑人微不敢於旒扆之間屢瀆天聽黽勉就職載惟神宗皇帝稽古創作跨唐軼漢形容鉅美史臣司之如臣自視恐卑弱不足以塞責昔倪寬有言使羣臣

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况今陛下垂建羣才可試者衆臣誠何人敢獨昧冒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施行臣無任惶懼隕越待罪之至

再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先於三月中以疾奏乞外任繼蒙聖恩自實錄檢討官除國史編修官臣聞命踧踖不遑寧處既具奏乞賜寢罷成命檢會前奏施行尋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懼久稽救命黽勉就職然夙夜恐懼終不敢安遂再曾具奏亦是乞賜檢會前奏除一外任差遣未蒙指揮恭以神宗皇帝國史紬繹歲久未奏成書聖謨王制天高海闊方茲分命諸儒參稽全美豈可以臣淺知猥預其間加有負薪之憂犬馬力弊蹐踣難強若臣不揣分量苟貪榮選無累信史辜奉明恩則異時雖填委溝壑何以塞責伏望聖慈矜閔臣下才無堪早賜檢會累奏除一外任差遣臣不勝隕越待命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舉趙元緒狀

伏見本府居住朝奉郎新差監在京物料庫趙元緒父故太子少師致仕槩在仁宗朝與韓琦曾公亮歐陽脩同執政時仁宗初命英宗領宗正槩言宗正非所以為重乞立為皇子後預顧命定策立英宗嗣大寶功施社稷同時勲臣之子皆蒙甄第褒擢多已通顯而槩之嗣子獨沈常調簪組之傳不絕如綫元緒刻意承家學問自立吏事足稱勘會知揚州蘇頌知應天府何正臣權京東轉運副

使呂溫卿曾嘗論槩之　功爲元緒之才可備任使
未蒙施行臣竊覩神宗在東宮荅槩書云首定大
策固已措時於久安世蒙顯休方當與國而長懋
槩之有勳王室事固灼著其墳墓居第在宋歲時
闕人照管伏望聖慈撿會前後臣僚奏乞特賜甄
錄其子元緒與一南京差遣庶以廣國家來舊念
功之美意而勸臣子之爲忠孝者

太學博士正錄薦布衣陳師道狀

竊以朝廷患庠序不本於敎而科禁是先學者不

根於古而浮剽是競故選置舊學削去苛規爲之
表儀使有趣向所以助成風化實緊得人伏見徐
州布衣陳師道年三十五孝弟忠信聞於鄉閭學
知聖人之意文有作者之風懷其所能淡恥自售
恬淡寡欲不干有司隨親京師身給勞事雖生其
釜甑不見色方朝廷振起滯才風勸多士謂如師
道一介亦當褒釆不遺伏覩太學錄五員係差學
生見今有闕師道雖不在學籍而經行詞藝宜充
此選某等職預考察不敢蔽而不陳伏乞遲差師
道充太學錄儻不任職某等同其罪罰謹具申國
子監乞牒申禮部施行

濟北晁先生雞肋卷第五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四卷

表

賀皇帝登寶位表

賀太皇太后稱尊表

賀皇太后稱尊表

賀皇太妃牋

賀太皇太后進奉表

賀皇太后進奉表

賀皇太妃進奉牋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節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

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后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

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元日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太皇太后

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后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妃牋

代北京留守王太尉元日賀表

代北京賀坤成節表

齊州賀興龍節表

齊州進奉功德疏表

齊州進興龍節銀絹表

代張恕單州賀受璽表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一表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進罪言表

謝賜校定資治通鑑表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銀絹表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筆硯紙墨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右丞謝賜生日禮物表
齊州謝賜曆日表
河中府謝賜曆日表
謝賜春衣表
代北京留守謝賜春衣表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表

賀皇帝登寶位表

欽承顧命嗣履寶圖謳歌有歸華夏均慶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挺生聖德夙有仁心問寢彰純孝之誠主鬯著克恭之美大明繼照至健體元邦之榮懷人所歸往不顯亦世是開上帝之符無疆惟休成曰吾君之大天地日月廓然泰清山川鬼神罔不順序鴻基滋固景命方綿凡在彝倫悉知慶蹈

臣等恪居外部覲覲重熙不獲恭詣闕庭

賀太皇太后稱尊表

冊嚴備禮位荅常尊宮闈之奉載虔海宇之歡普洽臣某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挺生聖哲夙著惠慈昊穹眷懷宗廟昭假輔文祖勤勞之理隆神孫保佑之功是稽兩漢之舊章用對三朝之光命聖人孝治天下風行臣聞成王持盈不敢忘文武之謨烈周姜思媚故能貽任姒之齊徽聿收前功允屬盛際萬世永賴百祿是遒臣伏限職事在外不

獲躬詣闕庭

賀皇太后稱尊表

位著徽稱居天下母儀之貴禮嚴備物昭聖人子
道之成宮闈載祗海縣胥慶臣某中謝恭惟皇太后
殿下懿恭性得慈儉身先坤極正於內朝陰教行
於四國用膺光命允荅常尊漢典具修式虔長樂
之養周詩足徵大顯思齊之功臣伏限職事在外
不獲躬詣闕庭

賀皇太妃牋

冊嚴異數位著徽名光舊典於古今溢歡心於內
外中謝恭惟皇太妃殿下令儀身率淑德性成輔佐
先朝憂勤內寢屬大明之繼體孝治增隆飭備禮
於有司尊稱允荅

賀太皇太后進奉表

尊祖徽名冊已光於備禮修臣常職享莫尚於多
儀輒罄菲誠仰干聰聽上件物中邦羨賦外裔宿
珍載申守部之虔用佐充庭之實

賀皇太后進奉表

長樂稱尊冊已光於備禮庶工率職享莫尚於多
儀輒罄菲誠仰干聰聽上件物中邦羨賦外裔宿
珍載申守郡之虔用佐充庭之實

賀皇太妃進奉牋

綸言誕告冊命顯加欽甚美之崇名慶已成之備
禮官聯無遠獻享具來上件物山澤之珍蠶桑所
入申提封之祗恪佐庭實之輝華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經謹周正曆推子朔景短窮而長至卦剝盡而復

來慶始宮闈歡均海縣恭惟皇帝陛下中和致理
仁孝承祧化本時行元統天而不息德方日起明
出地以無疆觀雲道民物之康齋居待陰陽之定
履端於始來福不回臣親託本支生陶惠愛傾一
心而猶藿祝萬壽以如山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表

衡端氣至候炭仰而鐵低表北景長知人和而歲
美宮闈均祐寰宇交歡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睿智
不居慈儉為訓本文之聖大顯思齊之光致成之

功益膺既醉之福斟酌歲始天地節而四時成孳萌日新陰陽爭而諸生蕩有赫臨下無疆惟休臣身託宗藩恩均鞠育用率先於庶位敬傾祝於萬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后表

律當乾九六氣資宜養之端陽潛地中七日知來復之候宮闈均慶民物同歡恭惟皇太后殿下德重母儀位隆坤極既助烈考本朝夕之憂勤用綏成王致神祇之安樂孳萌伊始福祿來綏臣親託

衆多之支恩叨均一之養協輿情之善祝介眉壽之維祺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營室昏中招搖北建獻履綦而迎慶書雲物以知祥恭惟皇太妃性稟惠和德崇恭儉雞鳴警戒之志美見於先朝凱風劬勞之心恩隆於嗣聖順迎陽旦茂擁殊休期仰贊於延洪惟輸殫於頌詠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易謹閉關益待陰陽之定傳先書物以知天地之辨惟晳宅尊與人同慶恭惟皇帝陛下剛柔體道動靜得時齋戒自修將神明其至德裁成輿合用左右於斯民薰陶大和積累至治臣本支同體茅土分封擬續周詩申百福而于祿敢忘漢禮稱萬壽以獻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表

立表土中驗日躔之南至求端天事迎陽德之大來惟茂對時乃介景福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參穹厚澤及飛潛生民本姜嫄之仁終配天者后稷

恩齊詠大妊之美要成聖者文王九功可歌五咸備臣疏封盤石託體螽斯幸覩太平之期跨三五德願祝無疆之壽何千萬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后表

周歷授時氣必先於子朔漢儀賀至事亦謹於陽生履端不忒介福是荷恭惟皇太后德崇慈儉道配直方長樂稱尊大備安榮之養關雎本化永隆信厚之風與國同休溥天共祝臣恩叨均一身託藩維敢傾向日之誠願贊如山之壽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璧合珠連會三辰於初紀芸生荔挺兆萬物之華心宮闈同歡民物胥賀恭惟皇太妃化行恭儉德合徽柔保佑帝躬恩已隆於邑養講明國典禮何歉於常尊孳萌茲新順履惟吉某親聯宗屬身託檐麻徒傾頌詠之誠願贊延鴻之福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元日表
璣衡窮次夏小正以首時玉帛會朝漢兩京之盛典恭惟皇帝陛下法天之道如日之升撫於五辰

庶政所以咸理惠此中國萬方所以來同以初爲常毋有不當臣忝同氣之重託維城之安慶五百歲之符適逢茲旦上千萬年之壽敢廢舊儀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太皇太后表
日回月周辰集諏訾之紀天清地肅風來東北之方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盛德在躬至仁被世裁成其道故能應君子之大來獨用其休將以錫庶民之保極順時滋養與物亨嘉臣親託本支恩分茅土悅九成之備奏稱萬壽以獻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后表
魯史書春事益先於五始漢儀朝朔氣亦謹於三微恭惟皇太后殿下順體坤元慈隆母訓化行內外關雎爰始於興王神無怨恫恩齊要本於成聖新陽肇布景福來符臣託宗藩之親均鞠子之愛願協輿情之頌倍膺眉壽之祥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妃牋
玉燭成書慶新元於端月椒花入頌美舒景於青陽恭惟皇太妃率性柔嘉宅身恭儉承上以禮光

女德於書詩撫下有恩冠嬪儀於宮寢安榮所享積累而成某內愧孱蒙預叨休蔭願履三元之旦倍膺百順之祥

代北京留守王太尉元日賀表
臣某言伏以盛德在木正月始和聖人謹於履端天下從而觀治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效天法地扶世導民爰褰六龍乃大一統當五百之運有二十之功仁義極乎漸摩禮樂備於制作順孟陬之吉旦舉元會之上儀放勳欽明授人時而不忒周

王壽考維天命以無疆臣某守備留都傾心法座眷言象魏莫陪百執事之趨自幸華封常罄萬斯年之祝

代北京賀坤成節表

建畢占中曆紀金行之始妊姜協聖禮嚴坤德之成率土傾心後天申祝恭以太皇太后陛下慈仁世濟睿哲生知昊穹所懷宗廟攸享配烈祖勤勞之禮隆嗣王保佑之功盈成祗愼於濟冰豐美大蒙於潤澤式虔至養允荅常尊誕惟孝室之詳肇

屆登禾之候謳謠歸美華夏舉同伏願太皇太后百順咸臻三靈共贊天高地厚扶不拔之洪基松茂竹苞資無疆之妙算臣限拘鑰守阻預凫趍

齊州賀興龍節表

臣補之言臣聞必世而後仁故百樂興於已治宜民者受祿則五福本於能敷人神克寧雅頌斯作欽遇誕彌之吉仰期於穆之休臣補之誠懽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纘禹勤邦繼文配命浹明措國葢在酧言道斯行而動斯和無非事者生不傷而厚不困所欲與之用能格精祲以降康交驩欣而養本大有天助豈徒河洛之效祥靈臺子來咸恩父母之難老臣久塵冊府方領郡章慶五百歲之期親逢穀旦祝千萬年之壽祗劇葵心瞻望闕廷臣無任仰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補之誠懽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齊州進奉功德疏表

臣伏以大呂應時氣協明昌之運至神出震曆符誕育之辰天人所歸遠邇胥慶恭惟皇帝陛下誠

明天縱睿智日新嘉祉富民至仁浹物重華協帝增光六聖之功下武繼文丕視萬方之治謳歌所屬精祲儲休神電遶樞陶陰陽之粹美祥虹流渚孕造化之精英鼓舞太平揄揚善頌臣誤恩剖竹一意望雲雖漢殿捧觴莫預千官之列顧舜庭儀鳳第同萬壽之稱臣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隨狀上進以聞謹進

齊州進興龍節銀絹表

臣伏以夢龍叶瑞元符神筴之歸望氣表祥鳳契

人心之慶幸遵復昌之旦敢修飾喜之儀前件物
人賴歷衣地息薦寶盡出盈餘之力用將頌詠之
誠充預大庭足備梯航之富懇祈膺算永齊箕斗
之明所有銀絹見寄本州軍資庫候有上供綱運
附帶入京㕛謹先具附遞入進以聞干冒冕旒臣
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代張恕單州賀受璽表

王事之修光昭夷夏天休所動玉出咸秦因月吉
之視朝肆禮成而均慶中謝臣聞物其有奐命不易

哉蓋政苟雖幽而不通則類有不召而自至所以
三服作典猶懷俘寶之慙四海告功方賚錫圭之
異惟德之視從古以然恭惟皇帝陛下若稽大猷
顧諟明命緊有憑有翼而罔墜故無聲無臭而來
臨俾壽而昌皇巳彰於眷佑則篤其慶民亦念於
用敷故滲洪恩以覃方域臣偶拘守土阻覲盛儀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詔命以四月一日日蝕避正殿減常
饍者占辰弗集馳走遽於嗇夫肆宥惟時繳抃空
於司寇未即路朝之正猶推玉食之供凡在臣工
莫遑寧處竊以日符天統當循黃道之常君體乾
剛故謹正陽之畏惟聖人觀象以立戒欲王者因
事而自修亦緣久動而必差乃有頻交而屢蝕中敘
恭惟皇帝陛下中正履位清明在躬孝承七廟之
安仁暨萬邦之往官惟賢而士勸善罰當罪而民
禁非奉以無私要本容光而必照建其有極燾用
勿憂而宜中固念茲而在茲寧弗畏而入畏緊寅
恭可謂至矣則變異何從召之應以至誠居然純

曜群黍不拱方知太戊之興雊雉何爲益見高宗
之盛宜光臨於黼扆且時御於輿敷茂迎至和允
答羣望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徒傾葵藿之誠敢期囘照未竭涓汙之滴尚或可
羞矧變異之巳消尤故常之當復中敘恭惟皇帝陛
下法禹罪巳繼文小心惟五事之罔愆於三光而
何累爰以朔旦自典重雲不用其行史前占於必
蝕增修於德人莫覩其㦸虧和足致祥順宜獲助

而猶謙尊自牧震號靡寧雖天所以愛人君常欲
制於未亂而王所以奉天道故當懼於無災然與
其戒居處飲食之安孰若擴視聽猷爲之善豈惟
過也見而更也仰是謂應以實而不以文南面宅
遵達四聰於虞舜大庖日御綏五福於周成庶或
聽甲終聞詔可

進罪言表

臣小官疎外名姓無聞竊比負暄上塵天鑒臣於
熙寧中聞交趾犯順王師出討臣嘗憤排忘鈇鉞

之戮願效區區誤爲安南罪言一篇於時臣在畎
畝又居父喪疾思愚賤且越職制以干國事既成
躊躇將進復止今師還累歲遠服來享而臣所欲
言項已草具留之私室義不敢安譬夫鶡鴇巳翔
於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臣誠疲駑豈足及事
其所誤文字謹繕寫成一冊以安南罪言爲目用
黃羅帕封隨狀上進伏望聖慈特垂聽覽干冒冕
旒臣無任惶懼屏營激切之至

謝賜校定資治通鑑表

進奏院遞到校定資治通鑑所牒伏蒙聖恩賜資
治通鑑若干冊付臣者先朝稽古之意名臣敘事
之才成書甚難來世所考故乏丹鉛之補預蒙緗
帙之頒臣補之中謝伏以英宗皇帝睿哲生知憂勤
遠慮欲觀歷世君臣張弛之跡以知千歲治亂得
失之原渙詔耆儒特加撰錄神宗皇帝孝思善繼
聖學博通三臣茲封不特詩亾之數五季更投厥
惟麟止之終發於雲漢之章賜以龜鏡之目恭惟
皇帝陛下論唐虞而圖治舉元愷而佐功與亾灼

知屢省觀於乙夜忠佞大判爰警戒於在廷以嘗
預於校讎故亦霑於賜予頒學官而伊始藏私室
以至榮臣聞惟賜不常論報宜一圭瓚乃豈車馬
則棄雖臣狹識而淺聞妄意深求而博考思事君
許國之義奉以捐軀資愛民利物之方用而從政
庶逃虛受之恥仰荅非常之私

哲宗實錄關院謝賜銀絹表

臣等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等銀絹者屬辭比
事將爲千載之傳抱槧懷鉛未有一毫之效寵先

臨於使指恩已逮於匪頒中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愛祿于天修身以道因心篤慶本王季之事兄彌性似先乃成王之爲子稽哲宗之政理亶神考之規摹雲漢在天丹青莫像是用飾玆典領共俾討論曾微草創之勤遽忝帑餘之錫簡編充宇蠡測海以安能歲月累功黃成山而儻可瞽獘綿力仰賛成書臣等無任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筆硯紙墨表

臣等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等筆硯紙墨者紬繹信書闕官曹而伊始詢謀故事給筆札以爲先枉異數之曲加撫寸長而安有中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挺生聖質丕變人文繼先朝廸哲之光有繼序遹求之美森然斷簡豈徒副在有司燦若列星乃可傳諸無極而臣等職司典領忝備纂修甫窺東觀之藏遽忝上方之賜精毫良楮堅石黟煤食浮已愧於事先器利尤慙於匠拙還固特稱乎良史益以覈詳苟衷但謹於編年庶無疵抵瞽當獘竭以荅寵私臣等無任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述修先訓攷次新書闢省闥之嚴湀詔宰司之典領討論既重付界尤慙敢圖比事之初遽忝上方之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思維則善教得民率時昭考之功維十九年之記副在有司之事乃數千歲之傳以臣謏被揀掄預聞紬繹毁煤吳石蔡楮霜毫燦然四物之精出自九重之祕未知報稱徒遽矜榮揆青天白日之容固無心巧輯斷簡遺編之美尚或力能瞽獘見聞少補毫末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伏以論先朝無競之功垂來世不刊之訓凡在官聯之選固稱儒學之榮編摩未效於寸長筆札遽叨於異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懋昭大德對越在天稽神宗制作之隆倬爲令典當嗣聖纂承之始付界成書詢求故事之餘均及上方之賜霜毫之潤溪石之堅墨以代鉛紙惟易槧顧裨諶之草創積日何功儻荀悅之編年它時有考粗期輸竭不愧寵私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鉛槧之功未聞於少補金繒之賜首逮於匪頒枉使指之光華拜君恩之隆渥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恭默當乎忠道愛敬隆於事親迹熙寧訪落之勤迄元豐顧命之重憲章咸在謨述宜加申敕有司參稽故實眘言最陋預被選掄既其論次之初均以幣餘之錫夫居其官則思事懷其祿則赴功固雖狹識而淺聞妄意深求而博考粗祈薄效仰贊成書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預聞紬繹未有毫釐遽煩使指之臨首拜幣餘之錫被蒙寵渥增愧矜榮此葢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對天之休以慈爲寶雖先朝之政理在太史之冊書將欲爲無窮之傳故必著不刊之典咨求故實付畀有司眘言選掄猥在最陋屬討論之始事均賚予以勸功攬制作之原浩如觀海積編摩之助儻或成山誓殫淺聞仰荅鴻造

代范右丞謝賜生日禮物表

棘薪永慕載臨生育之辰稟餼特加申用故常之錫光華白髮感激丹悰中謝本乏將明粗知忠孝蒙先臣之遺業遭累聖之致平遍履聞臺遂聞機政至仁獨運方與不世之勳末議數殫未有秋毫之補而適遇桑蓬之旦重叨庖廩之頒已懼素餐安知報禮斯葢伏遇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惠羣工體貌所加播紳咸聳觀酒食之象君有施而心親誦殷肱之歌臣無功而形渥誓當糜隕仰荅生成

齊州謝賜曆日表

臣補之言准進奏院遞到宜一道賜臣紹聖二年曆日一卷者臣聞迎日推策在昔黃帝之御邦以初爲常自時周王之賦故臣叨守長職在承宣樂與吏民同遵詔令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修身以道求端于天璧合珠連煥三辰之順膚雲行雨施摩萬物之華心雖歲事之宜頒本王功之最急璣衡滑運孰知聖治之日新龍錫時修已覺豐年之氣應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補之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謹言

河中府謝曆日表

臣補之言今月二十五日都進奏院遞到宣一道伏蒙聖恩賜臣崇寧元年曆日一卷者初郊上帝肇改新元謹堯曆以迎推因夏時而誕布偶竊藩維之寄預蒙歲首之頒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動靜以道而大光先後於天而與合本諸修己雖聰明睿智足以臨用此求端叅風雨霜露無非教將以撫五辰而熙績和三事以

敘功臣職在牧民欣於奉令土牛將磔猶歌二日之鑿冰玉燭可調願頌豐年之多稌

謝賜春衣表

臣補之等言句萌畢畣慶賜可行土牛久飾於送寒函篇未歌於逆暑廼眷造庭之彥爰開在笥之良肆有等差均於覆被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宜人布政育物爲功丹皮自適於陰陽氄毳同和於天地旣陶無外之化亦霑咸若之恩纖篚亂流豈惟加五百里之遠女工同燎故復半三十日之收矧是具僚與之同體適及風雩之後大頒帑帛之珍君賜足榮不嘆無衣之七王章有分庶逃終褫之三晉各糜捐以圖報稱

代北京留守謝春衣表

涼風退暑流火戒寒爰開在笥之良式厚兼衣之寵居然被服同此恩榮臣某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至健體元大明燭隱室灰爲候載先栗烈之期帑帛用頒肆有等差之賚臣等均雨露重霄之施忘冰霜顏朔之勞晉竭愚忠仰酬聖造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五卷

表

齊州謝到任表

南京謝到任表

亳州謝到任表

信州謝到任表

河中府謝到任表

湖州謝到任表

謝得請南京鴻慶宮表

謝得請江州太平觀表

泗州謝上表

代河北提刑王朝散謝上表

代朔漕蹇侍郎謝獎諭表

代朔漕李楚老謝獎諭表

代北京謝太皇太后埀簾戒飭官吏表

代朔漕蹇周輔謝除侍郎表

代湟州守韓太中授官表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代劉門下謝表

代劉門下謝表

代韓太中乞致仕表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表

齊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伏奉敕命差臣權知齊州軍州事臣已於六月十六日到任交割訖從臣之欲獲奉親與便臣之私使近鄉邑愚衷自擇其所處素望亦何以復加惟寄重而才微且人輕而恩渥循涯淚覩隕涕難收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五世簪纓一介韋布涵濡禮義砥礪鑛頑先帝起經

術之類偶叨賜第陛下修館閣之舊首玷具員傳毛羽而使翔弛銜轡而要至獨行偏上不知所學之何施少與數奇秖有此心之自信丐廣陵之郡政在元祐之五年從講書中以著作召雖此職名存而實廢然常情內重而外輕再陪英俊之游亦幸採收之及而臣拙艱滋兩貧寠仍之歷塵中秘之五資坐守集仙之四庫未嘗任毫末事安得有膚寸勞於法既當爲州還朝又已踰歲用復傾於肝鬲至兩瀆於冕旒敢圖包荒重此得請假濟南之印紱近大野之墳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發天縱之多能爲日新之盛德謂未有學而不試盍必將試而後知故茲愚踈亦在器使再念臣所領郡耕織甚饒人之愛生法令易擾雖閭達多智不無從昔之土風而平易近民亦有當時之政事臣願布宣上德利養下氓儒小假於歲時必粗裨於萬塞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臣昨任知齊州爲揚州修過摘星樓事伏蒙聖恩特從寬典就差通判應天府臣已於三月二日到任上訖小已下僚昧於職守感時公議特此貸全未使廢閒猶叨安便媿淚汗溢感極涕橫臣補之中謝伏念臣家世凋零在朝廷者無幾人材闒茸所學問者又非假迫寒飢出營仕進本自安於常調固絕望於亨塗庶幾孤愚不越分量而偶窃臣之一薦濫文館者十年初無毫毛得被驅策徒累責任以致麾符臣自揣思久當顛沛加以

菲薄多故器小易盈不能恪居於其官遂使咎生
於所忽幸仁聖矜其如此故迂疎尚以幷容第觧
郡章旋霑祿食將母之幸於臣已多德大施隆身
微命賤戚遂莫遑啓處若驚恭惟皇帝陛下明目
達聰與人爲善畢修祖宗之舊政遍攬中外之英
材建官惟賢宥過無大雖悉生之螻蟻亦蒙賴於
乾坤臣敢不謹畏自新忠誠内誓念洗心以償罪
譴旣負負無可言思發憤以赴功名又區區不足
道報恩無所碎首爲期

亳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臣昨知齊州緣舊公坐正月十日准敕
降通判南京礙親回避九月三日准敕就差通判
亳州於當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咎悔難追巳更
寒暑嫌疑自列致憚道塗再服寬恩重增感涕臣
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祖知學問本乏
材能仕豈爲貧懃居畢之亦分家雖積善傷餘慶
之巳微嘗念居不可以求安福孰先於無禍故六
年遷徙甘常困於米鹽而擧從凋零祇自憐其形
影未敢當江湖飛集之數何足掛朝廷論議之間
每欽宥過無大之仁則思見危致命之義未試以
事孰明此心諒與釜之已多誠孝瓶之何有但知
擂已皆是踰涯恭惟皇帝陛下惟時憲天常善救
物稽先朝之美意與治古以同與謂蕩蕩民無能
名佑啓我以正故業業日致其孝繼序思不忘蓋
欲得萬國之懽心足以斂五福而敷錫雖甚微鄙
不移棄捐重念臣頃迫養親久從補外昨由公坐
得譴止以佐官連書亦旣累年實更三赦事雖自

致情則無它庶省循苟免於人非或湔洗稍容於
國是犬馬能報況服冠裾榜擽無堪猶足燔燎終
自知其死所不敢愛於身先瞻望闕廷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

信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先奉敕落祕閣校理添差監處州鹽酒
稅尋丁母憂服闋奉敕添差監信州鹽酒稅已於
閏九月十二日到任管句訖初免親喪再塵仕綴
昔于國典復以罪行夙涉江湖祇臨物局戴淚仁

而自幸俯餘息以知危臣補之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材駑下少不天而孤露畏無類以僻違踰先朝經術之科玷陛下文館之選至於積累資任忝冒麾符雖區區揣巳分量之餘實祿祿同將流輩之後內則諭事考言而蔑秋毫之獻外亦承流宣化而乏膚寸之聞豈惟有悔之莫追自以無功而應汰含容渥厚昧情頗躋咸股往以得嫌旅奧焚而誰咎神理交讁家禍併嬰弔影內慙捫心外傈當誠亾於苦塊尚收錄於簪裳又竊便安

惟湊感涕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前烈澤浸萬方皇穹降康休應屢至故簡弗率亦赦在寬爲易及魚不出天淵之內息蹤與刜尚容鑪錘之間臣敢不省巳愆尤誓心忠義哀荒未復懷色養以終天罪垢難湔報明恩而無日

河中府謝到任表

起廢來還薦更郎選屬餐爲請復假藩麾初見吏民敬宣條敎明恩未報感涕徒揮伏念臣東生拙嬉遭世隆盛知寡尤所以干祿非曰能之謂崇德在於安身終不近也熏心自艾補劓無期雨露不私句萌亦奮惟兩朝之聖政在太史之冊書苟以非才忝於羣彥青天白日道至大而難摹黑髮丹心力不能而知止卒緣累懇因得便私粵自劇曹付之名闕差馬不勞於吉日乞麾更值於豐年散旅再收啼飢皆飽斯蓋伏遇皇帝陛下斂五福以敷錫協萬邦於時雍重華如虞氏則旣以用其中丕承如武王則亦不忘乎遠固特重監司守土之任益膂視省官卿寺之除臣顧湊體至懷粗推所

學庶幾一日之必葺敢意三年而有成

湖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奉敕就差知湖州巳於四月二十九日到任訖始解蒲中郎臨雪上去股肱之要郡得山水之名城除授每優事功常歉愚衷內揆感涕交揮臣補之中謝伏念臣本以寒生起於下國囏勤少日旣孤露以不天同學長年又僻違而無類未足稱王襃之選奚取銓衡不能措游夏之辭何知筆削一昨所自陳列皆出悃誠巳憂疾憊之莫勝更

覺才殫之難强恐隕越無以塞責故竭循異於食功終賴察徽俾從補外逮今移徙復竊便安然臣自惟何人徼幸遂得若此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光前烈仁覆羣倫瑾瑜所貴於匿瑕菅蒯可収而代匱故容冗使屢及下材而臣以五十歲服官之時當二千石共理之任有心許國蓋蚤脫於冗員無地輸忠但益修於常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

謝得請南京鴻慶宮表

罪彖一洗幸已難逢未忘疏惕之初遽有便安之請天不辭於平施物自慶於曲全論報無時捫心有靦中謝伏念臣積衰之系始冠而孤本以下才甘於常調而偶在選掄之末旋招譴咎之隨尚賴拙疎希當事任是以頃先獲宥晩益附轄就付宮祠實養以官曹之佚優加廩給又邮其私室之空德厚不貲愧深罔措斯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舜大智法湯克寬董之用威予以馭幸故明詔飾其能改而申令許以復収臣敢不日夜以思妻孥相晉念方素飽歉孚於事實之能惟勵赤心遵懼以終始之戒

謝得請江州太平觀表

起廢恩優薄從裁抑包荒德大終畀便安以平時不敢僭求而一旦曲從私欲揞生莫稱灑涕自驚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才鬼瑣生五十一歲行身未免於悔尤仕二十四年責實罔無於毫末流離困劇秖缘梧鼠之技窮澌洗召還寔遇飛龍之施普愚不知於適變任猶

念於安常一昨罷還中銓當守遠郡惟祠宮爲之加餼廩本先朝所以優臣工豈圖棄置之餘亦被生成之賜雖乏可依之田畴不違在望之松楸荷天至私踰地罔措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體成王之爲子本王季之事兄彌性似先因心篤愛持循舊法開示有容故臣所蒙於分猶過未溘先於犬馬終願馳驅亦嘗學於詩書敢忘忠義瞻望闕庭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

泗州謝上表

久此投閒初叨遠郡偶緣乏使亟竊名邦被中旨以促裝不違啓處荷上恩之起廢祇劇涕洟已見吏民恪宣惠澤中謝伏念臣幼知勤苦中幸採收門戶積衰年齡浸晩聖主屢至尊之位下材起遠譴之中誠於曩時願效毫末汗青載筆嘗寓直於瑣闥雞舌含香曾對敭於文陛而臣自近疑悔初非棄捐覽輝絕望於赤霄食野愈患於豐草四門方闢多士具來臣實何人首煩申令斯蓋皇帝陛下盡循古道獨運乾剛服萬物不以威刑驅一世躋

之仁壽咨詢欲當則左右前後皆正人播告必耶則風雨霜露無非教所以小有軫慮未累砥平振古德心回昊穹之有赫普天和氣盪災祲以無餘方當大酌民言益新邦命伏況潁淮置郡除吏須材豈宜淪廢之餘遠誤遴求之及今歲事將入而用流漸平臣當更謹故防搏稍長利不敢飾廚傳將迎以希譽庶幾審詔條施設以首公誓報更生之恩終捐九死之命

代河北提刑王朝散謝上表

人物何堪久已安於罪戾事權良重曉復幸於致收德厚察幽感深出涕中謝伏念臣學非知古才不逮人屬逢上聖之有爲偶以微勞而見錄越從長縣擢冒觀風傳以羽毛俾注心於寥廓弛其銜轡使寓目於坦平不知無庸猥欲有立海壖之遠爽貨所交豪商逐利於不貲編戶取贏而自入公冒三尺歲失萬金臣嘗究知意謂可惜惟是拙謀之欲速且緣羣策之未安妄爲更張不待報可人言交至聖慮獨私察其本無它情是以第使解秩剡

待罪之未幾已量能而稍遷委以邊儲責之充羨尚因狼戾之入趣微樵爨之憂豈敢告勞粗期弛負間關一歲荏苒八期況當核實之朝尤慎酬庸之賞何幸冗散不終棄捐旣盜按刑猶兼觀糴論心莫稱隕首爲期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包荒日月燭隱記憐擯散之舊洗除瑕纍之餘欲衆人各致所能恐一夫不獲其願臣敢不循省前愆激昂後來庶乎無曠隳之憂或者有補報之効

代朔漕蹇侍郎謝獎諭表

金節假使權之重勞苦何裨璽書旌吏治之微丁寧甚寵中謝伏以大河北潰比道災騷土功劇荒度之憂輿梁有病涉之歎膺謨滑運羣策幷收親煩稽衆之明首冒觀風之選馳驛夙夜泝沿往來叅諸人意之同斷以臣心之見謂夫轉害爲利惟因事則不煩至於徙東就西亦取道之良便泥塗盡壂郵傳一新曾微通聘之虞獲免竭工之擾粗可塞責豈敢言功仰承溫厚之辭申以光華之錫知臣若是許國奈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撫五辰以

致績之疑體羣臣以要下之報蓋功必明試而悅在見知凡茲班聯孰不動勸昔更殫於勞力期仰答於龍光

代朔漕李楚老謝獎諭表

十行詔札溫然教勸之辭九府幣餘申以煇華之錫寵恩并厚報稱無聞中謝臣頃以迂疎久從廢斥偶上案於記錄復擢貳於輸將及屬大河再歸故道舟車之役斷於一方井畝之空翛然千里天衷載軫旰食靡遑親選班聯就加視察以臣預領封

部叅董役工王事之勞自宜盡瘁詔書之辿安得役府盡壂泥涂一新郵傳既免民居之墊且微虜聘之虞在職當修亦臣常分庶幾逭責豈敢論功而詔使爲言璽書加獎又頒內帑幷賚私家祇荷眷恩惟知跼蹐恭以皇帝陛下與人爲善明目達聰欲羣臣咸飭爾能恐一夫不獲自盡靡愛慶賞以圖懋功誓竭馳驅仰酬覆燾

代北京謝太皇太后垂簾戒飭官吏表

臨軒共政方祗適於多艱申命在公咸靖恭於爾

服欽承睿訓增激愚衷臣某中謝伏以大行皇帝稽古法堯克勤續禹允文允武乃聖乃神功烈及於皇天道聿懷於多福而方虔植璧遽泣遺弓爰資訪落之謀載慎晃鷩之守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仁世濟濬哲天開叶恭默思道之誠助焦勞求治之意申飭小大各安舊常臣某等敢不上體至懷下堅素守祖知奉法惟夙夜之不忘更誓投軀庶涓埃之自效

代朔漕蹇周輔除侍郎表

內閣通聯擢陞未幾貳卿高秩掄選載加曾遊懇
之莫遑第覥顏而罔措中謝伏以唐虞制作無曠庶
官夏商纘修亦克用乂陛下龍飛天位虎變人文
博稽舊章大布新典在天則北斗惟喉舌於國則
尚書乃樞機竝張六曹各領四部侍郎雖掌其貳
左民又特其繁唐有司元少常伯之名周乃地官
小司徒之任凡井田徭賦之政與經費貨藏之方
其職之所當奉行其屬之所從質正必得疏通知
遠有爲之士以贊美成在久無前之功豈宜殊恩

橫及瑣質如臣者之博古之學非濟務之材蚤以
孤生丁乎盛際晚緣官使誤玷聖知察臣心雖頑
朴而能盡其心憫臣力雖疲駑而能竭其力屢膺
明試寖歷要津初微一介之先每煩三接之渥因
已塵禁塗之清切蒙使隱之光華伏況比覲威顏
初叨臨遣今故防未復而新稟尚虛豈圖旁求更
此濫舉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對時更化跨古圖勳
畢收羣倫與共庶績合葦籥以助圜丘之樂飾柔
弧以恭武庫之兵越先衆人進躋榮級臣敢不祗

服訓誥厎慎事功耗目爲憂輙忘其智有所困糜
捐是效自許以知無不爲庶幾衰羸小補嘉會

代濮守韓太中授官表

配帝合宮爰遵舊典正名羣吏聿易新階恨盛禮
之莫陪媿殊恩之坐及服膺祗訓攺觀增輝中謝伏
念臣生世甚寒起家尚幼綴鵷鴻之末跡近日月
之清光初乏異能浸階膴仕備員兩省徒有盡規
之誠假守四年不無去國之感荷天衷之曲記知
臣節之粗殫遠及禋成例沾官賞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對覲天地致孝祖宗昭明不世之休功滲漉
無窮之惠澤伏況銖德定位稽古建官將使人憂
其事而不陵實中於聲而可攷豈容衰陋首玷光
榮忠上荅於至仁唯自期於盡瘁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祇帝合宮穆神休之如在施仁寓縣藹民氣以爲
春預陪晃獻之嚴均被勳封之錫中謝伏念臣自恭
機政寖歷歲時任重爲憂寵至是戒高明日運徒
知聖德之不遑忠樸慮殫滋愧王功之無補逮緫

章之親祀肅群辟之具來玉軑未馳雨先驅而警道黃流既祼日純耀以排氛仰惟信順之所章此豈贊襄之可及已告成於釐事肆大賚於寰中衍食增封駢休沓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慈致治精禋格幽跡其始基固可效天而法地推諸極至自當咸五而登三澤無一物之不加恩始近臣而下逮未知報禮秖有捐軀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宗祀明堂穆靈心之上應受釐宣室霈皇澤之下

馳恩始近班寵霑異數（中謝）伏念臣施爲素短遭遇獨隆未有絲毫可裨政理徒識古人之大節奉以周旋常憂小器之易盈命而傴僂既託股肱之任屢承惟幄之言二聖同心萬邦作乂本中孚豚魚之化獲大有天人之符肆禖享於合宮肅錫鸞之在御益上德孝慈之至學宜格於幽雖臣工奔走之靡寧則惟其職及茲慶施首冒寵光食衍實封勳隆柱國莫追辭避秖劇矜慚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法古寬仁疇時富壽聖有謨訓故吾君常則而行神罔怨恫故斯人竝受其福使太平可以坐致亦群臣實與有榮惟誓糜捐以圖報稱

代劉門下謝表

驟膺中旨改貳東臺任已重而不勝請徒堅而莫避感深榮寵愧極迂疎臣（中謝）伏念臣素乏賢勞蚤塵柄用思一介之賤而得志若是顧歷年于茲而報國缺然是以進常內竭于見聞退亦不遑於夙夜借曰知爾則何以空懷盛旦之難逢安有爲事而無功方愧中才之不足已爰昧冒更俾進遷而

況黃閣三司之崇侍郎左相之亞猥當謀大滋覺人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付物以能使臣有禮稽法上古無貳法於後王取士當今不借才於異代股肱所寄負乘爲憂誓殫積日之勤終覩太平之美

代劉門下謝表

備員內史已預秉於政機改職東臺矧重增於事任非才第愧成命莫還（中謝）伏念臣猥以寸長寖叨大用幸聖明圖國每容言聽而諫行庶法令便民

復見家給而人足所以入侍禁闥出居私庭罄智中之淺聞豈敢有愛息天下之大計惟不足爲何期無功更被異數衆遷左省實祇納言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與治同政求天意欲勵臣節靡愛官榮詢國人言賢豈聞於皆可代大臣斵手終畏於得傷尚竭疲駑以祈報稱

代韓太中乞致仕表

壯而入官老則謝事禮典格言之具在人臣常分以當然苟唯貪榮祇益招悔用瀝肺肝之懇上塵

旒纊之嚴中謝伏念臣畜猶諸生起自下國賴先朝之識拔初脫冗流荷陛下之獎知寖靡榮使按刑兩道將漕入期出領州麾入聯府案徒坐糜於餘廩曾蔑著於涓埃盍嘗選貳計廷進靡諫省間因便殿數侍清光不以此時少有裨補至於晩境寧可激昂一昨蒙召近藩備員大匠當陛下董正治官之日實羣公黽俛從事之時而臣年齡尚衰筋力愈憊既難拜俛莫奉朝趨輒求便私偶幸得請陪京地近留司務閑雖眷戀於明恩終愧慙於尸寵安有鍾鳴而不息庶幾髩倦而知還恭惟皇帝陛下乾坤幷容日月兼照願賜骸骨許歸里閭亦使追隨垂白之民游泳太清之化則甚微蒲柳猶私潤澤之功而已晩桑榆尚託舒長之景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致主之心已淪幽壤飾終之錫更躐舊章兆協卜之以時恩殞身而莫報中謝伏念臣祖光以德業名世常擢任於宰衡臣父康以詩禮成家亦登延於勸講而俊俗方收哀揚稍之巳亾太醫遽臨痛桓

榮之未老無祿私室荐罹鞠凶自啓手足之初至掩窀穸之際君命屢至賵賜有加復因匠屬之殤材俾還家塋而觀翔殘喘何力秋毫賴官此盖伏遇太皇太后仁深念功禮不遺舊將博勸於士類豈曲私於臣門克意紹先獨自期於忠孝纏哀待盡兩無報於君親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忠如皦日痛親志之永違德及幽泉戴君仁之下逮臣某中謝伏念臣父康篤行成巳力學傳家二聖

以似其先人一旦欲加之顯任而頃因過毀已羸沈病拚遺恨而莫伸委渙恩於不報自初告臥以至喪還賜藥賜珍歸賻歸襚優命沓至常分已踰復因匠屬之鳩材俾過家塋而視塴克襄大事無費秋毫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禮遇臣工孝治邦國將爲世忠良之勸豈獨臣父祖之私往者不亾當有鬼神之結草微而含氣猶知鳥雀之銜環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六卷

啓

謝授館職啓
揚州謝執政啓
齊州謝執政啓
湖州謝執政啓
上曾樞密啓
南京謝李中書啓

亳州謝執政啓
亳州上李中書啓
賀中書韓相公啓
賀門下李侍郎啓
河中府謝執政啓
賀許左丞啓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六

啓

謝授館職啓

誤緣公舉旣不能引分而終辭濫俾試言又不獲竭愚而小補自宜汰斥尚玷題評秖有矜慙安知榮觀竊以挍讐之設始於漢氏之購書員品之增盛於唐室之好士故二代疏集聲明之爲備亦一時衣冠人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閣之華近閶闔鉤陳之邃至謂道家羣玉之府蓋象天官東壁之藏

近稽有宋之隆專號育材之地故招來於閒暇之日而官使於成就之時職非要而地嚴欲知其可貴祿已優而責寡使得以自修恭惟治平之初深有講求之意詔四三輔選二十人當時彬彬最號得士厥後往往奮爲名臣逮神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已遠欽文母思齊之聖當成王求助之初咨謀大臣修舉故事繄詔書所以取之之意則欲其有行義政事好學而能文至策問所以攷之之方又欲其知忠厚勵精扶衰而救濫竊思在上詳延之若是則覩異時施設之謂何宜得髫髦以副側席如補之者系出簪紱輩平之後才非丘園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煩丞弼之過聽昭回地近英俊朋來聞九奏於洞庭徒知神駭飛雙鳧於渤海更覺身微加以陟岵永悲臥漳久繭孤將五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牛曾無斂手雖欲自勉竟不能奇攷古不究其本根議政終成於迂闊主父屢困九事敢期於入收公孫太疎十策

乃僅於一得正使焦頭而爛額猶足爲功眞成毀瓦而畫墁尚容見食服訓辭之甚厚預刊綷以爲榮非止見黃香未見之書以資雜博亦欲正劉晏不正之字固有愚衷靜言所遭良出於幸斯蓋伏遇某官幾微謀國忠盡致君深明致治之原要在得人之盛（蘇公郎云傳百聖道爲一世師不待文王而興自任伊尹之重）大儒之効吾道方興多士以寧斯文永賴顧容淺陋亦誤采收昔班超以秉筆得令史而不慙陽城以愛書從院吏而自給彼皆慷慨有志之士敦朴可用之

才苟得以文墨而効官則雖爲卑賤而可喜而况加以樂育借之美名方朝廷耆艾之具來與嚴穴幽奇之咸在世逢有道之會人望太平之期屬當是時乃在此選雖復中才之難猶將奮發於有爲補之願治氣養心修辭居業粗希前輩豈惟文字之末流未負平生僥以功名而自致

揚州謝執政啓

叢空坐笑輒傾將毋之誠鈞播無私偶遂佐州之請意雖甘於逸外跡終涉於干摩伏自思惟良深

震懼竊以聖人在上就不懷利見之心君子處躬蓋亦有常分之守皆足以圖則當畢慮力可以任則宜竭能固有埽曹相之門而藉以求通客常侯之舍而因技得召志義有在貧祿不嫌其失實事未聞虛名可貴所以樊英聘而漢稱得衆禰衡薦而魏爲失人雖非軍輿輕軌之利行猶曰園林鴻鵠之爲觀凡是二者必居一焉如補之者質薄自憐學迂寡用陛下纂極之日羣公入輔之初旁搜廢捐不間疎逖亦預諸生之選入陪三館之遊朝廷淸明官省閒暇鵷鷺逸翮競高舉於丹霄麋鹿野心終自懷於豐草仰慙敎載之惠未知補報之期願試朱墨且親甘旨魏君僕被非見汰於盛時蕭子抱關亦各從其私好此蓋伏遇某官引君以道附衆以文養材無一介之遺建官必羣議之與發爲久大故能贊於乾坤馴致中和蓋將與於禮樂夫何小醜首玷至公江陽故都民俗信美剔備倅貳足竭疲駑尚假歲時不慙刻鵠之類鶩庶幾平昔未忍轉衣而爲裝誓殫勤勞粗有寸尺仰酬覆燾之德少納甄陶之仁

齊州謝執政啓

擢蹟中祕允換歲華丐補外官兩從私便惟愚疎之何有實幸會之已多弛負云初拊躬以惕伏念補之總角之歲粗習義方始冠之年卽受家難奮飢寒而自立信詩禮以無師偶歷科名遂列學校至預讐書之選悉祿試藝而升蓬蒿仲蔚之園風雨子桑之屋技無庸而常佚老將至而自驚是以陪羣俊而躋循思古人而緬邈自請試事庶幾食

功還朝適已踰年於法又當為郡遂上煩於聽察
因俯徇於悃悰假以名城榮其將毋旣無烹鮮製
錦可採之譽滋有羸瓶脫輻不勝之憂斯葢伏遇
某官以道事君有功及物推明先朝典章文物之
具崇養在位靖恭正直之心葢欲羣工助成景盛
故茲優寄猥逮非宜忘朽木之難雕責駑馬以勿
舍人安其分事可以與況復此邦素稱難治其自
顧無術但知用心豈惟鄉飲盥洗才薄不足以化
民亦恐往役惠文威克未可以濟務尚稍寬於繇
策得小假於歲時倘有秋毫上酬鈞造

湖州謝執政啟

承流已幸易地更優荷平施之無加撫中情而屢
愧伏念補之稟生鄙滯逢世盛明學術素疎入必
更文字之選吏能何取出猶當民社之行且復數
奇寡偶孤學未隕之餘而幸刮垢磨光寬大兼容
之際蕭條起廢踧踖臨官常欲隨其所遇而必竭
筋力之能儻可無歉於心而粗塞糜食之責而況
河東股肱要害之郡吳興山水清遠之邦不緣丐
求纔用付畀未覺川塗之邈但知舟楫之安自顧
何人所蒙若此斯葢伏遇某官夔龍著業丙魏揚
聲般役衆工雖各趨而皆當醫調百藥葢異用而
咸宜故此下材尚叨器使受恩必報思擁篲以無
從陳力不能念乞身而未可

上曾樞密啟

召還禁闥擢貳樞庭凡在陶鑄舉增慶幸恭以某
官忠良舊望經濟閎才被遇先朝翅翔近列文章
潤色豈徒詔令之間樽俎折衝葢出精神之動偉

聖謨之獨運藹賢德以具來果膺揀圖首預機政
某叠緣世舊實被甄收悵坐縶於守麾阻趨承於
台屏歡欣踴躍倍萬常情

南京謝李中書啟

不虔法守致速人言尚賴原情姑從降秩馳驅就
道踧踖臨官荷天地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重叨
安便幾至滯淹補之聞大匠取材無不可施於繩
墨中材見遇悉能自附於功名從古以然惟人所
任而補之稟資朽薄處已拙疎被蒙國士之知塵

污文館之選未嘗試用於一事徒玆糜食者十年羣飛刺天自察時而過合決起控地獨揣分而退安蓋當庚午之冬即請廣陵之佐居然充數坐及成資以彼大邦凡更四守既惷愚之無補又施設之不專乃廢城闉有故亭榭數里而近歷年于玆至于易弊為新增小使大以職事東於為貳在人情或所不爭而又考李宗諤祥符之圖稽皇甫湜長慶之記蓋節使游觀之舊有玉鉤摘星之名郡當水衝人皆目覩似聞杜牧之句別有雷唐之基

明月揚州誰家水調此詩具在此地可求惟昧周防罔思輟止謂經營不急貴牽連佐守之時然斧斤未加皆成就還朝之後文檢良在歲月可推非門牆高誼已深察其無它則菅蒯賤生亦安得有今日仍偶去官而會赦乃煩善貸而兼収第解旛麾旋需祿養仰聖時之忠厚俯小巳以驚惶斯蓋伏遇某官以道事君推誠與下無私足以助元化有容足以撫羣倫發為久大之圖馴致中和之盛故寬罪戾未遂棄捐失官與官從近得近使自為計不過若斯已幸匿瑕敢同車馬之不受尚為羅治深愧桃李之無言固當克謹官箴益修士操信於知己雖後世沒夫慕義感遇之詞亦不失人蓋自昔君子成功立名之本補之願不忘舊德常在下風

亳州謝執政啓

以罪貶官偷安為幸因嫌易地得近已多每煩造物之仁秪劇中情之愧伏念補之本由寒鄙偶在選掄舍矢盡遲識野麋之至弱運斤不顧知社櫟

之無堪同時館中最下郡守竊聞追孝亳則不足營一職其庶幾不圖迂疎尚垦咎悔量才揣分力如虎以安能討事言功食無魚而敢歎蓋既釋耒耜而在此則欲去斗筲而何之賴蒙矜憐不遠移徙斯蓋伏遇某官引君於道附衆以文方薰陶乎大和以積累於至治故記寃瑣不終棄捐某敢不慎跳之傷念鞭其後淹留抑末狩疊疊而過中亮直敢云心怦怦其何極猶有異日寧忘至恩

亳州上李中書啓

夙被採收久知幸會許兪地重敢復侍於門牆犇
走位卑自宜疎於竿牘載寢興而念此終震疊而
但然葢以十年之週未酬一切之儀又關坐恐魚
鳥池林莫還遂令胥庭踵武長埽飄零自力企慕
更勤恭惟週來詞榮燕閒神明勞相伏以某官賛
天化育爲士宗師學隘囷倉曠山川之受納文非
纂繡耿經緯之昭回覓剛毅以有容亦柔嘉而維
則此老氏嘗稱君子之盛德抑仲尼所謂善人之
爲邦加以遵正考父之益恭兼萬石君之至愼良

法美政世但見於持循密議遠圖中已殫於禆補
要使禮刑達而內敘兵食足而外賓副上主求舊
之心終先朝用儒之効此大雅意寧衆人知而補
之幸逢休明偶脫泥滓亦欲憤發自見毫毛孤植
難伸良辰不與平生狂狷之尚中年拘待之私一
事莫諧三歎何補獨竊比漢臣之自誦忘本則難
豈徒如魏虜之感恩必報而去第以賦分薄而造
物不能厚稟賚拙而匠石無由工開籠鵠失而始
驚拔手羹空而自笑迷塗未返壯日已賒惟激烈

之素懷則蕭條而長在毋羞王密謝楊震之意猶
鄙谷永謝王鳳之詞使愚無似有宣光不比之稱
則賢我公乃獻子可賀之舉然而志闊事迕才疎
効遲下若戰國公子之市名當時羣豪之赴義猶
可覊紲彈鋏預三千客而有魚或能左手捧槃招
十九人而俱歃此自不果它復何言第依庇存姑
逭疵悔念虛死不如立節而止謗莫若自修鶴鳴
遠而終聞蘭生幽而亦佩誠足動金石則有不誠
無不動信可行蠻貊則有不信無不行奔踶可馴

千里要煩於良馭鉛刀且冀一割更緊於善操重
惟左右以主張吾道之公有識拔後輩之譽取人
以恕得士多賢槖茹而升簪屨皆在醫門容疾富
積仁鄉寧其中棄之乎既已辱收之矣用此自信
獨無介然若唐兩生奏記當路至願爲燎供席燕
之効祥顧有義焉何至是也更望日崇令問益被
眷圖早正台衡大庇倫品不惟一士獨荷至私方
屆寒涼尚賒侍省伏乞爲上自壽副人所瞻下情
無任鄉往傾頌懇切之至

賀中書韓相公啓

伏自頃者初膺眷任入預政機屬時三館之虛已在諸生之選間因造請似辱收憐然閾門之外已踈而朝廷之間甚密絕稱志壓越俎義懸言不獲伸事無所試上莘期待分絕激昂旣流落於州麾旋顚危於莞庫伏遇左右侌舒以道從違在公雖均佚於留居尚倚平於世論廳以罪峨仰玷生成故門牆之間莫修而魚鳥之情愈關側聞枚卜峻陟鼎司退徽同音歡呼共慶卽日伏惟國國有道

自天降休恭以某官剛大直溫柔嘉寬栗山嶽不動江海有容蹈君子之中庸知古人之出處皇天祚聖治世立賢焯仁祖之規摹有魏公之風烈大數已得末流易防一昨初聞命行纔覩章下忠合上慮義激士心豈惟以千秋一言而取封蓋將試元崇十事而後入以謂可否分年而異處忠邪指類而益驅米斗至於千錢民室幾於九去此方今公患之至急與當宁軫憂之最深迺大臣先已究知則天下夫復何慮然可否但繫於審訪而忠邪正權於難分虞氏豈非用大中成周可謂建皇極旣憂讒說之震亦病叨憒之欽嘗聞去蟻以培隄未有留蠹而蓄木毋疾之巳甚則固可姑存而勿論則實難彰癉不淆勸沮迺立理有萬慮行非一歧同何必規疏豈皆異魏舒始似無取鄭朋初若可通安得遠知要因久見必使左右皆正直內外無欺誣則可否自陳於前是非不聚而定成周虞氏迺得庶幾皇極大中於焉攸叙憂耀郵孳尙何足言休兵務農便可無患然補之處踈遠而謀近

懷蹇淺而討淺亦特十年嘗承一盼重念補之稟資頑鄙賦命奇窮勤苦幼能乖違壯日憂虞晚節摧絕盛時不別不白以得嫌無孪無勇以蒙垢遭譴遠徙重罹閔喪終亾僅存再被寬恩遷迴五六年内往返九千里餘未省躁田亦遇奪牛之罰何嘗盗肉猥逢鬪犬之還不死濤淵稍佐民社世當至德之運人望太平之功拾穗行歌問百年而如此飯蔬沒齒甘一介之當然豈敢謀身尚懷報主耿耿自信昭昭實臨更願尊所聞之高明躋斯民

以仁壽造次啓沃終始持循然後朝廷四海蒙遠猷大夫庶士無遺患國是永建家聲益隆以副上之倚毗以慰人之頌望旅瑣方困關高莫覩

賀門下李侍郎啓

伏自頃者端亮得讒畱居均佚旋失芘休之賴卽懷顛沛之憂茫無事倪若有期會滄溟不改數自窮之波臣天雨何心笑流行之木偶單舟將毋遠道遘凶忠兼孝以兩虧影與形而相弔人理斯酷生望莫斬剝未至於怨仇仍取罹於寵辱貲虞罪

垢更累已知故卵翼之惠山隆而寒暄之儀嚮闕諒惟大雅闊此細圖不然孤生安取今日再聆柄任增激權綜伏惟卽日鼎爕勞心天休助順恭以某官江河致遠柱石扶危文能附而武能威剛不吐而柔不茹體和為決以厲濟溫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謀議遠而始驗誠信久而後彰故於仁聖之勃興復以勳賢而首用雲行雨施魚躍鳶飛九重開皇極之言三事起協恭之慮不為已甚迺見至平民誦斯言士知此意然有道也由是廣之而補之褒賞甚頒賦命至薄駑駕難企龍門誤登壑十五年閒挽推已至行五十歲矣跋寔奈何抱懸自憐毀車欲去奪蹊田尚爲有罪況廻初不蹊田敖食馬猶足求功而又未嘗食馬滌器不慙市上受經自所獄中榛聚而肥卑淫亦壽似鴉集者多矣何必更占異雞鳴者有之惟知不應既非意可以遣者亦往事安足論哉第以少嘗妄計於進為老欲不虛於期待屬重光之撫運與百執以同升偶脫觽淵稍佐民社起死之恩既厚捐生之誓益堅

且緣心困而慮衡更識言難而行訒噎因戒食折自知醫審曲則全悟孫以出正兩局促轅下何由穎脫囊中重惟左右學窮象先識際綿炳固曰有容所以大無私謂之王而惟危故能論心非幾何以成務且事有可否易辨迺人有忠邪難分則欲開大中無忽近慮疏豈皆異同未必親袁盎始議絳侯後更獲助鄭朋初通蕭傅卒反見傷若此實緊胡可槩視察就義若渴之故審應悶如響之情借曰比常好先亦意隨必有事造次啓沃終始持

循顯則欲馬不敗羣隱則欲木無藏蠹公是若建朋黨必消如此而後天下國家蒙遠猷大夫卿士無遺患觀海恐漫覡柯足知雖未乏戴崇宴見後堂之項然可無陸賈微言淡念之間竊自比鼂智能靈人誠不思蠶飽不爲已乃曹丘顧金掠美則安敢若魯連解紛無取其庶幾亦有命焉非所期也更望日祟令問益被眷圖番正冢司大庇羣品豈惟一士獨荷至私方戒寒涼尚賒侍省

河中府謝執政啓

明恩起廢首玷劇曹衰疾便私尚叨名闔盍出鈞陶之巨賜寧同草木之無知引分每踰撫躬淚愧竊以讀書非無用之具固將圖試而求行事君當有爲之時孰不願知而幸遇賢者奮身而任大中材隨類以効長寸陰尺璧之匪輕龐糧躍馬而恐後又如出蕃見日去盆望天所宜欣對亨嘉鮮明注目安有自爲連蹇俛默向隅惟能抜之不同故會逢之相邈如補之者稟生至薄涉世又疎違道德之初心獲聲名而過實畫蛇之足嘗奪飲而固宜蒙虎之皮武得文而何怪一昨初簡謫籍郎備史官以半生文字之中而白首江湖之遠忽蒙此選豈是素期故始榮所得而冒居終揣不能而知止屢爲請與郡復優使自爲謀不過如是此蓋伏遇其官柱石扶遠蓍龜見微直方大以正邦崗偏咸而濟物雖良桀所過絕足爲已空然和扁一顧沉痾猶皆起將益収羣俊之助與共厎太平之功況補之嘗展圖臺今守民社未負齏鹽之學敢忘卵翼之私

賀許左丞啓

再膺制命入秉政機仁賢類升華夏均福恭惟某官徽猷甚遠廣譽早施文能附而武能威濟之以學剛不吐而柔不茹蓋出於中徇公滅私以退爲進故能使兩朝而一節冠百吏而獨先上方總攬權綱諮謀治體務進中和之士以期久大之功民俗利疚之悉知人材能鄙之素識欽惟圖舊靡不蒙休而補之書生後來曲士寡與同形骸於樗櫟寄蹤跡於萍蓬伏念門下召還坤維之年再升鼇

禁之日實緣典校暫莅諸儒眷言賤疎以備三館不以年華官聯之夐隔每於勞問與進而甚溫旋躋廟堂俛在甄冶困屢空於甘旨求自劾於米鹽似蒙獎憐不忍棄外藏中心而敢廢報知巳以未遑而素拙少息緣公獲坐尚以頃年之眚復更數赦之餘上頗貸全猶竊安便奪庳符者彌歲徙佐貳者兩邦尤悔寧追省循巳屢長歎莫及固窮蹇之難畢大厦方成亦飛鳴而自喜俛坐廢於官守阻趨奉於鈞闕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七卷

啓

賀門下吳侍郎啓

代上北京韓丞相子華啓

謝何相公啓

賀侯樞密啓

謝韓儀公啓

泗州謝執政啓

代外舅杜侍郎賀姚舍人輝中啓

泗州謝監司啓

謝泗州倅曾丞議啓

謝泗州教授啓

荅賀直閤林次中啓

謝龍圖吳雍廌論啓

高麗人使回遠迎狀

謝高麗使送人事物狀

送高麗使副人事物狀

北朝國信大使先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七

啓

賀門下吳侍郎啓

誕膺制綍再秉政機已光選衆之求更悚具瞻之望凡居庥廕靡不欣愉恭惟某官致主忠誠濟時賢業寵冠三朝之舊譽高百辟之前耆龜治忽之所昭柱石安危之攸恃久兹均佚未替吿猷聿達圖任之明復貳納言之重國政弛張之素達人材能鄙之盡知秖賴和衷以成累洽伏念補之稟性

朴野賦命奇窮早荐歷於閨臺晚屢更於麾守晉遭尤悔旋被洗湔皆朝廷及物之私與門牆好士之德尚叨寄委敢怠承宣今川流已復而無虞歲事將登而甚美吏知免咎民識樂生仰大厦之帡幪固無不芘撫孤蹤之踸踔當有所歸卽日再惟燮理寅闕神明勞相屬拘官守阻造台閎

代上北京韓丞相子華啓

孚告治廷改司圜鑰逖聞新命竊忭丹悰恭以某官道重躬行望隆世濟翊亮四朝之老儀形百辟

之師黃閣調元意比勞於鼎鼐赤松嘉遯興已傲於林泉屬訪落之云初固息賢之方急茂惟安集尚賴保釐開府加崇擁旄增重居然全魏隱若長城伯敎素明爰兹崇而啟伐公歸寧遂有是衮以宜封某蚤誤陶甄復叨庇賴雖簡書之良窘繄履幕之匪遥幸會居多欣愉倍劇

謝何相公啓

峻膺鼎司誕敷制命嗇致門牆之慶祖申脊履之虔偉天地之休明曠山川之受納故惟幽介畢獲

昭蘇民知至善之不忘物識太平之無象卽日恭惟持國有道自天降康三接蓋隆百祿是擁伏以某官剛柔體撰文武憲邦尊主遠猷隱申甫之維翰宜民善政粤丙魏之有聲寬足以得衆而惠足以使人深可以通志而幾可以成務大臣絕傷手之斵小人懷隔面之從本於中和成此清靜所以不勞施設坐致安榮伏念某稟生拙艱擇術迂滯以場屋粗知文墨故閭臺誤有姓名然而未嘗當一事權任一言責是以初從輕坐終獲盪除齒髮衰齡妻孥滿目晚已無心於事業老猶有累於寒飢及此分符益知幸會念使功孰與使過況屬盛時儻成仁可以殺身敢忘異日顧惟遠跡阻望台閎

賀侯樞密啓

光膺褒制峻執鴻樞固有儒臣以稗上治民知聖澤當復下流相與歡愉固無遠近伏以某官高明篤實寬裕直方岌然髦士之中夙有大臣之氣果逢盛旦自拔周行辭章炳蔚足以鼓動四方操節

冰霜足以整齊百吏事無施而不可才屢施以皆宜曾未十年遂登兩府漢千秋之籍武帝何足慕哉唐馬周之遭太宗無以尚此洪惟聖主以孝事宗廟思率由於舊章以仁育福貝欲誕敷於文德務進溫良之士聿求久大之功必有同寅來膺至眷豈惟精神折衝於樽俎之上固將中和明備乎禮樂之間而某稟資拙疎賦命蹇薄以場屋粗知文墨故閭臺誤有姓名不慮冗材旣盈小器故暫膺於識拔已旋致於顚隮然而未嘗任一事權當

一言責用迄達於淸問遂終削於丹書儻非獲依
仁賢當路之餘光何以克全孤介末塗之晩節重
念補之項親講習又接鄰邦竊比然明辱知子産
敢同貢禹恃舊王陽不能自躍於鴻罏乃獨長鳴
於峻阪盡頻深察更欲何求貧未脫於寒飢尙資
廪入老不忘於忠孝猶累生成念賀厦之可同悵
埽門而無自

謝韓儀公啓

伏念近者特造門墻願親杖屨康寧貌悅千岩松

竹之間蕭散情長一世塵埃之上不覺聳慕膝屈
氷歎意消顧蚤預於甄収非敢言於媚娬高明廣
達疎逖咸依尙憐孤根未必匪雨生每一束芻窮
巷之坐愁清酒百壺陪後堂之宴笑曾忘禮絶燕
愧人微綠野放談過晋公之高蹈黃花佳唱比陶
令之將歸醉猶貸於歐茵狂豈誅於落帽顧間和
氣席上陽春以此使人何人不盡旣貪知巳特達
勿貳之意遂磬平居深念欲效之言而莫戒轉喉
幾成捫舌雖禮不禁嫌諱字亦有同音如犖者和

帝名也而澳郡存京兆之稱又操者世祖諱也而
植詩有造日之句載在傳注可以孝知乃唐鉅儒
若韓吏部亦著宏辯欲開後疑晉進旣殊劉昭不
避仰惟大雅固巳包荒然今公以三朝德望之尊
而不肖有十年門下之舊易知罕犯每愼偶疎豈
止汗顔與成芒背自違鈞席愈攪達心悔訟稍瘳
蕪詞始敘伏乞略此細故要諸後圖閒顧下風且
詢公議似聞芝撿巳拜玉音想遂促於曹裝行復
謌於伊鼎卽日恭惟神明來相寢餗鈞休補之田

野益疎光儀乍阻蕭然形迹失此庇依巳戒僕夫
將趨道左庶欲贊輿誦具瞻之意豈獨伸恩閎私
戀之情

泗州謝執政啓

久此投閒初蒙起廢巳膺近使更竊名邦荷天地
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迂疎内揆感涕徒揮伏念
某家世久衰人材甚冗早預諸生之選與從三館
之遊攀飛刺天同時遇合者自其能爾決起控地
無膚不足者安所尤哉幸未忽於省循終獲逢於

湔洗退無仇怨寧論三歲之不興進有盛明未廢十年之乃字里閭淺鄙文法迂疏顧雖懷遭時有用之心實亦負陳力不能之責斯蓋伏遇某官忠誠尊主賢業濟時耆龜治忽之所昭柱石安危之攸恃豈惟丙魏有聲於漢蓋非堯舜不陳於王邦之榮懷必歸其美於上上有大澤必行而致之民災殄聿消歡謠允塞恭惟郡國尤慎官人敢罔赦過之餘適在遐能之列泗雖支郡地實控淮舳艫上下以相銜冠蓋往來而旁午今秋潦収泗而川

流底平稼已兆於豐登吏苟逃於曠失顧承人乏適在此時逢歲有餘乃幸乞糴而得酒於生無愛尚欲舍魚而食熊誓以肖翹仰酬造物

代外舅杜侍郎賀姚舍人輝中啓

拜命中宸升華西掖側聞新命預劇懽悰竊以舍人制行溫恭修辭敏達夙蘊濟時之業中懷拔俗之情決科從仕者不四三年閉門著書者踰二十載化行閭里共良陳君之知名動京師咸高鄭子之趣二聖垂衣之始羣才連茹而來首登老成夫起遺逸以謂處阨窮而不慼則宜儀富貴而能行議禮曲臺衆果推於適變讎書東觀士尤服其多聞豈徒居遺闕而抗辭司言動而直筆雖亟躋於法從已久屈於公才出則代言許劉超之清慎入而承問侍徐邈之博通朝廷得賢中外胥慶某早塵近列竊企下風未修糒屏之虔先辱緘縢之貺永言欣佩莫罄敘陳

泗州謝監司啓

久幸投閑初蒙起廢拜明恩而跼蹐奉中旨以馳

驅偶莅屬城遂依大庇州素稱於繁會力尤病於拙艱親事云初撫躬以愧伏念某材能甚薄學問又非越自諸生蚤升三館再更郎選四領藩麾惟被譴之獨輕故滌瑕之前遠付以要郡俾其赴功野麃情踈念嵩華而常在疲駑氣索見皁蓋以內慚伏遇某官寬厚愛人公忠莅事提封一路撿察百城仰惟攬轡之遐然孰不望風而惕若更顧小寬撿策稍假歲時必有毫氂自圖報稱官守所拘不獲趨俟門牆

謝泗州倅曾承議啓

恩爺守郡幸會同僚平居想望之深今此從遊之便伏以某官賢猷開濟雅趣靖良事業講其家傳聲名籍於衆口方紆佐郡良屈遠猷然而素履允修撝謙更篤宜入預清華之選寧久從關決之勞惟此拙藉劇於延政歌襦袴之慕淡愧非才詠海沂之康終煩斂手方圖馳問遽辱惠音黼黻之辭蔚然累幅衰頹之質煥若增輝展晤并逢欣愉可既

謝泗州教授啓

比蒙恩捡改莅便州悵馳問之未遑辱流音之先及眷言披玩但極感銘伏以某官早擅俊聲職登科第偉該通之經術爆藻麗之文辭暫屈討論亟躋要近某衰遲假守邂逅爲僚敢辭奔走之勤行有晤承之便方玆殘溽更厚自持

荅賀直閣林大中啓

升華內閣增秩列卿雖揚歷之固宜亦衆掄之寖重竊以冊府之設非止於藏書文館之名固先於延士大則典領讞遽或大補法從之崇卑而是正校讎猶擺落常流之賤嘗思所以置此之始又念所以待之之殊豈欲虛名相矜而徒以糜食豢養於燕休淡廬默坐而不聞朝廷議論之毫末世務既趨於一切書生亦習於自輕迨玆陵夷最號閑冷聖明繼照員品復修方將數求久任之俊良稍以救勸方來之遺逸猥同聲氣預有光輝恭惟某官少以藝文早收科級本於高才達識之自致濟以彊學好問而旁通明白不私斂捉立斷事每試

而皆可居所去而見思烏府郎曹屢更於繁要蘭臺都省稍陟於高華果奉明恩更躋祕職猶歟父子之相繼藹然兄弟之嘉聲儒者之榮衆人所慕行超騰於近列益開發於遠圖致主之功計日以俟補之備員中秘絕企後塵乃蒙齒記常僚講修故事交馳殘牘悤葺行之非宜藏置縑緗傳子孫而爲好

謝龍圖吳雍薦論啓

陳編窺竊何補諸生華衮褒榮敢煩一字誤蒙代

匱祇劇厚顔補之稟生旣愚闇道亦淺少日狂狷頗復激昂長年艱難稍亦咎悔不幸先子棄諸孤居然爲貧初此求仕實刀買犢行藏獨可以自期覩頗舍龜失得不足以相補竭來泮水三易歲華無它特捧檄之勞有平居肄業之樂譬彼倦鳥聊復投林坐令摧頹滋用迂闊風雨子桑之席促軫屋穿蓬蒿仲蔚之園披書案杇間偶好事惠然晤談務閑偸安考滿當去豈圖過聽乃此誤加謂冕足非長而雞肋可惜収置門館論諸朝廷此蓋

伏遇某官高才得君强恕待物統紱一道剌舉百城如般之運斧斤曾微擁腫若良之操轡策安有疲駑曲憐孤生爲借餘潤晉㬥安世不樂私謝而李習之嘗賦感知趣非不同義各有處更顧寬其不及須以後來豈無毫氂可卜報効

高麗人使回遠迎

伏審航琛入貢館餼言歸瞻九雉之崢嶸夢回天上指三韓之縹緲邑見眉間候祓來鬨使軺將及叅承可卜欣抃良深

謝高麗使送人事物狀

茲緣迓勞初獲晤瞻入覲日畿慶賜率之成禮言歸海國辱貺幣以交驩感意雖承珍藏敢置

送高麗使副人事物狀

州條備位郊犒常儀畓欽俎豆之風先煩委贄厥報瓊瑤之好敢廢實筐薄物將誠別封具列

北朝國信大使先狀

茲者歷紀歲端禮欽鄰問眷使軺之于邁幸候館之可休冒涉寒威又寧福履趨承良邇欣詠徒深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八卷

啓

與謝賓文啓
謝淮南漕彭元施啓
與京東漕黄朝散啓
荅謝華守趙子剛賀入館啓
與亳守向宗旦啓
上河北漕呂進伯所業啓
代胡唐臣投蘇幕與使者啓
投澶州司戶荅韓諫議璹請充敎授啓
回鄆城孫簿啓
賀敎授陳展常啓
荅謝狀元李常寧啓
荅謝宗室奉議啓
荅賀李祥改宣德啓
荅亳州趙敎授啓
太學荅學生林自啓

荅王勤謝貢啓
荅陸倅啓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八

啓

與謝賓文啓

竊審再膺宸揀還鎮淮邦副朝廷因任之求慰民吏去思之意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忠藎耆德文詞宿儒蚤託淵衷偏膺法從長人京邑豈徒前有之趙張控虜藩垣莫是禁中之頗牧惟江陽氣俗之舊有棠陰惠化之餘裘絕帶牛尚未忘於勸課兒騎竹馬願復見於行春惟暫屈於統綏固不勞於

經理而補之倦游文館得請佐州曾未造於門牆將獲依於麾棨自惟幸會尤劇欣愉方冬亟凝取道邊遠

謝淮南漕彭元施啓

吏能何補公舉過優迂疎內循光寵已倍伏念補之無自得之學非適時之才間關一名踰十考卒投五歲館閣四年不能積而取予退默既愆於素飽未操刀而欲割避爲又懼於得傷故嘗自請於外官庶幾自試於民事而託部封之未久辱咳唾之獨先靜言思之何以得此斯蓋伏遇某官忠以事上恕於取人過眷斗筲俾參珊璉李長樂之許文舉非爲通家桑公子之知不疑儻緣一語人之幸會勢豈偶然誓堅許國之心終得報恩之所感荷激切不知所裁

與京東漕黃朝散啓

伏審祗膺眷擢榮總漕將已擇剛辰初臨治部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高當世聲發妙齡行誼規於古人文章固其餘事鴻乎以序美既載於兩朝玉

立而溫威自宜於百郡屬河朔流移之始復而山東罷瘵之未蘇庶幾小豐有望卒歲故暫假問民之寄豈久迂攬轡之行補之頃濫麾符方茲譴謫何意周旋之舊乃依剌舉之嚴捨白蘇孺文之天迂疎敢有或者李將軍之地寬大所爲非郭病於至公實少伸於知己永言幸會莫罄敘陳

答謝華守趙子剛賀入館啓

頃者効官河外託庇府中違離屢易於歲華傾想第勤於魂夢疎慵成癖問訊闕修伏惟坐鎮安閑

屐時休裕補之才能甚博學術亦迂比緣明詔之求偶用輔臣之薦道山羣玉之地濫跡莫邉長林豐草之思此心固在斯盎某官忠信好禮彊恕行仁吹噓所加隱伏皆奮苙嘗勉裁尺牘槩敘鄙誠置几塵生開緘字滅旣後時而莫致滋撫事以爲慙乃蒙眷私特枉慶賀辭極璆琳之美情踰骨肉之親顧惟感銘尤劇衷悃新元肇布介禱來同

與亳守向宗旦啓

頃緣契援嘗奉標儀去牆屏之已賒託麾符而浹

幸恭以某官溫良植已忠藎在公勳名烜赫於相門綱威嚴聯於帝室不由此進自以才稱奮翔省寺之華更踐藩垣之重居有善政去嘗見思而補之疎拙領州乖違得譴未更歲律仍避親嫌仰寬大之足依俯飄搖而自慰奔馳敢後參對可期

上河北漕呂進伯所業啓

草木有榮逢春乃耀昆蟲合響待氣則鳴物誠甚微情乃如此士有知識志宜激昂自憐孤生誤喜末學執技不化知已益消實緣官曹統莅使部竊

以畏大人於早歲事君子於一朝向塵長趍人進亦進登堂危坐衆言則言不圖高明見假顏色問訊所學開擴其愚昨成至言所要知道退念空語滋不欲陳然而殫殘楮毫棄滯箱篚櫝排已吐蕪蔓莫刪猶望牛歌足觀蠅墨可綴察鄙心於寶子成拙繪於曹生則雖孔門未廢由瑟尚或有取不爲無庸

代胡唐臣授蘇幕與使者啓

此者叅命宸廷備員州幕仰威容之固久託封部

以爲光竊自思惟良浹幸會伏念某才出中下譽乏鮮明雖任使之粗更顧毫毛之未立衹暢謹尤之後摧頹禍罰之餘豈敢進求智挈餅而安取應幾分守恩施負之已多此葢伏遇某官忠以事君恕於接物蕭生論議寧忘意於本朝范子澄清葢有心於天下寅緣竊食邂逅望塵捧檄來裝討官期之良邁登堂聞敎況吏政之可師欣忭之情倍百常品

授澧州司戶答韓諫議璹請充敎授啓

竊以貴賤位殊義非均則有所不答賢愚術異勢既絕則無以相求㳘明公在上之達尊而不肖衆人之晚進解褐一命從軍大邦以未嘗知名而通聰猶收故不待望履而陳書犯分罪實出於不韙誅宜獲於非常敢謂伏蒙某官寬裕有容威嚴由霽猥以世閒之威禮施於麾下之賤生屈記室以裁牋賜家童而返報往來嫌於敵體進退越於常倫愧汗莫堪駭情無措炳若文章之眩目足然黎藿之驚心上煩開府之知下無國士之稱至於假

資助乏轂棄代徒自惟平生得此固寡三復敢置累息弗寧益補之才實疏疎學尤拙陋幼雖有志壯益無聞幸遭明昌預霑教養庶幾同小子之有造未敢與先生而並行正使未盡劬勤猶病弗稱若復庠序肄業尤非素長伏況門下德誼之最隆府中衣冠之甚美鄒枚毫牘之侍應劉樽俎之陪足以議論古今酬酢左右豈宜下陳無似之賤吏乃辱大人當路之末光拜教至榮捫心益忝請自隗始私不忘築臺之初卽以遂行尚或有摩盤之須斂扱就列計日有期託庇門闌終身摑揗惶懼激切之至

回郭城孫簿啓

麋鹿情疎但記高岑之樂鴻鸞跡遠無心羽翮之追忽被除音復叨守土叟星星而久僮緩若若以增慙敢圖眷獎之深首辱緘題之慶徒欽雅致旻越常流偉初奮於仕塗譪已揚於才譽身相爲援豈無用力之公卿意獨與親乃在退藏之晨圖將高懷之回與實近世之所稀補之自信良堅與庸

已甚枉瓊瑤之爲好撫蓬蓽以生榮感荷之誠倍百常品

賀教授陳履常啓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游之良舊私慰喜以居多竊惟國之求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進退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以干祿須其出試則鄉黨自好者耻夫屨獻不以禮際則山林長往者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區糊名以爲公而士感於古人之皇皇執質以

為辱莫聞覔德之屬率多食餌之魚恭以某官行
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落以如玉剡泛泛其若鳧
窮無立錐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
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籍於
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
孥親黨所喜未促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觀
成山必自累土辟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為與
行志苟存而皆可貽賤良幸修慶獨稽領詠之誠
倍於儕等

答謝狀元李常寧啓

擣詞中禁擢秀羣豪一鳴而驚閭里爭傳於盛事
三道之要朝廷相賀於得人伏以某官藏器於身
待詔而往文非時好近彌疆之商周經本心通無
異同之王鄭囊錐出穎郵傳馳聲望冠蓋以傾風
固其素願過蓬茅而委贄非所宜堪豈徒一職而
稱雄庶覩千里之自此忻愉良劇敷敘何窮

答謝宗室奉議啓

程文入等恩詔換官起身玉牒之華通籍金閨之
貴伏惟慶慰竊以邦國之建本支是崇夔商餘風
周化行於麟趾懲秦孤立漢勢定於犬牙豈徒魯
衛兄弟之俱賢固宜向歆父子之間出逮觀近世
莫盛李唐持鈞軸以當朝適之首出以文章而傳
世長吉獨先聲明迄今想像未泯恭惟聖世尤篤
宗盟惜夫飽祿廩而宴安故使學詩書而進取及
茲歷歲寖得聞人新恩奉議稟性茂良修詞敏邵
恥從派屬輩居環衛之中欲以功名自致薦紳之
上果緣藝選驟改文班同列相矜一時盛觀竚騫

騰於夷路益開發於遠圖先枉緘封過形謙挹感
銘良劇敷敘奚殫

答賀李祥改宣德啓

廷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兹舊慰喜良多恭以宣
德懿行不羣令儀可度粤從幼學夙有俊聲下帷
未省窺園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淵珠
玉蘊含山川輝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稱之氣合
相求心均莫逆耕耕洗之何取楸株栒之自酉臨
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想鴻雁欲來庶幾逢聲

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尚阻盍簪惟期盥鉢

荅亳州趙教授啓

茲緣罪譴復避親嫌敱才譽之素勤聯官曹而浹幸恭以教授推官端良可度超羣不羣蚤收科第之榮方莅膠庠之佚粹精古學本自得於下帷歛捷高辭咸相傳於倚馬操惟幽而不改聲乃大而遠聞倦飛聊比於一枝築室尚容於三徑先煩慶問尤認眷私感服忻愉併增誠悃

太學荅學生林自啓

竊審論秀辟雍登榮造士伏惟慶慰上舍先輩懿行可度美才不羣負笈徒行豈辭李固之千里遲親忍志未厭何蕃之五年故能通達大成文史足用升諸鄉而有素告於王而可官以補之預在膠庠特貽牋翰推先非據感服徒深

荅王勳謝貢啓

數從升補初預賓興雖學制之同然必鄉評之所與竊以貢士先輩幼稟儁異蚤勤編摩敏七步之修詞飽五車之殫記李廣百戰未立寸功何蕃一歸動輒果歲既窮已甚操守更堅果緣考察之公往偕造秀之選國有道化方革浮華士惟忠良乃稱推擇九層始於累土一鳴可以驚人豈但顯親固將行義願思飯粟務正學以言而發身毋俟輔車稱稽古之力以辱士先承緘翰但劇感銘

謝陸倅啓

輟自班聯屈臨州郡涓辰之善涖事云初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經術傳通文詞敏贍賢關論秀蚤成

金玉之章卿寺須才久躡鵷鴻之級英猷方顯雅致不羣自求外官欲試民事聳聞交印已揚慈惠之聲即見賜環復在清華之選補之田園託跡涔梗因風當趍櫓屏之嚴以伸桑梓之悰屬茲被命既迫赴官愧流問之辱先悵恭承之莫遂

济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九卷

啓

赴揚州上太守王資政正仲啓
與交代范峒啓
與淮南提刑賈殿院啓
與淮南監司啓
荅揚州教授曾玫啓
上揚守王正仲啓

與淮東提刑王司諫啓
荅揚守判官趙奉議啓
荅致仕劉鈸大夫啓
與京東漕張道源啓
與京東提刑趙景仁啓
荅淄守啓
與淄倅啓
與提舉鄭彥能啓
與京東漕呂直父啓

荅滑守李孝純啓
賀知府趙待制移鎮啓
謝提刑上官正言啓
留臺韓朝請到狀啓
荅雒守啓
揚州泛用賀冬啓
元日賀啓
元日賀啓
荅交代中散啓

與李中大啓
謝呂大夫啓
荅通判朝奉啓
代韓太中賀徐中丞啓
與淮南監司啓
謝解啓
公爲求親啓
送幣啓
公似求親啓

代謝求親啓
許親啓
送幣啓
求親啓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九

啓

赴揚州上太守王賓政正仲啓

比者得蒲宸廷備員州佐番在陶鈞之内久辨牆屛之嚴實緣庇依欣喜幸會恭惟某官道德世範文詞儒宗龍虎之得風雲圭威益重山淵之有珠玉國勢增華加以仁厚不矜直方有體德經爲於機政息宴息於藩維而補之冊府後來書生孤立懸梧鼠之五技窘侏儒之一囊江海之恩日榮魂

夢麾符之蔭與有光榮春水已生吳艎當具尚曹裝之未促儻荀御之可容郷往之誠倍百常品

與交代范炯啓

蒙恩外補承乏後塵惟慕簉之素勤獲趨風而自慶恭以某官夙懷賢業藹有令名行已不撓而衆推居官所至而民願尚淹器幹屈佐藩維補之質薄自憐學迂寡與陪英髦於中秘非所宜堪承甘旨於宴閑蓋其私便企青雲而雖舊繼白雪以良難行造門稽粗窺矩範欣愉幸會悃愊奚殫

與淮南提刑賈殿院啓

蒙恩外補竊祿便親望履幕以良勤去門墻之未久敢圖官守遂在部封恭惟某官道業古人之期風聲列位之冠以義出處繫時重輕雖雅意不忘於本朝而直諫自難於居內久傾公議尚屈遠猷補之質薄自憐學迂寡用靡丹鉛於冊府固乏毫氂佐條教於藩城足磾駑蹇趨恭良邇庇賴爲榮瞻詠欣愉併淡悃愊

與淮南監司啓

蒙恩補外竊祿便親仰風望之素隆傾誠心之固久敢圖官守遂在部封恭惟某官賢業端闓公才屢試奉行寬大之令威亦暢於屬城愛養疲瘵之昨財不虧於成賦尚淹使指行副褒延補之質薄自憐學迂寡用靡丹鉛於冊府固乏毫氂佐條教於藩城足磾駑蹇趨恭良邇庇賴爲榮瞻詠欣愉併淡悃愊

荅揚州教授曾敢啓

比者請外便親蒙恩佐郡往歲周旋之舊彌年契闊之懷又此從遊良爲幸會恭以某官精習洞物高才邁羣倚相讀書博洽窮於世表正平作賦敏捷出於坐中科甲先登名譽早立當居要近寧久宴閒補之自以拙艱安於疎逖青雲魏闕初驚日月之遙春水隋河已夢江湖之上聊復爾耳惠爲米之謀明千時言言喜班荊之聲子清和在候導養適宜先辱音題尤增感刻

上揚守王正仲啓

近承恩檢叨備府僚嘗貢鄙牋僭塵台几敢謂謙

尊之盛德曾無疎賤之遐遺飭書記以染修付候兵而傳致獎収踰分感愧并心伏審得請過家方春展墓散黃金之百鎰見白髮之故人鷁舟歸濟於瞞江虎節還臨於治部即日鎮撫多暇神明用休補之蚕被陶甄久辭牆屏載勤舟楫奉甘旨以知榮適及郊圻聽歌謡而自慰意行詣於元鼎難久託於後車用此傾馳不忘魂寐清和當候拜伏可期

與淮東提刑王司諫啓

被選中宸改臨東部獲趨風之良舊恩去德之未
遂側聆除音尤喜幸會恭以某官學術知古才謀
適時直節在於諫垣能聲聞於省闥訪民桐苦姑
暫屈於登車副上褒延已久虛於前席補之才質
人後趣操衆達比緣將母之求偶遂佐州之請敢
圖官守預占提封庶自竭於疲駑嘶承依於庇賴
欣愉鄉往倂劇下情

荅揚州判官趙奉議啓

辟書畫可賓幕改除惟致慕之素勤獲從游而私

幸恭以某官美才自立佳譽藹傳厯究一翰硃有
超宗之質龍門獨上早膺元禮之知念契闊之未
遑辱音題而尤喜炙歃方熾款晤可期

荅致仕劉敏大夫啓

竊啓風聲未親晤語枉書郵之先貺審舟御之將
臨郎日順履凝嚴茂迎福祉某官賢誼甚美公才
素高浮榮如過於蚊虻苦節自期於松柏幸緣寓
止當遂從游載惟欣慰之多非復敘陳之究

與京東漕張道順啓

念趨風之良舊復去德之未遑遂託部封實爲幸
會恭以某官博學知古通才適時揚歷省闥名獨
高於羣彥從容使指威自警於屬城方聖政之又
新豈賢猷之久屈補之内慙竊祿自乞試州歲比
不登民迷未復撫循有道在躬守於部條施舍不
煩可面承於教約炙歃方熾叅奉有期

與京東提刑趙景仁啓

光膺帝制出領使權已次封圻初交印節伏惟慶
慰以某官高才敏達雅操靖嘉玉立班行固朝廷

之妙選風生羣聽藹臺省之休聲尚屈遠猷俯臨
一道行著澄清之績亟歸侍從之華而補之請外
便親得官屬郡竊伺褰帷之邇將申守土之恭欣
抃之誠倍百常品

荅淄守啓

去闕廷之伊邇蒐負擔之云初畫界相望覩仁良
幸補之世家單系冊府後來文無取於將明武不
足以捍衛每自慙於索米姑求試於長民伏遇某
官忠藎事君中和布政顧何功於製錦竊自喜於

分光未暇祭修先承慶問感銘殊厚敢述難窮

與淄倅啓

著述寡功迂疎見罪輒自陳於將母偶得請於為州敢圖弛負之初乃辱馳書之貺感銘殊厚傾詠益勤恭惟某官懿行溫良公才敏邵題輿以佚偉仲舉之高名投傳而歸小巨卿之獨擬宜入聯於省寺寧久困於簿書而補之曩昔宦游實緣晤接回首十年之舊相忘數舍之間尚阻合并重增鄉往

與提舉鄭彥能啓

頃寓都城偶連牆仞自惟疎拙方力辭於郡章亦值高明將出宣於使指幸趨風之頗數復去德之未遠間關行路之勤倥偬交符之始仰依大庇內激愚衷伏念補之素不逮人猶知信已少時薄技誠何取於屠龍長歲虛名固無堪於挹酒窘中塗之蹇跛賴十手之輓推矧在仁賢最為知舊當法令再行之際屬疲駑承乏之時庶幾平均未廢詢採恭惟某官忠以事上惠於撫民嘗力學夫古人知為政之大體清河恃孺文之故敢有是心渤海遇勝之之賢借緣今日官曹冗甚書牘闕然尚阻參承重增延跂

與京東漕呂直父啓

被旨中宸改轄東部凡居庥庇舉集欣愉恭以某官業履忠純才謀敏達當先朝之慎柬在羣俊之上游使指屢將守麾荐擁居有顯効去常見思方聖政之又新豈賢猷之尚屈而補之自惟疎拙頃辱交承復幸提封獲依剌舉惠畱多矜民借寇以無由威暢連城益奔泰而先改趨參甫邇頌詠尤

深

荅滑守李孝純啓

久託姻盟未親賢度一麾假守釋負擔之云初千里贈言想音容而如接媿慙既厚欣喜并深恭以某官懿行自將高才挺出蚤踐揚於要宦方烜赫於能名列戟耽門固大家之流澤褰帷行部有循吏之遺風側聆交符幸此授館將獲踵門求見之便以慰慕義無窮之心契闊未閒傾馳尤劇

賀知府趙待制移鎮啓

光被制書改司京鑰凡居庥庇舉集歡愉恭以某官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蘊經邦之遠業在志學之妙年入奉清光文采昭回之上出臨方面折衝燕笑之間自當綱紀朝廷訏謨帷幄尚茲均佚咸謂非宜補之疎拙守藩乖違得罪敢圖恩宥乃佐留居仰大厦之足依俯孤蹤而自慰妍和取道順履達休

謝提刑上官正言啓

奉法不虔蒙恩薄譴何意拙疎之跡乃依刺舉之嚴莅事云初省躬渫幸恭以某官風猷甚遠德操不回學蓋在於誠身仕不斳於遇合少馳妙譽蚤擢上科夷考平生實皆餘事尚出將於使指行歸侍於禁垣而補之樗朽無堪萍蓬惟寄去門牆之滋久備官屬以爲榮叔堂下之言雖仰頻於大雅劾囊中之穎茲方窘於末塗更願須以歲時寬其縻策庶幾報稱可積毫氂感愧之懷倍百常品

留臺韓朝請到狀啓

奉法不虔蒙恩薄譴敢圖佐守遂隸分臺眷言離索之情獲此從游之幸恭以某官慶傳累世譽滿本朝子產知然明之心殊非今日文舉待正平之少固與忘年馬伏櫪而長思萍因風而相値人生投分勢豈偶然念布敘以未遑辱音題之良厚欣愉感荷倍百鄙懷

荅濰守啓

自以拙艱安於疎逖抗章得請交印云初傾心德誼之勤引領疆圻之邇願馳書之固久特攖事而未遑恭惟某官慈惠爲春清明可鑑帶牛緣畝不但格於頑民渡虎去封已先柔於異類將入補公卿之缺豈惟錫車劒之榮憖製錦之難工幸分光之無損首貽慶問倍荷眷私屬守郡符阻親履幕

揚州泛用賀冬啓

銅儀軫轉擧南陸之景長緹室飄飆知黃宫之氣至人惟剛德天與介休恭以某官篤實方中柔嘉暢外世大來而小往時陽息而陰消用此進爲冀董事業悵坐縻於官局阻趨慶於賓墀欣頌之誠

倍越常品

元日賀啓

芉雞祓惡導四氣之始和椒柏泛醇醲百年之難老惟人親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以通柔嘉維則入陪嚴禁屢輸竭於忠猷出總連城暫布宣於惠澤順迎端月茂擁介休帳拘縶於郡章阻叅承於戎幕永言善頌敷倍常情

元日賀啓

芉雞祓惡道四氣之始和椒柏薦醇介百年之難

老惟人親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以通柔嘉維則佩牛還故知晝夜之可虛竹馬迎郊想班春之方暇順迎端月茂擁蕃休假拘縶於郡章阻叅承於賓幕永言善頌敷倍常情

答交代中散啓

拜恩扣禁假守潁河念仳別之尚新獲交承而自幸恭以某官德誼粹美材猷敏強久東在於班聯暫屈臨於剌舉將聞顯用諸大夫皆曰賢固有規摹舊令尹必以告未遑修問先辱流音叅晤可期欣愉良劇

與李中大啓

倦游郎省得請藩麾平居蓋望之勤今此晤承之便恭以某官德履端潔才能敏長學稱齒而蚤成志者年而彌邵踐揚臺閣蓋政事之猶存韻脫雲泉固風聲之可尚馳書尚闕流問辱先頒蓋足榮畢車竊抃

謝呂大夫啓

請外便私蒙恩補郡去闕庭之伊邇弛負檐之云

初聞俗何先聞風增慕補之世家卑系冊府後來文無取於將明武不足以捍衛每內慙於索米姑求試於長民伏遇某官睨略軒裳燕居里第顧何功於報國竊自喜於親仁未暇染修先承榮問感銘良劇敷述奚殫

答通判朝奉啓

得請宸庭出分郡寄惟傾風之素切偶聯事以為榮恭惟某官德誼致修聲猷自奮揚歷閩臺之舊回翔藩閫之游咸謂非宜安能久屈庶幾有政賴

別駕以不空固願無何如淮陽之高臥叨承良選欣幸尤深

代韓太中賀徐中丞啓

躋榮螭陛進總霜臺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天才俊良神氣宏偉起于磐之鴻漸爲溟海之鵬摶操行古人之期謨謀當代之缺賈誼之遭文帝千載所難馬周之遇太宗一言而合亟任掌綸之選迅陞專席之雄光華儒林洋溢士論側聆新命俯愜素誠限繫外官阻申慶謁永言欣忭曷罄敘陳

與淮南監司啓

罪譴佐州親嫌易地倚門牆之良皆託封部之云初内顧迂疎尤深幸會伏念補之少而孤立壯不適時誤貼職於書林本無學業濫承流於藩郡秖用貲塗敢攀鵷鷺之高嬉自笑缾罍之易滿黑生白憤寧論無妄之災醜效美顰宜取求全之毁賴聖時之忠厚俾愚分以便安每自揣循惟知憐惕伏遇某官至誠樂育大雅不羣恕常用於一言威自行於千里尚寬刺舉小假歲時儻不重於悔尤或粗收於毫末

謝解啓

伏覩解牓偶被薦送者迫彊敵以當前初虞逐北挈孤軍而冒戰遽預先登進叨非據之榮退積循涯之愧竊以治非一道三代之所同功學非一師百聖之所並字更末流於淺鮮之後追大本於芒忽之爲五官猶具於天根六鑿未仍於物僞行義忠信粹乎常得於固存言語文章卓然皆出於可用教化之所被及風俗之所影隨中國無異於四方野人知學於君子王者之迹未熄古人之體尚存少變而爲晚周大壞而爲戰國處士以詭行自售公子以得人相傾離騷濫於辭章兵法竊於威武禁游說者縱横以辯顯任使者推理以雄侈僻則吳越無秀民衆奇則鄒魯無異行陵夷百世幽莽一塗漢沿秦餘而莫醇唐因隋舊而未善際眞人之撫運混雜霸之餘墟英宗廣於規謨仁祖備乎文物今上闢圖書之府重禮樂之司息誦數爲腐儒啓雕蟲爲士直奮乎百世之後視此六經之

雖以是取人謂宜得士如補之者拙非世用儕與衆違有轉喉觸諱之窮無炙手可熱之助流離百狀辜負寸心搢紳之所未信而無庸鄉黨之所共輕而竊笑踽踽自守無意於含龜張張何從追同於郎鹿亦嘗側聞長者之論庶幾得上君子之堂十載屬文七年論學忝濫舉首輙因退飛託患難之餘生守迂疎之舊習仰箕裘而莫繼俯達覆以增羞望絕亨嘉分投窮籍詩常招隱書或絕交它人詣其逆旋智者以謂非興不覺歲月之易失竊

省功名而自驚遠舉何爲閒虛絃之已怯相忘可樂忘芳餌以復來然而學不能偶當世之方圓材不足當大人之取舍僶俛自力拳拳莫堪一字固微屢經營於燥吻萬言良富愧滂沛於搖毫尚賴庶明過辱題品掇其片善躋以上游斯蓋伏遇某官大雅不羣至誠樂與譬之水正錯而不動與夫衡誠陳而不欺有形焉得而苟藏無物不可以自試故容裁陋亦預甄收某敢不增益淺聞激昂壯節觴搏有待固未忘九萬之程狗盜爲功猶不愧三千之客

公爲求親啓

慶長舊望雖愧齊鄭之殊投分明時實許晁張之並輙特斷金之好曾忘倚玉之嫌仲孺姪孫吏部長男公爲不建於人粗敦以義伏承賢弟龍圖位第十一小娘子閨儀世邵女美幼聞妄伸納采之誠私幸宜家之慶不忘故分終惠好音

送聘啓

近者輙布私誠仰希高援愧山川之能受報金玉

之好音不鄙單平更篤盟好及泮氷之未幾羞束鹿之惟將念孔李之通家寧惠於舊庶嫣姜之五世殊未可量永言欣愉莫罄陳敘不腆禮幣具如別牋

公似求親啓

通家奕世如繭未愉於夙心繼好諸孫投李敢期於厚報載敦合姓敢替問名伏承某人女善慶所鍾德容兼茂某人男屬方幼學期以成人男旣彼甥女惟此出契援踰於它族禮律可以通昏鳴鳳

其昌巳篤嬀姜之舊同車信美不遐齊鄭之嫌敢
望良勤好音無閟

代謝求親啓

近枉行媒特傳嘉命高門綖企實懷賈詡之私見
子良勤願附王謙之義仰慙眷厚敢布悃誠伏承
某男蚤聞俊良自立孝悌無綺紈餘子之好有詩
書寒士之風其女方妙年齡未閑警戒采蘋南澗
雖法度之可追如舜同車顧德音之未著承言感
佩難遽遵承

許親啓

比念鄙宗難攀高援輒布敢辭之義重煩同好之
言詠魴鯉之詩雖有慙於齊宋思冠冕之冑誠竊
慕於崔盧矧繾綣之巳勤欲遜遯而安可願言託
附實有光榮感刻良深敷陳莫究

送幣啓

疊煩信約申篤嘉盟煥然純帛之儀寵以問名之
耗蘿施松柏俊方昌而莫與京桃報瓊瑤物雖薄
而用可重不腆實篚具如別牋

求親啓

台鼎高門金蘭重義巳幸趨風之舊矧煩繼好之
修令弟某官制行孝恭稟資英爽幹蠱優於用譽
視履宜於考祥某房第幾孫女蚤慎閨儀粗知婦
教乃求對非俾結絲蘿承命愧慙拔詞榮耀竊欽
慶善方膺五世之昌輒昧單平願布一言之諾其
於銘感豈盡敷陳微物將誠具如別幅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卷

祭文

北京爲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禮部爲欽慈皇后發引百官告祭文

北京祭留守王太尉文

北京國子監奉詔封孟荀揚韓告先聖文

詔封孟荀揚韓告先師文

築地告先考著作文

告六叔父寺丞文

北京祭措置李宣德文

除夕祭北京教授解土地神文

罷齊州先塋焚黄告祭文

代澶州韓諫議祭河文

代祭龍女文

國子監祭司馬温公文

館閣祭呂申公文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魏王文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文

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代王資政祭李少保文

祭陝州二叔父文

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

祭南京留守刑部杜侍郎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

祭文

北京爲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薤露朝晞歎九齡之夢閟宮車晏出驚七月之期臻崩天增杞國之憂罄孝切堯人之慕因山克就同軌具來羹牆痛劇於中宸弓劍哀纏於羣辟安知帝所逍遙廣樂之觀空有人間惆悵汾河之詠戒塗雖聲接軫大伾爾守提封是虔告享風雲改色羽衛無嘩背通汴之神皋指清伊之吉壤惟宗

祧傳聖謳歌訟獄以咸歸而功德在人禮樂政刑之未佇不顯亦世無窮惟休臣等祗奉官箴阻瞻輤翣攀號莫遂洒血摧心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昊穹不弔仙馭難追爰顧七月之期是屆萬方之軌遐鼎湖之龍去天上景長空汾水之雁飛人間事改纘服懋重熙之化見輤耶大孝之思朔兹臣鄰以遠黎庶仰瞻何所擗踊寧堪法仗載嚴悲笳互咽泰白雲而安往𠜊黃鳥以無從惟夫神功莫大而難知固與景命俱傳而不息臣等各縻官守阻望靈輤徒有忠誠攀號洒血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因山之制七月遄臻同軌之期萬方咸在弓劍西鼎湖之慕衣冠餘渭水之思慘慄俱秋已變風雲之慘淒京入夜更增笳鼓之悲虞輤徒劇於見堯夏服仍勤於纘禹蓍龜告吉陵寢即安刪黃鳥以無從訴蒼穹而何所惟神功不宰固妙物以難知且聖祚有歸宜與天而俱永臣等孤忠徒切行莫

莫追西望靈輤攀號雨血

禮部爲欽慈皇后發引百官告祭文

嬀爲舜氏本明德之方興陳以滿封實故家之始大皇特活千人而有祚固當流入世而莫京尤屬咸期篤生碩媛爲葛之爲綌儉可化於女工雞則匪蠅庶無愆於朝事是用膺天眷命開國慶基肇鳥至之歷卵肆龍飛之澤寓而不逮東朝之養已驚仙馭之遙抱泣珠襦初啓南阡之宅仰哀寶冊載嚴西衰之封遐永裕之真游薦欽慈之徽號雲章

五字忍聞追遠之辟風動萬人咸識因親之化將以貽休有煒垂佑無疆臣等陳力官聯羞誠祖奠靈𩕳莫駐摧隕何堪

北京祭留守王大尉文

維元豐八年八月某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彰武節度王公之靈曰書載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嚮用五福嚮畜有言天不能畀人福也曰有嚮用者焉惟君子好德故能受福于天昝賈誼以能誦詩書屬文起家洛陽生十八

年豈如公孫區區春秋雜說白紛始也如推上乎留川推仁祖以仁覆天下天下含餔鼓腹不知上德之然其文章爾雅同風漢氏緊公所以潤色公不有而誰先其入翰林丞御史尹開封使三司而士相與賀者公且執天下之權其領十五州守三都以使南院班二府者公雖不大用而位亦益還粤主上稽古思道未有命戒先耆艾者將以乞言乃方叔元老維曰壯猷豈其睥睨久董夫戎旃謂公當促舍人之裝而公方且導引辟穀欲棄人間之陋從赤松以翛然奄乎不知何往意者以形為蜩甲其不與物盡者固已飄乎委去而登仙躋公堂以縮酒猶髣髴乎平日而僾然惟几莫我覿而悲塡若夫勤勞啓沃心存天下垂五十載者則豈惟其僚屬之所私詠而燦然不泯有旂常兮茲傳

北京國子監奉詔封孟荀揚韓告先聖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充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曰昝周失厥道紀綱用微惟時夫子

杲杲出日披其重翳為萬世明夫子既沒揚墨是肆爰有孟氏闢而闢之荼蓼既薅嘉苗孔殖于今其功人以配禹俾遇夫子蓋顏淵徒自時百家蠭午並作承孟氏後荀况揚雄降秦終漢教用不隕俾夫子道炳然復彰魏晉而還文事滋落學不為已其舌肆好猗歟韓愈始以文顚廈屋將覆勇於敢扶唐三百年斯人惟偉天啓我宋咸秩無文追求四賢崇以爵號從夫子後不瑕有光更千萬年學者咸仰今有司承詔封孟軻為鄒國公與兗國

公同配食荀況爲蘭陵伯揚雄爲成都伯韓愈爲昌黎伯並從祀謹擇吉日以告尚饗

詔封孟荀揚韓告先師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左軍巡判官充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師兗國公曰昔我夫子有徒三千惟公好學未達一間爰有孟氏闢而知之與公異時合若符節孟氏既沒荀揚嗣興是三大儒吐詞爲經末流至唐篆刻是騖有賢韓氏奮而學古達道之塞于儒有

功微言賴茲不絕如綫粤宋七世咸秩無文眷龍驚晁曰公若伯從我夫子與吾先師洋洋俱傳百世不熄今有司承詔封孟子爲鄒國公配食文宣王荀子爲蘭陵伯揚子爲成都伯韓子爲昌黎伯並從祀謹擇吉日以告尚饗

筮地告先考著作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男補之將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先考著作之靈曰昔我先人率德顧弗永年乃不肖子補之將之不能必成葬不以時乃尚官學四方惟歲時望祭有覸肆卜我先祖魚山故兆唯吉土十月乙酉是朔用大定我先人之宅遣車既飭惟不肖子補之將之悽愴怵惕殞越于地則亦靡及尚饗

告六叔父寺丞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姪濠州團練推官知壽州壽春縣事充北京國子監教授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六叔父寺丞之靈曰昔我叔父事親竭力夙以孝聞薰然慈仁見謂鄉黨宜貴宜富宜壽

孝多子位祿弗究以不永年承其後者藐然一女補之念此常痛于心惡衣菲食用克歸窆于魚山之宅十月乙酉是朔前我先祖後我先人筮曰宅此惟安乃歲時薦享則有先人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于地則我叔父飲食如生惟我先祖先人實臨斯言尚饗

北京祭措置李宣德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措置司句當公事李君漢舉宣德之

靈曰嗚呼漢舉志如鴻鶴可使戾空而弊羽毛乎汚澤才如泉阿可用斵玉而頓鍔刃乎腥膻仕弗充乎其位壽弗究乎其年理有是而更非䏶誰者其使然抑造化之範人亾予奪之或偏謂人心其不平分薄厚乎愚賢嗚呼漢舉別幾何時黃菜在戶而車而馬要者稱遽酤酸肴胏君往不御惟有涕淚東門之路何以遣哀歸安其故尚饗

除夕祭北京教授廨土地神文

維元豐七年十二月晦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于土地之神曰聞之福莫長於無禍故古之君子祭不欲祈補之不才承乏三年于茲將代而去矣賴神壅培弗罹于咎祈則何敢報可忘乎恭薦菲詞惟神鑒此尚饗

罷齊州先塋焚黃告祭文

紹聖二年二月八日男左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新就差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畿內勸農事武騎尉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於先君著作晁公之墓曰補之不肖始葬先君之三日退官于魏其後忝命入館登朝爲州逮茲謫官凡十一年而後始獲拜奠墓下楸柏盡拱而不肖子補之尚宦遊四方不能反田里奉酒埽怵惕貫心今天子以元祐壬申十一月甲子冬至郊見天地凡在庭之士皆得追榮其先人初以左奉議郎告于第恭承先命旣慙以哀惟是先君之潛德隱行天其或者尚將大之在它子孫非不肖子補之獨能致此謹擇日以告尚饗

代澶州韓諫議祭河文

維年月日具官韓某謹以牢醴之奠告祭于靈源王之神曰天子以季秋祗見合宮禮成告祭及河喬嶽罔不率舉而某位古諸侯境內之祭得預行焉惟神聰明正直國有典祀靈長之性并千七百載厚地而不洩坎德旣平則惟神祥以茂昭聖天子之功神之血食終古豈不韙歟尚饗

代祭龍女文

維年月日某官韓某謹遣某奉命服詔敕以牲酒之奠告于神濟夫人之神曰有天下者祭百神故

五嶽四瀆古有典祀而山川之靈其福足以仁其
一方者則天子亦為之崇禮秩嚴貌像所以為施
報甚美也惟神聰明產德于幽其亦歆天子之嘉
命允翕巨川底寧北方則神之名號惠澤洋洋與
河亡窮豈不休哉尚饗

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維元祐元年九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丞相司馬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寬栗
柔立根于明誠進禮退義世為重輕于栗不居古

稱好名公乎不然志合則行布被脫粟他人為詐
公乎不然則以身化公臥洛師閉關却埽溁衣禱
道將以是老公歸朝廷路車乘馬扶攜襁負民拜
于野聖母神孫在宮戴祇公率其官正人具來誠
心行義令出而聽國安九鼎大勢已定民以法治
法勝則煩譬如魚喩則清其源賞刀緣敵盜豈得
發苟無欲之雖賞不竊裴公處內如不勝衣問其
貌年戚行四夷楊公入輔曾未幾何毀第滅騶人
去其華忘身憂國晚以骨立生非其厚所愛民力
有來遠縣癈食與言問民而沒反席未安帝祇合
宮公薨計聞撤尊往臨追胙故溫公襲季秋甲戌
暮雩民憂歲寒相謗未禍聞諸道路信有斯言曰
公在天胡俾我寒以勞定國人曰宜享何以知之
家有公像生為民望其沒亦神公乎何憾悲者世
人尚饗

館閣祭呂申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于故平章司空呂公之靈曰嗚呼大人之德

如山如川作鎮九州經營幅員國有大人君尊而
榮地有山川氣傑以靈豈惟實藏百貨所養惟其
高深物則固往善觀國者庶其在茲無象太平望
而知之季札觀樂興衰以喩見蘧伯玉知衛無故
秦使入楚楚實為陳邢奚郎在知楚有人楚衛區
區何足與謀有是二臣以雄諸侯如虎在林如龍
在淵何必風雲其威自然小才近用則不若此方
圓殊施文武異事一官得人則一事行比事得失
非國重輕嗚呼公乎敦大中和代天之工道固邃

隨處厚持滿盈者莫先淸心守默辯者莫前是惟元宰三公之德豈如淺智物我異職魏公典籌初不自務旣執弓矢人服其能徐公行義亦旣有常世自奢儉吾無低昂巍巍兩朝盛德高名內則國幹外則長城沈幾入告成敗先定家人不知剏復百姓羣言並進不尸其德使公議安人享其澤二聖統臨公秉政機垂紳搢笏百辟是儀征繇不興盗賊先弭商賈阜通九河輸海謂法未具滋章巳除謂財未充民氣巳舒謂人未用忠賢旣立謂遠

未賓羌戎貢入太平之功可指日與人之無祿天不憖遺兩宮震悼庶民嗟咨哀榮典冊禮盛一時某等在廷辱公品職陶冶之公無所歸德旂存簫鼓送公國門攄詞瞑涕侑此酒尊尚饗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魏王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魏王之靈曰周建同姓錫之山川康叔伯禽魯衛惟賢漢懲秦餘非劉不王矯枉過中尾大股彊魏之宗盟禮勝恩疏給巖卒百徒隸與居粵于載來以州郡理宗子維城名存實廢作藩于國匪地惟賢惟賢有德亦國之藩漢於孝王欲常常來以家人禮燕喜且諧兄弟無遠曰親親仁覃不之國亦以厚親嗚呼魏王仁孝忠誠威儀卒獲近其性成豈惟河間講禮修樂豈惟東平爲善最樂惟神母子惟帝叔父尊無與隆恩何可貳在人之情再命彌車貫極寵遊以勤儉娛作邸于京寔親賢宅俾宗室良咸有矜式玉帶魚金頗如渥丹云何不淑而不永年兩宮悼驚豈惟在廷邵迫榮

之以魏大名使河山徵與國永孚五月而葬禮則有制卜遠歲宜以恩奪禮衣裳在堂旂存在門詞以伸哀侑此一尊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文忠歐陽公夫人薛氏之靈曰嗚呼夫人慶累世儲箭肅惟父文忠惟夫衮服委蛇湯沐大都世間所乏豈富有貴高門鼎食里閭垣比惟有德者愈久彌長或徵或與徵與有光惟晉文忠

名擅一時于今學者孰不仰之矧夫人子聯職文
館升堂拜母恨相從晩生乎可拜沒齎亦禮庶幾
誠心歆此醪醴嗚呼哀哉尚饗

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遣某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贈太師李公之靈曰自昔布衣起家
之士必其學可用德可立而才可爲近可以利當
世而遠可以遺後人兼是三者公侯之器至其莫
施時則不暨公魏大姓世豪以資散其千金負笈

求師爰以進士得官天聖拖其所能而止一令造
物報人徵與之期是生左丞出秉政機河翻其原
用改斯卜遷以龍章西山之麓曰子曰孫有公及
士服其命服承此祭事生雖莫施而沒顯名有表
其阡邦人所榮某等於公其生既後咸以賤貧左
丞所厚不獲相事一官所攖馳誦侑奠亦以抒情
嗚呼哀哉尚饗

代王資政祭李少保文

維元祐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致政少保李公之靈曰天之生才初
罔不艱既畀之才其施復難王侯戚里兒童綺紈
豈無其人鴆毒宴安宴安不懷於公見之非此其
賢其才足施眞宗之甥冀國之子五朝三世恩無
與比鳳雛驥駒其生固奇置樊歷聞世寧識之仁
宗恭儉四十二年我冠大羽文武並肩知公於親
欲任心膂匪親則嫌或以嫌沮英宗退託未攬萬
機公不自嫌語祕莫知念先朝意滋欲分政知而
不以時則有命何以樂之樓觀池園退老于家虹

蜺屈蟠嗚呼哀哉自昔和文折節好士人賢其賢
不榮其後公生又似好善有能富貴益恭人以是
稱交游滿國搢紳有聞高堂擊鍾騶騎在門尚想
盍公投轄拒戶庶見聲子班荆道路嗚呼哀哉別
幾何時人事變易蘭亭觴詠俛仰陳迹哀終之典
時則有加豈惟故人出涕咨嗟寓詞千里侑此尊
俎衣裳在庭髣髴一舉嗚呼哀哉尚饗

祭陝州二叔父文

紹聖二年十月四日從姪承議郎充祕閣校理通

判亳州軍州管内勸農事武騎尉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二叔父故知陝州祕監學士之靈曰我宗之牒鼻祖澶淵起國之初大于文元務德不華中微以囏自我先君諸仲叔季蟬聯世科將隕而起先君嘗謂叔父溫文捨叔父賢孰知先君施及不肖如親父子匪昵之私自爲知己嗚呼哀哉天禍我家先君早世孰憐其孤亦叔父志敎之譽之人莫間之誘意先君鳴陰必和不知其子弱不克荷廼爾代匱丞中祕書叔父爲監

聯騶並裾貧得守齊亦既陛遣病休不省臥憂展轉愚觸罪悔佐守宋京書來九返勞撫于行仕何足云匪姑息故愛祿其私則以尊祖今年在宋聞疾請州問安六輩信無報郵謂管不然知憊莫勉如何不淑隕命候館痛我家世善人日微非此其承其來益哀念此如焚血溢爲泣怛然寐哭寤追靡及一官所攖莫不撫莚孰知此哀彼蒼者天尚曰幸哉其子如此不鄙爲兄猶同父弟皆當與約彌遠益親如我叔父與先君存往不其亾此舌不吞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

紹聖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五女壻承議郎充祕閣校理通判亳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武騎尉晁補之謹遣外孫女晁氏十五娘湘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故修撰侍郎丈人杜公之靈曰補之少日愚無師闖闖詩與禮于我先君先君爲言公孝而賢汝長而師則公莫先從先君南年十有五方舟蘭陵遇公于旅會先君出出拜侍公龍晃

于階偷然異容曰此何爲玩物喪志若斯其年一日千里念先君語竦然起驚公嚴而和導我以情却後五年初隨鄉舉過公濮陽與坐笑語謂爲可教而不瑕疵申以婚姻眷言自玆歸宜其家惟公淑女使寡悔尤亦公女助公仕浸顯官常百秩祿仁其宗速孤與疾堂堂在廷如皐如夔至其胷中百不一施謂公仁人宜壽宜貴何辜于天而不慭遺國士之喪國士之哭失聲相弔迫於僮僕嗚呼哀哉人誰不死死誰則哀哀在哲人匪婚姻懷念

公自養後巳先人公疾而愛公非愛身衆雖擘地則各有命矧公賢子而憂不競生無世累撫稚紛華没反其眞孰爲我家謂公之知進乎此矣此言之聞公悲可止念公之女毀不圖生去五百里勉之使行一官所羈奠不親偪有變其弁公外孫女庶幾平生御此酒脯嗚呼哀哉尚饗

祭南京留守刑部杜侍郎文

維元符元年四月日第五姪婿孤子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故南京留守修撰侍郎

七丈人杜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如金如玉如松如竹雖於物而不變稟諸天之所獨而一旦毀折遂不可作耶移孝於事君移家於爲治賢勞記於先朝名譽流於當世而竟不大任遂止於是耶惠故民愛之如父母敬故士戚之如兄弟而堂堂去此惟民與士驚心而隕涕嗚呼哀哉昔我先君與公元昆義均同産人靡間言施及諸稚申以世婚兩宗一家無復彼此矧公與我自爲知巳我始筮仕教授北京公爲主知而有盛名數言我才于公于卿自謂内舉退無愧情我後登朝亦官京師同衙接屋十歳於茲宴休戒我游觀載我忘年比義良朋待我而我少公十有六歳匪其志同于公敢輩公于學問尤長禮經至談百家頗嘗喜兵間同我論挺出崢嶸能賦與銘文章爾雅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自爲餘事故罕知者年垂六十侍郎秋官平生經緯虹蜺屈蟠白頭不召竟死爲藩嗚呼哀哉我守濟南後公五載問民所安流風固在前有范李後有曾王粤有杜公于前有光嗚呼哀哉惟我

不孝獲罪于天奉親南徙中罹禍還唁我弔我五書竝馳期我自遠匪婚姻私如何至室泣血未殯斬焉縗絰承公凶問嗚呼哀哉自今以往我無知巳雖其知者亦從風靡傾腸倒胃舌可捫矣尚想山立英姿傑氣庶幾神交百世之外嗚呼哀哉公喜我文喜同酒尊尚舉此尊尚聞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一卷

祭文

特進改葬祭告文
祭大資政李公文
祭左丞梁公文
祭端明蘇公文
祭郭大夫文
亳州祭土地神文
祭大孤山女郎文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祭告舜廟文
追祭呂村山川神文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卜居金鄉祭神文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修井祭告文
新居鑿井告神文
上梁祭土地文
祭西宅旅瘞文
祭西園旅瘞文
祭臧氏地旅瘞文
祭故推官黃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謁文宣王廟文
謁諸廟文
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著作局致祭文
著作局致祭賢妃某氏文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樞密趙公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祭文

特進改葬祭告文

維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孫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禮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祖考特進吏部尚書晁公祖妣河間縣太君劉氏之墓曰聞之夫子既得合葬於防門人後雨甚至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夫子不應三言之乃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

不修墓夫既及其極矣岸谷變遷何由必之故古不修墓者禮也泫然流涕者情也夫禮可以不修而情不得視其壞而不悲是夫子許其修也而端禮等以祥符大墓土庳有水患雖我祖考妣昔以禮葬垂七十年可已矣而端禮等以人揆神情不得安將遷厝任城魚山吉卜且我祖考妣之子孫往者皆從葬此地烝嘗以時不愆歲事抑族墳亦禮也以人便之知神欲之亦情也故端禮等以違古不修墓之訓爲輕而伸泫然流涕之患爲重雖然相恕令月吉日奉柩以東我祖考妣實惠聽之不震不驚往安于行嗚呼哀哉尚饗

祭大資政李公文

維年月日門生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北京留守大資政李公之靈曰王跡之熄詩亾不嗣春秋又微戰國橫肆惟其可者尚與聖鄰詞出其口輪囷郁紛觀左氏言何國無士馳其戎車陳詩說禮秦儀賓國斯廷幡書韓非孫武是固非儒至其文字孰敢貶諸漢興息民殘

編出壞經儒詞士學自此派班王兩馬河漢奔渾胡不及古華勝其根乃獨揚雄爲書準易易不可準相如是式却後得唐幾一韓愈蹀魏踵漢侵尋千古宋以文治百七十年褒儒偉士軼古並肩公以文鳴起河之北如彼神鳳雲翔覽德惟我神考文王之文謂公所作經誥是羣官名用正禮閣其修此公餘事粤有大猷論秀百人宥死四千人車上僊而公退然輔弼三朝時異操同幾顛者數不自爲功上建皇極以消羣疑斂時五福惟公助之

爰開大公旁作穆穆九關晝靜累累士後惟古良臣善則稱君造膝之語家人莫聞嗚呼哀哉匪歲龍蛇正月己卯賢人之憂庶氓是悼嗚呼哀哉補之咎者自魏徂京公以其名上之朝廷竄堅附夷千里為輕顧慙幽介文采安有無鹽刻畫秪增其醜士報知己匪以其私潔身有義尚與人知惟不仰愧神其聽之嗚呼哀哉天不慭遺而喪宗工胡床昨夢過雨驚風燕子穿闈池臺半空嗚呼哀哉安陽之吉遠不臨壙扁舟東下形以神往寓辭千里以侑酒尊庶平生言公猶我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丞梁公文

維年月日從表姪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故資政左丞梁公十四丈之靈曰補之少日隨親上都公在館閣有聲諸儒間從先君及諸父語童子無知見公而慕其後推擇正字祕書公由太常擢諫大夫買屋城南與公居峙休甸杖屨從公宴喜公後秉政既有賢勞玉立班行羣邪睨消德高來謗亦不旋踵豈公獨傷邦國之痛自昔忠義若此者多天實為之人其謂何臧孫諫違以有魯祀孰孝嗣之惟忠臣子豐碑不琢無以圖微尚曰萬里以丹旐歸埋光百年一旦射斗詞以伸哀惟其素厚嗚呼哀哉尚饗

祭端明蘇公文

維年月日門人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端明尚書蘇公先生之靈曰孔子在位獄訟文詞可與人同不獨有之至所罕言所不可聞曰天道性與利命仁莫大匪天莫難匪利若性命仁皆深遠矣夫惟道大則知者希有所卓爾回

猶病之天下紛紛皆以利往吾豈難之利不可長凡是五者皆微不傳譬彼為國魚不脫淵雖微不傳然見其緒千載一人尚如旦莫秦漢而還輕失此學徒既其文謂為廣博聖言所罕與不可聞初莫之聞剡尋厥根匪根之出其華易悴易悴之華惟文士愧馬遷韓愈好古而奇六家原道顧未知之今共所作匪道惟詞後生如簧談天與利飾性命仁以之買世篤生蘇公千櫓聖門跆韓躪馬匪

以其文知孔子聖文莫猶人若大且難以藏厥身
世無孔子孰明其至更百斯年曰此文士豈不炳
蔚鏗轟似之至反說約蜜然過之何以實斯粤有
自來馳騁千古經營九垓破百家往蹠阜踰堆堨
其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闕反而湛思
道不在遠罕言不聞一以是貫宅道之奧聆其獨
存有不得已文廼其藩囿嘗自謂吾言如水行所
可行止其當止此但言語聊以爲娛惟晳人賢事
業若斯遭時有用從本出之誠身有道忠廼孝移

如麟如鳳胡可僞爲嗚呼哀哉既曰仁賢宜貴宜
壽亦貴壽矣于德不究間關嶺海九死來歸何嗟
及矣梁木其摧嗚呼哀哉補之童冠拜公錢塘見
謂可教剔垢求光顧惟寘頑迄未聞道愧負公語
以無成老竊秋計至沈痛刳腸扁舟東泛道哭公
喪作此鄙詞惟公所喜伸哀一慟絕絃自此嗚呼
哀哉尚饗

祭郭大夫文

維元符元年某月日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大夫郭公之靈曰人之相知千載一時千載
不逢亦不可知公年長我二十而八平生出處參
辰超忽廉平爲吏自昝所聞達識高談則猶未親
遭患來南邅廻千里偶公倦遊亦歸臥里靳然在
疚閉戶熏心我不往拜公來見尋竊氣收涕爲公
一語不知何爲傾蓋如故過累百士得一人焉以
千載語則猶茲年爲公數臨亦惠慰我如何不淑
龜玉毀破驚呼往弔雪涕霑胸尚想霜髯老鶴孤
松嗚呼哀哉公守曾南古循吏比吾弟爲僚積經

泮水頃於吾弟推轂先之晚於此逢我又見知兄
弟竊人論心誰與公獨厚之人所莫顧百年一慟
晤語無期何以舒哀斗酒隻雞嗚呼哀哉尚饗

亳州祭土地神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十一月戊子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于土地之神曰聞諸聖言聰明得道者
沒乃爲神而神之所職以土地名聞諸人間則有
社稷人之休戚繫焉者也補之以罪來此行將解
去顧其疎愚何以免咎惟履正蹈常無以庇物亦

不害物神用臨之亦允助之使老幼安處而苛慝不作用此薦誠匪曰祈也以爲報也尚饗

祭大孤山女郎文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癸酉承議郎武騎尉晁補之謹以絲綱碧履及酒酌時果之奠敬祭告于大孤山女郎之神曰補之仕不遇合不敢忘忠而爲權臣所擠陷以朋黨于歲巳卯竄諸靈山季秋揚帆挈婦與子旅拜神幄陳詞靡它神賜吉占曰歸甚邇偶讀舊識或行遇神神與之言爲買絲

屨客自都返無從致之留棲水邊遺刀石上發去巳遠猶不悟知魚跳客舟刀在魚腹因發歌詠庶神若兹肹蠁有聞而非夢寐旋上千越湍流迅奔常所玩穿金山草屨前夕墮瀨旦乃覺之去百里餘不可求訪而一漁艇得於上流屨不足云神其可信因語室內我言敢欺爲神作兹彩絢總純僕我歸日荅神之休今蒙國恩全室還北虔獻几下雖菲而誠尚蘄他時爲記若贊敘之本末警彼華頑名非淫祀靈實炟赫尚饗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曰荅桓榮學尚書仕漢得輜車乘馬矜而陳之曰稽古之力也補之恥之夫士行其志而取償魯連猶知以爲商賈之事而榮乃以是矜其門人陋哉補之承乏此邦視事之初恐材不稱祿負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以羞當世之士雖稽古不及榮尚庶幾乎知恥是故擇日而薦誠尚饗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廵檢公事晁補之以清酌庶羞及羊二洗諸河敬告祭於河伯之神曰蒲之爲邦條華障其南龍門隘其北而河出龍門勃怒衝駛以經其郛於此爲梁謂之蒲津則民之畏神威懷神惠舊矣廼潦集梁絕往來者病于濟貨用不通民用恐不寧相與愁苦籲神而乞憐神依民者也豈可以數威其所依忘惠之

哉今有司庀具告𥂕可復用徼福于神庶神許之無搖其成吏免于罪民以愁遷康厥生神亦飲食百世尚饗

祭告舜廟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公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告祭于帝舜之神曰禹治洪水功施於河為多迄今河濱濟者呼禹且蒲帝之所嘗居而帝使禹者也今梁絶病濟有

司圖復之帝相斯人河受其職俾無擾于成則禹之功猶賴蒲之民克永事帝尚饗

追祭呂村山川神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謹以制帑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任城縣之呂村山川百靈丘墓阡陌道路之神曰補之不孝復罪于天頃自丹陽遭罹母喪護匶北歸險二千里日月既迫不能按禮法之舊奉不腆帑牲牢時物謝咎徼福于諸明神惟是畚鍤窀穸之事大懼瀆犯以重罪悔于玆不孝躬今免喪矣尚以誠心薦玆溥奠惟神其貸之尚饗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將之謹以清酌之奠祭告于先妣壽光縣太君楊氏之靈曰補之等罪逆不孝頃奉喪北歸卜日斯迫既襄大事且終制矣惟孝恭慈儉之美未遑圖紀誠無以詔後人慰諸孤廼故南陽守杜侯玆實惟世婚許以撰述用成斯志差是吉日納諸隧中惟補之等號慕永遠則亦靡及尚饗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于天王之神曰開之神民異業欲敬而不瀆前此守居作樓城上虛其中以望而寓神其西楹為壁龕之望者日至而無求於神若此瀆矣今作堂樓左雖庳而嚴吉日甲子告神以遷正位乎其中而以私体飾神之像凡壁間儀從海波煙雲之觀復繪如初使非夫祈謝潔齋而來者不以其時不敢以覿神以為敬而不瀆者在此尚饗

卜居金鄕祭神文

維元符二年歲次巳卯正月丙辰孤子晁補之謹以羊頭一豬頭一青幣酒果之奠祭告於金鄕縣東郭山川土地之靈曰補之家世僑居此州六十餘年矣蒙先之澤不絕如綫而補之不肖不知修身服生業爲齊民趍以其空言曲學欺取國家之名第以出入閭省游行四方就食取容無愧赧於心忠不足於君孝不足於親天用丕降禍罰於其不肖躬大困而婦怵惕隕心垂死未絕念不可以

不畏天重怒而訛厥衷故卜涞之東尚以休老而芘其孥雖曰五畮廣而盜天地之利已多惟神其假之若厥心神所臨不敢徼福於神覬厥躬先大惟寢斯安無恫瘝於其家暨厥後以康則神力能鑒助玆尚饗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補之攺居市南旣告神以遷矣寒暑一周畚鍤無方寢安而動吉非神不害何以得此是用擇日還神之舍將加塗塈繪寫衛從以嚴事神惟神終相之尚饗

修井祭告文

易攺邑不攺井補之居于此惟井因舊而歲久且泥至於不食以虛神之惠廢養而不窮之功將修復之尚懼畚鍤觸禁以重其家之尤侮用以誠告惟神猶知之尚饗

新居鑿井告神文

補之相宅此地實故民居棄壤而無井飮民棄巳取凡以不爭然叩門戶而求水則亦病矣吉日丁

卯位不觸禁爰具畚鍤有禱于神神惠聽之假方仗土俾洌而食則豈惟其室是賴亦用勿幕以仁四鄰神之休如井不匱尚饗

上梁祭土地文

維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時果之奠祭於土地之神曰補之自卯垌攺宅邑屋旣告於神矣以日之吉架梁于其室不遠之復自其素心將休老此境尚克永康以裕其子孫方久事神惟神其祐之尚饗

祭西宅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遣私從趙釆芝以楮幣酒食之奠致祭于縣牛驢街東西地內無主骸骨之靈曰補之買此邑中地輸租王府而居之眷言爾曹僑瘞茲久主至客避則惟厥常幽明不揉亦各其願且處世若夢是身非汝蛇蟬能蛻人豈不如超然去之亦汝所樂況方春掩骼著在舊典敞園漏澤時惟新政往即爽塏我非不恩尚饗

祭西園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其從者趙釆芝以酒食告祭于新居西園旅殯之靈曰聞諸往記世人所以多責過疾癘困畏不如欲者皆歸冢訴夫盜破家取貲與好事者利冢中玩掘取與主知取地而不卹暴骨如棄瓦礫若是而冢訴能祟之可也今主以錢買此居爾死者或家貧賣地取給自改瘞爾與家無人而主言諸官官以法與爾地及斂具而藏之又為置守使無侵犯歲時得食飲豈不幸哉往從所安主無所任咎嗚呼哀哉尚饗

祭戴氏地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白直王立以清酌餅餌之奠告於北坎旅瘞之靈曰爾等或生貧賤葬不具禮掩坎窅間潦集之患固非其所安今朝廷關漏澤園徧於天下主欲用地而請于官以爾骸遷又飲食送汝為詞以曉之高原可宅爾永無患亦爾之願也尚饗

祭故推官黃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

維元祐六年九月日左宣德郎充祕閣校理通判

揚州軍州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某郡太君李氏之靈曰李望隴西世德之延作嬪于黃黃江左賢雍雍睦睦閫內之儀不見夫人視其諸兒補之項歲倦游北門見夫人子今校理君輔我以仁挽之近古定交一言匪婚姻故其後校理單車過魏入拜吾親如母姒娣吾親顧語惟恩補之君辱與游實彫琢之補之忝命亦登文館聯駿並室笑語宴衎入拜夫人謝臥疾久扁舟來南不問安否如何不淑而不永年泣涕竹西銘旌

在船雙井之里山犇水委往休于宮從其君子恩封大郡詔賻其喪夫人何憾後方大昌嗚呼哀哉尚饗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吏慢不德無政事無以奉社稷而臨民人夏潦爲災此邦之失業未復者戶十一二且他邦之轉徙糜食者寓焉今冬又不雪至春不雨將大飢疫吏何以爲吏民何以爲民神食於其土吏可罰民不可窮也何爲使至於此極哉顧吏無辭以禱於神

而誠可哀庶幾潤澤沛然一洒之尚饗

謁文宣王廟文

補之學經從仕踰三十年叠更守四郡矣才出中下不足與語任重而道遠以趨米鹽期會且不給盥洗登降有覿其顏語不云乎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雞鳴而起坐堂對吏旦旦設施皆嘗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也安敢墮哉故因覿事撰日以告尚饗

謁諸廟文

吏覿事三日則謁於境之神舊矣承宣主澤則吏之責而水旱疾疫休戚其一方者神實司之吏可以不任其責而忘徼福於神哉恭薦菲詞神其相此尚饗

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維年月日男保之付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先考推官之靈曰保之等不孝童幼嬰禍綿力弱志惟慢葬是懼既窀穸及吉卜而誅行琢石于今鈌然惟我先祖父之孫先伯父之長子今朝散

大夫管勾南京鴻慶宮補之少與先君同硯席先君愛之猶同氣實爲銘詩用發潛德慰先君之不遭納諸埏中以詔後世如先君在尚饗

著作局敕祭某官文

惟靈受才宏傑被擢先朝忠能致身武足敵愾入長親衛出帥征徒精神折衝爲國威重宜膺介福奄及淪亡爾惟虎臣予用震悼褒終有典不在牢羞嗚呼哀哉尚饗

著作局敕祭賢妃某氏文

惟靈夙以恭惠嬪于先朝警戒之美宮闈所範宜
膺介福壽考而康云何不淑奄忽淪謝歲月之吉
閟神有期覲秩一品則惟古制尚其不泯歆此寵
榮嗚呼哀哉尚饗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樞密趙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于故樞密趙公之靈曰天之於人若絕而通
人之感休天實與同國之方興覲所生賢天將啓
之推往引還有煒其初以厚其名中勞苦之後使

大輿嗚呼公乎令德嘉言何以知之治平之元堂
堂數公如鳳如麟秉義正辭引君於仁匪忠則難
覲功何如俾羣疑安爲萬世圖方冬沍陰公對延
和帝指公言天意儆予堯言民誦民闢子來使民
戴堯功孰與偕中和信誠有政在民留安去懷黄
霸冦恂蕭公在外雅意王室匪身詘信惟道枉直
心廣體胖不泰而康公不爲名耆老益光二聖當
天問於遺訓凡公數人皆起輔政用公西府柔遠
弭兵夷蕃在庭耕旅不驚河安北流羣議東之民
洶洶憂褱擬坐堤公持不回如治平時人言蹕聞
詔休役屯此豈人力皇愛下民嗚呼哀哉帝虛相
席埃忠與勳謂公帝圖公訃奄聞兩宮悼驚悲逮
庶尹況於某等位皆近臣承頻接語周旋昝時咨
嗟涕洟則匪我私百夫引輀送公還里壽貴有閒
公于何悔尚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二卷

傳行狀

張洞傳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杜君行狀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二

行狀

張洞傳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曾祖光祖緒皆不仕父惟簡太常少卿洞幼敏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再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爲文詞甚敏未冠曄然有聲於同列間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爲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

旰食太息思聞中外之謀而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因得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彊其弟劉柳二使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二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事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爲首夫爲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句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皆一

時豪俊名士而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事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錄司殊晚節頗用刑辟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而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而洞亦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爲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爲浮屠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

若以勳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冢禁毋樵采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奏論執中榮靈其孫訴於朝詔孫抃等復議迺改曰恭洞復駮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而竟從抃等議初仁宗后郭氏忤旨得罪廢近臣屢以爲言后既沒上亦悔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

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願洗之於既沒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尚當立別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上方嚮儒術而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上以爲知經

會覆攷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詩謝復賜詔獎諭出知棣州事轉尚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還彊者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爲標給蠲其租以緩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虜中至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爲內地不虞洞奏今滄景虜可入之道兵守多缺虜時以販鹽爲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沈默爲德而於事

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嘗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爲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沖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咸以爲言遂聽政差攷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上

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上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上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葢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減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品秩立制度更

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痛詆皆言陛下亦起藩邸賴上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上欲遂進用而大臣忌之出爲江西轉運使江西荐飢民賦至積歲不入洞奏盡蠲免民輸紬絹不中匹者舊皆成匹輸洞命計尺寸輸以錢民大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輸麥洞復命以錢輸如江西既糴不踰時而足至今江淮人誦之初在棣州夢人稱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

於庭寤而自驚遽移淮南夢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敎諸子部分家事無幾何而卒治平四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四十九爲人長大眉目如畫樂義而好施論事鋒起不能下人尤精於聽斷人不能欺云論曰嗚呼仁宗之用人至矣其大臣中正仁厚而有遠謀其士大夫文學彬彬皆可與有爲如仲通固未嘗大用也然以身任朝廷事居官不苟遇事敢奮無不言亦可覩已故英宗初立有大論議一時忠賢相與諍辯扶持建久安之業仁宗葢遺之

也人臣不患位卑至百工瞽矇皆得以所聞輔上而士大夫喜言長厚至務以持重不激發似是者爲高慷慨喜別白是非者則以爲招名而近禍苟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誠如是天下事將孰與共哉如仲通可以不愧矣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杜公行狀

公諱純字孝錫杜氏濮州鄄城縣人諱堯臣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知雜事贈尚書刑部侍郎曾祖

也妣馬氏永安縣太君繼馬氏萬年縣太君諱曾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祖也妣劉氏彭城縣太君諱彭壽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考也妣朱氏太寧郡太夫人自侍郎立朝有清名尚書以文學政事顯杜氏始大而公生警異重厚不類常兒方四歲乳母抱立尚書側尚書指庭前物作詩句戲之卽能爲儷語尚書大驚以蔭爲郊社齋郎未冠知彊學尚義理不妄笑言有成人之操族父沒官東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其從兄當行

迎喪公曰世母依兄兄不可以遠卽自請往衆猶難焉特進嘉而遣之及期而喪至時杜氏四世二十喪未葬聚族而謀曠年不決公卑且幼毅然而起陳義甚高衆慙戚乃定葬舉進士兩預鄉書不第卽捨去調曹州乘氏縣主簿攝令南華野人有持鋤剽商者商詣縣言而去後獲二盜伏罪而商太原人也移文太原待報盜以應久繫泣請公得一至家訣公惻然許之左右諫不聽盜感恩皆如期還改泉州司法參軍舶商歲再至一舶連二十

艘異貨禁物如山吏私與市者價十一二售幸不誰何適一州吏爭與市惟守關詠與公不買一毫人亦莫知後事發逮獄而公不預詠猶以不覺察免官且檄參對公憤然陳書使者白詠無罪而虛其廨居詠卒得平反丁朱夫人憂旣除爲河中府河西縣令熙寧初自外上書言事宰相王荊公異之卽日召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撿詳文字尋爲大理寺詳斷官刪定編敕荊公旣奇其才數與論天下事謂可顓任亟薦于上擢光祿寺丞充審刑詳

議官樞密院檢討官兼管句樞密院宜敕等庫或議肉刑難悉復而姑欲以刖代死刑之輕者公言今盜抵死萬室歲或至五十人以死懼民民常不畏死若但刖民知不死犯益衆是名輕而實重也事乃寢又論禁軍亡律疏敕密律從軍征討而亡十五日絞敕上禁軍逃三日斬若三路沿邊征戍及它征戍與化外接者皆以敕從事而平居亡伍稍附律疏其期歲可活壯夫命數千因收其用役敕期滿七日斬自公啓之也又論商貨犯禁至黥

配非國籠利則皆良民一遭此終身不復令加役流本死刑尚有歲月免復之限若持仗行買而捍鬬者黥配餘以貨重入罪止加役流恩無涯矣不報時秦鳳路經略使郭逵管句秦鳳沿邊安撫司公事王韶互訟不公執政遣公往訊韶實違法用官錢而朝廷方倚韶以熙河事不欲竟其詞即授公大理寺丞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而未下也而公遽以其欺狀聞文潞公富韓公見其奏歎賞而心危之會遷特進喪以監察御史裏行蔡確代公

而韶無罪公免官於是始忤當路矣免喪韓康公爲宰相差京西計置糴運又爲提舉三司會計司檢詳文字而荆公還朝公乃自請監池州酒税一年復入爲删定編敕始遷大理寺丞改宣德郎爲詳定官制所檢討兼兵部主簿遷通直郎大理正上言京師聚萬姓易以循姦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覘事者以發姦非援人也比來或徒隸於官司覦望或民自相嫌怨或但冒賞無端倪廷曰某有罪某知情官不識所勒之因因不省見逮之故若

告者許有司先取實後不實以誣坐則所告皆當竟之詞矣又刑寺積習官不敢制吏吏操事白官官曰如此乎則以爲近嫌必反聽吏至吏先具曰某欲追某欲勒某欲釋則隨而判曰某追某勒某釋上下循質成於合券今許官有異見皆自書其牘即行後不當不以累吏則官得伸吏無以藉其口皆不報而公持此自如吏抱案至無疑則大書其尾曰如此因語吏我有筆墨在可免爾口語相稽也然其弊久力不能獨勝隰州商尹奇賀溫泉

官礬或告引外有餘礬冒禁而奇對貿官潤之也
寺議械奇河東就訊公言奇情應若是不惟傳致
傷事恐民相驚不復貿礬則數百萬之貨皆爲土
石且失邊計弗已則請没其餘而釋奇事粗行會
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其車載人貨取直至京師
都稅院糾頭甲約之曰車無火印匿稅也賄我則
免民遽遺錢三百免其徒告之寺議又當甲與民
因稅事取與皆贓配公曰車民當所用舊物不稅
而甲以詐乞取應杖民無罪也爭累不決長揚汲

貳呂孝廉以爲言民竟不免乃并尹奇事坐前後
異議奪通直郎廢于家韓康公留守洛奏爲神宗
山陵司句當公事恩復階還奉議郎賜服銀緋上
之元年詔舉直言士樞密范公門下韓公與尚書
王公存尚書孫公永皆薦公才任諫諍特巳擢河
北轉運判官史初更役書獻議詳盡宰相司馬溫
公至以書稱之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舊河
防但隸轉運司後都水置外丞專領公言前隸本
司決溢不加多後置丞決溢不加寡雖天災不繫

彼此而大抵出財之司則常愛費而後不急用財
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臣行洛州水浸城且壞
調急夫而漳河都大司乃有卒七百不敢用遣應
急修捍則稱當稟外丞暨闕外丞則執不可此由
事責各異條禁相妨不如使歸一易曰簡則易從
也後外丞廢置不常然卒委轉運司兼領澶州跨
河南北爲二城北爲海鹽土鹽通商地而南則解
鹽禁地公言南兩縣亦産土鹽利之所在刑不能
禁故兩縣解鹽課常不登前此有司屢請并濮陽

衛南許通商三司亦知其弊以郡扼河欲姑存之
爲解鹽藩籬故既不許通商而亦不立解鹽歲額
所以持循經久官與民陰便兩亦所失微也自立
額殊失三司本意官不免飄賣而土鹽滋冒禁可
且仍舊朝廷渙然之而議不決先是宗室袒免女
聽編民通婚皆予官民爭市婚爲官戶公言入貲
得承務郎以上猶不爲官戶益嫌其逃賦役困平
民也今迺僻賤人爭以國姻自召商較財弊僮同
貿易坐堂而拜者爲舅姑同牢而食者爲夫婦非

以尊國示民範也朝廷始嚴其法召爲尚書刑部
員外郎尋改大理少卿遷承議郎擢侍御史復論
中外吏久而官不常權常在吏吏鮮知耶人於是
利害陳請惟恐阻閼之不密事勞功賞惟恐破除
之不盡理財予奪惟恐斂沒之不多誣枉赴訴惟
恐深文之猶略又使者以不按吏爲忠厚昏暴病
民非贓汚皆一切容養此爲害之大者復論御史
呂衙等欺同列遂忤旨而御史中丞胡宗愈不便
其爲條因排詆無不至罷爲尚書右司郎中尋知

相州遷朝奉郎知徐州移陝府西路轉運使入對
賜服金紫關隴控邊務繁公討度不勞閱牒訴立
判情法皆當吏驚私相視曰一筆盡矣時方患陝
西幣輕貨重公屢陳歲給本路諸司鹽鈔實以飛
錢然西州有來商無還貨又鐵錢不出境獨鈔無
邸稅朝至國夕爲錢旣以備本路夏秋糴而商賈
非以兩犄至則鈔歸兼幷家不貰售不出若鈔留
京師賣錢貯之而別爲公據與本路凡入粟若錢
者給之至京師歸以鈔錢則貨弊平不行擶帥平

凉兩月決滯訟百餘民讙舞旣去遮留不得行歸
朝爲鴻臚卿遷朝散郎又爲光祿卿擢權兵部侍
郎歲餘感疾除集賢院學士知汝州謝不能遂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會廢集賢學士乃改修撰以
紹聖二年九月甲子沒于潁昌府之私第卽其年
十一月甲子葬於開封府祥符縣黃溝鄉臨黃村
特進之兆享年六十有四前夫人閻氏先公二十
六年卒追封眞寧縣君今夫人晁氏安平縣君二
子開承務郎欽禹舉進士欽禹蚤卒三女長適瀛

洲防禦推官知益州錄事參軍馬希說次適承議
郎充祕閣校理晁補之次適進士崔延孫孫男女
入人所爲詩文奏議二十卷其詞喜根原仁義不
爲浮華辨析事理要近於可用嘗論虞而卒哭非
百日虞而便術百日卒哭內百日爲凶葬不禁外
百日則更筮吉歲月世牽其說慢葬者衆乞下其
議禮官亦不行爲人忠恕不欺恬澹寡耆欲學問
以誠身爲本遇事應物惟懼惻怛之不至嘗曰士
常不忘在溝壑則事無不可立故久而能著尤嫉

近名類畏人知者莅官事主惟義可否進不僻高明强禦退而與愚弱卑下者處如恐傷之奉已過於菲薄猶恐其泰至賙給族姻已厚矣而愁不足急人危殆伸人抑枉寧以身受困畏而不傍此其大節也好易中庸能精其義至浮屠老莊皆探索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家居昆弟無間言見者鄙吝爲消似陽城元德秀救大不撓清而容物似陸象先而至其立朝識大體究精吏道與時之利疚知無不言則近左雄黄瓊政事之才非特處士獨

行鄉黨自好者之比也公與補之先君厚故補之所述公大節多嘗聞于先君之言若公平生施設則有當時大人君子之所共知者編次懼不盡雖親不愧也謹狀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崇寧元年正月巳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訃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官子若孫六人且賻其家甚厚其孤祥祉祓禠考次事蹟以謁前史官晁補之爲公行狀謹按李氏系出皋陶唐虞之際皋陶爲李李之字或爲理而二姓同出陳郡苦縣其出漢將軍廣後者爲梁武昭王暠暠之後爲唐故李氏蕃天下公諱清臣字邦直贈太傅宗壽曾祖也配尹氏繼周氏周韓二國太夫人贈太師曹國公士明祖也配周氏秦國太夫人贈太師冀國公章考也配陳氏冀國太夫人而陳氏實生公曹國公而上兩世不仕冀國公始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州任縣令以卒世爲魏

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喪遷焉故其族或從居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所習經目輒誦已能戲爲文章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者其蠹已甚天固譬之乎作浮圖災解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人抱以送擧目盡傾忠獻公韓琦異焉妻以其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戶參軍內丘令李鼎以事械州獄而實誣也吏阿守意掠使

服公辨其誣守前以狀抵使者務訊得釋還晉州和川令時朝廷方崇制舉轉運使何郯行縣取公文藁讀即以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文忠公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祕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謬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時大雨霪京師巨異數見言者多咎濮邸議及廷試同發策者四人或語公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則必優等矣

公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須皆出于農比者陝鄧許亳飢農民皆死而他業之人自如也今爲令雜征苛取使出於它業之人則農勸又論吏而牟農與商以其彊力過爲之而不役不征甚者願還之於農商

無以爲吏則吏譽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然竟以不附時議在次等授祕書郎簽書蘇州節度判官初公以和川考滿舉者踰十人應改官矣而轉運使辟向以爭驛事未可用判流內銓張掞曰何不以狀白無用向劄公曰人以家保已而已捨之薄矣願待之掞離席曰能如是安可量然公竟自以制舉還英宗皇帝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是忠臣但於避嫌太審如李清臣公議當用尚數以親抑之既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文忠歐陽公

乃首薦公會遭陳夫人喪服除始詔試神宗皇帝內出孟子爲政本農桑論幷學士院所策皆入三久虛等也擢集賢校理編修觀文殿御覽同知太常禮院久之齋宿於南郊參知政事韓絳稱事客去留公曰學士平居不及執政門形厚而神深貴人也未幾絳宣撫陝西即奏公掌機密文字就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賞軍功給空名宣敕或留不填至是宣撫司以爲請務信且速路國公文彥博以爲不可給公亦執故事白絳而

好事者因詆公不當與韓公異會慶州兵亂其家
屬應誅者凡九指揮公言慶兵造意初不謀妻子
宜用恩州故事配隸將士爲奴婢絳從之絳之貶
也公尚以中允爲檢正官公曰我豈負韓公者因
求還所遷秩補外復以祕書郎通判海州會直舍
人院孫洙出守海州與洙同制科館職一時觴詠
傳淮海爲盛事寬役法免漕渠夫去而民思之還
太常丞復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被旨祭奠因
爲其行狀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敘韓琦事甚典

麗良史才也時公請補外得知宿州上復問宰相
王安石曰可與一路乃除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建
言掫床牢寒則室之遂遍行天下京東盜賊爲天
下劇公設耳目方略購捕且盡遷太常博士召充
國史院編修官初劉攽以史官召而侍御史蔡確
言其不可執政復擬它官以進上曰朕有人矣李
清臣可既對上曰卿傳通古今近時罕卿比史官
朕妙選也卿其悉意因賜五品服公爲河渠律歷
選舉等志文覈事詳人以爲不減八書十志初安

南用師公在京東因探平蠻書言漢以來用事於
南者上之會郭逵秦大軍已至桄榔村上以語近
臣頗不能知上曰桄榔至某所五十里而近至某
所百里而遠喻夷迂直如指諸掌左右皆驚孫洙
以書抵公曰上比論安南事近臣不知顧恩通洽
士矣公然後知上於奏牘無不覽且采其說矣無
幾何遂召仍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召客飲而中
貴人踵門客曰中貴人何爲來哉俄呼曰傳宜李
學士公遽出拜則有旨撰楚國夫人墓銘楚國夫

人者英宗乳母也時孫洙王存顧臨在坐曰內制
不以屬代言者而以命于異眷也尋差詳定郊廟
禮文正其訛謬數十事事具禮閣新編時安燾使
高麗修起居注闕上復批出曰可李清臣權俄即
與兼直舍人院後延和殿侍立上顧益溫盎載訪
以禮樂之事公于經訓成誦數奏尤悉上亦自言
古先述作之義窮本極要與講唐久之慨然有意
三代之英矣踰年召試以右正言知制誥上又嘗
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漢以來不復師經唐一韓愈

名好古亦不過學撰文章耳公對如上旨會上以
府左右院暨司錄獄無以雜合訊辨三司混金穀
視獄不專詔曰稽參故事宜屬理官初置大理寺
命公爲記公以謂王者立政以詔天下必辭尚體
要則書爲近乃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灝噩奇
甚其載上訓之略曰五教未訓五法亟下是曰暴
民治用弗格以成上德意先教後法之序既進上
曰卿文逼近經誥所增三十四字非不完也崔台
符等願挂名其間耳既命撰修都城記公又變其

體以進詞尤宏放上益喜曰與大理記文頓異自
成一家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責
公唱和詩事甚急且辭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
用此戚戚獄具有司猶欲實公重比上曰詞臣雖
得孫洙沒後止此一人廼第令贖金既還爲翰林
學士時錢藻充慈聖光獻皇后山陵頓遞使又以
公權知開封府上分命近臣草荅高麗詔既奏上
曰王徽荅詔已用卿者上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
封曹佾郡王謂公曰卿何日當直欲宣佾麻異姓

而王非例也爲朕述此意其寵異於它學士如此
上欲更定官制公具言所以損益者上曰亟編類
以進尋差詳定官制寄祿官承議郎視正言執政
擬公本官試吏部尚書上諭宰相王珪曰安有尚
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故事宰相與參
知政事同進擬差除官制獨中書省取旨而尚書
門下不預持權者病之數于上前言聞會之迂公
請對具陳尚書門下所以不便之意上乃命公仍
領官制有疑滯就質之執政怒摘前奏中語謂公

有不當議者欲出之上惜其去復俾贖金既入謝
因許以大任遷朝散大夫上復曰吏部掌銓衡闕
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聞公即以德行政事文學
論議爲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絕口不
言人亦莫知之也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右
丞初御史中丞舒亶嘗以事劾公至是亶以用官
燭飲食過常數吏議從贓坐執政惡亶是吏議公
獨以謂亶誠有罪非贓也同列曰清臣黨亶耳公
曰亶固不愛臣臣何爲黨之其論事持平類如此

神宗不豫久執政入問公行語門下侍郎章惇曰延安郡王何不來侍藥清臣將出白之惇曰未可恐壞大事退集都堂公又語惇曰相公在此門下侍郎何不早定議惇連問王珪曰如何珪徐曰上自有子然須垂簾議既定公復曰若臨事有異者鼎鑊所不敢避也遺命取紙書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又取紙書皇太后權同聽軍國事俱入稟哲宗即位遷大中大夫神宗祔廟遷通議大夫徙尚書左丞時元豐九年也初神宗以上聖之資而躬問

學未明求衣欲繼三代絕蹟制度文理燦然一新而吏推行久元祐初大臣欲有所損益公自以終始遭遇報上之意發於誠心固爭簾前雖與時議忤然官制免役將法保甲冬教亦不復議而言者攻之益急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歲飢奏給祠部牒振餓食者所活以萬計徙右倉粟不足支一月又奏乞轉江淮米助經費仍請自省曹擇官會一路歲費計其所不足仰給中都官朝廷從之為歲給二十萬緡謂之陝寢錢至今

徵右類之移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安撫使治尚夷易不務奇聲近效而民亦不敢犯雍人為之立生祠召還為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真定公舊遊人聞其來也老稚迎者夾道自欒部屬邢相有王宗正者使臣也盜公庫物安撫使謝景溫發之宗正忿陰走其妻詣使者告前後帥饋送賄餉逮獄至數百人道路洶洶公至立奏罷之除宗正名竄千里外其治如治雍而尤號無事復以戶部尚書召為宣仁

聖烈皇后山陵禮儀使未還拜正議大夫中書侍郎時元祐八年也姚勔復駁之上詔他官讀趣行下紹聖元年執政官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舉杭州洞霄官起為宰相嫉元祐用事者稍加貶逐後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嶺外公乃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謂更先帝法度不為無過然彥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非聖世所宜因出舍宅館懇請避位上敕行李無出東府門命中

貴人蘇珪趣赴省供職惇持議如前上曰豈無中
道如呂公著更無預渠事也於是始議赦牓朝堂
有餘置不問之語西夏兵入鄜延破金明寨去經
略使呂惠卿遣將數逐而張輿戰沒奏至惇怒曰
失主將全軍斬盡應斬者四千人公曰亾將亦多
端或先登爭利輕身與敵今全軍斬輿時亾將全
軍降虜矣上於是令下呂惠卿隨宜裁處後得惠
卿奏誅牙兵十六人而已初宰相呂大防等貶荆
湖間踰年應赦公令中書撿舉議復沮不行後

同列與公進當貶人姓名或指姚勔曰此南方博
徒也意勔嘗再駁公除召以激之公徐前曰勔或
所見不同豈可以臣故重之上以爲然勔罪得薄
公在中書既論數不合有飛語搆大獄意在中公
公懼復丐罷政章六上賴哲宗察其無他拜資政
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又移知成都府不行嫉公者
猶風指監司窺公而公謹審至無隙以伺廼摘中
書舊事奪公大學士初宰相蔡確貶死至是毋明
令其孫渭上書訟確冤前此宰相劉摯等亦貶矣

因爲奇禍誣摯等以自解書留中不出渭又請待
漏訴之公心知其誣而念渭嘗以聞矣却之不可
乃封其狀省中而嫉者竟以是擠之復知眞定府
兼眞定府路安撫使今皇帝即位以禮部尚書召
單恩復大學士遷左正議大夫月餘拜門下侍郎
時紹聖四年也哲宗祔廟還右光祿大夫時太常
議父子曰世兄弟曰及事下給事中舍人等議或
異太常以謂今天子承哲宗統則哲宗自當爲一
世公上疏是太常議廼定上欲息朋黨論開天下

以至公詔士大夫以無彼時此時之異乃改建中
靖國元年而同時大臣與公叶謀以輔上意盡還
諸遷者除艰累起滯廢稍復其舊恩數秩品士氣
爲平公一日在府第坐胡床假寐夢爲春詞詞甚
美却有逐遷東之語遽書以示子祥愀然曰非佳
證也因移疾甚懇復拜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
兼大名府路安撫使無幾何薨有大星晝隕阜昌
門外蓋公所生弟側遼東之詞驗焉享年七十有
一即其年四月甲子葬于相州安陽縣蔡村之原

公性恬夷曠達將啓手足却左右扶者而坐以手整巾猶索紙筆作字付從姪禪而顧子祥曰速辦速辦問日蚤莫或報申時矣即閉目不復言而逝公三爲執政遍踐三省勳封爵至上柱國開國公食邑實封所共加至六千九百戶爲人寛大中和而容物事陳夫人及兩兄盡孝敬人所難堪者處之常易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也家人之老者云見其三十年間未嘗厲聲色居官奉法循理要在愛民至守節秉義則不可撓以私臨大

事則常辯且勇其學務探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記覽文章爲餘事尤蚤爲忠獻韓公歐陽文忠公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爲式既知制誥爲史官代言之體敘事之法高文典冊瓌雄雅興曄然一代之俊也其小心事主出入省闥白首無過故神宗終始眷遇造次訪問而公亦自以得君無不盡其平生奏議益多至數十百篇而世亦莫之知也本其總吏部選被旨薦士至百餘人頗見收用而皆若出於上所自拔人臣不得專者知其於清慎不矜最隆也嗚呼其可謂善則稱君古之良臣者耶配韓氏魯郡夫人繼孫氏趙郡夫人皆舉以祔男七人長祥朝奉大夫太學博士次祉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副使次祓承奉郎次硯承務郎三未名而亾女二人長適獲鹿縣尉姜休次幼皆前卒孫男四人長承道承事郎次承遹承奉郎次承邁承務郎次承造未仕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陳與餘未嫁所著策論記序古律詩制誥冊文銘誌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平南事鑒二

十卷藏于家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序次公世家爵里行事義不得辭謹狀

齊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尚書虞部郎中贈中散大夫南陽晁公諱仲參之夫人公孫氏其先梓州郪人後徙棣州商河諱渥梓州錄事參軍曾祖也諱昉莫州莫縣主簿祖也諱簡祕書丞郡牧判官考也祕書君直諒有文疾惡如風嘗召見論事忤真宗旨出爲建德令前令死二女不能嫁爲嫁之夫皆仕登朝而祕書君以

郡牧判官沒京師一子亦死獨女三人其毋長安縣君常氏有賢操日夜誨三人以女德起居惟謹故三女皆卒爲士妻季則夫人幼審詳有威儀燕處如齊不妄嘗笑人以爲天資近禮其歸晁氏文元公文莊公在朝而舅尚書公方顯用晁氏隆盛諸婦固多賢世而夫人尤恭儉敬戒夙夜宮事不違衣服飲食無華好内外言不交于閫非晨昏定省祭祀享餁不下堂老者曰善事我幼者曰撫我恩姒婦曰是宜爲我儀也中散公清德滋官有聲

名嘗攝舒州有之遠官者遇風船壞纍江上窮無依挈其妻孥投公夫人親解衣衣之不足則并取女婦衣與之大小皆有衣乃去蓋急人之難如此近祕書君之風也中散公捐館舍夫人奉其匱自江上歸無兼日儲而攻苦食淡喪葬用如禮不覺有之春秋高矣歲時饗宴溫克如始嫁婦盛暑未嘗絺綌對子孫如賓好文史泛覽不倦晚知無生說滋恬淡不累事以元祐元年六月二日感疾卒於京師享年七十有七始封永康縣君子登朝又封壽安縣太君四男子端仁朝散郎行太僕寺丞端義奉議郎監在京糭米上第九界端禮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智磁州司法參軍監開封府襄邑縣酒務五女子長適前衢州開化縣令石端次適奉議郎河北路轉運判官杜純次適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公事知慶州范純粹次適通直郎簽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僧孺季適恩州清河縣令田忱而適田忱者早卒諸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

三人蓋天人之福祿備矣諸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祔於濟州任城縣魚山中散公之塋且乞銘當世賢君子而補之於夫人實從孫自始讀書夫人愛之諸父曰汝當狀夫人之行補之涕泣謹具述世載鄉里令儀淑德可以範閨門告後人者如右

謹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三卷

墓表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鄧先生墓表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三

墓表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寂默居士晁氏諱端稟字大受居開封之昭德坊太子少保文元公曾祖也給事中參知政事文莊公祖也其世家爵里謚諱詳於國史文莊生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諱仲衍校理生居士居士世胄蟬聯非少長山林人且有盛名場屋間嘗爲參佐州郡令大縣矣卒不用以沒寂默云者蓋嘗以此

自名而未嘗以此語人補之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之不明也言之不行也以夫小成榮華者隱之也寂默而道與言顯矣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居士曰吾琴故未嘗鼓吾何虧其族人之知居士與其交游而學者則皆相勸號之以寂默以實居士嘗有志於時不遇而爲此也居士七歲奇警過常兒絕遠見而名聞而識二十歲而盡投六經百家說又雜取他類書小說叢脞人不勝覽者皆成誦於口用以自娛爲文詞捷敏如水

就下縣耳行遼千將立斷無胥畢者旁睨其同學兒方濡墨感類如拾瀋如憶昨夢不可得而居士已四顧滿意寫紙腹背欲盡矣用此蚤有名譽熙寧中與補之同試開封嘗曹出謁客客壁間石刻合序千言盍手詔賜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過誦乎則俱默讀居士曰誦矣某曰亦誦矣偕誦偕止而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焉無幾何居士舉詞賦為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策豪贍異開雞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堂上自屏及陛紙窮顧相詫曰盡

識此可以為三千士先登矣然是歲屈於禮部又三年始以經術第進士意不自得欲從制舉曰此吾漢大夫之世科也時王湖州石父亦制舉喜根持論氣豪老師宿儒少所屈然獨厚居士居士數從石父道往古石父通洽猶自為不及居士博也石父因以直言舉勸之而居士故倦遊不復萌意亦會其科廢云為人和裕眀白不作畛域藏覆言辯濬發有所作意必先人外視之類欲速者而中平夷實與事闊也又事毋穎川夫人孝重去左右

兩從伯兄使淮浙居闕不調者十年愛西湖琅邪山水曰是可以忘老有詩數十百首至今傳杭滁間善為長歌怪處似玉川子平處似香山居士至雜文數千言敘事極古今得失之辯則唐人獨以詩名如郊島者不能逮也文莊齊安夫人宰相王郇公之姑初王公之自舒來貢於禮部也猶少出入姑氏如家後貴為宰相居士以布衣年少往游如平時不休於其貴或飲醉其堂上劇譚大笑傾一座退而與里閭賤者游亦傾竭無吝情初不見

其異人皆曰如居士蚤有名譽使能稍自矯拂遠遂以斬合必獲然居士不志於其獲而樂於不矯拂視不合如其躬之遂其知者則以為氣完而守全其不知者方且以世禮雕盱一二詳詠之嗚呼此其所以窮也哉然居士自以少孤依穎川夫人辛苦學問欲嗣其家聲甚力既失夫人養已得疾鬱鬱又官不偶抱所長莫試滋與世闊不復自金玉類李將軍既困負其才能數與虜角忘意於無益者常人不知愛惜恐一失不可得必其誠心好

士知才爲難者方復悼其窮也晚尤自放於酒一日過故人飲甚樂怨悲歌起舞泣數行下顧補之曰吾若是乎已矣人暫見之不知其爲開封晁大受也或竊語以爲狂居士笑曰琴張輩所謂狂狂者進取吾進取乎哉補之輒從旁讃曰魯漆室女獨處翛然不寐而悲嘯亦狂者邪鄉人疑其欲嫁鄉人則淺矣然數月而居士卒異哉補之嘗論聖人有中道若伯夷柳下惠俱非中者故從伯夷之清則和爲不恭從柳下惠之和則淸爲隘然二子

蓋百世師不有聖人知之則揚雄所謂餓夫詘臣非過言也然人豈可以皆至於夷惠如陳遵張竦長短不能相効雖未足與論中不中之際要曰外輕者差獨樂至所遭薄厚學者不道也居士嘗主簿博野又爲保德軍掾洺州推官知兗山縣事其爲令與邑子講習經藝有恩愛於人然居士終無意於爲吏昔魯肅論龎士元非百里才其治不治後人固不當求之耒陽之間至其言克浩作樂非仁者之兵豈惟異於魯肅所期治中事雖孔明猶

嘗自恨前所以待士元者未也故韓愈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遇居士卒以元祐五年四月丙午葬以其年五月戊寅地則鄭州新鄭縣之旌賢鄉也配王氏穎川夫人之姪穎川夫人爲晁氏婦矜式王氏恭儉似姑居士二子覺之貫之皆文學善士貫之已得科名爲新鄉令後十七年而貫之始以書來曰頃先君不幸葬日迫太僕林旦嘗銘之痛其遺也知先君之深者孰與兄願爲文表旌賢阡上抑先君不至要官職四十六年而沒施爲

者少然孔北海志不就士議處以豪傑陶淵明一縣令後仰其高寄達成敗信不足論論其人物如何耳補之曰孝哉是足以大吾族丈爲不朽系曰天之高明地之無疆中不知歲之幾何長人不七尺當物之一乃若傅說以其事業沒而上比於列星之光何必傅說有陵客星有白長庚彼微者也而動其芒豈皆如說富貴有功德于商乃如是其昌嗚呼居士世人以爲狂自謂我非狂旣隕于霜亦揚其芳此如陵與白也身雖沒其才氣俊偉猶

耀而不亾也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廣州觀察推官楊府君卒喪未還也其後姪洵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欻見府君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既坐神色儼然如平生問何之曰今為忠孝節義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人但見洵拜且自言也將行有二紫衣酋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即彼立祠洵忽悟謂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

如此衆悲駭因呼工為像工良拙而像惟肖人益以為神然府君宦不顯當塗無上其事者祠竟未立也衆復曰府君生有德於此沒能發於靈響其存不朽不以祠立與否惟歲時野祭尚足以慰吾人之思廼敘府君行事并記洵所見來言曰府君里冠冕不可使其較然著於耳目之蹟久不傳也子實為文表諸其阡上補之曰諾府君諱緈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也少愿愨事親孝儀狀端重長七尺忠信豈弟好學而愛人遇鄉人無少長必以敬

而鄉人亦無少長皆敬而親之未嘗有官府而民聽之如官府至就評曲直而府君固退然君子非預人事者也曾大父諱超五代末藏匿不仕大父諱晉基初稍稍以經術教授鄉里生子諱昇者府君考也諱早尚書比部郎中諱景尚書駕部郎中皆經明擢第有能聲故府君大父累贈尚書刑部侍郎而府君亦以皇祐五年經明中第嘗為太原府司理參軍活縣所上盜在死罪者三人其黨應死者猶感泣語家人曰楊參軍過我盡今且死尚

當為楊參軍求佛追福我死不冤矣徙鳳州梁泉縣令教民以孝弟力田為先守史千之不知其能嘗薦其錄事參軍張革等數人革呼同列詣千之言梁泉循吏而公不薦革等以為愧千之踧踖曰吾過矣吾過矣因并薦之還沂州防禦判官歲大飢盜鑄起守霍交屬府君督捕四縣盜吏爭以殺盜求賞多至數百人府君獨哀之開喻首減所全者衆狂人李逢聚亾命淘金境上有異謀郡疑不時發而逢敗誅府君亦坐廢二十年優游守道化

行其家河決曹村灌七郡鉅野大溢會秋穀大登
揚事未畢民有舟者爭救穀老幼多死府君盡棄
其田中積不載而以其二舟躬救人於津口所活
日數十百人後民相見者皆曰楊府君生我上籍
極復爲廣州觀察推官歎曰欲老於此故恩不及
孝妣今往幸滿歲得休官追榮丘墓不憾矣無幾
何卒於官年六十有二夫人翟氏有淑行踰年亦
卒子三人涓滌渙皆進士學問修立後方興未艾
也其沒後數年嘗有羣盗白晝行剽輒呼相戒無

犯楊府君家過其門猶俛而趨蓋府君不特生爲
善人怙而沒爲小人憚者如此然於時府君未葬
也其詳猶具於銘焉補之嘗竊以謂行德於幽人
不知而天知之天之所予不必貴富使正直好義
所居以爲民命是謂不泯其動於怪異亦時以勸
善而譬惡抑府君生誠實不欺沒豈其欺尚曰吾
父母邦庶或福之豈利其饗哉系曰
生無職於爾土民固聽之如其有官府沒無封於
爾土民固神之如其山川主意有道者其德全嚮

於人而侔於天莫之嚮而常自然范之山兮石如
砥木蕭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
兮春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
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露几鼓淵淵兮舞侯祀
紛進拜兮侯鄉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
兮民心悲荷侯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土兮以慰
民之思

鄧先生墓表

孔子曰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孔子之所謂逸民

者必若夷齊若少連七人其行有當於聖之事者
廼素隱無述則孔子不與沮溺子路能非荷蓧矣
此學者之所誦而識也自漢聘樊英如待神明至
竟無它異故李固以謂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
然厥後益衰士一切趨利遂往不返夫安得如古
作者而言之惟夫行已有耻惡衣惡食而不耻而
知違患之當遠也猶足以捄俗壞故范曄因固論
而極之曰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
其無用亦所以爲用有味乎斯言也而吾里鄧君

異於是晳晳黔婁先生不干世生無以養死覆以
布衾而其妻以謂有餘於富貴嗟夫鄧君其殆庶
幾先生之遺風乎君諱御夫字從義濟州鉅野人
幼辛苦讀書嘗試太學異等蚤爲司空平章事呂
公所知而性薄榮利方壯則襏襫子服去布衰芒
屩犯晨夜身自力作以供祭祀仁鄉里而退甘其
菲如食五鼎非農圃入不以易所無亦難矣乎居
頹然癯靜望其貌知有道者與鄉人言老者以慈
愛幼者以孝悌壓里工驅以勤儉不欺故人慕交

之或就評曲直皆滿意慷慨尚義急難必赴身結
茅北郭水濱牛羊鳧雁之所牧集蒲柳翁然下窺
如壑谷有石几丹墨作老子注寒暑易節乃一再
出與人項傳見之心服書其石。几云晳聞河上公
今見濠上翁姓名字時異道德經解同辭雖俚然
實事也又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與凡
種蓺養生備荒之事較齊民要術尤密州守王子
韶爲上其書朝廷請頒之不報乃棄家入廬山學
釋氏說將老焉會得疾其家彊之歸有詩三百篇

皆蕭散方外言也無幾何卒大觀元年正月十六
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子二人長曰洵次曰洵能
守其業以是年二月初九日葬於鉅野縣宋善村
龜山之原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高處約次適右
侍禁張寬次適鄉貢進士程延禧將亾一夕過所
與遊呂與論死生之際曰吾去矣呂莫知其故是
夕呂復夢之言塵累未盡今當至蜀都爲一富家
子呂怛痛馳候之殂矣死生聖人難言此非補之
所能知然觀羊祜探環事世固有於此不昧者系

日
孟子論君子之行不同也而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大哉潔乎惟君平生潔則有餘以是銘君亦恍不
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四卷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銘
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朝散大夫提舉河北糴便糴草高公墓誌銘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石君墓誌銘
文安郡君陳氏墓誌銘
安康郡君龐氏墓誌銘
錢唐縣君葉氏墓誌銘
駕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四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銘

惟天生才於世之平氣蒸爲祥卿雲景星降而在人中和炳明仁宗大德好生如天天爲衮衮生才輿賢如泉不盡遺其後昆逮於英宗旁招洽聞公於是時海運鵬騫神宗稽古出百王上上以文求公以儒往國有誥令公口出之國有政事公手裁之公豈能然曰上所知至於哲宗亦再用公惟天子聖我祖考同三朝是毗歷三省闥小心長慮白首一節不流於信不躓於疑皇建其極五福是施惟君舟之柔是胡越又何濟之惟公其楫開是大同至於式序天子萬年公有令譽

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三月甲戌右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晁公卒卜紹聖三年正月丙申吉葬于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諸孤聚而言曰我君樂善好義而與人

知詩固有之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圖我君之言行雖州閭惟莫之盡惟垣屋漏其不可欺諸孤尚識之適相與誘公之壻承議郎知開封府祥符縣事王仲博敍次世家爵里行事而以告其族孫補之使銘曰凡親者亦不可欺也補之涕泣言曰以屬卑且不肖則何敢謂宜抑毋使公之事墜于地則誅且稱諱亦不得辭也公諱仲熙字子政其先澶州清豐人後徙開封祥符贈太師中書令諱某曾王父也贈太師中書令謚文元諱某王父也贈金紫光祿大夫諱某父也光祿娶趙氏南安郡夫人繼趙氏南陽郡夫人而公南安出也文元公以儒宗耆老令德事眞宗爲翰林學士賞延其孫初授公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監單州酒郎以才稱故宰相王公珪爲三司判官亟薦之再監鄧州酒歷評事光祿大理丞撤酤區複牆鉤撿出入摘其積年姦蠹皆不得隱課乃大登應賞不自言且當爲縣矣而以南陽夫人隨季官河間復監瀛州倉便養歲

得圭田粟數百斛以分其同列之無者又監泗州稅淮溢浸城且壞守以下皆棄城捍淮公力居多以勞遷通判憲州州近塞守武臣喜爭公獨與歡而於事未始屈凡金穀犴獄纖悉疑似皆陰爲辨而守不知也徙通判鄭州復州皆有聲歷太子右贊善大夫國子博士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監店宅務左藏庫遷虞部比部郎中知均州改朝散朝請大夫民有僞稱官者自云給事公府齋供武當山餉僧所過邀饋餉初謁見公公卽知其欺語吏蹤至館捕之得僞御寶文書以抵法遠近皆驚判南京國子監遷右朝議大夫管句鴻慶宮監東嶽南嶽廟皆寓濰陽凡十餘年杜門蕭散幅巾燕坐樵蘇不入而幾微未嘗見於色故人親戚過者爲公歎息而公意不在是怡然自得若顧南山言爽氣者聞之莊周稱北郭順子使人之意也消補之不能名順子何如人而對公未語胸中之膠擾者已定譬諸飲氷內熱立解順塗而往知古人之所以近於道者必有在也享年六十有八娶張氏崇

德縣君男端弼登進士第朝請郎端介宣德郎端修太平令端粹虞城尉端厚假承務郎女長適王仲博狀公行者也次適通直郎通判安州鄭猛次適羅田尉高道華次適相州錄事參軍高公秉孫十人曰資之登進士第相州司理參軍順之完之頌之蔡之述之疑之頡之執之熙之未仕曾孫一人曰公紹公少孤事南陽以孝聞篤愛其弟有人所難能者為人忠信平夷寬裕不矜伐趨事靜以斂自奉養儉薄而遇人之急至解衣贈之恐不足

其罷均州尚彊卽求散局不以家空竭為慮尤不喜權其樂彼與此同而自謂得於此者多也晉文元公嘗言吾自幼及老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須人售進其曉節著書垂訓多慎刑戒殺之意而公性中和敬人而愛物蓋近文元之風自南陽歿凡三十年其院無期喪康寧令終人以為積善之報云銘曰

道不可知而恬愉者常近之不僞者幾得之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鴟舞不下肺肝已見若此者其生世役役沒世有餘患嗚呼公乎厚性近仁誠應乎真生無累於明其安者身沒無責於幽其安者神粤天所以爵人者不惟其貴惟其德視役之人

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公墓誌銘

公楊氏諱景芬字岨德河南府洛陽人也其系蓋出漢太尉震而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慶者生子偕少知名其學長於論議剛直廉潔而愛人事昭陵為翰林侍讀學士其弟任幼而樂道不及仕以

卒生子恂為奉寧節度推官贈通議大夫退儉不矜伐兩世宜大矣皆以不期人知人亦莫知之以鍾其慶于後而生公公端靜而開豁內剛而外和斂於從政善與人交藹然忠厚君子也少治春秋未嘗與人言遇事發其論議亹亹不可竆以侍讀任為試校書郎調定陶主簿曹州司理真符令改大理丞七遷至朝奉大夫勳上輕車都尉服三品嘗知永城縣事知化州事通判亳定二州提舉石塘催綱都水句當公事提舉淮南折納河北東路常

平京東保馬保甲皆有能聲化州並海亡城郭歲賦竹葦為藩颶風至飄卷為虛居者不安民疲于賦且土疏不可城君奏乞庫錢百萬陶甓城之歲以無患海旁諸州皆圖去為式宣徽馮公京守亳事無大小皆諉公公為一二裁處而陰推其意於守若不自已出者馮公心善之定守多重臣尚威通判視簿書無可否公曰州事吾職也豈出位者有害于理戾于法者爭之帥憲肅韓公絳亦深知公其領淮南折納諸路皆有使及還爭求對冀得

還公曰事隸有司且復命矣尚求對何為獨不求對河北前帥平官庸人驚功文檄山委州縣不能應則被譴去公至省十七入諭州縣以法如此戶部反詆其不如法請罷公然朝廷蓋知之會得疾卒元祐二年正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一以元祐七年某月某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平洛鄉張封村從通議公之兆夫人張氏某縣君子規雲安軍司理夫郊社齋郎二女長適進士孟安幼未行公事後母以孝聞廪入不私楊氏之吉凶禮事皆資

焉尤為太師文公司空呂公所知補之聞之孔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天下之求於聖人之言者過而期於士者薄曰仁必伯夷必顏淵故後世之為仁者微孔子不云乎苟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夫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孔子與其無不足則自斯而往曰是可與為士矣可與任重而道遠矣何不可哉楊公始於事親而親安之以施其族人而稱慈行已則人愛其政之在民者民不

忘也其庶乎所謂求仁莫近者非邪補之先君與公善初補之教授北京國子監貧無以葬先君公問所乏賻其半乃克葬而公未始以為德也今公葬矣補之不能身相事向忍銘公然以謂其故舊銘之耶則非公之故舊有信之者矣銘曰

德藏于中故人不知人不知者天知之天實知之
其後昌有時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君陳氏諱知和字德時按其譜博州人也六世祖

翔唐末從事成都府王建有異志翔屢沮之廢居閬州之西水孟昶以蜀歸曾祖諱省華始來自蜀爲祥符人仕本朝爲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秦公生三子皆以儒學擢高第位將相有勳勞於國樞密使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國公謚文忠諱堯叟君祖也英公生尚書都官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師古光祿生君光祿前夫人賈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

國縣太君賀氏出也光祿當任子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宿州任君右班殿直及長知書歎曰吾家世如是吾父敎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選仁宗嘉其意且以其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事四守梁適李淑張觀蘇紳皆當時顯人其趣操不必同而君介然若一四人者皆賢之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寃卒誘耕民剽里中卒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幷論民死君爭之力守怒而

入君立廡下不去守悟爲讞諸朝民果不死遭安福憂免喪擢衛尉丞知硤石縣事縣當陝衝卒苦於役作僞印帖騷民間前令比獲以要賞君一日執六人且皆應鬭法應死旣不忍以要賞見其歷然誠苦於役者爲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僞印帖焚之還其役戍兵道縣中羣博犯法邏者執于庭數百人譟縣門且奪之吏趣閉門君徐出坐堂上命開門衆莫敢入因陽叱邏者解縱之旣行密疏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

事未行遭寧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緱氏縣事英宗卽位遷右贊善大夫昭陵採石聚兵緱氏城中萬人倉無儲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俟報乃下令借富人停粟約與之息匿者沒官令出而辦比輸者至則兵仰食縣者十五日矣事已旁縣吏皆遷而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遷殿中丞又遷國子博士通判果州事神宗卽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賜五品服還朝用爲監左藏庫不就通判趙州事遷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察訪河北奏君偕行朝廷方

議省郡縣寬力役吏希旨爭言可省而乾寧保定
順安三軍在議中併君往視還言沿邊城犬牙相
制以利守禦而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可改朝廷
然之爲不廢三軍中人程昉建言徙漳河洺州使
者以君權知洺州董其事漳河役大昉欺朝廷以
易集務減人徒人徒以故怨之百餘人燒民廬爲
暴君盡捕得誅其始謀者八人事且畢會新守至
君還趙州昉以君爲暴其短乃歸功新守而君亦
不辯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諭君欽

故難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倚君君不得辭權知
欽州事遷駕部員外郎自以不能當執政意至則
求閑局差管句嵩山崇福宮民上書願留者以千
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贓敗又擢知房州事郡阻山
城西有谿所從來高望之洶洶在城上舊有堤圯
不治餘三十年君議增築不欲調民乃以術招竄
卒廩之藍以州兵凡用工萬高其舊丈二尺而廣
如之人初以爲煩會明年谿大漲得堤而定人乃
服君奏課京西第一遷虞部郎中擢知泗州事郡

當水衝屬霖潦君度淮汳漲泗滿必大下因預爲
守城備水至浸城且壞吏倉猝不知所爲而君規
畫素定語吏如此如此城旣無虞而民賴以活萬
計璽詔奬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改朝奉大
夫番禺南粵都會守俸月七萬守方對詔獄君攝
州事竟八月當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我豈祿人
不幸而自裕耶宴賓客爲徹樂其忠厚如此還朝
散大夫盜起梅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爲道驛而
往恐後乃自南雄州絕山倍道崎嶇菁竹間蒙霧

得疾幾殆後良愈因求上印綬時方六十一上即
位遷朝請大夫賜三品服勳上柱國爲人清愼退
約不干權貴善與人交自以無怨惡於人明白立
斷所至民愛之善楷隸喜爲詩旣謝事作燕譽堂
於第之西北隅益以訓辭名之曰從賓客飲酒談
笑其間以疾卒壽六十四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也
夫人鄭氏安居縣君男曰适寧鄉縣尉逾鄭州司
戶適臨河主簿女長適朝散郎潘衍次適通直郎
王鎮次適道州錄事楚沖次適宣德郎周昕幼在

室孫男女七人諸孤以君卒之明年七月壬申葬于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

仕可以稽其世而公不賴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競之時未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先得取其後名處其薄功處其厚造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其人不亾在其後子孫

朝散大夫提舉河北糴便糧草高公墓誌銘

君高氏諱旦字子明其先眞定府元氏人有諱化者事昭陵爲武安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

令諡恭壯始自元氏徙家祥符贈其父珪左領軍衛上將軍恭壯生莊宅副使惟慶莊宅生君以君贈左武衛上將軍而君亦幼用恭壯蔭爲左侍禁世將家喜兵而君不樂以武名自力讀書爲文辭遂以皇祐五年及進士第擢太常寺奉禮郎未幾以親憂去免喪知新鄭縣事始邦有豬水歲比溺人人以爲神祠之君塞焉人以不感而其患除簽書奉寧軍判官事盜殺人以母篤疾應減死守宋公祁議不貸君曰法如是不可重宋公悟乃止錄此知君累遷光祿寺丞著作佐郎知臨城縣事臨城人不知學爲興庠序教以學來者常百數縣大治至比歲無死罪四年飢勸鄉豪貸貧人衆約秋償之人相率赴令累遷祕書丞太常博士簽書荆南判官事又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熙寧中舊臣有薦其才者會復將作監執政議擇丞上曰高旦可既不出執政意而君論事不能阿同列旋以讒去通判保定軍事雄州戍兵過保定邀中使求請銀錢至閉門不得行君往執其爲首者喻使去事聞

安撫使檄治之君爲言衆不可驚卒論爲首者而止通判保州事遷都官員外郎元豐中以階易官改朝散郎擢提舉河北常平事初君在荆南嘗論役法非是不報至是復譔成德軍役法上之又不報然朝廷卒改役法累遷朝散大夫還朝擢提舉河北糴便糧草未行以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感疾卒壽五十七爲人孝弟恭寬斂於技能殆其天性得之工爲室成指其異曰是卻三寸引繩度之不差人服其精尤長於吏事數上書治平間言契

丹所以固吾盟者利幽薊耳願姑無求邊功以竢之又言河北屯田議者欲一切募民耕出租不如倣古以卒耕歲入厚且及其暇時教以戰其計皆深遠爲今太師文公丞相司馬公所知未及用而君亡矣娶馮氏仙源縣君繼楊氏仙居縣君繼文氏福昌縣君今夫人壽安縣君王氏治內有儀法五男子省華卒道華茂華冲華禮華皆未仕三女子長歸蔡州錄事參軍張紱餘在室諸孤以君卒之年九月癸酉葬君開封府開封縣大邊村之原

補之先君於君爲同年進士而王夫人晁出也以是求銘銘曰

高會北方維恭壯虎臣乃及大夫以其文發身而世其昌粵有功在人自晉恭壯卜浚都之南曰孝降無有近悔尚爾世不忘視樅栢之美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石君墓誌銘

君石氏諱輅字君乘濮州范縣人也曾祖諱溫祖諱文舉皆不仕考諱崧益州司理參軍贈工部侍郎工部以明經入官而好文自君幼學則諄諄語之曰汝當以文顯即大感發晝夜誦讀貧無燭至榜屋就月視書無幾何則以詞藝中進士乙科調青州推官改知萊陽縣事縣負海民習爲姦利君治明恕賊民多改或遁去康定中夏英公經略西邊奏掌永興書記管句機宜文字方元昊叛君時獻策畫多見聽用再從辟涇州渭州用特敕薦改著作佐郎賊圍鎮戎急後騎日益諸將以謂利疾戰且淺入牽其勢君起席末言曰賊鋒銳未可大將葛懷敏怒曰兵因敵而制勝石君安能逆知往

先馳之軍盡沒或走入塞者猶道懷敏臨死而悔曰坐以書生待石君至此君既從軍母老與諸子安土不肯行欲解官歸帥惜其才使部尉氏還戍因督送軍衣京東間從范縣過問母或欲以事疵帥者摘其違法坐責監長葛酒稅稍徙知崑山縣事簽書陳州判官通判絳州邛州事會嘉祐間朝廷以諸路計不入詔三司薦可任吏君在書中擢廣濟河輦運廣濟輸尤不許數十年或置或罷君究知其弊奏更法數事軍大將有罪不敢決三司

得專治自君始明年東州之粟至京師者百萬石擢知眞州又改虔州韓魏公聞其名召至中書與議鹽事以便宜措置虔十邑緜地千里民役善訟文案如山守董董不能省君治不煩而威甚行三獄為空以疾求北歸知光化軍復領輦運移梓州路運判改提點兩浙路刑獄事疾病分司西京熙寧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二自佐著作九遷爲太常少卿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爵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孟氏長壽縣君四男子伯宗

古内黄尉仲宗彝通直郎季宗彭皆前卒而叔宗壽揚州錄事參軍廉平而文能裕其蠱者也君少孤事兄悌遇族人恩意請于朝願納兩官授兄一致仕官不行乃以任子恩任兄之孫宗壽卜以元祐八年十月十七日葬君河南府澠池縣大塲鄉鳳皇山之原屬補之銘銘曰

親教以學雖淺以蹈推此而往可與事親君任以事雖輕以成推此而往可與事君小試必立豈大不能壽貴不稱短窮亦福寧此有餘而彼不足惟此有餘小人無知惟彼不足聖賢有之

文安郡君陳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權判北京留司御史臺韓公璹之夫人陳氏泉州晉江縣人三司戶部副使尚書兵部員外郎贈兵部尚書諱詁之女夫人幼警惠嘗聞白居易詩一過能誦其兄汝奭異之韓公未冠舉進士有聲尚書曰吾女宜歸斯人乃妻韓公丞相申國呂公當朝夫人母家隆盛歲時集會内外命婦十數環坐綺紈嬋然夫人以儒者妻在末座衣無

續繡語言容止不矜慕一座皆聳舅苦風痹侍疾憂見於色居舅喪盡禮焉韓公以材遇主仕寖顯再封夫人潁川仁壽二縣君閨門雍穆福祿美矣而不幸感疾卒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也享年五十有六初夫人未笄嘗事僧伽像嘗病劇像見夢曰無苦既而遂瘳晚尤篤靜將沒無戚容曰生必有終也韓公後貴爲右諫議大夫追封夫人潁川郡君又追封文安郡君以元豐六年八月甲申葬于衞州汲縣招賢鄉之原七男子祇祖奉議郎祇

師宜德郎祇嚴瀛洲推官祇德奉議郎祇勤鎮東軍推官祇言祇諫承務郎皆有才技諸孫男女三十七人盛矣補之少貧賤韓公辱知之又與夫人諸子游屬補之銘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少成十歲鏘鏘見異其兄匪惟其兄父曰實難卜所宜嬪乃從于韓于韓斯令舅曰孝我夫曰匪于予妻助我燕及其子以惠宗人曰夫人慈于我有恩凡民有生莫愛惟死死能不愛男子之美我爲此詩質于幽宮惡乎大之有昭管彤

安康郡君龐氏墓誌銘

國子博士彭城陳侯之夫人安康郡君龐氏紹聖二年三月壬戌卒年七十有七將以其秋七月丁酉祔于彭城白鶴之呂梁博士之兆其子江州彭澤令師道以書來曰師道不幸先君之喪也高郵秦觀嘗銘矣不克葬今舉夫人以祔惟子實銘吾母補之曰唯龐氏單州成武人故丞相贈司空兼侍中穎國莊敏公籍忠厚有謀功在王室夫人孝也妣邊氏秀國夫人初穎公從其考魏公宦于彭城魏公始見夫人之舅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洎而賢之語穎公必與厚故夫人歸于博士陳氏故儒者有家法夫人宜之始封南安縣君從封郡皆穎公恩也三子二女皆令孝師黯光山令師仲河中府司錄師道其季也淑嫁張舜民媛嫁章珙皆先卒舜民今以直祕閣爲陝西轉運使而師道好古自修而有文恥以其技干時將老焉鄉人推之士嘗與遊者扳而出之其在位有力者以

其行聞于天子而官之乃以亳州司戶參軍教授其州又教授穎州既迎夫人還自穎已疾病夜夢東阿步星墮其旁賈人舟上如丹如棄出芒下尾無幾何而夫人沒且瞑西向臥諷彌陁不絕口亦異矣爲人慈儉所知甚遠蔡女子于不嫁稱師聚徒傳一世以爲佛自夫人顯族爭奔向之夫人獨不然曰道貴清淨反此禍也後于卒敗博士推貫以業羣弟夫人安之不以累其夫既從其子仕州縣御菲而甘不以累其子人皆曰生貧賤若是固

易以大家子爲此而泰可哉銘曰
嘗儉而爲奢一飽已多由豐而得約則難以樂居
難而裕惟麗公有女惟陳侯有婦士不其爾或養
以移志我銘夫人以媿世之士

錢唐縣君葉氏墓誌銘

元祐元年夏六月戊子補之從父朝散郎太僕寺
丞以母夫人壽安縣太君公孫氏喪去職將以其
遠日歸柩魚山祔舒州府君之兆問吉于史史曰
天德在日辰加大明七月乙酉葬不腐禁無有後

難先是太僕之夫人葉氏以元豐三年七月壬戌
卒太僕泣語補之曰昔我不天先君棄諸孤諸孤
尚幼所與朝夕事吾母吾母安之不知有貧賤憂
者實葉夫人予助將幷舉其喪於魚山諸父咸曰
宜爾銘補之尚安得辭葉氏江南大姓自稱雲從
錢唐有諱瓊者舉進士得桂州司法叅軍以卒贈
光祿卿二子昌言昌齡同年進士皆以朝奉大夫
老于家夫人父兄也光祿殁時夫人未笄事母萬
年縣太君宋氏能致其孝而於二兄順貲慧淑慕
組音樂凡女子之事無不工年二十二來嬪太僕
太僕少有高材篤學不遑暇家事夫人躬儉菲以
養少有則以奉宗黨賓客故太僕得一意于業遂
中甲科成令名壽安晚多疾夫人侍側不以勞苦
辭至已有疾不欲以憂壽安起居笑語如平時竟
以殁得年四十有七追封錢唐縣君四子損之臨
之晉之漁之一女未嫁聞之里不詠尊然婦人無
外事非其家人孰信故粗譔所知以成太僕之志
而慰其子之思太僕兄弟伯仲叔季以仁義禮智

四端名皆冠以端太僕伯也因使役有攷云銘曰
蕙茝可充佩誰使有此丰也椅梓則爲器物各求
所同也錡釜以湘之又甚宜其宗也副笄其委佗
獨不見此容也魚山兮岑岑屬梗兮及淡松爲城
兮石馬吾宮旁兮葬者下作好歌兮以謂來者爲
可竊兮如此大野

駕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君李氏諱太字用之冀州信都人沈厚尚氣節既
冠以通禮中第調鄆州司法叅軍開封縣尉王徽

賦省民憧不力稍急則椎埋爲姦利君行野必愉民本業知盜所舍止發輒得遂以知名徙洋州錄事參軍服喪不赴再調澤州推官太師潞公爲轉運使亟稱其能州獲盜十餘人獄具且論死矣君摘案謂守曰此爲首應死此應減守執之力君以狀議其不可會潞公至視之驚曰微推官民死無訴矣吾知人不謬也守亦竟從君議時元昊擾邊轉輸深入多覆通判懦不肯行君請代之教御甚恩人急而不離亦不過冠守與使者爭薦之改大

理寺丞知冤朐縣事就差知滕州遷太子中書藤夷獠吏北人不相通訟或十年不決君因其俗爲條理民大悅不欲其去遷國子博士知雷澤縣事雷澤歲苦水田不入君教民作堤乃屢登民于今賴之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兗州又簽書永康軍判官還比部知軍悍不卹事戍兵以糧惡謀營中欲爲亂君聞遽馳入諭其長曰倉儲惡非知軍一人罪也速往自陳尚可免不者當殺我而後起事衆皆伏泣曰某誤我某誤我因得其倡者氏名報送知軍斬之遷駕部郎潞公當國記其澤州時事差催發諸道錢帛又差監在京麴院且用之會疾卒嘉祐六年六月二十有六日也爲人質厚不苟合既仕盡推其田園資用以與兄弟族人人稱其長者娶劉氏封某縣君二子希罕罕舉進士中第左宣德郎知某縣事四孫宜進士中第恩州司戶參軍丞亘至皆學問自立罕以君嘗官于兗而樂之兗人又思君不忘既卜居矣乃奉君之匶以紹聖元年某月日葬于仙源縣大庭鄉壇山之陰

而以左朝奉郎太祝蔡君申之狀來乞銘罕宜補之塲屋舊銘曰

仕豈不遇名既以聞世豈不昌視子若孫生樂其土死藏其原使過者泫然而語曰此故吾愛人之李君嗚呼雖亾不其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五卷
墓誌銘
晁夫人墓誌銘
穆氏墓誌銘
進士李公裕墓誌銘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錢君墓誌銘
朝奉大夫常君墓誌銘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兼知澶州清豐縣事

魏君墓誌銘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奉議郎高君墓誌銘
右朝議大夫梁公墓誌銘
知涉縣閻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五

墓誌銘

晁夫人墓誌銘

前達州司理參軍葉君助將葬其夫人晁氏于蘇州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元祐八年某月甲子吉以書屬夫人之弟補之爲銘補之泣曰姊爲女與婦以德稱以我銘姊懼不信以人銘姊懼不知雖然爲可信者而已乃序之曰夫人世家開封後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贈特進吏部尚書諱某之

曾孫尚書庫部員外郎諱某之孫而先君之弟二女也先君諱某祕書省著作佐郎鼂系出于周景王之子朝朝之字或爲鼂朝死葬南陽西鄂縣故西鄂之鼂氏皆自謂子朝後事見裴駰史記而漢御史大夫錯以忠見殺其後因不顯蓋千有一百餘年至宋而後文元公文莊公父子復以文學政事位朝廷鼂氏始大宗黨至數百人而夫人端豐婉愿自少不妄語言作止有常度而中洞徹事至能辯先君曰是女姿靜甚名之曰靜婷若妹則皆

以靜字之族人喜咸曰嫁靜必衆爲議對也而司理君吳名家子舉進士知名乃歸之時年十有九矣葉大族有家法而夫人就詳莊儉宜其家雞鳴而起治其婦事無違處其長少親疏間恩稱而禮得竭其力以助孤發而分不足退而享其薄以爲安司理君豪邁不苟合數舉有司見抑有不遇歎夫人輒酌酒飲之陳義甚高則矍然起曰能如是乎吾可不愧故窮居十年終不以不合於有司變其業以求合夫人助之也元豐四年從其舅大夫

君提舉兩浙常平倉事八月二十六日暴得疾以卒年三十男曰蘊舉進士好文自立曰縈卒女長適左奉議郎通判達州事李駒次卒次幼銘曰

葉宗有祉姊不逢其祉姊賢若是我言不可悔以昌其子

穆氏墓誌銘

故丹陽進士吳君諱砦之夫人穆氏其先洛陽人後徙廣陵曾祖諱彥璋以閤門祗候採訪兩浙有能聲祖諱琪爲鄆州觀察推官父諱之武舉進士皆有學行而夫人少莊靚惠和年二十有一歸于吳君二十有八而吳君沒服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甚飭顧其子敏修始六歲矣藐然弔影或勉以再行夫人輒泣曰自吾父沒吾母惟我一女子尚能老今置是兒何地且吾用爲吾母女自爾屏不與姻黨接日夜誦佛書躬織紝以杜外事而吳氏尚饒於貲敏修之諸父求異籍夫人愀然不能止既敘敏修惟諸父所與乃取鄉人異之間覽書傳至陰陽數術無不揔益訓敏修于學敏修遂以好文

修潔稱四方之游士豪傑至者必見焉夫人常躬視食飲舍館以厚其子使與客處切磋成名於是鄉人亦以夫人爲賢其母丁氏寡且老猶寓廣陵夫人懷思不忘因歎曰生女不生男皆人以爲恨顧我與子處足自爲矣趣迎丁氏舍吳氏旨甘定省無違迄十有一年恭謹如一而丁氏以壽終又禮葬廣陵而夫人號慕成疾歲餘亦不起紹聖二年四月甲子也享年若干敏修以其十二月甲子葬于丹徒縣崇德鄉官唐之原從其夫之兆屬補

之銘斂修字彥達舊相與游後補之佐淮南會翰
林沈公存中來與彥達俱益熟其爲人彥達學問
不茍徇世好爲文詞甚工與人交終始不失義知
夫人之後方興也孫六人男曰某曰某女曰某曰
某皆茂慧銘曰
穆之發無子有女如有子養葬祭以禮穆氏播其
美其續于吳氏吳氏復無祀及亦不失義以訓子
于理吳氏且復起嗚呼賢矣
進士李公裕墓誌銘

進士李君公裕字好問濟州金鄉人尚書工部郎
中直史館定之孫而奉議郎通判潞州事衆之子
也幼自立事親孝學問文詞蚤成其意以爲富貴
功名可以力挽取非命也再舉禮部不中退而發
憤益治其業窮日夜不懈家事無鉅細必身任之
曰不以累吾親其自勤苦如此其諄諄以教諸弟
不以人言聞亦如此已而得疾歐血幾危者數矣
其妻晁氏先君之弟六女也少淑慎斂於女工吾
母尤鍾念嫁七年年三十生二子而夭無幾何其

幼子又夭而好問已疾病年三十二亦夭於時吾
妹未祥也其親哭之爲三日不食其存兒伶俜慕
不絕聲鄰里過者爲墮淚傷心吾母聞之哀甚語
補之曰汝妹不幸其夫又不及祿以夭吾憐其用
力無所就其心可悲也汝爲作銘豈惟而甥是慰
尚以紓吾悲補之曰諾既而奉議君書來如吾母
言乃敘好問之志爲之詞極其悲使納諸壙中好
問卒以元祐四年七月四日葬以某年某月日地
則其縣之某鄉從其祖史館君之兆也銘曰

此邦之祖兮雲氣族而憑天此邦之湛兮豬爲野
之獨謂此邦之人兮胡不變化而痘幼里兒兮長
邑士生于此兮死于此翮成而飛兮忽墮地其不
舉無婦以哭夫兮況欲鄙而子四方莫可告語兮
非而親戚孰憐爾騏驥也而不以繼絺繡也發而
幽之室覩其藏不爲碧兮爲楸栢之實霜萃兮木
萎春風至兮豈無時謂人往兮無返期我不敢慟
兮畏而子聞之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事錢君墓誌銘

錢氏臨安人自武肅王鏐有吴越至歸本朝其子
孫仕宦常數十百人有諱禹卿字仲謨者天下兵
馬大元帥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忠懿王諱俶之
曾孫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太尉宣惠公諱惟
濟之孫而中大夫諱睽之子也以父任爲太廟齋
郎調雲安尉徙令繁昌以行法不撓改大理丞攉
通判覇州遷通直郎年五十元豐五年丑月丁酉
卒夫人仁和縣君楊氏悲哀無幾何亦卒二子諒
詡女嫁進士石仲堅元祐二年十二月庚寅葬應

天府楚丘縣固胡村之原以楊夫人祔其弟山南
東道節度推官唐卿來曰吾母君之從祖姑而吾
兄君所知也願以數言藏其墓補之曰諾君舉進
士博達彊力所居官可道在覇州有告摧塲火者
衆相傳虜至守卑警備君曰何至是遣捕之果小
偸也在環州屬靈武用兵守辟君提舉糧草虜縦
抄輸者不継而君崎嶇獨全覇環西北要害郡朝
廷方以此觀君而用之而君死矣補之既悲君不
遇而誌之且申其事以爲銘曰

杭錢姓武肅顯遭亂離匿負販鹽山石來龍儼奮
八都五王遠世阻江不絶獻宋龍輿致其版愛生
人流斯善將及相卿士衍自忠懿胙秦墟于保靜
有旌廣孳其孫中大夫世不乏發仲謨令繁昌發
跡初佐兩邦政有譽火發市人驚邪饋靈武行者
猪克拚捕莫告劬秩通直五十殂夫人楊殞戚吁
子諒詡儒冠穉女一人石氏夫歲丁卯月極涂十
二日歸其居何以識原固胡

朝奉大夫常君墓誌銘

元祐元年冬補之守齊太學生商河常環以書來
曰環宜見未有間也今環舉首則見歷山行則一
日至齊矣其引物連類慨然想見前古之英而悼
今世之不及者補之異焉復書曰足下學問非黄
而澤以欺晴復售者比也幸教之甚厚會明年春
補之去環不果來又七年補之還朝環復自商河
以書來曰先大夫没無以銘敢累子補之曰嘻知
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今我非大夫舊不可謂知然吾有與人游三十而

莫我知吾亦莫之知也而大夫官有聞其子信我
於未見我亦未見而信之不可謂不知也銘其可
辭常姬姓河内人君諱誇臣字彥輔其系蓋出於
唐相國衰五代之亂猶仕不絕有檢挍職方員外
郎德方者始東徙棣州今爲商河人曾祖諱峻安
丘縣主簿贈太子中允祖諱仲容不仕考諱億乾
寧縣令贈左朝議大夫而妣桃源縣太君劉氏也
君幼警悟不羣十二歲失怙恃已能自發憤畫服
事兒所不懈夜則取室中書讀之至音句無所從

質稍長始能自是正遂通書禮左氏春秋及出入
他書傳甚博嘉祐中朝廷厭詩賦之弊詔置明經
科覼進士君一上中高等投試挍書郎朝城縣尉
凡府遣其挍督尉事尉皆禮荅至君不然乃故慢
君君杖遣之守奇其能不罪也民劉旻訴盜殺兄
令以狀屬君君疑焉問旻安在曰去矣亟追還之
頓蹙曰爾賊而兄何盜也旻驚立伏曰不親殺實
使牧者白現殺之君曰其然即自往捕而白現已
叩頭馬前矣曰何敢逃鞫治伏辜或告井中有死

婦人出屍驗之民聚觀藉藉莫知誰何一人持籥
立衆後君熟視之色動遽語吏收持籥者其人惶
懼自露嘗爲其家兒剃髮因誘婦人取貲而殺之
衆皆大驚再調汝陰縣主簿用舉者充國子書庫
官又權主簿自朝廷新學校有司喜事果於行法
有不可君輒持之後起大獄其不及者皆君之持
而不果者也改光祿丞知脩縣事民至終年不見
吏過門至當輸租若錢損而書之縣門皆如期至
吏旣無所取民民自謂今但輸常歲半也有爭田

者君閱其訴不問忽回語一吏曰若得何等饋乃
敎爲此吏叩頭不能匿人亦莫測其故脩古邑城
門塹湮夏潦溺人君董夫河上埽以其羨工塞塹
爲大道再宿而成民大便之歲旱里婦產魃譌云
龍母官迎致舍謹祠之當雨吏白宜如故事君不
聽取婦縶庭下責以妖狀白魃能神三日不雨杖
而毋會即日雨歲亦大稔監堋口鎭時天下初行
市易吏或禁民私賣買君獨譏大貨薪蘇魚鳥聽
民買息入亦羨又歲課茶息數萬緡前此文書多

冑不得休君從容至午則閉局去放意山水以爲常而課亦登堋口瀕江歲暴漲壞民廬君募工爲石岸三里居民以安通判成都府成都去京師遠守貴官體大吏相習不知有監司至叅佐取充位事無復可否君奉法不撓草其因循威甚行通判登州前守尚氣喜事君數裁抑之事以適平後守一切委事於君君謝不能而陰贊之政亦不廢知均州事均僻佐守喜以無事自處弊日積君首按流吏一人有大吏裔老舞文罪莫得良君明推敲

不敢踰故然竟不自安一日丐去爲浮屠州大稱治徙德州又知博州博有河患荐飢君勞來甚恩囹圄數空方議決積水繕城壁爲長利無幾何卒元符三年秋八月癸亥也年六十有五自光祿丞易宣義郎七遷爲朝奉大夫勳騎都尉服五品娶李氏封金堂縣君男珏瓛琬琦前卒瓌仲琥季也瓌再應得任子恩以與琥及弟之子希閔今皆郊社齋郎女歸左侍禁俞濟瓌等卜以建中靖國元年秋九月庚申葬君于商河縣龍興鄉之原以金堂祔君爲人剛潔樂善嫉惡出於天性然其歸忠厚嘗讀尚書張乖崖公談錄抵卷曰是皆吾所力能者吾不用耳遇人貴賤殊絕無低昂親疎意然未嘗一言求於人元祐中丞相劉公摯左丞梁公燾皆嘗薦人致君且用之君聞命輒避去後哲宗召對便殿曰卿何從識許將黃履君方知爲二公所薦也徐進曰臣老不足爲陛下用矣因罷去其爲詩頌書記銘序一百三十篇好佛學晩益幻視世間爲文字如其說千言立成無留礙其亾不亂

有舍利出柩上下光明異甚然嘗聞之佛但以無心通達一切法其神變末也其言曰若作聖解則受羣邪爲夫莫知而識者故略云銘曰

天下崽崽皆以事爲師事求有功則以智出奇中民榮之去其本絕馳反而觀內夫世安足爲捨所爲事以學道必至寸功不施而無名之累一朝之息可以宅萬世是故德人以所遐爲蛻猗歟大夫庶其是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兼知澶州清豐縣事魏

君墓誌銘

余頃爲澶州司戶參軍以事至德淸過軍使魏君相與語甚歡飲輒醉不能起方午吏抱牘趨廡閒戶去庭中虛無人風至葉翩然墮有曷集其庭旁視其几案文字秩秩私太息以爲能從予敎投北京國子監去德淸不遠書數至余知其於余厚也居無何君感疾卒其孤湊狀君之行事來告曰將葬無以銘爲之出涕敘其語歸之君諱通字譯之族魏氏世家平原曾祖象祖超考可法皆不仕君

生五歲能誦書日數千言十四歲以尚書中第爲壽州壽春尉滄州淸池石州離石尉廣安軍恩州判官擢大理丞知武强縣遷太子中舍充德淸軍使兼知淸豐縣改通直郎蓋初以階易官也其佐壽春能察盜盜不敢肆得盜當賞不自列人以爲廉其在廣安門卒殺犯闌者或當之死獨爭宜不死比聞于朝果不死人以爲平於淸池離石如壽春於恩州如廣安而滋有聲嘗忤使者意使者督過之君不屈通更知君人以爲直其在武强德淸號難治獨從容不迫其治長於發姦而愛乎民故民樂之當路者以爲才數言於上且顯矣而君卒元豐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其爲人短小旁肩面黧黑目視有光肩間骨隱起異於人喜賓客稍有則以買田賙族人娶劉氏平原縣君七男子泳洙湊泗蕃卒湊以君卒之明年八月壬申葬于安德縣摯壤鄉之原銘曰

十五入官五十而死能乎如彼施如此墓門有石尉其子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君劉氏諱師愈字道甫其先保塞人後徙雍丘曾祖諱審奇太祖創業之初嘗倚以事奏爲汜水關令未及用而卒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祖諱文質內園使連州刺史佐曹瑋有邊功考諱渭尚書比部員外郎妣趙氏天水縣君而金華縣君晁氏繼母也君幼爽悟翰林學士李淑稱愛之嘗舉進士不中用伯父尚書殺公換恩補試將作監主簿初調某縣尉民劉豬兒凶悍數犯法以氣蓋其里人君

攝邑事召豬兒數以罪杖之戒曰復見我不汝容于里豬兒卒改行爲良民再調醴陵縣尉民嘗亡牛訴于君君曰汝何以識牛民曰以門鑰烙其角君曰吾知之矣第去勿復語無幾何捕殺牛者烙處信是衆皆服又調增城縣尉民葉氏兄弟出販兄獨歸而弟爲人殺賊不得君疑之召詰其弟妻曰汝夫於家宜有負妻曰夫何負顧家饒財且伯氏出時攜鍤往何用也君默然遽索兄屋間得其鍤血猶在卒致之於法又調廣州右司理參軍經

略使與轉運使爭私忿數牽制州獄君務平反兩人者亦不能害後廣州竟起制獄帥與使者皆得罪官吏相連逮譴去而君獨不與復調四會縣尉兼主簿民妖言有神曰何逐捨能禍福人所至輒具幡蓋威儀迎導之或爲出錢米委積君遇于路捕主者送縣取其仗焚之妖乃息君官于南久晁夫人在北未嘗亡恩忽慨然語曰吾家世如是而吾老不遇侶蟲蛇於此不得從母夫人養吾愧焉無幾何以疾卒壽五十六娶錢氏三子長寂業進士餘二人夭女六人皆夭晁夫人聞而傷之會寂自端州以書抵夫人求補之爲銘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州某縣之原夫人於補之爲王姑義不得辭銘曰

家朔漠兮以武名死一尉兮海之濱謂我非南人兮兒夷聲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從先人

奉議郎高君墓誌銘

君高氏諱元常字復明其先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其出渤海漁陽遷東河南廣陵者爲望姓而君

世家符離符離蓋廣陵高也曾祖諱士宗尚書屯田員外郎贈禮部尚書祖諱觀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秉右朝議大夫朝議前夫人晁氏真寧縣君後夫人薛氏仙居縣君而君真寧出也給事公以進士通貴而符離之高始大君幼闓敏用給事恩爲試將作監主簿十歲能自力於學嘗病嬉戲廢業至維其帶於座食至乃起方時外家晁文莊公隆盛篤愛無不至然幼而不驕君年十四遭母夫人喪哀戚有加初調滑州司

戶用舉者改京兆府司理監滄州都作院守李復
圭豪舉役視其屬獨以詩知君遂見客游樂必與
俱從嘉興丞嘉興劇縣令不任事則求持檄出旁
郡訟牒如山君暫領其事一朝剖遣立盡先是佃
戶靳輸主租訟由此多君揭而書之曰田人田責
其入狀且奪田民競往償訟於是衰華亭戶欺詐
田已穫而撥其茇引水沒之歲比訴蠲吏不能察
除租多上又譴之至君行田爲十等號來相驗欺
者輒得民不能欺守吳安世黷貨私謗令市竹君

語令毋受令阿安世飲其欲安世後繫獄令欲告
之君曰前戒君毋受而告之可愧今狼狽卒自露
遷忠武節度推官知泰州錄事轉運使陳倩與監
如皋酒侍禁方畯者仇也入境即以疑似逮務胥
屬君訊鞫必欲造畯事莫腕者君明畯無它倩怒
欲劾君不能也改宣德郎知鄞縣事以親老不行
求監呂梁鎮酒娛意文史轉運使侯利建見而歎
曰君非居此者也轉通直郎知山陽縣事縣當江
淮道吏窘將迎廢事而君優游辦治過者亦皆滿

意旦坐堂民肩摩入常前其座迫庭呼民一二開
喻或戒赦俄頃皆去民各自以爲得盡邑子李南
夫與其兄鬩兄告欲害已然但犯之也君曰南夫
誠可論使人曰弟緣爾訴得刑爾亦辱矣其兄感
悟丐不問因爲薄罰而南夫後亦自悔人有以過
笞其子婦婦雉經死者其兄訴殺之驗者三輩未
白守疆君往君即呼畫史自隨人殊不能知至則
語史圖俯仰左右四人狀其傷無遺皆非所以死
者訟乃已支家渠可通以漕鹽轉運使黃隱初獻

言滑之隱愛公家費欲姑謝楚海及高郵九縣夫
且促其期君曰凡土工人日竭力爲方且深丈不
可加也項龜山爲渠六十里調十七縣夫而足今
以里計支家如龜山且塗泥甚起夫少則爲日長
是重費也衆然其言會隱去呂溫卿爲使因求民
私出錢募夫事欲害隱屢語君君不應溫卿怒欲
并中之已而代去不獲竟在山陽三年獄爲七空
轉奉議郎服五品勳武騎尉又差監泗州糧料院
復以親疾不行元符二年三月庚辰卒于家享年

五十八夫人向氏繼李氏皆名族女淑慎男渾洞澂淵汭皆舉進士發學女長適進士張知剛次未行君爲人和厚深廉好書不倦爲文尚理然所得多用以爲詩至其精於吏道有人不能及者性孝謹侍朝議葬經時不解衣旣喪過毀因得疾不起可哀也已渾等卽其年六月癸巳葬君於宿州之蘄縣蘄城鄉世墓之次以二夫人祔而淵狀君之行事來曰吾子我君外黨知我君盡敢乞銘銘曰童子而厲已壯所就如此使白首可知已一官而盡已居所施如此使爲大可知已抑雲者爲雨或族而不雨風實引去抑復明所遇吾不知其故豈非命耶

右朝議大夫梁公墓誌銘

紹聖二年西鄙進築諸城而潼關控陝衝難守臣詔曰右朝議大夫梁彥通可通以公知華州事屬歲不登米斗錢五百公至括廩粟得數十萬斛平賈踰半開門坐府躬視糶糶者踵入老幼癃寡皆得食所活以萬計民頌其惠事聞朝廷詔使者問實使者奏如民言卽召對將顯用而疾不果對遷以知兗州事無幾何卒其孤以補之家世舊來請銘廼序之曰公梁氏諱彥通字貫之鄆州須城人天平軍節度判官諱文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曾祖考也妣某氏韓國太夫人翰林學士諱顥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周國公祖考也妣閻氏唐國太夫人中書門下平章事諱適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陳國公謚莊肅考也妣任氏越國太夫人自翰林與其世父固有文與宗時舉進士皆第一而莊肅公相仁宗稱忠厚梁氏閥閱冠于山東而公幼警異無綺紈好力學博古尤長於毛鄭詩從丞相蔭爲祕書省正字遷太常寺太祝嘗舉進士五不中益自勵將舉方正會罷制策猶慨然以墜其世科爲恨丞相經畧秦州奏書寫機宜文字逮帥雍帥幷皆奏以自隨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在太原時中人蘇安靜爲鈐轄不法頗陰厚公公察而疏之會丞相徙三城而使者發安靜事尚疑公與交通求索無秋毫廼更知公丞相嘗

國公每入侍未嘗以一言干朝廷事間有所論奏
以屬公亦絕口不言謹敬無過丞相甚器之自大
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又遷殿中丞皆以英
宗神宗登極恩序進服五品勳上騎都尉矣丞相
歸印紱臥汶復丐公簽書天平軍節度判官遷國
子博士丞相薨執喪盡禮既除不忍去墳墓守邳
公亢儔之再辟知須城縣事移簽書昭德軍節度
判官民吳氏異籍久忽詣府言求兄弟復同居守
郭公逵難之公曰民而知義可旌已廼如其請吳

氏晝其像祠之涉縣胥犯法應徒而以自首當減
從杖州僚希使者旨議不減守亦疑焉公獨爭甚
力竟以減論人服其公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
澶州事詔塞曹村決河聚兵夫十萬務日百出就
委公剸決河上分郡事什七遷比部員外郎初澶
魏定置三倉廣糴備邊至是朝廷又委公計置力
爲多丁越國憂哀毀秏絕族人索棺食具意公從
丞相久多珠玉發笥蕭然人服其清還朝改朝散
郎熙河用師吏相繼以不才免選通判永興軍事

始至大軍已趨靈武諸郡皆督夫負糧從軍且受
數矣使者陰諭指夫增負若干人莫敢言公獨曰
計已受數恐不滿又重之是必壯者逃弱者踣仆
諸中軍言之初猶不從爭久廼定夫賴以還者衆
鄜州支使石蒼舒冒取俸給積數千百緡使者屬
公治蒼舒雅爲當路信猶贊敲自辯解使者反疑
焉公不爲指竟坐贓去自是寖益有聲上即位由
朝請郎遷朝奉大夫復以才選爲神宗山陵專句
司自塞決河督軍儀有功逮此三應賞格各減課

二春擢知沂州事遷朝散大夫移知洺州事洺近
漳城庳下前此泛決壞城死者相藉守以罪去累
年矣而水備仍不修歲秋霪潦民相恐欲潰去公
出午橋躬飭備諭民姑安堵水至守以身當之敢
或衆規利者斬既而大漲公登高望水北溢則病
邢郭南溢則害田疇公曰當先其急者卽開王家
灣走水南陂城用無患遷朝請大夫加上柱國服
三品又移知邢州事河北荐飢詔御史巡撫至洺
州民擁其馬言守不卹民因願得前守活民御史

問前守爲誰曰邢州梁公也御史因遣洺人皆歲
食邢見公猶涕泣再拜富人感公義不閉糴粟出
日倍流徙如歸安撫使及使者交薦其能考課優
等遷右朝議大夫加封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會復行免役法詔使者與州縣議或欲胥徒毋
頒祿公曰是差也且非先朝意衆無以奪卒定令
如元豐時房使王遵義等入覲公出郊勞遵義意
公不服金帶禮薄公曰國有官儀猶使者著蕃服
不可改也相持踰再宿竟不復見代還上嘉論在

華特鄜延修城謫七州保甲華在謫中衆聳懼公
召諸令以意慰遣且版示衆曰旬浹之役近在邊
隅不與頃歲入界同也衆乃趨命然政尚嚴以抑
强扶弱自任所至盜賊爲衰在兗時數曰此先丞
相舊治且桑梓近吾能無恕然意乎爲霽威嚴人
益愛之紹聖五年四月十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
八爲人開敏渼博喜論議恬澹不妄交遊官居事
無大小必身任之尤以興庠序勸學爲先嘗疏新
法十事達于利疚又奏乞設邊備講馬政編役書

皆詳辯時元豐末年也家居言必稱父母奉身儉
非無聲妓之好遇宗黨誠且愛推丞相遺恩已子
所當得者以與不當及之孤者令大臣後禁毋折
賣居第墓田因刻石以警族人教諸子必以學問
發身諸子皆有立而子是遂登進士科晚尤薄於
進取名其莊曰平野名其圃曰佚老時往來其間
數懇求謝事命未下而沒有平野雜編二十卷藏
于家娶張氏清河縣君繼張氏福清縣君男子游
宣義郎子恕宣德郎子是曹州司戶參軍女長適

董正封承議郎次適韋蕪滁州定遠縣令次適王
堯瀛州防禦推官孫曰祇祖郊社齋郎曰行祖循
祖幾祖未仕諸孤以其年七月己酉葬公于須城
縣登庸鄉孰政里從丞相之兆銘曰
梁世有人翰林始興發其德幽以基九層顯允莊
肅乃登乃成相我仁祖有丙魏聲何以似之保定
開國又何大之匪車馬飾彼德而微則大由小此
用而微不瑕有耀相爾嗣矣士有造矣自我率祖
維其陂矣有陂者澤其水泱泱有汝斯原如其世

長

瀛州防禦推官闞君墓誌銘

君闞氏諱師孟字醇老濟州鉅野人光祿少卿諱貽慶之曾孫贈衛尉卿諱詢之孫而尚書比部郎中諱仲甫之子也母長安縣君賈氏君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徐州彭城縣主簿即以才稱初攝尉下邳民有不事作業者其妻與前夫女謀去之妻與民鬬而女從傍自斃其子以誣民民莫能辨君疑焉未送縣以舍逆旅而伏吏床下伺之夜中母

女議誣狀吏遽出持之不逮于獄而事已正衆大驚彭城號難治君至復攝令事踰月庭訟爲衰夏潦害稼郡徼邑毋多受訴君白不可而受如令民用不困城西北汴泗匯也歲苦水菑君疏渠以殺其怒水至游渠中不肆因以衛城無患民大利之當塗者益以爲才而爭薦焉歲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潞州涉縣事辨行以疾卒元符三年七月六日甲子也享年四十夫人晁氏先君朝散大夫之第五女而補之之第三妹也子七人璩琮珌璲瑾璋一未名三女幼卜以崇寧三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鉅野縣黃洞鄉長直村之原璩來求銘君爲人警敏和裕儀狀秀整贍于文詞初喪比部公與賈夫人尚幼號泣自傷志欲以學問顯鄉閭所與遊多知名長者事其兄恪居官臨人事事欲以諸老先生爲矩範而不苟也故始仕而得譽衆以遠大望之而君死矣銘曰

褎糧以期萬里志駸駸焉無燕越矣而不千里百里發軔而止匪志則然曰命止此如黼斯繡爲衣

裳不就有子七人寧莫慰爾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六卷

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黄君墓誌銘
黄君墓誌銘
夔州錄事參軍江君墓誌銘
羅氏墓誌銘

闞氏墓誌銘
齊氏墓碣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彭城劉君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六

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前封丘縣主簿豫章黄君叔敖字嗣深之夫人李氏蒙字幼龜龍圖閣直學士平原郡開國侯諱常之季女也十八年而行二十有二而夭一男一女皆不育殁後四百六十八日元祐癸酉九月甲申祔于分寧縣之雙井山其舅給事中諱廉之兆黄李俱江南望姓世相婚媾而平原侯與給事少相

好如同產嗣深又好學未冠舉有司高等貴人求婿者踵門會聞罷求者皆去平原侯曰是生顧不足於科名者耶蒙吾奇之當與一異士生與吾女對也則歸之黄氏咸喜舅曰婦事我順娣姒曰幼龜和少且勞者曰夫人遇我慈也既而得疾憊舅亦疾病不以己臥故忘舅之疾問藥飲惟時聞其篤則自力盥頮禱于神願代舅死徧呼其室中人與訣勉以事上撫下各當於理語久不差且禁使毋哭自說其當往之日及期而給事卒亦卒嗣深

以謂孝於其親而蓋悲異夫荀粲之哭其婦者故補之爲銘曰

世固有夭且不後者豈惟爾悲如玉而毀行道之人皆悲之

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諱仲琬字德華贊皇人後徙武昌尚書都官郎中贈中大夫無競之女也幼慧異甚所見書立誦十歲能爲詩代大夫公削牘敏妙時哉其室中事有理大夫公撫之曰使吾女男也必大吾

門年十七以歸東平董君文和字景仁益覩山蘇先生嘗稱之曰此古君子者也夫人歸宜其家其舅沔以直龍圖閣知陜州一日外譁甚夫人遽窺牖則白刃夾陛而立問之羌初入貢故嚴兵見之夫人曰異哉所以示遠人者乃爾耶弗已則勒監軍陰儆備可也龍圖公從之羌頓首曰前所過州皆遇我如囚今乃覩中國大體大悅而去景仁爲司戶曹州性方潔不能軫轉俗子間會將葬龍圖公而爲部使者故劾以事不得行因大哭欲即解組去夫人止之曰君須蘇我董氏冢婦挾而子以往何憂不集遂及其吉卜以期景仁爲招安主簿卒於官賻累百金夫人不受曰平生董子以清聞死不可汙之易衣而斂焉於時大夫公已歿母安豐君呼延氏又歿夫人悲哀甚且貧無依乃與其子耘俱來京師教耘讀書爲娶婦婦又亾而夫人益不自聊間語耘曰我嘗夢吏卒逆我大第而謂我相君一人持牓大書曰辰辰今歲尤吾死矣因得疾踰年竟歿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子也

即其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鄆州平陰縣之天堂山耘嘗舉直言有志操詞藝所游皆豪傑來求銘聞之夫人於書無不讀輒能言其義至百家方技小説皆知之其爲詩晩益工至它文皆能之而書尤妙麗然端莊不妄語言有才智家事甚理云補之嘗論戴馳柏舟之詩不作而漢蔡琰曄然以文字稱自蘇李死中間寂寥而琰五言絶出世多言琰臨難不能死然琰以一言濟其夫埀死此豈常女子所能哉亦其文義足以發之而夫人則異於是

葢聞闕成其家又教其子爲賢良有立不但其文義足言也銘曰

惟古於詞取美多外以貿患中焚和玉憂其玷不可磨木固不願爲尊犧聲名如彼奇禍何而焉用此絃哀歌猗歟夫人窺百家匪虎則炳桃之華士娶其秀女也葩取天之美神所訶畀以其榮不以遐有子而藝惟其淚

黃君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黃君汝翼將

葬其先人以書來曰汝翼家世得姓之久雖仕者中微而吾祖以好施不爲富聞於鄉吾父不以殖爲賴教子讀書汝翼用以得進士科爲親黨榮自汝翼之少時閭鄉人之長者二三君未嘗不往就焉而吾子汝翼之所從遊也願以親銘累矣吾父諱京世單州之碭山其爲濟州之金鄉人自五世祖而下卒以元豐五年七月七日年五十八葬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而其地則吾邑之高平鄉新興村從吾祖之兆也娶黎氏子四人汝翼其仲也汝介汝爲汝霖未仕二女爲士妻長嗣嵩次牛武仲聞之吾父之幼也頗亦有意於讀書矣顧吾祖已老勞於家事而忠佚吾父則以其身衣食百口而買書數千卷藏之家曰吾以畀吾兒喜施予歲凶細民之無食者皆從吾父食如歸此汝翼之所知而願因吾子以傳者也余應之曰齊魯爲士者敝俗貴農桑本業而廢游學遷徙其子弟能世其作業乎居堇堇不變閭里賢矣知教子讀書爲榮如子之親又卒見其子擢第有成斯豈可以

不銘也耶銘曰

不以富以仁自意世家農桑士者子嗚呼黃君可無悔

黃君墓誌銘

黃君諱某世爲單州碭山縣人或仕或農後徙濟州金鄉縣自其父祖則稍稍以謹信好施聞於里人而家産作業亦益進君有智度奉父母恪歲凶糶賤踊而家積穀數屋或勸其以時出可得十倍利輒不肯而以豐年平賈出之糶者皆之黃氏立

盡盜猝入其里指其居曰是出穀救人黃某者邪或對曰然於是獨不犯其一毛而慰遣其家人有男子跣而走盜執之遽紿曰我黃某子也亦得免然自是其家滋益豐語人曰我無以致豐吾富疑有命也年七十卒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葬於其縣之高平鄉新興村其孫汝翼舉進士中第今爲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嘗從補之遊來求銘乃掇其事論之使歸銘其壙中曰

世言治生祖白圭白圭曰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

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是不然觀黃氏所以成其家豈固有術耶推之而不求贏已而愈贏曰我致此有命吾是以知富與貴不可以力求而可以德致

夔州錄事參軍江君墓誌銘

江君諱樸字文叔世爲衢州開化人殿中丞房之曾孫而尚書職方員外郎鐵之子也少有才氣好學自立國家取士以聲律仁宗時尤盛有司臨試其目在禮經名數者則浮華士以爲病會卒鈔記以應一日之用不能者更睨左右剽劫爲貸而君最先治經悼禮學之缺能言其義盡爲書二十卷專一技者不能通也丞相王荆公方舉有司尤善君嘗再預禮部奏名中皇祐五年進士第授翁源尉用舉者徙餘干令鄱陽楊騤通易臨川吳孝宗通春秋君皆以書幣致之率邑子從受業屋少不能館至分處浮圖舍于今江南以爲美談浮梁俗好訟令王越石懦繫者滿獄訴庭下者日百數越石懼移病去州遣君攝之鉤其姦彊而冤滯者得

平反不旬月獄爲虛既還餘干而浮梁有爭田再世不決者猶請監司得屬君治卒亦明辯人畫其像祠之職方君監江州酒得疾君聞遽棄官走省逾月而後返守怒且加罪而監司以爲愛親可庇然竟以親喪去再調象山令代還王荆公當國擢士不次以君平生舊勞問歎息坐客謂君旦夕用矣復見以書論事不合卽仰棟坐不交一語君亦自絕去爲監鹽官南路鹽場與令異趣令誣以罪於提點刑獄事盧秉檄州劾之逮者四百人君無

亳髮私亦卒不對吏而坐遣白直持書越境罷去復用舉者得夔州錄事旣而太息曰吾老矣安能萬里爲五斗計也遂謝病去閑居鄞江十餘年又居無錫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無疾卒年七十三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無錫縣開元鄉易墩嶺以夫人何氏祔五男子煥曄炳煜燎女四人皆歸士族補之先君與君同年進士而炳與補之治平中俱學江南相好也補之官廣陵炳在無錫以書來曰先君生不遇及猶當有所伸願以行事累

奧補之少時見炳學問已有聲名後亦中進士第今爲巴東縣主簿能幹其蠱者也銘曰

以爲生不逢耶嘗官而使之以爲用耶曾幾何施夸者名一世猶不足而廉者與人知抑得正而死其又何悲

羅氏墓誌銘

夫人羅氏其先嘗居蜀後徙居開封蓋鄱王紹威之族而國子博士易直之女也幼端靜不煩及長以女德稱國博君曰吾女不可以妄與人也久之乃歸大理評事開封李君寧年已二十六矣歸四年產一子而李君卒居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無所闕其母憐之欲使再行夫人陳義甚高卒不可奪而止及見其夫子士賢登朝封壽安縣太君諸子皆宦學有立女有歸矣而士賢侍夫人官大名以孫琥殤悼成疾年五十三以卒元祐三年十月十日也初李君前配苗氏有男女八人李君沒尚幼夫人躬鞠養甚於其存非家人不知其有異母出也其生於富足而所與通家者多戚里豪侈而性

莊靜有常度不爲其所遷怵亦可賢矣男士雄右侍禁卒士賢奉議郎士弘宣德郎士彥士偉士衡皆進士而士衡夫人出也士賢等護其喪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祔於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評事君之塋補之項教授北京夫人諸子皆從補之游而士宏又嘗爲僚故來求銘銘曰

婦人無外事故名不稱惟詩書所載宜無婦人人出如已出惟其平均以慈教之孝而家用成吾何以如之其子有聞

闞氏墓誌銘

闞氏開封人年十七入故太子洗馬贈銀青光祿大夫濮陽杜侯家生四男四女年七十七以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卒以其年九月癸酉葬于濮州鄄城縣青山里之原近侯之故兆也初侯捐館舍闞氏奉其家事恪如侯不亡而教其男女以職內外有法度故季子宣德郎刪定省曹寺監條貫子民遂以文學中進士第有聲而女亦為士妻宜其家曰劉鎰年馬希閔二婿也三男及女蚤卒而有孫

七人皆宣德君之子績綰繙紱緬繹綱可謂盛矣宣德君既仕當塗大人稱其才而所與游又多一時知名士族人亦咸謂洗馬有子以為榮而宣德君曰吾何以得之惟吾母教使然也嗚呼是足銘也已銘曰

善教子以有祿生無悔從吉卜

齊氏墓碣

齊氏會稽蕭山人初嫁為同邑民妻已而入故單州司戶參軍闞侯德基家為乳其第二兒兒死闞侯有長女賢而愛之嫁今朝奉郎知徐州杜侯純齊氏隨焉又為杜氏撫養其稚侯家居行已可師齊氏又婦家人待之甚禮闞夫人沒男女幼賴齊氏調護男娶女嫁矣杜侯由侍御史得相州而齊氏年已六十八元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忽欷歔如自知將盡者遂卒杜侯傷之遣送其喪以四月二十四日遷葬于薛符義堂村杜氏墓側而杜侯次女補之之妻也謂補之曰齊氏誠信厚且我賴以長立我君命我兄弟皆拜之不忍其泯滅也子

為銘可乎乃為銘埋之其隧中曰

生而徇其死也不淪吾聞諸四方之人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君馬氏諱隨字持正濮州鄄城人也澶州頓丘縣令贈給事中諱應圖之曾孫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贈太尉諱元方之孫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尚書工部侍郎諱僑之子幼警敏家居與人交重然諾輕財樂誼故蚤以學行稱受春秋於孫復受易於石介尤長詩賦聞於山東皇祐中春官第其文選

首以一字觸禁罷春官爲歎息言之後不復從舉而以其學教授鄉里會詔舉孝廉衆共推上之君懇辭旣無以易君遂虛其舉用季父忠州團練使偁任爲定海主簿以政事稱當路者亟薦焉再調合肥主簿有田訟積歲不決以質諸父老莫能知君自臨焉曰吾得之矣命闢地隱然有故畫界庭衆以爲神徙貴溪縣丞攝鉛山銀場課倍而不以規賞爲人誠厚不苟容所居官務奉法又以其試之小也故不大較著罷官至京師卒熙寧九年三

月丙辰也年五十有三君少孤教諸弟力後皆婚宦有立貧仰食君者衆再娶皆段氏贈金吾衛大將軍震之女三子希孟宣德郎太學博士實穿禮經有師說亦贍於詞神宗所嘗欲用爲御史未及而亾者也次希甫鄉貢進士次希說宣德郎監安樂鎮公事皆修潔而文一女夭六孫承誨銅鞮丞承諤承詠承訟承諄承謗皆學矣以崇寧三年十二月甲寅葬于鄄城縣武成鄉招賢里從學士之兆而希說與補之亞也故來求銘初君得疾逆旅草傍無人故尚書刑部侍郎杜侯紘爲里舊邊載輿歸舍其齋中使家人視飲食旣殁爲治喪聽事中人皆謂君善人故得此而嘉杜侯之忘嫌赴義非今世事也補之嘗銘杜侯又銘君再致志焉以信兩君子之義然世有於所厚者薄何哉銘曰

委梗枏於谷雖然衆木使隸視之知其可用於夏屋謂夫不顧爲材則於人棄意於木得計以厚其子孫識其爲貴此笞人所以未能信於仕而子說也耶

王君墓誌銘

進士王君諱龜齡字安仁濟州鉅野人也其得姓在周爲姬氏在齊爲田氏其出姬者名晉爲靈王太子或傳其得道棄家仙去其出田者名和王齊二世竄滅之項封之漢興失國人咸謂之王家云其昇祖知此不知孰出然其姓蕃故多賢君曾祖諱志祖諱丕官皆大理寺丞皆以長者稱考諱彥博不仕生二十二年而天然少奇偉驚人迄今人言王仲遠猶慕仲遠其字也嘗十七八歲時鄉人

有吹笛者仲遠聽之而悲賦詩曰黄頹戰士猿鼓聽白髮將軍撫劒歎會稽之先大夫與仲遠善見之愀然曰仲遠有大志然恐終不遇奈何無幾時則仲遠卒此聞諸先大夫云於時君始亂也季松齡字子固尚襁抱母魯郡孔氏哀號自誓謹生業以厚其鞠子使學而君亦資開爽總角而愿能慰其母心故人皆曰王氏嫠守義而孤克家稍長則益好修日夜治其文學以從里之賢君子才士游如恐失之其自刻厲冀必有以表於世終發揚其先人之所遺不幸稟厚而報嗇幸因已益聞使不遇若遇者其志淡矣而君又不幸生二十七矣亦天鄉人之長者既厚期君父子兩世宜大而重痛其里之再失才士也皆爲文若詩以弔之君沒以熙寧九年七月丙寅而葬以崇寧四年四月庚午時子固爲白馬丞而君二子彬彤長矣始克舉其祖以下凡六喪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而祔焉歲月遠矣人尚爲之流涕夫人晁氏尚書比部員外郎諱仲淵之女蚤寡而莊如其國中時彬彤皆舉

進士以文義稱三女適李公權閻琛祝晉皆進士以補之先大夫於其祖厚而補之又蚤與君游求爲銘君爲人孝弟博聞敏於辭章再舉禮部不第然喜言世務近可用者樂易善與人交家無羸餘而輕財尚義以好事聞倦游無所依若急難者必求王安仁客辭臥其舍或窮日夜讙呼求索無已時而君益歡僮僕無墯容孔夫人自屏窺之喜爲致甘脆所嗜益設曰客不辱與吾兒善吾兒不愧客矣嗟夫以布衣能得士有名譽使見遇可量哉

銘曰

謂天無意於材耶孰生而庬之謂天有意於材耶孰厚而摧之謂意有無人所慍喜匪天其然人則意與抑生而淑雖窮不壽吾生也不苟亦足以告爾後矣

彭城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謙或云其先避胡自燕徙魯今爲金鄉人金鄉舊隸兗州後隸濟州然故魯地也俗醇朴貴農桑經業自君高祖時家已富盛而其大父元康

父拯兩世謹厚好施益勸作業初論其子孫於學而君又性孝識其父言頗敎子為士矣君以熙寧八年五月二十有四日卒時三十有四歲後一百八十日而其父亦亾故再世不葬有孫六人三人舉進士長未名奕昭理洵皆蚤卒今存曰時曰暘曰昉時謙畏涉書暘從三舍貢文學知名暘事時昉事暘如其父不没奴婢相從惟恪後二十年而配孟氏亦亾又十年叄君殁三十年矣而兄弟同室廬經甘分少中外無閒言至是家薄時泣語諸

弟曰父不幸夭母不在自曾祖祖與親未葬今益窶恐墜大事以死為先人羞今殯室之有猶及事及事死不恨奈何暘昉伏聽命時即走北山下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重斫霜宿寒暑再易而後克穿七壙皆甓固之以大觀元年十一月甲子盡舉其曾太父而下七喪以窆棺衾惟美道路太息補之聞而喜曰孝哉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劉氏為士者尚寡能不以其生者憂為其死者羞猶有鬼神其終忍凍餓之脅風俗壞久士或親在而異殖或始去親喪巳蹙垣五六戶至不相慶弔如劉氏難哉時暘欲求補之文納壙而不敢言補之曰豈可使吾里有義事而不書也往諭諸之君大母趙氏母張氏與配孟氏皆從其夫之兆諸孫男女凡十二人男多就學女多巳嫁矣初孟氏寡嘗語其子曰欲敎汝為士自汝祖之意恨汝父夭不及見汝等成故諸子奉其言汔有立銘曰

父先祖殁祖柩不藏以遺其子子良有光用舉其先三世七喪欲子為士使知士恥恥墜父言可謂

士矣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公諱侻字公謹胡氏舜後嬀姓武王封嬀滿於陳氏為胡公其子孫因氏焉世家安定後為共城人晉撿校太子賓客諱澄曾祖也攝浩州軍事推官贈光祿卿諱岳祖也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諱熙載考也光祿少隱居共城周祖聞其名以禮致之祭周祖有異圖即辭去尚書及進士第逮事仁宗知絳果二州皆有惠政而公幼俊偉於文字

穎不學而能入歲為詩驚人鄉里號奇童及長博
學無不窺貫穿諸經尤長左氏春秋至百家雜說
流覽强記摘文指事如取懷中物兼綜道釋天文
地理音律曆算醫卜之書應問如響諸儒於是皆
自以為不及更推先之既冠而孤再舉進士高第
授試校書郎定州觀察推官丁母開封縣太君李
氏憂再調常州團練判官守郭雜果於自任下莫
敢忤公守職不為屈數以事奪雜雜雖悍猶嚴憚
公時西方用師詔舉三路守令轉運使呂覺以公

聞召見為彰化軍節度推官知梁泉縣盜發輒得
秩滿為著作佐郎簽書商州判官又知昭化縣遷
祕書丞知璧州戍卒謀殺吏縱火劫府庫以叛期
旦日發而公知之因以他罪逮數人而左右有預
謀者愕相視稍引去公笑語頤指如平時卒用不
疑會監軍闔變而至公麾之曰卒應杖安用爾來
俄逮者至縛之始宣言曰吾但取首亂者今已得
餘皆去毋蹈禍益斬六人流二人而止遷太常博
士文莊高公薦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而元憲宋

公莊肅梁公孝肅包公又更薦之益知名通判絳
州三門輦運歲課民伐薪備河民苦役不均公董
其事為一二裁處聞於朝貧弱賴之召判尚書祠
部至和中仁宗不豫久京師大水流言相驚大臣
欲對不可公曰吾知死所矣時國嗣未立即上疏
言陛下纘服三十五年而春宮虛位天下無賢不
肖皆為陛下憂之後大臣定議公有力焉李仲昌
建言六塔河未畢河潰浸數州死者以萬計公詆
仲昌罪應死會北京奏至如公請仲昌竟貶死春

州時宰相有畏事者諱人曰館閣當以文字為官
何用紛紛代庖為公聞往見之曰今天下嗷嗷大
本未立而災異數臻聖主猶當詢求芻蕘而大臣
責館閣出位言事非也由是忤當塗出知登州再
遷祠部度支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服五
品登瀕海有魚鹽之利俗豪舉喜訟小有爭至破
產取勝而不悔公按流二人郡大治又措置島上
流人歲活者以百數前守託葬親為鄉郡以不法
聞公頗知之其人恐欲先事害公與里民不便公

者誣以事于朝使者疑詞不當受而輒攻挾前怒
竟坐奪官廢于家祀明堂復為祠部監泗州橋英
宗即位還度支公雖左官益跌宕文史每與客棊
月挐舟淮中飲酒賦詩浩然忘返神宗即位起知
淮陽軍遷司封實屬疾踰時民聞其出至歡呼擁
道徙知和州復坐小法知南安軍而公流離老矣
常歎曰吾坐不設機關待小人嘗袒裼入兵間得
傷宜也而丞相正憲吳公參知政事康靖趙公皆
言其才可惜且近臣類人為直其冤者至四十餘

人公曰吾可以無辯矣既代還至山陽感疾卒熙
寧七年七月甲子也有文集三十卷五音會元圖
璿實指掌圖曆代年系譜佛書義天集宗派圖晉
經纂義雜詩頌又百餘卷嗚呼多矣夫人徐氏有
淑行封壽光縣君前公五年沒男曰燾終華亭尉
曰戢進士皆文學知名女長適右侍禁李材次適
太子中舍王希孟皆卒卜某年月日葬於衛州共
城縣某鄉之原以徐夫人祔公性孝既孤語考妣
事流涕如初喪尤長於論議要之合理不為貴勢

屈顧喜面折人過其不知公為愛已者與時反為
所嗤亦不悔又憤世儒空語無實事每廢卷長謠
曰能攘戎狄尊天王管晏之事未可輕蓋其志也
初補之以童子拜公下邳公亟稱之又與燾戢游
甚厚聞之公在館閣時文忠歐陽先生傾意待之
文忠一時宗匠樂善如此而公猶淡自閒不肯為
苟合則其不能容於尋常人而以躓死理固然也
蓋後三十年而士日趨於同可扳以得志者則如
雞為之寄於木無所擇也然則以公之不苟合於

貴勢為過乎中則可以其窮為戒則非也銘曰
在昔倚相學無與京三五八九以成其名此但能
讀義何必精後藏者稀不勤于成借人之衣以畫
繡行為之詭遇獲十自矜謂公獨難其書屋盈犀
累世學欲與古爭一敗於仇百救莫譽後生益華
謂我不能使雄復生雄書自與後有求者可訶斯
銘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熙寧初補之先子保州府君適越天雨滯逆旅夜

聞旁舍客叩几歌唐詩甚悲者而異之旦候焉則頎而長退然溫恭儒者也盡與語終日不厭歸謂補之曰客胡氏名戢字叔文小子識之非今世之士也已而補之薄游淮陽淮陽守有子學鄉校中則叔文也因定交叔文好古博雅其經術論議在漢儒中其詩文類唐人而其清談閑遠不犯世故則晉阮向流也居歲餘而別間五年相遇於盱眙飲南山中數日時叔文方壯浩然已有遺世淡隱之意矣後八年補之教授北京以書來曰戢不復

仕然嘗為本朝將相九十二人者傳異時觀焉知戢非白首無意於世者補之慨然惜之又九年補之佐淮南其子憲臣來曰憲臣不天我君四十有七歲而歿且瞑不亂撫憲臣曰吾死不還命也故人晁子汝臣源矣則求紙為一幅書以與補之訣曰戢不孝親未葬而死恐兒輩不能棄骨原野尚畀從九京之游則願以二銘累矣補之失聲而泣曰嗟乎吾先子知叔文叔文辱交我乃哭諸先子之廟為詩以弔之而受其託後補之得罪又七年

還朝而叔文與其親皆葬四年矣乃銘而藏之其埏中叔文共城人祕閣校理司封員外郎倪之子母壽光縣君徐氏而祕閣君博學無不窺為時通儒其世家行事自有銘叔文為童兒不戲弄默而好思手未嘗釋卷祕閣君固已奇之矣及長盡傳祕閣君之業於當時之文不學而能然喜詞賦篆刻甚工嘗以進士舉有司繼丁徐夫人祕閣君憂而朝廷亦廢詞賦以新經義取士叔文曰此非吾所傳於師而能者也且親歿何以仕為因盡屏紛

學反共城自號蘇門居士閉關却埽蓋涵肆詩書百氏為文章家故藏書萬卷集古今石刻又千卷盡陳諸左右而牓其堂曰琬琰翰林學士眉山蘇先生為書之一時名士皆為賦詩而叔文蓋遠絕世利惟恐逢革之不深矣或勸之出則笑曰此室殊無塵土氣然晚尤篤學長於論議至古今成敗得失因革廢置皆深思而默識之近於可用而叔文不自以為用也哲宗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叔文始一上書不召後其事頗施行而叔文死矣元

祐六年十一月甲子也葬以紹聖五年二月甲子而地則共城縣之揚閭管從祕閣君兆也有文集十卷二府拜罷錄二卷大臣家譜二卷續衣冠盛事圖一卷而九十二人者之傳方屬稿將就憲臣寫之以備太史氏擇焉夫人元氏比部員外郎若思女四男子憲臣應臣舉進士其伯與季夭二女子長嫁同郡劉某其季夭銘曰

昔莊生有言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吾嘗以為不然然世有聰明好德甚藝而賢或不偶而顏而盜跖

膾人之肉聚黨數千將天眇夫腥腐之饕而喬乎昭晰之傳尚何憾耶尚何憾耶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七卷

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仙源縣君趙氏墓誌銘
壽昌縣君晁氏墓誌銘
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七

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公諱端仁字堯民世家開封後徙鉅野贈工部侍郎諱迪之曾孫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而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諱仲參之子也母公孫氏濟南郡太君公兒童知學問如成人通易春秋洞達世務尤妙於詞賦粹然爲山東名進士再從鄉書皆舉首聲動京師翰林學士滕甫知制誥邵必見其試

文而驚時英宗諒陰罷臨軒遂由別試第二擢甲科而公文實第一以宋渙知名太學而躋焉揚屋洶洶爲不平初調常州司理參軍聽決明甚嘗以事請逮宜興獄守王説長者吏盜豪狀白即訊公鬨走詣説告所以逮者吏猶白檄已去公怒叱吏曰檄固守出守改檄不可耶卒逮之説由是知公前守陳襄大興學爲東南冠至是公以掾兼廩食事而士從公講授常數百人丁銀青憂銀青精吏道卹民隱初通判舒州上書言馬當山羅刹石之險請鑿秋口浦樅陽渠以避之報可而沒公護喪浮江會王荆公在金陵遽往請銘荆公一見而知之又荆公嘗佐舒其事盡晳所欲與而不果者也爲作銘特詳銀青因並顯免喪調壽光縣主簿帥淸獻趙公抃未入境即以學官薦之時熙寧四年也初遣使察訪諸路而京東以命鄧潤甫呂升卿兩人素非知公亦首辟之既見乃知出荆公意也然公詳重論數不合故已事不還久之以定陶丞爲兵部主簿改著作佐郎充河北糴便司句當公

事遷祕書丞初修官制預討論者皆一時文學士而公在選中時尚書右丞黃公履爲御史中丞又以御史薦公既召對而宰相王岐公以姻嫌罷之然公資抗直喜事人亦畏其在言責者會再遣使高麗議以公爲書狀官往見岐公未及語岐公曰豈以母老憚海行乎還朝爲館職有故事矣公曰非爲是也顧事有細而繫國體者頃豐稷嘗以此官往矣高麗使者欲令稷庭謁稷不肯使者雖降揖而竟不客之時稷猶選人也今用朝臣往見其

國主固客也而其使者欲不客之可乎㕔罷此俄
即往攺公難之而止除太僕丞丁濟南憂免喪充
廣濟河輦運而局在鉅野日從親舊宴語殫其俸
爲食飲費廣濟輸榖羨應賞不自列攺提舉河北
便糴糧草計辦如廣濟時又攺提舉江淮鑄錢事
以遠丐罷得知沂州治尚安靜前此民或不知吾
守誰何而公治近民至耕夫牧兒皆能言吾守晁
公或圖其像藏之考課以最聞召對便殿哲宗迎
語曰是嘗與呂大防爭河北事者耶公徐對曰臣

嘗任河北便糴尚書省以白劄子攺鈔法此臣職
事且于邊計故嘗論列而止非與大防爭也因復
從容論時事得失哲宗皆嘉納復以爲提舉河北
常平等事代還執政曰積粟充然不按吏何也公
對以職在農役不敢以是爲先執政不悅乃知壽
州又攺知曹州考課復第一上以彰信節度即位
吏民爭言吾軍上龍潛地皆求貢覲非常恩以是
動公公曰吾以守臣恩任子非常矣公等自爲之
乃獨以上在邸時諭戒吏民之語刻石上之詔攺

興仁軍爲故人子得疾京師殆語僕曰以我之曹
南晁守及境而死吏白應視屍公不許而爲治喪
還其家召爲金部郎中會常計句隱伏出餘羸號
稱職而論事正色數不屈其長適有江淮使者來
見之愕然私謂曰郎中啓事尚書乃爾耶公曰人
復有慈如我者乎即上章求去攺主客郎中而公
又不願留乃知徐州攺襄州蔡州皆未行偶執政
有不合而罷者宰相疑其興已故數徙公而公故
倦遊對客特誦淵明歸去來詞浩然無意於世矣

俄乞致仕得請而公亦感疾以崇寧元年七月丁
亥終于家年六十有八即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濟
州任城縣之魚山自佐著作九遷爲朝請大夫勳
柱國服五品娶葉氏錢唐縣君前卒五子損之兗
州龔丘縣主簿泰之單州城武縣主簿謙之太廟
齋郎其第二子臨之第四子渙之蚤卒渙之幼奇
警公痛傷之一女適單州單父縣主簿李公濟孫
男八人公美公善公序公瑾公儀公琬公惠公琰
孫女四人長適曹南董桂夫適同郡李相如夫適

富春孫尚賢幼在室公事親孝宜弟老於文學以
糾宗睦族爲志不設機械而喜導人於善人亦多
愛之其亾鄕黨皆爲之流涕焉有易論十卷文集
十卷而於易尤致志其疾七日來復八月有凶義
特妙詞多不載初公少日與今尚書右丞范公純
禮俱學許昌又與故門下侍郎李公清臣相從毗
陵皆厚善范公與其善論事李公嘗謂其不媿屋
漏者兩公同時秉政而公爲郎終不倚以進豈非
賢哉江南黃庭堅有美名尤厚公其詩曰慇懃均

骨肉四海一堯民黃亦不妄與人者也銘曰
楚人有言何方圓之能周孰異道而相安蓋不齊
者物之情而齊之寶難士有志業所蘄者時豈無
其時從古異施往追吾亾歧又有歧捨旃勿從則
又後之公逢世治童冠有聞欲任士責以其一身
譬彼大木工師既求斲而小之則惟匠尤中和之
行果違之才濟以其學文詞孔偕召而罷之時則
有命去彼取此惟恬不競惟恬不競能樂若此不
施其邦亦施其里彼汙得志惟厚爾顏我忱不作
有魚彼山

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陳嬀姓舜後滿始封陳至完有齊其裔徙泉州仙
游者曰郁有文學事王審知爲諫議大夫郁生榮
緒以勇名福州帥於錢氏而假爲東府安撫使治
福州奏榮緒司馬復徙明州象山世亂子孫因不
仕而其四世孫曰大雅工爲詩而甚好義嘗舍逆
旅遇之遠官病垂死者斂囊濟之留閱月病者去
遁去尤爲清憲趙公抃所知而年八十有八竟不

用用鍾其慶於君以君登朝累遷通直郎配丁氏
封仙源縣君繼劉氏封仁壽縣君而仙源實生君
君諱輔字安國四歲喪仙源哀慕如成人七歲誦
書百卷能爲人言其意中嘉祐二年進士第授
書郎司理濱州部使者郡守爭欲出巳門下遇羨
烏令尉王錫輕且專一日無罪鞭其隸十輩皆不
服譁然欲起君聞往候錫徐數隸罪收去錫曰微
君殆不濟雙林傳大士道場歲輸供至二百萬緡
提點刑獄元積中欲盡以助公君持不可稍取七

十萬然雙林賴是不爲墟民有以財雄其里中私貸禁物者君忽出令曰往某民室取某物幾何民不得逃物若合契咸以爲神秦固監兵潤州其子殆君妹之壻也殆死家常有怪擾人會君道潤止固家三日閴然君適登舟怪已復還忠武軍推官知武當縣縣瀕漢數漬隄君教民以大竹絡石爲岸高五丈方冬下之明年水至無患武當山有諸葛孔明廟俗以清明數百人爲社祠神以役相夸或格鬭死君因其俗加約束爭爲衰改者作佐郎

知安吉縣歲飢籍富家出粟食流民所活以千計將代民詣郡及使者言古之循吏所去見思我曹於陳君不待去而思思其將去而不樂也使者知其才命攝華亭且俾求前令張若濟罪君不願使者怒徙攝壽昌日與其僚飲酒尋山水作詩百篇率以縣小爲官樂冠之時王介守湖請使者曰安吉不可以無陳君也適得婦道聞其縣因衆以旦至邑遽閱牘有鏡渡毆人死至繫百人者且情得矣即械應法者于州餘悉遣至莫庭爲虛人譟舞

天目山水涖一邑其附山六鄉爲防專利而下二十一鄉請決隄主簿劉琦視之千餘人擁琦鬭隄下琦走還君徐以他事至旁佛舍召六鄉老人諭散之與約決隄三日慰二十一鄉民老人唯爭趨令而溪悍猛既決則三日不能復下鄉用穫朝廷初以七十五等定家業均役錢使者屬君立浙西法而翰林沈公括方察訪二浙遽言于朝挽與俱遂推其法浙東部使者交薦監杭州市易務兼市舶司以勞遷祕書丞太常博士服五品差通判信

州未行丞相蘇公頌方尹開封引以知左軍巡判官事又差通判揚州或欲穿渠龜山南徑洪澤以避淮波者疑下有石不可鑿使者俾屬君君言可鑿渠成民便之遷屯田員外郎改朝奉郎管句京東排岸司時托西鄙又擢通判泰州未行權度支且用矣會有以君揚州驛舍杖事爲言者由是罷去拘催兩浙市易貸錢繼丁仁壽通直憂服除管句成都府轉運司文字有飛語并研令中宗道取井戶金會宗道在府使者遽遣捜索得金盛怒欲

自掠訊君言匿名書勿治而金何必井戶物苟未白以屬吏可也後所司言金有從來王子文霍唐臣發堯士趙袞以治郡亾狀得罪詔大中大夫以上以歲舉堪知州一員令門下侍郎許公將首以君應詔差知邛州事丞相呂公大防范公純仁亦度知君復欲用矣會君以疾致仕元祐四年十一月庚午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縣某原娶張氏德安縣君有淑德先君二年卒二子琦瀛州推官知臨江軍錄事叅軍璁舉進士志藝甚修而琦問學有才智幹其蠱者也三女嫁朝請郎曹易西頭供奉官曹瑄左侍禁曹習而習妻蚤卒孫男伯羣仲寔女一人君爲人豈弟斂醵會親族喜賓客輕財重義胸中洞然少貪賤刻意於學夜不寢牀置足水中以警寐故蚤以文辭有場屋聲東明劉溫奇之使其子槩等師焉槩後試禮部第一知名云銘曰

以此其志則無不可成也命不與期以此其才則無不可能也位不得爲何以信此於時耶曰有大

君子者數人焉皆知之君尚何悲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元字舜弼其先大名莘人也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諱祜曾祖也尚書兵部郎中贈太尉諱某祖也通議大夫贈正議大夫諱端考也正議前夫人李氏文安郡君後夫人李氏華原郡君而君文安出也王得姓於周大於漢迄今多公輔顯人而大丞相魏國文正公諱旦道德忠義勳在王室爲本朝第一故家城東民慕而不姓之曰城東太尉公之從祖也其子孫蟬聯珪組文學政事直諒多聞隱然爲國名臣者往往而出相望也而君幼讀書業進士以世父天章閣待制諱質任爲郊社齋郎再爲主簿蔡氏醴泉年尚幼郎以才稱故樞密副使薛公向轉運陝西首薦其能監鎮戎軍折博務鎮戎當虜要路交易夥它郡嘉祐末以鈔法害之逮君領事入復羨以勞擢大理評事知唐縣事神宗即位遷光祿丞又遷大理丞充德清軍使兼知清豐縣事清豐

介澶魏戎使往來之道故須錫軍名以爲重而部使者不察議撤其額君爲言朝廷本所以命此令不可易之意使者爲沮止而君亦不嫌忤其意也浮屠甲者與婦人忿夜懷縷入其室折婦人足而婦人倉卒不知誰何也君陰訊其故物色而擒之甲伏其罪人以爲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熙寧中安南用師爲江淮荆湖六路計置點檢催促軍器時平久東南兵備尤弛戎器取充數而已方事急詔大臣擇才吏以往而君用樞密府薦云水浮陸轉軍興得不乏以勞減磨勘月日賜五品服監在京倉遷殿中丞改奉議郎爲國子監主簿遷承議郎哲宗即位遷朝奉郎通判應天府事以親老不赴改監左藏北庫遷朝散郎又監元豐庫繼遭正議華原喪服除通以朝請郎知澤州事始至擒衣冠子之尤無良者數輩寘諸法城中大聳父老愛其去也數十百人詣使者願留會歲旱躬禱于桑林既還即雨而犯暑得疾遂不起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九初君之罷清豐也當塗知

其可用矣顧正議華原春秋高不可去定省即求筦庫關荷蓋家居三十年不外遷或勞之君曰吾以華髮奉親膝樂甚去此九遷不願也其侍親疾晝夜不解帶其庶乎傳所謂以愛孝者非耶爲人敦厚疏通不設町畦博綜技藝有家集十卷所游多一時君子長者娶趙氏仙源縣君再娶晁氏壽昌縣君仙源前君葬十一年矣初君愛其弟大理丞村村之亾塟近仙源卜者曰不利於君君曰我且死不可以遠吾弟也卒不改嗚呼難矣男六人曰毅朝散郎曰坦將作監主簿曰發曰通曰穀曰穀坦通皆蚤世而毅號能吏累贈君左朝議大夫發毅穀皆舉進士自立女長適霸州判官劉唐欽次適進士焦禧次適率府率宗室子巫次適下蔡丞李士表次適西頭供奉官買倚次適襄州推官皇甫侁孫十一人其名在晁夫人之誌將以崇寧四年十月癸酉葬于開封縣大邊村之原從晉公兆也毅以壽昌君於補之爲從姑知君詳來求銘

銘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民社稷其施如此有賢朝議生于大家積善之蘊寧忱不華爲親忘寵居二十年以弟愛故卜遷不遷是亦爲政云胡不然魏公之封名則可大惟原大邊名亦斯在何以似之惟餘慶吾賴

仙源縣君趙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公諱元之夫人趙氏開封府開封縣人叅知政事諱安仁之孫司農少卿諱愼微之女生十六年歸王氏以德容稱王氏故

丞相家婣黨數百而夫人亦名家女以妙齡執婦道事尊章睦娰娣撫幼畢咸適闔門愛譽無間言舅正議姑華原君年已高而華原又多疾皆意安夫人華原非夫人所和藥不御食必夫人視甘酸節乃餐或通昔候轉側芳旬不捨匜帨因以得疾而忍不言也華原愛其季女夫人能奉其欲無不至人以爲難焉嘉祐八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時朝議官鎭戎正議華原聞訃哭之慟後朝議通籍乃追封仙源縣君男六人毅坦發通叡叡毅今爲朝散郎號才吏幹其蠱者也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葬朝議于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祔銘曰

十六而嫁在歸妹卦柳長非娣亦良其袂三十以亾在文能常常德不凶從一而終居爲叔女行爲令婦亦可以無負矣

壽昌縣君晁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君諱元之夫人晁氏開封府開封人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贈金紫

光祿大夫諱仲衍之女也妣潁川郡夫人王氏朝議前夫人仙源縣君趙氏而夫人爲繼室晁氏自文元公以道德文章爲世儀範而文莊公以忠亮位丞弼家聲燁然夫人恭順懿和爲晁氏賢女王氏令婦舅正議姑華原君春秋高朝議以親養從冷局二十年夫人躬儉素以致甘旨盥盂舅姑安之族人以其久而不倦爲難也累封壽昌縣君元祐八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三男曰毅朝散郎曰發曰敎曰叡皆進士餘蚤卒見於朝議仙

源之誌云孫十二人彷畨辛倎休伋佺俅僟普傳
冠隆降殺等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葬朝議於
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祔銘曰
惟晁與王家大名澶文正文元卿士蟬聯以元宗
女嬪正裔子生宜其家沒有後祉亦可以爲榮矣

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

公杜氏諱紘字君章京兆萬年人後徙濮州鄄城
曾祖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贈刑部侍
郎諱堯臣妣永安縣太君馬氏繼萬年縣太君馬

氏祖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曾妣
彭城縣太君劉氏考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諱彭
壽妣太寧郡夫人朱氏公少穎邁知自彊於學問
一上中進士第調濮州司法叅軍丁朱夫人憂服
除爲永年縣令歲飢民將徙公悉召父老語曰令
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飢民喜曰如令
言尚何行遂悉與印券使貸於兼并家約歲豐償
即不貸若償不如約令能治之於是民咸得食無
徙者會明年稔民德公皆先期償時熙寧二年也

神宗方側席異才卽召爲大理寺詳斷官兼刪定
編敕改大理丞權樞密院宣旨庫檢用官未幾擢
權判尚書刑部丁特進憂服除遷太子中允檢詳
樞密院刑房文字兼修武經要略詳定將官敕又
提舉晉汾州義勇保甲嘗從容對上曰陛下寓兵
於農臣愚不足以知然臣有不能默者因條十餘
事上初未兪後卒如公兼判尚書兵部兼提舉樞
密院宣旨庫遷太常丞復以職事對坳日上語宰
相曰杜紘論事明白朕甚嘉之然未果用也鄉人

前貴溪丞馬隨來謁京師病逆旅且死公聞往視
卽裁與婦召醫冀全之隨病卒公哭之哀爲治喪
第中或以爲嫌不卹也擢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提
舉中書制敕庫兼修羣牧司騏驥院敕復權判刑
部奏事面賜服銀緋每讞獄必傅經以決先是民
間女幼許嫁未行而養諸壻氏者曰養婦會有殺
養婦以誣人者吏議如婚法公曰禮婦三月而廟
見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故
律謂定婚夫犯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其未成婦

則禮律之所有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憚不行法輒以疑讞且非殺人則可殺人而以疑讞是縱民爲殺之道也昔羊舌職曰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荀卿陳王道之本亦曰民無幸生夫爲政而下數幸欲盜之奔奏難矣請治妄讞者不從差接送伴北朝正旦使改奉議郎除刑部郎中祭奠幸省還承議郎哲宗即位遷朝奉郎又遷朝散郎爲夏國母梁氏祭奠使時戎初修貢入其國禮猶倨迓者衣毛裘邀王人以朝服覲設王人座蒙以

氊且不跪受詔公持不可戎猶自若公曰天王以國母喪遣赴甚厚今不可以不如禮戎懼悉從公言差詳定元豐敕令格式又差按成都等路茶事以修書不行會夏國以汎使來請復土疆又差公押伴而使者欲入見自有所陳公遮止之使者語頗不遜公念初不之制且生事即謂曰國主奏乞具在表章回詔必自有旨揮況此大事也朝廷豈因使人口語便爲可否乎隨語隨折之意小屈畢見不復敢言擢右司郎中俄遷大理卿又論元祐

德音赦文鬬殺情輕減等今寺議一切以減等法從事雖朝廷不以爲然吏猶守此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焉德在上也今使朝廷持殺有司主德君臣之職於是乎紊疏上不報時邊臣表鬼章青宜結生致闕下詔公鞫問公習知戎情雖黠不能隱故其國中詭計悉得上甚說遷朝請郎丐外官除直祕閣知齊州治尚寬厚不設鉤距町畦崇善良別材能人親附之然遇事辯發故小人亦嚴憚凡訟者必呼使前爲一

二別白欺者輒按牒語之曰汝情若是吾知之矣不顧覔者亟去太守恕亦不汝窮也欺者即以手加額拜而走人以爲神徙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治如齊人尤愛之復召爲大理卿因言唐鄧土曠可積穀陝西常寓兵食若養兵唐鄧間以備西戎徑商於距邊略與陝西內州軍道里等平土易運用以飛輓利甚博事下本道議者不達遂寢擢權刑部侍郎賜服金紫復丐外官除集賢殿修撰充江淮荊浙等路發運使先是歲轉東南

粟給京師蓋七百萬石吏習於無事弊日積公盡
條上之事頗施行又言京東河北飢郎轉淮南米
振之清河歲漕輸常後不惟名惠實費又并受其
弊可別爲淺腳船隸京東轉運司而俾發運司歲
以諸路上供錢和糴無問豐歉以淺腳綱輸京東
沿流倉積之并待河北緩急之須豐則使兩路償
如直不行改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司公事汶
號難治繫囚至三百人或歲餘未決者公下車旬
日剖判立盡屬令趣府持其縣之疑事諸郎書尾

曰如是如是情法皆當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吏
伏聽命取充員而已再召爲刑部侍郎或言公守
齊時嘗坐有司失入人死罪命遂寢復知鄆州一
夕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且爲變者城中大恐
俄而草場白晝火幟中二事也衆益洶或請大索
公笑曰賊計正在此冀因吾洶遁發爾奈何墮其
計中諸公第默吾知其無能爲也久之獲盜殺防
送卒者驗之姦民馬安上等爲此遂伏誅因急治
境中盜盡得其橐橐姓名牓購之盜不得容皆遁

去復徙知鄧州老稚扶擕迎於道相語曰我舊使
君也請爲公立生祠不行改差知應天府兼南京
留守司公事感疾卒元符元年八月十二日也以
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葬于開封府祥符縣臨黃村
之原前夫人耿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朱氏長安縣
君子欽益前襄邑縣主簿欽晏尚幼女長適前直
州司理參軍韓瓊次適新單州錄事參軍王樞次
適承事郎知韓城縣事張秩秩妻蚤卒公性至孝
親喪毀瘠過禮與伯兄修撰公俱知名謂之二杜

閤門主恩而殺事修撰公加於人數等修撰公訃
至時在汶上哭曰兄教我成我今乃不得臨死不
瞑矣會以戶部召而其孤開適奉柩歸葬祥符迎
于國門哀動路人既事之明日會復還汶人或以
爲善兄弟所感云開奉寡嫂寄穎昌公悉俸錢給
之三當任子再以與其兄之子欽舜及兄之孫君
溥而君溥者欽舜之孫也或謂公自有子若孫奈
何公曰君恩當以長幼爲序故逮公沒而次子一
孫俱未命焉公爲人清慎而中曠達不寘纖毫與

人傾倒無不可而至發於事則毅然不可干以私好酒不能劇飲而客至欣然與同醉醒喜山水爲州有勝處必造行遇嶠木巨石必下取酒使客自酌悠然遐想無復軒冕意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于禮經好檀弓文常倣其語法頗喜論兵而未嘗試也詩辭贍麗尚氣格至表章述事與書記尤翩翩也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既屢修敕令嘗言配隷與編管太密祥符中其科四十有六後稍益至三百四十有餘科人得自新者寡

因悉裁其法益省四百二十有餘科初公請治讞減者論有司主德非是人皆以爲深至是人更以爲恕云銘曰

於昭神考文王之文亦不已思皇熙寧秉文之德此多士如川之增則不可旣遺其嗣展也杜侯奮熙寧初爲已試宜卿常伯時周士貴惟其似下循于張龔黄愛人漢循吏其身不競以篤斯祉其在世

奉議郞致仕崔君墓誌銘

奉議郞致仕博陵崔君承之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卒未葬也其孤禮來求銘曰我先君生十歲我大父母下世自傷其提孩孤也號泣三年迺日夜自學問如其親之存用以成人得科名旣宦不偶卽解其印紱去閒居讀書勸鄉人爲善以壽終魯人高之咸謂其君子且知止其生而不遭命也其歿而不傳則禮實不肖禮也禮爲亭殯側名亭曰罔極春秋祭祀哭亭上惟慢葬是懼敢以是私於下執事補之曰孝哉自補之初偕鄉書竊好與魯

諸生學士游嘗已聞崔君賢迺敘而銘之君諱毗承之字也齊丁公伋之裔食采於崔者漢以來益蕃故有雙邯寓金東西南祖中祖別派而博陵清河之崔最顯後散處四方自唐初修氏族志猶第一而君曾大父廷溫隱居安平安平益唐志博陵裔然不知何祖出也避胡南徙瑕丘廷溫生繼榮贈大理寺丞繼榮生子良贈朝奉大夫君考也大夫與其兄之子知侍御史雜事暨俱進士起家大中祥符間至君世其科則嘉祐二年也而瑕丘之

崔始大君初調沂州司理參軍再調陳州司法參軍咸以能稱用舉者遷全椒令又稱治考滿不遷喟然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此故吾家斯立在藍田時語也吾又倦游士恩安能如丞屈於不已知漫不省事即謝病去以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於時年六十也其掾沂州使者檄技士東武東武士豪喜搆揚屋訟與時主司畢事出或遮道問誰何不合或裂牓相詬詠主司恐爲中夕張氏名州遣衛逝得去人語君故君不耶將出闢戶衆詢而

前關堂下索牓君徐語吏示之曰某第一某大咸相顧若厭者君即命冠帶騎而去而所取第一者後貴爲宰相則故趙公挺之也其掾陳州守侍讀范公鎮最厚君君議法多附經平反范公大儒耆許可察君知書長者欲奏使敎授諸王宮君辭衆士不足範宗室貴者范公歎賞逝以治劇薦之其令全椒以其家居諄諄語其子弟者語其民使知孝悌力田相親睦故訟少盜衰初君常自痛祿不及親既告休以恩遷奉議郎勳飛騎尉服五品累贈其考秩大夫妣任氏金華縣太君因慨然語人曰吾無它時捧檄歡今幸以登朝貴往者哭告吾孝妣墓不恨矣配馬氏仙源縣君繼時氏旌德縣君皆前卒三男子禮藻禔皆舉進士藻前卒二女子歸孔斐孔毅斐趙州司理參軍毅進士諸孫男女十四人卒後八年大觀元年閏十月壬寅葬兗州龔丘縣萬歲鄉之三埠村其先塋之南君爲人斂達莊重言行不欺爲鄉閭所推許其學喜言經工爲詩賦蚤有名譽所嚴事徂徠石介善姜潛顏

復皆魯儒知名士與相切磋論議又自以其學敎授子孫族人率有名第修立家故饒裕而澹泊無聲技娛貪無食病無醫藥死不能葬者皆從君甚有恩杜門蕭散忘懷得失年八十五遘疾殁魯人高之以此補之嘗謂士之奔競始於尚科舉唐以來士相敎語曰速化俗貫習久不復止童子足始踐場屋則增其年曰可蚤入仕稍長則更損焉曰休老尚可引歲月如君蚤棄事家居二十五年死而曰不恨補之不能知天下之遠何如此吾東州

所未有何必它奇節異行然後爲賢徒使人相謂知止亦足以愧窘拘之士什伯夫是宜銘銘曰

道何必遠入孝出悌可以爲宗族師藝何必多餘力學文可以爲一世資惠何必及天下修之身可以爲政事施其大既師其小亦施抑八十五而殁其又何悲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八卷

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趙君墓誌銘
永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進士杜君墓誌銘
進士閻君墓誌銘
夫人閻氏墓誌銘

右通直郎楊君墓誌銘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 并序
單父主簿單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八

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府君晁氏諱端中字元升漢大夫錯之後後家開封又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尚書庫部員外郎通判鳳翔府諱仲偃之子庫部前夫人許氏後夫人劉氏而府君劉夫人出也封長壽縣君府君生警悟好書十歲能為古詩章聖奇異庫部尤鍾念其失怙恃也年始

十五矣人意其幼驕而難其驟處約也而府君悲哀折節如故寒生間關自力竟為東方名進士而文辭雅不追世好故累上適中第初調趙州平棘尉盜去境民安堵遷雄州防禦推官知潁州沈丘縣事將行而以疾卒享年五十元符三年四月庚子也卽其年五月辛酉合祔於任城縣呂村魚山前夫人胡氏之兆胡氏知書能詩先府君沒二十二年矣繼夫人閭丘氏淑慎宜其家二男三女男保之付之皆舉進士自立女尚幼府君為人豈弟

甲以自牧而倜儻尚義不事小節文史筆墨之玩甚於嗜欲好酒喜山水嘗誦李白語曰偶乘扁舟一日千里忽遇勝景終年不移人亦以為近與人交傾倒無不盡仕宦作業得少為足類馬少游之為人詩文草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江南黃庭堅嘗見其所作而歎曰永懷而善怨蔚然類騷庭堅未嘗以此許人也其在平棘守李陶作樓於汶之陽府君賦焉陶刻石樓上後補之見之曰賦雖小道然屈宋遠矣文詞之芳潤至相如子雲而極左

張歷歷乎斯窘而更窘曹植欲返其波瀾而不能也汶陽樓之作有心哉漢之上乎若親見子雲不能動人則補之之所不能知也府君補之之季父少長同研席其銘府君不求諸人而補之自銘之亦府君之志也銘曰

論世莫近於唐而唐以文修何必其大者若郊島焉傳矣日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為塊東家尚爾而況適雄虣虎炳不玩以遠莫馴山雞鏡舞則惟近人吁嗟吾季父以遠沒身雖蒸庶以為詞兮以慰

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今則吾不旣已閔
尚遺此後昆

殿中侍御史趙君墓誌銘

君諱祐字壽臣其先趙州平棘縣人殿中丞諱符
之曾孫太常博士諱昉之孫而尚書都官郎中諱
感之子也家世以財雄邊州國初北方用師博士
悉以家財助官軍逐寇趙人賴以全自都官始葬
磁州滏陽縣因家焉君幼警敏不戲弄稍長學通
洽中天聖五年進士第初調冀州司理考中國圖

屢空改雍丘尉轉大理丞再知長垣臨邛二縣事
用舉者擢知威州事威近蠻苦侵剽君下令毋先
犯蠻蠻久感悅至相帥拜庭下遷殿中丞通判相
州事相守資政殿學士張公觀奇之曰廊廟具也
會改守鄆即奏君通判鄆州遷太常博士時賈公
昌朝為御史中丞言君方正擢監察御史彈劾不
撓仁宗眷待之言楊崇勳以恩舊位將相判成德
軍其子宗誨受民金崇勳因為釋民罪事發崇勳
猶為營奏旣逮捕宗誨崇勳又惎取之君言闕庭

至近崇勳恣橫如此臣聞制使李宗易有奏報纔
遣种世材就問崇勳但臥閤延制使入對不合鹵
莽臣請遣使臣以禁近送崇勳就對念以其舊官
樞庭務存大體猶望與一散秩許令致仕上淡然
之保州卒叛閉城拒守朝廷初遣中使招撫纔又
發兵攻討君言保塞近敵境偵邏日至今發兵速
破則謂我壁壘不固未下則謂我戰士無勇使遂
克之老幼魚肉齊糜灰燼可卹也又聞已遣樞密
副使富弼宣撫河北龍圖閣學士歐陽脩為都轉

運使宜下弼脩倍道走城下曉諭歸順不可淹久
啓戎人窺覘之心生逆黨變詐之計或叛兵有邀
請亦務俛從事定自可裁制上優納之而鄭公文
忠公卒平保州賈公為參知政事君引嫌請外官
遂以監察御史知棣州事仍不廢言事俄還殿中
侍御史興利除害州以治參知政事王公堯臣引
為三司戶部判官恩得任子以與其弟褫補郊社
齋郎時虜通耗朝廷難奉使者假君朝散大夫守
太常少卿充接伴北朝國信使還經趙宴其族人

語曰終願復爲平輿人與族人處因以錢二百萬
爲貧者營産既還道視汴口陛辭上曰卿此行歸
當峻任卿而君得疾汴口既還卒慶曆五年四月
六日也年四十有五上聞之歎息曰趙祐遽止此
問誰後者賈公以嗣子滋聞而有司白君遺奏不
應録子上曰與太廟齋郎君平生以建明時事爲
已任言多爲民自佐郡爲州至官臺省内外如一
嘗疏決刑禁河北鞫獄陝西既畢皆以其道所見
利疚聞凡切於事者六其一慶曆二年星變又春

大旱上避殿寅與救寺觀爲道場齋醮事君言邊
患未寧民力重困此聖慮所宜先軫者也佛老亦
化民趨善然未聞遂以此荅天譴也其二河北配
糴民粟至二百萬石民蓄穀盡耤加督責戶不聊
生君言陳新未續恐穀翔貴轉致流亾民爲邦本
不可忽也請俟秋成聽民自入粟其三京東水患
令民各塹田畔以走水因其土爲防植本防上君
言民田有多寡而塹濶若一可施之廣不可施
之狹請下田欲塹者從民便其四鄆州戶輸乾食

鹽錢君言鹽錢各乾食者但歲抄浮戶計丁配之皆里正鄰
伍專增損丁數又變輸紬若紬費數倍恐京東盡
然請悉輸以錢以當預買直官入優民費省其五
陝西摧鹽較通商時民不爲便君言始改法盡收
客鹽官賈之已盡則必配民輦致或衙前督運多
破産又戶無高下給食曆貧食圭撮官不圭撮賈
爲病請通商如舊其六陝西令戶運糧至延州保
安軍又不許飛脚齎貨就糴其地君言陝虢以西
米斗錢五百至六百此但輸直以五六穀價臣聞

沿邊入粟甚耗中都錢今解鹽以席計猶四百萬
請入粟皆償鹽且稍潤之則邊民紓中都實事多
施行君疎財尚義識吳公奎於奮條未有名時吳
公從制舉爲空室給其資卒大顯韓魏公文潞公
亦與游皆器之武功蘇子美以詩豪少所許可與
唱和盈筒娶李氏封永寧縣君子滋終濮州録事
參軍二女長適内殿崇班秦某次適宣德郎王定
五孫崇厚崇烈崇德崇仁崇卞皆進士崇烈嘗舉
禮部後以貢士垂釋褐卒崇仁崇卞皆天録事君

以滏陽葬有河患改卜下邳之新安未及事而歿故崇厚崇德刻意能幹其蠱以大觀三年十月甲子舉君及永寧縣君之匶合葬於新安井舉錄事君以祔成其先之志也銘曰

惟天祚宋創平僭亂如舜禹升遂於仁宗休養生息文景致平其間宣時天爲生賢碩大光明庶尹百工亦罔不正可庸可承猗歟御史崛起平棘有直亮聲士欲愛君愛民爲本本固邦寧尚率爾祖毋壞爾成則後其興

永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殿中侍御史趙君諱祐之夫人李氏鄴大姓如蜀程鄭氏夫人幼孤鞠於其叔父母年十八適御史君生一子濮州錄事參軍滋也幼莊靚寡笑言御史亦少孤事母恪夫人不愛匳橐奉姑甘旨日夜勉御史以學御史立朝清白有內助焉累封永寧縣君姑老癰發胸間殆夫人吮癰出血信宿愈御史年四十有五而歿姑繼歿夫人哀痛壑死其二叔求與籍詐其貲二百萬錄事君幼不能平夫人止之曰無以累爾父鄉里賢之以熙寧某年月日卒二女五孫見御史誌孫崇厚崇德自滏陽舉御史之匶改窆于下邳之新安以夫人合葬銘曰

生富後約淑靜嬪髦士勉以正姑曰孝與爲命或分財棄不競洵女子能力行寧爾後微厥慶

進士杜君墓誌銘

寬伯姓杜氏諱欽爲濮州鄄城人也杜氏固多賢而寬伯之高祖某官諱某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皆以文學政事顯於時杜氏始大而今爲宣德郎詳定官制所檢討官曰純鄉人尤以爲賢而

師之者實生寬伯寬伯爲人頎然而長質直且愿人以爲稱其家兒也補之十餘歲時先君爲補之言宣德君君子也若人乃可事之及補之長爲補之求配以爲莫良杜氏而補之所與奉先君祭祀者實於寬伯爲第二姊寬伯與補之游七年飲食起居不見其有過也讀書能知其意爲言語皆質直事親竭力不游於其所厚與兄弟族人處竊竊然愛不能捨也元豐四年五月八日不幸感疾以

夭年十九娶閻氏無子卜以十月某日葬於開封府祥符縣某村之原初寬伯疾亟補之入視挽補之衣泣曰恨不與吾姊別補之悲之寬伯孝弟人也銘曰

生而不壽無男子生莫毒斯而寬伯罹之求其所以至此極者不知其爲誰嗚呼已而

進士閻君墓誌銘

進士閻君益字天錫世鄆州人有諱寶者仕梁爲保義軍節度使後降晉晉以寶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胡柳之戰晉敗莊宗欲退保臨濮寶獨以謂梁兵窘蹙其情已見持不可卒逐梁軍寶歿封太原王逮周割鄆州之南邑爲濟州治鉅野故鉅野之閻眘實後中散大夫光祿少卿諱貽慶君曾祖也楚州錄事參軍諱化基祖也宣德郎致仕諱仲宣考也君生而茂良兒曹有志於學嘗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隨父官縉雲病其僻絕無與言乃自獻書其親願受業太學不以遠滕下故自絫以貽親憂乃孟子所說五不孝終身保不犯也其詞瞻于言至論死生窮達有命不敢借勢而欲速嗚呼是誠有志也然觀其詞汲汲若與日月競迸微猶茫然如不及者感慨異甚益居太學幾一年與疾而歸卒於家其親念其平生言而痛之其族人見其勤苦而望其有成者惜之而鄉人之知其誠孝宜顯者以不盈而得害咸歎其不可知也有詩六十二篇率多志士幽隱良玉毀棄騏驥不乘冶容巧舌但悅兒女反掌凋謝之意寂寥可傷也娶趙氏大理評事某之女亦卒評事無子而女得

其父產以歸君甚厚宜德君謝事良裏因得以養有餘則以分族人不私也子一人闓業進士亦愛孝操心慮患欲不隳其先人之志甚恪女一人嫁王應臣亦進士闓卜某年月日將葬君於磁州某縣某鄉之原以君嘗與某游其求銘踰書五返而益堅某既知君不得辭銘曰

梗柟豫章可成棟梁拱把而毀傷蔡老逢蒿實害嘉苗雨露以翹翹曰山虞老農之罪而山虞老農不願其如是豈非命耶

夫人闞氏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充刑部詳覆官晁君諱端本之夫人闞氏濟州鉅野人也考單州司戶參軍贈宣德郎諱德基基卒妣孝感縣太君張氏寡而材教其女甚修士爭與婚故夫人年十九歸晁氏而大理君復基世夫人恭儉守義族婣更嚬之嘗從其兄今奉議郎致仕仲約官江州因受道家籙遂補之爲尚書郎及守河中也皆迎夫人以居而補之之以太平觀食而居鄉也夫人不果來崇寧二年六月

甲戌歿享年六十有五生七子皆不育一女嫁故集賢院學士杜公諱純之子承奉郎開又以產夭夫人由是得疾悲啼不捨楊竟以歿且瞑猶綱紀其後事不亂前此杜氏以其外孫君渥從始孩矣隨其柩而號行路傷之而大理君於補之爲叔父補之痛君之無祿也既以歲甲子冬十月乙酉葬君魚山矣故夫人之亾十八日七月辛卯克祔于魚山之塋且嘗誓于大理君曰惟歲時薦享則先人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於地則叔父飲食如生今夫人之葬也言猶在我先祖先人尚闞之銘曰

生無以養既養矣死無以葬既葬矣抑富貴而多于相去乎此其能幾吁嗟夫人可寧止

右通直郎楊君墓誌銘

元祐八年二月戊辰右通直郎新通判河中府事楊君卒于家其孤若狀君行以抵其外兄晁補之而哭曰若不天我君志義宜承吾祖後光大我家以埀裕我不肖孤而位與年止此若念此痛於心

我君嘗言吾所與游衆而吾甥知吾志然則非外兄誰銘尚慰我不肖孤補之哭曰自我爲兒時從壽光夫人於外氏舅愛我厚導我於學甚恩竊不自少謂舅才業可任重而迄不偶其敢擇於戚以沒舅美謹按楊氏系出弘農華陰漢與有喜爲郎騎追項羽初封赤泉侯喜後有寶王莽時不應聘嘗救黃雀山中而夜有童子致白環四云後當出三公如此者寶生震震有令德亦致三鱣之異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皆忠孝覔四世爲三公如童

子言雖其後分裂猶世多大人顯士非他姓比而
君諱某字節之世家單州成武自曾祖諱超以上
遭五代之亂遁逃不仕祖諱普基始徙濟州任城
以學術行義教授其鄉生二子爲郎累贈尚書刑
部侍郎而尚書比部郎中贈右朝議大夫諱早君
考也幼彊學事親孝慷慨有大志聲聞山東既冠
以經明起家歷幾令州守數決大事疑獄不侮鰥
寡不畏彊禦有古循吏風顧喜言兵挽弓至一石
平居論議慕班超之爲人近臣亦屢以此言不果

試前夫人鄭氏先歿繼夫人向氏封福昌縣太君
而君向出也故以其外祖父龍圖閣直學士傅式
恩任郊社齋郎生警悟異甚年十六舉進士以高
等薦郎知名尤爲吳申江淵諸生進名士所稱文
采贍逸造端立語則破的驚人初調齊州諸城主
簿再舉進士又首薦不第遂盡屏其少所學益治
經考古去華而居實矣諸城劇邑令以病不勝事
去君承令乏吏少君君爲嫭圭角調瑜不遽吏稍
縱因微得其宿姦狀盡置諸理一邑大駭時濟獻

趙公抃方安撫青州亟言君才於朝又以吏事稱
再調開封府襄邑縣尉初教保甲君行法不擾而
辦歲終以其伍見庭下旂旗弓矢甚整坐作甚習
神宗喜又嘗有獲盜功應併賞即擢大理評事喻
飄政與畿內大邑以覩其能而用它事忤當塗得
知眞州六合縣又左遷監荆南府酒轉運使趙鼎
提點刑獄事周尹爭薦辟各欲爲已辦事者移監
鄂州都作院改承事郎守朱壽昌數移疾輒以郡
政屬君而幕府慕君名亦不以爲嫌也丁福昌憂

免喪知廬州愼縣江南俗喜訟而愼多豪右率以
財陵其里人而屈之少忤則使其黨毆藉或擿其
陰事于官無不至君發其尤無良者一人以徇訖
其去無復以此至庭者有吏犯賍覺而當法輕君
繩之急吏反賄民往誣君以事於戶部君爲不知
者而民訶窘自歸君諭以誠釋之巡檢王軫發其
親卒而御其下慘衆洶洶欲爲亂軫懼求解其官
去君曰我在君無恐即召軫所發懲之而喻安其
衆衆不敢動軫用以全父老以謂自皇祐逮元豐

四十年幾兩令前李處厚後君也再知鄆州陽穀
縣政如愼而滋有聲民以小忿夜與奴殺田客獄
未竟會君甦出其人賂吏求去奴紀戶因以奴病
聞君已知之衛奴甚謹計不得逞卒伏辜有殺其
鄰之子者尉視之類刀傷而得斧尸旁不可詰君
獨陰使人探其竇得刀而藏之因語因悉上族家
刀因數其狀悉而諱竇中者君出刀示之曰此誰
物也而不敢即叩頭請死轉運使范鍔每行部至
境輒反其飾曰此故愼縣才令必刃有餘地也京

東多盜而陽穀接河朔君勸民以衣食之本盜爲
衰囹圄屢空吏無所措其手民相與謀曰吾邑有
難遇事十令令自爲令一也叅歷數其能皆聞見
所無者吏雖初不便君旣束君法人人幸無過久
反自慶以謂令保我至此擢通判河中府未行一
日會其昆弟族人飲甚歡將休忽坐帷後瞑不語
家人就呼之逝矣享年五十一歷官宣義郎宣德
郎右通直郎勳武騎尉服五品娶錢氏丞相文僖
公惟演之孫而殿中丞畔之女封崇壽縣君有淑

德善於舅姑宜其家二子若鄉貢進士疆記而文
能幹其蠱者也草少卒一女未娉將以某年月日
葬於任城縣千秋鄉千秋里從朝議公之兆也君
忠信和裕孝於親生事死葬無愧者敬伯兄猶父
而鞠其孤妹恩爲人風儀修整書畫妍楷談議倚
然晉王夷甫衛叔寶之流也至其居官有守遇事
剛果所至人受其惠則又人不可及者好書多所
觀覽而尤善易於文喜韓愈嘗遊黃州以所爲詩
賦贄眉山蘇公公歎息爲文美之上即位之初上

書言時事大槩欲久監司守令之任考百司課均
坊市易損牧地租略已施行初補之先君以文詞
德義寬厚愛人有美名州閭人慕學之舅以童稚
從先君先君固言舅少成剏補之壯長聞見如是
懼不肖述事不能白剏曰敢以其昵私舅詩曰言
念君子溫其如玉桃李人且猶蹊其下如舅玉也
不襮藉以與諸兩而毀於櫝中是可以爲求者惜
銘曰
天固不愛物不然何以鍾其美而與之不爲用以

屈物固不自愛不然何以輕吾寶而喪之易所御
於外爰有至理是不自期累厥所遭孰知妍媸彼
玉而美而未始以為美珷玞佩爾而玉亦不自謂
其如桃李嗚呼舅氏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 并序

君張氏諱鼎字正之張氏得姓遠肖宣王時有張
仲春秋時有張老兩人最顯其後杜陵人張湯以
法律取漢三公傳子安世至純凡七世侯嵩班固
嘗言馮商稱湯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又怪
漢興以來侯者百數而未有如富平久者意湯雖

酷烈以其推賢故有後而余嘗竊以謂留侯豈特
其才智漢無雙而輔漢救民於亾秦虎狼塗炭之
中生息二百餘年事成廼翛然推而不居本其處
心使世果有辟穀不死之說非妄者如良乃當得
之而良死僅傳子不疑即絶此不可知者及得商
所稱然後廼知湯之忮刻雖其薦賢恐不足相補
而富平之所以久殆良祖以來君子長者之風故
迄今雖分裂微賤然張姓遍天下亦盛矣而君之

先蓋鄆州須城人自五代之亂累世隱居以孝稱
逮君曾祖始徙濟州鉅野而諱宗儒者君考也富
而好施以垂培其子讀書為士君用勉勵有立初
泰山孫復家居傳經聲藹山東其一時貴人賢士
爭師之後仁宗召復居太學而君往執弟子禮因
盡得與其門人高第游受復春秋尊王說然猶以
取科名魁覬意為事而於時翰林鄭公獬滕公甫
場屋聲藉甚亦與君厚廼以詩賦舉進士不中第
治其業益勤會其父病就養者累年因歎曰士遇

合有命若可以力挽取非命也遂不復措意尋遭
父喪茹蔬摧瘠自是益外名譽略威儀鄉人之賢
不肖善惡皆與之齒窮閻寒家慶弔必在雖塗潦
不棄曰無以見里之老人家故饒於財而奉養薄
不以饒故欲可侈而易其所聞於儒者也至賙人
之急則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滿室嘗買田三
百晦以待宗黨之貧無歸者使葬且養焉歲凶出
粟數百斛食流殍所活以千計為人寬厚坦夷喜
讀書樂善而好信鄉人有爭者至就平曲直勸嘗

而去無不滿意此其身既不偶而退行之家一二之大槩也毋房氏有淑行老疾危甚君夜禱于庭即夢得期三年后如期卧人以爲孝誠所感云娶許氏繼孫氏皆善其内事于一人仲原嘗以進士舉禮部諱肆有聞工爲詩温恭樂義致客之多如其先人五女嫁房經濟演高脩房之才程獻夫皆同郡良士而經以明經獻夫以進士俱嘗預計偕諸孫男女八人男紳詢績綱紹女長適進士瞿光弼餘二幼以元祐六年六月甲辰卒年六十有八

初君考以上皆葬鉅野之比干村而地多水君疾且革語仲原曰欲爲先人改卜今不能以爲恨汝無忘吾志則是吾不沒也仲原泣曰諾既而卜任城縣之諫議鄉呂村吉趙遷其先柩及君與兩夫人之喪祔焉實元符二年九月某日也仲原與余兒曹俱學相好求銘𤼵馬少游常哀其兄援慷慨有大志以謂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使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且自苦爾而援後遭光武立功萬里之外光於竹帛亦可以無憾而當其卧浪泊時至念少游平生語若不可得方余年少意援老憊志易不然何媿於少游者後余宦學四方無所成就既未有援毫髮可以厭足加齒未若援老也而已非元龍上床之意從許君問舍之事不自知與前日之慮易然後益知少游達識果足以愧援而君亦優游者艾無慕於世當易一夂不出戶庭无咎者以是銘君其誰曰不然銘曰

士生委質功業林匪學問意皆俊心使成烜赫固莫任況事與志常齟齬尾閭其損得跡㳂一羽之微捐千金少獵類脫中齒侵念平生語安可尋但自惡影忘息陰有良里士裂冠襟不與一世畢騷騷高明之室有物窺取裁足爾吾良箴鍼輻于宽惟久淫潛泊可守寧適今與各勿取神所歆後枝葉茂由根深

單父主簿單君墓誌銘

君諱拯字濟甫淮陽下邳人家故饒於財而祖冀孝秀以樂誼好施閭秀生四子皆爲士而君結髮

游學斬然兄弟間疆有力知恥為文辭皦麗太學諸生交譽之嘗四舉禮部不中同時流輩或蚤得科各通顯獨濮倒庠校而志不屈年五十始中進士第調登州文登萊州膠水二主簿困窮久閱義理多知道以愛人為本敬民尤之故所居官輒欲行其志嘗攝令文登民有怒其子弃屏諸戶外者旦視碎首而死其家疑鄰父執之鄰父不能自明且具獄矣君疑不情夜就訊方泣稱冤遂破械出之捕得其殺者一邑歡駭然君未始以為功也既

於銓選者二十年晚復調單州單父縣主簿未至以疾卒大觀二年某月甲子也享年七十娶同里莊氏男許學問有立女二人適進士聶綸郭陽之以卒之年四月甲子葬于下邳縣某鄉之原君為人豈弟尚氣遇事便發不藏宿怨怒故近物而物不忌或戒以易言近悔自以義當出此不化也其家數世不與籍無親疎若一淮陽守龍圖閣學士趙公禼欲上諸朝旌表之君辭曰此在民為難於士為常不敢以是徼名既仕不遇欲投紱去即所居為東齋呻吟論說其間悠然自得國子祭酒顏公復為文以記之初某未冠游下邳君亦未壯乎居學問相好也得罪家居一日君過門歡然道故意加篤夜踰半忽索馬去挽留之不可無幾何而聞其卒悲夫君尤與里人龍于令聶循矩善聶良士自言嘗從君學乃狀其行來聶請君卑掾官單州單父為以殁與柳子厚死柳州事符雖戲論亦異矣銘曰

士生欲其志之成也家人欲其仕之榮也交游欲

其義之行也志雖卷然亦成仕雖屈然亦榮義雖不試然亦行所得在此所失在彼在此而得展余吾在彼而失匪余恥嗚呼賢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九卷

釋氏讚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讚
猪齒臼化佛讚 并序
陳氏舖觀音舍利讚
畫入定僧讚
佛鑑大師語錄序
跋戒公疏後
苔揩老別紙
無名庵銘 為居士劉範作
脫黏庵銘 為陳元老作
夢齋銘 為晏秀師作
東皋子宴坐內誦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九

釋氏贊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贊

阿那婆婁吉低輸我觀世音本名號菩薩昔自蘊佛足憶念無數恒沙時有佛出號觀世音敎我從聞思修入無有一機非耳悟是故名為觀世音菩薩棄彼佛威神與彼佛慧正齊等從聞入流初亾所所入旣寂相不生聞所聞盡覺亦無忽然超越世出世獲大圓明二殊勝三十二應度衆生我一名號與衆多恒沙諸佛等無異一首三首至百首八萬四千爍迦羅二臂四臂目亦然惟無心能通一切說一一呪一字義其音遍滿十方空悉知罪性無從來是故名為施無畏諸大菩薩阿羅漢亦各自說初悟門文殊師利普宣揚讚觀世音為第一旋機反聞聞自性是佛一路涅槃門方便堪以敎阿難是故我今頭面禮弟子補之歷千劫循聲流轉得飄零人天鬼獄無不攖乃今日逢甚深法種微善根如芥許因緣會遇聞此言然我不斷三

業根云何得取無學證㖥淚悲泣作是語大悲灌
頂開我頑我亦常得二殊聯一耳所聞一夢觀我
今日復爲衆說稽首菩薩在世間有海傍士族姓
賀三世妙積莊嚴相一貧女壑提魚筍晨朝過戶
言善哉汝善畫此觀世音見觀世音能識不若士
不悅因辟語汝安能識觀世音壑女忽化白衣從
彼魚筍成百花筥粥然稱歎欲作禮菩薩與女恍
皆亾此但衣食爲善緣而已獲是感應力於今十
方普供養稽首賀氏觀世音又復我曾居河墻有

大比丘號覺海我從覺海求見性教我自問還自
磨我緣宿障未能證於覺海言不悟入緊心成勞
勞發瞖悲魔入膀悲作狂夢觀世音奇特容而左
手端起猛焰於猛焰中有佛首滿月嚴淨而愛頗
我時覺已自思惟將菩薩慈加護我無明毒火燒
佛性無頗佛性佛無頗爾時便得心清涼悲狂頓
消諸惱息未成念佛三昧果而已復是境界辟於
今我在行住間稽首菩薩不思議我今爲衆說是
事聽者同我增善根亦復隨願文殊言讚聞思修

爲第一令汝離苦得解脫是經所說非我言未信
與信皆信持無子能背父母者弟子補之鳳供養
與具信士弟子諶從佛方便作此錄或以文字或
財施妙甘棠林它山質以佛力故成旃檀刻此無
相慈威容爾光遍影成休復願補之諶先父母棄
此願力勝因緣在天修羅人非人乃至一切受生
處常聞菩薩救苦聲如海潮音震三千此音歷耳
報無邊於瞑睡中而大覺願補之諶先父母棄此
願力勝因緣過去未來及現前所作諸因對復吉

曾畫作簡龜藏六不知懺悔無脫時爾無畏施自
了知如劫波巾六結解願補之諶先父母亦復隨
願文殊言從觀世音耳門修決定入此三摩地願
我此一報身盡亦得棄是勝因緣生菩薩處爲衆
生復得見我先父母以身力命報父母如虛空盡
無有時斷身口意不善根如維摩詰與懺悔汰除
砂質求佳鉄心清淨故佛現前如鉄撲落水散時
十方一切俱消殞普願幽顯諸大衆信與未信同
一音歸娑婆界稱南無如菩薩音震天地

豬齒臼化佛贊 并序

豬齒臼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衢州俊喜縣民璩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詣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拇邑酣酣由碎玉諦視之如來像也譬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記于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普救苦衆生菩薩至不愛頭目髓腦度人畜鬼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

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還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爲誓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闡提暴獨戾車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草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得一現

而乃獨動於璩氏之豬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璩氏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豬與劉氏所銜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犬第顯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辯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爲眷屬

由是增長波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爲贊項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　諸食肉形　鉤吻鋸牙
修剛羅刹　如是一類　是獨非豬
業力所驅　啖彼養已　是遺食者
死已能生　反誅其債　如汝啖我
版築上下　無有盡時　此業甚僕
佛所不度　牛馬草食　口方齒平

業淺易超　無對復苦　人非牛馬
脊貝瓠犀　食穀果蔬　形善應爾
云何不若　牛馬異生　無凶吻牙
而作鋒刀　虓虎受報　形凶則然
人形佛形　而絛虓虎　故死受報
甚於馬牛　我誦此言　普勸横目
血入牙故　殺生不休　至人無心
同仁一視　視人如我　視豬如人
人自不知　是豬何等　或其前世

諸眷屬因　云何無明　日殺眷屬
刺心取血　血大盤流　揚湯燖毛
毛須彌聚　死者不捨　萬豬常隨
汝莫鼓刀　謂豬賤畜　是熱血裏
有丈六身　南無佛陀　南無僧佉
我不敢殺　諸佛現前　一切衆生
若飛若走　若潛若穴　小大妍媸
其血肉中　各具一佛　云何見佛
而欲鼓刀　汝欲殺豬　應作是念

罽賓國主　殺尊者時　未及捨刀
臂已憧落　白乳涌出　六種震驚
亦如此豬　腦破佛出　佛不在外
佛不在中　佛不在空　佛不在色
是豬不死　彼佛儼然　世分別心
自說人貴　謂羊豕業　本以供人
彼以業來　我何故受　受則羊豕
業歸我身　往有大豬　生不啖穢
食薄荷草　度畢業豬　菩薩威神

示入異類　汝自肉眼　何由識豬
藏汝之刀　莫加豬首　驚齒臼內
跏趺坐人　稽首世尊　在我齒臼
我不敢侵　無豬無人　惟願現前
諸見聞者　如菩薩誓　念念勿疑
以此勝因　普爲三世　父母師長
若冤若親　化柔軟心　去毒害意
捨熱血汁　獲甘露漿　苦海悉乾
同一安隱

陳氏繡觀世舍利讚

信爲道元功德母　大方廣佛華嚴義
由堅固信生萬法　維舍利子名堅固
心無心中植此信　如地合種雨卽生
地猶有形種有差　薑不爲芋芋不薑
然以此兩一味故　無種種性一味生
況此無生法無差　從無盡藏來無自
或求不得不求得　得與不得不自如
是名不壞金剛幢　佛與衆生具此勝

我今稽首先讚佛　佛神耀力以無心
默良久頃按指時　海印生光地金色
是光與色爲實幻　謂實非有幻非無
以佛神力光色呈　是光色從佛心出
我今神力與佛等　如鼓不擊終不鳴
衆生身具一觀音　各現其身而說法
觀音常不離汝眼　而汝眼不見觀音
旃檀繡畫與紫金　無是觀音無非者
誰能信此不二義　當執繊縷如虛空

是堅固作海無邊　舍利生如海泡涌
非觀音力非爾力　如旱氣透雨自滂
或說菩薩妙吉祥　欲信衆生未信者
惟衆生以未信故　舍利從此不復生
闍提魁膾酒血林　是堅固子血中滿
投刀捨業拭面目　如熱病汗滅滅生
或說闍提身所無　是波旬說非佛說
我觀陳氏此殊勝　非出家女和合僧
一念圓成三業空　十方菩薩爲已伴

雲中金毛希有事　佛說作解受羣邪
常樂我淨亦佛言　決定義中無決定
我今頂禮菩薩足　善護念此陳氏慈
爲衆生作佛因緣　一浮囊濟大海水

畫入定僧贊

開眼見明　名爲見外　閉眼見暗
名爲見內　此二俱離　無諍三昧
彼上人者　難於酬對

佛鑑大師語錄序

佛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而以一音演説之故法法皆心説説皆法半字滿字有離有解有假名字而無一物四句百句千萬億句迺至不可説那由他句其字有盡而義無窮始自四十二章西來而佛書遍中國能言之類無以復加如經所說山河大地皆是菩提璧發勞相譬菩提心爲一大鏡而山河大地一切衆生草木根牙之類皆清淨本然中所現物故隨取隨用而其取其用皆不外吾鏡中則其能以無心通達而一音演説字有盡而義無

窮能言之類無以加豈不以此哉然佛以無言言故如刀畫水如空中鳥跡過不可尋而昧者欲求畫於水求跡於空故觀一藏敎如大海普雨而欲以淺智悉數其滴至不可得則生迷悶於千萬億句計常計斷見中見邊如步屈蟲腳移後躡前終不得捨而曾不知反滴爲海則千萬億句晝亡而跡失有大智人菩提達磨具佛知見憫此震旦爲敎所縛而來解之最初一語廓然無聖有求心了不可得者即以付之故面壁不立文字而一藏敎

咸露無餘佛音人音鳥音獸音一切風水百物之音是音皆説是説皆義乃至犄簷棟柱無説亦説隨其根性使各悟入如是解脫無量之衆譬五百比丘各有悟門言人人殊而佛告舍利弗以彼皆正說無揀擇也粤有佛國禪師白公天衣懷公之裔孫法雲秀公之嫡子提祖師印爲一切雄而佛鑑大師惟仲又佛國之嫡子始從佛國悟庭柏義即師子吼盡眼色界隨類拈出物物皆金而佛國故不作如是言佛鑑亦不作如是解也或舉庭柏

義問者則曰莫謗我師然青青滿前用亦不盡既往金山龍游道場皇帝數遣使降香學者雲集震于江南曾補之至金山師傾蓋欣然語以家弟無極宰說之宗旨夙契嘗赴物請桃園鼓山亦以補之於道有少分因出門人所集語錄求爲序引補之閱之㫖佛一時取恒河岸一葉告諸比丘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大地草木爲衆生說者如手中葉佛以爲葉葉皆舉累劫不盡故舉一葉使自趣入而縛於敎者始棄葉而求之非祖師具佛知見

則安能不立一指而盡佛之蘊無有餘哉知此則
如來祖師無異辭也故因佛鑑語錄而伸之

跋戒公疏後

元祐七年翰林東坡先生守揚七月石塔辭師將
還山其徒詣府請留公書其狀後與之曰傳語長
老三十日奉謁議去住即以其日從僚屬過師出
疏袖間師去而復留初師欲去甚確衆以爲非東
坡故不留也師留而公去室中塵凝師坐晏然如
公未去時也補之不學道不足以知師得道之淺

深而徒識其貌淵然而靖不可澄撓忘其初不爲
東坡而去亦忘其終爲東坡而留也姑留而已矣
後九十八日晁補之記

荅楷老別紙

弟子補之黑業鈍根歷劫飄零可憐憫者竊不自
意以何因緣年二十許時即知歸依正法更不生
疑而業力牽纏投身世網飲酒食肉作衆不善晚
雖懺悔未有脫期曾禮圓通覺海二士嘗蒙接引
自不承當今年五十七髮白氣衰歸伏無所仰聞
和尚德名心生歡喜恐是宿緣曾獲親近故昨親
了了庵頌不覺便伸偈讚熱鐵入水作種種聲亦
不自由非敢發露見解求大善知識剖判也伏蒙
寄賜荅偈茫然自失如大空中無安脚處既而內
省若朽木不可雕和尚豈肯開甘露門也惟願慈
悲更加誘誨令浮海盲龜遇木得歇幸甚幸甚補
之稽首

無名庵銘 爲居士劉範作

無空名空在大覺中如海一漚無生滅同大千居

空漚體億一是中無庵名庵非實無庵何銘況庵
中主曰我不知芭蕉自喻有來吟人亦不自知敲
門試與睡裏揚眉

脫黏庵銘 爲陳元老作

雞鳴不鳴問庵中人是聞不聞聞不聞生不聞聞
滅黏不可脫無黏何脫離生滅本十方消殞

夢齋銘 爲曇秀師作

夢中頭落以手捉覺知夢已默自笑我今無生妄
爲有如鬼訴口是非我是鹿非鹿何時了請循其

本二俱滅我今何爲復夢語門闢堂地忽驚覺

東皋子宴坐內誦文

平居宴坐閉目收慮恒作是語汝身今者非男非女非孫非祖無古無今無來無去清淨本然妄生國土被塵染識根乃結聚久不可洗如衣受漬妄有形骸妄有名字是張是李是男是女汝既非此此亦非汝譬如椽相被石黏住認石爲我千劫受苦是義不然吾有一喻譬吾如空被丁釘去住是空非物釘無著處便得脫然離我我所正恁麼時

揩眼看取一念相應是涅槃路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七十卷

釋氏贊疏

勸緣造大藏經疏

請則和尚說圓覺經疏

請則和尚說金剛經疏

龍泉寺修五百阿羅漢洞募緣疏

齊州齋僧祈晴疏

甥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詞　并序

齊湖長老開堂疏

請崇寧長老疏

請普照長老疏

題大寶箧經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七十

釋氏贊疏

勸緣造大藏經疏

伏以諸佛出世本緣說法利生衆生鈍根不能見性成佛所以託胎卵溼化爲正命認地水火風爲自身將盲引盲從苦入苦大可厭患况無出期故如來警之以雷震法音示之以天然覺路設有七寶布施滿恒河沙不如四句受持等虛空量而此小邑其中萬家雖建梵宮猶虛龍藏醍醐上味至

死不嘗摩尼寶珠曠劫常棄豈不共生慙愧同作因緣今聞上國伽藍適有古教緗帙題緘萬卷價直千緡欲置六師殿堂不妨八部衛守普願聞見咸發慈悲大事圓成諸方慶讚若僧若俗得誦得持十地一乘性陸運而不染三塗八難罪湯雪以無餘或素或緇曰男曰女不以多寡便爲重輕惟能運喜捨心則必獲法施福恭惟大覺證之謹疏

請則和尚說圓覺經疏

伏以脩多羅教者如來本起因地正受住持大涅槃門妙莊嚴路十二部經諸決定義十二菩薩所脩行因流出無量一切吉祥眞如超過恒沙十方文字譬喻若廣說說者千劫不盡若無說說者一句不煩然而末世勤勞益遠正法衆生眼目必有導師和尚德性純明道鋒孤迅具三大第爲一總持固嘗振錫游方爲證此事拈香說悟已契古人於我此邦夙植善本願與慈閔普爲宣揚夫性覺圓通初無此覩彼覩因地漸大故有齊修單修欲令見聞不生差別幸對人天之衆尚無金玉其音

請則和尚說金剛經疏

六百卷義總般若以題籤四大部中以金剛爲教體如是住如是降伏法固已傳若以色若以音聲佛不可見所以德山受具而精究曹谿採薪而聳聞盍達心則四句無餘故上根以一門超出和尚離我我所得玄玄機故知筏喩本空然欲濟者盈於涯涘夢觀不實而臥對者喧於床帷况此小邦魔彊法弱賴覩若士雲開日明庶幾興行從此紹續皆達磨見梁武帝則不立文字而天女告舍利

弗以無離語言師今對經所說何法我不取相亦無是經願諸見聞同一解脫如病得汗如身出籠

龍泉寺修五百阿羅漢洞募緣疏

伏以舜青蓮目付法藏以默傳拈白疊巾指心源而直授爰有迦葉首悟慶喜先聞夙習大乘已超無學假修小果欲接下根故十二大菩薩之所總持與五百阿羅漢之所證入波不離水水卽是波此皆爲一因緣酥乳流出雖復說三夫第羊鹿亦無知性空則法空如我說爲佛說諸秘文之畧出

衆聖號之具存肅恭僧儀炟赫靈跡或經行四世界或宴坐一巖受請天宮應供海殿擲錫飛去投盃渡來龍虎伏馴仙鬼陪隸少別萬里蹔休千年亦有混跡和光入壓化俗游戲自在變化無常近者淮泗塔中袖藏遠施天台橋上茗拈餘花不違本心示常住世覩面不識有緣則逢永吉是用運廣大心聚清信侶建長簷及洞廡閎異相與奇容平地起山凡境成聖大千無有盡我願不可窮亦使見聞同生歡喜讚佛一偈施佛一錢在經有云獲福無量

齊州齋僧祈晴疏

伏以佛等慈普雖蚑蟯以不傷民業報身於衣食而常歎幸嘉苗之極望乃霖雨以涉旬非民獨招繫吏不德是用深誠念咎歸命求哀不違本心來受此供救天龍之休燕賜田疇之收成仰冀威神必垂採護

甥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詞 幷序

濮陽女子杜氏小五娘 法名 故朝散郎集賢殿修

撰提舉西京崇福宮故贈亨縣君閻氏今安平縣君晁氏之孫今宣義郎知穎昌府陽翟縣丞故晁氏入姐今晁氏二十一姐之女年十八歲其家議以從人吳念其前母以産歿已當爲婦而悲忽自截髮如頭陁儀類扮澤屏葷見請於親與他日爲比丘尼以報生身之恩學出世之法其尊屬讙然傷而聽之其聓氏悵然恨而捨之自歲丙子至歲戊子十有二年其志益堅行益熟而朝請郎監西京中嶽廟晁補之之妻永嘉縣君杜氏修撰公之

女而宣義君之姊也憐其姪之意以錢一百三十千輸諸官得祠部度牒施之命以善月日享佛飯僧落髮受具又以告補之曰予爲作文讃其事成此女子願且普慶檥使杜晁兩宗往者居者向佛菩提復大饒益其詞曰

伏聞山河大地尚因壓發而生血肉幻身豈是金剛之法爲泡爲沫爲無量腥臊聚爲苦爲惱爲百一疾病纒爲火宅已燒爲丘井將墜晝作猖狂而不暇夜夢怵惕而自驚無常大鬼之所摯有情更

生而何往所疑厭患出離而反欣喜控摶乃清淨童女杜氏小五娘法名賢公之孫信士之子初聽結裀之議便盟落髮之誠至於覗姑姊妹之行譬若觀雀蚊虻之過蓋戒定宿修於前世故因緣適會於此生覿杜姓中咸從本起之願姑晁氏配爲營披剃之資解紛耆盤諸天八部而皆歎登壇受具大覺六師而現前當有無舌瘖瘂人敎汝讀經生盲擿埴人指汝見性滋長聖種斷除愛根用以加持晁杜兩族俱集勝因回向幽明二途永脫苦趣及此會中盡未來際助緣隨喜男子女人證明此比丘尼令得不退轉同悟無生忍曩謨佛陁耶

薦湖長老開堂疏

葢聞大空非界認華自是迷人陽燄無波守魚寘成癡鵠徒以無始妄業有爲幻因說寂說常別名別相室羅筏河見佛影正似夢中毗舍俱家入聖胞未知來處有病必求藥到岸不須船佛性在阿那邊兩頭雙動般若以何爲體大笑一場談此者多違此者寡又恁麼去也當如何接之會經黃蘗

三頓來直得困徹便是曹溪一滴水更不疑他固知戴頭覓頭就屋添屋也要春來冰解日出煙消况薦湖山水之名藍馬祖子孫之遺範雖復骨藏十世未妨名播九州法席比盧緇徒猶盛必得如龍如虎乃堪度馬度驢伏惟某和尚悟祖祖心提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彼緣已熟此正是時卷舒皆欲爲人去住亦豈由我今者不動一莖草不遠千里塗直須救取猫兒也莫輸却山子慈悲肯顧歡喜普同

請崇寧長老疏

葢聞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淨明心不緣他悟旣衆生本來成佛則祖師何以爲人皆由流轉塵勞多生認賊所以顛倒迷悶終日怖頭有大智人緣在震旦面壁無語不妨滿國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雖它方之已熟眷此土之未敷今皇帝陛下紹述聖猷嗣隆法寶合百工歸美之意建萬壽崇寧之名妙喜擎來化城踴出是用騰封章而有請屈道德之肯臨恭惟和尚受祖祖心提方方

印等慈不擇貧富任運無有東西視不見聽不聞在三藏鼻孔上立遇者死當者壞從德嶠捧頭出來願垂悲憐副此翹竚不用變生作熱自然識路知家以不盡燈度無量衆葛藤具斷阿誰曾縛汝來皮髓兼忘那箇是不精底上資睿筭永洽純熙旁沐民生普離菑咎不勝懇倒之至

請普照長老疏

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靜明心不緣他悟旣衆生本自成佛則祖師何以爲人但救沈流聊加警策面壁無語不妨滿谷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自茲而降得度者多況普光淮上之靜居大聖唐來之顯化久虛法席盍俟名流齊公長老上人授祖祖心提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横流出千偈今者諸方咸說四衆同音不遠千里述不動一莖草刹那即至燕坐宛然光弼得子儀之軍何須申令韓信奪成安之壁也要作家阿誰曾縛汝來那箇是不精底空劫前三世無佛時一言如是接人方名傳法

題大寶篋經後

眞覺大師志添傳其遠祖百花巖主之道受持大般若波羅密多安忍精進靜慮之戒誦百千旋陁羅尼降伏諸魔拯拔衆患有大名稱於四方補之戊辰歲拜大師於京師巳蒙敎誘丁丑歲遭太夫人楊氏喪於丹陽哭詣金山修水陸供大師忽於衆中念舊拊孤惻然慈閔後數日入船臨柩宣祕密音如出金石宴坐收足忽起唱言汝母無苦我佛如來有大寶篋陁羅尼能爲一切衆生在生死

者開大黑暗滅罪增福作金剛幢獲不壞報若頂若佩若安舍宅若冢墓中所在之處則為有佛廼授此經補之奉行如大師教戊寅歲遇妹之壻陳琦於金鄉琦不知補之嘗受此經也感頌而言我聞人言大寶篋經答在朽塔諸佛涕泣所共宣賜願以薦先行求積年了不可得補之驚愕出經帽中為琦贊說再拜授琦琦即書寫命工刊印普勸人子亾失父母如我苦者恭敬供養頂佩藏置安像腹中仗真正力為升濟資四月六日晁補之記

明吳郡顧氏於崇禎乙亥春
照宋刻壽梓至中秋工始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七十 終

從兄无咎平日著述甚富元祐末在館閣時嘗自製其序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騷辭四十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啓雜文史評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館舍逮今二十八年始得編次為七十卷刋于建陽

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旦日弟右朝奉郎權福建路轉運判官謙之謹題